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貳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貳拾貳册目錄

遼東疏稿四卷 〔明〕畢自肅撰 一

疏草三卷附録一卷 〔明〕黄宗昌撰 六三

孫文定公奏疏十二卷 〔清〕孫嘉淦撰 一六七

國朝名世宏文八卷 〔清〕平漢英輯 四五五

四庫未收書輯刊

〔明〕畢自肅撰

遼東疏稿四卷

清鈔本

遼撫中丞八弟冲陽公傳

悲哉中丞弟之無祿也方弟初諳訓詁生[illegible]之從余講解經書品隲鉛槧弟天性淳篤而英發凝重而果毅有聰明才辨之士所不及者余每以大受期之乃先大人在日未售也服闋癸卯薦東闈賢書既舉孝廉而需次公車者又一紀餘余方馳驅中外間以讀禮請告家居昕夕聚首未嘗不壯其志惜其才而虞其卒遂廢也諄諄勸勉切磋如平生齒頰間

不少假貸至丙辰春果裒然登上第矣筮仕定興輪蹄絡繹撫循凋瘵執法不撓大有強項散為遠近推重薦剡牘列譽不容口迨壬辰春瓜期已屆業荷欽取當在臺省列適余督餉津門承乏卿貳遂格功令不與考選是則余之重有累于吾弟也量移春曹攝署二館桼遠人而華偉實芳聞籍籍時余方有留計之役私念弟資俸漸深可補內地藩臬會有忌者陰為人百計擠排丙寅三月遂以少參備兵寧前弟受

命叱馭而前無難色至則秋雨連綿五城一時俱圮人心洶洶弟謂無恐戰車可城也竭蹶版築不兩月雉堞屹然事竣晉憲副袁撫倚之如左右手時初遣三內監出鎮關寧氣燄薰灼弟獨不為屈與分庭抗禮丁卯夏敵忽闌入犯錦五大帥首鼠兩端弟叱之使前士心頗奮俄報敵兵深入仍以輕師綴錦會有議悉索寧兵援錦者弟持不可曰敵非利錦也欲致我師耳師出而遇諸途有如野戰不利則寧危矣翼日

敵果捲甲而來直薄寧城我師以逸待勞擊卻之寧城以全錦圍亦解時弟晝夜棲息城垣親冒矢石調度兵將厥功甚著然以崛強不得內監意而撫與督又以關寧分內外積漸成隙以故敵退敘功關內督師司道升蔭俱居其腆而袁撫僅遷右都弟亦止得太僕虛御耳無何袁撫遣喇嘛僧往敵奉弔弟爭之不能得敵遂遣使來以謝弔為名名謾語求款諸公默然弟髮上指叱曰若欲款乎非盡返遼地盡歸遼

人不可敵使咋舌退未幾袁撫罷去督師移駐寧遠
議收北虜一時來附約十萬衆弟謂此屬寔附敵而
而敵不能食之以果然之腹託我飽則颺去耳宜置
邊鄙使各自為部落量給衣糧約以漢法為外蔽督
師愎不用弟度無可如何乃擇其精銳者以夷酋桑
昂兒介統之其老稚婦女聽督師請之朝散置雲中
上谷甘涼甌脫間方獲帖然弟復念寧城斗大恐有
不能守乃創外城浚深濠採石築垣咄嗟立辦未幾

聖明御極公道漸明督師中彈章去而更置遼撫之議起
戊辰春弟乃承乏備位矣弟受任即條上便宜九事
聖明倍為擊節中外想望丰采無奈弟既寡援孤拘無和
請馬價不應請器械不應請撫賞不應請月餉不應
迨四五月間而又適東寇入犯之報先是寧錦之役
敵偵弟在行間甚憚威名至是凛凛不敢窺寧遠一
步出没錦杏間弟又先期收斂野無所掠但以我師
馬匹器械未備兵氣未賈壯一意堅壁清野不為動

在萬全敵乃拆錦杏城碎空磚石而去此其鎮定自
勝所保全寔多而旁觀者不察且加苛責敵退呼餉
復付囹圄猶乘間亟修錦城次繕杏城兵衆踴躍趨
事皆不半月而就方築錦時忽於城外得熟磚九十
窯約二十餘萬共驚歎為神寔相之時插酋方西犯
雲中朝宁多急插而緩東署部少司農復移閔寧之
餉以餉宣大人有謂閔寧與他鎮不同者少司農弗
信也弟抗疏陳請凡八九上淚盡成血

明旨屢俞趣發遼餉而少司農亦弗信也當春月時州
州縣入入
覲外解甚稀抵是輸將絡繹仍儲積以備插緣少司農
先任甘肅中丞習見彼中民屯之侈物力之饒而不
知遼左之異是也月餉馬乾缺至四五月不發天乎
豈非吾弟畢命之秋乎遼左單士俱係烏合從來奉
如驕子至川湖一營素號輕躁易亂又奸帥彭簪古
中軍吳國琦從中挑激七月念五遂發難端操戈相

向初意止欲威逼撫鎮為索餉計耳弟素剛果見冠
履例置不勝憤激詬誶亂卒曾不作一巽㥄語而巨
挺遂下血流被面亂卒扶掖挾之鼓樓諸嗜利者相
率入弟卧內意有厚積而實空如洗也亂卒始大悔
悟嗣得道臣郭君廣徧搜庫藏及貸城內富商副以
折銀印信小票分給各軍與行戶貿易遂解散弭耳
就伍是時首尾紛呶凡四日弟既恚憤不食病遂不
支猶從清醒時口占上疏請罪請罷遼撫旬日移鎮

中右至八月八日奄忽而逝傷哉
聖明聞變惻然動容至切責少司農少司農亦惶懼待罪
始事甚明屬有言路意在鈎奇而橫加吹求者曰亂
雖自作必有繇與且計部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九
邊方在在呼庚而茲且以缺餉甓一巡撫此豈可使
聞於鄰國乎不如繩以大義責備死者猶可彌亂萌
於將來也以故屢煩
明綸再勤會議盡削弟生前官階俾捐軀殉
國者曾不得蒙
聖明帷蓋之恩時余適以
宸簡名入為大司農兩疏叩
閽為弟訟寃頗荷
聖明鑒察旋罷少司農職削其官廕弟甫沒不兩日而有
養木及大梁王寨之捷其前鋒總戎祖大壽等則弟
所布置也其獲功降人桑昂兒介等則弟所安插也
督師閣院先後題叙咸頌弟功滿意此舉可以昭雪

沉寃而竟亦一筆抹殺槩擯不錄矣想
雷霆無竟日之怒而覆盆有必照之期顧未卜在何時
何日耳督師袁公既至寧遠數上書陳弟忠勤閣院
王君會圖亦有疏歸谷少司農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
繇我而死督餉錢君士貴縷指積餉不發之狀歷歷
如畫閣外餉司王君楫不顧堂屬體統兩疏糾少司
農此皆身在事中者與風聞不同今諸疏俱在真遼
變之確案也無煩余再贅一詞矣余搜剔邸報故牘
明綸再勤會議盡削弟生前官階俾捐軀殉

得弟撫遼疏草彙為一集題曰撫遼茶語以志苦云
夫弟撫遼未匝六月然詳覩疏草氣魄力量似足勝
其任而竟以不免此其苦在身疏草十七請餉即有
不專為餉發者而語次必及之似遂知有大變而將
伯之呼竟託空言此其苦又在心矣詩曰誰謂茶苦
其甘如薺惟弟足以當之余故以此題其疏草昔先
大夫庭訓嘗曰汝曹居家當為良士出仕當為純臣
懷利自點貽羞中外斲削元氣凋喪祖德者雖在華

膴弗若韋布吾不願有此子孫也今余備位六卿兢
業自持褆身謀
國未敢一為欺天罔人之事中丞弟雖賫志以沒然侃
侃自立花封懋循良卓異之績寅清騰柔遠馭夷之
聲至於在遼三載鬚髮為枯一腔熱血有觸必洒生
前之拮据若彼歿後之勛庸若此庶幾不負
國亦不負庭訓矣古之君子不以成敗論英雄使弟不
苦掣肘得究其用其所建豎寧可量哉因摭其生平
附於家乘令後世子孫得考鏡焉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夏五月長至吉旦
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戶部尚書侍
經筵友于居士自嚴灑淚撰於長安邸舍

皇帝勅諭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自有遼難以來十載于茲尚稽
天討頻
宗社之靈前撫嬰城一戰大挫狂鋒跟蹌氷遁嗣是寧錦
屢捷我武用張然河東尚淪王化軍民未得休息兼
以通者都邑二令携貳入敵窮復依我華夷之限當
嚴勇悍之性叵測朕每東顧殷憂未畢茲特命爾巡
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管備倭撫循地

方整督防禦訓練兵馬區畫糧儲聽理詞訟安插降
降置備衣甲器械繕修城堡墩臺修理屯田鹽政禁
革一切奸弊爾仍嵩管撫款西邊部使邊部聯屬東
兵有警即便調度官軍相機戰守其有臨陣退縮策
應稽遲抗違節制阻撓軍令及妄殺偽級侵尅軍餉
者或應奏請遠處或應竟自梟示悉聽爾便宜朕不
中制爾威望素著立有成績既膺重寄於循行原管
事務中更宜加意感飭鼓舞將吏共圖安攘毋輕為
以取敗亦勿重發以喪功一切機宜應參酌者與總
兵官議妥而行其兵備監軍道府佐并副總兵參遊
都守等官悉聽爾節制爾仍聽督師及總督官節制
文武各官其失心為國立有功績即與奏聞陞賞其
歲終循例甄別及報命之日仍俱聽爾舉劾爾其務
虛己秉公同心戮力以收萬全近因樞臣條議駐兵
蓋套逼其心腹朕甚嘉之爾并悉心經營聽茲三韓
定惟爾任恢復大計付託尤殷欽哉無負朕命故諭

勅命

崇禎元年三月十六日

之寶

遼東疏稿目録

到任恭謝疏
危邊責任匪輕疏
軍需已奉 明旨部覆未有的期疏
危鎮將難得人疏
危疆用人為要疏
邊賊驕逞已甚邊防備禦難周疏
懇辭糧務重任疏

戰守未敢輕議備豫當求實着疏
公舉死節以乞闡揚疏 塘報
寇賊計窮暫退疏
敵計勢在必逞錦城斷在必修疏
加級兩奉 明旨疏
移戶部請餉咨具揭發抄
兵農交匱東西并急疏
屢下 明旨軍需久稽疏
微臣奉職無能聞 諭增惕疏
錦城就完杏山初築疏
恭報降人安插已定疏
微臣請非額外疏
邊餉久絕敵信告急疏
請餉發抄副啟 塘報
東信旦夕告急軍防戰守俱難疏
軍丁鼓譟甚酷疏

遼東疏稿卷一

到任恭謝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奏為遵

旨到任并瀝微情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臣前任太僕寺少卿仍管寧前道事於崇禎元年

正月三十日准吏部咨為欽奉

明旨事該吏部等衙門會推臣巡撫遼東寧遠地方等因

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畢自肅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寧遠地方

贊理軍務兼管備倭寫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一

聞

天命惶懼不甚私念遼東何地巡撫何官而謬及庸庸之

臣也即欲具疏控辭而例無可援邊圉事重遂於二

月二十一日恭設香案望闕謝

恩到任受事訖伏念臣筮仕衛邑備歷艱辛倖足行取

以臣兄自嚴督餉天津道例廻避除授禮曹冉閱四

載陞任前道單騎出關刻期抵任朝夕拮据惟力是

視六年之修築工以竣告臣於是有副使之陞七年

之戰守賊以敗歸臣於是有僕少如此則上有所稟

承下有所憑藉皆因人而成事非臣力所能辦賊也

就中內臣出鎮如孫茂霖林武俊頗知約己以馭下

而劉應坤紀用則惟怙勢而自尊於臣則百加欺侮

臣亦百為執持於氏則百加凌虐臣亦百為護惜所

為與煢煢孑遺形影相倚共延殘喘以至今日者猶

爾驚魂未定亦不自意其尚德躬逢堯舜之主而共

擢光化之下矣緣是臣腕技已窮蒲姿先彫形容就

瘁鬚髮皤如方擬於冰泮之日求假調理而今兵忽

有遼撫之議臣繼有會推之舉固以臣久待罪於遼

或可駕輕熟以收尺寸之効也不知臣幼攻鉛槧長

習吏事賦性迂拙如石不轉兵家機事玄妙變幻呼

吸風雲有何當馬即三年以來清理兵馬稽覈糧餉不無少益亦僅僅史事自効耳一旦猥膺重任凡百戰守機宜進退布置選將練兵固圉恢疆之任胥萃責於其躬絶無可為推卸者能無蚊負之懼乎故强敵東逼則剝膚是虞狡兵西擯則渝盟為慮款塞乞憐之降衆拒受為難襁負來歸之窮氏綏輯未易伍虛馬羸壁壘何自改觀將懦兵怯折衝何繇制勝內顧性命覺出生入死之猶輕上念宵旰即卧薪嘗膽

以難報此臣之萬萬不敢自以為能也今辭之不可分無可逃惟有益勵丹心矢竭愚才料選精鋭合衆力以為强廣延籌畫集羣策以為用時未可進不敢虛驕而蹈危機丸泥固關永壯金湯之勢事有可乘不敢偷安而隨軍寔匹馬渡河朗識送(逆)類之羣蓋吾不與賊俱生未敢遽羨於古人滅此而後朝食庶求底績於異日寧忍以賊貽

君父而重廑

九重東顧之憂哉然臣猶有請者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所習也遼撫之用臣何以異是夫既已用臣已(矣)然或靳其事權而掣之肘或搖以議論而撓其成是猶策駑馬於峻坂而復羈其足蕩漏舟於中流而史繫其柁也庸有幸乎臣敢因任事之初而預及之乃若關防未全

勅書猶稽弁乞

皇上諭該管衙門速行造給尤臣所為旦夕懸望者也為

此謹具奏

聞

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具

奏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覽奏謝畢自肅已到任知道了强敵東西交訌倚重非輕力圖戰守亟宜綏輯以為恢遠計度該撫撓為之便宜可行朕不為中制所請勅書關防着速行造給

該部知道

危邊責任匪輕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危邊責任匪輕微臣負荷甚巨謹披一得仰塵
聖覽以便責成以圖寔効事照得遼事不靖十年於茲大
內苦於搜括郡縣苦於轉輸將士苦於艱險士卒苦
於鋒鏑具有心血者誰不欲剪滅以為愉快乃從前
之重事權假便宜而鎮撫之者豈不極天下之選冐
以破壞相仍伏具不得逞而去者止有爭鄧之兩役

也頃臣到任謝
恩命
旨覽奏謝畢自肅已到任知道了强敵東西交訌倚任匪
輕力圖戰守亟宜緩輯以為戡遼計度該撫撓為之
便宜可行朕不為中制所請勑書關防着速行造給
該部知道到臣臣盥跪捧繹知
皇上待臣甚厚望臣甚深而臣自揣則去前此諸臣才力
十不及一倘泄泄從事是

皇上實不負臣而臣則自棄甚矣用是夙夜靡寧察强寇
之事變審彼己之情形酌內外之局勢詳緩急之時
宜列為九款聊攄胸臆之偏見廣詢議論之僉同而
取
聖明之裁決焉

一曰絕款敵之議東兵作孽稱兵犯順我遼土屠我
士民上逆天道下絕人理惡莫大焉毒莫深焉此而
款之無論兇殘不除即垢恥不雪無以對於天下萬

世而歲開之市販歲與之緡幣以益其借資即暫循
俛首示順待彼之結聚氣力漸甦我之河東物力漸
實捲土重來未可知也今敵運已衰如馬匹布疋等
項漸且造盡我第稍為堅持必且力竭自斃正如涸
轍鮒魚水盡而枯亦何為開西江之水以起其羸瘠
而助其狂獗不可制之勢乎此當斷絕勿聽者也伏
候
聖裁

一曰卻用降之說西人狡黠自古為患或控弦相向
或頓首求和要皆陰陽其術以逞貪婪之私豈真可
憑之詛咒足仗之信義哉向來敵至則潛伏遠竄以
避其鋒刃而奪我人畜者亦既數矣敵退復佯言曰
我為
朝廷内牆再欲用之彼仍將換其辭終莫得要領所為誤
我多矣尚可牽持不斷而冀得其一臂之用哉況今
虎酋并吞諸部落志氣日驕又安能折箠使之令其
為我畢力於矢石之下也伏候

聖裁
一曰合關遼之勢相倚督撫並建將相掛絡以成臂
指
朝廷所為重長城固門限也乃督臣位較尊而權較重撫
臣身較危而責較專往往兩不相下以至相乜須遂
以內外為限名為分之而乎成其水火之形則分者
未始分合者終非合耳臣謂一人不可兩為可否一

事不可兩為是非各用其人各行其事此必不可不
分者也無事各守其職以成堅敵至各悉其銳以相
犄功可同賞罪亦同罰此必不可不合者也故分者
不必強合合者自不能分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又何
督撫不可并設之有伏候

聖裁
一曰清營求之源國家之敗壞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而武途為甚然誰實懸之的以為之招彼見
營謀者有人蹤等者有人尤而效之其又何禁剝削

擾竊所由來矣故宋將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天下太平矣然必有不愛錢之文臣而後有不
惜死之臣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今惟力除積弊一憑
諸將職業修墮以為黜陟斷不假一旁竇開其鑽謀
之私令大家求功於敵敢償於
國庶無復惜死而甘於匪類者債源一清神氣自振宿
弊其有瘳乎伏候

聖裁
一曰嚴賞罰之令聞之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聖王無
以治天下況兵凶戰危有重賞誘之於前後有重罰
繩之於後何以能制其死命而必其爭先赴敵哉顧
人知而不能行即上行而下不信久矣法令之玩也
今當
勑兵部考定軍法刊之為令何者宜賞何者宜罰彼衆耳
曉然無疑一遇賞罰求之於令足矣而又矢公虛斷

以信必賄賂情面舉無所施然後人知法在必行各
自競奮遇大敵而不怖雖死至而無怨也伏候
聖裁
一曰儲軍需之資古之濟大事者不惜小費苟其事
濟即大費而小也今
內部以空匱為虞正額尚多不敷能別有贏餘可為投
醪挾纊之用者而造盔甲修器械買馬匹一切軍需
又皆百請而百不應此而望有如熊如羆之旅以取
衝鋒陷陣之効胡可得哉今宜考查舊例酌為定額
外不求溢內不加減必令一歲所給可足一歲之用
庶邊吏有所藉以措手無悞於
封疆之大計矣慎無曰此虛冒之資而囊橐之潤使自
過於恡惜為因噎廢食之舉也伏候
聖裁
一曰明戰陣之法敵長在騎射我長在火攻是固然
矣然向止憑城而發一營平原使失所恃欲使用之

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廂重大難旋溝塹
不通求其輕而易運高低前後無不如意者惟田車
為使若募足千餘輛以騾引之無事以便轉輸有事
以載火炮并載糗糧遇敵則用為營外列距馬環亘
橫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炮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內藏
精騎俟其奔敗用以逐北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
不至而敵失其所長矣伏候
聖裁

一曰慎沿邊之防今之言邊事者誰不曰東急西緩哉臣以為在東者小在西者大也何也東僻處一隅來有方攻有向我尚可預為之防虜則毳幕最廣而長部落最雜而繁自遼左以及宣雲皆其衆也倘一變動沿邊數千里在在與之為鄰剝膚之禍當不止一隅受之矣我且持一款為長策恬然與之相安也此何異狎虎豹而豢豺狼哉故宜倍為申飭慎守關隘訓練士馬繕利甲兵着着求自强之實彼守盟我不為過先彼渝盟我不為悔後斯久安長治之策矣

伏候

聖裁

以上諸款固皆平平無奇然臣三年來積思竭慮實見以為不如此不足張撻伐而濯聲靈者頗具中條理尚有未盡臣當續為補

奏不敢過為冗贅以瀆

聖聰也乃若降人一事前此督臣言之詳矣或安插於各營或分發於諸邊亦既畧有次第其續到者若都令桑昂兇介男婦四千餘人臣商之督臣今前鋒鎮臣朱梅移之邊堡徐議屯駐尚未完也然此徑一開不可驟閉其來已安似難叱撥就中不無小大利害臣可相機以為操縱俟安置既妥再為奏

聞知

廟堂所急在此故敢附言以明之統乞

皇上採擇施行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三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覽奏觀變察情酌時審勢俱中遼事肯綮首絕求款已立除兇雪恥規模西虜狡黠難倚為用說得是關遼大勢倚在督撫真有功罪與同心之自無分合相齮之跡舊議三方布置終是虛着都要擇便適敵協力

并舉乃見恢復之實全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可謂破的之論嚴賞罰明戰陣該撫都悉力行之鼓舞將士全賴軍儲即與考查舊例酌為定額盡數發給以備軍前之用沿邊數千里與虜為鄰處處慎防不得狃款為長策都中飭行降人一節既稱相機操縱還俟安置妥當具奏該部知道

軍需已奉　明旨部覆未有的期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軍需已奉

明旨部覆未有的期謹據目前燃眉情實仰瀆

宸聽以無悞封疆事項臣有危邊責任匪輕一疏仰據愚悃旋被

明綸採納剖析片言靡遺仰見

聖衷注念殷切責望深重臣即至愚極劣得不感極而圖報稱於萬一也內中軍需一款奉

聖旨鼓舞將士全賴軍儲即與考查舊例酌為定額盡數給發以備軍前之用是

聖明業已洞悉其急矣臣又何敢再為煩聒以滋冒昧也然臣伏而思此項銀兩應從部發而部皆告匱孰是可以朝奉

旨夕報

命者一加考查便是旬日再行措處未知何時今未明

已至敵馬將壯遍地草青牧放而西計必出此月終
即其候矣乃關外之馬連歲倒死見在僅萬餘耳羸
弱不堪者復居強半求數千披甲之馬不可得也脫遇
危急安所恃以為衝突援應之資乎至臣所
請田車須用千輛此車遼無絕無獨北直山東民間在
在有之臣即百計搜括湊買安能頓得如許又知時
而至以為應手之用也臣願
皇上連諭該部不拘何項銀兩暫那湊二十萬以為日前

買馬買車之用然後
今部再為確議如例續發以輔其不足可耳遲則恐敵不
我待矣乃臣之所慮不止此也如班軍期以二月終
盡抵工所時已四月音信杳如間有一二到者又止
欲中前鐵場間求了殘局耳轉盼雨水滂沱辦料為
艱敵至無日松杏之築不又成畫餅乎插漢之賞昨
歲之春尚未領完秋則全未領也今春賞又至矣是
三賞又至矣是三賞并急也而所併諸虜若炒花若
都今諸賞各欲肆其要挾為數不貲臣嚴催督撫賞
廳預為措辦若段布等見在若干十不及五仍濫惡
雜其間而額全額銀馬價等項部欠幾二十萬則豈
無解者此屬旦暮且至將何以應之倘借口短少以
為釁端而久稽塞上住牧伺便豈不為寒心乎又如
關外軍民日用所需商運即至賤之物率取貴值軍
士月餉如期而給比之腹用已不及半況又拖欠至
兩月也揭債如息到手旋空鶉衣枵腹終無脫期更
癸之呼知不免矣乃不得已而盼望

皇上登極之賞以為續命之膏風聞遼係新軍例不頒給
臣不之信豈有危險鋒頭死生安危之與共者可獨
靳不與乎且遼左不有八萬舊軍之例在耶故日用
此言以安撫諸兵無奈眼穿望斷何也凡此數者皆
日夜為焦欲急不得欲緩不可者臣非不知各部之
艱而為而情之呼但各部之艱艱於財猶可移緩以
就急而臣之艱艱於事事必難當急而故緩仰何敢

默默而坐以失事機也伏祈
皇上察詞無飾情勢難姑待并
勑該部若班工若撫賞若月餉若
急資悉為查發刻期立限以救此待命之旅而消夫意外
之虞則危邊之福即臣愚之幸也臣呂勝激切吁籲
待
命之至為此謹請
旨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具
題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每見該撫方畧俱切實可倚所請買馬買車之費着
與確議速發皇賞久已頒行如何未到該部查明來
說至催班工備撫賞措月餉都與刻期查發以應急
需該部知道

危鎮將難得人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危鎮將難得人微臣義無自嘿謹據寔
奏聞以祈
聖鑒以便責成事竊惟
國之大事在戎兵之司命在將故推轂而遣專閫而制
權誠重也吉為師貞凶為否律係非輕也今遼左之
兵十餘年而不結苟得其人何以致是上者賈勇以
徼功既犯暴虎憑河之戒下者懷私以罔上止求通

賄逃敵之譏誰是潛天潛地知己知彼之雄也往者
無論遍如趙率教滿桂議者紛如互為取予亦幾玄
黃莫辨矣姑俟其議論之定不敢為置喙乃今日何
時前鋒何地可令鎮其地者杜門稱病進退無據乎
夫言朱梅之宜退者曰老然古不有年已耄耋而尚
建鷹揚之烈圖全之略者耶又曰嗜利通虜臺臣或
有所聞據然臣止見其殺牛享士解衣被人未聞其

剿軍自潤也又止見其撫降歸心叅降用命未聞其
通外取媚也且
皇上知丙寅寧城之守大帥為滿桂矣丁卯錦城之守大
帥為趙率教矣抑知其偏裨中若左輔若朱梅功實
為諸軍之冠乎左輔物故遼東失一左臂矣臣哭之
數日三閱月而淚不揩為之置棺斂為之主後裔誠
為
封疆惜也今獨一朱梅在又欲以風聞不情之言沒其

勞勩之苦
國家長城安所恃哉蓋梅之純篤無偽夙夜勤勞臣常
譬之為農家老莊頭以其不自尊大止以
王事為急若防禦若工築一事在工即一刻不忘懷縱
年齒頗長而精神健旺馳驅莽蒼之間矍鑠猶昔也
環顧諸將豈無驍健之倫足堪前驅者而老成練達
實無與匹則遼之官吏士民所共依以為重者矣或
以近妝都令諸夷為口實不知夷自東來梅身任前

鋒自不得不為查報若文若武同事者皆有其人而
獨蔽罪於梅之一身梅不受也今臣方責以安插降
人料理稍有次第遽欲棄之使去又誰與要其成也
蓋臺臣以風聞言事自其職掌而有虛有實則地方
之官所目覩者如避嫌疑而忍嘿不言坐實此丈人
人之害也臣亦不忠甚矣夫邊事孔極若貪狡怯懦
諸狀有聞不以入
告將風憲之謂何荷戈諸臣亦誰肯致命於所事者臣不

以臺臣所糾為非而第以臣所見為據一聞一見不
妨互陳宜去宜留總為謀
國惟
皇上一加裁察使知良將不易得前鋒不易任特
賜矜允無聽其去俾之策勵自効危疆終當有賴耳臣何
勝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四月初五日具
題今月十二日奉
聖旨據奏危疆得將甚難朱梅準留用遝着策勵防守以
圖報効兵部知道

危疆用人為要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危疆用人為要懇臣須人尤急謹酌量調移以全器
使以便委任事竊惟人之所受各有大小任違其才
則官以曠而亦並廢事之所係不無緩急用得其地
則以人治而地乃感宜故有舍其短以錄其所長移
其所緩以就其所急所為斟酌衡量毫無不可爽也
如前屯之協守以參將管副將事何可綱鐵膽直腸
剛心勁氣於遼為最舊撫袁崇煥用為中軍克稱其
任內外無私臣之才品遠遜崇煥非得該將出其所
素習也朝夕為之贊助能保其動無過舉而事無參
錯乎此所當仍管臣標下中軍者事務者也又舊旗
鼓王良臣精神便利傳宣敏捷昨歲以勞久改任車
營未幾遇敵攻錦自塔山調守寧城軍士倉皇營中
創砲不無遺棄近為科臣李魯生所糾似難更任若
復以作旗鼓臣仍藉其熟練今周旋於泛應細事必

無不曲當者蓋臣任舊撫之任即任舊撫之人而兩
將以其事舊撫之心盡力於臣或不至大有錯謬乎
此臣之首以為
請者也乃若前屯為寧遠後勁關門前茅中前中後其所
管轄寧遠邊堡總其屬隸外與哈喇慎為鄰所在稱
瑕又非得威望素著法令嚴明者為之整理必不無
跳玩之虞則副將劉永昌其選也永昌在遼數年廉
而有威沈而能勇守正不阿向不為內鎮臣所容以

病自免今推陞山海北路副將矣調之出關刻期受
任人地兩便無踰於此所遺原缺聽督師
題補如謂無人則臣近見督師所取來西將官維賢雄
軀偉姿不減虎頭燕頷之相似不肯落落人後者試
令兵部查訪果當則補之不當則別用臣不敢執也此外
則臣昨作道臣時中軍王加楫亦驍可貫石全勁氣
欲凌霄漢一錢無私火攻獨步頃雖稍被人言非其
罪也臣不必為辯顧其才可使其心可任若補一車
營使之練兵三千足當一面之任敢併為
題明庶彼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所目也蓋以臣之心膂
與營之將領較則心膂為急而以外之保障與內之
將領較則保障為臣再三躊躇所為以見在之人了
現在之事要使人與事相習緩與急并稱而臣亦得
藉手以相與有成總為
公家起見為危疆得人止耳伏乞
皇上特加垂察下部覆議施行封疆幸甚臣愚幸甚為此

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四月初五日具
題本年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酌量調移深得器使之法何可綱王良臣劉
永昌官維賢王加楫五員俱着依擬行該部知道

遼東疏稿卷二

邊賊驕逞已甚邊防備禦難周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邊賊驕逞已甚邊防備禦難周謹據寔奏
聞仰祈
聖鑒以固邊圉事照得邊賊習於狂逞為謀狡詐祖其故智父子一轍日求得志於我連年敗歸遂假疑相愚我復不應今春乃以都令為鄉導搶掠拱兔板城牛羊雜糧稍為救饑之着而意未快也未數日復渡河牧馬於榆林舖之側突於四月十一日未時傳烽至寧罕時後據前鋒所報千餘騎馳來如風得我哨馬匹傷者二人至大凌河七里灘暫歇十二日歸於閭陽驛之南門外投一嫚書於烽臺下午時臺軍持來中間笑我撫鎮既不能與我戰而又不肯與我和是欲用刀兵而戕民命也又云四月念邊必來決戰末云擦酋西遁謀犯大同大同頭目歸之者衆今我來

西受敵觀其意不過欲就中脅我為謀款之端耳顧款既難講而戰未易言則舍嚴兵固圉之法別無他計即彼遺一巾幗臣亦甘受其辱決不肯以徼倖從事也臣昨具疏言關外戰馬不滿數千軍士三月無餉毫不敢欺以敵之強悍暴戾即士飽馬騰尚未可輕與角勝況饑羸如此而欲與鏖戰於平原曠野之區此計之萬萬不敢出者也戰不足而言守若前鋒三營力修松山已有裹城可據雖外磚未包而勢難輕棄已決計守之獨此諸糧船到時未敢多卸於彼而塔山之兵衆食寡俱無貯積倉糧不無可慮臣喬巍督催車輛陸運前去止可免目前之饑則所須津運為急也寧城頃有貯米似可守矣而降人叢雜人心不無惶惑臣移會鎮臣滿桂查發又無相應安插處所急決去其餘邊堡諸城久已頹壞兵力單弱賊至當并歸大城而松錦屯民耘鋤相望扶老携幼聞烽而去止烽而來奔疲道路莫為控告哈酋暗與

東合陽以扶賞投粟黙驚不減於敵處牧塞下卧榻
鼾睡施防為難再則松杏工築方在就役班兵操作
遍滿山谷二萬餘人一遇有警能保無失計月末旬
必將復來或虛散以撓我之耕築或哭發以絶我之
採騎或駐兵近郊陽示要求之形或蹈攻城剔圖摽
掠之計皆勢所必至臣惟申明哨探清野堅壁靜以
待之要期我無所損彼無所得而已此外不敢求多
毫末也蓋兵事萬分險難目下十分匱窘臣曷敢過

為危激以重
胥盱之慮止求糧餉速為接濟軍需速為湊發以無悞
封疆之大計此臣所為不避煩聒冒昧而附
請者也臣曷任激切呼籲之至緣係敵賊驕逞已甚邊防
備禦難周謹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以固疆圍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四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寇孳狡猾多端總以嚴兵固圍為要着松杏二處積
儲宜備這所請糧餉軍需着刻期湊發接濟其餘俱
着督撫鎮道協力區畫勿致疎虞兵部還馬上差人
說與他每知道

懇辭糧務重任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懇辭糧務重任以延殘喘以圖報效事據署寧前
道事户部郎中喬巍呈蒙本院批據前屯管糧通判
程脩呈稱卑職幼攻文藝頗嫺韜略長而多病兼讀
醫書雖儒然豎儒請纓有志曾奉
欽賞朝鮮之差齎銀赴遼親冒矢石銀兩無失前任經略
熊廷弼患病職為調治進策未納遂辭而歸值寧失

陷不揣狂昧上三病九弊一疏蒙
旨下部前任閣部孫承宗
題署贊畫職倡言出關親率死士探寧遠情形又赴孫
閣部於危疾累薦十三次然體稟素羸多嬰疾痰今
糧務晝夜靡寧舊疾陡發懼難幹辦伏乞准休以延
殘喘等情蒙批此官管糧極清素習遼事兼精醫理
去之可惜可改銜留用否該道議報蒙此隨行寧遠
理刑推官蘇涵淳查議去後今據回稱程通判儒而

知兵先是孫閣部資其籌畫議守關外深入險阻迨
三百里凡登薦剡者十三若勞功高關外諸廳無其
其右藝擅岐黃兩起重臣於危疾若彼以刀圭療濟
三軍功詎在投醪挾纊下耶緣縣到道據此該本道
看得程通判眾求善邊見垣濟衆無論贊決惟中功
多秘竅即其管理糧務粒粒皆清一塵不染自不易
得緣賦質羸弱勢難責以煩碎若加以太醫院使職
銜俾以所長效用軍前乃為兩益等因到臣該臣看得

本官夙具宏才兼負卓識初倡出關與贊密謀馳驅
籌畫并著成効再任糧務拮据為勞今砍請休臣念
其閱歷既深謀議足採未可聽其高致及查
祖制有軍處所多立醫院以為治療若遼軍數萬地勢污
下每入夏秋疫瘧雜作即以本官加太醫院使之職
為之調理用以彰
朝廷矜恤瘡痍之仁而使藉其贊畫之益全使計也且本
官棄錢糧見任得虛拘冷銜不為破例而危邊得一

可用之人所裨者大矣再照兵之所急在餉餉之所
急亡在米豆本色十餘年來任用非人不為浥爛即
為盜竊耗蠹非一日矣臣入遼地即痛心疾首於此
雖力為清釐而耳目有限奸宄無遼終是牀于其躬
親役事惟糧廳是賴前後任是官者多不能於職臣
不得已而物色及督臣之旗鼓張世榮非有他也亦
見其初任湖廣攸縣主簿押運糧船身至貴陽顆粒
無失陞任武功縣丞署篆委有能聲心計有足多者

且幼習遼地人情地勢無不周知任事數月身自收
放手口并瘏發摘買多節經咨部尚未
題覆
皇上循念重地不為人擇官而為官擇人即如督臣之咨
加以通判職銜令之料理糧務可致飽騰之効不然
暫加州同職銜令以通判體統行事待其年餘無過
續其
題陞亦不足慎重名器之意至程裔所遺員缺臣查得

右屯衛經歷劉應鶴才識不減精力方壯奔走險阻
亦越三載兩歷圍城論功應得優轉如寧遠經歷孫
正氣今作關內管關廳通判以此方之正自同也總
之臣任危疆期於得人以無曠事而止而得一明爽
强幹之人勝於文弱自持者數輩故不避小嫌輒為
二臣陳
請如此若有一毫為人求官之心於臣即為不忠臣夫諸
天日必不忍出此也伏乞

皇上敕下吏部查此三人履歷才具酌以應得之官責以
實任之効令三臣共展布其四體而臣獲資藉其一
臂當與有成効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四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戰守未敢輕議備豫當求實着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戰守未敢輕議備豫當求實着謹據目前道之之
情仰祈
聖裁以決大計事頃臣准兵部咨為備陳邊孽插酋戰撫
機宜以仰資
廟算安人心固邊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料
抄出陝西道御史李炳題前事奉

聖旨這所奏遼東陷於不戰西平一戰有功說得是但年
來兵馬器械尚仍積蠹還着督撫鎮道從實簡練具
奏可戰之狀萬全而動亦無㣲言守以阻士氣插酋
講折數款撫賞取之遼東諸部卜酋諭以自為防禦
俱切實可行兵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捧讀再三知
聖明於東西情形戰守機宜已
洞見萬里外臣又何言而年來兵馬器械尚仍積蠹則不
得不一言明之夫東事不靖止戈無期殲彼醜逆尤

復遼土仰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者寧顧問哉顧來運雖衰餘焰尚熾西
連北結類聚黨合實繁有徒插酋逼逐羣屬為敵驅
衆以益我敵又西毳幕要賞宣大苦將臣測遼孤懸
一隅自關而東一綫羊腸肩背肘腋無非敵國即守
尚未易言可遽言戰乎然戰之不足安所言守臺臣
之論正臣所欲言而未敢驟言者也臣聞之風不倍
不可以高飛水力不厚不可以重載凡事不豫不可

以應猝况兵凶戰危勝敗呼吸可漫焉嘗試乎大臣
非不欲戰也戰在兵與將不在臣也今果有智勇兼
備謀潛天地之將略乎果有技力俱長戰如風雨之
兵衆乎若有未也不死則逃與棄甲何異臣之待罪
於遼者三年矣丙寅之歲初任道事其時兵馬器械
尚未大潰臣日加稽核時為蒐補稍稍可觀未幾檀
料不繼始有饑羸之虞未幾敵兵內犯始有弁疲之
累未幾敵困錦月餘馬死幾半兵氣大減矣此後舊

撫既去督師初來諸事未暇何言練也臣受
命之後戒諭諸將設法清釐虛占漸少獨是馬匹長者未
補器械缺者未修疲氯相望鈍弊是仍以推牛無
貲投醪未布不能頓有起色也且憶遼事之初
大內之發以千萬計遼失之後閣部軍前備要者以百萬
計昨歲督臣之出亦有十萬貲其犒賞今臣獨處屬
外豈便可以空手撫此十萬軍士也耳且內外大小
臣工誰不望臣以殺賊結遼局者而不應臣以殺賊

之具豈臣又可以徒手殺此十萬強敵也耳故軍需
已具簡練無成者臣之責也軍儲未充備豫不給者
非臣之任也臣向議發再三乞於
皇上
皇上再三勑下該部矣倏逾兩月議者何人發者何物也
臣砍谷催未見的應何部認發徬徨四顧莫適所催
日延一日誰是急臣之急者此時東信恫恫日有傳
聞果爾驍全只儘見在之力以應付之轄盼深秋敵

騎嘶及今不圖後復何濟臣數月來一切批發俱於
內鎮所遺三萬餘銀內動支行告盡矣中間短截減
歛備極苦心毫厘落空亦為蹙額此段情景
天自鑒之夫實事之不修而粉飾是務萬全之不圖而一
擲是試者臣計所不敢出也惟冀軍需無虧早得藉
以措手漸而充實漸而精強則精神旺而折衝自裕
力量厚而發抒自宏耳若時已五月之半軍士二月
餉銀尚未全給以救死不贍之兵責以奮臂直前之

勇臣又知其不幾也目下臣乞於督臣
奏繳後存留銀九萬餘兩內除臣已支過內鎮遺下銀
三萬餘兩外仍先借支四萬暫為邊外之用完日容
臣總為
奏繳再乞
天語叮嚀令該部即加酌議如馬匹應歸何部器械應歸
何部犒賞應歸何部如臣初
請著為定例速行查發叓

諭戶部將三四五月餉銀立爲那湊無泥於各邊拖欠故
套無執夫近日流增兵日以相苦難原微臣不致嘆
於衿肘將士弃激勵於騰肔飽矣臣何任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五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覧奏備豫寔着妥不可緩其馬匹器械犒賞舊歸何

部着爲定例着即行查發三月餉銀即爲那湊速給
不得延緩該部知道

公舉死節以乞闡揚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爲公舉死節以乞闡揚以照（昭）風化事據關外新餉司
郎中帶管寧前道事務喬巍據理刑推官蘇涵淳呈
蒙本道憲票蒙臣批據寧遠衛儒學訓導朱國梓呈
據闔學生員裴國瑜等呈稱本城住民池鐸子應麟
娶婦賀氏年二十二歲於本年二月十一日夫以疾
亡氏即毀形悲號願殉夫地下絕水漿不死又暗服
砒藥不死未幾自縊卒以身殉等情到道行廳即查

該學公舉節婦呈内情節是否眞情有無異議查明
確報以憑轉詳遵行即行文該學確查去後隨據回
稱看得婦死夫奇節也美名也保無外襲奇美而中
藏曖昧之寔乎再三查訪取具甘結而多士與鄉耆
鄰佑若出一口又本衛之移文顛末甚眞伊父之呈
詞情景甚烈似此異節有関於綱常世道不小等情
到職該職看得婦以烈爲難自昔比於忠臣今賀氏

於婦人為烈使為男子必作忠臣遼臣而忠
封疆何以失即恢復亦何難之有表烈婦以策鬚眉丈夫
可也緣繇具呈該本道看賀氏一桑甕繩樞編氓者
之妻耳豈真素有從一之訓以化導其良心者乃痛
夫之死誓必不渝視息以殉之地下也腐腸之藥不
靈斷頸之緣隨繼烈哉烈哉一縊而萬古矣即經該廳
查議前來相應呈乞本院俯賜題
請照例旌表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遼左之風雜於夷狄其

婦不貞而夫不義者久矣節烈之鮮聞也況經大難
後夫婦仳離朝食暮宿各分東西掉臂不顧者比比
而是何意尚存一綫之脉於蠢愚之氏婦乎故賀氏
之一死於中原為比都於遼左為僅見於平時為旦
暮而一遇於難後為應運而閒出是可以誨淫僻之
風即可以作綱常之衛可以訓貞烈之淑女即可以
興忠義之傑士使女人盡守其防而男子各勵其氣
則遼有所以興立斯有所以興復者矣是忍不表而
出之以為
聖明化行之一助而并以為恢復之大機乎伏乞
皇上特下該部照例建坊以旌幽魂而彰奇節其所為激
勸者大矣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五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塘報

為塘報敵情事照得東兵內犯於本月十六日至塔
山分兵攻大興堡不克退回杏山安營其情形已經
塘報外十七日絕無動靜至十八日辰時有東兵送
回先從錦州拏去屯民二名黃二趙奉敖賫執本牌
二面上書金國汗致書
大明國臣宰竊謂南朝世運將喪天使爾文武昏迷不省
但修城池耳天下已喪矣何也錢糧屢追民不堪命

數起內變國本已搖兼察哈喇汗今年不種地欲攻
取南朝城池以就食早動兵矣今以何兵當我何兵
防他我又會同敖漢乃蠻火兒勤入林加魯等國兵
馬秋熟往收就彼包城駐劄那時出兵戰耶仍守城
耶我兵任意種地打柴爾之軍民敢出城種地打柴
乎只是我意願罷力兵共享太平屢為致書當熟思
若以為是差人回答等情送職亦隨用長柄大木牌
回示內云亦諭東兵知悉爾不自忖量以小犯大逆
天背理殺戮淫虐罪大惡極久稽
天討今我不忍加兵修城保民綏定中夏爾又無故興師
率爾醜類五月渡河深入內地我兵奮激咸思一戰
我按兵不動無非不忍兵民屠殺之意但從爾自家
跳梁禍敗非遠我
天朝有受降無和理也可自思之如我中國失落將官及
西兵頭目願降者即殺敵自降效力立功在此時矣
并諭亦差人持諭去訖為照敵書二次中情叵測職

疆埸之臣止知以守為戰故不揣其蒙昧而回示之
其他則
廟堂自有成算非職之所敢知也理合塘報
崇禎元年五月十八日

冦賊計窮暫退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爲冦賊計窮暫退秋成再至可虞述祈

聖鑒以豫綢繆以奠危疆事照得冦勢窮蹙日思狂逞兩月之間一再渡河妄遺嫚書潛窺内地臣料其五月必來而内顧士馬兵餉無一湊手惟檄署事道臣喬巍行理刑推官蘇涵淳署寧糧通判事張世榮等日日收聚屯民運貯糧料辦置火藥安插降人清吾近

郊自寧遠而西若中右中後前屯自寧遠而東若塔山松山及大興沙河諸堡城城布置事事安排皆約以無恃救援只以完固爲主乃突於月之十六日忽報敵以二萬餘衆内犯須臾越松及塔矣於時海岸之間并無粒米止屯民牧畜尚有一二奔避不及者爲其所獲亦零星無幾大失所望遂投牌狹和不得又并力於大興之一堡一攻再攻俱爲我兵所扼無復之而洩憾於額幹之空城若杏山高橋其前歲之已毁錦州則其積尸累骸地也焚房屋壞磚石掘基址慘虐倍至希我兵一出彼得逞其屠戮而臣一意堅壁欲攻不可欲鬪不得始逡巡而遠遁臣計其馬力未憊人食未盡追逐難得志於二十二日會鎮臣滿桂與寧遠總兵祖大壽簡兵千令至前鋒總兵朱梅處相機前進期尾其後以伺其情而已終不敢妄冀於不可必之功夫敵悉精銳入犯突掠境上安意肆志毁我城垣誰膺節鉞令其充斥至此臣實恥之然與

其力未及而戰徒殺我士馬而無益成敗之數易若全吾力以待急實我簡練以徐張撻伐之舉臣固計之審矣蓋臣所慮者此首見我禾稼滿野秋成就熟捲甲重來其正使計我必不可如昨歲之刈而錦杏之築勢不可以前鋒朱梅欲先杏而後錦臣則欲先錦而後杏先杏者以其城小易完恐敵至無日一城則不固我一城之守先錦者以其地肥多收恐至難防多一穫即爲禦敵一日之資耳然其目下所最急

者則大將宜定而不定道臣宜補而不補矣此二臣
者臣所與共桔据安危者也今舊權已去新柄未握
徒起觀望之端莫為整練之實臣中流失楫將伯莫
呼左方右圖既難弃盡大綱細目寧能盡舉至軍士
月餉之不繼一切軍需之無資屢奉
明旨未經湊發近見兵部
題準馬價六萬兩未卜何日可到而實不敷於用之二
三臣即不敢過為煩聒而當此一刻千金之際勢難

濡滯待時又安能已於叩
閽之呼也乃若此番收斂最清屠戮最少不無曲突徙薪
之效而堅閉不出墮壞名城非有焦頭爛額之功顧
敵未至而預為綢繆無隙可乘賊已至而效死致守
先聲奪氣令敵不敢附壁而攻御恨而退是亦足見
此中文武將士之各勤於所有事矣乃臣既以不能
殺賊為恨又以不能全城為恥有罪可指無功可錄
又何敢別有覬覦也伏乞

皇上軫封疆之大計察虜弱之真情速發二十餘萬金錢
令臣買馬置車繕甲利兵以為秋防之貝史
勅吏兵二部亟推道鎮二臣令之刻期受事以為協力之
資冉
諭兵部查例如前鋒將士及署事道臣應否叙錄行臣遵
守目下敵兵尚未東渡追兵尚未言旋急急為此
請旨則朝不及夕之意耳惟
皇上垂察馬臣冒任激切惶悚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
題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覆

遼東疏稿卷之三

敵計勢在必逞錦城斷在必修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敵計勢在必逞錦城斷在必修請及時土築以伐狡謀以固疆圉事照得頃者敵兵突至掠我松杏以及於錦其志豈在小哉於時野無所獲攻無所得毀我杏錦二城而去夫其當饑饉山荒之餘裹糧簡騎千里襲人必所費而思取償於我今既

失其所望一番勞擾滋億眾心必離不可謂非我之利也然毀我未守之重城壞我已辦之物料費我版築撓我耕耘我之失者多矣是於彼未為失計也臣晝夜躊躇與前鋒鎮臣朱梅往返商確斷以修錦為是遂移班兵之修杏者六千餘人調中後前屯與寧遠貼防兵九千餘人前赴錦州并力修築再查前鋒右營都司張國志失於瞭哨令賊猝入松界非收斂有素殘至大有所失臣即革退用舊將全國奇代之令駐劄於錦以哨探兼城守事為之督率因其舊基增之高厚刻期興工限月餘報完其城門及角臺等項俟燒辦磚石再為改造要以可守而止計目下敵馬初歸將養尚須二十餘日再裹糧簡騎而來必在月後我工可告竣矣特慮大雨時行之日目下雖苦亢陽此後不無霖雨或有躭悞然臣之必城此者以此城在松杏之北四十里地肥而闊東北西三面皆環山峻嶺南臨大河可阻以為險若我以城大難修復

以壞後艱於力役疑畏不守倘敵賊秋成際連騎步入境斷而據之就其熟糧倚山憑河曠日持久與我為難返反主客之勢在卧榻之側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此城一築則有險可據我技可施彼失其駐足之地自無能為矣頃督臣亦移札於臣謂築杏易築錦難當先其易而後其難我得早借一保障為固臣亦嘗不服其老成深慮而終以難易之數不敵此利害之數故寧舍易而就難耳且錦州之地素稱沃壤

昨歲屯田既以自刈今歲臣又借
皇上賑濟前屯火災餘銀三萬兩按地計畝盡數給民再
為屯種亦既彌望可冀有秋可再刈以遺敵笑乎則
舍城錦計又安所施哉乃若臣所異者則班軍之急
緩也夫班軍自昨歲
題
請關外以三萬為率以一萬修中前鉄場二城堡竟昨歲
未完之工以二萬赴寧遠修松杏諸城為漸次恢復

之計節奉
明旨以二月終抵信為期無奈班營將領百計覬望又百
計營求俱欲在中鉄就便了事時已六月計抵信者
八九千人徒有分發之名而無修築之實此後責以
軍多工少誰其任之今松山合前鋒三營之力幸有
可成杏山辦有半料復為敵壞臣自不得不竭主兵
之力以往事於錦盡從杏山事俱係主兵
馬司架梁防護諸役步司土築裏城諸役計工相等
經歲勤勞不得休息故諸兵之不練正自苦於無暇

臣又不得不為拈出以釋中外之疑矣乃若班營之
工有難易地有安危相去懸絕自當分別奬賞不得
一槩陞級堕赴險者之心而遂狡營者之計乃可以
示激勸照平明也臣敢因工役而并及之伏惟
皇上裁察施行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六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敵孽狡謀勢在必逞築錦扼險計畝分屯足得主客
饑飽之策首務豈得待日該部嚴行申飭
加級兩奉
明旨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加級兩奉
明旨啟事俱就閣仰懇代賜
題咨以照公道以勸邊吏事據關外糧儲山東布政使

司右參議仍管戶部郎中事帶寧前道務新陞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喬巍呈稱竊照職於天啟六年八月內除授戶部四川司主事嗣於七年三月內

題陞本部山東司郎中差管關外糧儲至崇禎元年五月職瓜期已逾今部俸蓋五年矣吏部照俸陞職四川參議於例不爽然此乃職本等應陞職級也先是

丁卯奉

旨敘寧錦之捷加陞職一級山東參議夫參議即已論功

加陞矣則進而憲副固職應得物也乃又因關外餉差危苦人情裹足戶部題

准優異比照山東新餉司郎中例一年差滿就本等職級外超擢吏部覆疏

明旨昭然再進而參政亦職應得物也今將此二級概置不論豈

明旨可輕於一擲者且以何嘔邊吏耶當逆兵圍錦攻寧之時處萬死一生之地職拮据餉務頗有微勞事平量加一級似非冒濫者比即吏部查取各部司屬加銜緣繇閒多淘汰獨職以效勞塞外尚存碩果前日既已查確今日何復不予至職與山海新餉司其苦情同而一繁一危則有異焉者矣郎中當胙土論俸應得僉憲超擢參議凡以信

明旨也何獨至於職靳之職一人偃蹇不足惜謂

朝廷論功勸勞大典何且奚以俟後來臣子宣勤疆場者勸乎仰乞垂鑒邊吏苦情俯賜

題咨將職改陞參政職級庶

明旨以信而公道亦不湮矣等因到臣為照關外新復與東為鄰兇鋒殘虐不可嚮邇官此地者不獨有顛仆之慮并有鋒鏑之虞無論視腹內諸臣勞佚安危有如霄壤即視各邊亦自徑庭矣故凡遇部道缺出再三擬議倍難其人獨為

封疆致重哉則於其陞轉亦當視各邊加異乃可令人輕身家而重功名為危疆效馳驅也今關外餉司既

係初議本官又
係首事方具出関時蒙已
題明於本級上優擢前歲寧錦之役本官身在中右職
管餉務身任城守其危苦勞瘁固從來餉司所未經
見者敘功銜參議已奉
明綸再經覆覈允當無論乃一歲差滿報完在部仍加前
銜是優擢之
旨既以不信且功陞之級業已逾年今始寔授則賞功之
典反復不明欲其甘心也得乎況本官於軍餉匱之

之日調停既見苦心當強敵縱橫之時籌畫復覘偉
略今歲寧前道缺兩署其事東兵內犯實料理兵食
諸務方在議敘抑畧不可試於股肱諸近地以收其
輕熟之用而乃令其寂寞蜀江閣汶無繇自顯也又
豈隨材器使之宜乎臣與共事一年目擊其苦而心
知其才既不忍使
朝廷有反汗之功令亦不忍使危疆有抱鬱之臣倏逐不
惮冒昧代為敷陳若此伏乞

皇上下部查原
題優擢之
旨并昨歲功陞之級與其差完應得之官是否止於參議
或應加參政職銜調於緊要處所以竟其才庶本官
無不平之感而
國家收任人之效後來者亦愈加競奮矣臣謹會同督
師兵部尚書王之臣合詞
上請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六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寧前餉司應加職級該部即與查覆

移戶部請餉咨具揭發抄
巡撫遼東畢自肅
揭為急催餉銀以救燃眉事准戶部咨督理新餉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本院咨前事等因到部
送司查得東兵發難數年來徵兵徵餉其緊急與他
邊委果不同故本部擬預發以濟時艱祇因下外解
中斷無米之炊勢所不能非本部故為愆期也今查
三月分正額餉銀已𣪚發

務如數完訖四月分正額餉銀於本月十二日起運即
五六月餉銀留庫已久候外解有到必先儘貴院隨
到隨發斷不候時日者也除移催外解并該庫外相
應回覆案呈到部備咨到院准此為照關外士馬嗷
嗷待哺脫巾之虞時不可測隨行餉司郎中王楫會
查三月分正額餉銀部解果否如數完訖已給散過
若干未給散若干部解尚未
若干四月餉銀果於本月十二日起運前來并希確
查的數過院以憑再咨催解去後今准該司回稱為

照關外官兵漸加皆跡寧前道過驗起支在餉司不
得不據道號以為放給第部發止循舊額勢不得不
以後月之餉那放前月故陞任餉司喬巍自去年八
月起至十月止該找補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九兩九
錢六分六釐零十一月至本年二月該找補銀八萬
兩及三月分未到馬乾銀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兩共
欠一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九兩九錢六分六釐零
內除關內餉司王楫會還鹽菜銀一千四百兩及自

八月起至本年二月止報收羨餘銀六百八十七兩
四錢外尚該找關外銀一十四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兩五錢六分六釐零此喬餉司任內數也前銀奉劄
雖久未經兌發故部發
務全原係三月分正額者喬餉司已那補二月之餉至
本司攜帶餉銀八萬雖係四月額數然三月全屬懸
欠其勢不得不照前那補除補放前鋒諸營三月分
餉銀外尚少三月餉銀馬乾共六萬有奇四月分餉

銀馬乾一十四萬兩又屬全欠及五月分餉銀馬乾一十四萬兩又六月分餉銀馬乾一十四萬兩又三四五六月班軍塩菜銀月該一萬二千兩共四萬八千兩則是合餉司喬巍與本司任內四五六月共欠五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二兩五錢六分六厘零當此東報孔棘又有錦州城工之役而內庫之允發杳然無音數萬之饑軍枵腹可念萬一脫巾告變本司溺職之罪誠無以自逭而貽禍巖疆有不忍言者懇乞

移咨內部將前任喬巍奏劄找補并三月分馬乾共一十四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五錢六分六厘零及四月分未到餉銀四萬兩并馬乾銀二萬兩及五六月分餉銀馬乾共二十八萬兩又三四五六月班軍塩菜銀四萬八千兩通共五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二兩五錢六分六厘零不拘何項錢糧星允發運到鎮已在六月終旬猶可為燃眉之濟事已危迫不堪再為稽悞也等因查覆到院準此看得閼外之兵七

年雖以六萬為數而自敵退之後即奉有

明旨以八萬為額自當以八萬計餉矣乃兵馬日漸加增餉乾尚仍其舊在餉司不得不以下月之銀那補前月之數故自去年八月起至今年六月止共積欠餉銀馬乾班塩菜銀軍銀五十二萬九千餘兩昨準咨稱三月餉銀如數完訖四月之餉於五月十二日起運即五六月餉銀劄庫已久俟外解有到必先儘發斷不後時迄六月將半查三月分餉銀尚未全給而

四五六月又自杳然值此秋成在邇敵馬又將重來枵腹之士既難驅以禦敵脫巾之呼又或因而生變此豈御兵者之無法抑餉兵者之不加意也況版築方興班軍塩菜相需為急豈可須臾緩者今準前因擬合急催為此合咨貴部煩請查照此中欽餉甚多勢在燃眉更急以同舟之誼為已饑之軫俯將前欠銀兩不拘何項湊發其已解尚未起運叅賜督發以濟急需庶內變可弭外侮可禦也至於餉銀須一月算

完而後再算下月仍可清楚若不顧兵之有增餉之
未足而止據少數為按月之發豈數萬軍丁可以烏
有寔空腹乎夫兵以八萬馬以三萬五千為額已奉有
明旨下部部劄亦下餉司遵行在案目下因未如額而云
溢額耶黠冦之氛正急剿軍之鑒不遠顧貴部無以
姑緩視之也為此激切具咨須至揭者
崇禎元年六月十二日

兵農交匱東西并急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兵農交匱東西并急微臣目擊心憂謹陳末議以
濟危殭事照得當今最狡而為患叵測者莫如東最
大而為患方殷者莫如虜臣前條陳疏中備言之矣
臣初謂敵來有方我可從其來處嚴施備禦以保無
虞不意哈酋暗與相通都酋明為嚮導挾兔北徙邊
藩盡撤關外三四百里若東若西無遠無近皆可闌
入無所不防無所不如此也其難較昔數倍矣插酋
威震窮廬驅併諸部志不在小挾賞宣雲要以必不
可從之請而新平之役殺其貴臣殲其多衆激怒深
入掠宣而西燎原之勢岌岌乎不可嚮邇然其兵尚
散而未整其氣正驕而思逞其心實惴惴焉於諸部
之合謀若我嚴兵固圉示以難犯之形陳師鞠旅揚
以決戰之勢陰令喇嘛諸僧多方曉譬以積年盟誓
之不可背巨萬金繒之不可捐伯彥哈酋之不可玩

動其悔機韋連旬日彼時盡兵僉或可襲也只要無
輕與戰以逢彼怒無輕加賞以洩我威此在
廟謀必有成算臣固不得局外而談也乃臣所慮者正恐
我與虜為難敵必肆一番狡圖令我東西狼顧而計
部既苦匱乏左支右絀勢且以聲勢為緩急而遼事
危矣臣反覆思之遼之餉新餉也宣雲之餉舊餉也
新舊之不可移正如東西之不可易臣願計部升急
之也乃若關外兵以八萬為率昨歲奉

旨增募尚未如數而部餉以六萬為正額以新募為外加
接月那給之說不明致截月解發之數遂悞積欠至
三月有餘為數至四十萬有奇使荷戈冒辦之武夫
同典衣賣劍之乞免彼劄門衆索其鑿匪遠萬一效
尤關外有何項可為那借以投餅止啼者豈不為寒
心哉然臣猶有說者以關門內外各分兵六萬關外
地漸擴兵自宜漸增關內敵漸遠兵自宜漸減兵有
增減餉隨盈縮通融支放正所不免目下關舊鎮方

去新鎮任事伊始臣與再三商議寧精無多大要只
在七萬上下而關內向止兵五萬適合十二萬之數
此後關外再有進步不妨仍移內兵出守第無加於
十二萬之外可也是在內部從中裁定之耳又邊外
急需在馬價無從出頃見巡關御史王會圖欲扣冏
寺各州縣俵馬之價為軍前買馬之資此自可行無
疑者而或以
祖制為辭恐無成議也夫絃之不調則解而更張之况時

當燃眉法當極敝尚可不思一通變乎昨歲發寺戶
馬數千匹於關遼不數月而盡斃俵馬之無用亦可
槩見倘
準其借價自買用一得二計二三年內便可伍無缺馬矣
不然而或借其半以為彼此共濟之術無損於冏廄
而有益於邊需亦一道也不煩搜括不煩加派一檄
之下即可得百萬金錢不過暫空冏役侵漁及醫書
之蠹索耳抑何憚而不為之臣又願內部及冏寺熟

議之也臣身當敵鋒處切剝膚故不禁狂瞽若此惟
皇上下部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遼餉大
賜主持無得別用再酌関内外兵數通融外發無沉舊案
久饑重地之兵以滋他變其太僕寺倲馬速
諭應解州縣今歲秋運暫免倲解即刻輸價以佐軍興仍
諭該部寺無執已見無撓衆議那緩就急俟事定後再議
從舊則封疆幸甚天下幸甚臣曷勝激切呼籲之至
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六月十四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新餉原為遼事敵氛未靖以後不許那借其関内外
兵餉照數通融算給太僕寺秋運馬匹着解價該鎮
自買俱如議行該部知道

屢下 明旨軍需久稽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
明旨屢下軍需久稽敢直指奸弊以祈
乾斷事照得邊事孔棘
聖主宵旰所為籌畫樽俎調停兵食者内外共心上下呼
應亦既不遺餘力矣顧叩
閽徒煩部文空饒積月歷時而終不得絲毫應手也則臣

且安所控告乎今時已六月之末屈指秋成能有幾
日就木困我敵有成說臣決計修錦不顧衆議獎率
文武將吏下及主客兵丁踴躍趨事并力修築晝夜
無間不半月屹然如故且加堅新焉此亦足見臣之
能用其衆而將士樂於趨事之一班矣乃若一切馬
匹器械盔甲犒賞舉無所措欲臣憑空而成有效也
此自古及今萬萬必無之理夫臣與在
朝諸臣同為臣子比肩共事諸臣居清禁之側議雲臺之

上一縱一橫論功論罪無所不可而臣以全家性命
寄身鋒鏑之中賊來無恙尚虞求全之毀一有差跌
便無置身之地前鑒豈不照然凡在有位豈其忍不
相顧而坐視從前呼籲為無病之呻吟也必不然矣
乃不幸而類是反復思之不得其解今乃知部寺大
臣無不急臣之急而獨格於一二吏胥之手也他不
具論如頃
皇賞之頒閱遼以二十四萬為額乃止發二十一萬餘其

二萬餘者猶是額中物也何為靳而不與又如馬價
兵部已
題給六萬奉有、
明旨兵部會檄四寺業經月餘又何為靳而不與則以本
寺吏胥索差人之常例未能到手而輒為閒語以阻
撓之耳危疆將士須此兩項如水火之切身臣朝夕
西望待此接濟亦如拯溺救焚之不可須臾緩者不
意眼穿望梅乃若此也是
綸音不得其渙發司馬不得用其主張四寺不得盡其職
掌邊疆不得伸其閫請而么麼吏胥反得制其出入
得失之柄也豈可不為長嘆息哉方今
聖明之世發奸剔弊無幽不燭而可令魍魎諸役玩
明旨於股掌之間藐封疆於阿堵之下肆然無忌一至此
乎臣如此言一出必舉若輩羣興為仇播弄伎倆且
將百出然與其含忍濡嘿以悞兵戎之大計孰與明
白直陳而除閫格之宿蠹也且臣今日不言誰為代

臣言者
皇上他日責臣以賞不及額馬不足用之故臣百口能自
解乎伏啟
皇上毅然中斷下兵部直窮二項久稽之故大振法紀一
洗錮疾仍
諭該寺即日查發付臣應用庶此後一令之下迅如流水
而天下事尚可為矣臣知此等瑣事不須過瀆
聖聽而每憤天下事不壞於大而壞於細故一為陳說若

此臣何任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六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撫臣身任危疆亟望四寺接濟但目前欵事多需該
寺亦須兩顧所請陸續給發已有旨了不必爭執該
部知道

微臣奉職無能聞 諭增惕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微臣奉職無能聞
諭增惕謹瀝實情仰祈
聖鑒以無悮封疆事照得遼左發難結局無期病在虛糜
人盡知之人盡言之凡有急公之心者誰不痛心疾
首思一洗之為快況應一方之節鉞身恢復之重寄
者不破絕情面力除積弊求滅醜虜以報

皇上委任之隆也尚可比於人數哉顧虛糜之説慣習人
耳當事者一有風聞遂信以為寔然而不可解矣如
近日関内外諸兵在関内者臣足跡未至諸將朝甲
暮乙彼推此卸忌從按其虛寔而問之此有督臣為
政臣可無庸喙也関外各營之兵即不敢謂在在皆
能嚴人人悉組練實則尺伍無虛或逃病間出及雜
流代冒者不無耳頃科臣薛國觀有營伍積弊一疏
皇上勃然動念

名對閣部諸臣而使朗誦再三致詰令指名參

奏不逾日特出

聖諭諄諄申飭舉遼鎮以為諸鎮之戒既料臣回奏復奉

聖旨處分王應暉諸臣而致戒於文武大吏臣始惶悚汗

流覺天地雖大無所容其身矣夫臣起家農畝幼與

臣兄自嚴并承父訓即以古忠臣孝子自待一入仕

途強項受事十餘年來備經多故潔己奉公毫不

（有分具以自玷清白者家聲亦毫不）

敢有詭隨以自壞堅砥之素節比馭邊則妻子可

無問抗節內鎮則生死可無問絕口錦功則級除可

無問而止靖共一身為

國家捍此大難求殺盡賊征擒全遼封疆還我

皇上之版籍也一受撫任日提復雠雪恥之事與武弁諸

人獻欷慷慨共為驚醒唇敝舌乾而不肯休事為清

核人為遞勉迄今三月有餘人心漸就悔悟壁壘漸

就改觀獨以月餉不繼軍需無資諸凡告匱大呼屢

呼迄無應手故未能頓起積弱之色遽張撻伐之威

也迺以鎮臣未定道臣未來敵信倥傯日不暇給就

中不無宜緩宜急之事可進可退之人尚未犁然就

理者而一段必公必慎之心則必欲得真不刹削真

能任事之人而用之或其人才有限未得其上僅得

其中因才器使固不無也又其歷來宿將萬死一生

積有多勞棄短錄長顯誡隱諭以求得其一臂之力

亦不無也自裁自知獨默獨語人未察其衷臣自覺

其苦政未敢與人言恐言之人亦未信耳乃若臣之

一身為表率將吏之身又豈敢妄自菲薄甘蹈不潔

以自外於

堯舜之主是又可

天日為昭軍民共對者矣至於遼事之結局無期果臣之

不能為結乎抑有不易結者在也不獨科臣當心知

之恐自宰執以及諸百執事亦無不知其難結者臣

言則厭聽不言則臣即含寃至死空冒不忠之名擔

坐悞之罪誰其憐而察之夫此中將領不理衆口固

矣抑知其披棘闢莱櫛風沐雨衝鋒冒刃之苦視腹
裏千倍視他邊百倍乎而室廬無居也粱肉無剩也
養廉無資也非經一番戰守不得一級推遷乃問餽
需索視各鎮且倍之此能盡必其有伯夷之操耶又
如兵士宵號露處雨立泥居不待言矣而關外諸物
踴貴非有故業可帰非有土蓄可藉月餉所得二不當
一之用又缺至三月餘揭債滋息鶉衣并食凡百用
窮困難盡數或役版築或在操練臣又不能以時犒

賞為一日酒肉之費日在救死不贍之中安有餘力
以及所佩之刀劍而摩厲以須也況馬匹不給於馳
突甲冑不給於披堅器械不給於執銳望其養分外
之精神致敵愾之果毅其將能乎故論兵則無不實
之伍論戰未皆可用之兵職此故也
皇上見前此諸費空填谿壑則有不信邊臣之想諸臣見
目下諸項俱罄瓶罍則有忍不相顧之意即如六萬
之馬價二萬餘之

皇賞一奉
明旨一為定額回寺尚爾不應他可知矣臣又何望而欲
結遼局哉倘諸臣俱欲結此局而盡付臣以結局之
資今臣不窘於用臣亦畢其智慮以討軍實而訓練
之安在不可繫胡雛之頸而獻馘執俘於
王闕之下也又有異焉者如昨東兵突至臣檄前鎮預為
收斂屯畜盡清野無所掠又激勵各將及夷漢諸丁
戰守並力賊不數日而遁將士引領不聞優異止聞

訛言頻興駭人聽聞有言前鋒諸馬失至千有餘匹
者有言錦州軍士三千餘居民三萬餘人盡遭屠戮
俱填井中者督臣檄寧前署道事王楫又令理刑官
蘇涵淳親往查之茫無影響夫錦州自昨歲敵退後
內鎮紀用率軍民而歸田未自芟即以不守壘形章
奏豈不共見今歲臣決意屯種止令一守備楊柱將百
餘人為屯民防護自五月十三四日即收入松山其
一二生員不率教者仍糾數十人往芸其田賊至或

走或死可指名而數也前鋒三營之馬僅千有三百八十餘匹以出哨被敵邀截及走死者合算亦止百餘今其馬俱在可按匹而數也嗚呼敵未至則嘔盡心力以為區畫敵一至則畢效軀命以為捍衛敵一退則賞賚不及以訛言惑人聽聞伏此罪案也臣又安得不仰天而長嘆乎故臣赤膽忠腸九折不回從此當愈加惕勵而終不得不一言自明此後亦自盡其所能以聽其所不能尤望諸臣諒臣於所能無過督

臣以不能容臣於秋防後量力以請進止於

皇上則

皇上必有洞臣之苦心而察臣之無能者在或有賢能捍而用之以結遼局未可知也臣曷勝激切戰慄待罪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具

題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畢自肅身任危疆靖共拮据勞苦倍嘗及各將士戰守并力朕悉鑒知昨薛國觀差回風聞積弊具奏亦乃言官職掌還率先文武一洗夙弊勿因人言自生疑阻所請馬價着該寺作速給發以資戰守鼓舞敵愾仰副恢疆至意該部知道

錦城就完杏山初築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錦城就完杏山初築謹為奏

聞以須成工事照得遼地荒殘城垣傾圮所在議築正謂城固而守定守定而戰成遼乃可言復也昨歲之冬定議今歲先修松杏二城以其居東來要衝勢必由此漸進而不及錦者謂此二城完則錦州舊城亦可以言守與此並為犄角即賊欲圍錦而近在三十里

內外固可撓而走也臣於春初即議守錦於時糧艘未至松杏未築懼復罹昨歲孤注之患故逡逡以須止於興屯田為首務乃賊瞰我隙突爾驟至求我糧而不得毀我城以紓恨凡我佳木舉為護惜意可知也臣恐杏築而錦空賊得據險以久住一意修錦合主客兵二萬餘人從事版築細按其城基有存七八尺者有存丈餘者臣計工一月可完不意諸兵踴躍趨事竭晝夜之力以從之十有五日而成城又止意其土築也不意於城外之東南隅得熟磚九十窑共計二十餘萬乃以舊者完城墉而以新者甃城堞七里之城倏為改觀復外濬其濠寬深各二丈許皆已告竣臣於其競力速成也可見子來之義於其無意獲助也足徵

天祐之隆東賊聞之當自破膽獨是城門未完角臺未起磚猶未用灰固仍留班兵二千餘令為補葺而錦始為我有矣臣於是搜括庫餘得二千五百兩令教官

郭鴻猷賫往犒之人給銀一錢千把總官以遞而上至一兩為率乃再鼓其氣令盡赴杏山之工杏山城半於錦而拙毀為甚根基俱無以班軍萬餘人計之倘不為雨阻亦可半月就緒而別辦磚石以為外砌則非數月不可賊以七八月至憑土城以守亦可無虞若土城未完而賊至則仍須避之也其時班兵不及收斂半築或有損壞是又不能無慮者但無待而不築之理惟有再三申明哨探嚴加防禦而已倘一

有不測遂以輕舉咎臣臣又安所辭其罪哉此一役
也班軍將士施畚鍤於毀壞之餘披荆棘於風鶴之
後其苦較昔時為倍則功亦較昔時為最統俟其告
成時特
請優叙以示激勸可也然臣尤有
請者臣非以馬價無出
奏借冏寺今秋各州縣俵馬之價以為買馬之需業奉
俞旨解赴遼鎮矣但未經部覆得無有以為不便而中格

之者又得無州縣馬已就道而不便另湊價者又得
無畏避遠道之艱險而規避不赴者又得無以此須
應付而使以塞責者是使臣徒有借名而無實用是
綸音雖已渙而猶之反汗也臣彼時再為補牘遷延時月
有何益哉所望
天語再為叮嚀令該寺行文各州縣速為解發務於七月
中俱行解至臣括其數以
聞即動以為市駿之用庶城與兵并可及時而有寔效戰
與守亦可計日而奏成功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具
題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錦城築完漸及杏山聯絡以資守禦具見該撫擘畫
馬價着部寺多方措處不得推諉有悞邊計該衙門
知道

遼東疏稿卷之三　終

恭報降人安插已定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恭報降夷安插已定此後附颺難期謹備陳事宜

仰祈

聖裁以弭後患事照得夷夏之防春秋謹之使内不出外不入以各安其所也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風尚矣呼韓稽顙田紇稱臣胡越一家侈談盛事固亦有

之而秋風既起長嘯思歸五胡接踵相繼華則又致戒於徙戎敲罪於夷甫其得失其不較然哉大要作使作敵固以勢為強弱或順或逆要以道為安順機固在我也頃者都邑二酋迫虜投降一二部落疑而不從歸命於我於時將欲拒之數千之衆或激而歸敵是助黨也或聚掠塞下是植禍也督臣與臣議收之臣謂宜置夷於邊而請

命於朝乃可無患督臣以為宣雲甘固之間何將不養降丁獨不宜於遼也遂收而散之諸將部落纔桑昂兒介復率其部五千餘人内附時督臣將西歸臣請諭總兵朱梅令給兵五百於守備陳淮統而處之大興堡尚疑二未帖也臣乃為之買牛種置農具搭窩棚通商賈以拊循之朱鎮又時往來犒賚率其兵丁厚其城垣布列火器教之戰守夷翻然以思戮力效死於我既定臣復會鎮臣滿桂盡查前夷之散在各城及各營者男婦近三千名口合其頭目於教場中給

牛酒賞以布帛多方慰諭給加銜都司劉福兵五百統而處之沙河堡安插撫循之法一如大興堡無二閒有各營欲留為用者則取千把及將領之結為質於是營伍一清城廓蕭然士民共慶夷夏不雜而敵報渡河矣其大興堡在錦州之西相去未遠敵移兵攻之朱鎮令陳淮置降妻子於城内驅諸降於城外列火炮於城上催之奮力前鬬都令指之不去攻之不克奪氣而返而後諸降始與我耦俱無猜以相安

也則收夷之始末大較也然臣有進而用之之說焉夷人強善悍鬪天性也窮而依我既化為生聚必感德以思報求一殺敵自見若沙河堡已就伍者千人俱月支餉銀米豆矣不可就減即撫以為兵再給馬五百匹便可稱一旅勁師大興堡可為兵者多而原未入營亦止擇五百名為兵又自有馬數百匹擇其壯者量給半價以為官馬不足則官益之亦足五百匹以為一旅無事各守其堡自為耕牧有事各將其

衆以當前鋒必得其一臂之力也即養之不能無費而以兵為養便可償其所費況沿邊一帶原以此屬為藩籬有此二堡則藩籬雖撤猶未盡撤也此則養之之利也抑古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類目下饑而附人尚得收而用之倘生類既繁別生其心求恣貪噬之性固不無也臣向謂宜令隨我而東到處為我捍禦果有成效使不妨立其頭目以撫其衆仍令歸原地給以舊賞庶不致混我種類為我腹心

之患乎又犬羊之性不常意外之虞時有但我養之之法只是如此或以區處未善為臣罪又臣所不能必其無者此又所當防其害也此外則插酋方與我為難又與我為款部落衆多固難輕以啟其釁哈酋既欲貪我賞又欲合東交族類雜亂或可徐待以觀其變獨扺免諸夷素稱恭順而最弱近數為東兵所搶掠向相聚塞下採柴易米以求活今零星漸盡是則屈於我之無所收養而失此招徠之道矣若夫從

東來者非盡係敵種也南北關魚皮灰扒等類甚重其患苦東賊遼民一等耳向皆發關西沿邊存住今一切斷絕関外尺寸地何所容之如必拒而不受則則敵為我驅我為敵聚非法也受而養之雜而不清既患奸細之叢入贍養無出又或坐斃之傳聞復令裹足不入亦非策也倘思所以制敵之命而求所以以散之群或假臣以便宜給臣以便宜給臣以銀米令臣於錦州東擇一堡為安插又擇一將為豢養足

其衣食時遣一二忠寔有機變者往來說誘漸次離
披敵黨既空不亡何待此則臣心以為然而未敢必
行者也至於陳淮劉福久歷遼塞備習敵情如近日
大興堡能以一旅小弱抗方張大敵即謂降衆宣力
而淮寔操其出入生死之柄其功大矣宜陞一級以
為之勸沙河之夷非大興比以皆先隸營伍室廬寧
城俱已視為樂土乃驅而之山莽窮陬之間帖然無
譁就我漢法福之力居多即加之實授都司與淮幷

列可也桑昂而介既有拒戰之力即暫假以守備職
銜加以蟒服黄蓋之賜令長其衆以為
國效力亦自非過沙河堡或以火沉赤為長喻以有功
日為之
題陞如桑昂兇介之例以動其心而鼓其氣不為無益
其東兵此後之來者或仍解而分插於内地或姑受
而共聚於邊堡應否稍加銀米以為資給統乞
皇上為滅敵長計早
賜裁決下部覆議各如臣
請令臣得有所奉行而無墮於謬戾其滅敵思過半矣臣
曷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七月初五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安插降夷諸法具見該撫方略陳淮劉福陞授

幷桑昂兇介俱如議散敵群一策聽酌量使宜行事
該部知道

微臣　請非額外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微臣

請非額外因卿意在過求謹為剖析再祈

聖鑒事照得人臣之義以無欺為主事君之道以盡職為
大其外示鋪張中褒自利始為將順從鮮欺成者皆
欺也瞞也臣實凜凜戒之散〔敢〕自蹈乎頃臣有軍需久
稽一疏不過以臣叨撫危鎮所

請軍需百無一至月餉不繼士無起色懼有差跌震動不
小所望

皇賞馬價二項真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差人領取不意
為該寺吏胥所持據聞入

奏實冒投鼠忌器之嫌既奉陸續給發不必爭執之

旨自宜靜聽不宜有言又時當倥偬不暇有言備因臣因

仰以為額外

奏討則臣實為此懼矣夫所云額外者必已足於額中而
後可今賞則尚缺二萬有奇馬則年例無存而可云
額外乎因臣以科臣薛〔辭〕國觀所陳閱寧虛冒欺罔種
種責臣又以延綏撫臣岳和聲節省過當為例勉臣
詞嚴義正臣敢不心為拜受然科臣所指固欲臣簡
汰虛冒實整練為滅敵計義在相成因臣以虛冒
外加以欺罔似欲坐罪於臣矣如臣所謂該寺吏胥
作弊恐亦如營伍虛冒革除不盡者亦常事耳因臣
何諱之也試問天下俵馬入京所值幾何額派錢糧

耗於何處因臣亦將代為受也而目為欺罔乎以

皇賞論之遼兵七萬餘人以二兩為率須十四萬方可頃
止得十一萬六千到遼臣再三減馱舊兵給之二兩
新兵量給五錢通融搭放所省當不止八千也安在
不如延撫乎尚有零星應給而未給者諭以續到再
為酌賞妄意額賞已定應屬遼用臣即不

請未知歸落何所且幸此銀到日除應賞外餘可盡數查
明報部留作犒賞愈於屢為補牘毫無影響萬萬矣

一項亦明言於部若謂臣或浪擲以市德即欺也即當
受
皇上之顯誅而不可赦者也冏臣亦過計矣又如馬價絕
發莫措置臣查舊例當年發十四萬兩部以六萬
題覆未及其半劄付冏寺遵往請其庫藏有無臣不知
也倘該寺不應發部亦不應劄在部不在臣臣何罪
馬況該寺所收者外解之錢糧也今日無錙銖明日
可千萬今日倒囊應邉臣之急明日按冊索外解之

數不患於無措也豈若臣之千難萬難始得此些須
之報可一經斷發便自無可控告者乎冏臣亦何忍
相若以至於此也夫臣所守者
皇上之封疆也所
請者求為
皇上保此封疆也
皇上用財之道正宜如此如必以慎重扃鑰便為職掌
瓶之智一庸人能之又何須堂堂經濟之大臣為且

臣奉有
明旨經有部
題領為禦敵之用槩以情面浪擲視之則必奉何人之
旨遵何部之
題而後不為徇情而又必作何項使用乃不為浪擲也
必謂臣一錢不
請即可以捍強敵衛危疆也此則冏臣能之臣實不能冏
臣今往撫川中矣想自有此神術抑何不一試於遼

以釋
皇上宵旰之憂也又有說者冏臣曰宣舍其應得之年例
遼舍其應有之撫賞各有六萬之
請夫宣有年例而外
請六萬也尚主事李虞夔二萬兩之解遼則無年例也可
以撫賞為年例乎無論撫賞自撫賞馬價自馬不相
干也即謂插酋西向便可那以買馬倘再至索賞而
部不應又將買馬以償之乎如以撫物或有濫忍撫

銀宜有剩餘自當另作一番查核不可使借此以塞臣
請也向臣之意不過謂此項錢糧大家言其虛冒便可使
以此挾臣抑不知臣固視為貪泉之不可飲而毫無
沾手乎向臣謂臣盛氣淩人臣不知也臣但知以
皇上之封疆為重以不得所
請而恨
皇上之封疆為憂不知照管吏胥情而無求不應而浪擲
喜錢為職掌也向卿自謂虛心相質臣亦謂言有過

激事宜直陳亦願虛心相質也竊恐見者不察以臣
真為額外
奏討此後絕口不應則違危矣用事不避斧鉞再為剖
析如此惟
皇上垂察焉臣何任惶悚待罪之至
崇禎元年七月初九日發疏至京為督師袁所阻止
未上

邊餉久絕敵信告急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邊餉久絕敵信告急人心就危萬分難事頃臣接
得關外糧儲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王楫揭帖為患
病不能供職事內云卑職自筮仕以來百苦俱嘗七
尺獨壯無不敢冒之風霜無不可服之水土間有微
恙旋即痊可數年不知一病也不意受事之後京
運寥寥支應無策每一啟門而索月餉者索馬乾者

索鹽菜者蜂擁而入瞋目而呼悍悖獰猙之狀職實
不堪然猶意旦暮餉到脫巾之禍可免近得領餉委
官之信俱云外解到京封貯以待宣大之急諸軍一
聞此語不勝驚惶以為
廟堂之上急宣大而緩關寧無復支給之望群情洶洶勢
在必逞攘臂一呼恐不止如薊門之結隊矣職為此
憂懼填胸飲食俱廢數夜不寐冷熱交作岌岌乎有
性命之憂洵非藥餌可調治者呈乞慨賜代

題放歸田里等因呈詳部堂外揭會到臣人準寧遠總
兵朱梅塘報為夷情事内開本月初五日準前鋒祖
總兵塘報初四日申時據署前鋒中營都司孟道報
稱本日午時據中軍韓大勲呈據撥夜朱有功從東
接獲東來投降西夷蟒官代等三名騎馬二匹騾一
頭各帶弓箭撒袋腰刀沿撥押解到職審據官代供
係西夷囊虜下達子自失囊虜時投奔
天朝被東夷截去與四王子做部落在懿路住因無食患於

遼東疏稿　卷之四　十三

六月二十九日撇下妻子自本地起身從十方寺出
牆踰大黑山進境投來又供說東兵造做戰車每四
人做帳房一頂每二人打長鎗二桿意內七月內要
來西犯搶說要攻松山塔山有四王子分付到去城
三四丈掏洞扒進去寬城等語具馬匹今在剛原牧
等情又據前鋒中營都司孟道塘報內稱本月初六
日據原差紅旗降人高得功等回營稟稱初二日從
小黑山出牆哨至中遼河對黃泥窪地方看見一帶

俱有野火等情各報到臣該臣看得遼左用兵十有
餘年餉未有如此之匱者時已孟秋四月之餉尚未領
完補牘而
請業已再三徵獨人疑其煩即
聖明亦或謂
嚴旨之下必無不發之餉矣何屢瞎乃爾抑知其稽遲至
此乎臣身任封疆職司撫綏凡百軍士饑者待食寒
者待衣一有缺乏莫不曰有撫臣在必為我代

遼東疏稿　卷之四　十四

請又必曰有
聖主在必不為我等恕視今延頸跂足數月不得一霑被
也則又曰是撫臣之忘我也是宜
請而不請也何餉之宜來而不來也不然豈具
聖明在御視萬民之饑渴不啻一身之痌瘝獨忍遺我荷
戈前茅之士乎頃決之
命屢下告回之士雲集臣諭留之不得也又見關內地居
其緩餉反獨先關外地居其急餉偏獨後皆思入關

為休息地攤訴疾病求省父母者殆無虛日臣不免
拊心自疑是臣誠不足以達
主知信不足以孚上下也曠職已多負疚為甚其何以撫
此一方軍民而靦顏冒其上乎日夜焦思心惕有狗
馬之病一身頓發呻吟牀褥十有五日而未止即欲
引病告退不意餉司臣王楫已先具呈求歸矣則以
新餉已到庫貯不發
請餉無術人情洶洶勢不得不出耳嗣接鎮臣朱梅塘報

報又見敵造車梯作帳房制長鎗喂馬匹謀穴地而
入也已探有野火在黃泥窪等處漸次逼來朝夕突
至俱未可知其為毒益深而計益狡矣秋禾告熟棲
畝被野冦來就食寧可為恨所帶馬步勢衆多傾國
為難即士飽馬騰諸需俱備尚未卜勝何若乃五六
月來曾有一馬之價一軍之需到遼鎮者乎猶謂餉
如其數軍無枵腹其效死勿去也曷意屢呼不應又
若此此中士又安得不垂首喪氣怒目睨視以脫去
尺伍之為快哉語曰君無財士不來夫此拋妻子棄
坟墓披荊棘犯霜刃者誰不自有其身而獨肯捐之
以與敵爭一旦之命死則為無定河邊之骨生則為
萬里從征之人也又見此含生負氣誰不享室家之
樂遊光天之下者我亦
聖朝之赤子未審還首卯於何日而徒嘆一飽之無時嗟
塞草之旱枯也尚忍不為動念哉臣憶度之主計者
必曰宣之事方急何暇顧遼臣前疏不曰遼係新餉

宣為舊餉乎且遼事安知不更急於宣乃損遼以應
宣也又必曰遼有逾額之兵吾按舊餉而發出入在
我遼之兵不脫巾無慮也夫遼自用兵以來誰為之
設安得執少者為額多者為逾額也非歲以分防漸
遠議增兵二萬奉有
明旨部劄餉司矣豈自劄而自忘之乎若內不允增外亦
必無增已允之增之矣奈何仍以前餉為辭也即謂
兵不皆實餉有冒支亦必真見冒者雖有的數而後

可無縣坐以虛數而不給之理也倘冒一而扣百一者未見其顯誅百者并受其騈累凡百軍士誰肯甘心焉如待其閒煞語難彼時責臣以不能撫循之罪臣即不難以身塞責如此

封疆何也此亦未嘗設身以處臣地耳倘設身一思覺其艱苦危險不異於臣則其百為呼籲不肯姑待之情亦必倍急於臣矣臣竊謂冗蠹可以漸清不妨日為減削以就額健兒難以久餓奚可過為遲滯以滋操脫

冤至之無日軍餓而不起臣不能為

皇上保此一塊危疆臣身必死或以臣不識忌諱意在要求罪亦當死等死耳與其不言而以事死無寧言之而以罪死故敢因餉臣之告病并塘報之急信輒為不擇音之請以再瀆

天聽也伏祈

皇上察臣情非虛謬言無過激特

敕該部立刻查發以活此數萬軍民之命即以奠此億萬無疆之基臣何任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七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畢自肅所奏軍餉告急著該部即火速湊發不得再延

請餉發抄副啟

胡虜并急支吾為有耳目者具見矣乃虜尚有款之一說東則惟戰之一途顧急虜而忘東何哉遼係初復荒殘之區人無見日之儲凡百資給俱仰足於貿易物價騰貴又非宣雲之比乃至三月無餉今轉至四月矣一聞清汰之

命人人皆欲告歸又欲得其見糧以去肅慰諭無術只得補牘以請餉司屈於無計慮有脫巾之變具文乞休

敵信復岌岌也肅又不得不為此不擇音之呼矣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官此地者亦人臣也獨使至於此極不無北山之嘆其如遼事何哉且自肅濫遼撫所為呼馬匹呼軍需呼犒賞者亦不啻唇敝頴禿矣嘗見發一馬匹一軍需一犒賞否至軍士見月之糧而亦不獲也肅將何所藉以保危疆哉今凡有位者俱言虛冒言清汰矣肅竊謂餉在清汰之後者可按冊而減也在清汰之前者不可縣坐而無發也以減餉而得者可省百千之全錢以吝餉而不發者且閃萬里之金湯不然肅豈無人心者所冒全錢抑入何人之囊橐而肅甘代為陳乞也且肅亦納有邊餉者忍令滋自家之膏血以填無窮之谿壑乎肅願當事者以發餉為急以減餉為緩又當以

封疆為急以積貯為緩則以清汰固可徐圖狡寇勢不姑待且肅方日日稽核其為清汰固已多矣但願早得餉以安定此人心耳事有難易係有重輕無謂此

為肅一身一家之事疑肅有所護敝而不忠也用敢披瀝冒昧數陳仰祈崇鑒臨啟何任激切戰慄之至

崇禎元年七月初九日

塘報
為塘報敵情事據駐防覺華島出哨三岔河水中營
參將張斌良左營參將汪子淨右營遊擊謝尚政參
（諜）梁以誠報稱六月二十八日在牛莊東岸據差去細
作接來難民各稟稱探得王子八人商議船兵在河
加謹隄備已令各城堡速縣樓畫（夜）防守仍催點各部
落喂馬釘造鐵甲約於七月十五日用駱駝馱大砲
兩岸夾攻戰船又用木槽船打魚艇幫聯順下三方

齊攻約七月二十八日將老婆孩子盡數往西不攻
寧城只坐守莊家直抵閣門或搶船進閣死活做一
（場）等情該職看得敵欲再犯畏我襲其虛故先攻舟師
勢所必至若以槽船魚艇聯幫而下此不及曹瞞之
赤壁職等因風推之若拉朽耳至以駱駝馱大砲兩
岸夾攻則又有代謀之法布置已定日待其來推乞
嚴諭各城堡加謹防範務收萬全等因又據前鋒中
營都司孟道原差撥夜高九功押解東來真夷虎二

漢納四等三名供稱東兵每牛鹿造戰車一輛又做
鈎梯攻具差達子密探錦州有無築完如不完在七
月初十頭徑搶錦州若修完待八月內要來犯搶等
情又據本官接獲回鄉難民報稱東兵要在七月十
七日渡河各塘報到院據此看得東兵入犯向以堅
壁清野之策屈之今其以無食自遁耳今則因糧於
我矣使得坐而困我主客饑飽之數且倒持而授之
即我之各城步兵或可自守而縱橫掠取恣肆無忌

其將坐視乎驅兵使戰而馬兵僨之不免單弱為慮
兼月餉久稽加以饑餓之虞雖本院再三勸勉諭以
忠義感激思奮而終難以畫餅止號塗馬破敵矣又
又督師新舊相代一欲移駐以西行一尚在觀木東
發將士或多觀望後勁將以誰屬伏乞貴部注意封
疆速賜代
題將本院屢次疏
請餉銀馬價軍需犒賞等項急發接濟仍令新督師刻期

到關料理諸務以張撻伐而壯聲威遼事或有濟乎

為此理合塘報須至塘報者

崇禎元年七月十八日

東信旦夕告急軍戰守俱難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題為東信旦夕告急軍防戰守俱難謹為瀝陳仰祈

聖鑒事照得前敵之來也以有所覬也其遁也以無所獲也於時於事在我禦之之法宜如此也今時移矣事易矣仍執前法勢必不能故臣思所以進於此者如在火焚水溺中日求救濟之具若須臾不可緩豈臣故為無益之呼籲哉誠有見於今日也乃臣屢為請

餉而餉不獲屢為請馬而馬不獲且不以為額外之索即以為塞責之文疾痛不關誚讁是及亦已甚矣

雖奉

明旨或令立刻撥或令陸續湊給諦觀數月曾無毫厘應付今敵又告至矣單價如故既無一可與敵敵田禾遍野又無一不與敵共欲為堅壁而閉門自固是拱手而費盜糧也欲為清野而刈芟自甘是卻步而貽敵笑也臣此時真戰守茫無定著矣靜言念之是臣

自悞乎則臣之大聲疾呼業屢達於
帝聽矣非臣自悞乎則誰實籌危疆之鎖鑰而捍閫外之
制置者頃自東來者俱言敵做戰車鉤梯攻城器具
甚多而堅所製盔甲皆厚重倍常以窮我砲力之所
至且彼地今歲播種甚廣皆就成熟不患賫裹無資
又欲盡發其衆以步兵圍城以精兵西掠寧遠入關
定要大做一場死活從
天此其氣甚惡而毒甚深知非誑矣目下杏山方在修築

路當敵衝臣以甎料難辦遂多覓石匠取石包砌不
無荒廢只以堅速為主多發主兵幫修今總鎮朱梅
親駐其地數日為之料理及敵未渡再添一重藩籬
是亦一助大要在月之廿五六可完未知敵肯我待
否也又臣前欲練田車取其輕便易旋與之併力原
野無奈價無從出零星買辦得數輛遠未即至暫就
近地搜尋三百餘輛發兵四千置之要地以備衝打
亦須十餘日方可就緒再諭前鋒鎮將相機設伏挈

斬零星剪其鋭卒而嚴督所在軍民查其田禾之先
熟者速為收割但不無須其日至之時并總之於不
能戰之中求為可戰於無可守之地求為可守畢臣
智力以從事倘借
皇上之威靈與帷幄之指授際此
天厭兵兇之日或可儌倖一弊無大令得志以去未可知
也然此時所最急者莫如餉所最得力者亦莫如餉
頃臣於十九日晚接司餉臣王楫手札云四月餉餉

銀還須七萬纔可補足而五六七三月則全欠矣班
軍鹽菜該三萬四千餘兩馬乾自三月至七月共欠
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部堂置之不論且曰所欠關外
者止六月一箇月餉耳群情已憤禍亂已迫當事者
不知何主意略不垂憐楫前世作孽今生該遇此事
但一身之性命猶小
封疆之貽禍甚大也臣讀之未竟毛骨震悚不自知此身
之在人世矣夫臣日日延頸西望惟冀旦夕餉至可

借以鼓諸軍之氣不意杳然絕發若此臣於十日前
得中右所貼甘心餉臣之匿名帖臣謂此饑軍無奈
之語姑靜以待之越數日復有匿名帖在寧遠鼓樓
前并欲甘心于臣暨糧廳矣臣一見付之祖龍對家
人絕口不道又靜俟旬餘日軍饑益甚敵信益迫倘
此諸軍果乘敵來共為有司莫告之報臣與餉司糧
廳庸得保有首領乎臣舉家性命寧復有孑遺乎臣
即不敢借敵作要挾之語而月餉實實久缺軍情實

實變動且得喋不一語乎此時罪臣可也殺臣可也
獨惜此十餘年久逋之兇寇門外一重之藩籬再令
決裂大壞主計者即不為諸臣身家惜獨不為
朝廷封疆計乎已矣臣言止此矣惟以此身聽命於
皇上矣伏乞
皇上速勅該部立查餘銀之在庫者盡數催發星夜出關
早蘇數萬軍士之困而并丐諸臣以餘生再催新餉
臣即日就道今聲言齎犒賞數萬兩以待有功諸軍
聞之必歡聲若雷殺氣自張於以寢敵驕而制勝算
端有賴矣臣昌任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敵信告急兵餉缺乏該部即火速湊發勿使憒竭悞
事責有所屬欽此

軍丁鼓譟甚酷疏

巡撫遼東畢自肅謹

奏為軍丁鼓譟甚緪打職官索餉謹具實奏

聞席藁待罪以聽

處分且敵信過河懇乞

聖明急發兵餉速催新撫以消內變以靖東䇿事竊照閔

外軍丁缺餉四月積欠至五十餘萬脫巾之變勢必

一逞業已屢疏題請節奉

明旨督發而戶部漫然不應則是路人視邊臣委土視危

疆也是以臣前疏冒疾聲大呼謂臣一家性命不足

深惜如

皇上之封何然猶望餉銀旦夕可至可救目前之急無奈

戶部以為過耳空談總無解發之意果於七月二十

五日黎明時候衆兵露刃一齊吶喊脅臣與總鎮朱

梅理刑推官蘇涇淳管糧州同張世榮都司王家楫

於鼓樓綑綁打傷逼要四五六七四箇月餉銀且臣

勅書旗牌令箭俱被損壞署中什伍蕩然一空文卷俱已

粉碎妻孥奔竄逃匿無所殺人縱獄勢同反叛臣計

寧城十三營兵丁二萬二千餘人每月約該餉銀四

萬餘兩四個月共該一十六萬有奇道臣郭廣以新

任得免於難而擔當甚勇解救有法臣與鎮臣得於

死總皆道臣力也又搜括庫藏勸借商民共得銀錢

五萬餘兩尚不足兩月之數諸軍必欲逼臣全完方

行解散道臣又復刻立銀票一錢五錢分為二項用

印鈐蓋給諸軍通行各或易銀錢或易食米許以到

照數抵還軍民稱便然僅可算完兩月復多方曉喻

方解歸伍且亦止一寧城之兵耳在別城者尚有七

十二營未見分厘也如乘機思變臣之肉其足食乎

向使戶部早有接濟何至今日禍起蕭牆目今內亂

既作敵之戰車已至河邊不日將抵城下雖錦州城

工六月告竣松山城工七月二十五六等日告竣藩

屏已設軍需無湊則邊事必至決裂十餘年可恢復

之功恐隳於一旦矣伏乞
皇上軫念安危介在呼吸亟
勅部不拘何項錢糧湊發五六十萬差官星夜儹運前
來給散解救急迫弁催新督臣袁崇煥作速出京兼
程來寧安撫防禦庶內變可消而外患可杜矣然臣
又有
請焉臣不能彌變於未形而使士馬有飽騰之樂又不能
定傾於已著而使倉卒無庚癸之呼臣之罪不容於

死而臣之位已不能一朝居矣惟望
皇上乾斷治臣不能彈壓之罪而賜之顯戮以諸軍或憐
臣變起索餉情有可原開一面之網而亦以罷斥之
薄罰統皆
皇上再造之恩也今臣體被傷已無完膚臣心昏亂不省
人事節鉞既已褫辱軍民無輯安敢信沓來又復臣
測是惟
皇上自為社稷計速簡才望撫臣令之刻期到任受事或
念道臣有倉卒濟變之才不至有誤軍機令之暫攝
印務調度兵馬俾臣生入榆關早歸骨骸得一日苟
延亦荷無疆高厚矣至於朱梅等恐亦不能忝竊軍
民之上所當一併罷斥另行推用然而非臣下之所
敢知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為此謹奏請
旨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奏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軍丁鼓譟變出異常近雖解散反側須安畢自肅還
策勵料理其中一切事宜俱聽新督臣條奏定奪關
外餉銀已發過二十四萬兩以後務要

〔明〕黄宗昌撰

疏草三卷附録一卷

清康熙刻本

疏草序

黃侍御疏稿序

國家之氣運類默有
王之者而惟卓識遠
見之士能救禍於已

形防患於未至此非
有骨鯁不避危難正
言讜論奮不顧利害
以其身捍名教而正

疏草序 二

國維者不能然也當
懷宗時禍中於奄人
巨憝既誅璫焰猶熾
天下之勢固岌岌矣

而中朝之朋黨日尋
牛李之怨至興黃門
北寺之獄君子小人
迭爲消長聽斷不明

遂以亡國悲夫徐孺子有云大厦之傾非一木所搘反覆斯言可為流涕者矣侍御

黄公自為令時即與璫忤在言路首糾殿功矯僞劾奏六十餘人既而削溪方謀柄

政公抗疏糾之又糾烏程於閣訟之日批鱗折角窮其根株櫱牙諤諤不少挫邪蠢

鴟張思以危法中公公杌揑且十年壬人先後柄用而國事已不可為矣嗟乎推公

之心常以進賢退不
肖爲己任欲先事消
弭措國於不傾之地
者人主用人一不當

而危亡隨之徒使天
下後世追歎以爲知
言嗚呼此豈公之心
也哉昔張文定公作

老泉墓表特載辨姦
一篇子瞻謂知之盡
而信其然決不可没
於後世者以此今黃

公疏草十餘皆有裨
治要而其大者卓識
遠見實與氣運相終
始余故表而出之使

尚論者知所考焉則千載下又可以得公之心也已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虞山年家後學歸允肅頓首拜譔

侍御黃公奏章序

嗟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関一不慎存亡係之矣詎不重哉朝廷上日思進君子退小人乃小人卒日熾者以其援引詭密營緣也習巧以蔽人主之明使君子之言不入而卒不獲見知於一日也悲夫求治之主思得君子而用事不謂不切乃使之當前不御乎御史為天子耳目臣

既再之目之矣言即不當異尤
况愷切之辭易辯也人臣至
不避斧鑕犯當事之忌豈甚
不才乃不見察豈非天哉逮生
也晚未獲見朝廷盛事歲童

時聞黃御史敢諫有無行詞
臣疏直斥奸邪一時重其手
采者多為危懼曰是獨不為
逆璫之祠者也是之事數侵權
相者也危哉前彈溫體仁者

已詣獄矣是不避甚相隨入獄
乎既而以大慶得薄罰曰幸也
既而曰是必不免後果於黃公
為其繼母再從斧及羅歸其
得數見之持見既大氣宇台

大故義言舉事出尋常萬上
竊維斯人不使在朝廷天下事
甚可知矣常以自憤慷慨其遂
公車隊至京師黃公所彈之
人已再入相矣以所見證所聞遂

不禁喟然嘆息有以夫黃公言之不入也再入相且令督師彼何人斯信之任之觸其鋒去斥之杖之至於亡焉悲夫章奏國之紀也其用與否氣運系之

人臣入告苟事非切實辭不條達少懇摯不見納固宜黃公指陳則切實也條暢其言又覆盡義肫懇至矣如糾矯偽閣票逆孽蒙面辨通閣諸奏

何其快人心目亦而票擬朦朧那移批非所答言在不得不納而終亦不納且陰忌之蠱錯之至岷藩一案經年不決黃公至則發謀燭逆持紀於羣紛委謝

中決大獄定王嗣守經斷義辭慷慨也曰因人成事乎因人亦誰也加諸黃公楚人士豈盡口陂因人亦且自慚手書相慰是安可誣哉處其入而直言欲

中以事則不可得故抹糊以爲忘嗟乎天生君子際求治之主不使洲無濟變乃總國於斯人之手是焉耶此豈其窮陰極晦固斯人之一時興亡則既定也假之使亂之乎雖然百世而下其何逃於著書立言者之筆斯益以郭之矣曉閨從甥宋璉謹序

疏草卷之上

目錄

糾矯僞疏

糾闖票疏

矯僞指名疏

振法紀勵臣工疏

糾逆黨遺孽疏

和衷疏

再糾僞官蒙面疏

蒙面指名疏

舉所知以儲顧問疏

糾惡紳肆刼都門疏

糾無行詞臣疏

回話疏

論典試關通疏

疏草卷之一

東海黃宗昌

糾矯偽疏

題爲矯
旨不可不辨偽官不可不剛謹直述
殿工加級時日以仰祈
聖斷盡屏回邪事臣以東海監候叨中壬戌進
士謬領衝令六載於茲每聞

國步艱難徒抱杞人之慮苦心自茹上達無
繇今值我
皇上龍運初興拔臣言路正臣得展朴忠之日
他如細事姑不暇舉謹擬大惡不赦世界
必不可有之事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權奸大惡無如矯
旨人臣玷染無如偽官矯
旨雖細法所必誅偽官雖贊千載共棄況巨惡
業已服其上刑彼偽官者尚容一日苟於
唐虞治庭乎逆璫竊弄
國柄陰謀叵測屏除異己誅夷善良彼豈一
旦而無忌若是率繇懷祿固寵之輩阿諛
苟容當先而逢遂駸駸然有以侈其好大
喜功之心因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幸我
皇上大聖挺生彼逆安排未定若稍緩時日倖
進之徒津津不已逆之濶視大步尚恐言

哉如寧錦報捷不過敵人解圍自遁非能
斬將搴旗復有寸土乃虛張聲勢命爵論
功即
朝臣一毫無與者皆陞官廕子
賜幣賚金濫至百餘人
國家名器盡爲逆璫收羅心腹之物然此距
先帝升遐之時尚有仰日雖欺罔擅行猶曰
禁勿之事誰敢與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於

三殿不日之成一欽尤亘古所無據聯示外廷
先帝賓天乃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八月
二十一日詔
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
詔之理總曰
彌留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則不聞此日召我
皇上付托大寶及
命大臣申諭軍國重事而乃諄諄以不必緊要

之事加恩於虛糜官爵不必緊要之臣以
爲一大
顧命乎此薄海內外人人所不敢信者也蓋逆
璫此時雄心正熱向後步驟自有安排故
預先竊命論功結要心腹蒙賞者大半非
乾兒義子即稱功頌德之人他日欲有所
爲取之左右其手其心亦太不良矣今首
惡旣磔燕巢當殲凡加銜陞爵諸臣出自
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
皇上官也恩典旣失猶戴僞器以立於我堂堂
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喪不可以稱人矣即我
皇上久已燭其肺肝惟不欲顯暴其罪狀曾
傳諭加銜者各使辭免已於優容之中明示其
厭薄之意乃諸臣不自引退徘徊戀戀如
保故常甚至蒙面喪心操戈反面欲混於
正人君子之流以固位者有之是欲自掩

欺人以欺我
皇上也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將加銜僞官諸人勒令各各引
退得自投閒廢清明之世不至點辱
朝班任彼分污於草莽蓬蒿可耳臣以新進
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伐可緩第在昔
肆虐之時則宜倡爲保元氣之說以與逆
璫抗在

今日明不諱之日。邪氣不盡。除恐元氣終不可復。故于始進時。不能隱忍。輒敢披陳。蓋臣自去秋分較之後。目擊其事。抱此忠憤。久鬱於中。乃獲盡言如是。第事關衆怨。言出禍隨。臣既以此七尺許國家。罔暇他顧。即通身受禍。罔所不辭耳。伏乞
皇上鑒納施行。臣無任兢禱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叙工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與殿工無涉者。都着查覈以憑裁奪。該部知道。

糾閣票疏

題為臣疏直糾矯偽閣票擬以冒濫詿再疏
糾明伏懇
皇上大賜乾斷立燭模稜事臣待罪衛邑尺五
天南於凡吏治民生
朝常
國是見聞頗悉然尚有待以敷奏未敢遽陳特於邪正之大防消長之攸係否泰治亂

之大機不容姑待者故于進身之始先舉
以
聞蓋臣素性戇直中懷鬱憤不暇逢迎物情甄別禍福乃於前月二十七日恭奏矯
旨不可不辨偽官不可不刪一疏其意以為當今大事莫過於此竊欲附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于本月初一日奉
聖旨叙工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與殿工無

涉者都着察覈以憑裁奪該部知道欽此

臣思前疏惟指逆璫擅行矯

旨多官頂戴僞銜故舉其叙工時日彰明較著者而言之自始至終通篇惟此一事並不敢以駢枝贅辭輕瀆

聖聽蓋意原非糾冒濫也謂冒濫者固可誅即非冒濫者而授賞于此時是誰賞之耶亦非糾與

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涉者固可誅即與

殿工有涉者而命官于此時是誰命之耶蓋冒濫之罪猶可商矯僞之罪不容誅耳臣句日來仰見我

皇上祀

天禱雨有成湯桑林之應

兩宮大禮有文王河洲之化盛典頻仍萬機不輟凡有章奏自宜發票閣臣臣今所奉之

旨閣臣票也臣披肝瀝血不避忌諱輒糾此大奸不道之事而閣票乃以冒濫二字槩之亦與臣立言之意大不相蒙矣如臣果爲冒濫發疏則邇來加銜加爵冒濫非一人叙工敘賞冒濫非一事皆舍而不糾亦何必舉此叙

殿工者而汲汲爲拚命亟請爲也夫臣疏所糾

若此而閣臣所票若彼竊有以啓臣疑端矣得無閣臣平日稱功頌德戴逆惡爲二

天一旦失其怙恃見臣所刺有隱隱心動者耶得無前日所出之

旨閣臣與逆惡表裏爲之故見臣之疏囁嚅而不敢出口以自護其隱痛耶得無力庇其所私狐兎之悲切香火之情濃耶不然何其判然不侔若是也臣竊見邇來閣臣席

不暇倭皆以言去嘗嘆所去者固非純忠
謀
國之老然以一揆地爲遽慮甚非所以
君臣歡洽求治之道萬一居言路必於此斟酌
不敢求多爲今
奏者大惡不赦之條而票者乃毫無干涉之
語是豈小事糊塗乎又何怪乎言者不日
相尋而至也臣願
皇上加意于閣臣所擬進票
旨或于原疏相蒙與否及其事情輕重相副與
否是是非非或可或駁務令勁竪脊骨大
張眼界以副其平章之實則奏報合情上
下相應天下治平不難立致又願閣臣念
聖主挺生不易各各攄其忠悃免副
明時使異世而下稱爲賢輔豈不休哉臣因又
爲閣臣效他山之石者如此伏惟

皇上簡臣原疏特行申諭毋使再持兩可模稜
則
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
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矯僞冒濫就中無甚分別黃宗昌倘
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出不必爭票擬

矯僞指名疏

題爲欽奉

聖旨指出矯僞事臣前有臣疏直糾矯僞閣票

擬以冒濫一疏臣意謂逆璫於我

國家變故之時乘機矯

旨賚叙殿工結要心腹

旨既屬矯官亦屬僞而閣票槩以冒濫二字殊

與臣意不蒙故臣具此疏似謂此四字不

可合爲一義也復奉

聖旨覽奏矯僞冒濫就中無甚分別黃宗昌倘

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出不必爭票擬欽此

臣於是更感我

皇上聖度如天

優容言路臣顓如此而猶不即加譴呵

曲賜誨諭夫臣亦何敢爭票擬也第章句腐儒

拘泥字義謂矯僞之罪應浮冒濫之上大

哉

王言包含廣大謂矯僞之罪即在冒濫之中今

奉

旨指出臣敢不仰體

聖意葢臣之始疏所以不指者非有所避忌謂

殿工一叙具在該部一察覆而瞭然也且臣原

只糾其事非能盡憶其人既奉

明旨謹察去歲邸報所列諸名不敢溢一不敢

遺一一一爲我

皇上指之則黃克纘、白所知、范濟世、董可威、張

曉、曹爾禎、張我續、霍維華、邵輔忠、吕純如、

趙綖、劉遊憲、王之臣、王之采、袁可立、閻鳴

泰、許宗禮、李夔龍、吕圖南、張九德、張文郁、

郭興言、陳維新、楊維新、楊文岳、楊所修、郭

興治、張惟一、段國璋、潘士聞、王鳴玉、何廷

樞、張樞、王珙、張素養、陳王庭、倪文煥、蘇兆

先邢紹德、王時英、汪裕、何可及、陳翔輔、趙
胤昌、汪若極、張文熙、李應薦、李思啓、曾應
瑞、袁鯨、梁炳、安伸、李應公、王大年、晏春鳴、
智鋌、單明詡、朱國盛、田吉、許駿聲、李春茂、
諸臣等是也夫是諸臣者立身各有本末
人品或自不同其中固不少廉維盡亡乘
機希寵以此爲功名之會亦豈無二三好
修之士誤爲逆惡所加夢諸臣所奉之矯

旨同則其爲僞官也亦同豈以印纍纍綬若若
者眞
先帝物居之而不疑耶況
先帝騎龍上仙諸臣即日謝恩受爵自古以來
有此世界有此事理乎奈何誇爲固有揚
揚得意以假爲眞以辱爲榮哉及我
皇上有許自辭免之
旨煌煌

天語充耳不聞反覺僞器有香招搖都市臣節
如此安能令臣不以自簡從事也抑臣非
苛求於諸臣者敢平心與諸臣質當叙功
之時固有在京者在差者在籍者之不同
即奉
旨辭免之後有辭於先者有辭於今者有竟不
辭者之不同夫在外或出於不知猶可言
也在內者其何說在遠之不辭猶可言也

在近者其何說伏乞
皇上或勅該部查免或令諸臣自陳如再有頑
鈍無耻係戀難捨者許臣仍疏糾參以憑
聖斷臣于是有感前時之部覆也獨免於部屬
以下者而寬於省臺以上者何也豈部屬
以下者爲矯而省臺以上者獨眞耶臣更
有感於諸臣之辭也獨請辭其銜不忍辭
其官何也豈盜竊人贓主人覺而捕之僅

以贓還主人遂脫然爲良民耶合無諸臣
東身待
命聽
皇上之獨裁或盡行罷免或念平日有一二素
履無外者准辭先銜與收後效又我
皇上法外之仁非臣之所敢言也
崇禎元年五月初十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所指矯僞人數太多雖據所見其中
各有本末不必槩詆該部知道

振法紀勵臣工疏
題爲法紀凌夷不返人情一律波靡有辜
聖明獨勵之心無以仰承更始之化伏乞
嚴勑百執臣工改絃易轍極力擔當實心任事
一洗蒙憒之積習以佐
維新之盛治事臣前有疏指出矯僞奉
聖旨覽奏所指矯僞人數太多雖據所見其中
各有本末不必槩詆該部知道欽此

皇上業許臣以非無據之見矣但謂不必槩詆
者亦非謂臣之槩不必詆也臣奉
旨浹旬見紛紛辭銜者俱得徼蒙
溫旨淵微
聖慮誠未可闚臣姑靜聽以有待不敢遽行補
牘以瀆
宸聰顧臣以言爲職者也當言不止一事若使
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是爲自欺爲欺

君臣所不敢也況遇
聖明不諱之
朝而臣反默默處此乎臣聞春夏秋冬四時
代治盛衰與廢理有固然盛衰者運也轉
移之者人也蠹不幹不新剝不復不反聖
人于治亂之際不能必其常治惟善新之
而已我
朝自

二祖掃逐元孽再造區宇一代紀綱法度酌古
準今兼善百王而一時臣工亦無不淵冰
凛而欽翼承者法以人維人以法勵也無
奈承平日久弊竇漸生文恬武嬉養成頹
俗循至逆璫竊柄百度氷澌三綱瓦裂天
于是篤生我
大聖人起而新之反士子于衣冠出黎民于塗
炭陰霾盡解宇宙重更

再造之功直與
二祖比隆矣比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旰食宵衣孜孜求治修省回
天召對法
祖蓋無一念不允叶
天意無一事不愜當輿情可謂極其憂勤極其
明聖矣固宜治隆于上俗美於下而以觀
于今何如也政事之頹隳如故人心之泄

沓如故兵民交訌盜賊充斥徵發則無兵
轉輸則無餉竟無以釋
九重宵旰之憂者蓋法紀敝而相沿人情靡而
難返賢者姑息自怨不肖者利于所行悠
悠忽忽已非朝夕即欲自振勵人以爲異
已爲矯時功不補于
朝廷嫌已招于儕輩故寧負于上難負于下使
我

皇上終日乾乾而世道未泰者此耳臣請盡言
無諱可乎如綸扉重地
皇上旣簡
天卜之矣一時夔龍稷契疏附後先固多抗直
守正毅然敢任之名賢亦豈無柔腸媚骨
失足呈身脂韋于前慣慣于後者乎體無
完膚尚甲顏而戀津要身爲射的猶角口
以肆玄黃此廉恥之維也喪則矜式何以

具瞻也耳目之司
皇上旣懸鐸求之矣一時宏議讜論嘉猷嘉謀
固多不畏強禦慷慨敢言之鳴鳳亦豈無
背公植私陰挑陽激乘機修隙濫薦示恩
者乎居身不淨羣小反效朋趨啓事不公
聖明漸生厭薄此衾影不能無愧則獻替何以
事
君也銓選以人事

君弓旌遍及將在野無罣戾但令陳薪方積宜
如何疏通職方正在用武苞苴一絕卽九
邊無債帥而今干城所寄豈盡憑掄擇秩
宗有未興之禮教度支有未塞之漏卮水
衡多濫費之材爽嫣有不平之獄館選
盛典也今日庶嘗固卽異日之公輔遞傳衣鉢
久成貿易之規夫始進旣不光明何以儲
鼎鉉之駿業考選重事也名雖谷訪實多

援引之私交截俸參差何無畫一之法且
一谷而分數考殊開苟且之弊端至於外
吏玩愒益多在上者或表之不端無以示
正巳率屬之範在下者亦鼎之不惜幾見
夫愛民急上之人以至脂膏盡于閭閻筋
骨疲於驛遞撫綏無法休息何期部伍多
紙上之虛名潢池有弄兵之赤子清汰不
聞消弭無術諸如此類未可悉舉總繇人

情積靡而法紀㱣夷所致也臣以爲轉此
亦不難天下事在人爲之耳非挾山超海
無難能之事即赴湯蹈火亦致身之常柰
何
堯舜之主獨明作于上而一時臣工盡泄泄承
之是居無事則有人遇急難則無人尸祿
位則有人任勞怨則無人也故法紀不振
餙不新人情不鼓舞不奮臣所謂極力擔

當實心任事者正今日之良劑也大臣能
任則無不舉之綱小臣能任則無不張之
目言官能任則無不悉之利弊守令能任
則民隱以恤邊吏能任則軍實以核輔臣
總任其任則天下以平矣伏乞
皇上俯念狂瞽之言或有一得
嚴勅大小臣工各體
聖主勵精至意凡百職掌力遵
祖制務使吞刀刮腸飲炭滌胃陋規弊竇洗剔
無遺則法紀明而人心肅于以上追
二祖達媲唐虞可也
崇禎元年六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嚮來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皆繇舉刺
顛錯激勸無術今後科道官訪有不實營職
業但以虛文應的不時核奏重治以儆其餘

該部知道

糾逆黨遺孽疏

題爲謹叅逆黨遺奸、以佐
聖治事臣聞漢臣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稀、
非其類者、鋤而去之、夫非類之滋害也、固
所當亟爲剪鋤而不容一日緩者也、該臣
先具矯偽一疏、奉有人數太多之
旨、臣固言官也、亦顧所言之人何如耳、其人正、
卽論一人焉而已、非其人邪、卽千百人何

畏焉、故加銜諸臣、自臣糾破之後、先後經
自簡論列、已蒙
明旨處分者、業已去其大半、亦可以見臣之言
大槩不謬矣、乃尚有漏網渠魁、媚璫可據
者、臣確搜之、得五人焉、是可不亟鋤之、尚
使晋于
聖朝、以黜先明之治乎、
一曰原任戶部尚書張我續、糾我續濯穢

者、旣章滿公車、臣不臚列、但以援黔之故
動河南河工京邊銀、或八萬、或三萬、或十
三萬、雖各有款項、而不明言兵數、已屬可
疑、至于搜括府州縣之四十萬、全未開銷
科臣玄默爲推官、署懷慶府事、續取銀五
萬、未見支銷、已奉
嚴旨、察勘處分、胡然遷置之不問、而且起用亞
卿、且尚書、且宮保、四時仕宦、偹于數月之

間、說者謂進助大工者、五千其名、而輦送
于崔呈秀者、其數不貲也、且得力處、尤在
我續一妾、與魏良卿一妾、爲姊妹二人、認
爲聯姻、締交甚密、及氷山失勢、復邀
溫綸、仍僞銜以享盗餉、媚璫之富貴、是不可不
亟爲提問、追贓以助邊餉者也、
一曰通政使岳駿聲、駿聲以背庇張差一
案、被黜原屬公論、及逆璫肆虐、借挺擊之

事、修怨正人、而駿聲遂爲霍維華奏薦起
用、駿聲用而疏一出、于是王之寀被逮、而
鄭國泰遞
朝矣、六品冑郎、不數年而九列、及臣糾疏既
上、而猶冒陞銀臺、此何地何官、而可容斯
人踞其上乎、
一曰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士聞以依附
魏廣微而得考選、遂友戈趙南星以自固、

此已倖人理矣、恐李喬崙發其居官之舊
穢、乃先疏叅之、其叅崙者、即以崙之原疏、
謂其論周應秋當去而不去、呂純如不當
來而來、今公論既明、崙之去、就宜當自裁
其論陳必謙者、謂與王象春同謀併力排
擠善類、而一時正人如孫杰等皆被裝誣
今巳
召還、必謙何以施面顏等語、夫周應秋起用而
曰公論既明、今應秋何如士聞不當自裁
耶、孫杰而曰正人、曰善類、今孫杰何如上
聞可施顏面耶、且較士聞闘闒、後叙頌璫、則
曰
帝賚良弼、庶績咸寧、夫璫固良弼乎、果
帝之所賚乎、則士聞喪心悖理、亦可見巳、
一曰南京總督糧儲侍郎呂圖南圖南臣
不識其爲何如人、但以多年病廢之餘、忽

而銀臺、忽而卿二、非有五虎親家李夔龍
爲之推挽、不至此也、且其在通政時、如貢
生錢嘉徵發逆璫之奸、是何如痛快、乃偏
爲之阻抑不上、而么麼游棍、如郭景等疏
反得達于
至尊、冢臣王紹徽蔑
君父之倫、是何如險惡、乃反爲之力請郵典、而
一時衆正如馮從吾等、槩目之爲叅焰、則

其人之品可槩見巳

一日廣西道御史王珙、珙以權相之婣婭、濫黜台班、首頌忠賢、有曰廠臣緝奸法密、發從前之積蠹、而杜後來之漸危、向後崔呈秀始極口贊美、而倪文煥踵之、則稱頌逆璫之首、圖珙也、及按蘇松時、金壺金瓶絡繹送璫、璫賞差人銀十兩、傳語珙云、用心做官、有我在、不愁官不大之語、差人因

出而誇示於人、長安有耳、無不共聞者、今璫既巳不在矣、則珙之官宜何如也、此五人者、在我續侍錢神之有靈、蒲栽埼里、尚擁郿塢以自豪、在駿聲等認魑丸爲可實、一葉欺人、有若虎頭之自蔽、伏乞

皇上鑒臣不謬、立賜施行、應提勘者提勘、應褫斥者褫斥、庶班行清淨、邪正分明、則非類之鋤、即嘉禾之殖、于以所關非渺也

崇禎元年七月十三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張我續着革了職、援黔動支銀、戶部將原勘開銷數目、再行察奏、岳駿聲等四員、吏部看議具覆、該衙門知道、

和衷疏
題爲臣衷貴和、伏乞
聖明申諭、以共圖急務無滋紛爭事臣惟君子
無所爭然、人臣比肩事
君、以諍爲義、人各抱有忠悃、獻可替否、豈能一
一僉同、故有上殿如虎、彪彪自雄者、君子
固不能無爭也、苐所爭之事、有關係於將
來、設此言一沮、

國家安危、卽付不測、如寇準與王欽若爭幸
澶淵、一言不聽、則國難隨之、又如蘇軾與
司馬光爭免民役、一言相左、則民患隨之、
此皆後來利害路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惟期審定已明、憤不顧身義無再計、雖死
諍之、可也、若事屬既往、勢非騎墻、徒因意
見之偶殊、不惜和同之大道、紛紛角勝、爲
堅白、爲水火、其意未始不在急公、其實終
無補益、倘扞格不已其血玄黃勢必滿野
如此、則君子不願有爭臣、前仰見我
皇上平、臺召、對時、因論昔日黔中楊述中李標
之事、科臣許譽卿以爲李標有罪、臺臣毛
羽健以爲李標有功、一時都俞吁咈之象、
在
皇上霽顏以聽、虛懷而兩存之、
下部會議矣、及吏部覆疏、科臣余昌祚又以爲

會議未實、毛羽健又疏贖而申其說、牽連
入
告、將已至五六疏、此三臣者、皆一時名流卓
識、獨行、各抒聞見、志在公忠、惟議論之偶
殊、覺形跡之或異、甲可乙否、語漸鋒鋩、臣
切鰓鰓過計、若于此時不已、必至葛藤可
刪、況彼處撫按、不能蔽其實該部不能掩
其聞、虛衷待之、卽是否不符、奚損風聞之

職非若一李標之用否萬一未嘗則封疆
以之臣子之義有不得不爭者也且今日
封疆多故國用空虛非無事時也以二臣
弘猷偉抱爲
朝廷計畫用人裨益
明時定遠於人十倍何必以此不必爭之往
事較勝銖錙以徒敝此精神爲哉臣願
皇上特諭二臣惟務虛衷毋爭口角則二臣咸

激
聖心以後國是攸賴有不淺者在矣伏惟
皇上俯擇芻蕘賜之施行國家幸甚人才幸甚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功罪須明既奉旨勘奏只宜虛心靜
聽不必爭執這本說的是該衙門知道

再糾僞官蒙面疏

題爲僞官尚多蒙面公論義所當伸懇祈
聖明嚴行洗刷以正人心以維廉耻事臣聞禮
義廉耻人之四維人臣事
君莫重于此若廉耻一喪小則懷祿固寵大則
攘奪篡弑將無所不至且臣之事君如女
之字人精白一心皎潔無玷設此身一辱
義難自新非尋常小過可以猛省悠艾改

圖也臣仰見我
皇上臨莅區宇蓋一載有餘矣以
皇上聰明睿智之資加以宵旰求治之慮宜存
神過化媲美唐虞然而邇來多事天下猶
未平者何也則以
廟堂之上黨氣未除君子未盡登小人未盡放
耳臣自廁跡班行未敢輕薦以市恩私償
切時事乃上矯

旨偽官一疏蒙
皇上鑒臣不謬奉有敘工月濫久宜澄汰之
旨向後省臺屢疏俱奉
俞音或令自引退或下部議處甚
離炤既已分明則魍魎自應匿跡而覯于偽銜
諸臣何如也左藏右掩內實自疚外若罔
聞有只一辭銜而遂自謂脫然無累者有
竟不辭而被人論罷者有年例在逆惡敗

疏草卷上　三十三

事之後借題營謀復入台省原班者有巧
于躲避復謀實陞者種種不一皆以逢迎
逆璫之故竊復為行私圖上之餘謀混入
正流恬不自畏即間有一二請
告之人又苟有不准告病炤舊供職之
明旨而銓部又曲狥情面或題復原官或推陞
美缺諸臣亦遂復招搖自喜安然據之並
忘其從前之醜態矣夫石與王並隊有目
者知其頑猶與薰同器有鼻者觸其穢諸
臣之寡廉鮮恥如彼而閣部之臣又擁
而護惜之者如此豈尚以臣之言是非尚
未明而偽銜諸人邪正尚未判乎夫臣之
前疏未敢深言也今
聖主當陽在諸人不過為改頭換面之鄙夫若
使當時
皇天不祐逆謀遂成則諸臣為翼運佐命之首

疏草卷上　三十四

功矣言之至此可不寒心尚容與之一日
並立于
朝乎伏乞
皇上仍嚴行該部凡佐逆得銜諸臣一並罷斥
即令自引退亦勿槩票以炤舊不准以信
明旨則人心正廉恥明小人退君子庸所關政
治豈小補哉抑臣更有說焉臣前疏論岳
駿聲但舉其殺人媚璫之大者而部覆以

素有才名原無穢迹夫紅廟分贓案
朝之所共憤國泰歸
國萬兩入於私家穢尚有穢于此者乎其日
輿之關佔以俟論定是明示以異日翻案
之路不可不杜其萌也又如在天之靈一
語既已迭晋揆而原任儀部孫際可今尚
表多士而提文衡原任湖廣布政梁建廷
雖臣同官論列已經削籍然而累贓巨萬

憲條多人貪濟酷暴世所希有亟宜嚴提
追贓以正法凡此皆么麽外吏俱不足以
辱特簡故因論僞官而並及之伏乞
皇上並賜處分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九月十一日具
題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所列各項官黄宗昌還指出名來以

憑處分孫際可着冠帶閑住岳駿聲看議確
奏梁建廷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蒙面指名疏

題爲奉
旨指名回
奏事臣前月有僞官尚多蒙面一疏今月二
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所列各項官黃宗昌還指出名來以
憑處分孫際可着冠帶閒住岳駿聲看議確
奏梁建廷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欽此臣感

我
皇上納諫如轉圜去邪如匪浣
屢旨譴示諷令自引奈諸臣褎如充耳既不能
潔身於前又不知肅過於後仍戀名位致
廑我
皇上今旨可謂頑鈍無耻之甚矣臣奏內所列各
項官盡臣前疏所列有只一辭銜者有竟
不辭被人論罷者有年例後借題營復原
班者有謀實陞者之四種四種之中論罷
者可以不言就臣之所知見在無恙者而
言之如何可及李思啓郭興言是僅一辭
銜而遂謂脫然無累者也如曾應瑞是年
例在逆璫敗後營復原班者也如段國璋
楊文岳是巧於躲避復謀實陞者也又如
智鋌王時英是迄今不辭者豈以其憂居
而遂可逍遙僞銜以自恣耶此數人者皆

臣所謂僞官因璫
旨而得之者目今
堯舜御宇清明在躬乃尚使溷迹於衆正衣冠
之列是爲不倫既奉
明旨指名
上陳處分經重一唯
皇上乾斷施行臣可無旁贅一言矣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具

題十一月初六日奉
聖旨奏內所列諸臣著引退以俟論定該部知
道。
[redacted]

[redacted]

舉所知以儲顧問疏

題爲
聖明膺資天縱左右
顧問宜儲謹舉所知仰憑
採擇以佐
皇猷事臣聞之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以臣
仰觀我

皇上如此其聖明也而又有克艱之極思屢勤
召對時
御文華津津求治吏治則問矣民瘼則問矣軍
實則問矣國罰則問矣以至敬
天法
祖維新更始之化每事下諸無微不入即大舜
之好問好察邇言者何以加茲固宜庶績
之咸熙而萬國之敉寧矣黎民之於變而

天心之降康矣乃以揆諸人事稽諸
天道尚有不盡吁者則以我
皇上憂勤于上焦勞于上而諸臣之仰副之者
寡也至廑我
皇上下罪己之書申求言之令日孜孜焉
聖衷之靡寧然非我
皇上獨憂勤而諸臣敢承以惰窳也非我
皇上獨焦勞而諸臣敢承以逸豫也緣諸臣之

聰明萬萬不逮我
皇上之天聰天明而又有兢惕怵其懷勞苦瘁
其神職業分其慮故毎至
召對之頃容或有問不及知知不敢言言不敢
盡者若閣臣則以票擬爲職矣部臣則以
六事爲職矣臣伏而思
皇上之左右固不可不專擇文學之臣以備諮
諏承

顧問以倣古論道之遺也臣自入班行仰體我
皇上諄諄切諭不許濫薦之
旨曾不敢妄薦一人至於時閱至要可比以人
事
君因時將順以成
盛治之歘會臣又何敢蔽所知以虧獻可之
大義臣謹就臣之知者爲
皇上陳之於詞林中得三人焉曰李騰芳文震

孟陳仁錫于部寺中得二人焉曰王象春
文翔鳳此五人者才行具優一時良粹皆
以忤奸被黜陸續蒙
恩人品可知已且皆學貫天人讀盡群書搜窮
二酉卽古所謂左史倚相博物君子之流
若以之備侍左右可以啓心可以沃心凡
有
顧問理則理分事則事對嘗必無負我

皇上好問好察之旨者第五臣之職大小不同
咨格各異如果臣言可採或從各原職而
差等之拔置
禁近之地擢居侍從之班而在我
皇上又察其顏色優其體貌凡遇軍
國大事及理義精微之奥不時與職業之臣
參酌而互稽之一可以參輔弼之末議一
可以備百執之前籌如此則承

顧問者凝精對
上可不窮于諮諏修職事者心有專嘗可無分
其乾惕即
明良可作庶事可康于以黼黻
皇猷而光輝
聖業非小補也抑今之
簡在帝心與舉
朝所跂望者非輔臣韓爌乎乃未聞脂車就

道何也以爌之清正有執與劉一燝之定
冊功高皆
國之良幹濟時之舟航也乃爌尚何辭不前
燝正遐心自遠一時不爲
國用不無三致意焉至若君子小人斷無並
立之理衆正彙征羣陰宜伏臣前月有偽
官尚多蒙面一疏歷今月餘未奉
明旨臣心怦怦不知所措若臣言之當可幸無

罪被言者應有處分臣言不當宜奏顯罰
臣以後知有所戒臣罔知
皇上一日萬幾當此軍
國旁午之時偶不暇及此第臣言官也一日
不奉
旨則一日爲瘝職並望
簡發施行伏惟
皇上鑒臣言之不謬將詞臣李騰芳等部臣王

象春等分別擢用
詔居禁近更速韓爌趨
朝受事勿使劉一燝久滯山林並乞
簡臣前疏立
賜施行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兢兢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儲文學之臣以備顧問說得是枚卜閣臣
及見在講臣自足諮諏不必另設事員李騰
芳已着起用文震孟速來供職王象春等該
部酌議首輔韓爌屢旨敦趣佇望即至舊輔
劉一燝忠猷亮節朕自鑒知糾僞官前疏俟
簡發該部知道
[redacted]

糾惡紳肆劫都門疏
題為惡紳肆虐宗族
都門持刃羣劫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救良民以伸
國法事臣自九月內委管西城事務兢兢一
念唯以扶弱抑強為事恨不登弱植于春
臺驅強梁如鳥雀忽於前月廿一日接得
陝西岐山縣宛民梁三錫一稟為勢惡擅

殺事三錫被本族惡宦打死復避走揭
京師惡宦藏諭今差惡僕楊廷柱梁于茂王
許夏等糾黨周弘宇等百餘人各持兵仗
於夜半時將三錫兄弟在本寓所打門三
層蜂擁搶去欲行殺死親人孟衍文追切
上稟臣不勝駭異隨票差皂役曹隆駱元
同坊官姬如京追至琉璃橋不及而還但
聞之途人云有百餘人各持兵刃族擁二

人掷駄馬上身無寸縷流血糢糊風馳而
往臣聞之髮爲之指
都門何地乃擁衆持兵劫人以去此目中尚
有
王法乎夫三錫所稟之惡宦固臣同官李嵩
與臣前日所叅原任湖廣叅政今削職爲
民梁建廷者是也建廷爲三錫族侄乃於
數千里之遠

都門之内叱咤所至爲所欲爲而無忌在
都門且然其居官居鄉又當何如在族叔且
然其于平民又當何如前建廷已奉有本
宜提問姑先革職該部勘議之
旨部或以未列单款不便于覆臣謹就所聞之
穢狀最真確者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一本官出守河南凡州縣解到錢糧
每百兩加收十兩闔府粮銀共四十八萬
三年計之約得贓銀十餘萬兩庫吏黄外
郎楊門子証解戶人等傾家包賠苦不可
言一本官給散各驛所站價銀每兩預扣
二錢共約得銀三萬兩兵房吏張嘉寶並
各驛募夫証一本官所屬永寧嵩縣靈寶
等縣產金每縣每年挾取五六十兩不等
三年約得五百餘兩腹書李桂因失言即
時打死快手史可進過証一本官每月批

發各州縣詞狀不下五百餘紙每詞須擬
罪二三十兩不論貧富完否先差快手守
催截解有擬稍輕者即提親理必如所欲
擬且將縣官改註劣考剥削罪罰銀約二
萬兩酷死人犯洪茶客等不可勝計庫吏
董世策証一本官分憲巴蜀帶管敘馬瀘
四道約尅軍餉萬餘兩本道書吏蘇加農
戴會証一本官赴任湖廣大轎二十乘家

人百餘名需索貼馬賃錢每站不下五六
十兩行至襄城縣有署印主簿官應登以
正途出身未與所撩娼婦薛王嬌薛女女
疏迎令家人四十餘人擅入縣衙擧毆幾
死有本縣通詳河南各衙門申文可察一
本官居鄉旹川用夫三十名驛馬十二匹
皂快十八名每年挾領站夫書辦皂快工
食銀二三百兩至今十三年共扣銀三四

千兩致令馬夫逃竄近因一夫楊祿不到
即時打死夫頭李樹威樊希孟牛化較等
證夫建廷爲官如此其貪酷也居鄉如此
其暴橫也已爲
王法所不宥今且以削職之民敢肆兇于
天府王畿之內胡可貸也臣爲
皇上巡城之官使兇人肆行而去不能禁止臣
且媿且懼故不避兇鋒直言

上請伏乞
皇上察臣言不謬將建廷提問追贓仍
勅彼處撫按官問其所刼三錫二人存亡所在
不惟無辜之民可以得生即仕林貪風亦
可以少懲矣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具
題崇禎二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據奏輦轂之下私伙刼人事屬可駭梁建

廷該部作速會議該撫按官仍提建廷到官
究審梁三錫等着落具奏該衙門知道

糾無行詞臣疏

題為無行詞臣穢德貫盈謹具疏特參以清

計典事竊聞

明主去惡以除天下之大奸忠臣愛

君當消未潰之隱禍況

計典伊邇去奸消禍孰有急於禮部侍郎周

延儒其人者臣請跡其穢行為天下所共知共見者一一數之當其初入館時與馮

銓皆一時年少美姿連床共被日事淫嬉長安呼為小唱翰林及馮銓以媚璫拜相計欲引延儒為後勁延儒適丁重艱服未除而銓已敗延儒見楊維垣用事知周大成為維垣之腹心遂與大成結為兄弟南掌院未履一日之任而已躐陞禮部侍郎矣延儒過涿州銓固素謝客如同年姜逢元葉燦輩過涿時皆未嘗一見唯約延儒於山庄深談竟日夕銓前後輦數萬金為延儒謀大拜延儒之家人曰涂四者綽號金剛本係訪犯投為延儒之僕往來搬運厚貲周大成等為之經營長安無不知也延儒又慮物望輕微無以服人狂奔叫號到處講嘆自往拜舊掌道以我能建旗鼓有人擁戴要之又以力能翻覆嚇之且語其至親御史謂賄賂有人代用內中有人

根底又云已欲註籍而內中人傳來不必註籍謂大拜可必得此皆鑿鑿可對證者也至稽其居鄉則包攬詞訟詐害小民使宜興士民有狀元包告狀之謠又與周應秋認為同族將入都門受應秋數千金之贐致應秋有一生不被人受一炷大銀子之語至其謁本房座師于杭州值大閱將士置延儒公座於東旁用以招搖取利獲

萬金而歸以徐吉爲對房門生吉所至挾
部延儒麻衣往謁蘇松四府延儒盡爲關
說則不惟喪其生平而且累其師友矣若
夫仗勢橫惡趨炎附逆翻雲覆雨罄竹難
盡但事稍涉疑似臣不敢縷述而其奸淫
滅倫傷風敗俗雖道路有口然臣亦不敢
明言重爲詞林之辱但使延儒捫心清夜
未知天壤間亦可以自容否耳總之此一

臣者四維盡喪百行俱隳其尤可恨者指
揑內叻恐脇外廷臣仰知
聖明之世萬萬無此等事但延儒受人多金之
託不得不假借無影之奥援以欺人而延
儒門下之鷹犬費延儒之金又不得不假
借無影之夢事以欺延儒一派小人互相
欺罔而使在
朝臣子不敢出一字以撩虎鬚臣實痛之用
是不揣愚昧上干
天聽伏惟
皇上赫然震怒立
下九卿科道勘延儒自幼立身居官何等行狀
與馮銓作何交遊說謊以欺外廷作何心
術
立賜顯斥以爭清華之地以嚴
大計之典使天下曉然知

聖明之世不容狐媚之大臣而
輦轂之下不容賄賂之交結其于光
計典而肅臣心所關非渺小矣
崇禎二年、正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周延儒科名才望、久著詞林、黃宗昌何得
摭拾揣摩、褻言力詆、大非奏對之體、本內至
親御史、着指名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回話疏

奏爲奉
旨指名回話事臣前有無行詞臣一疏叅禮部
侍郎周延儒以備
計典于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周延儒科名才望久著詞林黃宗昌何得
摭拾揣摩褻言力詆大非奏對之體本內至
親御史着指名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
命自天不勝驚怖因思貽羞屋漏延儒先有不
可言之事而據實糾叅臣疏因有不雅馴
之語臣以新進蒙昧不識忌諱至褻俚語
以賓
宸聽罪何敢辭然臣之言實非無據之言也今
歲值
計期臣備員言路例有諮訪之責臣見延儒
職行彰著臺省諸臣傳其事者甚多臣諮
訪所及有所見聞不敢不以入
告非敢憑臆摭拾也若夫至親御史則見掌河
南道蔣允儀實係延儒同里且姻婭戚也
延儒與允儀之言臣固未親聆之而允儀
與延儒係至親臣又安能爲之諱之總之
屬垣有耳欲人不知除已莫爲延儒垂涎
大拜假托影射長安人人有口而欲允儀

爲延儒諱並欲臣爲允儀諱不能也臣自
入臺班曾叅加銜者六十人再叅不辭加
銜者又十餘人自知仇怨滿天下即
皇上哀憫矜憐曲意護臣臣猶懼不免矧今又
以叅劾奸邪
奏對失體上冒
天威臣之一身如一葉浮游不知所泊矣臣今
指名回話且以認罪唯

皇上死生之臣無任觳觫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具
題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黃宗昌前引傳聞以為確據及奉旨回話
又說原未親聆顯是無端汙衊且大臣奏對
獻納便疑忖排擠使朕不得聞一忠言然後
為快好生恣肆本欲面詰重處因值大慶暫

免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言官論事論人須
從公精實有挾私捏誣的定罪不宥該部知
道

[redacted]

論典試關通疏
題為典試關通犯
朝廷之顯戮枚卜比匪係人心大不忠伏乞
聖上直窮到底務見分明以釋羣疑以終
盛典事臣于本月初六日見我
皇上命禮部尚書溫體仁之請
召對諸臣於
文華殿為其叅論侍郎錢謙益昔典浙試時

通關中式今得與枚卜之列為濫舉匪人
也維時
皇上赫然震怒仰見
日月之明雷霆之斷俱于是焉在且既
下九卿科道會議臣似可以無言顧臣有所風
聞不敢不以入
告者伏乞
皇上少霽天威倘可以佐末議于萬一也夫錢

千秋試卷之中一朝平步上青天用此七字結于文末此關節之顯然無疑者矣第關節既眞則宜問其賣此者爲誰受賄者爲誰如果謙益之所爲則不唯謙益有罪也千秋有罪也即會推諸臣亦皆有罪也若問其賣者無憑受賄者無憑不係謙益之所爲則不惟謙益無罪也即巳戊問結之千秋亦不宜再科其罪也而况會推之

諸臣更有何罪乎臣聞道路嘖有煩言此事之起蓋起于温體仁同里人韓敬之所爲以傾陷錢謙益者而今始發其毒也敬與謙益有嫌欲脩怨無繇乃乘其往典浙闈容令棍徒徐書手金道士等假爲謙益之人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爲關節遍售于浙中知名之士蓋不止錢千秋一人而千秋特其得售者耳當時浙中藩司搜落卷中有此七字者不下二三十人今尚可問也撤榜之後遍以揭揚之其實千秋一貧徹骨原無納賄之具而爲此謀者意亦不在于賄也彼時謙益聞之駭然即出疏特叅千秋副考暴謙貞房考鄭履 俱各出疏辨白甚明業經法司問擬千秋發遣餘俱聮雪歸結矣此事浙中人士能言之即長安人人能言之不獨一人言也然

則千秋之關節所爲者韓敬而謙益實出不知也顧臣之據所聞者如此亦何敢遽爲謙益解惟乞

皇上念非尋常之事勿以一人入

告遂信爲眞將此

大典大臣輕于廢棄必須直窮到底提取徐金棍徒一覆訊之問其爲韓敬鄉人謙益鄉人關節何來賄歸何地當必有了然者也

或謙益貪財有據辱此
大典則律有明禁
祖法凛然豈惟謙益俯首無辭即會推諸臣治
以濫舉之罪當亦俯首無辭或被人計陷
而然舒予衆殺人之謗顏淵有掇塵之疑
聖明在上豈容有此覆盆之寃哉夫孝婦能致
旱于三年匹夫可飛霜于六月而況與推
諸賢老成黃耇皆

天之所以愸遺我
皇上者以一夫之不白而波及于八人且並及
于會推之多人于以辱枚卜之典以汚
盛世所關于
國體非小也臣竊覩近日以來陰霾晝昏金
星失度玄象屢譴
天心莫測爲大臣者不能精白承休以共回
天道而顧自肆其詭構

皇上試問體仁此疏果出於眞心爲
國則何不發之於早而突發于枚卜不與之
日耶況乎千秋已經遣戍問結七年遇經
三赦而體仁顧以爲在逃沉閣何耶臣又
聞我
皇上召對時取千秋硃卷咄嗟而至夫禮部積
卷不知幾千萬億着意察之亦非一時可
得且何繇知

皇上索卷而乃預取以俟出諸袖中也推此言
之非羣小合謀之計恐不至此而尚月舉
朝爲益之黨乎夫體仁熱中枚卜則熱中耳
欲剸刃錢謙益則剸刃耳何忍以結黨二
字爲舉
朝陷穽耶結黨云者不過體仁之巧計所以
破前此公論之不與又以杜後日言者之
口實也臣初入班行獨立踽踽爲錢爲溫

俱不識面即此次枚卜無臣卿一人臣不
知黨爲何物但聞宋名臣歐陽修朋黨論
有云君子之黨不可無小人之黨不可有
臣知比于君子而已若目之以爲黨昔古
人有以不與黨人爲恥者因竊願寒家而
就之矣臣草疏既畢見回話諸臣已徼
皇上寛政分別薄罰臣何敢復有奢望惟乞
皇上念此巨典鄭重其事並下臣疏會議姑令

諸臣還其原職戴罪受事待訊質既眞受
賄有據然後如法以治謙益之罪並以治
諸臣濫舉之罪亦未爲晚如其不然知
皇上鑑空衡平何有成心定不以弓影之疑累
多人而辜
大典臣死且不朽矣

疏草卷之中

目錄

慶賀建儲疏
因楚旱請改折疏
糾劾不職疏
遵諭薦才疏
恭報捐助疏
不時糾劾疏
欽奉恩詔疏
布政告病并論司道缺員疏

東海黃宗昌著

慶賀建儲疏

奏爲慶

賀事恭遇

皇上册立

東宮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皇圖積慶

乾坤開奕世之祥

主器凝符

日月洽重輪之瑞輝颺

九廟風動四方恭惟

皇帝陛下

覆幬儀天

聰明懸日

宅中御宇巍巍纘緒以定

邦基

建貳貽謀燁燁宣綸而推

國棟

寳册光傳內史

璇樞彩應

前星殊儀隆繼體之模緑綈璨爛

盛典重承乾之望朱芾輝煌盆覘運啓昌明更

羙統昭作述臣奉巡南楚馳戀

冊宸喜承祧蚤建元良聽呼

嵩遠騰中外恭攄祝頌展慶靈長伏願

纂三統於重光

應萬齡於累洽

福竝日升川至

祥徵海宴河清

遠符有道之長卜年卜世

奇應無疆之美彌熾彌昌臣無任瞻
天仰
聖歡忭踴躍之至謹具本專差長沙府指揮黃
長庚齎奏
賀以
聞
奉
聖旨禮部知道

因楚旱請改折疏

題爲微臣受事伊始三楚旱荒特甚謹述目
擊情形以仰祈
聖鑒事臣自
陛辭之後驅馳陸月以及初冬始自黃梅入境
恭謁
顯陵中間道出黃州德安承天漢陽至於武昌
葢所歷者五府紆回者水陸貳千里卽皆

極旱荒之處也地則龜圻不毛人則鳩形
鵠面而顛踣困頓哀痛啼號之狀真慘不
忍見聞貧宗貧生鄉保里老竝各州縣請
蠲請賑請折之牘紛至沓來隨俱批布政
司查報今據布政司經歷司呈據武昌德
安黃州府屬州縣呈報各被災拾分漢陽
承天府屬州縣呈報各被災玖分荊岳長
衡各府屬州縣呈報各被災陸分柒分不

等其呈辭勘語臣俱不敢瑣陳以煩
睿覽但行該屬發廩平糶移粟搜括勸施竝臣
盡捐贖銀量行寬賑可以設法救濟者不
敢遺餘力獨是杯水無救於車薪之火臣
日對此無聊之衆眞惟仰
天而呼束手無策也欲行請賑而公帑私儲罄
焉如掃欲行
請蠲而羽書旁午

國用奚支臣不能爲空言軍務火急漕運維
艱前該撫臣洪如鐘按臣宋景雲會同
請折雖屢有
皇上軫念之
明旨臣仰體
聖慮焦勞亦不敢復爲贅言應山黃陂光蘄接
壤之交有嘯聚綠林揭竿而起者除臣力
行散勸亦不敢爲危言惟於萬不得已之

中而爲無可奈何之計向楚舊有南糧之
運因安酋發難改而餉黔者數年及前歲
又改爲一半餉黔一半運南夫此半運南
糧據督糧道開報合全楚計之不過拾餘
萬石卽就被災極重四五府言之不過七
八萬石若値時和年豐原可刻期報完不
足以稱病也楚中頻年以來
潞租黔餉疊派重徵皮骨已盡而又當此異

常之旱荒則眞顆顆還丹粒粒夜珠矣爲
此乞恩
皇上合無將崇禎貳年南運本色
俯賜改折容臣督催立刻起解則南中得銀以
餉軍楚中免解以紓民而在
皇上爲如天之仁眞一舉而三善竝者也夫當
楚米全餉黔中之時南庚未聞稱匱可見
南中之利病原不在楚運之有無況今歲

南中米價倍賤於楚則解銀更爲兩便臣
知
皇上念楚中爲
世宗豐鎬舊都
陵寢重地慮深根本必不靳此
恩施而南中諸臣宏一視之仁亮必不目爲秦
越之瘠也臣謹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
史洪如鐘合疏上

請伏願
皇上渙發明綸垂憐立俞將萬間廣廈可以徧
覆於三湘一壺中流可以斟酌乎大衆豈
特遐方赤子踴躍而慶更生臣忝安民之
任亦得借手以報
皇上矣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奉
聖旨三楚歲歉着設法賑濟南糧不得輕議改

折該部知道

糾劾不職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事

皇上不以臣不肖命臣按楚楚大藩也而際多

事之時遇旱荒之歲臣思按臣之事不過

察吏安民而民之不安率繇於吏之不職

是以吏之蠹賊虐民者不容使之一日立

於民上也以臣自矢生平勿欺之隱衷加

以疾惡若讐之夙念徇私曲庇臣不敢爲

吐剛茹柔臣不屑爲臣謹就入境以來聞

見之最真與夫司道府廳開報之最確先

得極貪暴者貳人爲

皇上陳之

一爲黃州府進士推官許惠一

一本官初令青浦淫縱不簡不數月論削

值逆璫方張冥出東林邪黨一疏補官

諂幕淫蕩不改

一本官署印沔陽淫刑貪恣假以搜熊官

贓銀搶張廷禹妻阿夏用官轎擡送衙

蠹趙欽爲妾仍差吏童應明追銀叁百

貳拾伍兩入己

一府經歷沈自明從來貪肆本官初到即

開報劣款後經歷買通門皂直入飽銀

壹百貳拾兩復見罷用

一本官初到任即取各行貨物貳百餘兩

毫價不給硃票證

一本官遣沈經歷索分杭州僧三昧說事

贓銀假名過江糴米致饑民訛言鼓譟

反誣武昌王知縣搶去米銀勒賠銀伍

百兩沈經歷證

一本官以禁糴出境爲名遣沈經歷等攔

江截奪撤客民船伍隻米玖百石浙客

民船貳隻米伍百石將船户各責肆拾

杈枷死貳名客民責叁拾杈枷號壹月
船米賣銀壹千壹百貳拾兩収入私衙
本商暨沈經歷有呈可審
一本官借催糧名色封禁鹽船汪榮德等
貳拾貳隻每隻索銀貳拾兩共得銀肆
百肆拾兩商人汪榮德等證
一本官見盜婦金蘭色美同門子蕭德體
夜半出城嫖宿往來月餘逢典史夜巡

遂坐以誣盜罪名斥逐魏典史證
一本官訪生員韋克伸世業有貲衆與洪
宦相訟蓦用籤肆枝拏入監禁兩晝夜
索銀貳百兩即放克伸證
一本官倩沈經歷報監生曹涂貳家巨富
挾借不允遂以不遵保甲名色拏入監
禁各索銀貳百兩即放各鄉紳證
一本官用竹筒収取匿名呈狀有鄉民周

勝二被讎匿告蓄穀萬石遂借不拯饑
荒拏入監禁押打追穀舉人周弘邦證
一本官因程生員打死田宗讀男田秋兒
告道索銀捌拾兩斷埋塟銀貳拾兩逼
令燒燬兒屍道詳不允卷證
一本官審訪犯秦旻等拾名每名勒銀百
兩申請免解共得銀壹千兩秦旻等證
一本官用沈經歷訪民間富户設計害取

寵門子蕭德體穿引姿色倡妓公行嫖
宿招致遊僧關說事體平分暮金聽陰
陽生隗成宇假造賢否私單縱吏書孫
伯長等表裏網詐暗行關節黃州有百
虎之謠
此一官者淫虐傷化已無人理縱恣敗簡
何有官箴貪暴如狼負塗如豕顛狂如
瘈狗蓋一身而百穢俱備言之汚齒牙

而書之汚筆楮不特冠紳之不容抑亦
人類所羞伍所宜照貪例革職提問者
也
一為嘉魚縣舉人知縣王來儀
一本官徵條邊并雜項共貳萬兩每兩加
耗壹錢又立餘銀名色每兩先扣伍分
肆年所得不貲民怨入髓
一本官漕糧入倉先索常規柒拾貳兩仍

用加叁斛斗肆年共餘米壹千伍百石
每石折銀陸錢給發各役工食共得銀
壹千餘兩徐麟生證
一本官於年遠錢糧兩經大赦一槩徵比
遍鄉鎖拿逼死貧婦康氏李氏男婦逃
亡不可勝記呂用謙證
一本官指丈柒拾貳洲每洲索得紅銀壹
兩又私受上下洲富民銀壹千兩領課

俱減將中洲貧民原課壹兩加至拾餘
兩見今貧民萬鐘等告訐未詳劉熊證
一每年海米壹百陸拾石價銀捌拾兩修
堤並協濟銀壹百兩又賣堤樹與凃仰
山銀伍拾兩本官盡尅入己並不修堤
里排徐麟冲證
一本官遇生員詞訟不分曲直有罰穀陸
柒拾石者有肆伍拾石叁貳拾石者通

學叁百生員罰過貳百餘人張翮舉李
占全等證
一本官罰貧生任同夔穀伍石差皂押逼
將身穿道袍脫擲堂上後按院賑濟貧
生本生應領穀叁石本官竟抵前穀任
同夔證
一本官借修城名色罰薇客程日茂叔侄
銀壹百伍拾兩李揚妻爭產銀壹百兩

張維過證
一本官指迎二王濫取各當舖紬緞叁百
疋雜貨舖銅鐵錫蠟各伍百觔香油叁
千觔和尚鹽菜千觔道士茶葉千觔又
取乞丐周三等頭髮鑼槌叁百個折銀
叁兩周三交遲貳拾伍板各舖周三證
一接王縴夫壹千名每名繇價銀壹錢貳
分折夫柒百伍拾名每夫銀陸錢捌分
本官加貳錢入己共得銀貳百柒拾兩
又指放夫價折皺銀柒百兩尹民依證
一本官差李楚和程勝向富民王廷銘借
銀伍百兩因即與壹百兩遂將廷銘送
訪窩係良民將李楚和程勝擬遣本官
私射銀叁拾兩仍令貳犯稟縣打網王
廷銘證
此一官者守多黜染性復爭張谿壑已盈

怨謗交作據其單開纍纍即褫斥且有
餘辜第聞本官遇事頗有執持禦暴亦
見方畧所當量留一綫毋浮躁例重加
降調者也再毋許惠一久已報陞保定
府通判於拾月拾叁日辭臣起行矣今
尚在黄州日聚惡少輩絲竹酣歌戀棧
不去不知何意臣密訪之蓋用重賄買
無行生員數拾人竝平日結交天罡諸
無賴等役圖爲保留之計臣向謁陵道
出巴河此輩群噪圍擁幾同叉變曰保
留許推官以救荒及至郡城諸生數百
庭謁寂無一言足見爲公論之不與而
途間之人爲其指使賄賂而來者也且
所交不法衙魁慣通群盗若不亟爲驅
逐楚中喜事者衆招摇鼓舞禍且不測
伏乞

皇上勑下吏部再加察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許
惠一王來儀分别議處庶於遐方吏治
或有儆醒矣又臣於入境例糾叅人弟
楚愊愊最廣遠者開報未及臣不敢以
心之所疑者入告且既奉有不時糾叅
之
旨容臣陸續訪確上聞臣不敢慱長厚之名惜
一家哭而使一路哭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許惠一貪虐異常敗縱無忌着革了職行
該撫按提問追贓具奏王來儀着吏部
議伏該部院知道

遵諭薦才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臣接都察院勘劄接出
聖諭云云臣讀未終篇髮上指冠目眥流血因
思徵調之師雲集畿甸不患無兵正恐訏
謨石畫難於其人耳就臣所知如見任太
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略向
在關門資其籌畫當逆璫用事之時炙手

可熱而繼爲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
年方及艾鬚鬓皓然盖可以坐籌帷幄而
制勝千里者容城縣舉人孫奇逢可謀大
事向與善繼鄉居團聚鄉兵成一重鎮且
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耻於干謁臣在伊
鄭作令六年未嘗一見其面
皇上以徵聘之禮行之定得其用又見任大同
道宋統殷臣之姻親也向在淮楊擐甲馳

馬以破蓮賊後在寧武自練一營流賊聞風遠遁昨挿酋之變與鎮臣親訂師期忽焉中止欲自帥親丁以出而鎮臣擱之舊督臣有疏可覆視也若使帥雲中練習之甲營於京東可當一面舊監軍道游士任赤心熱腸向辭壇差而就募差練兵臣省巍然有金湯之勢以曾叅客氏中於忌者之口遂借題遠戍

聖明御宇詔還原官今其人壯志猶昔可急召用也臣又有說焉

國家設武科一途叅年纔抜百人乃與文科同選舉而不與文科同銓除何也無事則棄擲之有事欲資其死力難矣臣同縣人張繼載爲乙丑科中式武舉聞伊前後俱已選盡而載以一貧如洗乞食長安亦可憐也其人技藝精熟可備干城之選合無以後武舉與文科挨次同選三年務盡此亦鼓舞弁流之一端也此數人者非臣官於其鄉卽官於臣之鄉或爲臣之鄉人知之最悉故敢造次以聞非謂以此槩天下之豪傑也該臣草疏已畢適國子監司業陳盟請告歸里遺臣手書云游士任生平畱心此事罔羅草澤倉卒一呼可以立應者數萬人卽用之以備緩急是今日應

變之第一事同鄉見任滇中藩司尹伸清品長才見危授命尤其素心武臣中如楊州勲衛顧大猷方略過人允稱儒將此三人者皆所深知不敢誤臣以誤國也據此則臣之舉士任誠不爲謬伸與大猷臣雖聞其名未識其人詞臣之言若此臣但知有聞卽告伏乞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採擇施行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冒餉前事顯然何得輕入奏
薦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該部知道

恭報捐助疏

題爲恭

報捐助銀兩以濟軍需事竊惟京師震驚凡爲
臣子共此戴覆誰抒君父之急無踰兵餉
臣自入楚即聞警報撫臣洪如鐘治臣梁
應澤親統官兵北上地方抽調在在空虛
邊苗柯陳蠢蠢思動凡圖爲防禦計者臣
靡不悉力支撐鎮筸等兵遠在天末又移

駐岳州守催先後就道臣已經具疏題報
外後見邸報舉朝助餉助馬在籍鄉紳亦
有捐貲募兵者楚中食祿諸臣與夫鄉紳
士弁急公一念不喻而同惠藩首爲捐助
以倡諸藩各司道諸屬并鄉紳踴躍樂輸
共報捐助銀叁萬陸千玖百陸拾捌兩柒
錢臣即受事無幾巡方職業未敢行查
臣衙門新舊招贖並變價入官贓銀一一

盡數搜括及行委推官禹好善等查盤寶
慶等府屬庫貯堪動存積無礙等銀共湊
壹萬兩連前共計銀肆萬陸千玖百陸拾
捌兩柒錢俱批令賫解布政司轉解赴部
少助軍需雖勺水撮土無益高深亦聊明
臣等區區自盡之意耳該臣會同巡撫湖
廣右副都御史洪如鐘撫治鄖陽右僉都
御史梁應澤會題伏乞

勅下戶部查收施行所有藩府並臣等捐助搜
括銀數理合開報

計開

惠王銀叁千兩
荊王銀壹千兩
華陽王銀壹百兩
遼藩長陽王術雅銀壹百兩
岷府南安王府奉國將軍幹烸銀貳拾貳
兩伍錢
岷藩遺祿銀叁千零叁拾捌兩
下江防道副使儲顯祚並黃州府屬共銀
壹千柒百伍拾兩蘄州鄉官傅作相袁
世振馮士冠汪宗文李瓊王之栩夏忠
蕭之禎各銀伍拾兩共銀肆百兩
分巡下湖南道副使石維嶽並長沙府屬
共銀肆千貳百肆拾貳兩貳錢鄉官文

士昂銀陸拾兩郭都賢史可鏡各銀叁
拾兩共銀壹百貳拾兩
分守下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並寶慶府
屬共銀肆千叁百柒拾兩鄉官彭克濟
李大用曾守魯舒有翼王尚賢馬配乾
楊愈茂共銀壹百伍拾兩
分守上荊南道左布政使王世仁銀貳百
伍拾兩澧州鄉官陳命新張邦棟蕭附

鳳龔之恒龔之華熊應斗王化龍單學
懋陳上彩單學俊張道單汝魁井文相
監生周當時羅宏才單學遠鄒泰豫官
生李懋春共銀壹百肆拾陸兩澧州所
千户王三聘銀壹百兩
上江防道右叅政沈犖禎銀貳百伍拾兩
岳州府屬共銀壹千伍百兩
分巡上湖南道按察使馬人龍竝衡永郴

叅屬共銀貳千伍百叅拾兩
分巡上荆南道右叅政游王廷竝荆州府
屬共銀貳千伍百肆拾兩鄉官朱光祚
銀壹百肆拾兩張懋脩王文企各銀貳
拾兩陸師贄徐鐄各銀伍拾兩劉啓新
銀貳拾兩共銀叅百兩
辰沅兵備道右布政使王世德竝辰常靖
叅屬共銀叅千兩

分守荆西道副使熊秉鑑竝承德貳府屬
共銀貳千壹百伍拾兩
分守武昌道按察使范中彥竝武漢貳府
屬共銀貳千貳百兩
分守下荆南道右叅政堵天顔竝鄖陽府
屬共銀壹千肆百伍拾兩
分巡下荆南道副使王堯民竝襄陽府屬
共銀壹千陸百兩

常德府鄉官王佐銀伍拾兩袁鯨銀壹百
兩曹元韻銀伍拾兩唐紹堯銀壹百兩
王士譽李廷蘭各銀叅拾兩劉嘉祥銀
壹百兩貢士胡世安監生賴良弼各銀
伍拾兩共銀伍百陸拾兩
荆州府石首縣鄉官劉惟忠銀陸拾兩王
萿銀貳拾兩張謙拾兩陳瑛拾兩共銀
壹百兩臣衙門捐助撘括竝查盤等銀

共壹萬兩以上通共銀肆萬陸千玖百
陸拾捌兩柒錢
奉
聖旨黃宗昌奏報捐助銀兩着解到查收該部
知道

不時糾劾疏
題爲不時糾劾有司以肅吏治事竊惟楚非
無事之國也頻年水旱不時萑苻竊發羽
書旁午風鶴易驚臣受事以來適當其會
每思所以乂安輯寧之者曰惟良有司是
望耳於是誠約諄諄諮諏秘密仰奉功令
之唯嚴俯念民生之不易見一時有司自
愛其鼎爭相洒濯者誠不乏人然而楚地

寥濶法網頗踈除先廉訪不肖者已經疏
參外復有簠簋不飭聾瞶未醒得於耳目
之最真司道府廳互質之甚確者府州縣
中有伍人焉謹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
史洪如鐘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梁應澤
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
一爲承天府沔陽州貢士知州黃必演才

甲志昏言清行濁聽斷惟思阿堵過送
一憑腹心濫加火耗橫索馬戶殺母竟
繹不問人命苦主同罰吏贓重派站銀
給捌甚至斷室女為豪妾諱殺宦為自
焚錢神有靈苛政如虎所當照貪例革
職為民仍行提問追贓者也
一為岳州府巴陵縣舉人知縣安汝盤寔
行任意偏聽營私漁求獵取惟知多賄

盈囊肥已瘠民不顧怨聲載道火耗則
明加暗加工食或全尅半尅行戶既不
給值仍行與扶庫吏先進小禮方索堂
銀稅糧可賴誰憐鰥女堪悲香賦可侵
豈知如電有目所當照貪例革職為民
者也
一為永州府寧遠縣貢士知縣王棟才綿
識闇政暴守貪寄心腹於吏胥朘膏脂

於閭里縱恣不簡決裂已多所當照不
謹例冠帶閑住者也
一為荊州府夷陵州舉人知州倪景豫以
宦為市惟賄是聞出入盡設網羅左右
易行浸潤衆口雖已潰川年力猶堪驅
策所當照浮躁例量加降調者也
一為衡州府舉人知府韓作楫長厚有餘
明斷不足借叢於下狐鼠乘而為奸敗

絮其中蠹隅因之不謗且協修藩邸寢
殿傾頹本官亦在事中不為無罪但臣
巡歷衡州桂王賜臣書稱本官効力藩
工極著勤勞而該府紳士稱其自佐郡
以至為守豈弟宜民即本道馬人龍亦
力為之解云無他大過所當照不及例
量行調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黃

必演安汝盤王楝倪景豫韓作楫照例分
别議處遺下員缺亟行銓補庶官邪知儆
而吏治亦振飭矣抑臣更有
請者楚地僻遠民風士習淳漓不同有等奸棍
劣生往往朋奸濟惡或輕行
瀆奏或擅自告挾有司掣肘法紀凌夷非一日
矣近如澧州知州王敦德居官卓有賢聲
操守絕無點染劣生楊芳等乃以包當里

役阻撓馬政恨本官之查懲而倡衆凌辱
又茶陵州知州吳襄甫任月餘清追錢糧
自是職掌劣生通同衙蠹黃學聖等要挾
懷忿羣起攻之致二州官俱不安其位而
毅然求去又如常寧縣劣生雷春賛等結
黨生事姦盜詐僞無所不至訐告知縣孔
一貫於臣行香講書之日諸生鬨然欲臣
即行叅問乃臣細詢之本官認眞行事頗

有擔當但以性太迂執不宜於衆若遲處
此官是黜陟之柄諸生操之也若不爲之
調停又恐釀成他釁臣查得桂東縣知縣
崔世召峻節摩霄通才游刃合無與常寧
互爲更調亦一時之權宜也桂東與常寧
仝爲一知一典最僻之小縣且桂東淳而
常寧刁如此更換恐非世召之所欲但臣
爲地方計不暇爲本官計耳除各劣生衙

蠹臣行該道分别酌量處治外然聚衆阻
撓告訐官司之風漸胡可長故敢因叅疏
而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嚴加申飭其關係於世道非淺鮮也奉
聖旨吏部知道舉劾不拘資格已有屢旨這劾
官伍員如何都是舉貢是否此外别無不
肖堂上官還行嚴飭内安如盤名字該部

確查具奏

欽奉恩詔疏

題爲欽奉
恩詔事臣伏覩
恩詔款開親郡王及將軍中尉等有行誼克敦
孝友著聞者該撫按官具奏旌表欽此除
通行各屬遵照外據湖廣布政司經歷司
呈奉使司劄付爲公舉賢王德政懇乞闡
揚善類以勵風教事該本司左布政使杜

詩看得湘陰王儼釪秉資韶令迪德忱恂
孝思念篤湘雲敦睦馨孚沅芷親賢樂善
媲漢室之康侯搦管摛詞追建安之才儁
恬志雅行古道褆躬不愧前修允矣
宗子維城堪作
天潢砥柱夙餐徽問共仰休風亟宜旌表以勵
宗祊等因又據該司呈爲公舉賢能以彰
有德事該本司看得長陽王術雅孝友天

成仁慈性植誦詩聲蓼莪之咏好賢賡杕
杜之歌祿入散於周親貧士賴以舉火閭
澤及於閭閻行路亦免輿嗟在民間一節
之善尚宜表揚矧郡國美行之彰豈應泯
沒既經諸宗公舉又經道府覆查合應旌
表等因又據分守上荆南道呈爲欽奉
恩詔事該本道看得遠安王孫術堌周旋孝友
之庭東平有遺風於今日婆娑圖書之府

昭明不擅美於當時且捐貲助餉忠已篤
於勤王而旒祿周貧恩更覃於睦族此人
譽之所共歸而國恩之當首及者也等因
各呈詳到臣今撫臣洪如鐘革職新撫臣
魏光緒尚未入境該臣會同撫治鄖陽右
僉都御史梁應澤看得湘陰王儼舒仁孝
性生賢明天植盛德可耀楚書徽聲徧傳
郢里長陽王術雅樂善敦行力學修文賢
聲協於輿論仁聞孚於國人遠安王孫術
堌克遵
祖訓絶跡公門孝友篤於家庭敦睦洽於宗黨
均有光於天潢所當遵奉
恩詔亟爲旌表者也既經該司道議詳前來相
應會
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定奪奉
聖旨

布政告病并論司道鈌員疏

題爲夙疾陡發不能供職懇題回籍調理以免瘝曠事據湖廣布政司清軍道右布政使馬人龍呈前事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右布政使馬人龍孤高異品卓犖通才八面風馳而纖塵不動一輪冰瑩而普照無方誠濟世之舟航救時之菽粟也今春羽書旁午本官在湖南調兵伍百名措餉製裝

不動聲色捧檄卽行投袂獨奮及臣巡歷之日閱視武備見器械旗幟煥然一新軍兵民兵布置團練井然有法而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氣臣益深服其才識十倍矣頃以赴省抵任驅馳溽暑遂感火症猶勉以提調之役共事闈中復因積勞遂致困憊臣與司道諸臣榻前視之見其肌骨岑岑神情蕭索非一時之可愈再四勉留誠恐

悞本官之病猶小而悞地方之事者大矣夫當此功令森嚴之日若非眞病臣必不敢代爲請卽當此楚中多事之時臣何忍割此一臂之用亦必不肯代爲請也且本官志在世道函欲自效於明時資俸已深賢勞懋著需次異擢想當不遠無奈二豎爲祟懇切請歸旣經該司議詳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皇上俯憐本官病非假托准其回籍調理仍照會典病痊之日奏薦起用此

皇上破格憐才之聖恩也然臣更有請焉楚大藩也界連數省周環伍千餘里方面監司彈壓一方設一官自有一官之職責甚鉅也乃楚自連月以來遷轉離任並集一時以省會言之舊臬司陞矣屯鹽道陞矣糧儲道儹運行矣守武昌道陞矣巡武昌道

陞矣下江防道陞矣以荊西荊南言之巡荊西道陞矣上江防道以病歸陞矣守上荊南道以入賀行矣巡上荊南道又報陞矣以湖南湖北言之守上湖南道陞矣守下湖南道陞矣巡湖北道陞矣辰沅道陞矣今巡下湖南道又將以齎捧行矣即曰有署篆者然一道而攝至叁肆恐鞭之長不及於馬腹也就見在者而言僅左布政

使按察使提學驛傳守荊西巡上湖南守巡下荊南寥寥數道今二司不日有入覲之行將使署篆者亦空無人矣左布政使杜詩兩任左轄歷俸幾已肆年向在江右以陪推巡撫而橫遭摧折今恐朝覲之後清鄉開府爲其故物將不復爲楚用也按察使范中彥歷臬司俸亦已叁年今仍遷臬司似多此一轉本官清貞有執合無就

近補馬人龍之缺則司篆之署理錢糧之出納可以朝闕命而夕受事若候部推恐遠無濟也其所遺之缺或驛傳道霍鎮方或提學道蔡官治或糧儲道劉求祚别歷既深勞望最著所當擇一相應資俸就近推補者也至荊西爲陵寢重地目今顯陵興工伊始此地方最稱獷悍守道熊秉鑑拮据鎮定倍極苦心恐又將以俸深轉而

之他是所當預請加銜以任者也不特此也即守巡下荊南道一駐衡煩孔道一駐治院鎮城俱俸勞積深而武昌荊州襄陽德安各郡守亦歷俸已及俱似當於楚中遇缺就近陞補蓋楚中此時多事至極而此時缺員亦至極臣故因馬人龍之請告而布其梗槩如此惟是近奉部文凡藩臬陞後不許題留蓋謂已陞而留恐礙銓規

非禁人之預爲商酌槩置地方事於不問也况今積案號件獨楚爲多奉
旨嚴催亟於風火在前人既委之臣臣何敢復有他委手披目擲日夜靡寧獨所倚爲分猷共濟者無事不賴於司道儻司道而傳舍其官陞者既去在者復陞將見有難處之事難結之案已去者脫屣而若遺見任者推艱而思去使全楚之職員落落晨星之弗若臣又安能以一人之身具千手眼以無悞
皇上封疆之事哉臣所以不憚反覆疊疊曉舌者固所以爲地方計而非爲諸臣計也不然在諸臣何地不可以自效豈必以楚爲樂郊乎今撫臣洪如鐘奉
旨華職新撫臣魏光緒尚未入境臣謹會同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少保兵部尚書兼右都

御史朱燮元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梁應澤合詞會題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上請或復別衆定奪謹題請
旨

疏草卷之下

目錄

會審彭侍聖等招案疏
審決逆犯疏
查繼晉倫次疏
再查國英始末確據疏
叅看道府疏
附 部覆叅看疏

疏草尚多稿多散遺俟嗣查刻

疏草卷下 卽因人成事錄

東海黃宗昌著

會審彭侍聖等招案疏

題爲叛逆朋謀弑篡刼帑賄法絕宗哀籲
聖明正法立鋤以雪王冤以振綱常事據湖南
道叅議吳伯與副使石維嶽呈詳問得一
名彭侍聖湖廣武崗州人狀招侍聖充當
岷府校尉伴讀憲王已故世孫企鈐串同

鈐妃蔣氏王親蔣舒茂等往來宮中毫無
忌憚又與善化王長子企鉦自幼契厚憲
王疾甍鈐子湮洪襲爵宮中俱屬蔣妃掌
管妃故侍聖欺藐幼主結交企鉦專權管
理天啟陸年王選中鄧之沛女爲婚送府
習儀之沛見侍聖毋乘轎國門責駡成讐
卽懷阻婚之意王欲完婚侍聖僞稱之沛
不肯至天啟柒年商同企鉦等買女子胡

氏進王竟將鄧妃閣婚用言謗稱鄧妃癘
手跛足等語致王聽信本年奉
旨册封鄧氏爲妃遣靈璧侯湯國祚給事中蘇
兆先於玖月到州並無人敢主成婚延至
崇禎元年王遊羣龍閣窺見鄧妃容顏始
覺侍聖等阻婚懷忿進宮手執鐵鍾將宮
人梅花瓊花金蓮打死隨擇肆月初柒日
完婚侍聖因見打死宮人心內懼怕買人

言壹錢至初壹日黃昏時王與企鈺企鐘
企鋌幹狀在承運殿飲酒見王酒醉將信
酒勸王飲訖同企鈺企鐘等送進宮內存
心殿後胡氏卧房見王不死侍聖用手丫
住項頸以致卽時身死胡氏親見王薨後
侍聖商議企鈺住居不遠毀宮墻一堵從
企鈺住宅通入宮內竟將宮內所藏金册
銀册令張守堯胡宗孟等擡廂肆個胡宗

孔拏廂壹個侯繼富拏廂壹個俱擡付企
鈺府[illegible]胡學文胡學顏擡廂貳個付侍聖
家[illegible]彼時侍聖盜銀伍百兩分與彭學
孔等肆人各多寡不等企鐘盜銀貳百兩
去訖侍聖親口吐證延至天明鄧妃知王
薨入宮哭臨侍聖企鈺等緊閉殿門不容
進見將王屍棺殮釘蓋纔放入宮企鈺又
囑企鐘劊稟企鋌幹狀叅釁附和出名公

舉攝理國政至初貳日鄧妃具呈在武岡
州通城宗室幹裡等壹百柒拾宗亦行公
呈初叁日韓知州卽獲侍聖到官與長史
周一奇等細問彼時有承奉董進聽侍聖
囑託捏稱宮人胡氏口吐陰症等虛情并
報本州鄧妃又令鄧來福抱狀將哭寃蹈
命滅王大變情詞令承奉司牒長史司關
報妃親自上堂口說侍聖謀王真情又胡

氏口稱王身屍青黑該轄知州卽審胡氏
與鄧妃口詞合一具繇申報分守龔叅政
批黃同知等公詣宮內查點造册呈報外
隨驗企鉦毁墻火把灰跡情獘帑內罄空
如洗止有銀肆兩柒錢歷代封王金銀册
壹百零捌片止有王與鄧妃肆片其餘竟
無存貯該黃同知等斷於侍聖名下追銀
貳千兩按律擬斬企鉦名下斷銀肆百兩

貯庫詳守巡二道批寶慶府杜知府梅推
官招擬申詳間鄧妃因侍聖等謀王盜帑
實情未曾審明具本託父鄧之沛赴闕伸
寃奏

聖旨岷藩變出異常據妃奏朋奸恊謀蠱戕阻
婚懼罪行逆及王暴薨速殮身後賄匿等情
事體重大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緊關人犯
彭侍聖彭學孔張天粹許國詳凃汞明便着

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究問還着堂
上僉書官一員前去會同該撫按查明罪宗
企鉦并公呈宗人幹裡作速伴送前來質證
其覈查相應承襲宗支嚴追册寶等物責令
地方官刻期奏報不得延緩差去各官仍多
方體察奏內阻婚謀逆遺脉等事務得眞情
確據另行具奏其餘人犯着本處監候該衙
門知道欽此隨該錦衣衛官旗張元孫等將

董進與侍聖等拏解到京開送到部該本
司郎中高默會同御史董羽宸寺正石文
器等於柒月貳拾捌日赴都城隍廟逐一
刑審侍聖企鉦堅不承認至初貳日刑訊
覆審侍聖將原與企鉦企鐘等朋謀實情
隱下止認自己一人用藥謀弑是的審得
岷王年方拾玖歲素不聞疾一更打人三
更身冷胡氏何思忠歷有手足指唇口徧

身青黑之供此豈陰謐耶且拒門不容妃見忙忙殮蓋忙忙攝理之是圖此豈無謀景象耶地方上下幾經推勘獨以探驗不及於王躬刑訊未加於欽犯姑㨿凉茶冷汗之文而直決王之薨於色非薨於鴆也此疑獄也今將彭侍聖等反覆訊之初猶抵死支吾再則有人言入酒之供矣人言者信也殺人之藥也董進則供申文出自

書手非其親筆與原招胡氏竝不見進一面之言今質之宗人幹樫則又有言之鑿鑿者彭侍聖幼被寵於憲王因充王伴讀不離左右企鋥多行不義節經憲王鎖戒有卷憲王薨貪緣侍聖入宮兩人深相結日夜導王以敗禮敗度之事王孤幼信而樂之於是秉間逐王母族離王父族而獨引企鐘企鋥等彭學孔學文學皐等心腹

用事內而帑藏外而政事無不盜弄於兩人之手國空於內主孤於上宗人知有今日久矣鄧之沛初亦卑下侍聖女始得選選後輒不平其所爲至於叱轎怒罵機鋒太露於是有阻婚之謀原奏內所稱詐病進妖祟月不婚等情歷歷俱真直至奎龍閣一見王心頓悟侍聖懼度妃婚後必不免於是婚期一迫而王之薨也忽焉就中

之謀人不得見而王體之青黑真懼婚之情真黃昏飲酒夜半出宮之情真倉皇棺殮惟恐人見之情真至今信藥入酒之供出而真情畢吐矣內如盜帑盜册傾妃蠱王與宮中一切不法事企鋥無一不與侍聖同企鐘企鋥幹状參鏖皆企鋥之羽翼而胡宗孟黄會中易正先等次之彭學孔學皐學文學曾學伊學夔侍玄祖康祖恩

祖桀皆侍聖之牙爪而詭宗臣周登明李
太和趙應和王進忠次之胡氏實侍聖之
私人王之蝨賊惡得無罪劉仙娘次之此
幹裡所一一質證而恨不能食其肉者也
獄情至此又何疑乎彭侍聖合以謀論正
其罪仍沒其家還之王府企鉦與企鐘等
肆宗罪有首從罰金罰祿不足盡之但事
關宗室難以擅議候奏請定奪彭學孔等

一門富横皆侍聖分身合依王府擅招外
人進送女子設謀擬置例戍之併沒其家
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比奸朦申天刑之
幸矣涂汞明明知侍聖深更在宮曲爲黨
庇袂不盡舉人張天粹與鄧之沛爭館
雀角原訴初無寄帑等情但乘之沛失勢
訟府拘迫生員許國詳又倡公呈佐之致
閣府案明袒侍聖量議罰降餘犯據審前

情無異各行地方從重究追遺脈外卷已
明承襲聽另議具招呈堂該本部喬尚書
等題爲暱事兩審已明等情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謀逆情節須得實蹟詳據方
有確憑還將彭侍聖企鉦及彭學孔涂汞明
等隔別刑鞫參詳推問務得真情並幹裡質
問具奏欽此該本司高郎中於捌月拾柒日
會同前問院司多官行提侍聖企鉦等遵

奉
明旨隔別刑審侍聖仍照舊吐並無言及企鉦
等同謀實情審得暱王一見妃後立艷宮
女數人又有盡打死阻婚等人之語侍聖
不謀王王必殺侍聖幹裡證之甚確此謀
所以驟發也人言入酒歷供無異王體青
黑甚明謀亦何辭企鉦以王子比賊較入
宮亂政有年阻婚秘喪盜帑皆其罪之大

者刑訊侍聖雖供無同謀下手之情而本
罪無可輕逭與企鉦等酌量輕重具有宗
藩條例刑部事宜可引但非獄吏之所敢
定餘如原審侍聖問擬凌遲處死彭學孔
發邊衛充軍張天粹許國祥淙求明俱不
應事重減等各杖七十張天粹係舉人仍
罰一科不許會試許國祥係生員行學道
降處各運灰贖罪企鉦或降庶人或發送

高墻候請
旨定奪幹㮇仍伴送回府鄭之沛查發寧家彭
侍聖等各名下一應產業家貲行彼處撫
按盡數籍沒仍還王府造册繳奏在外監
候各犯俱聽該撫按官依律究問歸結通
取實收附卷該本部尚書喬允升會同左
都御史曹于汴等大理寺卿康新民等會
看得彭侍聖狡猾陰險素以狎邪見寵於
憲王憲王當國之日侍聖既爲乘軒之鶴
怙寵恣睢而莫可誰何憲王既薨之後侍
聖又爲負嵎之虎憑權驕橫而毫無顧忌
迨將妃告逝新主幼冲一國政事總歸侍
聖之把持卽內外人役盡皆侍聖所羈制
而企鉦以積惡積暴之人假城狐社鼠之
勢彼此交搆朋比爲奸凡所以蠱王之心
尊王之非者無所不至王亦誤信之而誤

用之矣流連荒亡勢傾中外出入宮掖不
問晦明擧貳百年來相傳之國帑數拾代
欽賜之金册日攫月攘以至於盡罪已不勝誅
矣又啣鄭之沛詬駡之讎阻妃不婚及王
登閣親見卜日合巹而侍聖之奸謀立破
侍聖之殺機亦頓起矣職等隔别嚴鞫侍
聖始吐眞情云早在藥鋪買信壹錢至晚
王飲酒卽下信於壺中侍聖在傍三更始

出不移時小厮任閏元忙叫外宿較尉余汞明云爺叫何醫官彭侍聖快來三更後醫官先到彭侍聖後到王已殞命矣徧身青黑手足青黑何醫官與余汞明皆云親見甚真㑹詳推問的爲毒死尚得駕言於陰證耶蓋董進之申文原聽侍聖之指使而非得之胡氏之口傳不然何以州審時胡氏哭供王屍滿身青黑色董進亦云申

非我寫則毒死之情逼真矣且薨在三更而訃聞在質明更阻門不容妃見倉卒盖棺此何行徑也寸磔侍聖始雪王冤企鈕雖未與謀貪夜獨同侍聖入宮次日即謀覬攝理形跡之間實自招瓜李之疑况毀垣遺灰盜帑昭昭有據已經多官親驗即百喙何以自解乎是應以盜論者也彭學孔及未到官之彭學臯等皆侍聖一門之

瓜牙未到之企鐘企鋌幹狀僉壓皆鈕同心之羽翼所當分別究遣以正厥辜仍將彭氏家產盡沒入官他如范宗臣等或係侍聖瓜葛或係企鈕厮養犬吠狐假均不能脫然無罪念細人無知量爲輕議可耳余汞明應内班較尉而任侍聖深夜出入囁嚅而不吐張天粹許國祥當國事紛紜而與鄧之沛争館搆訟則株累其奚尤但

歷審謀王盜帑原不知情姑從杖罰可也胡氏冶容惑王劉仙娘邪術作奸雖皆侍聖所主使而要各有應得之罪又安可置而不問乎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已經物故免議餘聽該撫按查奏另結崇禎貳年捌月具題奉

聖旨據奏岷藩謀逆等情招擬俱有確憑親王薨於非命事體重大且干宮壼内外各犯尚

未通招查照先朝典例着司禮監太監李奇
懋駙馬都尉侯拱宸前去會同該撫按官將
發回及在彼有名人犯招供事情逐一鞫訊
宮犯聽王妃究問仍多方體察務得詳確真
情參合部議擬罪具奏候旨遵行應繼親支
同各宗查原奏玉牒倫序相應并目前管理
府事議妥另奏其餘事宜聽撫按奏奪伴送
宗人并押回各犯官旗着本衛選委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於本年拾月入境奉都察院勘
劄到臣會同撫院牌行守巡二道併行同
知戴文選推官楊新泰公同知州韓仰泰
長史李鍾華會審侍聖筆供謀王盜帑是
真賣藥人名不吐續據抄報王妃審究宮
犯胡氏供初一夜爺爺分付婢先睡醒來
爺已薨點燈來看爺爺遍身青黑見彭侍
聖許多人聽得吽長爺震爺通在床面前

又說只許久怎還不擡出去次日午時長
史侍聖企鎧來封庫過後不曉得了口詞
在卷隨又覆審侍聖方肯親筆供寫人言
在王凢軒舖內買的王吃藥未死用手掩
住口死劉仙娘吐係師婆在宮禱神逐鬼
等語其餘人犯口詞與京招前後相同看
得校尉彭侍聖孤假鴟張狼貪兎狡初寵
幸於憲王業已假之毛羽尋周旋於薨主

遂爾任其恣睢借叢持柄則學孔等之勢
焰障天引類呼朋則企鎧等之沉酣無夜
以致冲齡藩主無恙頻薨伉儷未遂奕葉
無傳聞之未有不寒心酸鼻者前經各衙
門屢審以欽犯未及加刑王躬不敢啓驗
今三法司廷質真情和盤托出成案山判
不移彼郎百口何說之詞盖侍聖之阻婚
也恨鄭王親而斥其母之秉與又懼妃入

而已之權或中制也迨奎龍閣一見妃容
而王心始洞燭侍聖之奸矣死三宮女者
郎死侍聖之漸也聖能不心戰乎於是殺
機遂起自向王亢軒買信肆月初壹日黃
昏陪歆置信酒中王歆之而三鼓告薨口
唇青黑手足指甲青黑何思忠目擊最眞
吳良輔吐稱侍聖繞出一語便是此奴謀
殺公案而況蓋棺速殮不容王妃一面也

今聖亦俛首無詞寸磔所甘心矣企鈕
帝胄王爵甘比匪人其偕侍聖輩把持國事出
入宮禁相引爲非匪朝伊夕而王薨之夜
乃又扃門秘喪安圖攝理雖同謀下手侍
聖抵死不認然毀垣遺灰道府幾經勘驗
八王相傳之帑藏止得肆兩柒錢壹百捌
片之金冊銀冊止得肆片非若輩之盜而
誰盜之而況百金買棺出鈕囊中肆百金

薄罰鈕遂慷慨先輸也今復據王妃所鞫
胡氏口供云是夜見侍聖多人俱在只聽
得叫長爺震爺及審余永明供長爺即企
鈕震爺即企鐘則盜又何疑焉彭學孔進
女謁以獻諛彭祖恩等閉宮門以拒妃學
曾學夔等倚王府而嚇財戍有餘辜仍同
侍聖等籍沒家產還之岷府企鐘首創草
稿企鉦幹狀參壓同聲附和祖鈕攝理自

有宗藩要例刑部事宜在所當與企鈕輩
分首從以請
旨定奪者也胡氏冶容迷主聽妃究罪劉仙娘
師巫惑人依律擬絞范宗臣詐騙多贓原
招擬徒胡宗孔等係鈕親信家人合候主
罪定日一體究罪他加周登明等查無惡
跡姑各杖警余永明庇護侍聖亦應擬杖
企歐以盜壺擦出罰銀貳拾兩其僕董福

禮毆傷企鎗杖載初招張天粹許國祥事
後株連從杖罰降足矣何思忠等皆不知
情免究其遺脉前卷已明今又據王妃所
鞫宮人姚氏蕭氏吐稱王忠末藥之進查
王忠久逃實無質證似終難以懸斷也繼
襲管理伏聽另議具招解道覆審無異看
得此一案也當日王薨太驟含斂太秘是
以謀之壹字地方官或疑無或疑有疑無

者弑逆未敢輕言也時無的據也疑有者
王何不疾而薨也中有慘情也故撫按兩
院探驗不及刑訊難加安得而懸擬之然
已曰盡屬疑端矣三法司衙門一審支吾
再審供人言入酒固宜其直據之而定曰
謀亦何辭矣在今奉
旨會勘本道一審再審不啻詳慎矣真情已悉
現矣彭侍聖押邪無賴奸狡異常始怙寵

以奉先王絕似獻媚之狐旣竊柄而貌冲
主居然假翼之虎妃固奉
旨册封者也祟月而單居長史兩請而中格此
何心哉戈已伏而欲操中壺固早有主也
糾劉仙娘以巫蠱引胡氏以煽艷胡爲者
耶網且布而轉容迫王錘死宮女而王疑
侍聖侍聖愈疑王矣王疑侍聖而侍聖有
死法侍聖疑王而王當其殺機矣身首青

黑犯何病證陰未必如是速也且先有何
醫生之言在不必問胡氏轉口矣連夜含
殮是何慌忙乃鄧妃入泣攔門也而獨彭
氏一家在事有難令人寓目矣況人言爲
必死之鴆晩投正卜夜之期遍身青黑又
爲對證之毒口供筆供謀孰眞於此者乃
其夜半而引押比之企鎠入宮經營也將
藉郡王爲穒身乎將倚門墻爲藏金之穴

乎攝理國事之創稿出於平旦長夜宮中
之勾當繁有家奴鉦尚言曰拿賊無贓不
知荻灰即贓之焰也撤垣即贓之孔也壹
百兩之棺木肆百兩之甘罰即贓之自認
自招有迹可據者也侍聖雖未供同謀其
同盜則已決矣不然百年金冊蕩然故府
肆兩藏鏹翛然貧家彼貳奸厚貲胡爲乎
來哉本道故謂春秋誅亂賊有誅其事者

子罕以擅罰篡宋君田桓以擅賞弒簡公
侍聖擅權亂政宜何居焉有誅其意者許
世子不嘗藥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侍
聖授藥何事企鉦以賊作奸又何居焉本
道之援經定獄也蓋加此他如彭學孔等
阻妃入而攔門企鐘企鉦幹狀參鑿急拜
理而代稿兵莫慘於意諸人有焉若宮招
稱長爺震爺指企鉦企鐘王爺在官預事

也然外人不敢遥決也宮招稱授藥下胎
指參鑿堕蕭氏姚氏血孕也然道廳先年
駁過成案可覆視也皆非本道所敢擅斷
矣嗟嗟外竊政事内司幣藏何怪冲主之
孤立禍不旋踵出有群奸入有女妖奚疑
無恙之王身毒於移時但惡極於無等而
法尚窮於莫加各罪已明於參詳而惡宗
尚竊於擬議則本道之撫膺痛心不勝其

飛霜之感隕城之悲者也其招内有名人
犯或依律定罪或尚俟
聖裁及追贓没産照原贓籍追聽解應輝等項
兩廳州司臚列甚悉本道無庸再贅具招
解臣會同司禮監李太監宗人府侯都尉
公同會審彭侍聖吐天啓陸年捌月貳拾
叁日選中鄧娘娘送府歸居住因鄧王親
與侍聖不相得侍聖故誘鄧娘娘痛手跛

足又吐天啓柒年貳月內進胡氏因此阻
隔不曾成婚又吐見千歲曉得阻婚打死
宮人梅花瓊花金蓮因怕千歲打我我就
謀王又吐在不知情王凢軒舖內買信壹
錢乘千歲生楊梅瘡在承運殿右邊進酒
侍聖將信入酒內千歲飲訖遂不好侍聖
扶著送進宮內存心殿後頭左邊胡氏臥
房胡氏醒臥曉得又吐與王吃酒是長爺

震爺卽企鉦企鐘并企鉎幹坎四人同吃
送進去王不死侍聖用手搯住項頸卽死
胡氏親見又吐鉦等四人俱說許多東西
不要好了別人我們都拏些去那四人每
一人袖籠一二百侍聖自認盜銀伍百兩
又吐王薨侍聖企鉦因王府相去鉦居不
遠竟毀宮墻一堵從企鉦住宅後通入宮
內將宮內帑藏金册銀册等物與令企鉦

家僕張守堯等黄夜將帑藏偷盜擡箱四
箇胡宗孔拿廂壹個侯繼富拿箱壹個俱
擡付主企鉦府內胡學文胡學顏擡箱貳
個擡付侍聖家藏匿等情俱侍聖家人彭
加福在傍親見一一吐證供報輸服無辭
併審劉仙娘吐稱假降邪神咒符惑王是
的及審彭學孔等各吐企鉦企鐘企鉎幹
坎閉門阻妃是的再審其餘人犯與侍聖

等供同是皆宗人幹湮較尉吳良輔質證
隨該臣會同使臣李奇懋侯拱宸審得彭
侍聖謀王盜帑劉仙娘邪術惑王晏審極
真分別磔絞已無疑矣第謀之一字原非
一手一日所能爲企鉦企鐘企鉎幹坎是
夜飲酒與同盜帑與同侍聖親供而質情
已畢露胡氏又稱長爺震爺卽是企鉦企
鐘同在更爲確證得非知情同謀且企鉦

拜理企鐘具呈三更王甍天明坐殿尤顯
見朋謀之左券乎彭學孔等閉門阻妃不
容進入同在事中明屬濟惡同盗況彭學
孔買進胡氏以釀此莫大之禍耶胡氏聽
妃究罪是否妥便朱金鑿用藥墮胎之事
蕭氏姚氏既供吐有據成案難拘凢前招
未盡情節仰守巡下湖南道遵照
勅旨覆加研審如律議擬通具招詳至承襲管

理等項並查議妥確另報以憑覆覈會題
口詞並發牌行守巡二道備行理刑楊推
官會同戴同知覆審看得彭侍聖阻婚畏
罪結黨謀主買信於王凢軒之家下手在
陪飲酒之夜頃刻王甍倉卒入殮屡審情
真寸磔所甘心矣惟企鉦以宗藩未敢加
刑且侍聖未供其同謀故從前止以盗論
今宮妃有長爺震爺之報長卽企鉦震卽
企鐘也侍聖當會勘時又有企鉦企鐘企
鉦幹狀同飲酒各袖金之供則同謀寧須
問哉但天潢一派不得不細爲推敲如企
鉦素比侍聖狼狽爲奸無論竊門秘帑買
棺速殮當哭泣不暇之時而遽求攝理謀
情何等昭著而且黄夜盜帑其僕張守尭
等供報更真又不獨毁垣還灰之足證也
按以同謀得財之律彼亦俛首無詞仍籍

沒其家以充兵餉以免追賠之擾法固爾
爾企鐘草創議攝情已難逭而袖金貳百
又出侍聖之口罪豈在企鉦下乎企鉦幹
狀同陪一夜之歡然謀卽知情未嘗加功
罪少次之俱候請
旨定奪彭學孔等先同侍聖盜帑繼復閉門阻
妃安能保其首領彭學曾等依王府而嚇
財戍有餘辜仍同侍聖等一槩籍沒家產

以還岷府張守堯等俱擡箱有據律應擬
遣胡氏據侍聖口供在傍親見則知情同
謀應擬婢妾謀殺家長之罪然有王妃究
問之旨在伏候裁奪劉仙娘師婁邪術絞
不爲枉范宗臣擬徒周登明等擬杖俱載
初招何思忠等免究至墮胎一事前卷已
明據律墮胎以子死爲證而原未報驗且
進藥之王忠久逃接藥之柳梅物故毋惟

予朱余璽之嘵嘵置辨也但素性兇暴而
部招又謂其係企鉦羽翼亦應重懲其承
襲曾理另聽裁議均非卑職所敢專也具
招到道該本道會同巡道看得此審已經
數番本道無縱奸無枉殺矢諸神明者凜
在見聞但前詳企鉦同謀語未大露而意
固已含抑以郡王也必藉
詔宣爲霆震耳今據二廳奉憲再詳鉦何辭於

謀哉同王飲酒出侍聖之親供三更在宮
有加福之口吐奚必問肩門謀攝開垣盜
財而後決乎若王薨於夜半報訃於天明
倉卒代劊攝理呈稿企鐘亦何太早計况
胡氏長爺震爺原指鉦鐘在內而侍聖證
有分贓乎鉦誠首謀鐘亦同等若企鉦幹
狀則知情而未加功矣侍聖久萌弒逆不
在飲鴆一事彭門蠱惑逢迎不止侍聖一

人彭學孔等當王薨而齊集相與慌忙以
就殮阻王妃而閉門何忍拒絕其哭臨况
學孔引進胡氏又禍胎乎侍聖首謀四人
即下一等不但共事又共有袖金矣至胡
氏與王同寢酒後之光景定能悉其顛危
侍聖供在傍親見慘死之緣繇豈真不與
於謀議罪固宜浮於劉仙娘也獨是用藥
墮胎則胎驗成形律有明條藥授何人前

卷自明終不敢爲朱恭鑒苛求矣其盜帑
一事企鉦家人與彭加福同供擡箱往善
化府則借郡王爲橐身侍聖固友噬之養
虎倚敗垣爲金穴企鉦其破梟之惡鴟乎
總之謀以成其盜特一調弄於轉手盜以
遂其謀正爲垂涎而伏戎此譬於蠱之有
蚘也一身兩口爭自齕而因自殺諸奸復
何辭哉然罪有依律直定者有請

旨定奪者惟盜贓只有籍沒已耳若另行追賠
以開告訐黃山一案足爲殷鑒本道爲國
討賊尤不得不爲地方請命也具招到臣
撫臣洪如鐘統兵北上該臣會同司禮監
太監李奇懋宗人府駙馬都尉侯拱宸會
看得事有極奇變出叵測爲尋常意識之
所不及黎而情理之所不及格者則彭侍
聖一案是也侍聖以下賤廝役豢養於岷

王累世承恩即禽獸宜知感矣豈意寵極
成寃以妃父叱詈之小嫌肆其陰圖報復
之詭計初發難端於阻婚馴致謀王之慘
變奎龍閣上癘跛之詐既窮承運殿西弒
逆之謀遂合人言入酒毒謀先具於京招
掩口扼吭真情畢吐於今讞鉦鐘同事胡
氏知情歷歷得之口供昭昭在人耳目至
累代之册無餘內帑之儲如罄悉爲盜資

又不足言嬰審極真寸磔已晚企鉦貪人
敗類逆黨無將狎比狂且夤緣構亂初招
諱言同謀援筆自甘盜論豈知鉦如不與
於謀王甍何病買棺速殮何爲王肉未寒
御殿攝理何蚤真情難掩蓋而彌彰企鐘
臭味既投聲氣與同徹夜朋謀攝橐夙搆
今審王在座同飲王入宮同送則侍聖直
認企鉦企鐘之倶在胡氏又稱長爺震爺

之相符二犯互證如出一口鈕鐘卽係長
三尺安能置辯哉若夥盜帑物無論毀垣
遺爐前招鑿鑿可憑卽如擡箱袖金今審
一一更確旣犯不赦之條應從重辟而論
企鋌幹坤羽翼招摇蠅營蟻附夜半同在
舉觴帑金悉皆染指參璽墮胎一事宮人
供其授藥似覺有因但胎形原未經驗而
質證者如柳梅王忠旣死且逃有難懸擬

總之企鋌幹坤參璽一黨究宗千條惡孼
從亂如流趨利若騖但念原非首惡姑從
末減與企鈕企鐘並請
旨定奪者也彭學孔彭學皐彭祖恩彭學伊當
王甍之夜胡爲舉族而咸集迨妃臨之時
乃敢閉門而不納盜賊有據駢斬何辭胡
氏蛾眉擅寵狐媚惑王寢處與同致死之
根因親見呈身有自知情之罪案難逃原

茶冷汗爲誰教唆先睡燃燈爲誰掩飾生
旣負心死當碎磔劉仙娘工於咀呪適足
喪軀如律擬絞用息邪說彭學曾彭學文
彭學夔彭侍玄彭祖康彭祖傑皆侍聖之
族類借叢之勢假虎之威遇事無不縱橫
逢人便思呑噬張守尭胡宗孟胡宗孔胡
學文胡學顏侯繼富俱企鈕之家奴助虐
爲非同惡相濟攫帑有如探囊朋謀何殊

剌逆各擬一遣猶有餘辜企厥盜壺議罰
沱宗臣騙贓擬配張天粹許國詳爭館起
釁遂致株連擬杖罰降已足示懲佘末明
黃會中易正先周登明李太和趙應和王
進忠周大臣董福禮雖比匪人審無顯惡
姑宥無知量從杖警彭侍聖企鈕與彭學
孔彭學皐彭祖恩彭學伊彭學曾彭學文
彭學夔彭侍玄彭祖康彭祖傑仍應一槩

籍沒家產還諸岷府並究餉者也伏乞
敕下法司再加覆議上請定奪臣再照此一案
也始而外鞫欽犯礙於用刑誰肯甘心紓
吐繼而解京犯證猶未通到尚能狡口支
吾今
皇上念篤懿親明懸日月再三鄭重特遣
欽使同臣反覆詳審多方體勘乃始得真情畢
露自謂事之顛末可以無遺岷王之幽憤

可以少洩而天理人情通國之切齒腐心
者可無餘憾不然臣等猶夫前之悶而不
能决也然臣等竊有請焉武岡彈丸地自
有此變株連拖累無所不至蓋人人懷猶
戚之悲矣
皇上親親仁民並軫
聖懷當必有惻然者今此案已明人心甫定在
郡妃以未婚處子惟聽命於鄭之沛更宜

勉加安靜以正國體以輯人情伏乞
天語申飭則一方受賜寧有窮耶除應繼親支
及目前攝理府事容臣等另疏奏聞外謹
題奉
聖旨岷藩異變親王慘斃遣官會鞫已明各犯
情真罪著朕詳覽爰書不勝痛憤事關重大
還著三法司官通將前後招情確議詳覈奏
請施行該衙門知道

審決逆犯疏

題爲叛逆朋謀弑篡刼帑鎚絕王宗賄法蔽

寃哀籲

聖明正法立勦以雪王寃以振綱常事本年陸月拾捌日准司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掌府事太保駙馬都尉侯拱宸手本先該本監本府會同本院具題前事伍月初壹日奉

聖旨岷藩異變親王慘斃遣官會讞已明各犯情眞罪著朕詳覽爰書不勝痛憤事關重大還著三法司官通將前後招情確議詳覆奏請施行該衙門知道欽此該刑部左侍郎等官韓策等覆題奉

聖旨這案事關重大法司既經會議還將各犯姓名罪欵實實塡註分別明確行限三日內具覆欽此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各犯既會審情眞彭侍聖胡氏彭學孔彭學皐彭祖恩彭學伊依擬便著彼處會官處決企鋥企鐘勒令自盡劉仙娘監候處決企鉦幹[illegible]押發高墻禁住彭學曾等彭侍玄等十二名照例發遣餘俱依擬該省撫按道府等官漫視大獄著部院該科併將長史承奉都叅看來說欽此合用手本移會遵

旨施行等因准此時臣巡歷長沙除移會撫臣

外該臣郎馳赴寳慶府會同司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駙馬都尉侯拱宸守道吳伯與巡道石維嶽寳慶府知府杜遴奇同知戴文選推官楊新泰長沙府推官張廷對武岡州知州韓仰泰邵陽縣知縣袁一鰲長史李鍾華守備高維崧等遵奉

明旨於柒月初拾日齊至寳慶衛公所望

闕行禮差委文武各官督兵管押問擬凌遲犯

人一名彭侍聖斬罪犯人肆名彭學孔彭學皐彭祖恩彭學伊勒令自盡罪宗貳位企鈕企鐘同赴法場隨將貳宗置備臺架用白綾裹索勒令自盡仍備棺木令本宗家屬收屍併將彭侍聖等俱如法正罪訖先據武岡州并長史司呈報凌遲犯婦胡氏自伍月染病隨令醫生何思忠調治不痊於本月貳拾玖日夜身故等因該臣批

行該州取解本婦身屍到府委該府同知戴文選推官楊新泰親行相驗明確取具該州知州韓仰泰長史李鐘華吏目李遜榮典簿柴善慶守備高維崧内使李遵醫生何思忠土工姚月等各結狀粘連印鈐收照在卷仍將本屍於柒月初拾日亦斬首戮屍訖又據該道呈報絞罪犯婦劉仙娘於柒月初叁日在監病故委官相驗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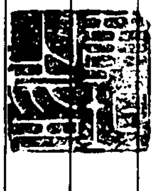
具帶理司獄事本府倉大使蕭名元禁子隆金等醫生張興桂等結狀覆查相同除彭侍聖等一門家產盡行籍没企鈕檯箱有據亦應籍没臣已行該道嚴行委官查勘勒限盡數速追并企鈕等押發高墻彭學會等照例發遣完日另疏上

聞臣等聽候叅看外所有遵

旨會官處决過緣繇該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副

都御史洪如鐘相應題報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查繼爵倫次疏
題爲欽奉
勑諭事准司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掌府事
太保駙馬都尉侯拱宸會稟前事先該刑
部尚書等官喬允升等題爲叛逆朋謀等
事奉
聖旨據奏岷藩謀逆等情招擬俱有確憑親王
釁於非命事體重大且干宮壼內外各犯尚

未通招查照先朝典例著司禮監太監李奇
懋駙馬都尉侯拱宸前去會同該撫按官將
發回及在彼有名人犯招供事情逐一鞫訊
宮犯聽王妃究問仍多方體察務得詳確真
情叅合部議擬罪具奏候旨遵行應繼親支
同各宗查彔奏玉牒倫序相應幷目前管理
府事議妥另奏其餘事宜聽撫按奏奪伴送
宗人并押回各犯官旗著本衛選委該衙門

知道又特
勑臣等其應繼親支據撫按奏長史開報
玉牒應綏寧王長孫企鋅子年方肆歲未經請
名又據企鋌等公舉岷憲王次子常寧王
庶長子朱國英亦未請名俱未載入
玉牒仍會同各郡王宗室及地方各官備查統
系源派倫序相應的係何人常寧王子向
未請名原屬何因並目前管理府事等事

另行具奏欽此移會到臣臣又據分守湖
南道右叅議吳伯與呈詳爲籲天電徹夙
究權奸離間陷害名封懇恩賜題親支承
襲祖爵以繼藩祚以廣
聖恩事蒙臣批據岷憲王次子常寧王第壹子
朱國英呈前事詞稱英生不逢辰顛連下
同煢獨父王幹坤
冊封常寧王廼祖考憲王之次子行同章子情

類申生遭椎奸悍奴姚正帝善好張問士
彭祖清嗔先王賞賜非薄禮貌踈倨肆讒
離間憲祖年已耄耋惟肆人之言是聽父
王被讒不得奉朝請者拾年號泣以沒抱
恨終天我憲祖惡其子遷怒於孫致英兄
弟貳人未得奏請名封府第田產一併収
訖英兄弟寄食民間夫婦叁人流離困苦
雖請食口糧寅賣辰年困苦無告今幸奉

天語查應繼親支英實岷憲王孫常寧王第壹
子生母鞠氏萬曆貳拾玖年禮娶入宮係
額妾人數非濫妾比也雖濫妾所生之子
要例開載應繼王爵者臨期請
旨定奪英的係親支請旨人數年已貳拾玖歲
恨君門遼於萬里下悃難通呈乞俯憐貧
困親支王孫提拔代奏庶岷憲王一綫之
脉不致斬絕七廟英靈九京御德等情蒙

批分守下湖南道會同巡道查議報行府
仰州牒長史司該長史李鍾華看得朱國
英據建德王府企挺等呈稱係常寧王之
子憲王之庶孫又據本宗所呈詳查
玉牒常寧王於萬曆拾伍年
册封爲王嫡妃熊氏妾媵李氏于氏但郡王額
妾數該肆人而鞠氏亦在額數但因未封
亦該以濫妾之例律之國英名封未投舉

兼離間正坐此耳彭祖清張問士久已物
故而姚正帝善好久已在逃難以拘獲質
對常寧王生於萬曆陸年而薨逝於肆拾
伍年今英行庚貳拾玖歲當在貳拾肆歲
所出於憲王積怨之前積怨之後時移勢
殊不當其時難以深知歲報册載英名英
食口糧壹拾貳兩伍錢坐派新化縣於萬
曆叁拾捌年貳月初拾日奉文詳允大抵

英之不得名封者、以母鞠氏雖在額妾數
憲王遷怒、未肯發本、矧又收去財產、未授
封冊、故英不得名封、今當照濫妾例行、要
例會典載、如有聽繼王爵、係濫妾之子、有
礙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等因、牒州、該本州知州韓仰泰、看得朱
國英據長史司查勘、不特英名未載玉牒
即英母鞠氏、亦未請封也、則濫妾可知矣、

而英之名封未請、想亦常寧王幹坤、得罪
憲王以致之耳、似當照濫妾例有礙請封
者、臨期請
旨定奪等因、申府、該本府知府杜遴奇覆看得
岷藩王甍之後、諸宗及王親紛囂萬端、地
方官窮究纍纍、而以爲不窮不究百般爲
地方苦心、盡付東流、惟天日可表鬼神式
臨、不必贅矣、但今日欲議承襲攝理、止可

質之諸宗問之王親、體察於
欽差甲府、何能再贅一語、以取不明之誚耶、毋
已則韓知州官於本地、稔知最眞、惟州叅
看最確、煩亦依州議行之耳等因詳道、該
本道會看得岷王甍已叅載諸宗紛囂萬
端、地方官舌敝顏禿、以至心胆俱瘁、尚未
知究竟何所至、朱國英父常寧王、得罪憲
王、乃家事也、家事非外人所得知、承襲祖

爵、國事也、國事必
玉牒而始信、故今日不當問父子之愛離、而當
問
玉牒之有無、即英母鞠氏、原未受封、與濫妾相
等、則例有濫妾所生、礙於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具在會典、非本道所敢擬議等因、
又據守道右叅議吳伯與呈、蒙臣牌照得
岷事見今會題、惟承襲管理二項、奉

勑地方官備查統系源派倫序相應今乃摇摇
未定有礙回奏牌行本道會同巡道卽將
一應批查呈詞要見某人保舉某人或承
襲或管理孰是孰非查議的確具詳隨經
行據寶慶府手本稟稱承命議承襲管理
此係
欽使按院同兩道主持定議府州司甲甲下屬
有聽命已耳時諸宗議企銅裡泞又議企

鍈轉換無常下屬安能置一議乎寧謝官
而歸不能當此責也等因該本道看得承
襲之說往歲幾經辨駁及今尚煩論置本
道自揣何分尚敢私參其間至於管理則
諸宗之於企銅裡泞也袒分左右雖不無
多寡於保舉而意同胡越勢必至搆亂於
先登本道前申文云府州司既兩持未決
將兩道何所據而專請固實語也況諸宗

倏而譽鍈倏而企鍈議如羹沸然何怪該
府之心戰語塞也以本院同兩
欽使共奮剛斷自可底定衆囂本道安得以茫
昧之虛辭貽攘奪之實禍哉自有帨事來
本道不敢辭勞弛擔想本院必有恫然惻
然者矣等因又據巡道副使石維嶽呈詳
該本道看得承襲之說固非本道之所敢
專至於管理者如諸宗猶各保企銅裡泞

貳位已不能決今又增而為企鍈矣無怪
乎該府之難措一詞也若非本院及兩
欽使之斬鋼截鐵力爲主持則諸宗日愈有喙
喙爭鳴而已誰敢以安于而取罪戾等因
據此先是臣奉
命而後曉夜祗懼仰遵
皇上多方體察之
旨隨牌行武昌府推官禹好善查盤寶慶府郎

令備細體訪岷府等事今據本官手本稟
稱岷府無嗣國器失守議襲議攝者衆口
不同有司漫無主持惡宗乘而睥睨職恐
蕭墻之禍又不止在侍聖與企鉦也先是
以企鋅之子襲王而以企錭之賢代攝正
派未明居攝無當朦朧含糊有錢者勝以
國爲戲良可嘆也職查得岷王康王之後
也康王有玖子絶故者陸止有岷憲王與

企鋅及今之祁陽王也憲王絶矣企鋅應
繼企鋅痴矣其子應繼其子幼矣祁陽王
當攝此岷統之倫序也奈何有企錭者不
知係何支派竟以通天之手兕穴之金賄
買公舉儼然攝理陸月半侵岷費不亦企
鉦之故智乎不知今日之事不但企錭不
宜攝卽企鋅與其子亦不宜承查得岷憲
王生貳子長幹跬次幹坤跬生企鈴鈴生

禋洪卽今薨之岷王也幹坤初封爲常寧
王生子貳長國英次國俊見今流爲庶人
憲王蓋未絶也因常寧王得罪憲王憲王
廢爲庶人并其貳子不與請封不與請名
是以強宗借口一槩俱廢不曰
玉牒無名則曰濫妾所生今查國英國俊係常
寧王第肆妾鞠氏所生雖非嫡出何以云
濫所謂濫者優娼賤婦桑間濮上野合無

禮飄泊無根者倫豈鞠氏儼然配王而所
生之國英國俊一槩遺棄不但不明嫡庶
之義亦且不知濫妾之名矣夫以金枝玉
葉竟與腐草同觀亦大不平事職謂常寧
王得罪於父其子國英未嘗得罪於祖憲
王已不有其子何忍遂不有其孫
玉牒無名乃應有而不得有豈不應有而無耶
親王的派視爲陌路之人踈遠孼宗反竊

神器之守、孰主張是、職謂拔微顯幽、扶統
正分、使憲王無子而有子、國英無國而有
國、亦今日一快事也、伏乞本院再加查訪、
如果職言不謬、乞將國英續承岷統、楚弓
楚得、天理人情、寔爲允符、無使覬覦錢宗、
今日爭攝、明日爭繼、萬一舛錯、則馬牛襟
裾、紊倫序而玷辱
玉牒、關係非渺小也、等因到臣、該臣以爲岷府

承襲一事、與繼在於一時、是非昭諸萬禩、
介在毫釐、判於千里、敢不愼與、自薨王無
嗣、角逐競起、蜩螗沸羹、迄今弗寧、於是有
謂朱國英宜承者、有謂企鋅宜承鋅痴而
其子宜承者、有謂以親而禋洊宜攝者、有
謂以賢而企鋼宜攝者、有謂洊與鋼兩相
持而以企鍈攝理爲解紛者、臣謹會同司
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駙馬都尉侯拱

宸、反覆詳議、多方體勘、則固不敢外
皇上之明倫、與酌定之要例、而別有請也、
勑云應繼親支、統系源派、今查薨王、憲王之後
也、使憲王之嗣絕無、然後當舍而旁求於
別支、今憲王之孫常寧王之子固有朱國
英朱國俊者在矣、若夫企鋅則又康王之
孫綏寧王之子、隔壹世矣、源派分親疎判
矣、乃或曰國英

玉牒無名也、不知英無名、鋅之子亦無名、英之
無名、是其微弱而不能請名、非其請之而
不宜有名也、又或曰英爲濫妾所生也、不
知英母鞠氏爲常寧王額妾、非濫也、又或
曰常寧王得罪於憲王也、不知常寧得罪、
國英固無罪也、若論父子責善、則憲王之
疏常寧王、原非以其罪、而國英又何罪乎、
今以

天潢而等之凡流、以王孫而夷於常布、使其形影相吊、不得與多金者爭一日之長、此義士之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查議、或准國英承繼、以延憲王之脉、或用企綷之子、但繼岷王之傳、而憲王則絶矣、惟候
聖裁。若目前管理、以倫序論、莫過裡汻、蓋宗藩酌例開載甚明、其云親同論齒、齒同論賢、以明賢之不可與親比也、則鋼又何可與汻比也、况人之才具不甚相遠、酌例已言之於前乎、或有謂鋼爲郡王者、則酌例所不載、而汻亦未襲之王爵也、至鍈之與鋼源派相同、益可無論矣。若
皇上以酌例所載、或用裡汻、暫充管理之責、若用國英承繼、則英長自民間貳拾玖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料理府事、亮非所難、或

郎罷管理之舉、以省紛囂、亦便計也。統惟
皇上裁定、非臣等所敢輕議也。臣再照楚中法度積弛、
皇上明作振飭、凡事責成撫按、臣每遇奉到郎行、顧臣之轉行者、道府州縣、夫固上下相承而利害與共者也、使有呼必應、桴鼓隨聲、何事不集、乃楚中急公者固有、而怠忽者尚多、即如承攝一事、臣日駐寶慶、嚴催乃道委之府、府委之州、司任其築舍搏沙、茫無定議、不知是是非非、明白聲說、有何妨礙、而難於肩承若此、臣之誠信不能有孚、固惟自愧、第人臣苟精白乃心以事
君上、則青天白日之下、明目張膽、爲所當爲、有如壯士伸臂、誰得把持、止水鑒形、誰得淆亂、不然而先横成見、排衆論以不容、或漫無主裁、任羣紛而莫定、臣不知其何心矣。

即曰調停人情爲地方善後之計則
聖裁既定、以明威爲霆震、誰不屏息、又何紛囂
之是虞乎、至寶慶府知府杜遴奇之語、尤
偃蹇不倫、已爲鄧之沛具奏、應聽另議外、
該臣又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
鍾、相應會題、伏乞
皇上天語申飭、以後楚中諸臣、當茲多事之時
須切急公之念、同舟合力、加意奮作、設再

猶前泄沓、呼不即應、臣等唯有謄之白簡、
固無能代爲受罪也、臣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查國英始末確據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司禮監太監
李奇懋等題前事奉
聖旨岷藩繼爵管理事關天潢倫序還著考據
明確具奏禮部知道欽此隨行庫查
玉冊岷府相傳宗派與原題悉同惟常寧王幹
坤有子宋國英原未報生亦未請名無從

查覈至於父子責善非司庫所能知祁陽
王曾長孫禋泞應否以管理屬之等因案
呈到部該臣等詳閱司禮監太監李奇懋
等前題并查
玉冊報生請名冊及諸王表大畧岷府始封之
莊王傳國睦世以及康王柬王傳之憲王
憲王之子五有傳者惟第貳子之禧靖世
子第肆子之常寧王也繇禧靖三傳至於

今薨之岷王禋洪而絶蓋憲王之第肆世矣繇常寧而後雖未有傳爵然其庶長子朱國英固見在也繼襲必論親支則當求之憲王之子而憲王之子除僖靖之後無人則親莫如常寧而繼莫如朱國英是仍不失憲王之派若舍憲王之後而求之綏寧之子則爲康王第叁子綏寧之派而與憲王何與蓋綏寧有後而憲王無後矣原

題之詞明暢簡切足以破後綏寧者之非而不必論綏寧之呆其子之幼之未名可也但國英之母册無氏姓而國英亦無生年月日在諸王表則常寧已絶除矣襲國大事臣部豈敢輕定必該省撫按嚴加查勘國英之母的係何氏其家何處是常寧王何項妾媵人數卽濫妾子女而聽繼王爵則要例中所載亦不得諱但求是常寧

眞血脉耳國英初生其收生者何人乳養者何人以何年月得罪於父乃致離棄既棄之後一向何門飄寄幷當時父子責善本末輕重之故亦須明白聲說不得復種疑根岷府宗支甚多喙長三尺豈遂無一公道者而國英之生年貳拾常寧之薨在萬曆肆拾伍年非甚遥遠之事武岡一州之人萬耳萬目亦決未泯滅無聞也特在

撫按加心體察毋護前毋怯後毋貽地方再三之苦毋致

朝廷更番究竟耳且岷何府也在內曰宄在外曰奸憲王之後何惟不有蓋國非其國家非其家久矣今能得滴血之裔亢宗之子庶不負

朝廷親親大恩我

皇上至再至三之盛意但國英事體明白則管

理屬之經汙有何不可伏乞
勑下臣部遵奉施行本部尚書李騰芳等具題
奉
聖旨是還行該撫按勘明國英生母姓氏並責善本末有何確據一一詳奏國事暫着經汙管理欽此咨院備劄到臣該臣隨經移會撫臣并案行守巡湖南道及武岡州查勘去後隨據守道右參議吴伯與會同巡道副

使石維嶽呈詳蒙臣批據武岡州申奉臣案驗前事仰州會同長史司遵照
明旨內事理即將國英生母姓氏并責善本末從實查勘明白一一詳報以憑覆覈會題等因准長史司牒稱建德黎山南漳南安等王府長孫輔奉國將軍企鋋企鍦企鉠企鏰企銲定燉幹錐幹惆經滳等手本爲公舉滴血親支據實回復事不幸岷國主薨絕鋋等公舉岷憲王孫常寧王庶長子朱國英親支理當承襲已蒙會題奉
旨覆勘鋋等細查常寧王幹坤係岷憲王第肆子於萬曆拾伍年玖月初捌日册封常寧王選嫡妃熊氏有疾無出萬曆貳拾玖年貳月初拾日禮娶在城州民鞠茂林第壹女鞠氏爲妾於萬曆叁拾年捌月拾壹日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孚館收生婦熊氏

乳母蕭氏現存內使段進忠可證叁拾貳年閏玖月拾陸日常寧王分封出閣已長叁歲矣鞠氏又於萬曆叁拾玖年叁月貳拾柒日生壹子朱國儁於常寧府中收生婦張氏又生壹女鳳音鞠氏萬曆肆拾肆年貳月初陸日故此英生母姓氏原因是實但責善本末可爲痛心流涕憲王寵多內嬖常寧母妃盧氏以色衰失寵憂憤以

歿常寧痛母之心切常以語言幾諫憲王
王怒又加胥小離間拾年不得奉朝請是
以失陷貳子名封常寧情顙匡章憶母行
同申生被讒時號泣旻天冀親悟悔於萬
曆肆拾伍年伍月貳拾叁日氣欝而逝此
責善本末也常寧歿後將府宅改爲書院
膳田家僕悉收入内將英儁二人逐竄民
間任居鄙屋英儁果係憲王血孫常寧脉

子今奉行查各宗具實明確轉達俾英早
膺封爵以正藩祚通國攸賴矣等情到司
該本司左長史李鍾華看得朱國英生母
鞠氏係武岡州民鞠茂林第壹女英生於
萬曆叁拾年捌月拾壹日寅時收生婦熊
氏乳母蕭氏萬曆肆拾捌年禮娶生員夏
良謨第貳女爲配郡王額妾例當肆人常
寧嫡配熊氏選妾李氏于氏其鞠氏當在

額妾第肆未曾題請當以濫妾論之濫妾
之子有臨時請
旨定奪之例已蒙會題不啻燭照數計矣其常
寧王責善本末時經多年官不同時何能
深知雖據企鋋等所稱僅得其槩未盡其
緼聞通國之所稱里巷之所譚萬耳萬目
公論在人心言常寧王有妃熊氏曾入
宮稱賀而憲王之婿儀賓龍汝震有讒搆

之言憲王聞而怒怒而責汝震竟斃杖下
有囹圄之慘憲王惡汝震之爲常寧黨也
恨常寧益深當年召常寧於國門呼通宗
於堦下數常寧之罪嗟嗟常寧何罪哉及
至晚年省耘軒憲王獨酌自嘆有悔心之
萌念及常寧泣數行下因有今薨之岷王
禋洪在而前念未化遂絶意不譚常寧遂
棄常寧之二子收常寧財産盡入國中而

國英國僑流落民間
玉牒不載繳還册印在諸侯王表之爲絶除蓋
坐此耳父子天性豈忍隔離責善傷心流
爲不可解之苦禍延人國一至此哉國英
不可諱祖父之失而困苦人間近三十載
竝無怨尤可謂賢矣今據武岡人皆曰國
英口鼻耳目言笑舉止儼然一常寧也夫
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非其種類豈能相

合非常寧之眞血脉而何英遭人倫之大
變值未有之奇阨而使不遇豈天也哉扶
危救正俾常寧王有子憲王之統不墜裁
酌取自上裁非卑職所敢輕議也等因牒
州該知州韓卬泰看得朱國英的係憲王
之孫常寧王之子會議明確無容喙矣但
查其母之姓氏竝英之生年月日與夫當
年父子責善本末輕重之故亦難言之矣

國英之母的係鞠氏常寧王於萬曆貳拾
玖年貳月間娶爲弟肆妾於叁拾年捌月
拾壹日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孚舘収生
者熊氏乳養者蕭氏迦之母姓則國英是
常寧之眞脉無疑國英之嫡母熊氏生有
節操一日入宮稱賀適値儀賓龍汝震搆
讒憲王恨其婿而并及其子以常寧爲汝
震之黨惡也下汝震於獄置之立斃後又

召常寧於國門呼通宗於堦下數其罪而
責之幾與汝震同登鬼籙長史司之言句
句皆當年之實事也常寧薨後追其册印
没其家産煢煢國英兄弟二人寄居鐵鑪
巷就食民間爲流離漂散之子耳此諸王
表常寧絶除之故所繇來矣國英
玉牒無名正會疏內所謂應有而不得請非請
之而不應有者也則從前之習弊一掃而

以後之紛爭永息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端在此矣等因蒙批分守下湖南道會
同巡道覆確速報蒙此該本道會同巡道
看得朱國英為憲王血孫常寧脉子遡之
母姓考之生年月日該州司身近藩封慱
采國論宜一一可指其面貌言言不啻其
身嘗也若常寧幾諫其父以母氏而痛心
憲王失陷名封以子諍而嫁罪含憤地下

常寧井之矣流落人間國英何堪哉況建
德諸宗未奉勘明之先己有承繼宗支之
公呈在州司今日之左券國英同堂之影
身也本道故據府州司之申報直為轉達
如此餘非所敢擅擬矣等因到臣該臣會
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鐘看得朱
國英為憲王之孫常寧王之子應襲岷王
之爵與未曾報生請名之故臣等前疏已

悉弟親藩係
天潢一脉承襲乃世系所關臣等敢不窮源遡
流務求至當以仰副
皇上慎重之意是以細查國英生長之地並其
日時與其母氏而國英之應承襲也了了
分明矣國英生母鞠氏係州民鞠茂林之
女常寧王禮娶為第肆妾於萬曆叁拾年
捌月拾壹日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孚館

収生婦熊氏乳母蕭氏蓋國英生三年而
始隨常寧之邸也常寧薨時鞠氏已先年
而歿矣此皆確有可據者至責善本末則
事在宮中非外人所深知據通宗公呈以
為常寧之母妃盧氏失寵憲王常寧屢諫
成隙遂致相夷而長史與該州申文又以
為宵小肆讒遂憲王之怒因奪其封没其
産並逐其貳子而常寧竟齎冤憤以暴薨

矣總之常寧之孝思鬼神可質其清白
天日爲昭而國英之以血衈王孫蓬飄寄食又
路人聞之而欷泣者也目今離照當陽覆
盆寃徹顯微闡幽是在
聖明非臣等所敢擬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上請定奪奉
聖旨據奏國英生母姓氏責善事情具有公呈
申文知道了襲封大典正始宜嚴禮部還酌

情揆義確議具奏

叅看道府疏

題爲奏
旨叅看事本年柒月初玖日奉都察院勘劄刑
科抄出刑部題爲叛逆朋謀等事奉
聖旨各犯既會審情眞彭侍聖胡氏彭學孔彭
學臯、彭祖恩、彭學伊、依擬便著彼處會官處
決企鋇、企鐘、勒令自盡、劉仙娘監候處決企
鋌幹狀押發高牆禁住彭學曾等彭侍玄等

十二名照例發遣餘俱依擬該省撫按道府
等官漫視大獄著部院該科併將長史承奉
都叅看來說欽此臣除發抄吏部外與考功
司往返商確期會部院早完此案用無負
叅看之
明旨但念此一獄也乃千古未有之奇事令人
覽未終篇髮上指冠而該省撫按道府職
司地方既不能按法而誅奸惡又不能據

事早行參奏向非王妃自行控訴幾於沉
冤莫白大奸漏網此何等重大而乃玩忽
歲月不明不白漫視之罪洵莫逃矣然爲
時既久官之遷轉不一既不可濫入一人
於事中尤不可遺漏一人於罪外參看欲
嚴法難懸坐乞
皇上勑該省撫按細查事起何年經管何官自
撫按道府幷長史承奉去任見任一一指

名據實具奏然後臣得隨部院詳行參看
庶得申考功之法而仰遵
天語之森嚴也伏乞
皇上施行奉
聖旨親藩異變地方官玩徇獄情豈能逭責該
科既說法難懸坐著行文該省巡按御史自
岷藩遇變之日爲始將撫按道府等官幷長
史承奉不論見任去任俱詳開職名來看其

會經讞獄與事有關會的一一指名據實勿
混勿隱限文到拾日之內即行回奏該部院
知道欽此抄出到院備劄行臣奉此臣於時
正駐寶慶府會決各犯隨即牌行守巡下
湖南道右參議吳伯與副使石維嶽幷武
岡州知州韓仰奉弔查各道府州一應始
末文卷到臣該臣逐一查閱謹將岷王於
崇禎元年肆月初壹日遇變以後各官職

名開款詳列並會經讞獄與事有關會者
一一指名據實開後外除前後章疏見在
御前與文移之繁浩者不敢復贅仍將各官當
看並批駁詞語另造一冊同各道府州原
卷呈送都察院與部科備查以明臣之不
敢隱不敢混也惟是臣同在事中亦不敢
外參一語特於各章疏申文招卷確有可
憑者據實以聞如此再照臣自奉

旨會勘以來駐於該府日時頗久朝夕飲氷惟
恐無當以負
聖明之委任於是多方體察博採輿情又據委
官之開報與道路之喧傳臣竝不敢毫有
所隱不以聞之
皇上蓋凉茶冷汗之說始於長史周一奇承奉
董進之申文今俱已物故可以無論乃守
道龔承薦何不察而主其說也說者謂薦

自寶慶抵武岡時沿途饋送已如其意而
桶內黃金之有靈也知府杜遊奇初批亦
嚴後胡爲而中變說者謂企鋌婿黃會中
之叅千金使然也至同知黃克儉不行審
勘先自查解有謂其得凉石二顆炎天盛
暑握之而徧體透凉者有謂其得自鳴古
琴者有謂其得珍奇古玩法書名畫數多
者有謂其得怪石木器大理石牀者有謂
其捆載數櫝復運三舟者臣已拏問其用
事書手姜應龍亦既招承矣若見任守道
吳伯與初亦惑於龔承薦杜遊奇之說先
貽臣稟有京招之內一人不可減京招之
外一人不可增語然臣一嚴駁遂瞿然而
返之正猶幸爲不遠之復也伏乞
勑下部院該科分別叅看上請定奪施行

各官職名

先任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今爲民
姚宗文
見任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鐘
先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爲民溫
皐謨
先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陞陝西

叅議宋景雲
見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降級管
事臣黃宗昌
先任分守下湖南道今陞四川按察
使龔承薦
見任分守下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
見任分巡下湖南道副使石維嶽

一府官
見任寶慶府知府杜遴奇
一府佐官
先任寶慶府同知今陞南京工部郎
中黃克儉
見任本府同知戴文選
見任本府通判今在任病故張得春
先任本府推官今陞山東萊州府膠
州知州梅開
見任本府推官楊新泰
見任長沙府推官張廷對
一州官
見任武岡州知州韓仰泰
一長史官
先任長史今故周一奇
見任長史李鍾華

一承奉官
先任承奉後解京病故董進
指名據實
一初申文係已故長史周一奇已故承
奉董進
一會題甍故日期係先任撫臣姚宗文
按臣溫皐謨
一奉

旨查覈係見任撫臣洪如鐘先任按臣宋景雲

一初審覆審官係先任守道龔承薦見任巡道石維嶽知府杜遴奇先任同知黃克儉先存後故通判張得春先任推官梅開見任長沙府推官張廷對武岡州知州韓仰泰

一盤詰官係見任同知黃克儉見任知州韓仰泰

一奏

旨會勘見任撫臣洪如鐘因入援係見任巡按臣黃宗昌具疏會題

一初審覆審官係見任守道吳伯與巡道石維嶽同知戴文選推官楊新泰武岡州知州韓仰泰長史李鐘華奉

聖旨岷藩異變地方官不能按法討罪又不據事奏聞漫視含隱已屬非法據奏龔承薦杜

遴奇黃克儉等濫受多賄徇情鬻獄天潢何事尚敢如此都着革了職并行賄人等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餘着該部院參看來說

附部覆參看疏

吏部尚書王永光左侍郎謝陞一本為奉
旨參看事吏科抄出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降級管
事黃宗昌題前事奉
聖旨岷藩異變地方官不能按法討罪又不據事奏
聞漫視含隱已屬非法據奏龔承薦杜遴奇黃克
儉等濫受多賄猶情鬻獄天潢何事尚敢如此都
着革了職并行賄人等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餘
着該部院參看來說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
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張捷吏科都給事
中劉漢儒等參看得彭侍聖等搆逆異常致有
岷藩異變諸宗之公論共惋王妃之悲憤堪憐
使地方有一曉事之吏亦何難明伸國憲窮究
根株而無奈昏者扶同貪者故出坐使國憲幾
漏罪人如龔承薦杜遴奇黃克儉等受金竊帑
明縱窮兇業經

聖明大震雷霆振揚法紀矣而又命臣等參看其餘
以儆官邪以彰國法臣等恭繹
聖旨詳看招詞深恨撫按以下多官竟無一曉事執
法者而其罪狀亦可得而畧言方岷王之暴薨
也涚房勞邪說者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耳知
州韓仰泰安聽而申姚宗文温皐謨亦安信而
奏夫初情所係重以天潢竟爾糊塗遂開疑獄
然猶曰事待鞫審也洪如鍾宋景雲實從其事
正當督責道府深究謀弒諸姦而在如鍾則以
姑依擬三字狥人在景雲則謂謀王之事斷乎
必無以結種種疑案之局即龔承薦杜遴奇黃
克儉等貪金鬻獄若罔聞知不能伸冤并不能
察吏愧此建牙愧此持斧矣黃宗昌按楚已久
推案不先前有姦而不知糾旁有賊而不知察
直俟部審
欽差因人成事（部審尚未題差何能先行糾察道府賄蔽不肯據事直詳使臣束手昌另）

委官體訪得情始據稟會稿上聞是誰因人是誰成事一查月日先後自見即能發
道府之貪饕而大貪遲遲奏聞嗟其晚矣又何
及矣韓仰泰初審虛謬歷審扶同總穿鼻於奸
人併指顧於道府梅開張得春張廷對李鍾華
但知附會上官不恤身嘗吏議自貽伊戚是誰
之愆石維嶽周旋共事批語照然曲批罪人豈
曰執法向微親臣近侍奉
旨容查即吳伯興亦將終惑遴奇承薦疑案之詞又

何能與戴文選楊新泰剖得實情為岷藩定此
疑獄甙捻之啟疑案者失在羅蠓主疑案者失
在貪污而扶同相蔽不伸法以討賊據事以直
聞則自撫按以至州司前後同一覆轍耳再照
姚宗文溫皐謨已經
欽定逆案處分革職問罪洪如鍾已經革職為民行
巡按御史查明用過軍器錢粮奏報龔承薦杜
遴奇黃克儉等見今奉

旨都着革了職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董進已經監
故周一奇張得春已經病故其宋景雲石維嶽
梅開張廷對韓仰泰李鍾華俱應革職聽刑部
問擬黃宗昌吳伯興應各降四級調用戴文選
楊新泰俱係新任似應免議但事関重大臣部
不敢專擅或復別有裁奪奉
聖旨岷藩一獄此地方何等事乃經讞多官玩視不
理至貪賄庇奸如龔承薦等直待奉旨查核黃宗

昌始借參卸責巡方風紀何在宋景雲等六員都
着革了職刑部擬罪具奏黃宗昌吳伯與俱降四
級調用戴文選楊新泰姑免究
附録司禮監太監李奇懋書
弟於八月奉
命至楚遵
諭廣詢雖逆謀情狀具有前招而繼爵宗支茫無憑
據且詳語游移申詞悖謬不知承讞諸君是何

肺腸數月來惟束手痛心而已自台臺入境後
乃力排其游移者定企鉦之同謀嚴駁其觭謬
者明國英爲正派定力苦心確乎不易弟輩方
豁然於心矣從來題奏必據道府州司之文乃
諸詳堅執不回有呼莫應非台臺破除舊例委
禹推官多方體察明目稟陳安能得情如是乎
據稟成疏寔屬創規移文見示弟輩得藉手
上聞此弟輩因台臺成事耳而乃謂台臺因人耶部

議未察此情殊遠公議弟輩當媿死矣台臺數
閲月來勞怨不恤一片純忠義氣
天地祖宗實昭鑒之弟輩面
奏時斷不敢掩此公道惟台臺靜俟論定可也

因人成事記

因人成事何事成矣非己之績以人之力爲己
績焉是之謂因人成事也記者何記其所以獄
者也非己績也乃人之力何記乎爾名曰因人
非因人也欲伸其說斯記之耳非因人也孰名
之不得於執政加之罪耳所成何事決泯獄
王嗣也岷何獄校尉彭侍聖及宗人企鉦企鐘
酖王禋洪於存心殿王甍獄乃興也胡以酖侍
聖素狎王得權王選妃鄧氏未婚在邸妃父與
侍聖搆隙聖以癈疾謗妃阻婚王遊奎龍閣見
而覺懟其附同宫人侍聖懼遂酖王也然則企
鉦企鐘何以及乎素同侍聖惑亂王是夕同飲

王酒王甍不報妃及諸王宗室獨與侍聖私殮
也妃至不啟門且毀宫垣通鉦府盜帑無忌事
豈待訊哉王甍何年崇禎元年四月一日也獄
成何日三年四月四日也兩朞矣始正律何緩
與鉦鐘故也鉦鐘思脫賄審者庇之造爲凉茶
冷汗可信乎視爲疑獄果蹲何說至王妃具奏
解京部勘猶以降錮薄罪鉦鐘也盖閲兩撫按
三按矣獄乃成成獄者誰按臣黃宗昌也何以

成中無欲一鞫無辭故成也王嗣何岷嗣也何定乎岷王禋洪暴薨無嗣綏寧六歲曾孫議[illegible]非倫次也故正之何以正禋洪受傳於憲王者也洪絶憲王之後常寧有子國英國俊固在憲未絶也綏寧非憲王派憲王絶龍及綏寧失憲統矣憲統不可失承憲傳者非常寧之子其誰然則舍其孫而族是求典所不有也綏寧之議龍也何故綏寧強宗也欲龍而慮不我與思以

奪理則有強辭曰國英玉牒無名也濫妾子也何無名未請也何為不請常寧不得於憲王憲王怒常寧十年不使奉朝請生子不報不請名故玉牒不載也然則是常寧過與非也宵小構讒也使常寧而過也通國豈不聞之乃今哀其遭逢者比諸章子申生乎是常寧無罪也即使常寧得罪於父國英固未嘗得罪於祖玉牒孰名則不請之過豈名不當在玉牒中耶其曰濫

妾何也郡王額妾有四外是則濫國英生母鞫氏常寧禮娶入宮在額之內次年生國英攺生者熊氏也蕭氏乳之又生國俊女鳳音濫妾云乎非濫妾也綏寧以為濫也其未請封也則常寧之不得於父也常寧不得於父身沒後收其第矣逐其子矣國英兄弟落在民間誰從發其幽憤乎天下不平之事小人與為浮沈而君子不勝慷慨常寧遭逢悉其事者罔不怛惋無如

州郡監司經年不決則蔽於強宗蔽於賄耳黃按臣激於中也洞庇罪抑嗣之隱情即巡歷事務使禹推官至其地密緝乃得之宗人長史從而倫述焉因黜游移發其貪黨上聞王嗣以定也所謂因人是與非與名曰因人所因何人中使李奇楙駙馬侯拱辰也二使以八月奉使至楚久矣要領之不得按臣十月入境以昔[illegible]力斥奸正謬大義既明群紛自息實為二使發

蒙也因人者固若是耶然則名為因人果非因人矣欲加之罪斯名之耳小人之陷君子不必有過可指也即於其立德立功時不患無辭以中之危矣哉執政者誰也黃侍御所謂無行詞臣也從甥宋璉又記

崇禎元年夏四月朔日岷藩校尉彭侍聖弒王事聞下法司究問二年八月再讞未決遣中使李奇懋都尉侯拱辰蒞楚會擬兼查應繼宗支

于時岷嗣絕而未續逆黨悍宗盤踞宮府閒恣行矯亂舉二百年來所積之國帑盡盜為脫罪圖墓之資州郡監司咸臂指使之使臣因未如之何也先君奉命按楚十月入境廣詢周度倫悉其情事柰承讞者惟利是視不以寔訊致延時月次年孟夏面鞫得實擬企鉅等以同謀之律法司議請正法而大獄始定岷王承憲特繼也岷王既絕應擇繼於憲王之派其庶孫國英固在議者舍之而旁取綏寧之幼子以嗣何心哉越序柰宗使臣亦知其非而詳語悖謾若以不憑州郡呈文即不可入告者先君則據所委禹推官確查稟揭舉國英于民間發有司會鸞會稿具題部議覆允倫次始明而襲爵大典亦以正矣乃部院參者歸成事於使臣先君則以推案因人錯級蓋承秉成者意旨修前封事之嫌也茲彙梓諸疏謹錄部院參語并使臣手扎

宋璉因人成事記附後以備

大君子鑒採明一時之是非云

〔清〕孫嘉淦撰

孫文定公奏疏十二卷

清敦和堂刻本

卷一京任
奏疏目録
代耆民謝表
稽查匪類疏
嚴核優劣疏
謝銀庫効力疏
恭謝 天恩疏
遵旨陳奏疏
太學規條疏
謝姪中式疏
謝恩陳情疏
覆奏彭案疏
酌改律例疏

嫡孫孫 鑄校對

南洲…書印

代耆民謝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内閣大學士張廷
玉交出
恩賜普濟堂等處銀四千兩欽此欽遵臣謹發給普
濟堂銀一千五百兩育嬰堂銀一千五百兩養
濟堂銀一千兩隨據三堂管事之紳衿耆民薄
有德何國棟高以暄劉國祥張嗣琮僧人元章
等呈稱欽惟我
皇上
宏開壽域
懋建春臺
引養引恬共載堯天廣運
並生並育咸依舜日舒長
子萬物以安全猶廑如傷之念
納四方於在宥彌深若保之誠以普濟等處養老
恤貧育嬰一堂撫孤長幼緊四民之無告實王
政之所先爰在元年

中國…圖書館藏

時頒勸善之詔嗣於屢歲疊沛發帑之
恩茲當新春倍施
愷澤含生胥慶快衽席之同登負襁偕來覺笑啼
之俱適有德等身依首善運際郅隆喜
天慈之廣被覺咿感之彌殷謹合詞陳請祈爲轉
奏等因前來臣伏念大德曰生普立萬彙之命博
施惟聖宏參兩大之功惟
一人統乾父坤母以成能斯至治廣老安少懷之全
量宣和布德旣徧及於兆民發政施仁尤加意

於無告六十以上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
上所長也無復號寒解衣衣之無復啼饑推食食之
雖
皇上普天高地厚之仁行慶施惠非欲小民之歌頌
而百姓受淪肌浹髓之
恩銘心徧德實出至性所同孚臣職司京尹與有養
民之責欣逢渥澤同切戴
上之忱爲此繕摺敬達輿情謹

奏

稽查匪類疏

奏爲稽查匪類以靖地方事臣蒙

皇上聖恩畀以京兆重任日夜戰兢勉圖報稱屢見文移內稱五城地方旗民人等迷失子女者甚多臣細閱其年貌皆係八歲以上十五以下並非孩提無知迷路必有打花拐帶之人計此等人竊攜年幼子女何能即時遠遁必有窩藏歇宿之地常細詢之寮屬僉云大城南城居民舖面俱有保甲尚可清查惟城外四鄉大小墳塋

之內皆有看墳人戶墻高樹密易于藏奸而看墳人戶不隸保甲不服地方官稽查且房屋閑空往往容留過客此中或有不肖之人窩藏匪類亦未可定臣之愚意以爲看墳人戶宜著令有墳之家開明姓名男婦幾口報明地方官并令出具保結不許容留匪類編入附近村鎮內令村頭甲長不時稽查如查出有容留匪類者除本人治罪外併出具保結之人亦有處分如此則窩藏無所而匪類可以杜絕矣再臣自涖任以來陸續緝拿抽割物件之竊賊甚多其中有楊三十六汪四汪五等口供約畧相同皆云堆子上人容留伊等其所以容留者非止貪圖零星物件大約伊等抽割之時堆子上人從旁觀看俟其得手即將失物之人與竊賊一齊拴鎖聲言稟官而又不即稟送失物之人以所失有限不欲見官曠日誤事則轉哀求釋放甚而出錢賄買始得脫身是失物之人又重出錢而竊賊安然無事且失物之人既不敢言則此事

再不得犯此竊賊所以甚多也臣之愚見以爲順天府及五城衙門如有拿獲抽割之賊必確訊其于何街巷行竊并嚴審其與堆子上人曾否通同如無通同情弊則將竊賊照例發落外移文九門提督查此街巷係何堆子所管將該管兵治以失于覺察之罪鞭責示懲如審有通同口供即將竊賊解送刑部提拿堆子上人一併嚴審如果得實則彼緝盜之人乃敢養盜自當處以重典懲一儆百如此則步兵皆知畏法

自必力于巡緝而
京城之內可以道不拾遺矣臣受事日淺其所籌
畫未必盡當但區區之心實因地方起見勉思
所以肅清之方伏祈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嚴核優劣疏

奏為嚴核優劣以正風化事臣於本月二十五日
接得正定縣詳文一角件因雍正四年九月間
正定縣紳衿吳方來等公舉武生李蕃孝友端
方允宜旌獎該學教諭穆元肇署訓導任之正
據呈詳縣知縣李伯正加結申詳前學臣吳襄
批准旌獎在案突有李蕃胞兄李芬現任京營
海子千總具呈稱伊弟武生李蓁曾以穢語汙
辱伊父李鍾麟氣憤成疾李蓁懼逃而李蕃在
家並不請醫調治亦不供給飲食以致伊父身
故指伊叔李鍾傑証且列告其服中生子窩盜
詐銀等事經前學臣吳襄批正定縣查審茲據
知縣李伯正具詳到臣稱李芬在任並不到案
質審朦請結案臣竊思黜劣賞優學政首務不
孝不弟風化攸關若李芬所控果虛則是以胞
兄而誣陷其弟且汙及其父此名教所不容何
可復居官職若李芬所控果實則是李蕃既不
孝於其父又見嫉於其兄大節有虧而教官濫

請旌獎不無受賄情弊似應將京營千總李芬
正定縣學教諭穆元肇署訓導任之正均令解
任與案内人犯一併質審務期虛實明而是非
判使人知孝弟之當重而舉報優劣亦不敢蒙
混草率庶於人心世道有所裨益此臣愚昧之
見不敢不據實陳
奏其應否
題參之處伏祈
皇上指示臣謹
奏

謝銀庫効力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貳拾壹日科抄到部奉
旨孫嘉淦從寬免其治罪著在户部銀庫効力行走
欽此欽遵臣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惶愧無地伏念臣賦性拘迂學識
淺陋幸蒙
皇上天恩保全訓誨數年之間備位侍郎厚沐
隆恩毫無報稱乃於引
見教習之時又復固執謬迷糊塗狂躁有忝臣職深
負
聖恩臣之罪戾擢髮難數又蒙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曲加赦宥俾得自新
天恩高厚亘古未有從此有生餘年皆
皇上所賜臣犬馬之齒未衰葵藿之心彌切惟有捐
竭頂踵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謹
奏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在吏部侍郎任內所有刑部侍郎王國棟
冒領俸銀俸米臣應分賠一分今奉
恩旨全行豁免伏念臣狂妄愚迷身負重譴幸蒙
聖恩赦宥在銀庫効力行走
天慈浩蕩再造重生今又蒙
恩免賠銀米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宏仁實深捐竭頂踵之隱念矜全

旣逾於常分感激什倍於寸心犬馬戀
主之忱涕零不知所云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遵旨陳奏疏

奏爲遵
旨陳奏事雨澤愆期
聖心焦勞
天語諄切詢問臣工臣仰承
諭旨寢食不安而智識短淺不能勷贊
高深謹因
聖諭所及而更推廣之伏讀
上諭每年伏暑之時停訟停徵久有成例況今年五

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等省雨澤愆期甚覺
亢旱尤宜寧人息事感召
天和或恐庸劣有司不遵定例借端滋擾着該督撫
通行申飭時加訪察如有生事擾民者卽行題
參從重議處特諭欽此具見我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但臣查近例各處錢糧分作
十分每月徵比一分五月完半十月全完旣有
每月徵比分數則錢糧疲累之處恐有盛暑敲
朴之事竊思新正令節盛暑農忙皆宜與民休

息似應將正月六月槩行停徵七月完半十二
月全完前者陝西一省蒙
聖恩照此例行伏願益廣
皇仁通行天下則普天率土皆戴
聖德矣伏讀
上諭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
或釋因時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
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

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于死而羈禁在監者著
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
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
高墻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行辦理
毋得稽遲至于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
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照
舊例暫行保釋于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
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遵行特諭欽此具
見我

皇上軫恤刑獄之至意臣思近在
畿甸固已幸沐
天慈遠在遐方亦宜均沾
愷惠仰懇
聖恩勅下各省督撫嚴飭各屬凡有沉滯獄底之人
無論已結未結令其覆查有無冤抑速行清理
省釋併令刑部會同九卿查雍正元年以來發
遣之軍流人犯逐案詳議如有法雖難寬而情
尚可矜或人材有用而棄置可惜者分別具

奏倘蒙
聖恩寬免准其還家則遐陬僻壤之人皆霑春風時
雨之澤矣再臣于本月十七日面承
聖訓以臣職司京尹凡有地方應行事宜令臣具奏
臣再三思維凡
皇上所行政令實無不便于民之處惟查各處關稅
鹽稅及落地雜稅并開荒陞加錢糧日見其增
本年二月間蒙
皇上特降諭旨以各省落地稅銀贏餘倍於正額恐

不肖官員希圖優敘恣意苛索以多爲勝無所
底止令吏部定議處分在案具見我
皇上體恤民隱之至意嗣後苛索增報希邀優敘者
自知儆惕但恐有前官已經報出之項後官不
能足額又不敢遽減以致有苦累商民之處亦
未可定請
旨勅下各省督撫將從前一切增報稅銀及陞加錢
糧詳悉確查如有不能足額而苦累商民者據
實題明酌量裁減如此則羣黎百姓永無怨咨

矣凡此數條皆臣一時愚昧廹切之見是否可
行伏祈
睿鑒謹
奏

太學規條疏

奏爲敬陳太學規條仰祈
睿鑒事恭惟我
皇上懋昭峻德覃敷文教尤加意于成均祭酒司業
旣有專官又
命臣嘉淦總司教事欽奉
上諭太學爲教育人材之地必董率有方斯俊乂輩
出臣跪讀之下欣悚交深日夜思竭一得之愚
與諸生講明切究以仰副

皇上興賢育材之至意伏念造士之道宜先定其規
模俾人有常額學有正業至于歷久觀成亦必
用及其時而後可以收養士之實效則肄業人
員宜定額數也查肄業貢生黌
世宗憲皇帝樂育深仁
賜南學官舍一所每年賞給銀六千兩爲諸生膏火周
恤及講課桌飯等費臣等酌定貢監人等有篤
志好學而羈旅無依者令其在內肄業朝夕課
誦每月給飯食銀二兩其有親友可託或有館

地棲身者令其在外肄業按期考課每年給衣
服銀六兩遇有疾病及丁憂事故者量爲周助
通行在案恭逢我
皇上聖人首出多士振興各省選拔人等束裝負笈
雲集京師若槩爲收録恐材質不齊難以造就
欲量加甄別則員無定額無由去取查歷年肄
業人數少至一百餘人多至三百餘人請嗣後
六堂肄業人員以三百名爲定額每堂各五十
名以三十名爲在内肄業之缺以二十名爲在

外肄業之缺凡到監之恩拔歲副人等臣等詳
加考驗擇其品端文優者充補額數寧缺勿濫
足額之後遇有續到之人照前考録俟有缺出
始行頂補其衰老才庸者令其回籍肄業不得
濫收如此選擇精慎則成均之士皆英俊之材
矣再授業考校宜有實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原欲其秉經酌雅發明聖賢之
精蘊其法非不善也但相沿既久勦襲弊生習
舉業者抄寫揣摩以求速化目不覩經史之全

耳不聞大道之要幸而獲中授之以政而不達
非才不足其所學者末也顧佔嗶文辭既患其
學成而不適於用即高談性命猶恐其能言而
未必能行夫比年入學必有可督之課程而後
勤惰分中年考校必有可稽之材能而後臧否
辨伏查有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分課學徒蓋
取其顯然有據者以驗德業之進修其法可至
今行也臣等請酌定規條令諸生于四書八股
之外各明一經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

肄焉其明經者必令博觀先儒之疏解熟誦
皇上所頒折中傳説彙纂諸書務期深明聖人立教
之意有裨于生民人倫日用之常其治事者如
歷代典禮史鑑事蹟以及律令錢穀算法兵制
河防之類務期講究明切實可見諸施行歲時
考課以此分其勤惰期滿保舉即以此定其優
絀如此則教者有所施其功學者無所藏其僞
多士既爲有用之學
國家自收得人之效矣再期滿録用宜及時器使

也夫治化之不及於古由守令之無循良守令
之無循良由科目之無賢俊科目之無賢俊由
學校之無眞才學校之無眞才由教職之無實
學而國子監者教職所從出也恩拔歲副監生
皆應銓教職之人也祭酒司業聚天下之應爲
教職者而教之教成而布之天下使各爲教職
以行其教而後天下之士皆知向學士知向學
則科目得人科目得人則庶官各舉其職然後
教化成而禮樂可興此教職之官所關綦重而

貢監之銓用不可不加意也乃今之所以用貢
生者則尚有可酌議者焉伏查各省拔貢來京
未及到監先令九卿挑領引
見以知縣佐貳等官錄用其餘劄發國子監肄業三
年期滿咨部別無錄用之途止有復設教諭一
項于十一缺之後敘用一人計其得官之日必
需二三十年之久夫選拔貢生原爲成均肄業
而設也乃今不肄業而或已得官既肄業而轉
無官可得不肄業而得官則爵賞不足以爲勸

而轉以滋修飾言貌躐等躁進之弊既肄業而
不得官則目前之肄業者既無由生其鼓舞而
且使天下之爲教職者不出于成均之所教其
成均之所教者終不能爲教職而行其教于天
下仕與學不相資則講課與咨銓皆成空文而
無實效不可不變通也請嗣後肄業期滿之人
臣等詳加考驗除才質平常者照例咨部歸班
候選外其有經明事治才品卓越者列爲一等
照九卿揀選之例帶領引

見恭候
皇上欽定分發各省以知縣試用其或材猷未裕而
學識醇正堪膺教職者列爲二等一體引
見分發各省以教職即用使出其講課之所得以立
教術經義治事之法以訓士數年之後分發既
多則天下之教官皆稱其職將正學倡明而教
化可以日隆人才可以日出矣周子曰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之謂也以上三
條就太學中應行事宜備陳管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謝姪中式恩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蒙
聖恩欽點會試副考官臣姪孫孝芬例應迴避蒙
皇上天恩於迴避卷中
欽取中式臣在闈中拆卷填榜懽忻無似感激難名
伏念臣本庸愚屢蒙
擢用雍正元年癸卯科會試臣蒙
聖恩欽點同考官臣兄孫鴻淦蒙

皇上欽取中式雍正貳年甲辰科會試臣蒙
聖恩欽點同考官臣弟孫揚淦蒙
皇上欽取中式今科會試臣又得附考官之列臣姪
孝芬獲邀
欽取之榮臣之一身屢司校閱兄弟子姪並忝科名
皆出自
皇上之鑒衡更勝於闈中之拔取迴避得中已屬從
來未有之
寵榮三科皆然更是一時僅見之

隆遇人非木石豈能無心荷此栽培何由報稱臣
惟有捐竭頂踵期盡犬馬之微忱并勉勵臣兄
鴻淦臣弟揚淦臣姪孝芬共矢忠清少報
皇仁於萬一耳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謝恩陳情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籍接浔山
西巡撫轉發吏部咨文稱本年九月二十五日
内閣奉
上諭孫嘉淦亦將及服滿著補授順天府府尹來京
辦事欽此欽遵行文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才本淺陋學未深通幸際

昌隆躐處清要銜文鑾輔廣宣
聖教無疆珥筆
綸扉日覲
天顏有喜
寵榮已至感愧誠深方承
雨露之霑忽抱風木之痛又蒙
特旨賜以帑金曲諒愚忱許使歸塟
天恩高厚感激難名思從讀禮之餘益勵窮經之業
庶幾啟此拘固以求進於通方斯蓋

皇上夙夜之訓言用是微臣早夜以爲念顧以質本
庸陋尚需假之歲年不意
隆恩忽畀重任
聖明旁燭不遺葵藿之心
天度兼容乃眷菲葑之用念愚臣原無一得曾何補
於
高深乃
皇上日有萬幾猶
念及於微賤

君恩至矣臣何人斯既受格外之
寵原不敢拘守故常過爲懇免但生
盛明之世則又恐偶違典禮有玷清班伏願
皇上如天之德曲諒微臣望雲之思免臣受官容臣
辦事後先奔走之地勉效微勞
朝會祭享之時無使忝預則禮法兩盡庶釋臣心之
悚惶忠孝兼申益戴
皇仁之浩蕩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臣謹
奏

覆奏彭案疏

奏本月十四日奉
旨閒彭維新一案九卿等皆以爲應照冒哀從仕律
革職而礙於大學士等因有此議並有謂王峻
奏下衆即明知必應革職而彼因係大學士等
之人必保無恙者此語果是實否又訥親兩議
衆論以爲如何或者彼與彭維新有不合之處
否耶彭維新究屬應去與留卿其秉公持正據
實奏來欽此欽遵臣獲承

清問感悚交集查彭維新一案初傳九卿上班原未
定有成稿公同酌議以彭維新爲人苛細但亦
無大劣蹟從前過愆既已
赦宥又蒙
皇上格外之仁棄瑕録用應去應留宜請
聖裁衆議僉同惟通政司及六科給事中等有謂其
制中上任於禮有違者九卿以爲上任二日即
行告去情尚可原應否録用仍宜請
旨並無及於大學士等一語議定之後乃係吏部主

稿語多臣所酌擬所云明知必應革職因係大學士等之人必保無恙等語臣實未聞有此說至訥親與彭維新素未共事何緣有不一之處其兩議之稿原係正論衆人未有指其非者但必謂冒哀從仕革職未免過甚葢彼甫上任而即辭官終與戀職者有間也據臣愚見彭維新爲人頗擾鎖細不知大體用爲左都御史實恐不能勝任但其平日文章記誦頗有所長辦事亦尚肯用心既奉

旨令其來京似不可因人言中止待其來時引見自難逃

皇上聖鑒如其才尚可用祈處以閒曹而觀其後效如不可用斷自

宸衷而罷遣之則於事理無礙而政體得矣謹遵

旨據實陳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所奉

諭旨恭繳臣謹

酌改律例疏

奏爲刑宜詳慎法宜酌改事伏查部頒律內開載二條其一强姦未成或但經調戲而本婦羞忿自盡者俱擬絞監候其一本夫姦所獲姦止將姦婦殺死姦夫當時脱逃審明姦情是實將姦夫擬絞監候所以維持風化禁暴止姦其意非不甚善然其理終有未恊而事亦有所難行也查自縊人命律不擬抵惟因姦盜而威逼人命死者斬夫因姦威逼致死與强姦本婦自縊事

相類也乃强姦律內不載自盡之文威逼條下始有因姦之語蓋明示以威逼乃坐若不威逼而本婦自盡止科姦罪不加入於死也然則强姦未成本婦自盡因其羞忿非由威逼擬以絞抵已屬重典今乃併調戲者而亦絞之則情輕而法過重矣夫調戲之與强姦不可同日語也目招言挑拒之而即止手勾足引詈之而即奔其人原無强暴之狀而本婦亦無窘辱難堪之形故强姦未成罪至滿流若調戲而不成姦律無治罪之條也且本婦因調戲而即自盡其事亦不可爲訓王道本於人情制行貴乎得中故孝子刲股烈女殉夫不在旌表之例恐開傷勇輕身之漸也業既拒之而即止詈之而即奔矣其事原可以已即使不已告於翁姑而禮處之可也鳴之官而責懲之可也詩書所載具有明徵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正言謝之而已不聞其投繯也則但經調戲即不自盡孰有議其非者不幸而自盡矣此其自盡之故或因翁姑

之訓讁或因旁人之譏彈或因其夫懦弱而不與鳴寃或因其人倔强而不爲伏禮情事百出不盡關乎調戲即使貞節性成非禮難犯一經調戲即至捐軀此亦如孝子之刲股烈女之殉夫其事過中不必旌表即使憫其貞烈而旌之女自加以隆禮男自科其本罪亦不必殺人以旌人即使欲慰貞節之魂必重淫男之罪亦當使凶暴與懦弱稍有所區別不當强姦調戲連類而並及之也

國家即惡盜必不使竊盜與强盜同科有司即懲姦必不使和姦與强姦等罪但經調戲是乃求和姦而未成者也較之强姦未成者必宜有所末減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至於殺姦之條律例甚明律載本夫姦所獲姦若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姦律科罪例載姦婦自殺其夫姦夫果不知情止科姦罪獨不言止殺姦婦其姦夫作何治罪者非不罪也不可得而罪也姦婦已死姦夫已逃姦無指証不可審實故不得而罪也

必欲審之而罪之亦不過科以和姦之律杖八十而已矣婦人犯姦死不足惜審明姦情是實止可寬本夫之罪不必重姦夫之刑其理甚明原無疑議今乃增一例曰本夫姦所獲姦止殺姦婦姦夫脫逃審明姦情是實姦夫擬絞監候夫婦人犯姦其耻更甚於男子今殺姦夫者姦婦擬杖殺姦婦者姦夫擬絞則是男子之罪更重於婦人姦婦殺夫其罪遠甚於夫殺姦婦今乃殺本夫者姦夫擬杖殺姦婦者姦夫擬絞則是姦婦之命更重於本夫臣愚不知此何理也律稱加罪不得加入於死和姦之罪止杖八十調戲輕於和姦不過笞而已矣本夫殺婦姦夫不得與聞是耳目所不及也本婦自盡調戲者豈能逆料是思慮所不到也本罪止於笞杖並未手及殺人又非威逼致死越十餘等而加至實絞自古在昔從未有此刑也且不特加入於絞而已歷年秋審凡羞忿自盡者槩入情實今年奏有

恩綸五次緩決之人多邀寬減獨姦夫擬抵者不與焉夫强盜殺死事主尚有分別可原之人畀幼毆死尊長尚有過誤末減之事犯此二條者皆罪止笞杖加入於死之人其處分之嚴乃在强盜惡逆之上輕重亦少舛矣臣非不知風化攸關淫凶宜懲但以爲移風易俗不在重刑自創此例以來不聞淫風之頓息惟見姦案之日多今年秋審河南一省羞忿自盡者二十餘案通計天下葢數十百案而未止也凡有一案必殺

一人若非勾决則必監斃未有能倖免者一年數十十年數百百年數千千年數萬
國家億萬年不拔之基然則其所多殺之人蓋不可以數計矣此亦仁人君子所當惻然動念者也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勅下九卿準情酌理虛公定議殺姦之條似當仍舊不必新增自盡例內將羞忿之與威逼調戲之與强姦稍爲區別量爲末減使維持風化之意與愼重民命之心平衡而不致畸重則刑法明允而太和於以翔洽矣再羞忿自盡之例臣於直隸總督任內因王琮一案曾於疏尾請將但經調戲者較之强姦未成量減一等詞經九卿兩議而條例終未酌改查臣前疏因事陳請不能詳盡是以未蒙
俞允今臣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謹將律例原委詳悉指陳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卷二京任

奏疏目錄

謝補尚書疏
重修會典疏
汎兵授田疏
請免耗羨疏
審駁郭案疏
三習一弊疏
漢軍生計疏
議開減河疏
遺疏

嫡孫孫　鑄校對

謝補尚書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奉
恩旨補授吏部尚書聞
命之下愧懼交深伏念臣質本拘迂才非肆應幸蒙
皇上格外之仁宥滌過愆屢加擢用拔司風紀遂掌
刑曹固已
榮施逾於望表職受溢於才區日夜悚惶常憂隕
越茲承

寵命晉秩天官超登三事之班謬膺六卿之長恩
君恩之彌重知報稱之良難臣惟有砥礪廉隅矢慎
矢公以仰報
皇仁於萬一爾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重修會典疏

奏爲重修
會典以免紛更事伏讀
世宗憲皇帝遺詔曰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
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
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
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
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于一時俟諸
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

遇此等事件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
照舊例遐邇聞知莫不感泣此誠
世宗憲皇帝如天如地之深仁欲加惠于億萬斯年之
臣庶也我
皇上大孝性成善繼善述仰體
世宗憲皇帝之聖心凡所設施皆從寬厚大小臣工咸
知此意紛紛條陳多欲易新例而復舊章葢亦
恪遵
世宗之明訓推廣

皇上之孝思然而意雖主于繼述跡似涉于紛更絜
短較長言非體要且各據所知複舉互陳其于
世宗憲皇帝所欲斟酌照舊之處亦未必能詳悉而無
遺也夫各衙門現行條例皆在
會典一書凡
世宗憲皇帝之良法美政莫不備載焉但其爲書卷帙
繁多頗有冗複又刑曹斷獄之條吏兵處分之
例往往一事而前後互異或輕或重無所適從
又或數事而語意相同可彼可此易于舞弊臣

之愚意仰懇
聖恩慎選老成望重之大員以爲總裁簡六部司員
之練達而慈良者分類重修刪其複冗定其舛
似使歸簡確以昭法守至于
世宗憲皇帝有所改易之處則謹遵
遺詔再加斟酌務期至當如有疑義密疏陳
奏仰祈
聖裁則無事衆議紛紜而
世宗憲皇帝所欲改嚴從寬者可以紹成

聖志詳悉無遺至于諸臣條
奏有欲更改章程如係可緩之事皆可存而勿發
俟一二年間書成之後刊布遵行臣知凡所條
陳之事必皆已經酌改而無庸議矣如此則施
爲有序而更張無迹不惟一代之典章可斟酌
于無弊而我
皇上繼述之孝思愈盡美而盡善矣臣不揣冒昧妄
瀆
宸聰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汛兵授田疏

奏爲汛兵授田以節經費以振營伍事竊惟天下大勢在兵與農三代以上兵民合一故無養兵之費而收富强之實三代而下賦民養兵而以兵衞民兵少則不足衞兵多則民不勝其養其始每苦於相妨而其終乃至於交困史冊具在可考而知也唐之府兵頗爲近古但撫綏無法而戰守不分罷戰從農則耕耘未習釋耒荷戈則技藝未嫺兼顧而兩有所不能精所以難於

久行也我

朝兵制較古精詳八旗禁旅各省駐防綠旗之營星羅雲布兵威有加於前而賦額無增於舊故正供所入大半用以養兵欲减賦以裕民而兵額難裁欲增餉以裕兵而民力重困兵民尚有相妨之勢不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也伏查各省兵制督撫提鎮之標兵備援勦而不防汛其副叅遊守之營兵則在營者少而在路者多通計天下守路防汛之兵不下二十餘萬身離本營自不能以時操演往返輪流又不能專工守望且小營之內馬兵無多不出則有誤巡查盡出則有誤騎射此操演之所以多曠而道路之所以有踈防也夫善爲政者貴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欲責標兵之在城者使離營而種田其勢誠有所不可至守汛之兵則固日在田間也所居即塲圃之地所行即隴畝之中現今墩臺之下汛兵多爲圃而種菜若授田而使之耕亦其心之所樂從也臣嘗行歷各省見北直山東河南

陝西等處道路甚爲寬濶兩旁餘田清理區畫皆堪種藝據臣愚見守汛之兵似皆可以授田計每兵餉銀若干每畝租銀若干使租銀所得符其餉銀而止則每兵所需不過一二百畝也每一墩臺例有五兵兩墩相去約有五里道旁餘田分給五家不足則買民田以補之計其田價所需不過二三年之餉銀也地制已定給與一年之餉使其製田器買籽粒或僱人承種或子弟代耕夫使人耕種而已率之則不誤騎射

廵緝之務也而且謀生之計日在道旁督人種田卽是守路防人竊禾卽是查匪其於守望不令而自嚴矣種田有粟兼能有草收穫之後再給一年之餉使買馬而自養之人皆有馬聲援自壯朝夕芻牧絡繹往來其於廵緝不督而自勤矣汛兵旣有常業不需營中抽換則在營之兵自可勤習騎射專工操演將技藝精熟而營伍亦皆振飭矣夫在城者習戰在野者習耕其勢甚便非難行之事也習耕者居守習戰者出

征各專其業無曠誤之虞也買田買馬之需皆支歲給之餉非分外之費也各省督撫果能明於大計而善爲經營勿張大以驚衆勿欲速以滋擾擇人任事因地制宜非難成之功也以三年之餉買田一年樹藝一年買馬五年之後各省守汛之兵皆可自食其力而停給餉銀則是並未裁減兵額而歲省庫帑數百萬兩無庸折給草乾而驟增營馬數十萬匹而且道路之廵防日密營伍之操演日勤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收府兵之利而不滋府兵之弊一舉而數善焉者此之謂也臣學識迂疏見聞固陋謹就愚見所及冒昧敷陳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請免耗羨疏

奏爲蠲免正賦併免耗羨以廣
皇仁以崇政體事欽惟我
皇上子愛黎元
恩綸大沛將各省應徵錢糧俱行蠲免一年誠普天
同慶之
隆恩曠古希逢之盛事部臣定議於三年之內輪免一週此亦事勢不得不然至於耗羨銀兩仍行徵收雖云舊有成例臣終不能無疑也夫耗羨

之與正供其輕重則有別矣
皇上前令臣工議耗羨之去留蓋亦以爲額外之徵當思所以革除之也夫徵收正項之年其耗羨銀兩尚當思革除之道今乃免正供而不免耗羨則是耗羨反重於正供其於政體似有所未協也伏讀
上諭各省蠲免正賦之年若有未完之舊欠仍按期帶徵則民間猶不免追呼之擾著一併停其徵收至哉

皇仁蓋欲使蠲免正賦之年民不至衙署吏不下鄉村室盈婦寧安享至治之澤也乃各項皆停而獨留耗羨此耗羨銀兩豈能不徵而自至乎勢必吏仍按冊而筭官仍如期而比役仍下鄉而催民仍赴城而納絲毫難稽則必多收零星難秤則必重戥自封投櫃則盤費倍於所徵托人代納則包攬誆騙之弊皆起其於
皇上務免追呼之深仁似有所阻碍也伏查部議丙寅年蠲一千餘萬丁卯年八百餘萬戊辰年九

百餘萬其各省歲需銀兩統於冬撥案內辦理再查耗羨銀兩較之正供不及什一則每年蠲免撥補之數不過數十萬兩而止也統計三年之內蠲免正項數千萬兩何有於數百萬之耗銀分計一年之中撥補俸餉數百萬兩何有於數十萬之公費仰懇
皇上廣此惠心益敷愷澤正賦耗羨槩予蠲免令各省督撫將各官養廉公事之需可省者省之可減者減之其必不可減省者核定實數奏

閩令户部於冬撥案内隨同正項酌量撥補則蠲免
正賦之年別無應徵之項閭閻黎庶乃實免追
呼之擾而百爾臣工胥沐
皇上格外之仁矣夫蠲正賦以予民又撥庫帑以予
官
君恩似覺過厚既已蠲賦之十卽令出耗之一民心
諒亦樂從而臣區區爲此言者葢以生逢至聖
之
君行此至仁之政猶留疵議之端終爲白璧之玷則

似所省者少而所損者大若併此而免之
皇上之仁心乃周至而充足
皇上之仁政乃盡美而盡善則是所費者少而所全
者多故願
皇上睿鑒而決行之也臣不勝顒望之至謹
奏

審駁郭案疏

奏爲遵
旨會審據實
奏覆事該臣等看得鄭州生員郭元曽控告輪姦
一案前經
欽差侍郎臣吳應棻等審係郭元曽已故緦麻服叔
郭宗炎縱妻劉氏與弓勲等通姦元曽規勸曽
妻常氏訕笑以致宗炎懷恨糾衆姦汚以塞其
口因將西院輪姦之弓勲劉髙王棟王良等審

實定擬其抱往東院王桐等行姦一節審係節
外生枝等因具
奏撫臣富德以從前提犯親訊已據王桐等供認
不諱
欽差所審不盡不實而侍郎臣吳應棻等亦以請
旨飭發案卷等因各具摺互
奏於乾隆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旨此案前已交河道總督白鍾山就近審訊今思大
臣彼此爭執恐白鍾山一人辦理不足以壓服

衆心著刑部尚書孫嘉淦前往會同白鍾山秉公確審務得實情將來案情定後則伊等之是非判然應將估過瀆奏之大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戒欽此欽遵臣嘉淦恭請

聖訓於十八日自京起程二十九日在祥符北岸與臣鍾山會齊十二月初二日至鄭州因查此案係上年七月初二日夜元曾之妻常氏於星光之下認明確係弓勳等六人面貌是日恰值初二隨至郭元曾室內二更時分令鄉地隣佑眼同郭元曾常氏認識面貌人數俱不能辨隨回州城將一干犯証逐一虛衷嚴訊如擡往東院行姦一節據王桐堅供在馬家庄祝希孟家住宿並無姦常氏之事復訊郭宗炎之妻劉氏極口稱寃堅供從前並未與王桐等通姦其毛三係伊夫平日曾道姓名王成因郭元曾稱係伊夫朋友刑訊之下隨口供招質之弓勳等則不但東院一節矢口不承卽西院輪姦亦供係被夾屈招實無其事訊之郭元曾供稱七月初三

四日常氏已將東院王桐等行姦情事告訴因念祖情所以未告後因寃不能伸始行續控等語臣等詳閱供招逐事研究原案稱宗炎家貧不檢縱妻劉氏與王桐等通姦因宗炎需錢二百文王桐勾引毛三王成湊錢姦宿而毛玉佩半夜亦至等語查宗炎實係官裔其父兄皆列膠庠與宗炎共院同居卽云宗炎不檢乃父乃兄何由肯縱子媳弟婦與人通姦卽謂父兄出外敎習宗炎始爾敗檢查宗炎獨居不過年餘父兄不時歸家探視卽使偶有其事亦必深畏人知何遽聲名狼藉至外庄子弟公然湊錢同宿夜半行人隨便可以圖姦且王桐審係弓宣家傭工人下隸人奴何由姦佔紳衿子婦若謂宗炎貪姦圖利則王桐終年奔走工銀不過二兩焉有餘錢資給宗炎臣等當堂訊問郭元曾王桐等果否與劉氏有姦元曾亦供不知則劉氏通姦之處顯係揑誣又案稱宗炎在西院姦畢擦臉先回適遇王桐外出彼此告知其事等

語今據常氏供西院劉高王棟王良行姦之時俱係宗炎塗面在旁持火紙照亮姦畢抱過宗炎隨後並無片刻之暇宗炎一人非有兩身何由一身塗面在西院與諸人照亮又一身擦臉歸東院與王桐交言又常氏供抱至東院時見宗炎持刀在門外房內有燈外庄兩人同劉氏在床上睡王桐坐在床邊宗炎聲稱令劉氏看樣等語臣等量劉氏之床寬止三尺一寸劉氏有兒尚在襁抱三尺之床何由得容四人同睡

尚有餘地又令王桐閒坐且既汚辱常氏抱過看樣則止宜令人姦常氏使劉氏看何爲又令人姦劉氏使常氏看乎且此案本因常氏譏誚劉氏搆此大釁今既覿面看樣則王桐姦常氏時劉氏應有快心之語毛三姦劉氏時常氏應有報復之辭何以平日互相譏誚臨時轉相對忘言又常氏供抱至東院放在劉氏床東頭王桐卽起行姦外庄兩人相繼行姦姦畢各散弓勳抱回彼此皆沒說話等語查弓勳毛玉佩不

知有王桐而毛三王成並不識常氏猝然相遇何以不驚異詢問姦者自去抱者自來非有素約何以不言而喻又毛玉佩供自大廟歸來有二更多天想姦劉氏入門遇見抱過常氏等語查宗炎等原供皆稱二更多時掘孔入室則玉佩遇抱之頃卽宗炎掘孔之刻不知西院九人又在何時輪姦按其情事種種不合且查郭元曾于去年七月內控盜控姦並無東院一事至今年二月乃始續控距初招之期已閱八月若

當日果有抱過東院之事何爲不告燈下確認之王桐等以成信案反告暗中揣測之弓勳等任其狡供至謂因念祖情不告寃不能伸始告等語尤屬支離夫元曾既將伊叔宗炎不念祖情指名具控何爲于王桐劉氏反念祖情隱忍不言況當審虛保釋之時該生之寃已不能伸何以三次呈府並不以東院註明而撫臣到任初控呈詞仍不將王桐指告是東院一節原屬烏有確無疑實至毛三一犯曾拿過五六人最

後一人常氏言像亦未認確王成一犯案拘劉
成役拿王成今據供本名王進成並非王成毛
玉佩一犯止因常氏供西院第二個人有些鬍
子因玉佩有鬍是以被拿屢經常氏認識堅稱
不是唯王桐一犯供稱七月初二日在馬家庄
祝希孟家宿歇撫臣以祝希孟曾供六月二十
九日遇見王桐且以馬家庄距郭家庄僅二十
里卽云初二日果在馬家庄難必是晚不歸等
因具

奏臣等提卷查閱王桐主人弓宣係六月二十八
日在滎澤縣具呈二十九日牌示王桐是日得
批自應回弓家寨告知伊主不應至馬家庄徑
尋鄉地查祝希孟原供稱記不得日子及臣等
訊問供稱是二十九日遇見王桐次日赴縣比
糧等語查十三年六月乃係小建朔旦例不行
刑所供次日比糧不無錯混而王桐供初一日
在花園兒集尋鄉地初二日渡河至馬家庄宿
歇次日早在鹽店集尋地方又次日在洪家庄

集尋鄉約等語查與各庄集期相符再馬家庄
距郭家庄雖止二十餘里而中隔黃河不能涉
險宵渡則王桐所供初二日在馬家庄宿歇之
處似非揑飾應如侍郎臣吳應棻等原
題將王桐毛三王成毛玉佩劉氏槩行省釋至西
院輪姦一節歷經審實定擬但事關多命案無
確情臣等仰體
皇上欽恤刑獄慎重民命之至意不敢以供招既定
遂不悉心詳審查此案盜無獲贓姦無証據惟

憑各犯口供而弓勳等皆屢經夾訊之人畏刑
甚于畏死平心究問則極口呼冤一加叱嚇則
涕泣供招忽認忽翻總難憑信則止憑常氏一
人口供乃常氏供情誕妄不經屢審屢易查常
氏初供係星光照見面貌認係弓勳等六人後
因封邱令劉謙夜至其室不能辨人則改供是
聽聲音又因劉高等三人並未開言則改供火
紙照亮今臣等審問又供是火紙徹夜點照已
經三易其詞且據稱拿火紙者初係魏尚智後

係郭宗炎夫宗炎是其堂叔畏其熟識至于塗面尚智乃其佃人自去行姦猶且蔽眼豈有于他人行姦之時反持火紙自照令其仔細辨認之理此其誕妄難信者一也再常氏供弓勳行姦時說若喊就殺了又問我自在的話我說你是弓勳麽他說是郭宗炎魏尚智劉高王棟王良俱如此一樣問答又供門背後拴一牛鈴那夜賊人用棉花塞了等語夫入門先塞牛鈴上床卽防喊叫是已詭秘之至何肯無故開言令

其認辨聲音且常氏揣測致問原未認確何以直應曰是且劉高等三人初供並未言語今供亦皆問答固已自相矛盾而所稱問答之詞又皆重複無味此其誕妄難信者二也又常氏供床上行姦時孩子哭了塗臉人放在地下不哭了當門行姦時弓勳抬頭魏尚智與外庄人抬腿劉高等次第行姦等語查九月之兒尚在乳抱放在地下何爲不哭若果久哭其姑羅氏何以無聞至當門行姦原供放在地下臣等驗明

泥土坑凹難以睡卧今供三人扛抬則懸空拳曲不可行姦此其誕妄難信者三也再常氏初供係六個人第二個是塗臉的後又供第二個是白臉的後又供有外庄兩個人後又供有黃七劉廸後又供無黃七劉廸夫面貌或難認清人數自宜記確何以忽而六人忽而七人忽而九人忽而又是六人此其誕妄難信者四也其餘疑竇甚多猥褻之辭難以備述是原告之供旣不足信則被告之罪何由定擬抑臣等所駁

尚不止此也查郭宗炎乃係元曽小功服叔隔墻而居據元曽供止因打墻相嚷過常氏供內亦無譏誚劉氏之言則是平日旣無仇恨之事臨時又無激發之因宗炎非狂何爲無故糾衆姦污姪媳且宗炎于常氏喊叫之時旋卽聞聲趨視又復倩人尋覔設使夜間果有虧心之事何以次日毫無躊躇之形此宗炎之輪姦未確也弓勳與宗炎相打相告州卷現存則是宗炎與元曽無怨而與弓勳有仇旣卽弓勳起見何

敢公然告其服叔而宗炎又何肯聽從有仇之
弓勳姦汚無怨之姪媳此弓勳之輪姦未確也
魏尚智係元曽佃人常氏其主母也初二日失
事之後宗炎僱尚智去尋元曽元曽報竊之後
又與魏尚智清算工錢天下豈有半夜姦其主
母已被識認明確次日尚不逃匿公然尋回主
人令其控告且元曽歸家常氏已告知姦事何
爲不捉拿尚智且與之清算工錢卽謂尚智愍
不畏死元曽夫婦何爲釋怨至此此魏尚智之

輪姦未確也劉高與郭姓無德無怨何爲人約
輪姦慨然允從且劉高當門行姦之人所揑之
言實不像所指之事實難行此劉高之輪姦未
確也至王棟王良係同胞弟兄王棟年近六旬
又有騎馬瘡不能行姦天下豈有老邁有疾之
人率其胞弟輪姦之理況查初十日拿人到州
王棟王良原未寄監旋已釋放何以至十九日
忽行夾審無故攔入此王棟王良之輪姦未確
也且使此數人者設若果有其事已被常氏認

明又復自通名姓豈不懼罪逃匿初二日輪姦
初十日告姦此八日之內何以並無一人託故
外出俱各安坐在家以俟一齊拿獲此實情理
所無則是此六人者原告之口供毫無足據本
身之情事毫無可疑而憑空夾認實屬寃抑抑
臣等所駁猶不止此也天下有無因而盜之事
斷無無因而姦之事非有深仇大恨故行汚辱
以洩忿必有迷情厚愛不顧性命以圖歡今弓
勳等與元曽從無嫌怨卽宗炎與元曽亦無深

仇弓勳等與常氏從無調戲常氏亦供與弓勳
等並未交言則圖歡報怨俱屬無因再查此案
初招郭元曽原無劉氏與人通姦呈詞各犯亦
從無與劉氏通姦口供直至半年之後撫臣提
元曽密訊其簽審牌內始有宗炎家貧不檢縱
妻通姦等語承審各官遵此定招刑逼各犯供
認撫臣親提嚴訊以致劉氏情急投井撈出復
用竹板敲手求死不得乃始認姦今查劉氏之
父劉英係監生宗炎之祖曽爲縣令父一鳳其

兄宗尼宗舜皆係生員中表聯姻無非宦族宗
炎貿易父兄教書家非甚貧何至賣姦臣等當
堂面訊不惟劉氏歷陳冤誣各犯矢口同詞即
訊之元曾何人曾在宗炎家往來元曾止言弓
勳曾鏁過烟及問同鏁烟者何人元曾又不能
舉訊之常氏止供六月內院墻倒後見宗炎院
裏有人行走問所見者何人常氏又不認識夫
止言弓勳爆烟則餘人並未鏁烟可知也同鏁
烟者無人則弓勳亦未鏁烟可知也院墻倒後

始見人走則未倒以前未見人走可知也所見
之人又不認識則並非弓勳劉高王棟王良可
知也是劉氏與諸人豈惟無通姦之情亦並無
往來之迹劉氏既不通姦則常氏何由識認宗
炎何由懷恨諸人何由糾約再三詰問元曾乃
稱這些緣由皆非生員所供則是案內招情原
告亦不承認天下未有口供誣妄情事不實案
情招由審屬全虛而可以定人斬絞重辟者也
但郭元曾身列宮墻不應指姦自汚臣等親至

其室見門下掘孔猶存則是初二日夜原有盜
賊數人入室竊衣見常氏獨處因而行姦常氏
心疑為本庄之人有心誘問而賊人乘機冒認
故留疑竇則是此案眞凶尚須另緝不可使無
辜之人李代桃僵再查弓勳等曾經審虛保釋
臣等非敢冒昧姑息復蹈前轍但查從前係因
賊無獲遂謂姦亦未眞原未曾審姦情今臣等
專審姦情而原供招由皆屬子虛自宜急予超
豁何可使久禁囹圄除郭宗炎魏尚智已經病

故外相應
奏明請將現犯弓勳劉高王良王棟悉予保釋嚴
飭該地方官勒限務緝眞凶逾限不獲即行參
處郭元曾誣控多人本應擬罪但係稱述伊妻
常氏之言未嘗自增一語而常氏既被姦汚則
暗中錯認情有可原又且事在
赦前相應免議再鄭州知州陳廷謨身膺民牧不能
約束稽查以致姦盜橫行事後又不詳察虛實
橫拿濫夾誤入人罪甚屬昏庸不職又查該州

卷內將郭元曾初十日告姦呈詞倒標初四日
七月二十三日詳稿混用藍印九月二十一日
乃用硃印又將原審口供攜帶進京顯有藏匿
改換情弊相應請
旨將鄭州知州陳廷謨革職究審定擬再此案東西
兩院之事審屬皆虛而撫臣富德既濫刑羅織
于前復怙過瀆奏于後有乖大臣之體相應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兵部侍郎臣吳應棻內閣學士臣
伊爾敦將東院審虛不無湔雪之功而西院審

實亦有失入之咎應一併交部議處再南汝道
李愼修開歸道黃叔璥將姦盜重案止審一堂
卽用印稟定擬斬絞八人顯係草菅民命迎合
上官應交部嚴加察議開封府知府張受長懷
慶府知府胡紹芬蘭陽縣知縣張天保封邱縣
知縣劉謙係檄委承審之員未能審出實情但
屢經駁訊尚未成招相應免議謹將臣等遵
旨會審緣由據實
奏覆事關審理姦盜貼黃難盡伏乞

睿鑒俯賜全覽施行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三習一弊疏
奏爲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
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
敢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哉而
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
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
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
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
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
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
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
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
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
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
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
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
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
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
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

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
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
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
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
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
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
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
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
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

君各贊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

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

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歆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

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

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孰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愼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漢軍生計疏

奏爲八旗漢軍生計事竊惟

國家太平日久四海户口殷繁而八旗人丁尤盛

我

皇上隆恩茂育爲旗人籌畫生養之計備極周詳而臣之愚意以爲以

君養之施雖博而難繼不如使人自爲養利彌普而可久是以前在直隸總督任內奏請八旗人等下鄉種田以爲根本之計經部覆准行在案近

讀

諭旨有云八旗人等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兩處之食用該佐領閑散之人又得當差支領錢糧以資養贍洵爲兩便之道嗣後外任旗員子弟年至十八歲以上者在外仍令

督撫

題請在內著呈明該都統俱准其隨任其不願者亦聽之大哉

聖謨合天理而宜人情從此外任旗員父兄免內顧之憂子弟受教養之益而所省錢糧又可均之閑散以資養贍一言而利賴無窮矣臣因是更有請焉數年以來臣每見外任旗員罷官而歸旗者必勸以置買田宅爲子孫長久之計而據稱一入京城親友人等之借貸佐領人等之需索加以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若准其在外置買田產庶可務農兼商以成家業臣伏思滿洲在外久住或有難行之處至漢軍則與滿洲不同伊等原係漢人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爲之而

不以爲難在外守令之官皆足以約束之而不至于生事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嗣後漢軍人等外任者罷官之日情願回京居住則照例給咨歸旗如願在外成家者無論五百里內外皆許置買田宅卽准其于所買田宅之處居住報明該地方官一體納糧當差如有生事犯法地方官卽行究治另立漢軍籍貫每當編審之年將漢軍成丁人口報明户兵二部及該旗存案將來需其披甲則按籍可稽如不

需用則令其在外居住自食其力如此則與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實有相合而數十年後漢軍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世業以長子孫所餘錢糧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閑散之人以資養贍此則不費之大惠經久之良圖也臣不揣愚陋欲爲旗人久遠之計是以冒昧陳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議開減河疏

奏爲議開減河事目前黄河事宜仰承
聖訓令臣等詳悉籌畫和衷共議此事所關甚大頭緒紛繁臣拙於口辯不能達意故詳書所見以
奏竊惟欲導水者必先相山導小水者相小山導大水者相大山天下之勢山分三幹水别四支恒山九邊是爲北幹衡山五嶺是爲南幹華嵩泰嶽是爲中幹華山之陽江爲南支華山之陰河爲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二水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爲一派故江淮河濟名爲四瀆以其獨行入海也臣所言大清河者繞泰山之東北起東阿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非尋常之溝壑也依古以來與河别流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卽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卽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黄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

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使尚文言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爲便而有司卒塞之後蒲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決金堤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景泰時又決張秋

引沁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潰運河史以運道爲重故書決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史有詳畧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

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是開減河以入清河古人有行之者非臣創爲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大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口始塞蓋逼河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籌運道

而虧國計害民生逆水性以爲此亦可謂拙於謀矣及於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者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

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沖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目今銅山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涸故臣言開減河也上游水減則下游水微決口易塞而積水早消但河流湍急設開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況今三冬水涸卽使大溜全出尚不敵秋汎之半則大清河之必能容受可

以理揆也但由黃河以至張秋皆係平原廣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陽武方決決出之水現在張秋境內其所經由不過長垣東明一兩縣耳未聞成災也今於陽武之下開減河其道更近則爲患更小亦可以理揆也現今漕舟未上張秋之運道空閑開堤使河東流初無碍也至於運道尤易爲力漕舟北上卽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險阻臣於乾

隆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於天津刻期可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卽使并此不敢則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境直隸之南陲亦北運河所經之地也北運河之南岸現開減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以下宣惠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近開渠通之以達漕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

州縣之偏災而可減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併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其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處築土埂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多有石岸堵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而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則減河一開所費甚少爲害甚輕而決口可塞積水可

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計無便於此
者故詳言之惟
皇上採擇焉謹
奏

遺疏
竊臣山右樗材至愚極陋生無門閥之蔭長鮮
師友之資守獨抱慚學識淺鄙康熙五十二年
恭遇
聖祖仁皇帝萬壽恩科由進士選授館職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擢授國子監司業尋遷祭酒累陞至吏部
左侍郎在侍郎任內以保舉錯謬罷職効力未
幾起用爲巡視河東鹽政屢蒙
憲皇帝憐臣來自山陬囿於稟質之偏見聞之隘時加
訓誨宥其罪愆至今默記
玉音常加提耳而涓埃未効辜
恩十有三年未嘗不臨餐慚汗倚枕泣涕也在鹽政任
內恭逢我
皇上御極奉
特旨召授吏部侍郎乾隆元年陞左都御史二年三
年歷刑吏二部尚書出任直隸總督再調湖廣
總督是時臣年甫及六十精力尚強又膺顯職
光榮逾分宜何如宣德達情無負

任使輒復碌碌猶甚詿誤轉增重荷
聖主矜全僅予華職旋又抜爲宗人府丞調補副都
御史十二年京察臣實惶恐疊積瀝情乞罷蒙
恩許以原品歸榮鄉里假使臣遂以閉門課子歲時
曳杖閭巷與康衢父老歌咏昇平終此視息臣
之啣感抱愧已自莫可名言豈敢望復有後
命再點班行十四年奉
旨起臣爲都察院副都御史
上書房行走遷至吏部尚書恊辦大學士

綸扉重地恊辦鉅任
皇上不以臣弗堪遽加超用且又如逆賊僞稿一案
竟至假臣姓名誣訕
君父陷臣大戮當罪人未得之時臣心魂無措妻子
環泣而我
皇上於臣一無所問兼
賜誨諭俾臣喘息獲紓尋即晉陞極品此更荷
皇上之睿鑒鴻慈凡爲臣子者皆當爲臣感泣况臣
實身被者耶臣年已七十有一屈指生平自壯

至老受恩
三朝
聖祖仁皇帝録臣於單寒
世宗憲皇帝拔臣於孤立我
皇上復大顯用臣於棄瑕取節之中苟有人心豈忍
須臾忘報而卒爲才質所囿曾無纖毫裨補古
人有言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非
不荅也無可荅也非不謝也無可謝也若物之
中有爲天地之所栽培子之中有爲父母之所

篤愛其爲無可荅無可謝更有甚焉然則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臣將生生世世繼啣未報之恨
於無窮也臣自被疾以來神志昏迷飲食少進
蒙
恩遣醫胗視並
賜參藥令重劑培補瘡口雖漸就平愈但血氣日衰
往往無故自汗恐旦晚之間終歸奄忽及今聞
見未離口授臣子刑部員外郎臣孝愉謹録臣
賫志上呈

聖覽方今
朝廷清明中外禔福實無闕遺可言唯是黃河決口
乃近事之最重大者故道之議寮屬皆以爲迂
蒙
聖訓開導之下臣亦悟事有未便但終須於疏濬堵
築之中存古人不與水爭道之意則見效遲而
無後患唯
皇上聖明主裁所有詩義折中大半經
御筆增損俱皆完善其有蒙

指示改正之處臣等亦一一酌定現在繕寫正本
進呈此一書已屬告竣易經解除
進呈二十四卦之外亦有擬就稿本將次卒業但
不得終受
皇上之訓誨不無遺憾臣子臣孝愉蒙
恩賜廕列職郎署年甫二十有二爲
皇上効犬馬之用爲日正長幼子孝則年及成童方
在向學惟囑伊等奮志努力勉酬
高厚臣竟永辭

聖世矣魂魄戀
闕惘怳莫罄謹
奏

卷三河東鹽政

奏疏目錄

據實陳明疏
酌減養廉疏
弓兵工食疏
公費羨餘疏
解州硝池疏
鹽池工程疏
鹽池禁墻疏
鹽池地租疏
隱匿歸公疏
請開糴禁疏
邊關鹽稅疏
奏謁梓宮疏
敬繳奏摺疏
謝陞侍郎疏

嫡孫孫　鑄校對

據實陳明疏

奏爲據實陳明事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赦宥罪愆復加錄用日夜銘心感激策勵思竭犬馬之力以報

皇恩於萬一但涖任日淺未能周知謹將奉

旨特交事件先行查明具

奏至於鹽政事務臣留心訪察查閱卷冊見河東鹽課前據年羹堯

奏明於徵收引課之時加收公務官錢等項銀兩每年額引項下應收公務銀十萬四千餘兩以五萬兩歸公充餉存五萬四千餘兩爲各官養廉吏役巡兵人等工食及各衙門雜項使用款項甚繁不無虛濫臣鹽政衙門以及運司各衙門養廉銀兩均屬浮多其應裁款項應減數目皆宜查明酌定再陝西行鹽地方尚有各衙門零星陋規未盡革除河南行鹽地方唐縣滙池等處公費銀兩未盡報出山西附近鹽池州縣皆有護池灘地及鹽站地畝多被民人侵佔亦

宜清查以至商名詭冒盜賣重典禁門掣鹽查
驗踈畧之處種種弊竇俱須次第整理伏乞
皇上寬臣數月之限容臣詳細查核確實陸續陳明
請
旨施行謹
奏
奉
硃批此任勉與不勉在汝自爲

酌減養廉疏

奏爲酌減養廉銀兩事查河東額引項下徵收公
務官錢等銀十萬四千餘兩前經年羹堯
奏明將五萬兩歸公充餉留五萬四千餘兩爲養
廉公費之用前鹽政馬喀定有公務款冊存案
內開鹽政養廉銀一萬三千兩臣謹將一年所
需詳細核算實爲浮多應減去五千兩留八千
兩儘可足用運司養廉銀一萬兩亦屬浮多應
減去四千兩留六千兩運同養廉銀三千兩無

庸議減再西安將軍寧夏將軍四川副都統每
員養廉銀一千兩西安副都統寧夏副都統共
六員每員養廉銀五百兩二項共銀六千兩查
將軍副都統等並與鹽務無涉蓋因年羹堯爲
川陝總督又兼河東鹽政是以
奏明撥給目今臣鹽政衙門駐劄河東與四川寧
夏等處相隔甚遠養廉銀兩例應四季支領若
差人去送盤費無出若令其來領往返煩勞且
或有陞遷事故應扣空缺難於查核應將此項

銀六千兩一併裁令歸公其將軍副都統等如果宜有養廉應令該省督撫酌定數目就近支給實爲兩便再歲修渠堰銀五千兩亦應於公費項内撥給統計此五萬四千兩内今減去鹽政養廉銀五千兩運司養廉銀四千兩將軍副都統等養廉銀六千兩再撥給歲修銀五千兩共以二萬兩歸公存留三萬四千餘兩爲養廉公務之費儘足敷用謹此繕摺

奏明候

命下之日將各官養廉各役工食各衙門公事之需備造細册送部存案查核可也謹

奏

弓兵工食疏

奏爲酌增弓兵工食事查鹽池禁墻外面周圍一百二十里額設弓兵二百名分爲三十六舖有巡檢三員管轄禁墻裏面額設弓兵五十三名分中東西三場有知事一員管轄若弓兵勤慎不懈則私鹽無由飛越但歷來工食多有不敷通計禁墻内外共弓兵二百五十三名而安邑等州縣額解工食銀七百五十九兩每名應得銀三兩一年兩次給發以爲衣服之資其食用

所需運司於公務項下每名每月給銀五錢約計每日得銀一分六釐有奇實不敷三餐之用日費既不能足難責其晝夜巡查是以弓兵人等時有偷安玩誤甚或勾通盜鹽弊竇不清多由於此臣謹將弓兵衣食細爲酌量除州縣所解衣服銀七百五十九兩應照舊例無庸增添外其每名每月食用所需應于舊給五錢外增給伍錢共給銀一兩則飲食等項方可足用通計每名每年應給銀一十二兩共弓兵二百五

十三名應給銀三千零三十六兩此項銀兩無
庸另行添設卽於養廉歸公銀内按月給發年
終
奏銷其有空缺按日扣除如此則省無益之冗費
爲有用之廩給弓兵衣食寛裕自益感戴
皇仁鼓舞奮勉日夜巡緝將私鹽永杜而鹺政肅清
矣臣未敢擅便謹
奏

公費羨餘疏

奏爲報明公費羨餘事查得河東額引項下每年
收公務銀十萬四千餘兩雍正三年
奏明以五萬兩歸公充餉留五萬四千餘兩爲養
廉公費之用臣到任以來按冊稽查各官養廉
各役工食等項俱按年支銷無餘惟有解費一
項舊規額設銀三千五百兩以爲解餉官役脚
價盤費之用每年撥餉次數路途遠近不等是
以所費多寡不同時有餘剩雍正七年解費餘

剩銀一千三百六十五兩二錢二分八年解費
餘剩銀一千八百七兩五錢八分六釐九年解
費餘剩銀九百八十六兩六錢六分十年解費
餘剩銀一百七十一兩二錢二分三釐十一年
解費餘剩銀一千九百二十一兩九錢七分五
釐十二年解費餘剩銀九百五十八兩一錢四
分九釐又雍正十二年分弓兵各役工食空缺
銀七十七兩二錢一分九毫又民人申鉒等私
賣灘地追出地價銀三十七兩八錢八分以上

共銀七千三百二十五兩九錢三釐九毫皆係
公費項下餘存之銀從前因仍舊規留貯司庫
俱不報部伏念公費養廉
皇上天恩所賜俱屬
國帑民膏理應詳慎支銷其餘存之銀不行
奏報久貯司庫易滋挪移侵蝕之弊其前項銀七
千三百二十五兩九錢三釐九毫理合據實
奏明入于季報冊內候撥充餉至嗣後公費養廉
項下如有餘剩空缺等項銀兩俱於

奏銷錢糧時造冊報部查核如此則庫貯欵項得
清而公費支銷皆知慎重矣謹
奏

解州硝池疏

奏為請定職守以專責成事查河東鹽池之西有
硝池一處大十餘里時產硝鹽硝池之西又有
小池六處名曰金井賈瓦永小夾凹蘇老熨斗
皆能生鹽附近居民或私澆私晒或掘挖硝版
賣與腳户攙和官鹽以致鹽味苦澁引張壅滯
必須設法嚴行禁止而鹽官皆駐劄運城相隔
窵遠鞭長莫及前鹽政碩色于雍正七年將禁
墻弓兵抽撥三十名防禦小池但無專管之員

則防私之兵即成竊私之人弊竇難以究詰查
硝池小池皆在解州境內而解州有額設州判
一員職務甚簡應令督率弓兵專管巡緝該知
州兼管稽查臣等仍不時訪察如有巡緝不力
或故縱行私即將該州判
題參併該知州俱行議處再鹽池北岸係澆晒之
場弓兵斗級皆在池北其南岸一帶地方遼濶
人跡罕到奸匪竊鹽此為淵藪但鹽池無徑渡
之路池南無止宿之所東西迂道百有餘里步

行之人足力不能遍及若不設法巡查私鹽終
難杜絶應於鹽政衙門設立快手八名官馬八
匹分班差遣周圍查閱再運城原有巡檢一員
兼在鹽政衙門巡捕應令該巡檢督領馬快專
司池南巡緝如巡緝不力卽將該巡檢
題參議處如此則小池左右大池南北皆有專管
之員弓兵分鋪守望馬快周遍巡查庶禁防嚴
密而弊竇剔除矣至快手工食每人例給銀十
二兩官馬草料每匹應給銀二十兩合計每年

需銀二百五十六兩併買馬價值統于養廉歸
公銀內支給年終報部查核則經費無庸另設
而于鹽務大有裨益此臣管窺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鹽池工程疏

奏爲酌定工程次第事查河東鹽池渠堰等工額
設歲修銀五千兩除節省核減外每年約用銀
三四千兩不等但堤堰環列大小二十餘處姚
暹一渠綿亘一百餘里從前承修之員格于成
例必欲按年遍修是以每堰一處估銀一二百
兩或三五十兩不等不過彌縫罅漏補葺披坍
不能通身加高增厚姚暹渠約長二萬餘丈每
濬渠一丈約用銀七八九分不等不過削土去

淤期如舊式不能加深增濶則是歲修銀兩雖
無侵蝕情弊但於工程不能大有裨益臣受
皇上格外鴻恩不敢偷安目前一應工程親身相度
悉心酌議思爲久遠之計竊見姚暹一渠現今
開通無阻並非險工堤堰雖多而形勢層層環
峙若外面一層修築堅固則寨裡諸堰多屬備
而不用之工平險既不一致與修宜有緩急不
必一時俱修使工多而力分也查池東諸水李
綽堰當其衝次有雷鳴黑龍二堰分受衆流蕪

脩李綽之潰決池西諸水五龍堰扼其要次有硝池堰當衆流之滙卓刀堰承五龍之委惟此六堰工險而急是本年工程當用全力修此六堰使其加高增厚則鹽池已成四塞之區其餘可緩諸堰統於丙辰年興修俟堤堰皆修完固然後於丁巳年將姚暹一渠通行挑濬悉令深濶如此三年之間輪修一遍使堰皆倍厚渠皆倍深則於歲修之中卽收大修之效錢糧不致靡費而工程永固無虞將來歲修之費亦漸可酌減矣如果臣言可採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鹽池禁墻疏

奏爲據實条

奏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河東鹽池周環設立禁墻以爲保障查從前每年在額引項下羨餘之內動撥銀五千兩以爲歲修之費後經鹽政塞欽以池墻易於坍塌歲修未能周遍特行奏明將雍正三四兩年餘引羨餘銀內動支三萬五千餘兩興工修築後經鹽政碩色以池墻尤關緊要若不每歲修補恐致大修之年所費倍多因於添設餘引羨餘銀內每年動撥銀六千兩以三千兩作爲歲修池墻之用以三千兩存貯運庫積至五年作爲大修之費是大修歲修二項所費者不爲不多而此等土築之墻又非城垣高厚可比自應隨時補葺期於完固以杜弊端今聞禁墻多有坍塌之處行人竟可踰越而守望之人亦漫無覺察似此則於禁私防弊之道大爲疎畧而額設修理之費亦多有冒銷矣着孫嘉淦詳勘確

查應叅奏者即行叅奏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燭軫念國計民生之至意臣到任後親
歷工所逐段詳勘提取卷冊日夜檢閱查得河
東鹽池環築禁墻一百一十六里計長一萬七
千餘丈以護池而防私販又鹽池地勢低窪山
澗野泉皆能灌注故四面多築堤堰其最關緊
要者有東禁硝池等二十二堰及姚暹一渠此
每歲應修之工也從前皆係蒲解等十三州縣
鹽丁修築徒勞徵發多屬具文雍正三年御史

馬喀
題請將修理渠堰之鹽丁裁革每歲於額引羨餘
銀內動支五千兩爲歲修之費此項蓋爲渠堰
設也雍正五年鹽政塞欽
題請將修理禁墻之鹽丁一併裁革於餘引羨餘
銀內動支三萬五千餘兩委運同王又樸督工
大修其所修者實不止於禁墻一切堤堰咸加
建築所有渠道悉行疏濬所領銀兩節省過一
千一百餘兩又核減過五千二百餘兩

題銷在案臣詳查其工程皆與銷冊相符雍正六
年鹽政碩色又以池墻尤關緊要
題請於餘引羨餘銀內每年存留銀六千兩以三
千兩爲歲修之用以三千兩貯庫積至五年爲
大修之費此項專爲禁墻設也但查禁墻乃係
土築之工雍正五年動帑數萬處處興修甫經
告竣何爲六年即需歲修且既設有歲修銀兩
則隨坍隨築長當完好何爲積至五年又需大
修至雍正十年屆大修之期運同張廸具報墻

皆完好無庸大修并歷年歲修銀兩亦未動用
全行節省在案則是大修固當停止歲修亦應
酌議而碩色於雍正十一年
題請停止大修仍留歲修銀三千兩其前後冒昧
陳請之罪難爲碩色寬也相應請
旨將碩色交部嚴加察議至所請銀兩自雍正六年
至十年大修歲修銀共三萬兩已經運同張廸
全行節省報部充餉在案十一年停止大修其
歲修銀三千兩全貯在庫並未支銷合併聲明

至現在禁墻工程臣周圍查閱坍塌之處有二一長四丈一長二丈五尺披坍之處有四長二三丈不等墻上缺口有三長一二丈不等皆係雍正十二年應修之工而運同張廸於本年七月間丁憂解州知州王廷贊於本年九月間委署接修渠堰遂將墻工未及興修查該員等雖未動支修墻銀兩而躭延工程咎實難辭署運司高山到任已及半載並未查催亦屬疎忽再禁墻裏面多積土層累間有小徑人可緣登以

至墻頭查共七處其餘零星積土高低不等者甚多葢因禁墻舊基多因土阜建築運同王又樸大修之時將墻垣外面皆收拾齊峻通高二丈有竒而裏一面舊存土阜因不在估冊之內故未經塹削其土高之處遂可緣登私鹽踰墻多由於此接任運同張廸因仍前轍亦未削除以致相沿至今誠如

皇上所諭於禁私防弊之道大爲踈畧除現今修築坍塌塹除積土之工責令各員賠修所用銀兩

不准開銷外相應請

旨將原任運同王又樸張廸署運同事解州知州王廷贊署運司事大理寺少卿高山交部分別議處至歷任鹽政既經請有大修歲修銀兩則一應工程自宜親身指示不時稽查務期禁防嚴密弊竇剔除方不負

皇上委用之意此等上墻路徑形跡昭然舉目可見而該鹽政鹽法道等並未申飭指參均屬不合相應請

旨將雍正四年以後歷任之鹽政塞欽碩色楊馝鹽法道朱一鳳楊夢琰姚培和程仁圻一併交部議處至嗣後禁墻修理之處臣再四思維工程大小難以先定則銀兩數目何由預知且估計不慎則報完之冊易致浮開保固無期則承修之員誰肯盡力查自雍正六年至十二年此七年內止用過歲修銀一百五十兩則此項銀兩無庸額設已有明徵除大修銀三千兩已經停止外其歲修銀三千兩亦應停止其十一十二

兩年存留歲修銀五千八百五十兩應行報部
充餉嗣後禁墻周圍宜令運同專管巡查如有
坍塌之處卽報該鹽法道查勘確估造具清册
詳明該鹽政興修至所需銀兩臣檢查工册見
歷年修理渠堰皆有餘剩以之修理禁墻原可
足用則歲修銀兩應卽於歲修渠堰銀五千兩
内動支無庸另行撥給俟工完之日該鹽政親
至工所查驗核實另疏
題銷造册送工部查核并將司舖地界册内註明

倘所修之工三年之内有坍塌者仍令原修之
員賠築再禁墻内外原額設有巡檢三員巡役
弓兵二百餘名現今墻下積土皆已剷削上墻
路徑悉行斷絕嗣後臣等不時巡查如有攀挖
上墻踪跡除嚴究竊鹽人務獲治罪外卽將巡
兵責革巡檢
題叅如此則禁墻工程查估有方錢糧不致冒銷
保固有限修築自無草率而巡檢弓兵人等畏
懼處分加謹守望私鹽亦無由踰墻矣再查歷

年所修渠堰銀五千兩雍正四五兩年係運同
王又樸領修四年分銀兩全行支銷但其工段
日久湮磨且經五年大修之後形製皆已改換
有無浮冒無憑查核其五年分銀兩全行節省
在案自六年至十一年皆係運同張廸領修除
六年分銀兩全行節省外又陸續節省過銀七
千五百餘兩該鹽政另疏
題銷工部查核准銷在案臣詳查其所修堤堰悉
皆完固並無冲決其十二年修堰工册現在催

造容臣詳細核減再行
題報至於渠堰工程則與禁墻不同山水時發河
道頻淤濬深培高每歲必有堰多渠長處處皆
宜防護而從前鹽丁悉歸編户無可徵發且修
理禁墻之銀亦於此内動支其歲修銀五千兩
不便裁革應仍照舊額設但渠堰處所綿亘列
峙數百餘里多在解州蒲州安邑臨晋夏縣界
内自鹽丁裁革工歸運同之後地方官盡卸其
責運同一人不能分身多委巡檢典史等微員

承修不惟興工之時無人查督易至草率且工
完之後居民作踐無人約束設遇山水驟發有
宜搶護之處呼應不靈所關非細請嗣後渠堰
工程每歲應修之時運同與該地方官公同確
估詳明該鹽政動支額設銀兩委員分修該地
方官協同監督工竣之日該鹽政親身查勘核
減
題銷如有餘剩即行歸公凡渠堰緊要處所該地
方官不時巡查保護設遇雨多水漲之時運同

與各該地方官親至工所搶護倘有搶護不力
之處將運同與該地方官一併
題叅如此則監修之官得人搶護之責有歸不惟
錢糧不至浮冒而渠堰工程亦永固無虞矣臣
識見愚陋且蒞任日淺未能周知僅據管見所
及詳悉敷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奉

旨碩色着交部嚴察議奏王又樸張廸王廷贊高山
塞欽楊馝朱一鳳楊夢琰姚培和程仁圻俱着
交部分別議處其修理禁墻渠堰之處着該部
詳細定議具奏欽此

鹽池地租疏

奏爲報明鹽池地租事查鹽池禁墻周環百有餘里其墻内池邊原隰沃衍可耕之土甚多但産鹽之地防私爲重是以從前俱未開墾雍正六年前鹽政碩色令池内巡役斗級墻下弓兵人等量力墾種每畝收租麥二升穀三升交運司倉收貯在案以暫令試墾未經報部查巡役斗級弓兵原係池内緝私之人令以餘力墾種隙地不惟贍養有資且池邊墻下往來力作其於

巡視守望亦有裨益事屬可行臣詳悉清查自雍正六年至十二年陸續開墾地二千六百三十畝節次收租麥三百二十六石六斗五升租穀四百八十九石九斗七升現貯在倉理合據實

奏明仍令巡役斗級弓兵人等照舊耕種該管官員不時稽查無令混招民人開墾致起串通竊鹽之弊其所收在倉穀麥令運司造冊報部再此項穀麥久貯倉内恐有折耗應令運司照依

時價平糶以濟民食所得銀兩該鹽政據實報部充餉再此項地畝每畝收麥二升穀三升相沿已久其雍正十三年地租臣現在飭查徵報嗣後如有新墾地畝俱令照舊徵收該鹽政於每年

奏銷時將本年所墾畝數所徵穀麥據實報部如此則地畝不致荒閒兵役得有養贍地租每歲查核官吏無由侵蝕矣謹

奏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著照所請行並將朕旨咨部存案

隱匿歸公疏

奏爲隱匿歸公銀兩事查河東鹽規坐商納課支鹽運商接買包運惟河南省唐縣澠池二處向係本地民商自運自銷雍正三年鹽政馬喀批令商人包運致興訟獄又復革除至雍正四五兩年前運司朱一鳳將唐縣引張分與殷實商人公辦所得餘利除脚價食用外悉行歸公兩年之間共得銀九千餘兩則是每年歸公之銀約舉大數應有四千五百兩案卷炳據至雍正

六年鹽政碩色忽批令商人張宏裕一人獨辦又繕捐具

奏言張宏裕感戴急公情願將唐縣所獲餘利每年以二千兩歸公充餉以致張宏裕將所有贏餘盡行侵吞入己夫衆人公辦歸公銀兩四千有奇一人獨辦歸公銀兩乃止二千明係虧課有何急公而朦朧具

奏情弊顯然再澠池縣鹽窩曽被嚴士俊覇佔交與伊腹黨萬永行鹽後嚴士俊茶鹽事發屢經審明萬永即萬臨亭部議將萬臨亭責革澠池縣另行招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而碩色于雍正九年又批令萬臨亭認運澠池地方顯與定案相違其含糊妄

奏及違案狥私情由相應請

旨令碩色明白回奏至張宏裕萬臨亭俱應革去商名其如何鑽營行求之處交與該地方官審明定擬唐縣歸公銀每年應有四千五百兩而張宏裕止交二千兩實少交銀二千五百兩自雍

正六年至十二年七年之間共少交銀一萬七千五百兩應着落張宏裕名下追賠貯庫至唐縣澠池二處俱係河南地方應交與河南省運商照雍正四五兩年之例協同公辦唐縣歸公銀每年以四千五百兩爲率澠池縣歸公銀數從前未有成例難以懸定應俟辦理一年之後該鹽政將所得數目據實

奏明再行酌定可也謹

奏

請開糴禁疏

奏爲請開糴禁以便民生事查山西平汾蒲解等處人稠土狹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給于河南陝西二省由豫至晉經太行中條之險轉運維艱關中沃野自雍及絳舟車通行故所資于陝省者尤多自西陲用兵以來陝省有司以軍興之際恐粟有所洩遂禁止糴買關口河津稽查嚴密顆粒不渡以致在河西者常苦粟賤而不售在河東者常苦粟貴而艱食

蓋兩省之民均有所未便也目今大兵已撤疆埸敉寧軍務既紓民食爲重自宜有無相通以從民便仰懇

聖恩敕諭陝省督撫佐濟民生開通糴禁凡谷麥舟車關津無得阻碍則不惟山西之民俯仰有資不憂粟貴即陝省地方亦泉貨流通不致粟賤而傷農矣臣在河東署理鹽政目覩情形故據實陳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邊關鹽稅疏

奏爲奏

聞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准山西巡撫石麟咨文内開准工部咨稱胡壇和朔地方拿獲偷砍木植之高淳邵宏賓等所造木筏上載鹽八千八百觔據邵宏賓供稱此項鹽觔前至河保營仍然納稅等語應將曾否納稅之處作速查明報部等因前來隨行文詢查去後嗣准山西巡撫咨文内開准殺虎口監督咨稱鹽觔木植

等項在口外並不收稅一經運行到關俱係按例納稅等語則是殺虎口監督在邊關徵收鹽稅是實但從前並未知會鹽政衙門其每年徵收銀兩若干臣衙門無案可稽事關鹽稅理合據實

奏明祈

皇上勑諭該部詢問該監督等口外鹽觔到關用何則例收稅每年共收稅銀若干無令徵多報少併知會臣衙門以便稽查則鹽政得以肅清矣

抑臣更有請者查河東舊例山西太原汾州等處額銷河東之引而食本地土鹽陝西延安榆林等處額銷河東之引而食花馬大池之鹽臣留心細訪延安榆林等處去花馬大池路遠百姓就近多食口外蒙古之鹽太原汾州沿邊一帶如寧武岢嵐保德永寧等州縣亦皆仰食蒙古之鹽再查口外地方出鹽之處不一蒙古人等撈採售賣用以度日沿邊居民就近買食歷來已久百姓便安我

皇上仁恩浩蕩中外一體此係蒙古生理小民日用則邊鹽進口原可不必禁止但其進口之時徵收稅課自宜定有規條既進口後行銷地方亦宜定有界限而歷來鹽政未議及此是以至今未有成例伏祈

皇上勑諭陝西山西督撫將沿邊州縣詳悉查明何處應食蒙古之鹽會同河東鹽政酌定地方無令侵界越境有碍官鹽再徵收稅課除州縣百姓已銷河東之引無庸另議外其商賈蒙古人

等載鹽進口之時應如何稽查收稅妥議會
題請
旨永遠遵行如此則蒙古有資生之策邊民無淡食
之虞官吏無由朦混侵蝕商賈不得越境販私
其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爲此謹
奏

奏謁 梓宮疏
奏爲請
旨事伏念臣一介寒微拘迂固陋幸蒙
大行皇帝節取愚忱備員卿貳保全不啻慈父
訓誨勝於明師而臣謬迷獲戾有負
聖恩又蒙矜全俾署鹽政受此
高厚覆載之深仁未有尺寸涓埃之報効何期
龍馭忽焉升遐籲地呼天痗心疾首但以職司鹺務無
由瞻仰

梓宮茲奉
特旨來京受職再點卿班膺新
綸而倍感重趨
紫禁懷舊
德而增悲故忘其冒昧迫切陳請伏祈
皇上天恩容臣至
雍和宮敬謹瞻仰俯伏舉哀區區微忱不能自已爲此
繕摺請
旨謹

敬繳奏摺疏

奏爲恭謝
天恩敬繳
奏摺事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接到發回
奏摺一封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敬謹開讀奉
皇上墨批此汝陳奏
皇考之摺已無及矣朕展閱不勝悲痛汝爲人誠實操
守甚好朕素聞之後當益堅初志仰報

天恩摺內所奏鹽項餘剩銀兩照例造冊報部可也臣
跪讀之下涕泗交零伏念臣山右寒微學識淺
陋幸蒙
聖祖仁皇帝拔置翰苑豢養十年、
大行皇帝超擢陞遷備員卿貳拘迂謬妄致獲重譴又
蒙
大行皇帝矜宥保全
命署鹽政
天慈浩蕩刻骨銘心

龍馭上賓烏號莫逮四海之哀思同切微臣之悲慕倍
深痛悔愆尤追維
恩遇懷慚負疚日夜悚惶恭逢我
皇上
聖人作覩
天位紹登
繼序思皇永基命於宥密
膺疇斂福用建極於臣民
接洙泗濂洛關閩之心傳存誠懋敬

纘羲農軒頊唐虞之至治惇德允元
錫類之仁覃敷於寰宇
作人之化不棄夫微臣宥臣前非勉臣後效
和風普惠蕙噓樗櫟之材
皎日舒光徧照藿葵之晼自顧一介庸愚鉛刀薇
線之微長曾何足云乃沐
三朝
聖人高天厚地之
隆恩至於如此仰

春暘之輝布誰言寸草能酬知
瀛渤之量宏猶念細流可助臣惟有恪遵
聖訓益勵初心堅志行於無欺勉求一德基猷爲於
有守常懍四知盡此有生之餘年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所有蒙奉
皇上墨批奏摺理合敬謹
呈繳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謝陞侍郎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四日臣在署理河東鹽
政任內接山西巡撫移文內開准吏部咨稱九
月二十七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孫嘉淦著來京以侍郎用欽此臣謹遵
旨於十月二十七日交印運司起程前來伏念臣學
未明理才不通方幸蒙
大行聖帝節取微忱陞遷委用保全不啻慈父

訓誨勝於明師而臣迂迷獲戾有負
聖恩又蒙矜全俾署鹽政樗櫟復加以雕斵駑駘再効
夫驅馳固已任濫才區榮逾望表雖竭心以自
勵常顧影而懷慚恭逢我
皇上
纘紹洪緒
覃布遐仁
倚任親賢列周召於左右
登庸耆碩進皋禹於凝承四方翹首以從風萬姓
洗心而向化當茲千載難逢之會爰受
一人特鑒之知俾側迹於鵷行將綴班於鼎列
恩榮已至遭遇實奇念六卿股肱耳目之寄何以仰
贊
高深思三事翼爲明聽之資實難俛圖報稱臣惟
有益堅晚節痛改前非敬以繩跡期小心於夙
夜勤以補拙勵匪懈於寅清勉抒愚夫之千慮
以報
皇仁於萬一耳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卷四直隸總督

嫡孫孫　鑄校對

奏疏目録

請酌停訟疏

實授直督疏

恭報瑞雪疏

恭報得雨疏

通省得雨疏

謝晉宮銜疏

安插流民疏

酌減捐例疏

酌停捐欵疏

旗圈民房疏

八旗公産疏

清查旗民疏

奏聞巡邊疏

口外駐兵疏

口外設道疏

謝御製文集疏

增孤貧額疏

謝賜御書疏

請酌停訟疏

奏爲請酌停訟之例以恤遠人事乾隆三
二十四日承准內閣字寄內開安慶按察使臣
張坦麟奏請牙行舖户侵欠遠貨本省雖在農
忙之時告理地方許其追給一摺乾隆三年九
月十三日奉
旨張坦麟所奏著抄録俟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寄去
令其酌議摺奏不必具本欽此字寄到前督臣
李衛移交到臣臣查農忙停訟原恐妨廢農功

故律載户婚田土以及鬭毆等細事一概不准
受理並未指出控追客賬一條葢以此等事件
俱包括于細事之內也再查各省州縣一切民
詞雖值農忙亦分緩急輕重原非概不受理即
如律載户婚田土鬭毆是爲農忙應停之項設
因田土授受不清以致阻種秧苗搶割黃麥焉
能待至仲秋審理又如婚姻案件設有搶婚逼
嫁等事自當即爲剖決何能稍緩時日至於鬭
毆成傷尤當驗明輕重分別保辜全在地方官
審度事勢斟酌辦理於恪遵
功令之中有緩急得宜之道非律例所能悉載也
今安慶按察司張坦麟請酌停訟之例專指牙
行舖户侵欠客本者農忙時槩准追比於恤商
柔遠之經不無裨益但推原制律本意此農忙
停訟一條全爲崇本絀末起見不但商賈原爲
末業即聽訟猶非本務若於條例內提出客賬
一項特予准理似非政體所宜況一切民詞不
可停者甚多若俱行指出事難悉數若專指一

條轉有挂漏設昏庸有司以遠客欠賬係奉文
特准之項自此之外無論緩急槩不准理實於
公事有碍且客賬賒欠亦非官法所能繩也蘇
軾有言曰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與價其賣也後期而取值故天下無無賬之客
亦不能有盡清之賬欠者有力不待告官而自
還若果無力焉能强索緩其期限秋成谷熟尚
可清完若於農忙之時槩行追比誤其農工而
失其本業則欠賬愈不能還於農客兩有所損

故錢債客賬此眞所謂細事宜聽有司斟酌辦
理不可著爲
功令應將該按察使張坦麟所奏農忙准追之處
無庸議謹
奏

實授直督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三年十壹月初二日臣准吏部咨奉
上諭孫嘉淦著實授直隸總督欽此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性本拘迂才非肆應荷蒙
寵命署理直隸總督到任受事未及經旬吏治民生
不遑整頓即荷
隆恩畀以實授彌深感激益切悚惶
畿輔乃首善之區撫循尤亟邊關司鎖鑰之寄訓
練宜先縱竭駑鈍以馳驅莫報
高深于萬一惟有仰懇
聖恩矜臣不逮時加
訓示俾有遵循幸免隕越于此生則永戴
皇仁于靡既矣理合恭疏具
奏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奏

聞

恭報瑞雪疏

奏爲恭報瑞雪事查直隸地方兩次通省得雪俱經臣恭摺彙報今於本月二十五日戌時起密雪續紛至二十六日辰時止積地三寸有餘伏查前次大雪小雪之節俱有膏澤應候今于冬至之後又獲瑞雪普霑諺云一冬三白二麥大熟今果如斯實兆豐年其各屬得雪分寸俟報到彙奏外所有臣駐劄地方得雪情形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初二日奉

硃批此實

天恩汪濊也朕祗承之下益深感懷矣

恭報得雨疏

奏爲恭報得雨事查直屬通省地方于二月二十二三等日俱得雨澤已經臣恭摺彙報茲于三月初八日酉時起至初九日卯時止又得膏澤連綿徹夜初十日正值耕

耤之辰臣履畝躬耕見其土膏潤透又于民人麥田之內親自刨驗皆已霑足今春二麥準可豐收民間婦子額手歡慶其各屬得雨分寸俟報到另奏外所有臣駐劄地方得雨情形理合先

行奏

聞謹

奏

十四日奉

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批卿此奏時正值雨雪霏霏霑潤渥澤此實

天恩浩蕩也

通省得雨疏

奏爲恭報通省得雨事查直隸地方于五月十二十五等日通省州縣得有雨澤十九二十等日

臣駐劄處所大雨霑足情形已經繕摺陳奏茲據十府五州所屬地方陸續申報前來于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仰賴

上天福祐俱得霖雨普遍霑足又查節次所得雨澤皆係徐來密降是以土膏潤透而流潦不生河淀諸水皆慶安瀾現今早禾日見暢茂晚禾皆

已佈種民情安帖顒望有收所有通省霑足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九日奉

硃批覽奏朕懷誠慰但願向前晴雨應時則秋成可

觀矣

謝晉宮銜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年六月初五日臣准吏部咨乾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内閣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内外大臣中數人實能體朕敬

天勤民之心輔弼贊勷矜誠宣力有功于社稷有益于蒼生勞績茂昭宜加優獎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福敏俱著加太保大學士徐本查郎阿吏部尚書公訥親俱著加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甘汝來戶部尚書海望兵部尚書鄂善刑部尚書尹繼善尚書銜徐元夢直隸總督孫嘉淦雲南總督公慶復俱著加太子少保欽此移咨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切臣獲聞

寵命踧踖靡寧激切悚惶不可名狀恭惟我

皇上

欽明安止

精一執中

克寛克仁培萬彙之元氣

至誠至孝集千聖之眞傳本敬

天勤民之心行憲

天法

祖之政羣黎遍德百爾承流凡

盛世之臣工皆

皇仁所作育如春風之披拂佳木敷榮若大冶之鑄鎔良金就範在百僚仰承

聖訓勉矢維勤維愼之衷而

大君俯鑒微忱遂隆懋賞懋官之典此諸臣非望之殊榮實曠代希逢之盛事臣本寒素加以迂踈學未通方止存樸忠之念仕惟守拙欣逢

特鑒之知決庶獄于西曹五刑難言明允叙庶官于銓部九品未盡澄清委任封疆旬宣畿輔繼于撫字愧此旌麾奮武揆文憂競絲之未化安民察吏慮耳目之難周河無三策之規水村時產鼃蛙麥鮮兩岐之秀瘠土澤有鳴鴻民生之艱

難若斯臣職之報稱安在宜加譴責倖荷
恩施自顧何人際茲
隆遇經邦乏術側名寅亮之班熙載何能晉秩卿尹
之上繹
溫綸之獎勵實逾格之褒嘉輔弼贊勷有志莫逮抒
誠宣力勉効猶慚雖山不讓土河不擇流亦有
資于塵滴而管以窺天蠡以測海洵莫贊夫
高深臣惟有益勵前修勉圖後效躬逢
堯舜在上所好同民所惡同民願以禹稷爲師人饑

由已人溺由已葵心不改常依日月之光馬齒
未衰不懈馳驅之志所有臣感激下悃理合恭
疏叩
謝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奏
聞

安插流民疏

奏爲遵
旨辦理事本月初八日接到大學士張廷玉徐本協
辦大學士事尚書公訥親寄字内開乾隆四年
五月初六日奉
上諭朕聞得直隸乏食窮民有散往隣近地方以求
餬口者從前李衛爲直隸總督時每于接壤交
界之處委人防範令其不得出境是以不聞有
散往他處之事此乃廹以勢力强勉禁遏非安

輯貧民之正道但百姓當歉收之際而聽其轉
徙他方則廬舍田畝必致荒棄深可憫念可寄
信與孫嘉淦留心稽查善爲籌畫務令此等貧
苦之人本籍可以自存不至輕去鄉井以副朕
愛養黎元之至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伏讀之下愧懼交深查直隸地方連
年偏災乏食貧民所在多有臣稽查難遍撫綏
未周是以有散往隣近覓食之人若嚴責州縣
不許流移勢必强勉禁遏若明定章程凡流移

者作何賑恤又恐百姓借以邀食或致輕去其鄉而地方官不能遍給轉生事端故此事但可暗爲籌畫多方經營查現在二麥收成豐歉不一又或蝻孽萌生人夫撲捕不無蹂踐臣已飛飭各屬凡係歉收捕蝻村庄俱行詳確勘查如有乏食貧民俱令酌借籽糧勸其佈種晚禾不可輕去其鄉其積水未消村庄勸其種稻植葦或河工當夫必令各有生計又各處求乞之人其中情形多端臣已嚴飭各屬凡遇乞丐即行

查驗如係老弱鰥寡殘廢無依之人即收入養濟院給與孤貧口糧其中精壯之人皆係惰民兼有奸匪尤宜查詢明白係本籍者即交與保甲并著落親族令其力作傭工或在官充應夫役如係外縣之人即量給盤費遞回原籍安插此皆臣現行之事原欲使貧苦之人在本籍有以謀生即不致輕離鄉井至已經散往鄰省之人除本籍原無田產而流寓之地能自謀生者不得槩行禁遏外如本籍果有田產荒棄則令

該地方官查明所往設法招徠酌借籽種口糧令其耕種如流移而尚在本省之內者臣通飭各屬凡遇鄰邑之民悉行詢查如本籍有產卽量與盤費移交原籍地方官安插如本籍無田卽令所到地方官安插但安插流民須有實政若止空言申飭勢必視爲具文卽動帑發粟亦不過救濟目前終非長策必使有田可耕乃能歷久土著查直屬州縣多有入官公產餘絕地畝地方官招民承種如遇流民失業者可於此

項地內借給口糧分撥耕種再山坡河灣老荒地畝所在多有可仿營田之例借給工本令其墾種成熟之後止還工本不必陞科其民間新荒地畝或勸業主招種或官給工本代爲招種俟還完工本之後令其給主認租再富家之田原係租與貧民當善爲勸諭將流寓之民或准覓傭工或招租認佃務令隨處安插不致輾轉遷移則散往鄰省之民可以漸少矣再關東及沿邊口外地方俱土肥而米賤直隸民人雖當

豐收之年亦多出關出口以謀生此原在直屬
疆域之内向例地方官給與印票驗看放行臣
飭地方官于給票之時必加詢問如本無田産
情願出關者照常給票放行不得留難阻滯如
本有田産情願回籍者即量給盤費移交本籍
地方官借給籽種口糧令其復業臣受
聖恩任兹重寄民之疾苦時懸心目日夜求所以禦
災足民之道庶幾仰副
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而智力短淺未有實效謹將

目前辦理情形據實陳明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五月十八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

酌減捐例疏

奏爲酌減捐例事乾隆四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覽戶部議覆江蘇撫臣張渠奏請銀米谷兼收
將捐輸折色赴隣邑採買俾倉儲充裕以爲一
時之權宜照所議行直隸上年被災倉儲亦屬
空虛爾部可即行文直督孫嘉淦將直屬捐監
可否照江省之例酌量妥議奏聞辦理欽此臣
隨遵
旨酌議以江蘇水路四通是以折收銀兩不難採買

直隸關山四塞陸運費繁所捐之銀不能買足
原定谷數必須仍收本色乃於倉儲有益但原
定谷數未免過多應酌量折減以收實效統俟
今年秋成價定斟酌輕減等因摺奏於乾隆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俟秋成再行其見亦是但輕減之數過多則將
來難於歸部矣比目前畧減爲是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謀及久遠之至意目今時屆秋成仰
荷

皇上福庇西成頗爲豐稔惟是積歉之後民間儲畜未能餘裕糧價雖平約計每谷一石尚值銀六七錢不等從前捐例自應量爲輕減但所減太多誠如
聖諭恐將來難於歸部臣謹照從前所定量爲酌減查原議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冀趙深三州所屬及口外承德州俊秀捐谷二百石今酌減爲一百八十石廩生捐谷八十石減爲七十石增生一百石減爲九十石附生一百二十石減爲一

百一十石青衣生二百二十石減爲二百石武生一百八十石減爲一百六十石又正定保定河間天津永平五府及定易二州所屬原議俊秀捐谷一百八十石今減爲一百六十石廩生七十石減爲六十石增生九十石減爲八十石附生一百一十石減爲一百石青衣生二百石減爲一百八十石武生一百六十石減爲一百四十石又順天宣化二府原議俊秀捐谷一百六十石今減爲一百四十石廩生六十石減爲五十石增生八十石減爲七十石附生一百石減爲九十石青衣生一百八十石減爲一百六十石武生一百四十石減爲一百二十石如此酌量輕減則赴捐士民自必樂從於直屬倉儲大有裨益再查部例俊秀捐監銀一百零八兩今直隸谷賤之鄉尚需六錢一石若以從前所定谷數二百石計之則捐監一名需銀一百二十兩較多於部例今減爲一百八十石以每石六錢計之適得一百零八兩之數與部例相符

其餘各例計算所減之數均與部例約畧相等將來倉儲充裕之後亦不難於歸部矣臣謹悉心酌議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密議速奏

酌停捐欵疏

奏爲酌停捐欵以崇治體事查捐例之設原爲軍需等項用費浩繁故酌盈劑虛取之有餘以佐賦稅然而銓官贖罪皆關治體欵項之開不可以不愼也臣前在銀庫効力親身收捐者二年見户部運糧之例大欵四十有三其中細項百有餘條官自郎中以下皆可捐陞罪自斬絞以下皆可捐免然而每年所捐銀兩不過一百四五十萬細核其中惟俊秀捐監一條可得百萬

有奇其餘數十百條所得者僅二三十萬耳空有開捐之名而于

國計軍需未能大有裨益户部捐冊具在可考而知也夫俊秀捐監原非官爵可比且樂輸者衆權其多寡輕重可暫留此條以佐經費其餘一切有名無實之例似當悉行罷除俟各處軍需咸竣將捐監之例併行停止此亦正本清源以

崇治體定名辨分以靜人心之一端也謹

奏

旗圈民房疏

奏爲旗圈民房事查直隸地方多被旗圈當日圈地之時例從村外下繩是以鎭店村庄多在圈外然而所圈既廣則零星村庄列在圈内者亦復不少其帶地投充之人房屋人口盡行入旗其未經投充人等則地雖被圈人房尚在小民戀土重遷雖有撥補地畝不肯舍房就地是以父子祖孫相沿居住民人自住其房而租種旗地旗人止收地租而並不問及民房通省州縣

旗民相安毫無異說數十年於玆矣突於雍正九年間有樂亭縣庄頭蘇爾岱等以民房既在圈内卽係旗房按户索租派令喂馬以致民人張文傑等紛紛呈控於雍正十年經内務府委員會審以房係民人祖業但既在旗圈之内房基又已除糧斷令每門面房一間出小數錢五百文嗣因蘇爾岱等以止給門面房租餘房尚未徵銀又在内務府控告於雍正十二年又行委員會審以民房既係祖遺不便令出房租應

丈量房基斷給地租結案而蘇爾岱等又在內
務府控告稱房在圈內卽係旗房欲按間起租
併追歷年所欠租銀私造房冊十五本以圖抵
賴嗣經地方官審出眞情將假冊塗消仍照前
斷給與房基地租乃蘇爾岱等又稱民人私行
拆毀房屋盜賣木植等情駕控而內務府亦咨
稱房在圈內卽係官房應斷還庄頭按間起租
不許民人拆毀變賣經前督臣李衞委員研審
民人所拆賣者皆係自己祖遺房間並與旗人

無涉仍照前斷給與房基地租每畝照上等科
則起租再加小數錢一百文冀以完結此案又
經內務府以庄頭人等現住之房亦係當日所
圈民房如旗地民房之語不爲改正則旗人所
住之房將恐盡爲民佔咨駁前來經前督臣李
衞再三分晰以圈地並不圈房是以地畝有檔
冊而房間無檔冊地畝有撥補而房間無撥補
如將圈內民房盡歸于旗則數十州縣之人俱
無一椽之託流離失業何所底止懇請仍照前

議咨呈去後于乾隆三年十月准內務府咨稱
此案旗民搆訟數年未結今直督雖議以房基
照膏腴地畝起租而蘇爾岱等呈稱膏腴上地
每畝租銀一兩五錢等語應令地方官將房基
逐一查明每畝折衷定爲一兩仍外加小數錢
一百文將從前拖欠租銀嚴行照數追給蘇爾
岱等當差等因到臣當經轉行去後茲據樂亭
縣知縣施世洪詳稱會同委員前往鄉村查丈
各村民人堅稱房地是其祖遺圈地並不圈房

到處環繞呼天搶地雖經責懲而不止小民盈
千累百未便槩以刑杖壓制等因前來臣將歷
年案卷詳細檢閱圈內房間是旗是民之處並
無
諭旨以及部文檔案租約契券等項其蘇爾岱等屢
年訐訟止以既在旗圈之內卽係旗房爲詞而
審問之官亦止以房基既已除糧自應出租爲
斷不知村庄房間皆隨地畝故地有糧而房無
糧今所圈之地既已撥補所補之地仍復有糧

則所遺房間不應重複加徵是房本無糧非昔
有而今除之也
朝廷既未明加其稅庄頭何可私徵其租至房在圈
內卽係旗房亦屬懸揣究無確據臣伏思圈佔
之意固欲使旗人有可耕之田得以務本亦非
使民人無立錐之地盡皆流離若果圈內之房
盡應歸旗則當日初圈之時何難驅逐其人民
而撥補其房間乃仍令民人居住不行撥補亦
不取其房租者此實
世祖章皇帝如天好生之仁欲使滿漢人等並生並育
於輦轂以成林總無外之盛治
聖祖
世宗顯承未改滿漢聚處祖孫相沿自當悉遵舊制不
可絲毫更張其蘇爾岱等偶爾告爭止宜曉以
大義
國法令其寧息乃從前地方官瞻狥遷就先斷房
租後斷地租以致增租追欠訐訟不休卽使此
案勉强完結而畿輔千里旗圈之內所有民房

萬萬千千不可紀極若援照此案羣起告爭則
訟獄繁興兆人婦子俱無寧宇
國體民情所關甚鉅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將此案房間免其斷給租銀令旗民仍舊各管
各業以結塵案嗣後圈內房間總以現在管業
者爲定如民人于祖遺房外又佔旗地多蓋房
屋或旗人將民人祖遺房屋妄行告訐希圖取
租者俱照違制律治罪如此則滿漢相安無由
訐訟畿輔兆民永戴
皇仁於無既矣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等密議具奏

八旗公産疏

奏爲遵

旨詳議事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户部奉

上諭爾等會同八旗議奏公産地價除抵補葢造官房外其餘剩銀兩請給發地方官將從前典賣與民人之旗地贖回報部先儘原主取贖如原主不贖即准各旗官兵人等認買等語朕思我

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

畝原足以資養贍而無缺乏嗣因八旗生齒日繁恒産漸少旗人又或因事急需必不得已將地畝漸次典與民人爲業雖民人不許私行典買旗地向有成例但歷年久遠展轉相售已成民産今欲將從前典出旗地陸續贖回必須于民人全無擾累辦理始爲妥協再此項地畝爾等議令原主取贖及官兵認買殊不知官員内間有一二人尚可扣俸認買而貧乏之兵丁食餉有限無從措價勢必至盡歸富户富户或肯周濟親族亦豈能多爲分給其所周濟能有幾何則贖地一事恐未必于貧乏之旗人有益可將此

旨行文直隸總督孫嘉淦詳悉妥議務令于旗人有益于民人不擾方爲兩便之道餘著照所議行欽此欽遵行文到臣仰見我

皇上恩同天地明並日月務令滿漢軍民各得其所之至意臣謹廣爲諮詢詳加酌議查民典旗地其來已久誠如

聖諭展轉相售已成民産且有葢房屋塋墳墓于其

中者不爲取贖則旗人之生計不能充裕盡爲贖之則民人之生計不無擾累似在兩難之際而臣以爲無難也夫事必原其始而核其實知其所以典地之故則知所以贖地之方伏查定例民人不許私典旗地而往往私典者豈果欲據爲世業哉生長田間非種田無以爲生地既被圈不得不租種旗地又苦于田主之增租奪地不能安其生也于是乎乘其亟需而思典之其意止爲久種計耳今動公項以贖之百姓不

苦于得價還地實懼其奪地另佃而旗人雖贖地必不能自種勢必仍令人租與其易人而另佃誠不如仍其舊之爲愈也臣之愚意但令地方官于贖地之時查明現種之人與現出之租將其佃人姓名租銀數目造冊兩本一存官署一咨八旗嗣後無論何人承買其佃户仍舊承種其租銀照冊收取不得分外需索如本佃抗欠租銀許地主呈官另佃若本人並不欠租而庄頭地棍無故增租奪種者審實嚴加治罪如

田主果欲自種則佃人雖不欠租亦當退地若田主並非自種而揑稱自種奪地另佃者審實亦量加治罪再租地人等有于田內葢房屋塟墳墓者如係本人種地則令其照舊管業如因欠租奪地或田主自種退地其房屋院落地基並墳墓佔用地面量明丈尺畝數照上等地畝出租不許田主人等勒令拆屋遷墳如此則種地之人並無遷徙失業之苦且慮其欠租另佃自必上緊輸納不惟民人全無擾累抑且于旗

人實有裨益矣至贖地之法原議欲以一分五釐利息核算如每畝租銀一錢五分者作價銀一兩等語其意葢恐不肖之人一聞贖地或于文契之内有浮開價值詐銀分用之弊是以量爲畫一之法以杜弊端但旗民典買田地情形實有不同有按季壓租或三年五年者有老租老典數十年或百年者租則年滿退地不給原銀典則年限雖滿亦必銀到取贖其贖價多寡視租典之年限年分近者一照年價其年遠者

則酌量讓減此其大畧也至租典文契多係經官用印即不用印亦必有中保花押若欲串通浮開亦甚煩難借使有之不過百分中之一二今因一二奸民之作弊而槩定一切之價以贖之其在年限將滿者官贖之價反多于私贖而年限近者則以爲短價而奪地于

國帑未能節省而轉滋物議似尚有未協也臣之愚意此項地畝既交地方官取贖自當逐案辦理如果文契形迹可疑者審有浮開情弊則當

治其詐僞之罪將地竟行入官不必復給價值如並無情弊則當照其年限按年遞減如地十畝用價十兩租十年者則是每年租銀一兩若已種九年則以一兩贖之種八年以二兩種七年以三兩一切壓租地畝俱用此例核算如係老典者不論契載年限當以十年爲率其在十年以內者俱照原典之價十年以外每十年減原價十分之一五十年以外者均以半價取贖如此則所用贖地之銀較之槩以一分五釐核算之數必有節省斷無浮多而逐案查核情理俱得其平旗人民人皆戴

皇仁于無既矣又部議稱業主令在本旗呈明原地典主令在地方官首明造冊送部倘隱匿不首將地入官原主照隱匿官田律治罪如年遠原主不知坐落典主有意隱匿者亦照此例辦理等語查現在辦理旗民互控地畝案件多有旗人將納糧民地覬其膏腴冒名告贖者若令在旗呈明即爲實據難保其無混行開報之弊至

民典旗地之後有轉典與民人者亦有轉典與旗人者有頃畝零畸分開拆典者有展轉租典更換不一者歷年久遠人亡契失而槩坐以隱匿官田之律撤其地而罪其人未免屈抑加以地棍訟師借端告訐滑吏蠹役寅緣作弊何所不至民典旗地不下數百萬畝典地民人不下數十萬户公產餘銀逐年剩積未必一二年間盡行贖取而預開訐訟之門則是無事而滋擾也伏查老圈旗地界址甚爲分明至今猶在凡老圈之內但有民產即係私典無法可以隱匿現今公産餘銀先將圈內之地取贖至于圈外旗地或係民人帶地投充或係旗人各自置買原與老圈地畝不同其典地之民人有爲業已久不願官贖者亦有家計艱難亟思轉售者如圈內之地皆已贖回公產之銀尚有餘剩但將所剩之銀交與地方官查明願贖之家陸續贖取若未屆贖期不必預查如此十年八年節次辦理則旗產日漸充裕而民人亦相忘于無事

矣至贖地之後旗人承買更須酌議伏讀
上諭曰貧乏兵丁食餉有限無從措價勢必至盡歸
富戸富戸或肯周濟親族亦豈能多爲分給則
贖地一事恐未必于貧乏旗人有益
聖謨洋洋誠爲旗人思久遠之策也查貧乏兵丁不
止無從措價借使措置亦不能多所買不過數
十畝至一二百畝而止身在京城不能自種有
限之地不可以設庄頭差人討租往返盤費所
得租銀隨手花消實無管業之方雖立法以均

之終至盡歸富戸此必然之勢也夫依古以來
使人自養則有餘以官養人則不足我
國家芑桑葦固億萬斯年八旗生齒不知紀極若
不令其自爲生計皆袖手而仰食則雖多方籌
畫恐未必大有益也查八旗公産以及旗退餘
存入官等地及此次贖回民典之地不下數千
萬畝似應查明八旗另戸正身如有情願下鄉
種地爲生者不必取價上地給與百畝中地給
與一百五十畝下地給與二百畝令其率領妻

子居鄉耕種初種之年量給牛種房屋之資一
時雖不無所費而以一二百畝之田可使一家
八口之衆永無饑寒之憂且子孫皆有常業不
復仰給于官其爲利賴實屬無窮再查八旗有
地之家從前亦多有在屯居住耕讀爲生者後
因李禧條陳皆令移住京城實于旗人無益臣
之愚意除爲官披甲當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
餘閑散人等如有情願在屯居住自行耕種者
俱各聽其自便如此則旗人皆知務本風俗漸

歸淳樸且身能勞苦則筋力强壯將來拔補兵
伍必更勇健此則萬年富强之要術也抑臣更
有請者查我
朝定鼎之初雖將民地圈給旗人但仍係民人輸租
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一地兩養
彼此相安從無異説至近年以來則旗民往往
因欠租奪地互控結訟其弊皆起于取租之旗
奴承租之庄頭攬租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
積二三年之苦工添耕易耨加以糞治田甫就

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種矣稍有爭執卽以民覇旗地告官矣庄頭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盜佃户受其侵漁甚且今年索取明年之租若不預完則奪地另佃矣另佃必添租挖種業添租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併少租亦不得矣旗人不能出京多差家奴下屯庄頭地棍聲色哄誘飲博相從所收之租隨手花去則又揉次年之租矣至于次年無租可索而懼主責懲則以佃户抗租爲詞矣今

年張甲明年李乙至小民以爲租已預交旗奴以爲並未收取遂至互訟不休矣田主苦于欠租雖有地而無利民人苦于另佃求種地而不得而于中取利華衣鮮食者皆庄頭地棍之家剥良民以養奸民甚可惜也查地棍人等有司可以懲治臣當嚴飭地方官查訪得實或被人告發必從重嚴處至于庄頭旗奴則非有司所能制也仰懇

皇上天恩勅諭八旗王公以及有地之家如有不設庄頭愿交有司催征者臣當飭地方按年催征完解或有逋欠將地方官照例叅處如愿自置庄頭或差家奴討取亦悉聽其自便但不得輕易更換種地之人如庄頭家奴稟稱佃户抗租但令田主將歷年收租之額與當年所欠之租開一清單行文地方官查明果係佃户抗欠自當追比完解如係庄頭家奴于中作弊審明治以應得之罪如此則庄頭家奴不敢侵蝕揑詐地棍人等自無所施其奸狡旗人按年收租不

虞逋欠民人獲有常業不患侵奪臣乃可以勸其治糞土勤墾闢植菓棗藝蠶桑庶幾民人漸至盈寧之慶而旗人亦長享豐亨之福洵爲旗民兩便之道矣緣係奉

旨交議事件有關旗民生計臣不敢不竭其愚昧之見謹詳悉敷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清查旗民疏

奏為清查旗民戶口以靖地方以安民生事查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庄頭壯丁多係帶地投充之人當日投充之時一家只報一名則其餘兄弟叔姪尚係民籍而皆朦朧影射不納丁徭數傳而後子孫繁衍支派難稽是以有不旗不民之人隱避差役窩留奸匪吏治不清多由於此又有本係旗人而冒入民籍希圖背主出檔應考得官又有本係民人而揑入丁檔希圖訛詐財

產霸佔子女此等事件一經告發地方官無案可稽於是申報上司咨查戶部經年累月乃能查出若係遠年舊檔則開載不詳且滿文譯漢音同字異舛錯多端若係近年新檔則又稱揑報假添不可為據徒滋拖累無由完結荷蒙

世宗憲皇帝洞悉積弊派旗庄官員清查數年凡旗檔無名之人查出者不可勝計造具清冊交存理事同知衙門較之從前頗有頭緒但旗庄官稽查之時手中並無民冊而地方官編審之年衙門又無旗檔則詭籍漏戶無由盡清與現今戶部所存之檔案不符設有旗民互控依然行查不清臣嘗為府尹三年刑部兩年每辦此等案件熟思而終無良策今蒙

聖恩授為直隸總督則案愈多而責愈專是以日夜思維廣為諮訪謹就目前事勢詳陳辦理之方惟

皇上採擇焉今夫戶口田土此原地方有司之專責非部臣旗員之所能懸揣而知也從前因滿漢

分理恐州縣官未必能管旗庄不敢責令稽查是以輾轉辦理未有成效現今

皇仁浩蕩凡直隸州縣歉收之處旗人民人一體賑恤各州縣官將旗庄戶口逐一清查並無阻碍難行之處而該旗庄鄉地屯目奉法循令亦無呼應不靈之人夫稽查賑濟其男婦大小家貲貧富尚可逐一詳核何況稽查戶口其是旗是民之處不過一問可知似便易於查賑原非不可清釐之事也臣之愚見仰祈

皇上勅下八旗將各該旗在屯居住之另户正身及投充契買人等造具漢字冊檔註明某州縣某屯居住字樣移交户部户部彙齊發臣衙門臣分發各州縣存案令州縣印佐各官於明年農隙之時協同理事同知等官按庄挨户逐一清查是旗人即入旗檔是民人即入民冊不使一户遺漏再將逐户所查之冊與户部所發之檔逐一校對除内外相符者無庸置議外如外冊所有而内檔所無則是該旗遺漏即令地方官補造送部知照該旗設内檔所有而外冊所無此非本人漏檔背主即是本主揑檔詐人即與行查部旗徹底清結雖或不無興訟之處然而一經定案則永無爭端似不必憚目前之小勞而忽久遠之至計也一二年間清查皆遍則户部八旗之檔案與同知州縣衙門之冊籍四處相同而紙上所有之名姓與庄上所居之户口亦無互異將來人丁消長令理事同知報部併移知地方官添註設有自屯回京及自京來屯

之人令該旗報部知照地方官存案如此則民人永無隱避之所旗人皆入版圖之籍差役可以均平奸匪可使屏絶設有主僕互控之案地方官按冊可斷亦無行查拖累之苦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矣謹

奏

奏聞巡邊疏

奏爲奏

聞事臣前奏巡閱邊關併懇至京恭請

聖訓一摺奉

硃批卿回道亦必由京師彼時再來陛見則此次巡

視辦理情形皆得面陳亦可就近廷議此去無

庸來京也欽此欽遵臣謹於本月初一日自保

定起程初三日至良鄉遵

旨不敢進京自良鄉北住昌平由居庸關前去理合

奏

聞謹

奏 奉

硃批今又有交卿至宣化審問之事卿其即便取道

而往至彼另有御前侍衛傳旨也東路亦可無

庸再往矣

口外駐兵疏

奏爲沿邊添駐滿兵事乾隆四年内閣學士雅爾

呼達條奏邊口添兵一案經臣委員查議於山

海關設副都統一員添滿兵六百名喜峯口添

一百名冷口添一百名羅文峪添六十名俱歸

山海關副都統管轄獨石口設副都統一員添

滿兵七百名張家口添一百六十名古北口添

一百名俱歸獨石口副都統管轄八溝設副都

統一員駐防滿兵一千六百名等因具題經部

議覆准行在案臣此次巡閱邊關親行相度山

海關爲邊疆鎖鑰宜設大員應如原議設副都

統一員添滿兵六百名八溝爲口外要地宜駐

重兵應如原議設副都統一員駐滿兵一千六

百名其喜峯口冷口羅文峪古北口張家口等

處添兵不多易於區畫俱應如原議辦理惟獨

石口一處氣候甚寒不宜五谷童山石田無可

樵採故柴米俱貴山溝之寛不能一里加以河

流冲刷不得建造營房之地卽使强爲區處而

駐兵既多柴米益貴耕牧無所實於生計無益原議設副都統一員添兵七百名之處似應暫行停止臣查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係平原廣野土脉肥腴再五十餘里爲紅城子垣墻猶在襟山帶河平疇沃衍遠勝於獨石口內再百餘里爲開平城即元之上都也城廣十六里有奇龍岡秀發灤水廻環實屬形勝之區計開平紅城之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北行七十餘里爲興和城西行百餘里爲新

平城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脉之肥過於開平計興和新平之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昔有明之初常遇春逐元兵於漠北建大寧開平興和三衛東連遼碣西控豐勝爲北邊外屏後漸棄而不守尚論者有餘惜焉今熱河八溝皆大寧之舊境現議添兵駐防歸化綏遠諸城即豐川東勝之舊境均有重兵彈壓惟興和開平之間田疇未墾弁兵未設東西聲援似覺阻隔臣詳度形勢所宜約計田疇所出大約開平城

可駐滿兵三千紅城子可駐二千興和城可駐三千新平城可駐二千若開墾田土修葺城垣而廣爲駐防沃野千里控弦萬騎左提右挈其於邊防大有裨益再

國家八旗禁旅生齒日繁我

皇上聖謨深遠屢爲旗人籌畫生計今幸有此閒田若令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衍者畫爲公田其餘皆爲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爲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

定租粟再加之以月給錢糧衣食自益寬裕且山場可牧平原可獵弓馬自益嫻習此實王道自然之富强旗民久遠之長計也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人牧馬之厰今墾爲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艱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征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

壩俱係旗人牧厰與蒙古無涉旗厰之外乃太
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兒居住之處
察哈兒外乃爲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
滋擾八旗牧厰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幷省
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卽可兌給至
柴薪稍遠未嘗缺乏且壩內諸山多有產煤之
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十三日在
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
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畝猶存碾碓

尚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與和地氣較暖於開
平其爲可以耕種更無疑也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於今年秋間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開平興和諸城境內查閱各旗
放青之馬共有若干約需牧地若干將舊日所
分牧地通盤計筭可幷者幷之可省者省之可
兌給者兌之務使牧馬之地與耕種之地疆界
分清不致混淆臣於明春飭地方官招民墾種
遴員前往經理區畫三年之間田疇可以盡闢

然後漸次修葺城垣葢造房屋通商惠工約計
五年百物皆備然後派撥滿兵前往駐防則九
邊之外皆成樂土往駐之人自各便安天地之
氣與人相通人烟既衆則天氣益暖天氣益暖
則田疇益闢田疇益闢則駐防之兵可以陸續
增添然則其所益於九邊之防維八旗之生計
者億萬斯年而未有已也臣不揣愚昧謹就巡
查所及詳陳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口外設道疏

奏爲遵

旨查奏事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内閣奉

上諭聞口外八溝地方止有理事同知一員此處地界遼濶案件繁多如有查勘相驗等事未免有顧此失彼之慮應否於同知屬下添設佐貳一員協辦該處之事著孫嘉淦斟酌妥議具奏爾等可寄信與孫嘉淦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隨行文確查兹據布政司范璨覇昌

道周彬等查議詳報臣覆加酌核查得八溝地方幅幀遼濶旗民雜處原設有理事同知通判二員分疆管理嗣於敬陳管見等事案内議將八溝理事通判移於四旗土城子駐劄將通判原管地方俱歸同知管理今查八溝同知一員管理八溝龍鬚門了頭溝三汛併喀喇沁王子貝勒扎薩三旗地方甚爲遼濶一切旗民事務案件繁多遇有查勘相驗等事一時並集實不能無顧此失彼之慮雖額設有巡檢一員千總一員而巡檢職司監獄千總防守汛地不能刻離且微員武弁亦無代行相勘之例臣等酌議請照舊制仍於八溝地方添設理事通判一員將喀喇沁貝勒札薩兩旗蒙古民人互控事件及命盜等案俱歸於新設通判管理其八溝龍鬚門了頭溝三汛喀喇沁併王子一旗事件仍歸八溝同知管理以專責成再新設通判既有審理刑名稽查逃匪之責亦應添設巡檢一員管理監獄千總一員防守汛地俱歸新設通判

管轄如此則分疆畫理職有專司既無鞭長莫及之虞亦無推諉遲延之弊於地方事務實有裨益抑臣更有請者查承德州八溝四旗及喀喇沁三旗地方綿亘數千里設有承德州知州一員熱河同知八溝同知二員四旗通判一員沿邊布列但職守相等無所統攝雖隸覇昌道所屬而該道駐劄口内遠隔重關勢難遥制遇有解審案件往返不無拖累且熱河武弁現設有副都統總管副將等皆係大員而文職不過

同知以下品職相懸未能接洽不無牽制掣肘之虞且同知等官不能兼轄武弁遇有巡查緝拏等事往往呼應不靈再喀喇沁等處種地民人日多於前八溝承德等處事務日益殷繁將來綏輯兵民經理地方尚須籌畫而無文職大員料理難以商酌舉行據臣愚見似應於古北口外沿邊一帶地方添設兵備道一員於承德州駐劄將熱河等處同知知州通判等員俱歸統轄其兵馬錢糧卽令該道經管其都司守備

等贊否俱令稽查察核如此則文武兵民事權歸一呼應更靈易於振飭一切解審事件俱可就近歸結以省拖累而將來經理城垣倉庫綏輯外藩通商便民之政亦可次第舉行矣如蒙
聖恩俞允准令添設其道員通判及巡檢千總等衙署兵役職守考核事宜照例詳悉繕本具
題臣爲邊防起見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謝賜御製文集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年三月十四日臣齎摺千總劉源青
恭捧
世宗憲皇帝
御製文集全部共三十卷
欽賜到臣隨出郭恭迎回署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欽惟

世宗憲皇帝
文敷四海
道冠百王
洛岳命官極都俞之盛事
化民成俗興雅頌之元音
天文懸象以成章共覩日華雲縵
皇極敷言而錫福欣瞻風動時雍渙大號于絲綸三十卷孔思周情無殊經五子四垂至言於金石十三年堯華舜協不止典二謨三恭逢我

皇上
聖集大成
德隆至孝
功文巍煥見繼治之道同
謨烈顯承徵緝熙之心一琅函纂
睿藻言言玉振金聲緗帙彙
宸章字字珠聯璧合
儀型儼在非若皇墳帝索邈遠難稽
制作如新方誥禹謨湯盤蒐羅更博惟

聖德覃心於紹述雲漢常昭荷
皇恩錫類於臣工龍光倍渥臣昔曾侍從久沐陶甄
欽捧
瑤編若覩
聖顏淵穆深維
寶訓如聞
天語從容什襲珍藏奚啻球圖之貴虔恭瞻仰有逾琬
琰之華惟有浣手焚香敬誦於朝朝夕夕銘心
刻骨永傳之子子孫孫臣不勝感激之至理合

恭疏奏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本奏
聞

增孤貧額疏

奏爲請增孤貧額數以廣
皇仁事乾隆四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各府州縣設立養濟院原以收養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窮民近聞山西陜西一帶多有老病殘廢之人在途行乞行旅見之惻然朕思各處既有養濟院若有司實力奉行何至小民之困苦無依者饑寒難支乞食於道山陜一路如此則他省與此相類者不少矣著各省督撫各飭

所屬州縣宜體國家設立養濟院之意與朕哀此煢獨之心實力奉行毋得視爲具文故事該督撫亦當時時留心訪察之欽此欽遵臣隨通飭所屬州縣各修理養濟院實力收養孤貧凡道途乞丐俱令查驗如有年力精壯之人係外籍者量給盤費遞回安挿如係本籍卽交保甲親屬設法安挿如係老病無依者無論本籍外籍俱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孤貧口糧無致流離失所數月以來臣不時訪察各州縣中有設立養濟院者有尚未設立者細查緣由皆因孤貧額數參差不均查直隸通省除宛大兩縣孤貧額數聽府尹造報外其餘一百四十二州縣內原額孤貧七千二百八十五名經前督臣李衛題明每名每年給銀三兩六錢部議准行在案但各州縣原額有多至八九十名或百餘名者有少至十餘名或一二名者其所以或多或少之故亦無成案可稽止據歷年奏銷清冊爲憑是以額多之處尚能修理養濟院實力奉行

額少之處每年開銷無幾州縣官不能捐給勢不能修理房間廣爲收養查乾隆二年戶部通行各省將實在孤貧浮於額數者動支公項銀兩支給等因在案是孤貧原可額外收養但直隸額徵耗羨支給養廉辦公等項尚有不敷更無別款公項可以支給額外孤貧臣屢飭各屬議將額多州縣量爲裁減卽以所減之數添於額少州縣彼此通融辦理庶貧民均霑實惠茲據各屬稟稱直隸地方當連年偏災之後且

輦轂之下五方雲集應行收養之人實倍繁於他
省現在所有額數俱係實在孤貧若行裁減恐
致失所則是額多之處不便議減而額少之處
不得不增臣謹就現在情形悉心酌議除大縣
原額在五十名以外中縣原額四十名以外小
縣原額在三十名以外者悉照舊支給毋庸增
減外其實在額少不能設立養濟院之處應行
增添者五十七州縣臣謹核其地方大小酌量
添加共應增孤貧額數一千四百九十五名謹

另摺恭呈
御覽如蒙
聖恩俞允臣嚴行通飭各州縣俱設立養濟院一所
令該地方官詳查本地未經收養之孤貧及流
民乞丐之老病無依者悉行收養照例給與口
糧俱於地糧內編給併擇該處之好善鄉耆經
理其事無令吏胥人等尅扣作弊嗣後遞年奏
銷總照更定額數造報凡有空缺扣回充餉遇
有頂補按日起支儻有不肖官吏冒濫侵扣情

弊即行嚴參重處待年谷屢熟地方貧人漸少
再將額多之處酌量裁減如此則
皇仁普被惠鮮鰥寡不惟煢獨無告之民俱登衽席
抑且流民乞丐皆可清查安插則奸匪自少亦
弭盜安民之要務也臣謹據實陳懇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十一日奉
硃批該部密議具奏

謝賜御書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臣齋捐千總郝遂

捧到

皇上欽賜

御書喜雨賦一冊栢梁臺體詩一冊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

一中允執

萬福来同

化洽薰絃扇仁風於夏甸

道符洞酌膏陰雨於周京當明堂輯玉之期值元

日飛霙之瑞昜哉三事共矢卷阿𩰚鳴勸以九

歌無忘羽階賡拜既

命鐫諸琬琰復蒙冠以

絲綸寳帙傳來如聞堯咨舜儆瑶編捧出恍覩雲爛

星陳燕喜如新

鴻恩載疊

春殿九華晝接榮歌湛露四章

鸞書五色遥頒珍獲甘霖一賦金和玉節姬咸濩

於鈞天鐵畫銀鈎集琳琊於藝苑雪宜春而雨

宜夏紹九功九敘之咸休徵爲事而角爲民信

一德一心之同樂臣夙叨侍從近典郊圻欣隨

木天之班學步柏梁之體虔觀

宸翰詎窺

聖學高深宣布

皇仁不違

天顔咫尺兹當萬國嵩呼之日未展葵藿微忱忽荷

九重寵錫之榮不遺菲葑下質銘心鏤骨難酬纛載

於絲毫殫智竭能勉効贊勷于萬一爲此繕摺

恭謝

天恩謹

奏

卷五直隸總督

奏疏目錄

恭謝　天恩疏

奏請謁陵疏

分征借欠疏

口外開鹹疏

熱河生息疏

邊口稽查疏

酌定邊外捕魚疏

覆審明確疏

恭報瑞雪疏

奏明結案疏

拿獲行刼疏

欽恤刑獄疏

自行檢舉疏

謝毛案免議疏

嫡孫孫　鑄校對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本月初九日繕摺恭請

聖安於十二日奉到

硃批朕安卿佳否欽此臣跪讀之下以手加額新春

陽泰

聖體安和百福咸臻普天同慶臣荷

皇上福庇四體俱强精力尚健仰承

清問謹此奏

聞伏念臣微賤之軀無足重輕猶蒙

天慈垂念降此

溫綸恭惟

皇上聖躬天下蒼生之所託命臣受

恩深重中心惓惓所以祝

聖躬之康吉願

福履之綏成者虔求黙禱冀其有極爲此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屏營瞻望之至謹

奏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二十日奉
硃批朕躬去年冬底原畧違和今全安矣范燦到彼
卿自知之

奏請謁陵疏
奏爲仰懇
聖恩事本月二十七日臣在涿州接到吏兵二部咨
稱乾隆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内閣奉
上諭總督孫嘉淦現在會同高斌查議河務朕此次
謁
陵沿途有應辦事宜著派員辦理孫嘉淦不必前來欽
此仰見我
皇上體恤臣下無微不周中心感激不可名言但臣
等會勘河務已于二十六日查完議定合詞具
摺高斌已經進京
陛見情形自當口奏伏思
皇上恭謁
陵寢典禮重大臣係守土之官一切事務理宜親身敬
謹辦理臣現駐涿州督催修理橋梁道路檄委
官員派撥弁兵協調驛馬車輛諸務叢集若因
奉有
温綸乃轉回署偃息于義實有所不敢于心實有所

難安且永定新歸故道關係緊要臣急欲面請
聖訓以爲遵守仰懇
聖恩容臣仍照舊例于拱極城恭迎
聖駕扈從前往以少盡微臣奔走職守之分爲此繕
摺請
旨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卿陛見後月餘僕僕道路亦已勞矣故有旨令
卿不必來卿其回任辦理一切政務可也

分徵借欠疏

奏爲分徵借欠事查直屬今秋收成豐稔凡新舊
錢糧以及借欠籽種口糧等項俱應於九月開
徵查自乾隆二年以前舊欠錢糧已蒙
聖恩豁免其三年分應徵錢糧又蒙
聖恩將被水已未成災州縣分作三年帶徵並未被
水州縣分作二年帶徵至本年錢糧又蒙
聖恩蠲免九十萬兩
皇仁高厚無以復加自當照例催徵令其及時完納

至借欠籽種口糧等項前經部議凡出借倉谷
除被災村庄照例緩徵外其餘收成五分以下
者緩至來年秋後徵還收成六分者本年先還
一半次年徵還一半收成七分者本年秋後徵
還免其加息收成八九十分者本年秋後照數
加息還倉定例最爲明晰但直屬地方連年歉
收借欠甚多二年以前舊欠未完三年所借全
未徵收本年所借又復不少今秋收成大約皆
在七分以上若照例徵收則是數年借欠一時

並徵誠恐積歎之後民力難支臣據目前情形細爲酌量似應將去秋今春所借籽種口糧係本年分應還者遵照部例按其收成分數分別催徵三年分應徵之項以及二年以前舊欠仰懇

聖恩緩至明年秋成再行徵收則民力寬舒敲朴不事畿輔兆民益沐

皇仁於無既矣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

口外開鹹疏

奏爲分別口外熬鹹之禁以益邊方生計事查張家口外多倫諾爾一帶地方產有鹹土煎熬成鹹以資口內口外民人日用之需從無禁例亦並無生事滋擾之處自康熙年間內務府奏准內地民人武治國承課領票出口煎熬嗣因武治國拖欠課銀撤票停煎而奸商武治國仍行影射聚衆私熬雍正十二年內務府復行奏明令地方官禁止在案自行文禁止之後地方文武員弁遂將口外熬鹹自用及零星販賣者槩行查禁甚而拘究治罪邊關出入查拿私鹹不惟天地自然之利棄置於無用之地且沿邊一帶蒙古民人不獲其利而受其擾實多未便臣查內務府原奏內稱召商出口煎熬數百人夫出入邊口既屬繁冗且難保其無違法生事之處等語是原因奸商領票聚衆出口恐其生事是以撤票禁止聚衆煎熬並未嘗禁口外民人不許熬鹹自用往來行人不許攜帶鹹塊也且

聚衆煎熬自難保其無違法生事之處若居人
煎鹹自用或零星攜帶鹹塊進口此則並非違
法亦且無由生事不惟口內民人資其日用亦
且口外蒙古借以謀生是以歷來從無禁鹹之
條而口外地方亦並無因熬鹹生事之案乃從
前地方官奉行不善一槩禁止相沿成例實屬
擾累相應
奏明更正出示曉諭嗣後口外熬鹹應照內務府
原議不許召商給票聚衆煎熬如有奸商敢於

影射招集多人煎熬生事者地方官仍行嚴禁
其沿邊附近鹹土地面居住之蒙古以及種地
之民人隨便掃取鹻土煎熬自用或攜帶入口
貨賣者一槩無庸禁止如此則既無奸商生事
之弊而於蒙古民人生計亦大有裨益矣臣謹
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初九日奉
硃批著照所議行

熱河生息疏

奏爲請

旨事竊查熱河駐防原設滿兵八百名於雍正十三

年蒙

世宗憲皇帝賞給生息銀三千兩交前督臣李衛派官

管理當經就近委令河屯營叅將管運出入并

責成熱河同知承德州知州盤查稽察咨明户

兵二部辦理在案嗣因河屯營改設副將增置

并兵統轄事務較繁而熱河駐防又新添滿兵

一千二百名將來賞犒紅白之事倍多若仍交

新改之副將管理勢難兼顧經前督臣李衛

奏請交與熱河新設副都統就近經管并聲明原

奉

恩賞生息銀兩係按八百名之數今已添滿兵一千二

百名應否量增等因具奏於乾隆三年六月十

五日接奉

硃批權且照舊辦理若果有難行之處再行奏聞請

旨欽此欽遵亦在案今查熱河駐防新添滿兵俱已

到熱現有紅白事數件應領生息賞銀據經管

生息銀兩之河屯協副將惠延祖具詳由管理

熱河等處副都統臣那蘇泰咨臣酌擬辦理前

來臣查生息銀兩原係

特恩賞賚以濟緩急今熱河駐防兵丁雖有新舊之别

而紅白事宜則無二致自應一體給賞普沐

聖恩惟是此項生息銀三千兩所得利息原爲八百

名兵丁之需今若遍及二千則銀數如舊而兵

數加增竊恐入不敷出所有新添滿兵一千二

百名紅白事件似應另請增添可否酌量兵數

再行賞給銀四千兩營運生息出自

皇上天恩如蒙

俞允則經管新舊兵丁生息銀兩凡稽查收放以及

核造季報奏銷各冊事務較前加倍而河屯改

營爲協兵制益增地方遼濶應辦事件亦倍于

前若仍責之河屯協副將管理實難兼顧應請

一併歸于熱河新設副都統就近經管庶無岐

誤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初八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

邊口稽查疏

奏爲邊口稽查事查沿邊各口凡係緊要之處俱設滿兵駐防稽查出入所以杜匪類之往來禁私貨之夾帶例至嚴也臣此次巡閱邊關細詢該員等稽查之法凡係民人出入必驗照票其所帶貨物逐一檢查如有違禁者沒其物而罪其人俱照定例遵行至蒙古人等進口之時惟至京赴理藩院衙門公幹者乃有印文爲憑其餘如常往來貿易之人俱無關文照票但聽本

人口報名字至出口之時所帶貨物車載馬馱並不查驗設有不肖之人夾帶違禁之物守口官員無從覺察似于防範之道有所未盡伏念
我
朝中外一家蒙古人等皆屬臣僕所以待之者自宜惇崇寬大但定例所在亦當飭其一體遵行
臣之愚意蒙古旗分部落道路遼遠必欲責其關文照票事亦有所難行應照舊記名出入其貿易貨物亦不必徵收稅課惟是帶貨出口之

時似當令該口員弁照例查驗如無違禁之物
即刻放行不得留難阻滯如有夾帶硝磺軍器
鐵條鉛斤等項亦應照例處分臣仍飭該地方
官不時查察如有借端勒索等弊即行報臣據
實糾叅如此則員弁不敢需索于蒙古並無擾
累而中外皆知奉法私貨不能越境于邊關稽
查之道乃可永遠無弊矣臣因巡查所至既有
見聞不敢不據實陳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奏　十八日奉
硃批議政王大臣議奏

酌定邊外捕魚疏

奏爲酌定邊外捕魚之例以益旗民生計事查克
什克騰地方有達爾諾爾産魚甚多向任漢人
採捕量給旗人魚租彼此相安原無禁例嗣於
雍正三年因克什克騰與阿霸垓爭地結訟漢
人覬望不給魚租該處遂以捕魚民人生事滋
擾等情呈報經理藩院議令派官驅逐我
世宗憲皇帝憫念捕魚人等俱係無業窮民遣官量給
盤費令其回籍在案嗣於雍正六年因復有民

人前往捕魚遂定禁例凡捕魚民人由何處去
者即將本地該管官員嚴加議處亦在案自定
例以來地方官非不嚴行查禁而私往捕魚者
仍然多有臣此次巡閱邊關乃知捕魚之處距
多倫諾爾承德州等處五六百里七八百里不
等地方邊濶旗民雜居路徑甚多實難查禁比
及聚有多人始派官兵前往驅逐官微兵少則
不足以彈壓若多遣弁兵驅逐則窮民去家已
遠不能得魚徒手枵腹長途輾轉不惟情有可

憫抑且事有難行臣查水泊產魚乃自然之利從前未禁之先漢人得魚旗人得租實屬兩便如慮人多生事自當設法稽查未便令貨棄於地民罹於法臣查達爾諾爾原係兩泊中通一河氷泮之後泊魚由河過千百成羣採捕甚易六月以後魚各歸泊採捕稍難似應於三四月間酌派弁兵前往彈壓漢人不得生事併酌定魚租務令彼此均有利益一交六月即令弁兵將捕魚人等悉行帶回既已得魚滿載自必樂

於回家自七月以後如復有魚車進口即行查拿治罪使知不能私買則自不敢私捕如此均得自然之利又不生事滋擾似屬可行目前正值開網捕魚之時聞彼處已經聚有多人臣現飭土城子守備李良會同多倫諾爾同知傳德前往照臣所議辦理謹據實陳明如蒙

俞允嗣後每年於三四月間令多倫諾爾同知前往稽查酌留弁兵約束如期帶回庶捕魚人等永得相安於無事矣其邊關一切事宜容臣回京

再奏所有現在辦理之事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三十日奉

硃批軍機大臣等議奏

覆審明確疏

奏爲

奏明事查直隸正定府晉州民紀懷讓劈傷無服族弟紀五月身死一案臣檢查原卷紀五月于雍正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持鋤赴地刨樹撞遇懷讓因摔交頑耍起釁紀五月舉鋤向毆被懷讓奪鋤還劈致傷五月人中顖刻等處又劈傷腮胦連及咽喉殞命懷讓棄鋤逼回將帶血衣褲藏于囤底滅跡迨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懷讓

繼母韓氏尋見襖褲詰出砍死紀五月情由告知伊夫紀宏毅稟首到州審認不諱經前督臣李衞依律擬斬監候具

題屢經秋審俱擬情實奉

旨監候在案本年秋審時臣查訊案實屬凶殘仍擬

情實彙

題現在候

旨遵行今于十月十六日據正定府知府陳浩詳據紀宏毅呈稱伊子懷讓實非砍死紀五月正凶

因前任知州臧珣混拿刑拷拴禁馬號鼻血染紅衣襟又因餓取食料豆被豆汁將褲染跡臧珣認係血污刑逼供認仍許以揑詞告孤完結當有快頭王康侯刑書劉明協張法社書紀之喬鄉長張守仁等教串供詞代寫首狀并攢湊銀兩揑結告孤後因不准留養竟坐大辟等情該知府陳浩研訊一干犯証供吐鑿鑿與原招逈不相符等因具詳到臣查定例凡遇一應稱寃人犯如有寃枉及情罪有可矜疑者即與辯

理具奏毋拘成案等語今紀懷讓劈傷紀五月身死雖久經審定之案但既據該知府訊詳事有寃抑臣何敢拘執成案不為辯理除現在飛提一干犯証赴保親審外緣係本年秋審擬以情實之犯理合先行繕摺

奏明伏乞

皇上天恩容臣覆審明確另疏具

題請

旨庶幾獄無寃濫而刑得平允矣謹

奏 二十五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速行該部知道

奏疏 卷五 手 敦和堂

恭報瑞雪疏

奏爲恭報瑞雪事伏查直隸地方上年冬間通省得雪者四次俱經臣恭摺彙報今於乾隆五年正月十一日辰時起至戌時止臣駐劄地方獲有瑞雪積地二寸有餘十四日子時起至卯時止又獲瑞雪二寸茲據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併冀趙深定四州所屬地方陸續具報俱於正月初九日十一十四等日得雪自二寸至四寸不等冬雪既已霑足春雪又復應候二麥豐收準可有望所有得雪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二十日奉

硃批以手加額欣悅覽之

奏疏 卷五 圭 敦和堂

奏明結案疏

奏明結案事查前督臣李衛訪知順德府任縣民人焦普等傳習邪教差標營把總潘凱前往訪拿該把總因無憑據轉托曾偽造監照擬徒援免之郭允樞令其訪查邪教確據許以重賞郭允樞圖賞心切遂自造假印執照一張詭言給焦普銀十两向山東郈縣教習張卿處買獲該把總信以爲實遂即報明而前督臣李衛以執照內有資助軍需封爲把總等字樣卽差標員

會同該府縣將焦普父子并同教之李耿等六人拿獲該犯等因獲有執照無由自明遂各扶仝供認并供出造賣執照之張卿蘇澤長等移關東省拿解收審於乾隆二年十二月內將訪獲邪教緣由具摺奏

聞奉

硃批知道了卿所辦理甚善至於或摺奏或具題卿審明時視其案情以爲輕重可也欽此欽遵在案該府縣屢經研訊並搜查焦普張卿等家並無邪教確據嗣因郭允樞假充總督衙門番役至任縣橋頭村誣指村民喬自勉等爲邪教恐嚇訛詐被該村鄉地人等識破拿獲報縣解府訊供該犯乃自首邪教執照係伊假造照古錢篆文刻成木印揑造執照希圖得賞其木印現藏伊所居屋簷椽眼內隨經順德府知府朱鴻緒委員於郭允樞所居屋內起出假印與執照內印文相符併追出古錢一枚與假印上篆文彷彿而焦普等乃始供明並非邪教不過相勸

爲善從前曾與張卿等每年在

關

帝廟中擺供祈福一次自雍正七年以後俱各停止原無向張卿轉買執照之事一切供詞皆係畏刑妄認經該府司審明詳報前來臣細查此案歷經嚴訊並無確供其焦普等家屢次搜查並無經卷符咒邪教確據止憑執照一張與此大獄今執照既經首明係郭允樞假造則案內所有人犯俱屬無辜其擺供祈福之事亦在屢次

恩赦以前並無應行擬罪之人應請槩行省釋以仰
體
皇上欽恤至意郭允樞假造執照誣陷多人合依誣
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係自首例應免罪該犯
尚有訛詐喬自勉一案法應杖徒應於彼案歸
結把總潘凱不知郭允樞假造情由並無扶同
訛詐之事亦應從寬免其斥革此案奉有
諭旨或揩奏或具題視其案情以為輕重今審明案
情甚輕無庸具
題謹遵
旨揩奏結案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拿獲行刦疏

奏為欽奉
上諭事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
徐本尚書公訥親字寄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
奉
上諭據江蘇巡撫張渠奏稱上年句容丹陽二縣衙
署失盜欽奉諭旨令臣嚴拿毋使漏網臣隨嚴
督各屬選捕密拿於直隸之長垣東明二縣拿
獲行刦邳州衙署盜犯數人委員審訊據供打
刦丹句二縣出入情形逐一脗合且歷供未獲
夥黨多人姓名住址確鑿多係北方之人又招
出上年行刦湖廣沔陽州衙署乾隆三年行刦
河南延津縣典史衙署二案似此劇盜結黨數
十人往來於湖廣河南江南山東數省之間專
刦官署庫銀胆肆已極難容一名漏網臣已密
咨直隸山東湖廣河南督撫轉飭各屬查拿嚴
究理合奏聞等語張渠所奏乃慣刦衙署之大
盜大干法紀今既敗露若不嚴究夥黨剪除淨

盡將來必仍為地方之害張渠咨文到日該督
撫即密飭所屬加意辦理毋使匪類一名兔脫
至獲犯起解之時更當選撥員弁兵役沿途防
範以免疎虞爾等可即寄信前去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我
皇上飭吏安民除奸禁暴之至意臣查乾隆四年十
二月內據長垣縣知縣何德祺詳報緝獲盜犯
一名任中璽供稱曾與南和縣人柴二東明縣
人張大振唐五羅三楊海臣戴正戴八行刼邳

州衙署續據東明縣知縣祁時新詳稱緝獲唐
五戴正併柴二投首到案訊供與任中璽同臣
隨差標下把總潘凱邢永功等前往會同地方
官緝拿於本年四月內緝獲楊海臣五月內緝
獲張大振戴八俱節次解交邳州收審在案惟
羅三一名未獲現在勒限緝拿又於本年五月
內緝獲盜犯范五陳大黑據供曾與張大振范
二田大猪宗千里及山東荷澤縣人張重張二
行刼句容丹陽衙署隨於六月初四日將范五

陳大黑移解句容在案續於六月十六日准江
蘇巡撫張渠移咨緝拿句容等案內盜犯范二
范五程大鍾二楊八羅三七名臣查范二已經
蘭陽縣獲禁范五程大郎陳大黑已經東明縣
拿解鍾二郎宗千里已經新蔡縣拿獲田小猪
郎田大猪已經莒州拿獲其楊八一犯並非江
蘇案內之人來咨內名目舛錯情節不符除一
面飛咨查覆外所有行刼邳州句容丹陽衙署
案內之犯已經拿獲之處理合據實奏
聞再行刼沔陽州衙署盜犯八名楊海臣王三楊八

敬大賈羅鍋羅三李四柴二內王三係山東范
縣人柴二楊海臣即楊傑已拿解邳州收審羅
三即邳州案內未獲之犯李四現據標員潘凱
拿獲解赴儀封縣質審楊八敬大賈羅鍋尚未
弋獲現在勒限緝拿再行刼延津縣典史衙署
盜犯六名李潤生即李格頫柴二孫二范二夏
三馮三內李潤生已經拿獲解赴光山縣收審
柴二已經拿解邳州范二已於句容案內拿獲

夏二現據東明縣拿獲解赴延津縣收審馮三
係山東曹縣人已經新鄉縣拿獲惟孫二一名
未獲現在勒限緝獲蓋因直隸東明長垣等處
乃係歷來大盜之藪經前督臣李衛糾查嚴密
是以該犯等不敢家居四出在外爲匪臣到任
後察知情形嚴飭該地方官督捕併差標員前
往協緝是以各案盜犯俱獲過半因係陸續拿
獲且案情未定是以未經具奏今奉
聖諭諄飭緝拿臣自當竭力督捕不使一名漏網至
獲犯起解之時更當慎選兵役不致稍有疎虞
以廑幾仰副
皇上弭盜安民之至意再臣於乾隆三年十月到任
是年十二月據東明縣知縣祁時新同把總潘
凱拿獲積盜李云生即李格賴等六名供出行
刼光山羅山滁州等處衙署當即飛洛河南安
徽撫臣旋准洛提隨將盜犯李云生僧子張花
狗喬羊四名移解光山劉九郝大二名移解滁
州各歸案審結又於乾隆四年七月內長垣縣

拿獲段魯公東明縣拿獲程三保把總潘凱拿
獲范西河訊係行刼陝西鄠縣山東莒州衙署
之犯隨將段魯公程三保解赴莒州范西河解
赴鄠縣在案緣係緝獲行刼衙署盜犯理合一
併聲明謹
奏
三十日奉
硃批知道了除暴所以安良卿其加之意可也

欽恤刑獄疏

奏爲奏明秋審事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字寄乾隆四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覽各省秋審本章如廣東一省九卿從該撫所擬可矜內改入緩決者二十起河南一省九卿從該撫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十六起從該撫所擬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五起朕以所改太多已降旨訓飭今覽直隸秋審九卿從該督所擬緩決內改入清實者十二名從該督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六名從該督所擬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一名夫讞獄貴得其平必合乎人心之同方稱名允雖各犯情罪或有在輕重疑似之間者內外大臣意見不能一槩然所改至數十名之多則不合乎人心之大同已可槩見爾等可寄信傳諭孫嘉淦向後辦理刑名案件必準情度理期于允當勿存一毫欲寬欲嚴之成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我

皇上欽恤刑獄協於大中之至意臣稟遵

聖訓凡辦理刑名案件益加詳慎實不敢稍存欲寬欲嚴之見目今秋審又屆臣謹逐案細心審錄查九卿從臣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六名其中情罪不無疑似但讞獄之道罪疑惟輕臣不敢固執己見今從衆議俱擬緩決無庸瀆奏再九卿從臣所擬緩決內改入情實者十二名五名已經勾決其未勾者七名張四係砍傷李忠致死之犯刀傷雖多乃係一時情急奪刀還砍胡六邵二狗紀二張三劉二高麻子皆係刨墳一次爲首之犯刨墳之賊原無可逭但止一次究係初犯與累犯不悛者似宜有所區別上年雖改情實未經勾決則是

皇上天心已有權衡臣仰體

皇仁仍擬緩決再九卿從臣所擬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一名情事各有不同臣逐案詳察虛心斟酌似覺皆有可原之情謹另摺開列案件將所以可矜之故詳悉聲明於後恭呈

御覽臣非敢迴護前議有所偏執但以矜緩之際生死攸關既有愚昧之見不敢緘默隨人是以原情酌理細爲分剖葢庶幾小大之獄皆歸平允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固不敢爭一己之得失併非哀此數人之命而曲欲丐其生也現今秋審之本已經具

題是以隨疏摺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初八日奉

硃批適所奏是設卿心有所不安而見九卿之議依違兩可豈以誠事朕之道哉摺留覽

一魏縣絞犯呂六因種瓜成熟摘歸奉母詎伊妻董氏嗔其不交伊手即行詬誶呂六將妻斥罵仍赴地看瓜次早歸至門首見母面帶怒容詢問係伊妻吵鬧之故入門果見董氏在室詈呂六氣忿欲歐董氏遂以頭撞呂六拾起地下鐵斧砍董氏偏左倒地董氏扯住呂六嚷罵呂六用斧連砍顋門額顱太陽耳輪等處殞命依律擬絞監候乾隆四年秋審擬以可矜部議呂六因妻詈罵頭撞已經斧砍倒地復行連砍致斃應改緩決臣查呂六守分種瓜摘新奉母此孝子也董氏輒敢因其不交伊手詬夫詈姑連日吵鬧不孝已極呂六義忿歐斃當其連砍多傷正其至性激烈部議以尋常故殺律之則似泥其迹而未察其心也夫五刑之罰麗於五倫以孝子毆殺不孝之婦而不在矜原之列則與刑明弼教之義有悖矣是以仍擬可矜

一懷來縣絞犯陳國義同弟陳國興與李三俱在張士傑家傭工夜宿李三乘國興睡熟潛壓身上欲行雞姦國興驚醒吵嚷當經同宿之張仲起勸將國興送至陳國義房內就寢國義次早往拉李三赴縣控究李三不肯隨往拳毆國義國義用拳還毆致傷李三眼角併抓傷腎囊仆地國義亦被拉倒隨拾身邊石塊毆傷李三右血盆骨手腕肐肘李三仍拉住不放又用腳踢國義毆其臁肕越三日殞命依律擬絞監候乾

隆四年擬以可矜部議陳國義雖因李三欲鷄
姦伊弟已經毆傷仆地復行拾石連毆多傷應
改緩決臣查命案之内多有因鷄姦起衅所以
不敢輕議矜減者蓋因姦無確據恐其狡賴圖
脫也今李三鷄姦國興現有同宿之張仲起勸
則指証確実姦其子弟與妻女同聞姦而殺雖
涉謀故猶當矜原况此案國義赴縣控究乃屬
理所當然李三先行拳毆是以忿激還打當李
三仆地之時國義亦被拉倒因而拾石連毆手

腕肐肘臁肋均非致命則是圖姦有據連毆因
被拉倒情有可原是以仍擬可矜

一曲周縣絞犯張二因喂飼牲口令妻牛氏取水
牛氏不允致相詬誶是夜更餘張二欲出喂畜
牛氏逼令紡花復相嚷罵牛氏輙用炕磚擲打
張二氣忿持套車木桿還毆一下致傷牛氏腦
後偏右殞命依律擬絞監候乾隆三四兩年俱
擬可矜部議張二因妻嚷罵復拾磚擲打輙持
木桿擊傷牛氏致命腦後等處應改緩決臣查
夫妻原有尊卑之分是以夫故殺妻止於擬絞
其毆殺者但夫理直即可矜原今張二喂畜令
妻取水理所當然牛氏不允而詬之更餘時分
再出喂畜亦所當然牛氏又復嚷罵甚而取磚
擲打張二氣忿還擊勢所必至一擊而死實出
意外至腦後偏右傷止一處部議稱腦後等處
尚未分晰此案還毆理直傷止一處是以仍擬
可矜

一八溝絞犯侯三因史文林往伊寓舖借宿飲醉

就寢文林壓在侯三身上相戲侯三再四推阻
文林抱住伊腿不放隨手摸取炕邊木頭欲打
文林胳膊黑暗之中誤傷左太陽文林隨亦放
手各行就寢不期傷重次早殞命依律擬絞三
四兩年俱擬可矜部議侯三因史文林向伊謔
戲輙取木頭毆傷致命左太陽應改緩決臣查
侯三因史文林戲壓身上推阻不開是以摸取
木頭欲擊令其放手黑暗之中誤傷太陽被傷
之後各行就寢並未嚷罵衅起戲謔原非鬬毆

傷止一處又係誤中是以仍擬可矜
一四旗絞犯閆四因姜禿子俱在黃福庫店内投
宿時至二更閆四下炕出恭誤踹姜禿子脚上
姜禿子卽行詈罵閆四含忍出恭而回姜禿子
仍罵不休又坐起將閆四腿上擰打閆四還擊
兩拳致傷左太陽連左耳根眼胞殞命依律擬
絞三四兩年俱擬可矜部議閆四因誤踹姜禿
子致被罵打輙用拳擊傷其致命左太陽等處
應改緩決臣查閆四與姜禿子並無嫌怨半夜

下炕誤踹其足亦屬常事姜禿子詈罵不休加
以擰打閆四還毆兩拳並非凶器黑暗之中傷
及致命實非意計所及是以仍擬可矜
一威縣絞犯趙興邦因葢造房屋看守物料適李
保飲醉而歸向前懇借錢米興邦不允李保變
羞成怒扭住興邦衣襟舉拳相向興邦用手架
格希圖掙脫李保扯住不放一時情極將李保
右手腕往後反擰李保鬆手興邦擊一拳致傷李
保右後脇越二日殞命依律擬絞乾隆四年擬
以可矜部議趙興邦被李保醉後借錢拉住卽
反擰其手腕已經李保鬆手復用拳擊傷及致
命右後脇應改緩決臣查趙興邦葢造房屋與
人無爭李保無端借錢因其不允卽行扭毆實
屬橫凶興邦力掙不脫始行擰手鬆手之後止
擊一拳部議責其已經鬆手不應又用拳擊夫
橫逆之來但求鬆手毫不報復尚有何罪惟因
還擊一拳是以罹於大辟當詳求其所以還毆
之故乃能得其輕重之衡此案無端受侮情極

還毆傷止一處是以仍擬可矜
一遵化州絞犯馬亮因與孫明俱僱給畢二家傭
工路過京員向畢二家借宿次早起身剩有餘
肉馬亮欲持回供伊父母孫明不允致相爭詈
孫明卽將馬亮右耳右手指咬破馬亮負痛拾
棍還擊孫明側身一閃適中腦後越九日殞命依
律擬絞乾隆四年擬以可矜部議馬亮與孫明
爭奪食物因被咬破手指輙拾棍擊傷其致命
腦後應改緩決臣查馬亮欲持餘肉供伊父母

孫明乃一體傭工之人爭奪不允又咬傷其耳
指是以拾棍還擊因其側閃適中腦後越九日
殞命負痛還毆傷止一處原屬情輕至其餘肉
欲持奉親尚有孝心尤可憐憫是以仍擬可矜
趙州絞犯鄭國才係鄭國勲緦麻服兄因鞋破
令國勲之子眼兒尋覔舊鞋眼兒不肯出言唐
突國才輙行赶毆國勲袒護其子相與吵嚷國
才氣忿拳毆一下不期適中左耳根倒地殞命
依律擬絞乾隆四年擬以可矜部議鄭國才鄭

國勲袒護伊子輙用拳傷其致命耳根應改緩
決臣查鄭國才係鄭國勲有服尊長國勲不應
袒護其子反與爭吵國才氣忿拳毆傷止一處
是以仍擬可矜
蠡縣絞犯張成孟因已乏嗣將親嫂張氏之孫
張根蘭過繼為孫張氏因成孟所給衣食不周
將根蘭領回成孟往張氏家吵嚷經隣人勸散
張氏進至後院復行詈罵成孟隔墻與之爭論
有張氏次子張瑚袒護伊母語激成孟成孟怒

姪無禮拾磚隔墻撩擊張瑚不期誤中張氏左
太陽次日殞命依律擬絞乾隆四年擬以可矜
部議張成孟先與伊嫂角口張瑚袒護輙拾磚
擲打及張氏致命左太陽應改緩決臣查嫂叔
爭嚷原非大故張瑚乃張成孟期親服姪輙敢
挺身詬誶以致成孟忿怒欲毆服姪誤中伊嫂
且隔墻遙擲偶爾中傷事出意外情有可原是
以仍擬可矜
滄州絞犯張之美因充當河兵往工督夫監工

官員恐各夫就近取土以致堤根不固令去堤
十丈之外挑挖河夫王黑抗違不遵獨在堤旁
挖取張之美前往攔阻王黑不服反向嚷罵之
美欲拉回官王黑用手推拒之美氣忿手批王
黑腮頰連耳根一掌倒地殞命依律擬絞監候
乾隆四年擬以可矜部議張之美身充河兵工
人王黑在堤旁挖土欲拉回官王黑推拒輙掌
其腮頰及致命耳根應改緩決臣查堤根不許
取土乃係河工定例王黑不遵獨於堤旁挑挖

張之美身充河兵理應攔阻王黑不服反行嚷
罵欲拉回官又復推拒之美氣忿掌批腮頰並
未拳毆不意連及耳根以致殞命事起因公傷
止一掌實屬情輕是以仍擬可矜

一保安州斬犯趙隆因伊主黃選令伊嫂盧氏在
房伺候飲酒時至二更扯住強姦盧氏不從掙
扎跌地黃選就勢扑壓氏身盧氏喊叫家衆驚
起疑爲被賊持械俱至趙隆持棍與伊母李氏
入室見黃選正與伊嫂扭滾一時羞忿用棍擊
黃選額顱一下經伊父趙如貴吆喝而止黃選
傷輕平復依律擬斬立決奉
旨改爲監候乾隆四年擬以可矜部議趙隆雖因親
嫂被主強姦氣忿棍毆一下但係以僕擊主名
分攸關應改緩決臣查黃選強姦盧氏盧氏喊
叫驚起家衆環至拱列黃選猶將盧氏扭滾姦
辱此無復有人理趙隆其時年止十九愚幼無
知一時氣忿情極棍擊一下經伊父吆喝即行
住手實無凶暴之狀止以遇人不淑倉猝之間

羞忿莫措誤罹法網若令庚死囹圄終覺可憫
此案論法實無可貸而論情實有可原是以仍
擬可矜

以上共十一案

自行檢舉疏

奏爲自行檢舉事臣前遵奉
諭旨將屬員賢否繕摺具奏內稱保定府同知毛振
翊爲人樸實辦事勤敏歷經委署俱能妥協不
意該員在署易州任內忽爾敗檢於本年四月
間與泰寧鎮遊擊盧燽同通侵扣修理營房銀
一千兩分肥入己現經臣訪確
題參在案因前摺未經發部是以未敢於本內聲
明但既經臣加具考語奏
聞即與保薦無異今爲時未幾頓改前操則誤薦之
咎實所難辭理合自行檢舉伏祈
皇上將臣交部照例議處不勝惶愧之至謹
奏
初十日奉
硃批究非保薦是以朕不曾交部且屬員衆多能保
人人不改絃易轍耶但不迴互而隨時訪察即
卿之能察吏矣

謝毛案免議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因保定同知毛振翊侵扣工價一案自行
檢舉欽奉
硃批究非保薦是以朕不曾交部且屬員衆多豈能
保人人不改絃易轍耶但不迴互而隨時訪察
即卿之能察吏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仁大智曲體下情臣感激彌深愧懼益甚惟
有勉竭愚衷盡心訪察不敢絲毫徇隱以仰報
皇仁於萬一耳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覽

卷六直隸總督

奏疏目録

請旨會審疏
王府投獻疏
覆王岐編入内府疏
謝賜額恩表
詳查具奏疏
遵旨查奏疏

嫡孫孫　鑄校對

南京圖書館藏

覆明浮議疏
捕蝗錢米疏
查明覆旨疏
請旨進京疏
恭報得雨疏
恭報得雨疏
通省得雨疏
恭報得雨疏
雨暘時若疏

查直屬麥秋疏

請旨會審疏

奏爲請

旨會審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內准刑部咨稱正藍旗承恩輔國公齊努渾家下順治年間投充庄頭王峯等冒入民籍一案審據三等護衛九達色等供王峯王岐之曾祖王景運於順治年間在豫親王門下投充是實王景運之子王森王森之子二達子等戶部俱有檔冊等語隨行查戶部去後嗣准戶部咨稱查得康熙五十九年丁

冊內有二達子之名雍正六年丁冊內有王岐之名又准戶部咨稱包衣叅領英衣祿三等護衛九達色赴部撿查順治年間投充冊檔未得查得康熙十一年冊內有投充蠻子王景運之名康熙十七年冊內有投充蠻子王森之名又據輔國公齊努渾每年收庄頭錢糧冊內有二達子大達子王岐之名又據庄頭馮子立等供稱王岐與我等俱是投充庄頭等語則是王岐等爲投充庄頭無疑乃敢私入民籍冒中武舉

捐納監生有違定例應將王岐革去監生王峯王峵革去武舉交與伊主管束其從前不行查出之地方官事在

赦前相應免議等因移咨前來嗣據王岐之母王劉氏呈稱氏子監生王岐武舉王峯原係武清縣民籍冤遭叅革守備楊昌祚串通公府門上胡九達子兩次搶劫詐訛現銀二千二百兩又逼寫借公府俸銀八千兩有收票過付可証蒙前任李督院審明連人解部又將氏家自順治元

年以來輸糧紅冊俱送刑部在案刑部並不究查將王岐等革去監生武舉斷令歸旗從此一家老幼盡爲人奴所有家產盡爲旗棍分呑等語臣見其情詞慘廹兼所控詐銀兩皆有証據隨咨刑部將王岐王峯等發來與楊昌祚質審茲據王岐供稱監生祖代是武清縣人曾祖王景運有在順治年間納糧由單可驗祖王森是監生考受州同父王啓元也是監生兄弟王峯是乙卯科武舉王峵是壬子科武舉當初曾

祖王景運曾與齊公門上大人相好仗他照看
時常送些禮物是有的後來公府不要禮物每
年勒要孝敬銀三百兩岐父祖懦弱不敢與較
每年送去亦是有的至雍正十三年四月裏胡
九達子向監生借銀五百兩未曾借與伊因索
借不遂懷恨在心乾隆元年二月初六日把監
生同表兄張鍵搶進公府鎖在馬圈内脚鐐手
鐐日夜拷打又將鋸末燻燒把監生鼻紅也燻
出來了無奈於三月内送銀五十兩九達子嫌

少不依四月裏又送銀三百兩收了十月裏張
鍵在宗人府告下狀提去審問又是胡九達子
同一少年司官拿了一個底子說是順治二年
你曾祖王大來投在豫親王門下有當差銀三
百兩要監生照樣謄寫監生懼怕胡九達子只
得照他寫了又將監生帶回公府十二月又逼
勒銀一百五十兩是高老八過付後有監生親
戚楊昌祚來說胡九老爺要八千兩銀子另外
要謝禮五百兩還得零星使用二百兩纔放你

回去十二月二十日楊昌祚拿了胡九達子一
個底兒要監生倒寫雍正十年借公府俸銀八
千兩的字監生受苦不過只得寫了到二十二
日楊昌祚同本京人閆成章閆鎮遠高老八四
人保出監生各處借銀一千七百兩在猪市口
阜昌店内兌的用車拉到椿樹衚衕胡九達子
家裏收的寫給銀一千兩圖書收帖是劉光祖
寫的銀五百兩收帖是楊昌祚寫的現在收帖
可驗零用銀二百兩没收字的下欠銀七千兩

限六十日完繳如無銀子仍要押送公府乾隆
二年監生回家病了胡九達子差人屢次來要
銀子到九月裏監生兄弟王峯上京會試又被
胡九達子在内城裏搶去監生家人在刑部大
人案下呈告纔把王峯送交刑部的提訊高老
八劉光祖等所供寫字送銀之處俱屬相符查
此案臣前任刑部尚書時曾交河南司審理半
年有餘並未定稿據稱屢次咨查戶部檔案未
清後臣因屢次出差未能親審續棠

聖恩補授直隸總督茲閱刑部所定案情其所稱庄頭交錢糧冊內有王岐之名及庄頭馮子立等供詞皆係九達色等造送指引不足爲憑惟康熙年間投充冊內有王景運王森之名雍正年間比丁冊內有王岐之名以此斷令歸旗似非無據但查

會典內開自順治四年爲始漢人投充旗下永行禁止等語凡審理旗民案件查係順治四年以前老檔有名卽斷爲旗如老檔無名後雖有名

亦係違例投充仍斷爲民今刑部案內未嘗不引此例乃旣稱順治年間檔冊未得又據康熙年間丁冊斷令歸旗似屬自相矛盾且比丁冊檔三年一次果係投充庄頭自應每次皆有名字何以王景運王森之名止於一見前後皆無至雍正年間派員稽查旗庄戶口實無遺漏今旗庄冊內並無王岐之名則是鄉長屯目並未報出王岐又未自行首告何以六年冊內憑空添入王岐之名再大達子二達子等王岐堅稱並非伊父祖名字更未可以冊內混名指爲確據且查民人投充旗下必有地畝人口例由該旗戶部行文地方官除糧免差今王岐家並無投充地畝又未管種旗地則非庄頭可知且旣無地畝自無租銀其每年交銀三百兩當究是何緣由未可卽指爲庄頭錢糧是刑部斷令歸旗之處細核不無可疑而王岐家並無順治年間投充冊檔又無本身帶投地畝屢世監生舉人在縣納糧當差之處則誌書紅冊歷歷可據

查乾隆元年定例發遣爲奴人犯內有曾爲職官及舉貢生監出身者一槩免其爲奴俱令出戶當差

皇仁浩蕩曠古希逢今王岐王嵘王峯現係監生舉人斷令爲奴理宜詳愼況案情又多可疑自當再行確審始可定案再王岐供稱胡九達子將伊等拿鎖圈禁拷打燻燒勒索現銀逼寫文契行同光棍如所供是實胡九達子等自應律擬如有虛誣亦應反坐不可不究訊明確查旗民

戶口事件例應滿漢會審伏祈
皇上特簡滿大臣一員與臣會同審理併將三等護
衛九達色解任與王岐楊昌祚等質審則是非
可明而塵案得以速結矣謹
奏 五月二十六日奉
硃批此案着阿克敦前往會同孫嘉淦審理該部知
道

王府投獻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四日臣齎摺千總馮得祿自京回保
捧到
硃批奏摺三件報匣四個哈密瓜一圓臣隨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跪讀
硃批褒嘉逾分欣承
恩賜榮寵非常伏念臣涖任伊始諸務未遑前所參
王府投獻一事亦不過據實
奏報並非別有才能乃蒙
温綸疊沛兼以
寵錫頻頒荷
君恩之優崇仰感無似愧臣才之短淺報稱良難惟
有夙夜冰兢矢公矢慎勉竭庸愚之千慮仰酬
皇仁於萬一耳為此恭謝
天恩

硃批奏摺恭繳謹

奏本日奉

硃批覽

覆王岐編入內府疏

奏爲據實陳請事査輔國公齊努渾呈送王岐等冒入民籍一案臣會同

欽差侍郎阿克敦審明王岐家並無帶地投充其順治年間投充冊檔檢查未得惟康熙年間比丁冊內有王景運王森之名據阿克敦稱部檔有名卽應斷令歸旗臣於旗人事例知之不詳不敢妄以己意有所異同現經合詞具奏但其中尚有未盡之言是以另摺陳明查民人投充旗

下原非得已或地已被圈無處棲身乃投充以種地或地尚未圈恐被覇佔因投充以保家

世祖章皇帝鑒觀民隱爰降

諭旨自順治四年以後漢人投充旗下永行禁止葢不忍使

畿輔林總之衆盡爲失業之民也今王岐家投充老檔檢查未得則是順治四年以前果否投充原無確據卽使投充果眞亦係依主護身苟非大有過犯自當全其身家令得並生

盛世乃齊努渾垂涎王岐之富無端鎖拿圈禁勒索銀兩因王岐不承屢次非刑拷打據九達色供稱公爺實有致死王岐之心是犯官再三懇央始得全其性命等語當堂供吐衆人共聞伏思從前未曾爭控尚且如此今王岐之母已經出名控告齊努渾九達色等俱因此案議處王岐等又經

欽差大臣斷令歸旗則齊努渾倍加怨恨九達色愈無忌憚而王岐益無所赴訴將來拷死其人而籍沒其家乃勢所必有之事若王岐果有應死之罪自不必過爲姑息但老檔未得焉知非順治四年以後違例投充之人且即使投充而並未帶地又未行文除糧開籍原係武清縣版圖民人其捐監入學中舉皆係例所當然並非王岐等私入民籍又未别有過犯臣身爲總督目覩部民無罪而就死地若不使下情得以

上聞則不惟臣職有所未盡亦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謹據實陳請恭懇

天恩將王岐家或開爲另户或編入内務府當差無令齊努渾九達色等得以再肆凌虐如此則部檔有名之人不得僥倖出旗而被虐無告者可以保其餘生庶於

國法民命得以兩全矣謹

奏

謝賜額恩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年二月初四日於山東館陶地方臣

齎摺把總王永泰捧到

硃批奏摺三件

御書風紀旬宣匾額一幅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本庸愚欣逢

聖主畀以重寄叠荷

寵榮兹復仰邀

天慈遠頒匾額

聖言奬勵

御筆親題此實

皇上逾格之

隆恩

特賜微臣希世之至寶恭繹

天語之褒嘉深愧有志而莫逮臣惟有悉心察吏勉

其風紀之清加意撫民漸布旬宣之化以庶幾

仰報

皇仁於萬一耳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十三日奉

硃批覽卿奏謝矣

詳查具奏疏
奏爲遵
旨查奏事乾隆四年三月十四日臣齋摺千總劉源
清捧回奉
旨交出奏摺三件內一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兼
內閣學士臣索柱謹奏爲縣令賑濟不公以致
貧民失所怨聲載道事臣出京之前查看五城
粥廠見直隸之河間縣窮民最多咸稱該縣不
實心賑救是以逃出覓食等語臣奉

命浙省往返經由河間因細心訪問聞得該縣知縣
衛步青係前任督臣之親戚才具昏庸又依勢
任性於去歲河決水涝之後乘船下鄉查勘窮
民凡家有席片者不賑有罈罐者不賑有紡線
木車者亦不賑以致水圍之二十里舖三百餘
家得入名者不過四五十人北八里舖五里舖
蒲荷屯君子館等村居民百十餘戶及三五十
戶不等概不准賑至今逃亡將及過半南八里
舖地方半屬肅寧半屬河間肅寧賑而河間獨
不准賑縣西之新村經該縣乘船驗明被水是
實又不准賑濟有生員王澤潤以村民貧苦哀
懇量加救濟大拂其怒令皂隸動刑責十板致
閤學公憤欲控上司乃浼人講息暗寢其事且
查勘時衙役領至水鄉即大聲詈罵云你欲淹
死本官麽不得已引至水淺之處又云似此如
何算得成災是以家無升合者四散逃出覓食
舊有房基者零星折毀變賣而該縣於三月間
又發出滚單征比錢糧萬民愁怨衆口如碑仰

祈
皇上睿鑒交直隸總督速派賢員查明被災之村庄
緩其征比加意撫恤將衛步青嚴行叅處庶民
怨得伸而劣員知警矣等因具奏奉
硃批此三事卿其詳查具奏欽此臣隨委保定府知
府倪象愷親到河間查驗去後茲據該府稟稱
河間縣知縣衛步青係山西聞喜縣人父祖俱
未仕宦並非前督臣李衛親戚上年該縣被水
村庄共三百三十七處係與寧津縣知縣徐開

第府學教授張乃史訓導李生芳縣學教諭李輅訓導賀用中等分勘該縣又自行通查據現賑冊内共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五户大小五萬餘口二十里舖係大道住宿馬頭牌甲共二百五十家内開店者三十八家有手藝者七十四家家道頗殷者七十二家其餘窮民六十六家大小一百三十二口俱已給賑北八里舖在大道之西勘不成災故未給賑五里舖係成災之處該村牌甲十九户除七户尚能度日外賑過

十二户大小三十一口蒲荷屯君子舘俱在道傍上年勘未成災該村居民曾向河間府知府石去浮告賑該府復委寧津縣知縣徐開第等三次查驗實不成災是以並未給賑現今勘驗麥苗遍野並無被水情形南八里舖係肅寧河間交界肅邑地土在道西較窪故成災河邑地土在道東頗髙故未成災該村内河邑居民止十三家俱在道傍賣飯生理故未給賑新村係成災之處該村牌甲共一百五十五户已賑過

一百一十四户大小二百六十六口各村庄居民安堵並無逃亡之户取有各地方結狀在案生員王澤潤即在新村居住上年被水時衛步青已經具報奉委寧津縣知縣徐開第會勘而王澤潤不知具報緣由聲言並未報災誘引多人赴縣喧嚷咆哮該縣等示以報文乃始俯首無詞衛步青傳該學教官戒飭十板詢之地保鄉民僉言並無浼人求息之事再該縣今春並未征比錢糧三月間所出之单乃係勸单聽民

自行完納並非滚单將原单呈驗前來臣查衛步青乃山西舉人實係寒士出身與前督臣李衛毫無瓜葛河間縣成災村庄三百餘處皆已給賑並無遺漏臣曾委員持斗較量並未短少合勺其八里舖蒲荷屯君子舘等處實未成災皆係委員再三驗看並非該縣一人獨勘若云有席片者不賑有罈罐者不賑有紡車者不賑臣查席片罈罐乃家家必有之物果因有此不賑則入賑冊者何由得有二萬餘户之多生員

王澤潤誣稱匿災並誘引多人公堂咆哮傳同教
官戒飭未爲過當至所出勸单乃因臣於二月
間曾通飭各屬不許征比錢糧但恐有力之家
糶粟得銀又復隨手花費令出示曉諭聽其自
行輸納力不能不必追比是以該縣遵照臣檄
刊刻勸单勸民自完現有原单可驗並無滚单
追比之事則是各項浮言自因八里鋪蒲荷屯
等處民人居大道之傍見隣村皆食賑米本村
屢求不得因而揑造事欵沿途播揚以致

欽差訪知臣職司地方若屬員果有劣蹟豈敢復爲
揜飾今再三詳查並無確據實不敢隨聲附和
致有寃抑仰懇
聖恩將河間縣知縣衛步青免其叅處則微員下吏
得以實心辦理不致爲浮言所屈陷矣所有原
發勸单一紙恭呈
御覽臣謹
奏 二十七日奉
硃批所奏具悉

遵旨查奏疏

奏爲遵
旨查奏事本月十四日臣齎摺千總劉源清捧到奉
旨交出奏摺三件内一件御史臣索柱奏爲縣令匿
災民怨沸騰事臣去年十二月出京路經直隸
之雄縣聞署縣彭體仁辦事糊塗專批佐貳該
縣被水籽粒無獲乃謊報並未成災及該督委
員查勘則指夏間所收之麥與水中撈獲之麻
稭爲秋收實據以致災黎不蒙賑濟日受追徵

之苦臣過縣時見雄邑之東南水連數十餘里
直接文安交界土民咸稱次年亦難涸乾四面
隣邑均食賑濟而雄縣之被水圍繞如石橋村
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齊官村龍華村夏村
史哥庄等處與任邱縣因災被賑之五官村比
隣而居不能一體沾沐
聖恩且城之西南有村名馬蹄灣者半屬新安縣半
屬雄縣屬新安者食賑屬雄縣者徵糧等語今
臣回京再訪被災各村僉稱涸出水地赶種麥

田者僅十之一二可望種大田者不過十之二
三其餘仍水深二三尺及四五尺斷不能耕種
而知縣彭體仁衹知修理書房花園時常演戲
行樂開印卽比錢糧近聞新任總督有親查水
地之信始知恐懼令借截留米石又鄉地肯保
方准借給仍多添一番掯勒臣思窮民被災既
不能與四面隣邑同沾
皇恩而正供徵之火耗催之應借之項又掯勒稽遲
之民將何以堪此仰祈

皇上勑諭直督速委賢員查明被水村庄加意撫恤
暫停徵比將彭體仁嚴叅重處庶民怨得伸均
沐生成之
厚恩矣等因具奏奉
硃批此三事卿其詳查具奏欽此臣隨委保定府知
府倪象愷親至雄縣查驗據該府禀稱雄縣上
年被水村庄共有四五十處因隨卽消退是以
勘不成災其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齊官村
龍華村尚村夏村史哥庄俱係臨淀地畝去冬

原有積水現今涸出十分之六七不等俱已佈
種麥禾據該縣稱此係一水一麥之地其石橋
村馬蹄灣係淀中村庄比户有船賴魚蝦菱葦
之利不靠種地謀生至其凡事專批佐貳之處
查無確據亦並無修花園之事等語臣查前督
臣李衛秋禾被水原題内據雄縣知縣彭體仁
申稱本年六月二十四五等日大雨如注河水
漫溢以致亞崔村等五十二村庄俱被水淹已
會同委員勘明現有六七分收成並無成災酌

量出借麥種口糧等語經前督臣李衛委新城
縣知縣馮景曾覆勘無異取有印結在案臣細
查叅摺内所開村庄彭體仁俱已報明被水尚
未諱匿因其地臨淀池原係一水一麥之區是
以勘不成災但細核情形現據知府倪像愷查
得孟家庄齊官村等處涸出十分之六七則上
年查災之時此等村庄全在水中可知雖地臨
淀池究非淀中村庄魚葦爲生者可比乃以一
水一麥之故遂爾勘不成災實屬錯誤查彭體

仁雖無貪劣事蹟但勘災不實以致百姓不能
均沐
皇仁有忝牧民之任臣不敢稍爲掩飾相應
奏明另行繕本
題參至該村庄現據查明已涸出者俱種麥谷其
未涸者亦不日即可涸出尚可佈種晚禾屢次
借給籽種口糧與賑濟之數大約相同似當免
其交還無庸另行補賑臣與本內詳悉酌議再
新城縣知縣馮景曾覆勘不實亦有處分臣亦

於本內聲明聽候部議所有遵
旨查勘情形理合據實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二十七日奉
硃批知道了

覆明浮議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本月初九日接到內閣字寄乾隆六年七月
初七日奉
上諭近來聞得外人議論孫嘉淦聲名不如從前且
不無袒護鄉曲之意即如各省督撫題補官員
部議不准者朕亦嘗降旨允行而孫嘉淦所題
不合例者太多且越例又復太甚殊非公正辦
事之道想亦爲其姻親劉籓長輩所愚耳朕既

有聞見若不明白指示令其省改非朕以誠待
大臣之本懷爾等可傳旨與孫嘉淦知之欽此
遵
旨寄信前來臣跪讀之下慚悚無地伏念臣賦性愚
拙處世粗踈或恃心之無他不自遠嫌以致外
人議論臣雖不知言所從來但既有物議必
有所以致之自當日夜檢點倍加小心至直隸臣
通省州縣一百四十餘處題缺甚多是以陞調
之疏月有四五人材難得外吏以地方爲重止

求人地相宜是以不能盡合部例但臣身爲總督將及三年尚不能詳愼辦理致有違例越例之處屢干部駁疎畧之咎實所難辭至劉藩長與臣同鄉臣自康熙年間爲翰林時伊兄弟等在京候選卽已熟識近三十年締結姻親原非一朝一夕之故近因處分趙國麟一事

諭旨內屢言劉藩長市井庸人不當與之締姻臣與

趙國麟事跡相同則言者以此上達

宸聽亦屬理所當然幸蒙

皇上天恩不加譴責明白

訓誨臣實愧實感難以言罄惟有恪遵

聖訓夙夜省改以期無負

皇上保全教誡之深仁而已總之臣之愚直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自三十筮仕於今六十將及蓋棺之日斷無怨爾改操之事但有心之非臣不敢有而無心之過實不能無惟望

皇上凡有聞見俱明白

訓誡俾臣得警省惕勵少免罪戾則以往餘生皆

皇上之再賜也臣不勝戰慄之至謹

奏　十六日奏

硃批語云適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始終如一之難也且自謂無心之過實不能無謂無心者非有過耶卿之志量向不以庸衆自居朕亦不以庸衆待卿乃今人望物議較不如前且此並非出於與卿素不相睦之人卿豈可不知所以自愼乎

捕蝗錢米疏

奏爲捕蝗給過錢米事查直屬地方低窪甚多時浸時涸是以比歲皆有蝗蝻生發臣嚴檄地方各官督率民夫星飛搜捕務期盡淨其陸續撲捕情形已經節次奏明在案臣因親赴捕蝗地方目睹貧民烈日炎天枵腹撲捕情堪憫惻伏思我皇上視民如傷卽民間自已田畝偶被歉收尚且蠲賑頻施況撲捕蝗蝻實屬要緊公務若令枵腹

從事不惟饑餒堪憫且恐趨赴不力必致情悞臣隨通飭所屬以米易蝻凡捕得蝻子一斗者給米一斗以資口食後因蝻小蝗大槩用米易事有難行復令用夫日久之處每夫每日量給錢十文八文不等俾執役貧民買備餱糧不致饑餒查今歲蝗蝻生發州縣計其村庄二千一百六十五處用過夫役不下百餘萬小民因量給錢米之故踴躍急公毫無怨咨是以撲捕無遺秋成豐稔並未成災今據各屬將所用錢米陸續冊報前來除爲數無多情願捐給者聽其捐給外核實應准銷者五十二州縣共錢四千三百五十千文米四千一百三十石谷二千一百石伏查雍正二年刑部尚書勵廷儀奏稱捕蝗率皆力田之時所用人夫萬難枵腹從事而地方官或無項可捐請酌量每人給銀數分以爲飯食之資許其核實銷算則所費無幾而爲益甚大等因奉世宗憲皇帝諭旨此奏甚是朕正有此意該部速行欽

奏疏　卷六

此欽遵在案是捕蝗給過錢米原應請銷正項第臣於今歲捕蝗之時親身督察備悉情形蝗蝻萌動撲捕難以刻緩漫野圍逐人夫動逾數千若一經酌定夫價動支正項誠恐無知愚民視爲分內應得之數漸至爭多較寡轉生延誤亦未可定臣再三熟籌此項錢米未便具本題銷正項致成定例查司庫存公銀兩原爲通省辦理公務之需撲捕蝗蝻更爲最要公務臣請於司庫存公項內動支撥給併明白曉諭百姓

此次給與錢米乃
皇上格外隆恩並非成例嗣後萬一再有蝗蝻萌動
如能踴躍急公爭先撲捕仍行賞給如有觀望
遺誤不惟不准給與定行加以責處庶使有司
得操鼓舞之權百姓不長驕惰之習且所費不
致過多而蝗蝻得以淨盡似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臣謹照例每錢一千文作銀
一兩每米一石作銀一兩每谷一石作銀五錢
共折銀九千五百三十兩統於司庫存公銀內

給發各州縣以清整項仍於歲底彙入存公銀
兩冊內咨部查核所有本年捕蝗動給過錢米
數目理合據實奏明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二十二日奉
硃批辦理甚屬妥協知道了

查明覆旨疏

奏爲查明覆
奏事本月初三日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
寄字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今年五六月間雨澤調勻禾稼暢茂可冀有秋
惟是直隸山東有數州縣飛蝗尚未全滅深廑
朕懷往來之人皆以爲蝗由河間蔓延他處該
縣不能撲滅淨盡則其怠忽可知前孫嘉淦奏
稱屬員內若有捕蝗不力者即行題參今朕所

聞如此伊豈無聞見可寄信詢問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伏查直隸今年四五月間生蝻州縣甚
多臣嚴飭撲捕漸次將盡忽於五月中旬以後
保定天津河間等府所屬州縣陸續報有飛蝗
經過臣隨委員分頭督捕併飭查飛蝗所起之
處以憑嚴行叅究據委員報稱飛蝗之來東西
南北原無定向或遠或近亦無定程難以究其
起止臣以飛蝗起於何處難以究詰田禾有無
傷損易於稽查隨差臣標守備四員千把總十

員四出巡查凡生蝻飛蝗地方田苗曾否被傷
若使田苗有損非係養蝻成蝗卽係蝗來玩捕
以此核實自無遁情嗣據守備王瑶稟稱饒陽
境內有被蝗傷之處隨檄委通判王綸知州姜
泰嗣查驗該縣羅家屯等十餘村禾傷是實臣
隨繕疏
題參將饒陽縣知縣毛鈞革職拿問在案其餘各
州縣禾苗據該弁等報稱均無損傷臣猶未敢
遽信因已經奏明查勘河淀欲乘此便沿途閱

看適奉
諭旨詢問臣隨於七月初八日起程前往逐處親查
訖賴
皇上福庇各處蝻子飛蝗俱已滌盡秋禾果無傷損
至河間一縣臣尤留心親至該縣積水之處往
返閱視又由該縣境內取道回保經歷村庄甚
多田苗一色青蔥穎粟莖葉俱各完全實與所
過州縣毫無差別查飛蝗已滅無從蹤跡卽使
尚存亦難辨認惟有禾苗現在難以掩飾若果

各縣飛蝗俱由河間蔓延豈有河間田苗轉無
傷損之理臣受
聖恩職任封疆首重民事若屬員捕蝗不力果有確
據豈肯徇隱自干咎戾今河間一縣現行查明
飛蝗全滅蝻子盡淨禾苗無傷則各縣飛蝗皆
起於河間之言似屬道路傳聞並無確據謹將
臣親身查驗情形據實奏
聞伏祈
聖鑒再各處飛蝗自七月初旬以來俱已淨盡實無

留餘惟蝻子陸續生發至今不已臣加謹督捕
旋起旋滅並未成蝗統俟蝻孽不生之時再行
彙報合併聲明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

請　旨進京疏

奏爲請
旨事伏念臣職守封圻將及二載
天顏咫尺瞻仰情殷欣逢
萬壽之期普天同慶臣在
輦轂之下原與各省督撫道途遥遠者不同兼以
畿輔地方荷蒙
皇上福庇雨暘時若百谷豐登河淀安瀾堤工平穩
一切事務較簡於前仰懇
聖恩容臣束裝進京與在
廷諸臣聯班拜舞少遂微臣瞻
天仰
聖之思再凡職守事宜俱得恭請
聖訓知所遵循儻蒙
聖恩俞允臣擬於八月初六日自保定起程於初九
日進京爲此謹
奏請
旨　二十日奉

硃批是准卿來京可也

恭報得雨疏

奏爲恭報得雨事查直屬地方於本年三月初五十二十六二十等日陸續得雨州縣俱經臣節次彙報茲據保定府屬之束鹿博野等四縣正定府屬之井陘元氏等七州縣順德府屬之內邱南和等十州縣廣平府屬之成安曲周等九州縣大名府屬之元城長垣等四縣永平府屬之昌黎撫寧等五州縣河間府屬之東光阜平等三縣趙州冀州定州併所屬之柏鄉隆平等

七縣共五十二州縣俱於三月二十七日得雨自一寸至四寸不等伏查二麥正在秀穗各處需雨甚殷惟祈

上天慈祐於四月望前闔屬普得三寸之雨卽二麥可有十分之收謹將得雨地方據實彙報其餘各屬俟陸續申詳到日再行彙摺奏

聞謹

奏　初八日奉

硃批朕正爲此廑念也若望前不得透雨則可惜正

二月間

上天所賜慈恩矣

恭報得雨疏

奏為恭報得雨事查直屬地方四月以前得雨情形俱經臣恭摺奏報茲據各屬陸續申報宣化府屬之保安龍門等十一州縣於五月初六日得雨霑足又永平府屬之遷安玉田等九州縣順天府屬之密雲固安等十五州縣正定府屬之井陘獲鹿等五州縣天津府屬之慶雲鹽山等七州縣河間府屬之東光吳橋等六州縣俱於五月初六日得雨自二寸至五寸不等又保定府屬之新城雄縣順天府屬之通州永平府屬之撫寧縣宣化府屬之萬全懷安等五州縣俱於五月初八日得雨霑足又臣駐劄地方於五月十六日戌時得大雨一陣十七日丑時又得大雨一陣入地三寸有餘土潤相接二麥得此顆粒圓滿秋苗尤為暢發除二麥收成容俟核實再奏外所有節次得雨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京師左近亦有得雨霑足者亦有不能透潤者

朕實焦心勞思以待

上天之普賜恩澤也

通省得雨疏

奏爲恭報通省得雨事查直屬陸續得雨州縣併臣駐劄處所於五月十二至十四等日得雨情形已經臣恭摺彙報茲據十府五州所屬地方俱報於五月十二至十五等日屢次得雨其順天府屬之涿州良鄉等十五州縣宣化府屬之萬全懷來等十一州縣正定府屬之獲鹿靈壽等十州縣大名府屬之元城大名等五州縣俱報霑足難量分寸其餘州縣俱報自三寸至五寸不等大約土潤皆已相接晚禾現可佈種通省民情已覺安舒今於本月十九日亥時起至二十日午時細雨連綿不止午時以後大雨如注歷未申酉三時臣駐劄之方四野霑足萬姓懽忻此皆我

皇上至誠昭格是以甘霖應候如此也伏念畿輔地方仰賴

（硃批：此等語句卿豈可出諸口）

皇上福庇二麥收成較勝去歲今又獲此時雨則三秋百谷可望豐收所有十二至十五等日通省

（硃批：必至三秋方可定耳）

得雨十九二十等日大雨霑足情形理合恭摺

奏

聞謹

奏　二十三日奉

硃批朕實欣然而不敢遽以爲喜者以秋成尚早也卿亦當存此意

恭報得雨疏

奏為恭報得雨事查直隸地方五月二十八九等日通省得雨霑足六月初五初六等日臣駐劄地方連得雷雨情形已經恭摺奏報茲據通省十府五州所屬地方俱報於六月初五六七等日接連得雨其順天保定永平宣化天津河間六府冀州趙定易五州所屬併承德州地方共一百零三州縣衛俱各霑足其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四府所屬四十一州縣俱報自二寸至五

寸不等又於本月十五日戌時起至十六日辰時止臣駐劄處所霖雨甚大十分霑足現今早禾皆已秀穗晚禾俱各暢發所有節次得雨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覽奏朕懷誠慰目今雨暘甚覺得宜若向前似此則秋成可望矣

雨暘時若疏

奏為雨暘時若秋禾茂盛事查直隸地方今年雨澤甚為調勻其五月以前得雨情形俱經恭摺彙報自入六月以來初一初二日通省得雨初九初十日通省得雨十三十四日通省得雨自十五至二十一日時陰時晴各屬地方輪流得雨大小不等正當三伏之時節次普遍霑足是以百谷秀實穎栗堅好再此節次雨澤皆連綿舒徐並不驟暴是以野無流潦田無積水一切

河淀俱各安瀾高原下濕一色青葱臣親出四郊閱視見祿雲黃茂壯碩勻齊士農人等僉稱上年秋禾收成十分今年景象似更勝於上年兼以蝗蝻不生無煩撲捕亦屬數十年來未有之事現今時居立秋西成豐收似已可必所有雨澤調勻禾稼茂盛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六日奉

硃批欣悅覽今年收成光景實數年以來所無而朕

祈年之心尤兢兢而弗釋者蓋不敢侈豐亨豫
大之說而實有見於盈虛消長之理持盈保泰
之機也此意與卿共之

查直屬麥秋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
本字寄乾隆五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畿輔地方雖陸續奏報得雨但恐多寡不同麥
收分數不一河南今年麥收大稔彼地與畿輔
接壤舟楫可通若直隸麥收不足以供本地之
食用著孫嘉淦寄信與雅爾圖熟商發價糴買
運至直隸以爲裒多益寡之計如此辦理則直

隸民食充裕而豫省之麥又不致耗費於燒鍋
造麴無益之地似爲兩便爾等可密寄信去欽
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我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無微不周之至意臣查直隸地
方目前雨澤多寡雖有不均但冬雪春雨皆屬
均霑入夏以來四月二十四二十八等日通省
皆得雨澤是以麥胎飽滿現今各屬二麥正在
收穫陸續詳報臣差員四出查驗通省麥收合

計可在七分以上查去年通省麥收合計止得
五分民間已堪接濟今年收成分數勝於去年
民食似可無虞惟是河南麥收大稔又恐小民
不知樽節或耗費於燒鍋造酒無益之地而直
屬積貯未充則糴買撥運易米谷以實倉儲誠
爲有益臣已飛扎寄信與河南撫臣雅爾圖確
查該省麥價若干水脚若干運至直省每石約
費若干發價糴買有無妨碍民食之處查明速
行咨覆應否糴買俟查覆到日再行酌辦具奏

外所有直省麥收民食情形理合先行奏
聞再今年係有閏之年是以麥收稍遲各屬收成細
數正在詳報俟報齊之日再行彙摺具奏合併
聲明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覽奏實喜出望外之事朕憂懷至今方少釋矣

卷七直隸總督
奏疏目録

嫡孫孫　鑄校對

恭進瑞穀疏
天津米税疏
通省得雪疏
宣洩水患疏
疏通積水疏
會勘漳河疏

確勘河淀疏
覆奏魯張疏
調補道員疏
勘議河淀疏
奏明永定河疏
會勘永定河道疏
永定復故疏
確勘永定疏
永定歸故道疏

一路情形疏
報凌汛情形疏
恭謝　天恩疏

恭進瑞穀疏

奏爲恭進瑞穀事竊惟民爲邦本食乃民天穀穗盈尺古稱上瑞今直隸地方荷蒙我
皇上
至德感孚
誠心昭格雨暘時若禾稼咸登谷穗脩長乃在一尺以上高糧豆黍等項俱各碩大勻齊黃茂綠雲彌於原隰洵
上天之嘉貺實曠古所希逢四野懽歌三農忭舞臣謹

進瑞谷百穗高糧百穗恭呈
御覽謹
奏　二十日奉
硃批欣悅覽之際此豐收之年吾君臣更當敬承
天貺而積貯尤爲第一要務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天津米稅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今年春月因直隸米價昂貴朕特頒諭旨將臨清天津二關及通州張灣馬頭等處米稅寬免徵收商賈聞風踴躍往來販運民食無缺已有成效嗣因二麥有收經管理天津關凖泰報部請示行查隨經督臣李衛覆奏照例開徵在案近因沿河地方被水較重附京一帶米價加昂

現在又開海運商販必多仍應免輸稅銀以示鼓舞着將內河前項米糧各稅一併暫停徵收俾商賈爭趨雲集於畿輔民食自有裨益著該部卽速行文督臣等知之欽此欽遵在案此實

我

皇上通商惠民利賴無窮之善政畿輔兆民感戴

皇仁至乾隆四年麥收未能豐稔又値夏秋雨水過多米價未平經臣查明咨部仍遵

恩旨將臨清天津二關及通州張灣等處米稅仍免徵收俟本年麥熟再行開徵准有部覆在案因米稅既免米船雲集直隸民食藉以餬口接濟甚爲有益去年秋間臣奏明借動鹽道庫銀十萬兩在天津購買米麥旬月之間卽得十萬餘石而市價不昂官民俱受其福近准部咨以山東米價平減請照舊徵收米稅行查直隸二麥收成米價有無平減之處以便定議開徵前來

臣查直隸今年二麥收成分數通省合計在七分以上近得時雨透足糧價亦不甚昂則各處

米稅照舊徵收亦屬可行但臣之愚意以畿輔之地四方輻輳買米餬口之人實倍繁於他省兼以連年偏災去秋始得豐稔百姓元氣未復今年麥收雖不爲歉亦未大豐米價雖不高昂亦未大減再倉儲未充今秋尚需買補海運永開商船較前更多地方甫有起色尚需多方培養庶幾家給人足仰懇

聖恩將臨清天津二關及通州張灣等處米稅再行寬免一年則米糧雲集價值自必平減畿輔商

民均沐
皇仁於無旣矣謹
奏 十二日奉
硃批該部密議具奏

通省得雪疏
奏爲恭報通省得雪霑足事查本月十二日臣駐
劄地方得雪霑足已經恭摺奏報玆據各屬陸
續申報前來通省十府五州所屬地方俱於正
月十一十二等日獲有瑞雪自五寸至一尺二
寸不等四野均霑三農胥慶實屬屢豐大有之
年所有通省得雪霑足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日奉
硃批覽此奏之時又値
天霈恩澤朕曷勝敬懍歡慰耶

宣洩水患疏

奏為請因地制宜扼要宣洩以紓一方水患事准工部咨乾隆四年三月初十日內閣抄出稽察天津等處漕務吏科給事中馬宏琦奏稱切查天津地處窪下衆水滙歸汛至則四野泛漲汛退則積水難消常有一年被水直須數年而始涸出者固地勢使然亦宣洩之法尚未得其要也臣抵津目覩情形復細加訪問郡城西南一帶接連靜海周圍約數百里形同釜底為上游

諸水奔注聚集之所且西界運河東界海河不受運河之潰決即受海河之漫溢是以連年以來積水為患查運河沿口築堤遇汛搶護猶為易於保固至海河延袤百餘里乃並無堤埝防護上年霪雨連綿運河幸無漫口而海河河岸過水俱各灌入窪中停注不退現經該地方官到處開放水口令其次第歸入海河但又恐開挖太深夏間潮漲必致倒灌為害欲為經久之計莫若沿海河河岸築堤以堵水復建閘以洩

水方為通源節流有備無患之長策惟是沿河一帶多有民間種植菜園地畝難以概行刨挖茲查自天津東門外起至鹹水沽止約長五十里舊有官商捐輸修築之疊道為往來大沽新城等處通衢均離河岸不遠迄今日久坍卸每逢夏秋雨大車馬均不能行竟成棄壤以臣愚見莫若仿照河工遙堤之制培此疊道無者修之壞者補之既可堵水復便行人更於道中酌建橋座於沿河酌開引河建立草閘木板因時

啟閉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亦不東注從此宣洩得宜地土可種者多小民自獲無窮之利此誠一舉兩得一勞永逸急宜舉行以蘇一方之困者也至鹹水沽以下係一片荒鹹不能種植且河岸較高亦毋庸築堤約計加倍疊道以及建橋立閘所需工費不過二萬餘兩而保障地方興利除害實為通邑之關鍵倘蒙

皇上恩准行令該地方官詳加相度確估興修其開通引河原有舊時深港止須畧加疏濬無須多

費帑金臣仰
聖主軫念民生至意用敢就所見聞據實陳奏伏祈
皇上睿鑒
勅下督臣河臣確查定議施行謹奏等因於乾隆四
年三月初九日奉
硃批這條奏情節著孫嘉淦顧宗詳酌議奏欽此移
咨到臣該臣查得天津爲九河下游衆水所滙
郡城西南一帶地勢尤窪每遇海河漲溢灌入
窪地經年不消甚爲民害臣於今春通飭各屬

疏濬積水據天津道陳宏謀詳稱上年積水漸
次疏消而夏秋潮漲尤須堵禦郡城東門外至
鹹水沽舊有叠道一條應請動帑修築高培厚
既堵水患復便行人等情繪圖具詳正在批飭
查議令巡漕給事中馬宏琦奏請加築叠道一
摺與臣等現在查議情形大約相同茲據司道
勘議前來臣切思治水之道因地制宜天津地
處窪下海河易於漲溢水積田中經年不消自
當立法捍禦酌議疏通方於民生實有裨益查

自郡城東門外至鹹水沽雖舊有民埝一道但
年久坍廢難以興修其叠道一條離河岸不遠
且係大沽新城往來通衢雖年久塌卸基址尚
存與其加築舊埝仍費歲修不若將此叠道培
築高厚遇海河漲發之時實可以濟行人而禦
水患至於窪地積水欲其宣洩必須多濬引河
仍於叠道出水之處開設涵洞跨以木橋始獲
暢達查賀家口向有小河一道東通海河分洩
藍田積水何家圈雙港各有舊河溝一道皆通

海河可以分消郭家泊等處積水又白塘口有
舊河一道石閘一座宣導窪水歸於海河但尚
不能盡洩大泊大淀之水應於陂水窪起繞蕭
王廟歷王家庄至北里口止約長二十餘里添
開引河一道通白塘口石閘以歸舊河又自大
淀起繞大韓家庄巨葛庄等處直至鹹水沽長
二十八里亦應另開引河一道俾窪水得盡歸
海河以上新舊河共六道俱應開挖寬深內除
白塘口舊河本有石閘鹹水沽本有木橋因年

久損壞應行修整其餘賀家口何家圈雙港引河三道均應添建木橋各一座共計木橋四座石閘一座每年於汛水長發之時預期將橋洞用土堵築俾與堤頂相平即可免河水內灌之虞至白露以後河水漸落即將橋洞開通俾其分路歸河計一年之內開放止有一次不須建閘起板以滋勞費再加築疊道作爲遙堤必須寬厚始資捍禦應以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爲則現在舊址高低不等臨時按段確估聲

明其鹹水沽以下至茶棚尚有二十里中間亦有深窪之處并請酌量修墊此項工程浩大期於永久挑築土方應按河工歲修事例俾其層土層硪以資永遠保障共約需銀三萬兩有奇在於司庫乾隆四年地糧銀內動給另案辦理庶積水得資宣洩而天津窪地皆成膏腴矣臣謹會同直隸總河臣顧琮詳加酌議合詞恭摺覆

奏如

聖恩俞允另行確估實用工冊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六月十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速議具奏欽此

疏通積水疏

奏爲疏通積水以除民害事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閣奉

上諭直隸地方水利未講以致水漲則受其害而平時未獲其益此衆所共知者前屢降諭旨令總督孫嘉淦等悉心籌畫善爲經理續據孫嘉淦於七月内親身查勘具摺陳奏大槩講論河道情形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間田畝收水利而免水患之處未曽詳晰奏及朕思此時乃水勢

消落之際又値年谷收獲正宜董率官吏及時經營不但工程可以早竣而無業窮民亦可藉以餬口若不趁此時速爲料理爲未雨綢繆之計轉瞬春水長發又恐難以施工朕爲閭閻疾苦時廑於懷爲封疆大臣者當體此意可卽傳諭孫嘉淦知之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奠安民生之至意伏查直隸地方連年積水爲災急宜設法疏濬前經臣奏明委清河道魯之裕候補道府張廷枚張文炳等分路

查勘臣於七月間復由東西兩淀至天津河間等處親身相度因獨流建閘漳河歸復故道二事利害所關甚大是以先行議覆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田免害之處頭緒紛繁臣與河臣正在酌議仰荷

聖訓指示令臣等及時經營速爲料理臣已約河臣顧琮親赴保定當面會商謹將委員查勘已確臣等意見相同者先行臚列陳奏竊惟田有滯潦皆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積水必先通其經流

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堤是以泥留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堤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滏陽與滹沱合流是爲子牙河自子牙築堤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運有捷地與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堤卑薄逼近陟立致有潰决於是

乎河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河南北兩岸垷開六閘五引河其長安閘金門閘之引河即係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口於淩汛改流由鄭家樓漁壩等口入於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滙淤之不碍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為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河有新舊兩道新河已淤臣等議閉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等議於

閆留二庄開舊河之東堤使淤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河亦別行入海矣兩渾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攸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岸多有草工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冲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堤堅築土堤為斜坡以免冲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堤多卑缺臣等議淤者挑之卑

者高之缺者補之此易為之事也南運大岸亦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興濟減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遙堤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可刷潰決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為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即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

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畧也至於兩淀原為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畢滙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滙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兩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閭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堤為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

流性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
里卽與白溝河會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
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片汪洋爲衆
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
查自雄縣之龍灣至覇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
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
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再於九橋之下皆通水
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之南出張青
口再將青門河疏濬由毛兒灣開口從十望河

故道別派分流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
速再白溝河旣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等議
將中亭河挑濬寛深所挑之土堆築成堤再將
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
壅決至苑家口疊道介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
其地爲分洩暴漲要道臣等議添建木橋五座
使瀝水通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
東淀之廣倍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
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
等議將上游三义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寛深
再於下游楊家河卞家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
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并將淀池四邊多立
界牌無令百姓築埂偷淤則東淀之尾閭亦暢
矣此兩淀之大畧也四河順軌兩淀暢洩然後
各州縣之積水可得而消也查直屬地方田中
積水以及河渠堤埝應行疏濬修理者九十三
州縣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約計工程之内已經完竣者十之三現在興修

者十之三現在估計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陸
續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勸用民力
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賑之例者十之
三緊要工程照修築河堤之例者十之三除勸
用民力者無庸開銷錢糧外其照以工代賑之
例者現於州縣庫項動支統俟入以工代賑案
内
題銷其照修築河堤之例者俟估有確數另行
題請動撥再工程繁多經理督催必需專員容臣

等遴選有人另摺
奏請務期積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之遺意焉然此亦其大畧也至於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衆說分岐不惟臣等不能親身閱視即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看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村庄則詳細委曲仍須責之州縣但州縣賢否不同或懶於相度無心遺漏者有之或憚於興作有心隱匿者亦有之臣前於八月

間將委員勘冊及各州縣歷年被水村庄開單知照各府縣令將被水村庄逐一聲明此水始從何來終從何去來處可堵則堵之去處可疏則疏之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消則當汲引泉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種稻之處則查明頃畝豁除錢糧使植蘆葦務期水旱兼收不致連年災歉比歲賑饑有傷政體限各州縣於八月底報府該府親勘於九月底報司俟各屬報齊臣等再加商酌將此次所未議及者續行

陳奏或此次已奏而尚須斟酌者續行聲明一面即行動工興修期於明年四五月間俱各完竣統俟伏秋兩汛經過之後驗其有無成效如尚有遺漏及疏濬未盡合宜之處續行相度奏明修濬如此節次辦理庶幾水患可以永除水利可以漸興矣臣等受
皇上格外之恩畀以封疆重寄目覩小民饑溺日思亟為拯救而智識短淺惟恐未能妥協謹將目前辦理情形據實陳明伏祈

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勘漳河疏

奏爲奏
聞事臣因查勘漳河故道於正月二十五日起程二十八日至正定府沿途情形已經繕摺具奏二十九日自正定起程經由順德廣平所屬地方於二月初二日至大名府細觀此三府民情尤爲淳樸男務耕耘女工紡織畔有桑棗隴無蓬蒿實係力田務本之區若良有司撫循而教誨之去古原未遠也臣每接見地方官必教以弭

盜安良化民善俗每至州縣必集學官諸生誨以孝弟忠信畏法守身竊不自揣亦欲宣揚
聖化易俗移風惜守令多屬庸才教職大半老邁不能實力奉行然屬員賢否長吏之責臣當勉思所以董率之方不敢諉過於屬員也初三日在大名府操演副將羅俊標下兵丁軍裝技藝亦俱可觀操畢卽至和爾察會同直隸河臣顧琮河東河臣白鍾山山東撫臣碩色公同查勘漳河歸復故道之處大約元城魏縣以下廣平肥

鄉曲周邱縣等數百里內一望平疇間有河形斷續迷離詢之士民僉云漳水性濁善淤善徙是以數百里內河無定瀆民無寧宇廣平肥鄉城垣被湮牌坊高三丈者今止存數尺耳幸而漳河南徙數十年來始修廬舍漸成村落若復潴爲澤國不惟工費浩繁抑且民情堪憫公同查驗皆以爲難初四日至山東境觀漳衛合流之處勢若建瓴不可禦止初五初六初七等日由館陶以至臨清皆傍運河行走見其河道寬

深堤岸高竣渾水爲清水所刷不復遷徙亦無定淤漕船直達不憂淺滯皆由我
國家福德無疆是以河靈效順實不可輕爲改易惟兩岸民堤高卑遠近不能一律是以水大之年間有冲潰臣等公同酌議將堤埝帮修再將哨馬營減河疏濬防洩有資自無漫溢務期兩省俱享成平之利以庶幾少紓
皇上宵旰之心謹合詞具奏至直隸積水工程頭緒繁多容臣回署之日繕摺數陳再臣等於初七

日在山東臨清地方公同定稿畫奏之後河臣
白鍾山撫臣碩色俱各便道回署臣現與直隸
河臣顧琮在德州地方查驗哨馬營減河查畢
即由河間府地方回署合併聲明謹
奏 十三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

確勘河淀疏

奏爲確勘河淀事查直隸河道上游多有壅滯下
游未能宣暢修濬之方必須通盤計算酌定成
規前經臣摺奏請先委清河道曾之裕候補道
府張廷枚候補知府張文炳分頭查勘臣於七
八月間親身查驗等因荷蒙
諭旨允准今該員等分查上游諸水頗有端緒而下
游河淀會合入海之道果否深暢以及獨流建
閘引南運河别行入海之處果否可以開通未

經查勘明白此係通省河淀緊要關鍵必需臣
親身勘驗再大學士鄂爾泰奏請漳河歸復故
道一摺欽奉
諭旨准行查漳河故道數十年來淤廢已久果否可
以疏濬其經歷之地綿亘七八百里城郭田廬
果否不致冲淹再南運減河原有四處今歸故
道則減河無用全漳十分之水滙集静海天津
之間果否不致爲患此其利害所關甚大亦需
臣親身相度乃可得其實在情形臣謹擬於七

月初八日自保定省城起程前往查驗理合奏
聞請
旨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好知道了孟子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可見水性至平必以平心靜氣治之乃得其要
若稍有穿鑿意見介乎其間則非矣

覆奏魯張疏
奏本月十四日奉到
硃批奏摺五件理合恭繳再查勘河淀摺內欽奉
硃批委員辦理固為先事預籌之計但卿所用非其
人矣魯之裕老而剛愎張廷枚年少自用聰明
二人同處必有意見參差不合之處且二人本
非大器不過以其少有才尚堪驅策是以朕從
前發與李衛以其能駕馭若輩也若卿善善欲
長之人尚不當信用此等人也然卿既已委用

其留心試之欽此臣跪讀之下愧悚交集此二
人者臣已試看數月尚不詳知其底裏
皇上九重坐照將其心術之純駁才能之大小無不
洞悉伏念知人則哲古帝所難而我
皇上覃聰天授物無遁情此實天下無疆之福非止
臣一身之私慶也臣當恪遵
諭旨留心試用若有剛愎自用意見參差之處臣必
悉心斟酌不致偏聽僨事以仰副
皇上訓誨之至意再

硃批交出雄縣知縣彭體仁河間縣知縣衛步青武
清縣知縣陳惕三事臣現在確查俟查明卽行
繕摺具
奏合併聲明謹
奏　本月十九日奉
硃批覽

調補道員疏

奏爲調補道員事查直隸通永道職守殷繁管轄
永平一府及通薊遵化等七州縣刑名錢穀併
驛站河工木稅事務必需精明强幹之員該道
宋壽圖性情拘執才非肆應不勝繁劇之任應
以事簡道員調補但查直隸通省霸昌口北天
津清河大名永定等道俱屬繁要並無簡缺似
應將宋壽圖咨回吏部俟各省有事簡道員缺
出另行請
旨補授所遺通永道缺查有口北道鄂昌居心正直
辦事諳練以之調補通永道洵屬人地相宜如
蒙
聖恩俞允其口北道員缺查有清河道金志章爲人
謹慎辦事明白堪以調補口北道其清河道係
管理河務之缺查有候補道魯之裕由湖北襄
鄖道於乾隆三年九月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交與直隸總督李衛以道員試用查該員曾辦理

水利營田事務於直隸一切河道甚爲熟悉臣
學問優長淹通經史保定現設有蓮池書院令
其就近管理則於河工學校均有裨益臣爲地
方起見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勘議河淀疏

奏爲確勘河淀據實敷陳事查直屬地方屢年以
來河隄每有潰決積水苦於壅滯前經臣奏明
委員分勘設法疏濬至天津一帶衆水會歸其
海河果否深通獨流應否建閘之處續經奏明
臣親身相度蓋臣之愚見以天津城外三叉河
中南運北至北運南來淀河東注交會於此北
運淀河俱係清流而南運渾濁惟恐濁水力强
有碍清水出口之路又南運會合之後海河亦

成濁流土人每言白露以前海不收水惟恐濁
流停緩漸至於滯則爲患甚大是以擬於獨流
地方建閘開河引南運由中塘窪別行入海則
淀河清流宣洩更暢也今臣親至天津於三叉
河岸久立細觀清水之力强於濁水能頂濁水
使之盤旋紆迴而後合流查今秋正南運水大
之時猶且清强濁弱如此則其並無碍於淀河
可知也至海河之水甚爲湍急加以潮汐往來
蕩刷雖有泥沙斷不能停是南運之水既不壅

淀河又未淤海河則獨流建閘似屬無益又況中塘窪以東地勢漸高而窪中之水與天津城南諸泊相通設建閘開河不能入海而返灌諸泊將天津靜海之間水患更甚矣旣爲無益之舉又屬難行之事似當停止無庸再議至漳河歸復故道一事據河臣白鍾山奏稱運河一線不能容受汶漳衛三水以致泛溢雖有四減水河每多停淤疏濬費繁又河身日高沿河田廬動輒冲決應於漳水入衛之處建立閘座衛弱

則啟閘分漳以濟運衛水足用則盡閉閘洞使漳由故道於青縣之鮑家嘴入運歸海如此則運河六百餘里可免淤墊冲決之患而四減河挑濬之費亦可節省等語經大學士鄂爾泰照議覆奏欽奉

諭旨准行此實我

皇上念切民生欲爲河工運道籌畫久遠之至計也

但此事利害所關甚巨臣身任其事詳勘情形心中愚昧實懷憂懼是以敢直陳之伏查漳河之性洶湧奔湍擁挾泥沙雖有淤田之利實多冲決之虞前行故道時廣平肥鄉城垣被淹則村庄可知也又其故道並無定轍原奏所稱由魏縣歷王路入大陸者此漳河之經流大學士亦以爲不可復矣其現今所議覆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親行查驗雖有河形類多淺狹阜城有柳林橋跨河直度臣量其閘口僅寬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湮今欲引全漳之水俱歸於此不能容納必需挑濬

所費不貲卽使不惜費而濬之濁水善淤將又別徙徙費無益聽其遷徙而不爲之所沿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勢必築堤紆廻千里工程難計兩堤束水必致冲決善始圖終不可不慎且運河終不能不需漳也衛水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漳入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則衛水實不足以濟運於是欲建閘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

開閘而延之必奪溜而全來閉閘而袪之非毀閘而直入必淤閘而別去既去而欲復招之則不可得矣借使果受操縱而分流竊恐運河水緩轉致停淤又煩挑濬挑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則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能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入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用集全力以突入下游焉能保固於是議於青縣以下

酌量建閘查青縣下游建閘之處惟有獨流今獨流之閘既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漳之水分洩無方靜海天津之患不僅村庄而兼及城垣則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夫古之人不惜勞費以更制者必有所不得已設不更制其害愈大於是擇其害輕者而爲之今漳河不歸故道於運河原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愈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從無漫溢至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也且現今運河兩岸放淤之工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化爲平又准部議於縷堤之外增築遥堤淤工既成永無沖決設有漫溢又有遥堤以障之自可永保無虞經營甫訖乃不觀其有無成效而棄之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也夫空言之是非難定實事之功過易稽今復故道之利害尚在未定若南運河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年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也伏望

皇上念成法之不可輕變大工之不可驟興姑緩一二年之期以徐考其實若自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淤既省挑淺之費又無沖決之虞則事已完善自可無庸改作如其尚有費帑病民之處則是臣言不驗然後考究漳河之故道而歸復之或亦尚未晚也語曰利不十不變法害不十不更制

國計所關不厭詳慎臣不勝激切翹望之至謹

奏

二十七日奏
硃批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

奏明永定河疏

奏為奏明事永定河一事臣謹遵
諭旨與大學士鄂爾泰等和衷商酌已有成議公同
繕摺具奏臣本擬進京面請
聖訓據尚書公訥親傳
旨孫嘉淦不必來京欽此臣謹遵
旨於初六日自天津起程回保再本月初四日准户
部洛稱欽奉
上諭命大學士鄂爾泰等會同臣查明被水處所應
免錢糧若干速行奏請豁免等因隨飛飭地方
官星夜查明造冊具報外臣便道再親至固安
霸州等處將過水村庄現今已涸未涸曾否傷
損麥苗果否不誤耕種及水尚未涸有妨耕作
之處應免錢糧若干查明具奏所有臣遵
旨回署及親勘村庄之處理合奏
聞謹
奏　初十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永定河一事卿所見不為不正但辦

理之間因卿易視之故有此失耳雖今另議卿
仍不可不一力擔承爲朕了此一事而尤不可
不詳悉辦理以致復蹈前轍不然朕與卿起初
如此辦理之意豈不爲冒昧耶

會勘永定河道疏

奏爲奏明事臣因會勘永定新舊河道奏報自天津回保一摺於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奉到

硃批所奏俱悉永定河一事卿所見不爲不正但辦理之間因卿易視之故有此失耳雖今另議卿仍不可不一力擔承爲朕了此一事而尤不可不詳悉辦理以致復蹈前轍不然朕與卿起初如此辦理之意豈不爲冒昧耶欽此臣跪讀之下慚悚實切感激彌深中心耿耿寢食不安伏念此事一力擔承臣不敢改易初心但其所以辦理之方必先權其輕重定其是非而後可以集事也查永定一河所以必應改歸故道者蓋以東西兩淀乃通省諸水蓄洩之區兩淀日淤全局皆礙不惟天河數府積水不消且恐南冲北潰有妨運道是以放水出堤讓地予水使泥入田中而清水歸淀永不淤塞此則

皇上天心與臣起初辦理之本意也充此意而行之欲泥不淤淀必使散入田中欲泥散田中必使

水入田內水之入者愈廣而其流愈淺則泥之散者愈多而其涸愈速若水不入田則泥必淤淀此自然之理也由是言之則放水漫出散入田中乃爲是束水歸漕送泥入淀即爲非放水入田而傷村庄妨耕作則爲非泥留田中而村庄無損耕作不害即爲是不忍數十村庄之漫衍而遺通省之害則爲失重而得輕寧受小民一時之怨咨而成久遠之計乃爲失輕而得重是非定而後可從事輕重審而後可責成此亦

自然之理也自經理放水以來臣親至河上者五次矣固伯之間乾河斷港無不循而走也大村小社無不周而視也確見平原廣隰無非河身遠近村庄皆居高阜再三思維止當保護村庄而聽水自行必不致有冲淹之患此實臣深思熟計而後定謀並非敢玩忽草率也是以臣於去冬凡有村庄皆勸築埝蓋以防淩汛也而議者謂臣興築之太早臣於今春奏明凡有大工俟淩汛過後再行相度而議者又謂臣興築之太遲也今淩汛既已過矣果如臣言水入田中矣泥留田內矣清水歸河矣並不淤淀矣五尺之埝能使水不入村今水已過又可加培高厚則興築無誤矣臣本田家知清明之後尚可種麥谷雨之後乃始種禾今時屆清明水已消涸不惟不誤秋禾併不誤春麥矣若謂淩汛水小秋汛水大恐有疎虞則二月初四之水不減秋汛而村庄田畝仍然無恙也故此事在今日人則疑之愈甚臣則信之愈深從前辦理之是

非臣不敢以置辨但既堵口而另議則嗣後所以辦理之方不可不預定也臣之愚意以爲詳慎籌畫自當聽

廷議與

聖裁至其大局惟在束水散水之間若欲泥不淤淀河不潰決止當保護村庄而聽水散行仍以不治治之可也若不敢令其散行必欲濬之築之束泥沙而總歸下口則入河必淤河入淀必淤淀若欲水不入田而又不淤淀則泥不能絕迹

而行此囿必無之事若欲春夏束水而秋乃散
行則汎水大小河身淤徙月更日易恐亦難定
其程式使之遵循而不易也且臣所謂水入田
中而村庄不傷此亦道其常耳如雨潦之年積
水消遲數十村庄或致有妨耕作河流遷徙頃
冲之所三五村庄或致坍塌房間此亦必有之
事也夫以舊河之內堤工林立犟若金湯河官
河兵碁布星羅歲修搶修動輒數萬猶時冲決
漫溢傷及村庄田廬而且終有淤淀之患今則

堤工盡省官兵不設河淀不淤此即歲有冲村
淹地之事猶當撥補其田房賑濟其民人計其
所費不及舊河十分之一二又況此事未必常
然則利害之輕重大小亦斷可覩矣總之此河
之性不可以人力與爭濬之則必淤防之則必
潰詢之紳士問之耆老僉云未有堤防之先麥
汎之水散入田中至春分而始定河秋汎之水
散入田中至秋分而始定河定河而後乃始種
麥此衆人所共聞非臣之聽說也爲今之計惟

有堅守放水散行之說以救淤淀之患村庄人
民但勤保護不必遷移使收一水一麥之利即
使偶有冲淹亦必權其輕重隨時補救而不肯
輕搖大計則無論何年開口何人承辦皆可必
其有功若不敢任其散行見水一入田即謂河
漕不能容納橫流將爲民害遂欲變計而他圖
則徒勞而終必無成此
國計所係政體所關臣是以竭其狂瞽之論庶幾
此事終於有濟以少紓

聖主宵旰之憂實非敢爲一己之功過而嘵嘵不已
也謹詳陳所見伏祈
睿鑒臣不勝慚愧惶懼之至謹
奏　十九日奉
硃批奏明一摺留中

永定復故疏

奏爲永定歸復故道事查得永定河之水挾擁沙泥從前散流於固安霸州之野泥留田間而清水歸淀間有漫淹不爲大害自築堤束水以來始有潰堤淤淀之患歲縻帑金訖無成效乾隆二年大學士鄂爾泰等勘議於金門閘建石壩一座下挑引河即係永定河之故道惜其壩身太高不能過水乾隆三年臣與訥親合詞具奏請於金門閘之上下再建草壩務令過水以爲

漸復故道之計荷蒙

聖恩俞允臣隨與河臣顧琮相度於金門閘下長安城地方建草壩一座乾隆四年春間告成壩身又失於高是以上游不能過水而下口改流於鄭家樓等處洩水河臣顧琮與臣同商酌下口既已宣暢則上游放水似可暫緩乃去秋今秋兩汛經過而下口地方仍有未妥是以臣前面

奏親往查勘今勘得下口河流自鄭家樓逆折而北歷龍河鳳河雅拔河之下游清水俱有壅滯且去北運河不遠倘再沖泛恐礙運道所關匪細若欲築堤挑河改使南行不惟地已淤高工費浩繁且仍係東淀下游其淤墊何所底止去年冬間臣與顧琮曾相奏請於葉淀之東挑河引水使入西沽之北今勘得入口之處逈近運河居民稠密渾水經流終非長策則是下口之道窮而無所復入必於上游放水始爲經久之圖河臣顧琮相面訂會商意見相同是以臣由天津返棹親勘金門閘之引河有東西二股

自畢家庄分流東股歷牛圪蒲塔等處由金水窪入淀渠身深通但所歷村庄頗多水勢不能寬展其西股河道俱行曠野之中不與村庄相近下口入中亭河一百餘里之内止有王莽店一處逼近河岸其中亭河入淀之處止有苑家口蘇家橋等數村庄尚須保護中亭及玉帶河南堤尚須加鑲其餘並無妨碍村庄城垣之處河身寬大兩岸開展詢之土人僉云此係永定河之故道覩其形勢實足以容納全河之水應

於兩股分流之處將東股之口築高數尺遇異漲之水則兼入東股以資消減尋常汛水專走西股可保無虞因至金門閘再行相度見石壩之上不過數十丈即係河流頂冲之所於此處開一土壩不必草裹石鑲但令掘展寬深則全河之水頃刻可過一出堤口即入金門閘之引河可以順流暢達現今河水漸小斷無冲淹將來汛水漲發散入田野民收肥腴之利經流歸漕安行故道並無潰決之憂即使間有漫溢不

過一二村庄較之潰堤淤淀之害不及十分之一即使保護村庄不過零星疏築較之歲修搶修之費亦不及十分之一再此金門閘之引河即係大學士鄂爾泰議開之河其現今開堤之處緊接金門閘石壩之上與訥親與臣原奏相符皆係已成之議並非新有更張總而計之下游已無可行之路上游現有天然之河開堤放水則費小而害輕築堤束水則費大而害重熟思審處止有此策更無二計臣謹與河臣顧琮

合詞具奏伏祈

皇上聖斷施行再欲開堤放水則日期不可遲延今年河水本小目前霜降已届水涸流細放之使出可以操縱由人不致爲患距明歲汛水之期尚遠使水與河相習民與水相安臣等因其所至之處細加相度陸續奏明預爲保護庶可萬全再過半月即係立冬氷凌漸至宣洩不暢若今秋不放遲至明年凌汛麥汛秋汛接踵而至爲日廹促草率開堤恐有疎虞屆指計算不可

再緩臣謹擇於九月初七日興工將引河之內整理通順出口之處挑掘疏引於九月十六日開堤放水屆期臣與河臣顧琮親至其所相度開放再此案原係臣與訥親會奏之事仰懇

聖恩於十六日放水之期可否仍令訥親前來與臣等會勘情形公同開放并會商善後事宜其於公務更有裨益合併聲明謹

奏

確勘永定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大學士鄂爾泰等字寄乾隆五年十二月

十一日奉

上諭近日朕聞得永定河改歸故道一事州縣辦理殊未安協即如築堤防護村庄勸令百姓各自出力朕思工作之屬原不易舉况小民無知豈有遠見未免自惜物力苟且從事州縣官又不能善爲化導必至有名無實難於防險似此地

方公務即動存公銀兩未爲不可又聞現在冬底該州縣即令小民遷移民間甚爲不便夫移民防患乃爲麥汛而設今爲期尚早何不待至來春稍暖時而急於嚴寒歲暮之際耶爾等可寄信與孫嘉淦令其悉心商酌安協辦理毋使小民苦累而生怨咨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我

皇上體恤民隱無微不周之至伏查永定改由故道旣無隄防必有漫淹保護村庄勢不得已但村庄離河遠近不等水勢曲直平險不一其離河遠者多不用防護即先事預防亦止相其漫水從來之處築五尺七尺之埝百十餘丈之長不過一日兩日之力原屬易爲之事亦非緊要工程是以勸用民力若臨河險要以及工程稍大之處俱待明春興工益以隆冬土凍不可修築且工旣緊要必須相度明確欲俟凌汛過後觀其水勢向背確勘估計如民力不勝自當仰遵

聖諭或動藩庫存公銀兩或用河工歲修銀兩商酌

安協再行具奏原不能槩用民力也至於隆冬遷移尤屬難行之事小民戀土重遷必確勘其現居之處有決當遷移之勢再確查其遷居之處有閒田可以撥補且爲之蓋造房間又量給以遷費乃能使之挈眷而走今則並未嘗議定有必當遷之村庄亦未嘗

奏明有應撥補之田房又未嘗給發一兩二兩之遷費百姓何由得遷此或地方官與民計議之言而非實有其事也抑人之浮言尚不止此也

聞都中喧傳永定改流之後已經淹壞無數田園沖淹無數房間等語天下未有河水成冰尚能沖壞之事無稽之言不可究詰揆厥由來或因固覇之間旗庄甚多租種旗田之人故爾張大其詞欲爲欠租之計又河員多人賢愚不等皆係永定兩堤爲衣食功名之路一旦失望不無怨悱現今總河未裁事權不一河工諸色人等日夜計議幸臣之敗以自爲功目前汛水未來本無一事尚且浮言日起如此若至汛水過後渾流漫散於田野村庄之間其議論又當何如也我

皇上聖明遠燭乾剛獨斷自不爲浮議所動而臣區區之心則覺人之多言實有可畏非爲臣一身之毀譽榮辱惟恐久遠之計隳於垂成則甚可惜也臣之愚意擬於明春汛凌過後親至河上再行相度益以凌汛經過之處卽麥汛之先聲欲確勘情形以定應行修築各工河上離京咫尺仰懇

聖恩容臣於勘河後便道抵京所有一切事宜以及未盡之言俱得詳悉敷陳面請

聖訓則於公務大有裨益矣臣不勝顒望之至謹

奏　十二月二十二日奏

硃批是屆期朕令訥親前往與卿會勘庶足以息浮議也至卿來京之處彼時請旨可也

永定歸故道疏

奏爲永定全河已歸故道事查永定歸復故道一案臣前奏明於本月初七日興工十六日放水臣隨委効力員外郎秦嶠會同永定河道六格等督率河員如期修濬臣於十一日自保定起程十三日至金門閘河臣顧琮已到工所會同於金門閘之上開挖重堤二十丈挑濬河漕二百七十餘丈使入金門閘引河之內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現將東股閉塞令其專走西股

其西股之中尚有淺窄之處相度開挑自楊青務起至李各庄止展寬挑深共三千六百餘丈每日用夫至二三千名詢之居人耆老僉云渾水散漫不過數寸尺餘一日二日即涸而所過田畝皆成膏腴從前過水之時間有漫淹不爲大害官紳士民詢謀僉同百姓子來踴躍趨事於十五日各工俱竣於十六日辰時開河放水頃刻之間全河已過順軌安流毫無阻碍兩岸居民沿河聚觀並無驚惶之情亦無阻撓之議除善後事宜容臣與河臣詳勘妥議另行具奏外所有全河已過民不驚擾情形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十九日奉
硃批永定應歸故道朕已慮之久矣今孫嘉淦一力擔承妥協辦理實屬可嘉俟一切善後事宜詳勘妥辦明年伏秋兩汛果保安瀾着該部議叙具奏至善後之計最爲緊要該督與河道總督顧琮從長妥議具奏至永定既歸故道此後河

道總督應否尚設之處亦着一并詳議具奏欽此

一路情形疏

奏爲一路情形事臣因查勘永定河道由天津往返一路所過民間情形留心細觀見村庄場圃之内柴草山積各處皆然屋宇墻垣無不整葺龍祠蜡廟無不新修臣等車騎一過老幼聚觀男皆完衣女各華飾實有熙皡景象加以今春雨雪調匀農民尤爲懽忻我

皇上仁心仁政愛養生息於今已有實效但願

聖德日新歷久彌勤則四海億兆永享樂利於無窮

矣所有民間情形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十五日奉

硃批我君臣其共勉之

報凌汛情形疏

奏爲恭報凌汛情形事臣於正月二十日自保定起程二十一日與大學士伯鄂爾泰尚書公訥親會於固安地方公同查勘二十三日見冰凌蔽河而下河官僉云凌汛已過二十四五等日沿河細勘見河水雖有出漕之處但止散漫田中深者尺餘淺者數寸並未侵及村庄是以人民廬舍毫無傷損目今水勢漸次消落溜仍歸河並無觧移下口由中亭轉入玉帶清水力强

盪刷消融暢流無阻實無淤淀之患一切情形臣已與大學士鄂爾泰等合詞具奏惟是公摺之中奏稱將放水之口暫行堵塞欲將引河挑挖寬深再行開放等語臣實不敢扶同蓋開堤放水原因堤東泥沙淤河淤淀是以放之散行今將泥沙均入田中若又挖使寬深無論旋挑旋淤徒費帑項借使不淤而河漕日深全河之水不能溢出又將泥沙擁入玉帶則其爲患更大與放水之本意實相左矣至於開堤放水事

屬創見仰賴
皇上德威百姓俱已相安今河水並無大患忽然又
復堵塞無論旋開旋塞有傷政體而百姓見堵
决口必以爲此事辦理錯誤將來設欲再開難
以望其信從勢必又生事端若謂堵口使民種
麥則目前水已消退不誤耕種之期若云保護
村庄則水來之時原未入村現今水去儘可施
工亦無容堵口也臣於會議之時已力言其不
可但合奏之摺難以詳陳是以另行聲明具奏

臣非敢固執已見但此事關係重大不可不慎
且大學士等尚欲至舊河下口查勘此時大局
原未有定臣擬於會勘之後再親至固覇之間
逐細查勘將過水村庄共有若干各村之水於
何日消涸是否尚有未消之水據實開明具奏
則汛水之爲害與否可以確知仰懇
聖恩俟臣等查勘已畢一切事宜通融議奏則河口
應否堵塞之處
聖明自有乾斷矣臣不勝翹望之至謹

奏 奉
上諭卿此奏固是但大學士等亦係慎重欲籌萬全
之意卿亦不必固執已見也且舊河下口尚未
會勘會勘之後卿等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總
之此事卿所見甚當所任甚力而辦理未盡善
處朕亦不能爲卿諱然而朕終以卿爲是者以
卿不似顧琮爲遊移巧詐之計耳彼素日之道
學今安在耶此摺卿等共觀之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等會奏永定河凌汛一摺因大學士等通局尚未勘定先行堵塞河口是以另摺聲明茲

奉

硃批荷蒙

皇上天恩不加譴責訓明

訓誨曲示保全臣何人斯遭逢知遇至於如此感激之私難以言罄茲查勘已畢會議之時臣自當

仰遵

聖訓和衷協議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初七日奉

硃批覽此事卿所辦理容有未妥處至卿一力擔承毀譽不顧朕始終嘉之

卷八直隸總督

奏疏目録

嫡孫　孫　鑄校對

恭報得雨疏
敬抒愚忱疏
買糧禁酒疏
禁酒情形疏
請開酒禁疏
請開麴禁疏
蠲免事宜疏
偏災賑恤疏
賑濟事宜疏
辦理耗羨疏
懇免帶徵疏
蠲免隨徵耗羨疏
偏災加賑疏

南洲……道……社圖書印

恭報得雨疏
奏爲恭報得雨事查直屬地方五月初六
日各屬得雨十六十七等日臣駐劄地方得雨
情形俱經恭摺彙奏茲據各屬陸續申報永平
府屬之遷安撫寧等五州縣於五月十三日得
雨二三寸不等宣化府屬之蔚縣龍門等十州
縣易州屬之廣昌淶水二縣俱於五月十六日
得雨霑足又順天府屬之永清房山等二十一
州縣保定府屬之清苑安肅等十七州縣正定

府屬之平山井陘等九州縣永平府屬之豐潤
玉田等五州縣天津府屬之靜海滄州等七州
縣定州并所屬之曲陽深澤二縣及承德州四
旗地方俱於五月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得雨自
二寸至五寸不等又順天府之涿州房山天津
府之滄州正定府之阜平靈壽河間府之景州
故城等州縣俱於五月十九二十等日得雨二
三四寸不等所有報到得雨地方理合據實奏
硃批 朕爲雨屢念日久今方得優渥之澤實慰
聞再目前二麥正在刈獲收成頗豐大田正在鋤耘
苗皆茂發民情甚爲安貼再去歲蝗蝻當此收
朕懷矣至麥收頗豐非朕所敢期必念卿
尚非粉飾欺朕者是以益加喜出望外矣
麥之時遍地叢生今歲蝻生甚少止天津河間
等數州縣間有萌動旋即撲滅其餘各府州縣
竭力督催無使滋蔓
俱無蝻孽小民得以專心力穡理合一併奏
硃批
聞謹
奏 二十八日奉
硃批覽奏曷勝額慶

敬抒愚忱疏

奏為敬抒愚忱仰祈
睿鑒事乾隆七年二月十三日奉到內閣封寄一件
內開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旨安寧此摺著抄錄俟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寄去閱
看欽此併抄原摺到臣欽遵
諭旨詳加閱看安寧此奏因
國帑之宜節兼慮民情之易驕深思熟計言甚剴
切意亦未嘗不善

皇上特命各省督撫閱看蓋因近年各省辦理賑務
率多從優或有流弊如安寧所云欲封疆大吏
宜慎重辦理耳臣區區之意竊不能無過慮也
夫諱匿災荒乃督撫之錮弊節省錢糧亦督撫
之薪傳幸賴
皇上聰明天縱洞悉治源諄諄
諭誡以災不可匿而賑宜從厚各省督撫沐
聖化而改陋習乃始勤報災而厚辦賑雖辦理不一
或不能無過厚之處然有司之過厚適足以彰
皇上之深仁所以繫民心而感天和易災祲而為豐
亨者實在於此今安寧乃畧其大而專言其細
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報災辦賑將又改絃易
轍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伏讀乾隆六年
上諭有云各省地方遼濶其水旱情形又復不齊或
本不成災而鄉里刁民借端生事妄希恩澤地
方大小官吏輒便請蠲請賑好行其德違道干
譽固屬不可然其為害尚小儻諱匿不報以致
小民流離失所弱者轉乎溝壑強者流為盜賊

其為害甚大朕覩各省督撫能得中者甚少然
輕重之間亦當熟籌可將此旨傳諭各省督撫
知之欽此洋洋
聖謨義精仁至歸於中正督撫稍知治體自當恭聆
恪遵雖見安寧之奏亦止去其濫賑養驕之弊
而不肯存吝費匿災之心然臣觀下之從上也
毎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上諭既已頒行而此奏旋復抄寄萬一各省督撫妄
生揣摩以為令之所須在彼而意之所重實在

於此勢必借惜帑爲名而以報災爲戒此其流弊較之濫賑千譽之害孰輕孰重久在
聖鑒之中亦無庸贅言之矣抑臣之所憂尚不止此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仁心為質而加以好義故不惜帑金屢賑頻蠲所以繼孔孟之心源敷堯舜之仁政者大端正在於此乃内外臣工不思贊勷
聖德羣倡為經費不足之說部臣則謂入不敷出籓司又謂帑不敷賑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兩相持而未有所決萬一為衆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隳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之不獲被澤已也夫帑金之當惜而民氣之不可以驕臣亦知之矣但以爲節用之道當於事小而可緩者省之若救災賑饑至大且急而欲於此時節省經費失輕重之衡矣民驕之故亦非一端由有司政教不明而所行不足以服人此在平時振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嗇其賑以苦之則不揣其本矣邊民服勞尤當寬恤而欲節省其蠲賑似亦非通論也治國之道與治家同急於致富乃至饑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而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臣非不知
皇上聖心止欲督撫斟酌辦理並非惜財吝賑而愚昧之衷乃復私憂過計者正以義利之界防之不可不嚴專正其誼猶恐謀利若使義利有相衡之勢久之必利重而義輕安危之幾辨之不

可不早教臣以厚猶恐其刻若復明示以吝惜之無妨則恤民者無以見功而諱災者皆得有詞以文過此實
主德之所以升降生靈之所以休戚是以敢冒昧敷陳伏祈
皇上勿以爲疎迂而少垂鑒焉則天下幸甚謹奏　四月十五日奉
硃批覽奏甚合朕意且朕於安寧之奏並未明須以示羣下者正謂此耳而其所指流弊亦間或有

之是以令各省督撫知之耳至卿言實爲正論
上年十一月間朕復有旨頒發大約與卿所奏
同也

買糧禁酒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內閣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寄字乾
隆四年八月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直隸地方收成豐稔正當留意積蓄之時
但朕若降諭旨廣行採買以裕倉儲恐有司奉
行不善以致滋擾且當連年歉收之後甫獲豐
收亦當聽民間自爲流通庶不至價值增長是
在有司善於辦理當買補者卽行買補務使公

私兩便至於耗費米谷如燒鍋等事斷宜嚴禁
小民無知必因目前偶爾有餘任意糜費於燒
鍋造酒以圖一時小利轉瞬卽有不足之患所
關甚大封疆大吏不可視爲泛常而存聽從民
便之淺見也爾等可寄信傳諭孫嘉淦知之欽
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我
皇上厪念民生無微不周爲倉廩儲蓄閭閻葢藏籌
畫至詳至悉查直屬今秋收成實爲豐稔民間

日月所需不能不糴米谷若官爲收買原可以實倉儲但恐濫差胥役分派鄉地抑勒强買有妨民間貿易誠如
聖諭有司奉行不善以致滋擾也臣謹密飭應買補各地方官因時相地或於城廂市肆視商賈所囤積或於村鎮集場視鄉販農民所糶剩者照依時價公平收糴不得與百姓爭買務令官民兩便市價不增再直隷地方多種高糧黃豆等項今若專買米谷必致米谷價昂而雜糧不售於民無益臣謹飭各州縣凡有高糧黃豆黑豆等項俱照時價一例購買俟將來出借平糶漸易米谷再直隷地方今秋亦有被水之處如成災州縣賑糶不敷或應買補倉儲而本地價昂者許於隣邑糧賤之處詳明採買核其遠近准銷脚價使其通融接濟不致匱乏再關東米石由海洋販運以濟畿輔民食荷蒙
聖恩再寛一年之禁自今商船到津者頗多而時値秋成民食不專需此臣已飭行天津府縣就近

採買但所需銀兩若於藩庫户部支領恐往返需時商賈不能久候仰懇
聖恩准於天津鹽法道庫內撥給鹽課銀十萬兩令該府縣支領採買如有不敷再行詳報請撥則米船可以隨到隨售於倉儲商賈兩有裨益矣至嚴禁燒鍋已有成例臣現奉行今秋雖稱豐稔而積歉之後蓋藏未裕誠恐小民無知偶見目前有餘遂思造酒不顧靡費又民間習聞歉歲禁酒豐年開通之說妄冀開禁遂致犯法俱未可定臣現在通飭曉諭申明例禁務令小民咸知惜粟漸裕蓋藏再蒸燒白酒多用高糧臣現飭各屬多買高糧以實倉儲高糧之存於倉者既多則耗於酒者自少此亦黙爲轉移之一術也謹將買糧禁酒事宜據實陳明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奉
硃批所議甚善但須實力奉行耳

禁酒情形疏

奏爲詳陳禁酒情形仰祈

睿鑒事查禁酒一事前因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燒鍋數起皆係山西之人仰承

諭旨詢問臣謹將現在禁止燒鍋販運之處繕摺陳明近閱邸抄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益加擴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永禁又謂直隸嚴禁燒鍋已經半載山東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又欲併禁種烟拔其苗而扑責其人

等語經大學士等議覆謂臣現將燒鍋器具悉行封禁而山東禁酒禁麯已有成效應令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即至豐收之年亦不得復議弛禁俱令效山東之法行之即宣化府之苦高糧及山陝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自乾隆四年爲始凡種烟之地悉令改種蔬穀其種烟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等語臣再四思維中心駭懼夫臣所以封禁燒鍋器具者蓋以

皇上軫念畿輔歉收爰頒

諭旨申嚴酒禁臣涖任伊始未經奏明焉敢擅開又燒鍋之禁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亦屬臣之本意故試爲之以觀其事之可行與否也今遵

功令而禁酒一月有餘矣無日不報拿酒之文無刻不批審酒之案查前督臣李衛任内一年之間拿獲燒鍋酒麯共三百六十四起人犯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以來一月之内拿獲私燒運販七十八起人犯共三百五十五名通計酒四十餘萬斤麯三十餘萬塊車輛騾馬器

具難以悉數凡此特申報總督衙門者爾其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尚不知其凡幾此特拿獲在官者爾其吏役兵丁已拿而賄縱者尚不知其凡幾得其規禮而不拿者又不知其凡幾此特酒犯之正身爾其本地之鄉保隣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牽連而受累者又不知其凡幾一省如是別省可知酒禁如是烟禁可知設烟酒之禁果行通計四海之内一年之間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或亦不可以數計矣我

皇上如天好生恤刑慎罰卽命盜案內自罹重辟者
尚再三酌議求一線可原之路今乃以飲食日
用之故舉萬千無罪之人驅而納之桁楊箠楚
之下果欲建萬世之長策致吾
君於堯舜似不應爲此言也現今直隸地方大小衙
門皆有封貯之酒與變價之銀其未變之酒棄
之則可惜貯之則無用賣之則非體已變之銀
或欲以賞兵役或欲以修衙署或欲以充公費
官吏兵役虎視耽耽以拿酒爲利藪百姓嗷嗷

弱者失業强者犯令十百成羣肩挑背負駕山
越嶺鹽梟未靖酒梟復起臣是以日夜隱憂多
方勸喻令其暫時封禁許以明年復開民情有
望於後日是以暫緩於目前山東之事臣不詳
知直隸情形則所目覩若謂烟酒可以永禁而
百姓因此感悅臣實不敢爲此飾說也天下事
必爲之而後知亦履之而後難從前禁酒禁麴
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上之空談卽
臣言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猶是書生之謬
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
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計而禁
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旣衆何事不爲
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是以周禮荒政
舍禁去譏有由然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立
言而必有事以証之也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
議皆係空言不適於事臣不敢復以空言指駁
謹將直隸燒鍋酒麴一切案件撮其條目另繕
二摺進呈

御覽此則信而有徵之事非臣所能臆造也此事言
之甚易行之實難普天率土大半皆受其擾實
不可以輕舉伏望
皇上愼重而詳思之則天下幸甚臣謹
奏　本日奉
硃批此奏朕具悉矣若將此發議於國體甚有關係
朕自有酌量也

請開酒禁疏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輙以縱飲爲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啟諠譁角鬬之媒特以飲少輙醉

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穀也較他酒爲甚往者
皇祖
皇考屢嚴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衆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約及薄有收穫仍然公行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饑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饑之先積貯於平日今卽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止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石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乏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之炊不啻霄壤矣况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饒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業爲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養生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其間得失利害皎然可覩朕籌之已

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卽行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隱樽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間食貧居賤二十餘年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久知之頗詳誠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尚祈

皇上再審之也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
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
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
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
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擾於一旦

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
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
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遂
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
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黄
酒言之也黄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
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惜
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殼穀糠之類
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常食而
糠殼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
醩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
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
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
倂禁黄酒則無以爲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
所不可若不禁黄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
巨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黄酒飲燒酒
四兩而醉者飲黄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黄酒之

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
矣省大麥高糧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
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
民之生計則豈特口食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
以鉄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
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
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
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
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

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墻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内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秕糠穗谷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菓木之實

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鵞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腯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

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畏處分則查拿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墻深院查拿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

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拿而傾其身家不寧惟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户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

於歉歲而必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爲勸導暫行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粃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寧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臣幸生

聖人之世受不次之

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吾堯舜之民少有怨咨是以敢竭其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十七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朕之所以命禁燒鍋者原爲民食起見今觀孫嘉淦所奏是嚴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從朕旨亦不必迴護嘉淦其和衷定議以聞若果嚴禁燒鍋不但於民食無益而且有害則朕旨可收回何難改正耶欽此

請開麴禁疏

奏爲請開麴禁以便民生事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據江蘇巡撫楊永斌奏稱嚴禁踹麴一事江蘇地方現今將各踹房一切造麴器具分別封貯拆毀以杜私踹之源又稱今歲二麥頗獲豐稔民間不無販賣流通誠恐奸徒射利乘機囤積希圖私踹者現通行各屬飭查并刊示分發曉諭委員前往協同查禁又稱未奉上諭禁止以

前已經造成陳麴現飭封貯造冊呈報等語朕思從前民間製造踹麴器具皆費工本今既禁止踹麴理應將器具聽民變價或改造別用庶幾稱便若槩行封貯則前此製造之費盡歸無用殊非體恤商民之意辦理未爲妥協至稱未奉禁之前有造成之陳麴朕不知伊所謂奉禁者指何時而言朕禁麴之旨久已頒行而尚有如許未售之麴則可見地方大吏有司接到前旨不過視爲具文並未實力遵奉矣至今歲二麥如果豐收則除民家食用外或應勸民間積貯或應發官價採買必實有一番布置乃於地方有益豈禁止販賣略不代爲籌畫遂可了事耶大凡大臣經理國家之事如有不便於民者即當據實陳奏朕不難收回成命其實有裨益於民者便當實心遵奉見之施行雖經數年或數十年常如一日乃以朕斟酌降旨之事而該督撫等始初畧爲料理未久即有懈心再久漸至棄置豈必待朕每事每年再三提命而後知

警省耶在朝廷固無此政體而在封疆大臣亦不當如此存心今因楊永斌之奏並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燭勤恤民隱之至意臣愚昧之衷苟有所見不敢不據實敷陳伏查禁麴之令蓋因禁酒而起以爲麴者酒之原也嚴禁踹麴則可不耗麥而裕蓋藏且麴既不販則可少造酒以省五穀此議禁之本意也乃自立禁以來奉行不力者既視爲具文而陳麴之貯所在多有力於

奉行者則又毀器具拆坊肆封麯塊查販囤官旁午於道路役索詐於鄉村如江蘇巡撫楊永斌之所爲蓋在在皆是也

皇上亦旣知其擾累而惻然有所不忍矣夫使擾累於一時而可有益於異日則不必爲目前之姑息而褱長久之至計乃臣再四思之而知其無益於民也今夫五穀之產燥濕異宜惟麥爲南北所通種普天率土種麥之田十居七八每遇豐年所收最廣而性不可以久貯今夏之麥至

明夏而遂變近濕則生蛀近風則蛾飛再過一夏則成霉再過一夏則成灰雖謹藏之不能救也收廣而難貯於是乎口食之餘亟思糶賣以佐日用之需顧家家糶之則買之者寡矣於是乎豐年之麥價賤而不售富商大賈秉民之急而賤收之收之旣多而無處轉販於是乎躧麯爲其質輕而可以行遠也此雖商賈漁民以逐利然而農民實利其麥之有所售而可以濟急故彼此相安振古至今而未有改也今取商民

之故業一旦而禁之不惟毀器封麯商賈之資本盡虧且民間有餘之麥將如何售賣乎二麥豐收比户足食本地之民旣不購買躧麯巳禁商賈不來農夫力穡無暇遠販於是乎衣服婚喪日用之需皆絀加以稅銀之徵麥熟爲期麥不可售則糧無由完旣有損於民生兼有虧於國計積之歲月而暑蒸霉變化爲烏有並無益於蓋藏此雖

皇上鴻仁遠沛發官價以採買而庫帑有數豈能盡

糴民間之滯積且貯之倉而必不能久則是民急暫紓而官累無窮亦非無弊之道也再查躧麯坊肆惟河南江蘇爲多各省皆取資焉夫使禁二省之躧麯而果能減諸省之造酒亦何妨苦一方以利天下而有所必不能者則以麯之爲物家家必用之亦家家能躧之向特二省之價賤耳賤者旣不可得則自躧之而自用之所必然也麯禁雖嚴不能禁人之自躧則是向也總躧於兩省今也分躧於四方向也躧於麥賤

之鄉今也躧於麥貴之地所耗之麥猶是此數而使麥貴之處因躧麴而愈貴麥賤之處因不躧麴而愈賤商賈既已失業而於農民毫無所裨則是徒爲此紛紜也至於禁販運查囤積則尤有所不可夫糴粟麥以完稅糧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蓋藏以備荒歉此功令所諄複而導也顧販運之與糴賣事異而形同囤積之與蓋藏名殊而實似禁販運必併阻其糴賣查囤積將並稽其蓋藏則官吏之侵漁何極而百姓

安所逃此法網乎天下農民幸逢
皇上至誠昭格迭用康年廣貽來牟以樂我黎庶乃口食之餘不能售賣以濟用商賈收之則以爲躧麴而嚴拏之富户收之則指爲囤積而訛詐之民自糴之又指爲販運而需索之力絕其流通之路使内困於日用外迫於追呼束手而待其麥之霉變婦子愁嘆不覺豐年之樂而反以爲苦此則仁人君子所當急爲轉移者也夫爲政自有大體富民自有常經輕徭薄賦以留其財緩刑息役以紓其力約法省令以杜其擾安靜而養之歲月以俟之將自躋於家給人足之盛斷未有峻其禁令易其本業多其侵漁而可以富民者也臣願
皇上廣運如天之明勿搖於二三之說深知寬大簡易之可久洞悉科條法禁之無益凡所謂禁酒之令禁麴之令禁販運囤積之令一切洗滌盡與蠲除使三農得以懋遷有無商賈得以阜通財貨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無查拏之擾

天休洊至民氣和樂此則蕩平正直之王道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臣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念深知
皇上虛公納諫之誠故敢勉竭愚忱以瀆
聖聽不勝悚切惶懼之至臣謹
奏

蠲免事宜疏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兩江總督臣那蘇圖奏稱上下兩江上年被旱仰蒙
皇上天恩蠲賑頻施多方籌畫被旱災黎業已共慶盈寧咸登衽席茲復上廑
宸衷以被災窮民未能復舊大沛
殊恩直隸總督所屬蠲免地丁銀九十萬兩蘇州巡撫所屬蠲免一百萬兩安徽巡撫所屬蠲免六

十萬兩汪洋
帝德曠古難逢惟是臣等身任封疆區區愚誠猶欲竭芻蕘之一得以期推廣夫
皇仁切查被災蠲免例係按田計畝照數核蠲初無貧富之分蓋以糧從地出地既被災糧自應免至於賑濟則獨及貧民立法誠為至當惟
特恩蠲免錢糧向係不論貧富一槩計田派蠲遵行已久固不便妄議更張但臣伏思我
皇上宵旰靡寧勤求民隱原在編氓之疾苦期培閭閻之本源
諭旨宣示昭如日星若鄉紳富戶雖遇歉收不過稍損其餘盈原未有傷其元氣況伊等田連阡陌家多蓋藏家居者身享太平出仕者躬膺爵祿任土作貢分所當然冒濫邀
恩寧無愧怍且蠲免分數在伊等之所省有限苟移於貧民則編戶之受益良多蓋小民絲粟必計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富戶資財饒裕減免些須不見所免之益也是以聖人必先周急王

政首在窮民誠有由也臣細加籌畫切以民間之貧富固難逐戶指查而糧額之多寡不難按冊歷數糧多者其產自多產多即係富戶糧少者其產自少產少自屬貧民如江南一省田地科則應徵地丁雖各有不同大槩不甚懸殊約計一戶額徵銀在五兩以上者即屬富戶自五兩以下至一兩者均為小戶甚至數錢數分及一分數釐者實屬貧民臣謬行酌議可否仰懇
聖恩將此次

特恩蠲免地丁錢糧飭各州縣查明現年實徵冊内
凡額徵銀在五錢以下至數分及一分數釐之
戶准其全行蠲免額徵銀在五錢至一兩以上
及五兩之戶計全免窮戶之外將所餘之數統
計酌量均勻分數蠲免其額銀在五兩以上者
毋庸蠲免仍令先將應行全完及應行酌免之
花戶名數及實徵額數造冊詳送布政司彙核
酌量勻派蠲免總以合足下江一百萬兩上江
六十萬兩而止行知各屬按圖備列出示曉諭

分晰辦理并令將實徵原冊隨同申送查核如
有私狥作弊將應免者不行造入將不應免者
混行請免并將大戶分作小戶及需索私徵等
弊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即行嚴參治罪如此則
富戶原無所損而貧民更邀蠲免之益庶幾仰
副我
皇上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培固蒼生元氣之至意謹
就臣愚見所及據實密陳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奉
硃批卿能如此悉心酌議如此擔當辦理實屬可嘉
之至古云有治人無治法尚留心訪察胥役毋
令因事滋擾則全美之舉也乾隆四年四月二
十五日内閣奉
上諭那蘇圖奏摺及朕批諭之旨可一併抄錄寄與
孫嘉淦閱看江南地方那蘇圖如此辦理不知
直隸地方亦可照此辦理否令其酌量具摺回
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生培養元氣之至意臣伏查民間貧富
倍蓰什百參差萬端如果可以一覽周知則損
有餘以補不足實屬酌盈劑虛推廣
皇上之善政但各處情形不能一致臣加意諮詢悉
心體察直隸地方與江南實有不同蓋江南多
係平疇水田土脉肥而溝洫備收穫之數勝於
他省肥磽等則不甚懸殊誠如那蘇圖所奏糧
多者田必多田多則係富戶糧少者田必少田
少則係貧民若直隸地方順天保定永平宣化

河間天津等處膏腴之地多被旗圈所剩之田非山岡水窪即沙鹹瘠薄小民零星承種鮮有田連阡陌之家正順廣大四府雖無旗圈而正定順德土脉磽瘠且多淤沙廣平大名地利較勝而漳滏兩河泛漲堪虞計一邑之內田廣糧多者不過數戶況地方肥磽不等天時旱潦不齊若土肥水澆之田但得三五十畝即可家計饒裕若係沙鹹瘠薄之區即有三頃五頃而豐年所出有限旱潦即須賠糧是田少者未必皆

貧田多者實不盡富且直隸業主佃戶之制亦與江南不同江南業主自有租額其農具籽種皆佃戶自備而業主坐收其租直隸則耕牛籽粒多取給於業主秋成之後視其所收而均分之與佃戶同其苦樂加以水旱頻仍工本無償而賦額有定是有田者轉有所累田多者其累轉多若擇其田糧多者不予豁免將受累待澤之民皆不能沾被

皇仁欲均勻而轉致偏枯恐非所以廣

德意而順輿情也抑花戶糧冊亦難盡憑往往有地多之家分立數戶以避富名者又有兄弟分產而糧冊止屬一人地已出賣而錢糧尚未過割爭端滋起弊竇繁多胥吏人等因事滋擾實所不免已蒙

皇上洞鑒無庸臣再瀆也臣受

聖恩職司封疆凡屬有益於民之事實不敢避難圖易憚於更張但地方情形南北異宜有不便比照辦理之處謹就愚見詳悉敷陳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偏災賑恤疏

奏爲奏明偏災照例賑恤以廣

皇仁事竊照今歲直屬地方二麥俱屬豐收其秋禾收成通省合計實收九分第幅幀寬廣地勢高下不等天津河間兩府係九河下游其餘各府逼近河淀處所間有瀝水漫溢是以尚有成災村庄今查霸昌道屬之霸州十間房一村係淀内營田被水文安縣黃甫等十四村大城縣邢家庄等三十六村因子牙河西堤漫溢東安縣

鄭家樓等十村通永道屬之武清縣石各庄等一百一十村因永定河下口漫淹寶坻縣唐家庄等一百二十五村寧河縣大於庄等二十四村因筐兒港引河漫溢宣化府屬之延慶州屯軍營等四村萬全縣屬之第三屯等三村懷來縣東馬圈等八村因各處山水冲淹致各村庄田禾損傷當經臣飭行布政司查明分別急賑并令委員飛往查勘所有受傷田禾輕重不等其高阜地畝仍屬豐收實係零星低窪村庄一隅偏災現今米糧價賤各處豐稔而歎收村庄未免獨抱向隅臣仰體

皇上仁心溥博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至意遵照近奉賑恤偏災定例將霸州等十州縣零星被水薄收村庄被災五分者本年錢糧

恩蠲一分復行緩徵來歲春月酌借口糧毋庸再議加賑其被災六分極貧者加賑一個月被災七八分極貧者加賑兩個月次貧者加賑一個月被災九分極貧者加賑三個月次貧者加賑兩

個月被災十分極貧者加賑四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個月各按照被災分數分別賑濟每日大口給米五合小口減半穀則倍之俱動本處存倉米穀散給事竣核實報銷其被水村庄應徵新舊錢糧并出借籽種等項均照例分別停緩間有塌坍房屋動支辦公銀兩帮助修整十州縣村庄内有旗地官地被水亦按照成災分數照例咨部辦理至天津河間兩府積水處所臣詳細查勘皆係四高中窪比年淹浸所謂一水

一麥之地專以夏麥爲重臣詳加酌議此等地畝如二麥無收秋又被水則當一例賑濟如麥已豐收則秋禾乃屬意中之事不便連年加賑有乖政體今歲天河兩府夏麥俱屬有收秋間被水村庄現今居民安堵且地已涸出可種春麥臣現飭該地方官查其實在貧民借給籽種口糧撫綏已經得所毋庸槩行加賑其應徵錢糧欽奉

皇上恩旨將天津府屬帶徵之項自本年爲始分作

五年徵收民力已屬寬紓河間一府積水處所原少於天津零星村庄俱已借給口糧所有該府應徵錢糧應照例徵收合將直屬偏災處所現在辦理情形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十七日奉

硃批所辦甚妥協而所見更屬得中甚欣慰焉欽此

賑濟事宜疏

奏爲據寔陳明賑濟事宜仰祈

睿鑒事查直屬地方今歲收成幸獲豐稔惟低窪被水致成偏災臣於九月內將賑濟事宜具疏

題報經部議覆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於十一月三十日轉行到臣其中多有指駁之處自宜遵照部駁辦理但據地方現在情形逐一籌畫實有難於奉行者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查臣原題內凡有河渠堤埝應行挑築者令及時興工代賑部議以乾隆二年前督臣李衛於興工惠民摺內奏請城垣溝渠次第修築在案今歲直屬偶被偏災較之二三兩年情形不同則興工代賑似可暫緩等語臣查直屬代賑原案未經興修之城垣甚多臣以庫貯未裕現在槩行停修惟疏消積水工程於本年九月內欽奉

諭旨令臣等及時經營不但工程早竣而無業窮民

亦可籍以餬口等因欽遵在案

聖諭煌煌爲國計民生籌畫周詳臣業將各屬勘定工程繕摺彙奏併聲明現在興修之工甚多是以賑濟原題止言河渠堤埝未嘗兼及城垣今部議未經分晰槩謂興工代賑可緩舉行令查明緊要工程另行具題臣查現在疏消積水各工皆關緊要且已經奏明若照部議槩行停緩查明另題恐致工程遲延且於貧民無益此則難於奉行者一也再臣原題內請將災重州縣

續賑三個月次重者續賑兩個月部議以臣並未遵照往例將户口極貧次貧分別散給不惟本年被災較輕未便普爲賑恤致虧倉儲且民户豐嗇漫無區別立法亦未均平等語查賑濟往例分別極貧次貧者葢因應賑户口既衆續賑月分又多故分別等次於加惠貧民之中寓慎重倉儲之意直屬本年成災地方較之二三兩年爲輕所賑户口亦少然而本年被水之區即是二三兩年被水之地連年災祲元氣未復

災民情形大約相同不便又加分別且臣原因偏災雖有而米價平減易於接濟是以災重者止議今冬十一十二明春正月賑三個月災輕者止議冬底春初賑兩個月所定月分不可再減若於此中又分極貧次貧則次貧者遞減而降勢必止賑一個月貧民實難存活次貧月分不可遞減勢必將極貧者量與加增轉致多縻倉儲且查乾隆二年直屬成災者九十四州縣前督臣李衛奏明災重者賑四個月災輕者賑

三個月並未分別極貧次貧而部議已經准行乾隆三年成災者七十四州縣惟霸州武清等六處因災户最多畧加分別其餘六十八州縣災重者賑四個月次重者賑三個月稍輕者賑兩個月亦未分極貧次貧而部議經准行若以臣爲不遵往例則二三兩年之奏而准之者是遵何例也被災之民田土已經淹没家具比户相似極貧次貧强爲區別奸民猾胥弊竇叢生況本年賑濟户口原屬無多月分萬難再減若

遵部議分別差等不能有益倉儲而徒擾民滋
弊此則難於奉行者二也又臣原題內請撥各
倉存貯米麥如有不敷動項採買雜糧搭放賑
濟部議以臣未經查明應賑戶口及倉糧存貯
確數令通盤合算如果不敷賑貸再行具題動
項採買等語查直屬倉儲屢年賑貸所在空虛
臣現飭將節年平糶錢文及時採買無災之處
補足積貯有災之處卽將所買雜糧折米散賑
此實隨地制宜斟酌辦理原非請將通省倉儲

儘數動撥又請動項採買也至於地方被災題
報例有定限應賑戶口必須核實詳查是以向
例止於題銷案內造具災戶冊籍送部並無於
題報情形案內卽將戶口確數聲明之例此則
難於奉行者三也又部議以銀米兼賑原因一
時撥運不及所以通融辦理今直屬加賑既議
於歲底春初方始舉行自可酌量協撥應仍照
定例以米穀散賑等語查散賑必以米谷者原
因被災地方米糧缺乏給與銀錢無從購買或

價值過昂所得銀錢不敷口食是以定例散給
米谷今直屬被災之區低窪村落偶致歉收高
阜平原實爲豐稔市價平減民間糶賣所餘現
今官買以實倉儲則散給銀錢不患無處買米
且小民日食不專需米所得銀錢擇高糧豆麥
之賤者而買之更於民食有益又以錢折米原
定制錢一百文折米一斗臣因今春米價高昂
奏明
皇上以一百三十文折米一斗今米價平減臣已飭

各屬仍以一百文折米一斗將來報銷不致多
糜庫項而且以錢給賑則留米在倉兼可以省
買補之煩實屬官民兩便若照部議儘倉儲而
散之不足又從而協撥焉既滋轉運之繁費且
將來倉儲空虛又須買之民間本地不足又須
買之隣近旋散旋買徒多周折而小民得米反
不如得錢以買雜糧尚有升斗羨餘是官民兩
有不便此則難於奉行者四也據臣愚見與工
代賑普賑月分採買雜糧錢米兼賑之處似應

仍照原題辦理乃於地方實有裨益臣棠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賑濟要務何敢不通盤籌
畫因地制宜在部臣以成例不符詳加指駁亦
屬職分宜然而臣身在地方揆時度勢更期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部臣所議既有難於奉行之
處又何敢因循緘默以致貽誤賑務謹據實敷
陳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以便遵守辦理臣不勝悚切之至謹
奏

辦理耗羨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吏部咨乾隆七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無
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諸生濟
濟或有剴切敷陳可備採擇見諸施行者乃諸
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於實事想伊
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
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

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
心籌畫各抒所見具摺陳奏俟朕裁度若無所
見亦不必勉强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
已籌畫有素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期無
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抄粘策問
一條前來欽遵敬閱仰見我
皇上輕賦愛民無微不至求言廣益無遠不周臣職
任封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
已提解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

民之法不過粟米布縷之徵而輦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嗣後變貨幣爲銀兩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爲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徵而爲上司者轉因以爲利苞苴公行而廉隅不飭徵收無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飽囊橐者

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歛之舉借端百出而不可究詰蓋自定賦輸銀以來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無疆謀成獨斷以爲與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數與其營私而中飽不若責其辦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釐之額提其所入於藩庫以大半給各官爲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是以來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其已定之數較之未定以前之數尚不及其少半則是迹近加賦而實減之且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不敢苛求百姓餽送謝絕而攤派無由故曰雍正年間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人而能爲清官也是則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而議者猶訾以爲加賦可謂耳食者矣夫事當核其實不可鶩其名今避加賦之名則當舉耗羨而槩除之試問傾銷解送之費州縣能盡賠墊乎不能則將復使暗取於民而多寡無定乎試

問各官之養廉地方之公事正項能盡支給乎不能則將復使因公科歛而擾累無已乎況耗羨未定之時凡得一官親戚僕從之待養者數百人尚能餽上司而送京官今則無餘潤以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時凡遇公事強輸派捐公務旣竣尚能有以飽私橐今則資正項以接濟矣是昔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旣信而有徵矣所取少自無不便於民之處所取少則所留多自可漸有富厚之實此事昭然本無可疑

凡設爲疑似之言者皆遊容惰民之欲借潤於
官與夫不肖官吏之欲變歸公之法者顯以名
動
皇上實欲自便其私可槩置之不議不足以煩
聖聽也抑臣更有請者天下無不弊之法當及其弊
之未成而救之昔
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
廷臣沈近思等以爲耗羨歸公必成正項勢將耗
羨之外又增耗羨

世宗憲皇帝面諭以此項銀兩止令督撫將收支之數
年終奏明不必報部查核自不致成正項羣臣
翕然從之其議遂定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
鏡咨部以耗羨銀兩製造盔甲工部駁令題銷
欽奉
諭旨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
本省本營之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營伍備用
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並非正
項錢糧可比也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
請旨駁令具題甚屬錯謬工部堂官著交部察
議此時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
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
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
可長欽此欽遵在案洋洋
聖謨指示明切其爲百姓計至深遠也嗣因各省督
撫辦理有不能謹慎者於雍正十三年六月間
欽奉
諭旨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錢糧送部核銷自是以

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
部不准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
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
有後不可以爲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
開銷而情事必不容已者頗有此項銀兩通融
接濟則官不賠而其累不及於民今隨同地丁
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復能有差別而凡地方
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銷者必需賠墊上司
賠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則取

償於百姓而重戕征收因公科斂之端起然則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雖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今欲少寬假焉議者必謂無以杜督撫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撫苟賢雖不報部其肯自穢乎若其不肖則報部之冊即其作弊之藪未見其果能杜也且耗羨歸公於今有年矣報部核銷於今亦有年矣則某省之耗羨僅足敷用某省有餘某省不足戶部亦知之詳矣其僅敷與不足者雖欲侵用而末由

所可作弊者在有餘之省分耳今若將有餘之省核留敷用之數其所餘者減輕耗額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侵用之由其法乃益盡善併可不煩戶部之查核而所謂耗成正項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意以為耗羨有所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變但當思其流弊而預為之防伏願

皇上核耗額之昔多今少知其無不便於民官吏之昔貪今廉知其必有益於

國慎守已成之法勿為浮議所動查耗羨之有餘者輕減之使百姓益沐

皇仁而官吏無由侵蝕復年終奏聞之舊例無使瀆報於前苛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羨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不惟敷政寧人之切務亦繼志述事之大端也伏讀

聖諭有曰各據所見無隱無諱臣是以不敢隱飾多有罔識忌諱之語伏望

皇上宥其迂觸而加採擇焉臣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八月初七日奉

硃批耗羨一摺留中

懇免帶徵疏

奏為懇請帶徵錢糧以紓民力事查直屬地方上年偶被偏災荷蒙

皇上隆恩發粟留漕多方賑濟所有雍正十三年乾隆元二兩年舊欠錢糧及緩徵帶徵之項欽奉

恩旨悉行豁免其乾隆三年錢糧凡成災地方俱照分數蠲免不成災者亦俱緩徵幾輔羣黎仰荷

皇仁優渥固已無一夫之失所矣但查成災地方錢糧除照分數蠲免外其未免之數亦經部議成

災八分九分者分作三年帶徵五分六分者分作二年帶徵而不成災地方其緩徵未完之項與本年應徵之項俱應於乾隆四年全完除四年分應徵錢糧限期尚早可待至麥秋以後開徵而三年分緩徵未完之項目前

奏銷已屆州縣各顧考成不能槩不徵追即令暫停追比而轉盼麥秋兩年錢糧勢必一時並徵伏查直隸地方連年歉收百姓元氣未復其勘不成災村庄以及並未被水州縣稍有收成而與成災地方接連介處物力未免艱窘新舊兩年錢糧實難責令一年通完仰懇

皇上天恩將直屬成災五分六分二年帶徵之處以及勘不成災地方緩徵之項俱分作三年帶徵其並未被災州縣經徵未完之項分作二年帶徵如此則

國課不致虧缺民力得以寬紓畿輔羣黎益戴

皇仁於無既矣謹

奏　本月十九日奉

硃批此奏是有旨諭部

蠲免隨徵耗羨疏

奏爲請
旨事查定例
特恩蠲免錢糧耗羨仍舊完納水旱蠲免錢糧耗羨一併蠲免遵行在案再查乾隆二年因春夏雨澤稀少荷蒙
聖恩將通省地丁錢糧蠲免七十萬兩其耗羨銀兩經前督臣李衛具奏經部議覆照水旱蠲免錢糧之例將耗羨一體寬免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亦在案今直隸地方仰荷
皇仁將雍正十三年乾隆元二兩年未完及緩徵帶徵錢糧悉行蠲免又蒙
聖恩將乾隆四年地丁錢糧蠲免九十萬兩
天恩高厚有加無已伏查兩次所免新舊錢糧雖與成災地方按照分數蠲免者不同而
聖主愛民之心實因畿輔屢遇歉收閭閻未免艱難是以沛此
隆恩與乾隆二年蠲免七十萬兩事例相符其隨徵耗羨銀兩似應仰邀
天慈一併蠲免如蒙
俞允臣出示曉諭無令官吏人等借端滋弊於民生實有裨益至耗羨既免則各官養廉辦公等項未免不敷臣確查另捐具
奏合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初八日奉
硃批此奏甚是照所請行

偏災加賑疏

奏爲積水村庄懇請加賑事查直屬地方去秋積
水上屢
聖懷臣前將州縣積水處所漸次消涸情形繕摺陳
報惟天津河間文安三縣低窪村庄恐難盡消
奏明於三月望後委員確勘隨委試用知縣紀
萬宜前往會同該地方官勘明具報茲據該員
等報稱天津縣積水村庄共二百三十八處設
法疏濬現今涸出已種麥禾者一百四十九處

現雖未涸將來可涸不誤晚禾者四十七處其
深窪舊積難望消涸者四十二處河間縣積水
村庄共五十六處設法疏濬現今涸出已種麥
禾者十四處現雖未涸將來可涸不誤晚禾者
五處其深窪舊積難望消涸者三十七處文安
縣積水村庄共一百零三處設法疏濬現今涸
出已種麥禾者二十九處現雖未涸將來可涸
不誤晚禾者二十一處其深窪舊積難望消涸
者五十三處又續查出靜海縣之賈口義渡等

與天津之積水村庄相連大城縣之王凡固獻
等十六村與文安河間之積水村庄相連現今
亦尚未消再雄縣之孟家齊官等八村積水尚
未全消已經查出另摺聲明伏查直屬地方屢
荷
皇恩發粟賑濟留漕平糶蠲欠緩徵又於今春加賑
一月上年錢糧俱令帶徵今又蒙
皇仁將本年錢糧蠲免九十萬兩
天恩高厚有加無已臣何敢復有陳請但現今無水

村庄麥苗遍野轉盼有收而此有水之處尚未
佈種即使將來涸出不過種稗禾晚稻不能早
爲接濟其舊積不消之處雖云有魚葦菱蒲之
利但亦必五六月間方能長盛則目前資生尚
屬無策仰懇
聖恩將此六縣內現雖未涸將來可涸之九十七村
庄再行加賑一個月其深窪舊積難望消涸之
一百三十二村庄再行加賑兩個月使水中居
民得以接濟至五六月間則續涸之處皆種秋

禾其未涸者亦俱有魚葦菱蒲之利臣等再行
詳勘借給籽種工本水深五七寸者令其栽揷
稻秧水深一二尺者令其藝植菱藕再相度形
勢築堤濬河令其傭工糊口有水無水之處俱
得各自謀生庶可不致失所矣所有積水未消
村庄尚宜加賑情形理合據實陳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四月初一日奉
硃批知道了有旨諭部

卷九直隸總督
奏疏目録

恭報瑞雪疏
通省得雨疏
恭報得雨疏
恭報雨澤疏
收買回空米疏
採買麥石疏
停止購買疏
請陛見疏
查明陳惕疏
謝錯派副將疏
倉儲實貯疏
調補湖督疏

嫡孫孫　鑄校對

[library stamp]

恭報瑞雪疏

奏爲恭報瑞雪霑足事伏查直隸地方去
次得雪未能霑足玆當春初佈種之時農人望
雪甚殷今於本月十一日酉時起至十二日巳
時瑞雪續紛徹夜連朝除旋降旋消外積地之
雪七寸有餘現今天尚未晴雨雪已霑足秋麥
准可有收春麥皆可佈種此實
上天浩蕩之恩百官萬民莫不稱慶除各屬得雪情
形俟報到再奏外所有臣駐劄地方瑞雪霑足
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十六日奉
硃批此實
上天浩蕩恩澤也朕欽承之下益懔敬畏之心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通省得雨疏

奏爲恭報通省得雨事查本月初八初九等日臣
駐劄地方得雨霑足已經恭摺奏報嗣於十二
日臣駐劄地方又獲細雨兼雪四野均沾今據
各屬陸續詳報十府五州所屬地方俱於本月
初七初八初九等日得雨自二寸至六寸不等
又據順天宣化保定永平等處俱報於本月十
二日得雪自二寸至五寸不等伏查去冬今春
雨雪調勻土膏本潤又自三月以來節次得有
雨雪現今二麥青蔥秋禾布種實屬屢豐大有
之兆所有通省得雨得雪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二十三日奉
硃批
天恩浩蕩我君臣更當小心敬畏以承之

恭報得雨疏

奏為恭報得雨事查直屬地方自四月以前所有得雨情形俱經臣恭摺彙報茲據承德州四旗等處報於五月初二日得雨二寸又據河間府屬之景州吳橋等十州縣天津府屬之滄州青縣等五州縣保定府屬之束鹿高陽順天府屬之文安廣平府屬之清河冀州深州併所屬之饒陽武强等六縣共二十七州縣俱報於五月初五日得雨自二寸至四寸不等又河間府屬

之肅寧順天府屬之密雲宣化府屬之保安萬全等九州縣及承德州四旗地方俱於五月初六初七等日得雨三四寸不等又保定府屬之青苑定興等十一州縣順天府屬之涿州固安等十二州縣河間府屬之河間任邱等五州縣永平府屬之玉田豐潤等四縣天津府屬之靜海縣深州併所屬之饒陽共三十五縣俱於五月初十十一等日得雨自一寸至四寸不等今於本月十二日戌時起至十三日辰時止臣駐劄地方細雨連綿徹宵達曙又於十三日午時前後亦有細雨又十四日午後歷未申酉三時細雨繽紛通計三日之雨入土三寸有餘上濕下潮土潤相通早禾得以接濟晚禾亦可佈種而且細雨徐來潛滋暗潤土脉通透流潦不生膏沃田疇而又無水患此眞難得之事也再自初十至十四此數日內同雲密布四望無際得雨地方自應廣濶俟各屬申報到日臣再彙摺

奏

聞謹

奏　五月十八日奉

硃批覽奏朕懷稍慰矣尚望續得雨澤則大田可冀有秋矣

恭報雨澤疏

奏爲恭報雨澤情形事查直屬地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一日大雨普降通省霑足續於初三日至初五日霖雨連綿又於初六日有急雨數陣臣日夕憂懼惟恐復有水患隨委員四出查驗田中尚無積水各處印河各官具報水雖漲發而堤埝平穩並未冲決所有河淀安瀾情形理合據實奏

聞再據大名府報稱開州之白堽庄等十一村元城縣之梅家口等四村大名縣之于家庄等七村於六月十八十九等日因漳衛水發俱有漫水經過又據滄州青縣報稱捷地興濟減河下游亦有漫溢之處臣俱委員確勘併飭該地方官加意撫恤其果否成災俟勘實再報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十一日奉

硃批朕正爲此廑念覽奏稍慰朕懷然昨晚又復驟雨一次我君臣惟有虔加修省以邀

天眷耳

買囤空米疏

奏爲奏

聞事七月二十八日准户部咨稱乾隆四年七月二十日内閣奉

上諭今年糧艘進京漕運總督等約束嚴禁不許旗丁沿途糶賣食米留爲歸途出糶以資盤費朕思旗丁多餘米石原欲賣與民間希圖得價若畿輔地方官出價收買以備賑糶之用似於公私兩便但照官定之價恐減於市糶之數於旗

丁無益應照民間時價公平給與不得捐勒强買以致旗丁受虧並擔閣囤空日期今囤空船隻尚未全數過津但爲期已迫著總督孫嘉淦悉心斟酌速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爲直隸倉儲民生籌畫公私兩便之至計臣隨傳布政司范燦立卽委員發藩庫銀兩前往通州天津一帶收買併飛飭水次州縣俱動庫項就近購貯務照市斗時價就船交易足平足色速兌速交不得抑勒强買不得留難擔延併稽查斗級人等不得高量浮冲致滋弊竇以仰副我

皇上優恤旗丁之至意續據委員報稱比至通州糧船俱已南下隨赶至天津未過津關者約有五六百隻除在天津收買外併知會前途州縣俱各就近收買公平辦理但查沿河居民每年糴買餘米以爲生計今歲糧船北上時約束嚴禁不得購買茲當囤空之日百姓乘時赴糴不便

禁止又旗丁因不許沿途賣米催儹盤剥之費别無所出多有向熟識舖户預支銀兩約於囤空交米者亦當聽其自便是以官買米石不能多得現據天津静海等處禀報有買數百石或千餘石者統俟買有確數再行彚報所有現在辦理情形理合遵

旨奏

聞謹

奏 二十日奉

硃批只可如此辦理者

採買麥石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戶部咨稱乾隆四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湖北巡撫崔紀奏稱今歲麥秋豐稔又豫省河以南麥已大熟民間當此有餘之時恐以有用之物造麪耗費殊爲可惜必須酌盈劑虛始於民生有益直隸江南上年歉收今歲麥秋雨澤又愆爾部可行文直督孫嘉淦會商河南巡撫尹會一酌量市價民情委員採買存貯如直隸需用麥石之時以便撥運至湖北與江南鄰近其應否採買接濟有便民食之處亦行文江南總督那蘇圖等會同湖北巡撫崔紀商酌辦理卽速奏聞欽此欽遵行文到臣臣隨移咨河南巡撫尹會一確查該省市價民情可否採買併自採買處所運至直省水陸程途脚費若干速行移覆去後茲據河南巡撫尹會一咨稱豫省本年二麥收成分數合計實止七分雖不爲歉亦不爲豐豫民朝夕饔飧惟麥是尚而麪禁

久嚴耗費已少若再加採買存貯勢必市價轉
昂恐於民食不無妨碍再豫省麥價現查各府
每倉石自九錢一兩以至一兩一錢有零委難
採買惟南陽汝寧二府屬地方每倉石有五六
錢至七錢者尚屬價平第距衛輝水次較遠不
下五六百里以每石每里脚價一釐四毫計算
每石該車脚銀七八錢不等運價反多於麥價
揆諸情形未便採買撥運且聞直省雨澤業已
均霑似亦無庸亟籌接濟如或仍有需用之處
應照上年之例於附近水次州縣撥倉穀十萬
石碾米運赴水次聽候領運在豫省既免採買
之煩而直省又獲接濟之便似屬均有裨益等
因前來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令臣等會商採買麥石以便撥運者
原爲豫省麥收豐熟恐其盈餘滯積或致造麯
消耗是以酌盈劑虛俾兩省均受其益也茲據
河撫咨稱今歲麥收原非十分豐稔即河以南
州縣市價稍平而採買過多恐致昂貴且距直

遙遠水陸脚運爲費浩繁等語則是豫省情形
以採買爲未便而直省州縣今歲麥秋統計收
成五分雖不爲豐亦不爲歉目前民食尚可支
特且今春截漕及撥運豫東米穀賑糶之外尚
有留餘又現奉
諭旨截留漕米十萬石存貯北倉可資接濟而目前
雨澤調勻秋禾甚爲暢茂實有豐年之望據臣
愚見似應緩至秋成之後酌量情形如果有需
米之處則照河南撫臣尹會一所議酌撥該省
附近水次倉穀碾米運送以濟直隸民食若賴
上天福祐秋禾長養成熟則直屬民食充盈倉儲亦可
買補併可無庸撥運豫穀以省繁費臣行該司
道等酌議俱與臣意見相同謹據實陳奏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知道了該部知道

停止購買疏

奏爲奏

聞事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寄

字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七月間雨水稍多恐畿輔地方尚須米石是以諭令孫嘉淦以旗丁所賣餘米甚屬無多具摺回奏朕看今秋直隸各屬收成豐稔不須他處米糧接濟其收買旗丁餘米之舉卽應停止孫嘉淦尚未將停止之處奏聞可速寄信與孫嘉淦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隨行文停止去後茲據各屬申報糧船於八月初旬俱過津關於中秋前後俱出直隸境界已經停止購買所有買過數目查天津縣買米三千零一十一石南皮縣六百三十二石滄州一千零三十七石三斗七升青縣二百二十六石五斗靜海縣三百二十二石四斗共買米五千二百二十九石有零除價值細數及動用銀兩另造清冊送部外謹將買過米數及

已經停止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九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知道了

請陛見疏

奏爲請
旨事伏念臣於今年正月獲覲
天顔
陛辭之後至今七月遥望
闕廷實深依戀恭逢
皇上萬壽普天共効嵩呼咫尺郊圻近
光尤切仰懇
聖恩容臣赴京與在
廷諸臣聯班拜舞以遂微臣瞻
天仰
聖之思再臣查勘河淀修濬事宜頭緒繁多有章奏
不能敘明之處亦欲詳悉口奏仰請
聖訓以爲遵守如蒙
恩俞允臣擬於八月初七日起程進京爲此恭摺請
旨謹
奏　二十七日奉
硃批此際正事繁之時卿不必來京至河淀事宜豈

卽盡得其頭緒俟冬月朕尚瞻謁
陵彼時卿來可耳

查明陳暘疏
奏爲遵
旨查奏事本月十四日臣齎摺千總劉源清捧到奉
旨交出奏摺三件內一件奏稱武清縣地方臣未曾到東路捕廳雅爾佈向在軍機處行走據伊稱陳暘原籍浙江寄居藩吏之家後緣事遠颺至伊現今承審姦情已經屢月非刑酷拶小劉氏已成殘廢併將伊訪得情節呈臣及臣問及此事源尾卽係捕廳原審之案但既係伊原審之

案其中或有迴護亦未可定然陳暘果有此行止實難居牧民之任是以將雅爾佈呈臣原單一併恭呈
御覽可否
勑諭該督確查等因另單一紙開訪得武清縣知縣陳暘浙紹山陰人未遇時寄居保府藩吏章相臣之子某家緣相臣子故祖邁孫孤遺孫章有司年幼司房乏人陳暘乘間哄誘代辦身任撫孤管及家政居處日久無分內外淫凶胆烈竟與相臣孀媳通姦生子敗露長女目覩憤恨將陳暘石灰醃藏之姦生子嗚示同族章若丞若千首告保府馬守提陳暘刑訊後交差鎖押陳暘賄差賣放遠颺直屬始以就幕潛踪繼之投効北河無從弋獲漏網懸案保府馬任有卷炳據陳暘又謀姦婦次女聘娶爲媳現今收留姦婦藏匿縣署而陳暘於上年十二月承審姦情非刑酷拶婦人小劉氏用大木棍橫於劉氏腿灣處令兩家人雙足踏於棍上手提頭髮脚踏

腿灣中攢十指煅煉認姦自卯至亥非刑慘酷劉氏備受極刑腿灣筋損已成殘廢劉氏現據証章有司住保府東門內充藩司書吏章若丞住保府二道口錢舖間壁若千住西門內南街作幕等因具奏奉
硃批此三事卿其詳查具奏欽此臣查得陳暘原名陳昺如康熙六十年有紹興人章愼忠等在保定府衙門首告陳昺如與章襄臣之孀媳嚴氏通姦經知府馬兆辰刑訊昺如懼罪脫逃案卷

所載與另單所開情事相同至其承審小劉氏之案因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香河縣扁城庄寡婦楊高氏身死不明據屍弟高士龍告稱楊高氏之夫弟楊進禮等串謀逼氏改嫁不從進禮之母高氏姐孫楊氏舅母馮氏將氏攢毆致斃王國臣証隨經香河縣知縣張濟相驗得楊高氏遍體青赤傷共三十八處項有紫赤繩痕一道八字不交係毆後自縊身死因案有旗人隨會同理事廳雅爾佈承審該廳等審得楊

高氏夫亡欲嫁有曹鎮憑媒講定財禮十二兩楊高氏與鎮兩相允諾嗣忽翻改不肯適鎮曹鎮在通州控告經州審明斷還財禮而止楊高氏自此不守婦道時出閒遊伊姑高氏於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用所執拐棍戳打時值高氏弟婦馮氏勸解欲爲高氏平氣亦取麵杖帮毆二十三四日疊行毆打王國臣過門進勸將高氏推跌楊進禮氣忿毆王國臣而散楊高氏被毆不甘於二十五日夜間自縊殞命王國臣

因被毆挾仇教唆高士龍揑詞控告失實將王國臣高士龍擬以枷責詳府轉司經按察司多綸以楊高氏守節多年何以忽稱不守婦道且屍傷至三十八處伊姑高氏年已七十有三馮氏勸解平氣何以疊毆多傷王國臣事非切己何爲誣控逐欵指駁改委武清縣知縣陳愓審訊併訪得香河縣知縣張濟驗屍之後有書吏馬成龍向案犯楊進禮索銀二百四十兩包管無事楊進禮如數奏銀同孫名坤面交成龍轉

交該縣管門家人錢三繳進刑房仵作人等均有需索併發陳愓審訊在案嗣據陳愓稟稱據高士龍供楊高氏有義子楊茂椿娶媳劉氏楊進禮與劉氏通姦被楊高氏撞見村辱進禮懷恨將氏私聘曹鎮氏聞知躲出赴漷縣告狀經通州知州韓一詩審明斷還曹鎮財禮令楊高氏仍回守節楊進禮將氏房坑折毀致氏日夜啼哭進禮串通高六領氏赴通州鳴寃乃揑寫楊高氏情願改嫁呈詞被通州審出實情將高

六責二十板楊高氏之姑高氏與高六之母馮
氏因高六受累氣忿故毆氏多傷以致自縊且
稱當日縊死之狀腿未離地身下有血一大塊
脖子繩痕並未青紫恐有毆死粧縊情事王國
臣供亦相同楊茂椿與劉氏俱認姦不諱至香
河縣受賄一節已據孫三楊進禮據實供出而
書吏家人堅不承認等語與雅爾佈等所審供
情大不相同臣因案情前後互異恐有偏狥難
成信讞後改委南路同知王者輔覆審在案查

陳愓從前通姦遠颺之事既經檢查有據誠難
復居民上但楊高氏之案雅爾佈等果否錯審
張濟等有無受賄正在未定若遽將陳愓糾參
恐承審之員或有瞻顧不能審出實情仰懇
聖恩將陳愓暫緩參處容臣將楊高氏命案及知縣
張濟等受賄之處研審明確併將小劉氏驗明
果否殘廢再行分別
題參則劣員不致漏網而疑獄亦可以昭雪矣謹
奏　二十七日奉

硃批知道了

謝錯派副將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七日准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字稱乾隆四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此次派往北路副將不過領兵駐防易於勝任吳開增自北路軍營回京未久今又復將伊派往辦理殊爲未協但既已派出不必更換可寄信孫嘉淦永常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跪讀之下感悚交集伏念軍營事務

難易臣原不詳知止以該員曾在北路出兵熟悉邊防是以派往茲蒙

諭旨訓示方知錯誤仰荷

聖恩不加譴責曲示矜全感激惶懼不可名言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二十一日奉

硃批覽

倉儲實貯疏

奏爲倉儲實貯事查直隸存倉穀石於雍正十年間經前督臣李衛議奏各屬所存倉糧多寡不齊自應通省籌畫以定貯穀之數除社倉穀石原係士民樂輸并宛平大興通州三處有京通二倉可以接濟無庸添撥外其餘一百四十州衛所內大治四十一處有應貯穀二萬五千石者有應貯一萬八千石者有應貯一萬六千石者中治六十七處有應貯一萬四千石者有應

貯一萬貳千石者小治三十一處有應貯穀一萬石及八千石六千石五千石者又新添廣昌一縣應貯一萬石通省合計實該均貯穀二百萬六千二百一十六石因乾隆二三兩年連被偏災賑恤借糶費甚巨幸蒙

皇上福庇四五兩年以及今年連歲豐稔臣等督率州縣隨時買補并徵收舊欠茲據布政司劉於義查明現在各屬倉內所有穀米麥豆牽勻折算共實存穀一百八十八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石六斗四升八合零內除廣平縣應貯穀一萬石今適如原額貯足外其霸州保定固安香河密雲平谷三河寶坻遵化寧河盧龍遷安撫寧昌黎臨榆玉田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唐縣容城完縣蠡縣雄縣祁州束鹿安州高陽新安河間交河吳橋正定獲鹿行唐靈壽元氏贊皇栢鄉臨城饒陽安平曲陽深澤易州淶水廣昌邢台廣宗內邱成安肥鄉清河開州元城清豐東明鹽山延慶州保安州蔚州萬全懷安西寧

蔚縣赤城龍門等六十九州縣除本應貯穀九十一萬六千石外尚多貯穀二十二萬一千五百七十石三斗六升零內除延慶保安蔚州萬全懷安西寧蔚縣赤城龍門等九州縣多貯穀六萬五千四百八十八石八升零遵照原議以宣化一屬係軍站孔道多貯穀石免其撥出外實多均貯穀十五萬六千八十五石八升零其均貯穀少之文安大城涿州房山良鄉永清東安昌平順義懷柔延慶衛武清薊州灤州樂亭豐潤博野慶都獻縣阜城肅寧任邱景州故城東光寧津井陘阜平欒城平山晉州無極新樂藁城冀州南宮新河棗強武邑衡水趙州隆平高邑寧晉深州武強定州沙河南和平鄉鉅鹿唐山任縣永年邯鄲曲周雞澤威縣磁州宣化懷來大名南樂長垣魏縣天津青縣靜海滄州南皮慶雲等七十一州縣衛共應均貯穀一百零八萬二百一十六石今止實貯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石五斗八升尚少穀三十四萬

一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二升零除將穀多州縣多出之十五萬六千八十五石五斗八升零及天津尚有存倉均貯額外穀五萬七千石二共穀二十一萬三千八十五石五斗八升撥給外實共少貯穀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似應乘此大有之年令各州縣買足貯倉以仰副

聖主勤恤民生之至意至所需穀價查屢年平糶銀錢除節次買補外尚有剩存司庫剩存銀七萬

一千有奇各屬剩存銀一十五萬一千有奇又存制錢二萬九千有奇共合銀二十五萬餘兩用其少半即可買足一十二萬八千石之數應飭各州縣於今年秋冬訪照時價敬謹採買俟買足之日彙冊報銷又乾隆二三四五等年尚有民欠穀一十萬六千有奇亦當乘此豐收催追還倉於均貯穀數之外一併收貯再所需穀厫各州縣不敷存貯近奉部例俟有糶穀盈餘價值方准動用直隸自四年以來雖獲豐收但

承屢歉之後米價未大平減並無盈餘銀兩若必待有盈餘始行建倉勢必堆貯寺院或借賃民房雀鼠折耗防範難周均屬可慮似應併動剩存平糶銀兩計各屬均貯穀數准其添建以謹蓋藏將來如有盈餘穀價務令各州縣照數報出多買倉穀以廣儲蓄則於積貯更有裨益臣離任在即謹將各屬倉內實存數目及買補事宜據實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十四日奉

硃批所辦甚妥如所議行

調補湖督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八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稱乾隆六年八月
十七日内閣奉
上諭吏部尚書楊超曾着回部辦事江南江西總督
員缺着那蘇圖補授湖廣總督員缺着孫嘉淦
調補直隸總督員缺着高斌調補江南河道總
督員缺着完顏偉補授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謹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性本拘迂才非肆應荷蒙格外
天恩畀以封畿重任奉職無能愆尤叢集夙夜自省
惶懼日深幸荷
天慈不加譴責又蒙
恩旨調補湖廣總督臣聞
命之下感愧交并惟是兩湖幅幀遼濶稽察難周兼
以苗疆事務撫綏匪易臣惟有竭盡心力矢慎
矢清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奉
硃批覽卿奏謝矣

卷十湖廣總督

奏疏目録

一路情形疏
查謝濟世註書疏
南北鹽道養廉疏
巡閱城綏疏
撫綏苗猺疏
城綏善後疏

嫡孫孫 鑄校對

苗猺生計疏
特參貪縱疏
遵 旨議奏疏
兵餉折色疏
懇免追還借餉疏
據實查參疏
被水情形疏
據實奏明疏
親勘堤工疏
繳呈原稿疏
明白回奏疏
酌修堤塍疏
重修沙洋疏
修理關隘疏
報明審案疏
謝署閩撫疏

一路情形疏

奏爲奏明一路情形事臣欽奉

恩命調補湖廣總督於本年十月初六日自保定起程經由正定順德廣平大名等處見秋成豐收士民安樂眞有熙皡景象再順廣大三府於八九月間雨澤稍少冬麥難於播種幸九月終旬時雨霑足臣經過之時冬麥皆已補種明春可望有收過直隸磁州入河南彰德府境經由衛輝開封許州汝寧等地方秋禾俱各有收麥苗

遍野百姓懽悅其秋成分數及九月內得雨情形俱與直隸相同過河南信陽州入湖廣德安府境詢之士民僉云湖廣今秋八九月間雨水過多晚稻稍減分數亦不爲災早稻甚好合筭可有七八分收成十月以來連旬晴明現在補種冬麥臣沿途細觀農商景色俱各安堵樂業漢陽武昌水陸之衝舟車輻湊百貨雲集漢口地方人民更爲繁雜通沔湖一帶匪竊時有臣自當設法緝拿務期盜息民安武昌府省城稻米每石價銀一兩零五分較之八九月間漸爲平減鹽價每斤一分八釐貴賤得中商民俱各相安苗疆地方亦俱寧靜鶴峯長樂已成內地但使有司善於撫綏卽可永遠無事城綏軍務已竣止有十餘名逸犯未擒臣嚴飭各地方官無分疆界協力搜捕將來亦可緝獲至臣標兵丁觀其人材技藝不如直隸之精強其營伍規制亦不及

硃批：此事當留意

直隸之整肅臣自當勤加訓練極力振飭除地方應行事宜漸次辦理官員賢否訪

察明確再奏外所有沿途地方及湖廣境內大槩情形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奉

硃批所奏俱悉次第實力爲之

查明謝濟世註書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准軍機處字寄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卽當卽云當矣試問於已之身心有何益哉況我

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爲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爲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註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卽行銷燬毋得存留欽此

遵

旨寄信前來臣卽密飭湖南布政使將謝濟世所註書籍板片悉行查取併將查取緣由繕摺奏明

奉

硃批謝濟世著書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欽此仰見我

皇上德同天地明並日月知言知人瑕瑜不掩茲據湖南布政使張璨將謝濟世所註書籍併刊刻板片悉行查取送臣衙門臣查其所註經書以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分列爲五經加以易

書詩春秋禮記共爲十經其禮記並無成書春秋雖有箋註現止鋟版二十七塊並未刻成其易經多襲取來知德易註有與程朱不合之處據稱曾經進

呈

御覽其孝經孟子註改甚畧每張不過三五句無所發明書經去古文而留今文詩經則尊小序大學則列古本皆係勦襲前人之成說並無獨出之意見惟論語中庸則以朱註爲有錯誤支離

而以己意箋釋之顯與朱子牴牾但其立說皆
淺陋固滯不足以惑世而盜名似亦無庸逐條
指摘煩瀆
宸聰伏讀
上諭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又
命臣查明具奏即行銷燬毋得存留臣謹遵
諭旨將查取到謝濟世所註經書一百五十四本刋
版二百三十七塊悉行焚燬再飭湖南藩臬兩
司併嚴飭謝濟世將已經刷印送人之書悉行

查出陸續追取銷燬毋得存留傳布所有已經
查送銷燬之書籍版片數目理合奏
聞再謝濟世爲人樸直頗知自愛其居官操守甚好
奉職亦勤誠如
聖諭可保無他至其著書之處亦深自愧悔不敢復
蹈前失合併聲明謹
奏 奉
硃批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南北鹽道養廉疏

奏爲遵
旨議奏事乾隆六年八月內前任督臣那蘇圖奏湖
南行銷引鹽等項摺內一款稱湖北鹽道原定
養廉銀五千兩又於四項盈餘銀內酌給一千
兩湖南鹽道原定養廉銀四千兩該道分轄長
沙寶慶二府公務稍繁亦請照湖北之例於乾
隆六年爲始在於盈餘引規內酌給銀一千兩
爲水程硃墨紙筆之費其餘銀兩一體解司充

公等語經户部議覆查湖廣匣費冊開湖北鹽
道衙門公費銀四千兩係雍正十年解司充公
湖南鹽道衙門公費銀二千兩並無充公字樣
是湖北鹽道養廉之外並無公費從前奏請酌
給水程等銀一千兩尚屬允協湖南鹽道有公
費二千兩照湖北酌給之數已屬過多因何又
請水程等銀一千兩臣等未便遽議應令該署
督將湖南鹽道公費作何支用之處查明分晰
具奏到日再議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前來經前督臣那蘇圖轉行
查照去後茲據湖南布政使張璨會同驛鹽道
馬靈阿詳稱查湖南鹽道從前原係驛鹽糧儲
道於司庫耗羨內議派養廉銀四千兩至雍正
十二年糧儲與驛鹽分隸兩道管理所有原派
養廉銀四千兩留作糧道養廉其鹽道養廉因
有雍正十年奉鹽院抄發
奏存口岸匣費冊內湖南鹽道項下減存公費銀
二千兩故止於司庫三分公項內派給養廉銀

二千兩共湊足鹽道養廉銀四千兩之數是匣
費冊載之二千兩即在鹽道養廉銀四千兩之
內並非養廉以外又有公費銀二千兩也蓋在
商人冊開仍稱公費而在鹽道則係養廉現有
每年報銷止於三分公項內動支二千兩之案
可考且湖北鹽道養廉銀有五千兩湖南鹽道
分轄長沙寶慶二府公務殷繁止有養廉四千
兩此外毫無公費是以請照湖北一例酌給銀
一千兩以敷辦公理合會詳呈請核

奏等情呈詳到臣據此臣覆加查核湖南鹽道所
有公費銀二千兩原在養廉四千兩之內並非
另有公費而該道所辦公務亦不簡於湖北應
請仍照前議於乾隆六年為始在於上綱未解
尾銀內撥給銀一千兩以敷辦公庶南北事宜
咸歸畫一相應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奏

硃批該部議奏

巡閱城綏疏

奏爲巡閱邊疆事查調任督臣那蘇圖奏稱城綏二縣處楚極邊長安五寨又在城綏百里之外萬山重疊難以駐兵城步縣毛田地方離城三十里係各峝苗出入要道應設一營令武岡遊擊移駐自足震懾苗猺其長安五寨無庸設協建城等語經軍機大臣議覆准行其一應建造堡署添撥官兵等事宜交臣妥協辦理臣自當遵奉興工但苗疆事宜爲楚省要務新立營堡

尤宜慎重雖已有成議臣不敢不熟慮詳思查張廣泗原奏稱從前形勢扼要之地皆爲苗猺盤踞楚粵兩省聲援不通長安五寨緊逼藍山大箐地面開濶形勢扼要當楚省城步粵省義寧適中之處故欲建城設協以資彈壓今那蘇圖奏稱萬山重疊瘴毒時發孤懸苗穴之中不能聯絡照應彼此所奏情形迥異再長安週圍地方如五川新寨雷團界溪等處議設塘汛營路甚多長安旣不建城此等營汛應留應撤皆

須籌畫而那蘇圖續奏未經議明再各寨苗産張廣泗原議分給民人安設堡卒已經招有堡户而那蘇圖續奏情形苗田甚屬有限經軍機大臣議覆新招堡户無庸安設其分授之田應令附近民苗佃種行令酌量妥辦在案臣伏思苗疆要地安營增兵招户種田所關匪細固不可喜功好大致貽後日之累亦不可有意節省輕棄已成之功長安地方如果形勢開濶可駐重兵足以聯兩省之聲援扼諸苗之吭背自當

設協建城不可吝惜小費如果形勢狹隘道路難通則不惟城堡宜移建毛田一切苗地營汛皆當酌量減撤至附近苗田果有民人居住旣可租種苗地則亦可充當堡卒如本無民人則止當招苗承種不可令民人貪利錯雜其中又生事端此等實在情形必須親身相度乃有灼見眞知再苗猺蠢動非有大志不過因官吏之需索汛兵之騷擾或貿易之措勒訟獄之失平積怨成忿遂爾跳梁從前起釁之由原不盡因

汎單兵少之故則嗣後久安之道當不僅在增兵設汎之間臣亦欲親歷其地諳其風俗詢其疾苦立簡易之法使可久行務期官吏無侵擾之端民苗少爭訟之隙如果漸有成效則行之楚省者亦可行之黔粵庶幾推廣

皇仁使弁兵永無烽燧之警苗猺俱享樂利之休雖未知其果能與否而區區愚衷則不敢不以此自勉也再南北兩省堤工係臣衙門管理楚地素稱水鄉官堤民堤不可勝數歲歲修葺猶時

沖潰漫溢以爲民災即使幸保無虞而一切夫工土價閭閻之派累無窮官吏之侵漁亦無盡其作何修築保固弭水患以奠民居如何剔弊釐奸省派累以蘇民困亦須親身查勘乃可設立規條臣謹擬於明春開印後將衙門應行事件次第趕辦至三月間擇日起程前往湖南城綏永順一帶苗疆親身查閱得其確實情形詳悉具奏恭請

聖訓其道路經由凡有堤工之處俱親往勘驗就近諮詢以便斟酌辦理除起程日期俟明春再奏外所有臣巡閱邊疆緣由理合先行奏

聞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是知道了欽此

撫綏苗猺疏

奏爲詳陳撫綏苗猺之法以靖邊圉事伏查楚粤滇黔皆有苗猺時或蠢動僉謂野性凶頑難以馴服今臣親至苗寨詳加體察乃知苗猺之可憫而易化也查苗人最善種田山頭石角無不墾藝兼善葢屋曲室重樓結搆完密比户皆有世業以長子孫又其語言文字多與華通臣嘗傳集其頭人而訓誨之凡臣所言皆能通曉所過峝寨扶老攜幼焚香跪道其愿謹如此本不

應有叛逆之事而時或有之者則由經理之未善也查内地武弁不許干預民事而苗疆不然文員怯懦不敢輕入峝寨惟催糧及買物派夫則差役前去持票滋擾此外一切爭訟刼殺等事多係武弁管理千把微員皆受理詞訟汛兵營目皆勾當公事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而没其家資甚而辱其婦女苗人不勝其忿而又無所告訴是以發憤而與之併命至於

一殺兵役而其釁遂開矣武弁張大其詞而通詳文員推諉其過而捏禀爲上司者或勦或撫意見不同行文查議動經時月苗人乃得聞風而預爲之備四處勾連多方煽動血酒一飲則凶黨固結木刻一傳則良苗脅從比及官兵之至已聚集多人乘高據險此其所以反之易而平之難也幸而

天威遠播叛逆削平乃經營於事後者仍復蹈其前轍搜捕株連弁兵之滋擾愈多叛餘子遺文員

之漠視更甚苗猺愈苦而愈無所告訴則乘釁復動惟力是視耳是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無約束之方無事止於侵漁有事止於勦殺勦殺之後仍不改其侵漁則侵漁之久勢必又至勦殺若不改絃而更張之其弊未有底也記曰君子因其俗簡其禮語曰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夫苗人散居而無統故各服其頭人其勢然也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知者頭人能知之鬬爭刼殺之事官法繩之

而不解者頭人能解之故治苗之道治其頭人而已但頭人甚多不可無所統攝應於各寨之中用其頭人立爲寨長一峝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立爲峝長使約束寨長而統於縣令衆苗有事則寨長處分而息之寨長所不能息者告之峝長峝長所不能息者告之縣令縣令有禁約則傳其峝長而誡諭之使峝長告寨長寨長告衆苗如是則縣令於苗人有提綱挈領之方自有令行禁止之效但峝長之服於縣令亦非

可以刑驅而術馭也必實有所以役使之道臣之愚意每峝長一名應照鎮筸土百户之例減半給與工食銀十二兩使四季赴縣支領計裁一兵之糧即可養二峝長每縣峝長不過十數人則所費亦屬無幾而峝長既豢養于官則其服役必勤峝長有過犯縣令易置之則其守法必謹且一歲數至縣令之堂則凡
朝廷之德意可宣而布也苗人之疾苦可詢而知也峝長數見縣令則凡有爭訟可訴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縣令數見峝長則凡有公事可當面告語而無差役之擾縣令之治化既行苗人之服從自固則塘兵之在汛者可以酌量情形而漸次減撤武弁之在營者可使恪遵
功令而不預訴訟如此則文武之職守攸分兵役之滋擾永杜滋擾既杜則苗猺永安而無爭鬬悖逆之事所謂簡易立法因其俗而利導者也
臣此次巡視苗疆於未經起程之先即差員弁前往苗峝諭以設立峝寨各長承辦公事不許

兵役騷擾之意苗人聞之懽忻鼓舞報名註冊比及臣至之日峝長寨長數百人俱改易服色剃頭著帽羅拜道左臣分別賞給峝長給以銀牌紅綢寨長給以銀牌紅布隨據峝寨各長連名具呈稱蟻等初歸仁化實望教訓生全以後各寨如有不法等事蟻等查實卽行報知文武衙門一面拿解請治不敢煩動兵役如蟻等隱匿不報查出領罪不辭如有公事差遣或有審問人犯惟乞開載姓名著令蟻等按名押赴衙

門若有違誤亦甘領罪等語則其苦兵役之滋擾而樂於自行承辦之意亦情見乎詞矣查城步之苗峝有五每峝設立正副長各一人共峝長十名應支工食銀一百二十兩綏寧之苗峝有四應設正副八人又因寨多地廣於扶一扶二六甲六馬等處添設五人共峝長十三人應支工食銀一百五十六兩此項工食亦毋庸動支正項現今各峝清出叛産除設立堡卒之外尚有餘田招民租種即於叛産租谷內給發如

此則以苗養苗而
國帑不費以苗治苗而官吏不勞但得一良有司選擇數峝長而撫綏之訓誨之盡去攤派之習嚴禁兵役之擾則苗人得安耕鑿之業自不改其愿樸之素上下之情懽忻交通雖有悍奸無由煽惑而兵端可以不生疆圉可以永靖邊兵可以漸撤矣謹將苗人實在情形與臣所以辦理之方詳悉敷陳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五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軍機大臣等議奏

城綏善後疏

奏爲酌定善後事宜事伏查城綏善後一案張廣泗議於長安五寨建城設協而那蘇圖續議止令武岡遊擊移駐毛田臣因軍營重務不敢懸揣是以奏明親往查勘奉

旨俞允臣於三月初五日自武昌起程於二十七日至毛田二十九日至長安遍爲相度廣爲諮詢查城步之苗峝有五曰扶城橫嶺莫宜欄牛蓬峝綏寧之峝有四曰芙蓉絆峝羅岩石驛惟橫

嶺一峝居中最高凉山風界險峻難攀爲諸峝之領袖而長安地方崇山四塞中開阜原乃橫嶺之腹心又與粵西之桑江接壤藍山大箐介在兩省之間楚粵諸苗憑依盤踞而長安當其要隘不惟楚南之阨塞亦實粵西之輿援是以張廣泗議於此處建城設協蓋確有所見非臆說也但其佈置尚有未周查長安雖城步屬地而與縣城相隔百有餘里重山疊嶂聲息難通從前議設協廣南以爲聲援繼而廣南之協移駐龍勝則長安遂覺孤懸兼以城步米糧不敷多取給於武岡陸路迂險運道孔艱是以那蘇圖有移駐毛田之議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但臣親至毛田四山陡立並無平疇現設一塘乃在山腰更無餘地難以移駐大營且越在風界之外棄險阻而不守則苗人轉得乘高以自固又各峝至城步之路甚多原不盡由毛田即使於此駐兵亦未必足以震苗猺而固吾圉也至於長安必不可棄目今兩湖情形與黔粵不同

凡永順保靖桑植施南宜昌等土司俱已改爲郡縣鎭筸永綏苗疆俱已建鎭設協綏寧四峝及城步之扶城等峝俱已列爲編戶幅幁數千里盡歸板圖止橫嶺彈丸之地負險跳梁仰賴

天威遠播巢穴蕩平各峝之苗剃頭易服稽顙乞命若於長安駐兵兼設文員以撫綏之則兩湖地方永無梗化之區此實一勞永逸之計若無故棄長安以與叛苗空此險要之地以爲逋逃淵藪勢必又爲奸匪所竊據將使諸苗之心皆搖

而楚粵之路復梗前功可惜後患堪虞非細故也從前蒲寅山既平善後者盡棄苗地以與之不旋踵而有栗贊宇之事覆轍不遠奈何復蹈之哉據臣愚見毛田決不可以駐兵長安決不可以輕棄但長安之聲援不可不為佈置其運道不可不為開通耳查長安地方泉甘土厚並無瘴癘可以駐兵但城綏兩縣止有九肖因此設協似覺過重揆度情形應設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把照例添設遊擊帶兵五百名駐劄長

安以壯中權左營守備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城步屬之老寨離長安三十里右營守備一員帶兵二百名駐綏寧屬之鎮㚇哨離長安五十里使三營互為犄角其武岡遊擊不必移駐毛田應令仍歸武岡綏寧之遊擊仍駐黃桑新設之長安遊擊亦令歸靖州協管轄使一副將統三遊擊左提右挈互相接應且粵西之廣南現有守備一員駐兵三百名獨車小江亦俱有弁兵與長安守望聯絡現今楚省貼防之兵尚有二

千一百餘名應減去一千一百餘名留一千名分駐長安老寨等處俟新兵抽撥完足再行漸次減撤現設理苗同知亦令駐劄長安照例添兵一百名把總一員此一百名兵應令召募本地之人以資巡緝如此則長安之聲援不孤矣再長安之西北八十里乃綏寧之臨口司地方臨口有江上通靖州靖州之米用船裝載直抵臨口由臨口至長安陸路止八十里現今開寬商賈通行長安既歸靖協管轄則兵糧即令靖

州承辦較之城步運道實為省便再令綏寧營守備移駐臨口以資防護如此則長安之糧運不難矣至鎮㚇哨原屬綏寧汎池所需兵二百名即於綏寧營調撥其長安老寨新添兵七百名應於各鎮協抽撥查那蘇圖原議抽兵九百餘名今所抽之數較為減少再長安地方石灰難而土性堅不必造磚城當築土堡以衛之如此則所費之帑項亦省矣聲援既已不孤糧運又復近便駐劄之兵可以萬全所費錢糧較前

强多佔如不敷五畝者或該處堡田太多另議立界或别寨苗田餘剩通融移撥務期足以資生無致失所至於堡田從前報稱五千餘畝今查不止此數應令地方官再行清丈查該處田畝皆引流種稻甚為肥腴每堡卒一名授田十畝足敷養贍將其應得田數丈清立界其所餘者即為官田招人承種起租所得租穀除給屯長工食外餘者以充軍餉至於猺人又與屯苗不同散居山野多無恒産山頭磽角之地苗人所不種者猺人零碎墾藝併此不得者散居林箐掘野笋薇蕨而食之饑寒交迫時出為匪其勢然也臣飭地方官俱行查明其有田廬定居者則編立保甲照例稽查其散居山野者或將官田量給耕種與民人一體出租或將附近堡寨之山指定界限給與墾種雜糧照苗寨之例設立頭人以管領之如此則苗猺人等既有資生之策又有約束之方自各安業守法而無偷竊刼掠之事矣謹將現在辦理情形據實陳明

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五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可實力妥協為之至於撫綏苗猺一摺言雖近是不能無易視之弊也

加省而據此險要之地潰諸苗之腹心以扼其
吭背則叛苗皆息其奸心良苗益堅其順志將
楚南之邊圍永靖弁粵西之屏衛益嚴所謂費
少而效多事半而功倍惟望
皇上聖心斷以不疑不惟兩省百姓之慶抑亦各峝
諸苗之福也再堡卒一項現今皆挈眷而居墾
田蓋屋難以復撤旌旗號衣俱各製辦儼然勁
旅且長安老寨等處既已駐兵自當留此以壯
聲援但亦恐恃强生事須加約束臣謹遵

廷議凡離營汛寫遠者酌量漸次減撤其附近營
汛者皆照舊設立交與文員武弁不時稽查無
令生事滋擾其應撤應留之處俟查明造冊報
部合併聲明謹
奏
五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原議之大臣等議奏

苗猺生計疏

奏爲區畫苗猺生計事竊惟兵刑非致治之原衣
食乃教化之本方域雖殊人情不遠未有生計
不敷而可以久安者也查苗人別無經營惟以
種田爲務城綏各峝其未經勦洗之寨比户皆
有世業無庸更爲籌畫其曾經勦洗者因所清
叛産與招撫苗人之田難於區別故相度地形
或以河渠或以山脊爲界當招撫之時因未知
苗人多少故在事各官酌定每一人就撫給以

三十攢田三十攢者謂其田可獲稻三十束也
核算其地不過一畝有奇實屬太少臣查詢苗
寨户口約觀所有苗田計丁均分不止三十攢
之數因此令既定就撫苗人不敢多種以致地
有荒閑兼以苗頭人等多爲侵佔遂致苦樂不
均臣現飭理猺同知會同城綏兩縣逐寨清查
將現田與現丁合算每丁給以一百攢田計地
可得五畝如現今指定苗田足敷每丁五畝及
五畝以上者則將現田均分不許苗頭人等恃

特參貪縱疏

奏爲特參貪縱不法之鎭弁以肅軍紀事查將弁總統軍馬彈壓新疆必潔己奉公毫不擾累兵民方可使百姓綏懷苗猺畏服乃有鎭筸鎭總兵官冶大雄者於乾隆五年在衡州協副將任內蒙前督臣班第檄委領兵進勦城綏逆苗頗有軍功於乾隆六年蒙貴州總督張廣泗檄委辦理城綏善後事宜乾隆七年臣奏明巡視苗疆見其所辦善後諸事多有未協因其勤勞邊

疆曾有軍功是以未卽糾參再三申飭冀其改過玆訪得冶大雄在城綏苗疆劣蹟多端實有難以姑容之處查冶大雄凡遇各寨富苗必勒獻保命保家銀自一二兩至一二十兩不等一寨有多至數百兩者皆千總李萬春綏寧縣生員李上琳經手過付又令李萬春李上琳在各寨派斂銀兩立功德碑每戶自三五分至二三錢不等各寨共斂銀二百餘兩有李萬春李上琳可審又綏寧營便委李邦福强佔苗婦爲妾

每招出苗人一家必索保固銀自二三兩至十數兩不等冶大雄知而不問轉差往莫宜峝查犯又詐衡洲等寨苗人銀一百餘兩被便委陳有貴首禀當堂追出苗首飾銀一十三兩有奇冶大雄並不究問止將首飾給還苗人完結又千總李萬春恃寵作威於長安堡等處多方指名派斂經臣訪聞洛部革職審擬今又訪得有曹家冲曹雙台係黔省叛案首犯曹雙樓之兄例應拿解李萬春受保護銀七十兩乃爲藏匿

長安堡附近地方後經三省協緝難以隱瞞始行送出冶大雄代爲掩飾並不究其賄匿緣由有李萬春可審又冶大雄因減撤各營貼防官兵勒索規禮方准抽撤每名派銀一錢計減兵一千名共得銀一百兩係各營領兵千把於鹽菜銀內扣斂交堂官余成皎送進有余成皎可審似此貪劣種種臣訪查旣確不敢狥隱復據湖南巡撫許容寄札前來與臣所訪大約相同查冶大雄歷任鎭筸總兵乃係苗疆要地似此

貪縱不職深恐貽誤地方謹據實繕摺奏明伏
祈
皇上將鎮筸鎮總兵官治大雄革職以便嚴審究擬
奏
以肅軍紀謹

遵　旨議奏疏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調任湖北布政使嚴瑞龍奏稱湖北督撫養廉銀兩併司道以下文武各衙門巡鹽規費俱於雍正十年核定匣費十二萬兩之內呈送曾經咨部有案今除督撫養廉由鹽道轉呈外其餘各衙門應得規銀俱係商人自行致送遂有透支重送之弊伏思居官之道首在潔清瓜李之嫌久宜遠避今前項鹽規既經奏明有

案卽屬公項與其聽官商私相授受致生弊端不若照司庫給領養廉之例令商人解交鹽道貯庫俾各衙門赴道庫支領再湖南各衙門亦有奏定巡鹽規費似可畫一辦理等因於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硃批交總督孫嘉淦聽其議奏欽此欽遵抄摺呈送到臣隨行查湖北湖南各衙門併詢查兩淮鹽運使衙門去後今查得兩湖巡鹽規費款項繁多從前匣商所開多至三四十萬於雍正十年

兩淮鹽政與兩湖督撫諸臣會商核存銀十二萬兩奏明歸入成本之內因兩湖耗羨不敷卽以此項鹽規爲各衙門養廉公費是昔爲陋規者今爲公項自不便仍踵舊習令官商私相授受致滋弊端再此十二萬兩之內作爲各官養廉及各衙門公費者共七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乃係公項此外四萬餘兩多係商人自行支用乃係私項自應分晰造冊將公項歸公其餘私項銀兩令匣商與淮商自行消筭無令公私

款項牽混不清再此七萬一千餘兩之內除總督巡撫養廉向係解交道庫呈送其湖南一省各官養廉向係解交南藩司分發此二項已有五萬餘兩其湖北各官養廉未歸道庫者不過一萬餘兩今令一體解交道庫於成例非有更張於商人亦並無苦累應如調任布政使嚴瑞龍所奏將湖北湖南養廉公費銀七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兩除前解藩庫者仍解藩庫外其餘皆令商人按季解交鹽道庫內俾各衙門赴道

庫支領造具清冊送部存案此外各官如有多索卽係賍私自當指名題叅商人如有多送卽係賄求查明按律治罪如此則體制得宜一切透支重送營私交結之弊皆除於吏治固爲肅清而各衙門公費款項有定匣商不得借端影射指名浮開以增成本而長鹽價其於鹽政亦不無裨矣其養廉公費數目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所有此項銀兩應歸道庫給發之處謹詳悉議

奏伏祈

奏疏 卷十 圭 敦和堂

睿鑒再此案因臣巡視苗疆又在兩淮運使衙門屢次詢查往返需時是以回奏稽遲合併聲明謹

奏 八月初七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

兵餉折色疏

奏爲遵

旨議奏事乾隆七年九月初八日准户部咨稱大學士會同本部議覆湖廣提督王無黨條奏兵米折色不敷買食可否改支本色一摺内開臣等伏查米糧價値不無隨時增減而兵米本折自有一定章程未便因米價暫昂遽請紛更成例但果如該提督所奏米價過昂兵米未免拮据其各屬向徵折色者可否改徵本色應令總督

孫嘉淦確查妥議具奏再湖南向有歲運黔米二萬石近因黔省米石已有餘存議令停運此項米石雖係常平倉穀但黔省既無需用本省或可通融接濟亦應令該督孫嘉淦一併議奏等因具奏於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到臣伏思兵糧米折兼支固有一定之章程而米價貴賤逈異亦應有權宜之善計查湖南一省共二十七標營内南撫標及長沙衡州寶慶武岡靖州岳州岳水師併新設之長安此九標營全支本色無庸置議再永順永綏綏寧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保靖營以及分防桑植之兵每米一石折銀八錢此四營雖支折色而所折之價已屬寛裕亦無庸置議惟提標鎮筸永州龍陽辰州沅州澧州臨武宜章桂陽九谿常徳永定常水師十四標營俱支折色每米一石折銀六錢在當日米賤之時原可敷用目今兩湖生齒日繁兼以各處採買糧價日昂折銀六錢不能買米一石兵丁日食維

艱不可不爲籌畫但兵糧出於田賦而百姓納折色則樂其輕便輸本色則苦其煩難前因城綏添兵案内將城步縣秋糧改徵本色百姓不便紛紛呈懇改折現於善後事宜案内

題請仍徵折色若將向徵折色之處改徵本色則邊氓苦累究非經久之道若欲請增折價則標營繁多經費有定誠如部議未便因米價暫昂紛更成例改徵增價俱有難行自宜另籌通融接濟之法查湖南向有歲運黔省米二萬石係

於各屬常平倉穀內分派碾運秋成動支正項
買補還倉今既停運黔省則此項米石應照部
議在於本省通融查提標鎮筸等十四標營現
在支領六錢折價兵丁共一萬四千餘名以此
二萬石米分派計每兵一名得米一石四斗有
零可供四月有餘之食尚有不敷應請於各兵
應領米折銀內每當本年秋成之時預給來年
一季折銀令該管營員於價平之時乘便買米
存貯俟來年本色支完即將所買一季之米分

作兩季銀米各半搭放如此源源接濟庶帑項
不致糜費而兵丁不苦艱食統俟米價平減即
將分派米石預給銀兩俱行停止仍照舊支領
折色至湖北一省共二十四標營內荆門鄖陽
二營全支本色衞昌一營向支三季本色無庸
置議外其督標撫標谷城宜昌黃州武昌興國
德安荆州均房襄陽竹山竹谿漢陽蘄州安陸
宜都道士洑荆水師等十九標營係本折兼支
施南遠安二營及撫標技勇兵丁係全支折色

通省折色之例係每米一石折銀七錢雖較湖
南之六錢者稍為寬裕而較之時價仍有不敷
北省又無閒款米石可以通融應請將全支折
色之營每年預給二季折銀本折兼支之營每
年預給一季折銀令各該營弁於秋成之時乘
便購買亦不必另建倉廒即圍放於將弁公廨
於次年米貴之時按月支放其預支之銀即扣
歸款俟通省米價平減即行停止仍照舊例支
給如此則於

國帑並無增費於成例亦無紛更而湖南湖北數
萬兵丁有米接濟不至艱食均沐
皇仁於無既矣兵額銀數指中不能細載如蒙
聖恩俞允臣將各營額兵以及派分米石預支銀兩
數目併秋成買補扣支還項事宜另行具本
題達造冊送部查核合併聲明謹
奏

懇免追還借餉疏

奏爲奏請

聖恩事竊查湖北各標鎮協營於雍正九年派調馬兵一千名赴陝出口駐劄涼州帶馬一千匹於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在襄陽府起程至雍正十年五月初八日出口所帶馬匹一千本營應支乾銀五千三百七十五兩零而兵丁沿途支過草豆以部例折筭共該價銀五千九百七十四兩零除將本營應支乾銀全數扣還外尚

不敷銀五百九十八兩零應於兵丁名下著追又前項兵丁在涼州駐劄支過倉斗豆二千三百七十餘石照京斗核筭二千三百九十八石零多支京斗豆一千一十九石零每石以七錢計筭共該銀七百一十餘兩二共銀一千三百一十三兩零經前督臣班第援照雍正十三年

恩詔八旗出征滿漢兵丁所借銀兩盡與豁免之例

題請免追奉准部覆以前項兵丁本營未支馬乾銀兩已經照數補給此在外長支豆草價銀例應扣還未便邀免且逃走兵丁拖欠各項銀兩俱應著追例不寬免其陣亡及病故並軍前受傷殘廢各兵長支銀兩自應查明實在陣亡病廢各緣由花名銀數報部免追行令查明照例分別應扣應追應免報部查核等因當行各標鎮協營遵照去後歷年催查造冊呈送未齊臣到任之後復行嚴催據布政使嚴瑞龍稟稱事經年遠兵丁逃汰事故甚多並無家屬著追即現在食糧之兵前後奉調出師効力疆埸甚

爲勞苦今所食糧餉僅敷日用實難抵扣還項等情臣查前項兵丁長支豆草價銀既奉部覆不允免追自應照例查明別扣追還項但念各營赴陝馬兵凱旋回楚事經一十二載其間逃汰事故者不一而足既無家屬可以著追而現在之兵丁領食糧餉又僅敷日用且昔日出師口外効力邊陲原屬勞苦今復照議扣追令生計不敷殊爲可憫查本年正月內接讀邸抄欽

奉

上諭雍正十三年山東兗州登州撫標三營换防馬兵支過豆草銀兩係各兵丁於出師之日本營未經開除又於口内沿途及駐劄處所重複支領户部行令該撫等查明扣還原屬應追之項但朕念各兵効力邊陲勞苦堪憫且歷年已久其中不無事故更易現在存營差操者不過十之二三按名追償未免滋擾況各兵月餉之外別無生計若照數扣除則養贍必致拮据著將此項應扣銀一千三百餘兩悉行豁免以示朕

惠恤兵丁之至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優恤戎行無微不燭今湖北各營馬兵赴陝出口長支豆草價銀與山東兗登州等處情事相同仰懇

皇上天恩照東省之例大沛

恩綸一體免追則楚北從前出師弁兵闔家老幼無不感頌

聖德於靡涯矣謹

奏

據實查參疏

奏爲據實查參事據調任督臣那蘇圖奏稱臬司一官爲通省刑名總滙必須精明勤慎守正無私之人方不致有忝職守查北按察使吳龍應居心狡猾遇事瞻狥其辦理刑名事件並不細心詳慎每多舛錯經臣暨撫臣駁飭改正者甚多且緝盜安民乃臬司專責湖北爲水陸要衝竊匪甚多而沿江一帶扒艙之積賊尤爲肆横經臣遴委弁員嚴諭州縣分頭踏緝弋獲頗衆

而吳龍應若罔聞知絶不過問其一切巡防之道捦捕之方從無一詳一稟即臣檄飭文武員弁各就地方情形條議弭盜事宜發司核覆而吳龍應置之高擱毫無建白且湖北吏治其年家故舊朋庇黨援之習氣牢不可破臣雖嚴加訓飭驟難湔洗即撫臣范璨係吳龍應之同年諸事未免姑息而吳龍應又係吏部侍郎蔣溥之業師臣上年赴任時蔣溥作書一封交臣帶付吳龍應雖其書並不封口書内無非贊臣之

套語並無相託之詞然交臣帶付即暗寓相托
之意可見彼此勾結積習未除臣以為吳龍應
雖辦事不肯實心若操守廉潔猶可訓誨望其
悛改乃近日訪聞吳龍應前在守道任內領帑
建造倉敖俱係八五扣發共領銀二千八百兩
計侵扣銀四百二十兩係經承安定高等經手
有匠人楊凱康大宏等可訊又召募斗級何廷
顯等八名每名索費銀三十兩內以十兩為酒
飯雜費以二十兩付經承安定高等收繳臣正

在再加確查并訪察其臬司任內有無劣跡核
實叅
奏聞適臣奉
命調任兩江臣不敢以身離楚省稍有容隱理合奏
明等因奉
硃批此奏交孫嘉淦令其訪察吳龍應臬司任內有
無劣蹟據實奏來欽此欽遵臣於到任以來徧
為詢問密加訪察吳龍應臬司任內因循廢弛
不能振作是實尚未有故出故入因事受財劣

蹟惟查其守道任內曾委管收武昌關稅於乾
隆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起至五年五月二十日
止所收稅銀多有侵隱如游湖一關每年額徵
銀九百餘兩乾隆四年十一月以前係原任武
昌府知府吳轂署武昌府事施南府同知陳文
言接管半年之內收過稅銀五百一十七兩有
奇而吳龍應接管半年止報收稅銀六十六兩
查一關半年之久斷無止收六十六兩之事顯
有侵隱情弊再武昌關向例於正關之外有宗

關朝關漢關白關紅關游湖關六處口岸凡七
尺以上大船俱在正關完稅其七尺以下小船
不及則例者俱就近在於口岸完納雜稅乃吳
龍應令其家人胡大汪大梅姓徐大陳大臧姓
等分佈各關口將七尺以上之船應赴廠完納
者亦在口岸私收所收銀兩不入簿內每五日
一次伊家人繳進署中名曰內繳此內繳銀兩
皆吳龍應侵隱入己現有管季經承林鄒孟余
良浩及關役雷宋鄭枚巡攔孟貴雷泰等可訊

再各口岸俱有書役人等其飯食銀兩現於所
收錢內逐日支給過三百餘千而吳龍應又重
複開銷錢三百八十八千銀三百一十兩有奇
侵隱入己現有各關書役及簿冊可查似此有
心侵冒大玷官箴臣既已查出不敢徇隱謹據
實
奏明請
旨將原任湖北按察使今陞山西布政使吳龍應革
職來楚以便與那蘇圖所參各欵一併嚴審究

擬以肅官方謹
奏奉
硃批這所參吳龍應著革職發往楚省交該督嚴審
定擬具奏該部知道

被水情形疏

奏爲報明被水情形事查湖北地方潛沔一帶素
稱水鄉今夏又因雨澤過多漢水襄河泛溢異常
於五月二十三四等日天門縣之胡小垸堤通
順河口江陵縣之賴汊垸堤俱有漫決垸田多
被淹沒又於六月十四日江陵之了角廟等處
潛江之竹根灘等處又各冲潰以致下游之沔
陽荊門監利漢川併沔陽衛荊州衛等處圩垸
被淹甚多再襄陽府屬之襄陽縣德安府屬之

雲夢縣於五月二十一六月二十五等日山水
暴發堤塍間有被冲之處現今各處水勢未能
消退田中積水三五尺不等其低窪之處有深
至八九尺丈餘者居民房屋亦有坍塌幸人口
尚未損傷被水之家俱移居堤上茅棚蓆片暫
爲茨蓋風雨漂摇兼乏薪米深爲可憫臣會同
巡撫范璨飛飭各該道府分頭查勘兼飭即動
公項銀兩照向來辦災成例冲倒房屋瓦房給
銀五錢草房給銀三錢其雖未冲倒而水中淹

浸不可住居者俱照草房之例給銀三錢令移
居高處搭房居住其乏食之家俱動支常平倉
穀酌借口糧以資食用俟勘實成災即行照例
賑濟其漫決處所飭令地方官多備樁木柴草
設法速行搶築務期早爲堵禦疏消庶幾涸出
之處尚可補種晚禾除成災頃畝分數俟勘明
再奏外所有被水情形及目前撫恤事宜理合
先行奏
聞再湖南之攸縣醴陵等處亦於六月十六日山水

陡發居民房屋多被沖淹臣現飛飭確查情形
俟與湖南撫臣許容查明另行具報合併聲明
謹
奏　八月初七日奉
硃批所奏俱悉雖屬偏災亦應撫綏得所也欽此

據實奏明疏

奏爲
奏明事臣因湖北堤工應行加修奏明親往查勘
茲於八月二十一日自武昌起程二十三日在
沔陽途次接據襄陽府知府孟炤稟稱八月十
五日馬快張文德等在府城四牌樓地方見街
民拾有小紅封一個內裝告示呈繳前來查係
悖逆之語除密訪嚴拿外相應録稟等情到臣
當查封內僞示二張書寫總理七十二鎮都督

大將軍李梅字樣又另單開寫頭等大將軍李
勇次等小將軍陳龍等項名目并招選壯士催
備糧草種種悖逆之言紙上有手掌墨印二個
明係無頼奸徒妄思煽惑借現在通緝之逆犯
李梅爲名造作妖言聳動官府且單內開有張
么白般等詭名確係楚人聲口奸匪必非外來
無庸遠緝當即密飭該府文武各員設法密行
訪拿擬俟獲犯之日審明確實緣由再行奏明
辦理本不敢以荒唐無稽之言煩瀆

聖聰但此事據襄陽知府守備已經通稟各上司衙
門惟恐各衙門或張大其事以
上聞則奸轉得借此聲息或於苗疆地方搆造流言
又生事端是以密扎撫臣并提鎮各衙門俱當
留心密訪查拿務須鎮之以靜不得輕易聲張
察此等鬼蜮伎倆亦非大奸巨惡之久自當敗
露所有臣等密行辦理不致聲張緣由理合先
行奏
聞再僞示悖逆荒謬兼多訛字不敢録呈

御覽合併聲明謹
奏

親勘堤工疏

奏爲親勘堤工以衛民生事查湖廣一省號爲水
鄉江漢經流湖澤瀦滙百姓多從水中築垸以
爲田一有漫溢遂失生計其所以防水患而修
水利者較他省爲尤急臣於今春巡視苗疆凡
所經過有堤之處俱行相度竊見大江兩岸多
有小山土岸本高而所築之堤去水頗遠故冲
潰尚少惟漢水自襄陽至漢陽皆走平原溢爲
潛沔旁無岡阜以爲畛域而百姓生齒日繁圩

垸日多凡畜水之地皆爲田廬止留一線江身
兩岸築土堤以束之當日築堤之時不善相度
緊逼水涯而起不留尺寸之地以予水故水與
堤日相切摩而所築之堤又未夯硪堅實皆係
浮土堆成歷年歲修因艱於取土虛應故事甚
至將堤身草皮剷去以充新工徒煩民力無裨
實用是以荆襄安漢諸府無年不有水患雖曰
天災抑實人事有未盡也臣受
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日夜懸念寢食不安查湖

廣無專司水利之大員道府等官各有分界不能通身相度再湖廣堤工凡歲修小工皆用民力若普興大工民力不勝必需用項帮修又天門沔陽潛江監利等處今夏被水之處甚多既有偏災兼當以工代賑以資接濟似此既用民力又動帑項必需相度妥確詳慎辦理乃可無冒濫滋擾之弊雖堤工水利臣亦素未諳習而不敢不竭盡心力以求妥協謹擬於秋分水涸之後親往荊襄等處將江漢堤工通身相度通

盤計算所用民力幾何需費
國帑若干若一年可以普修則於今冬普行修築若工程繁多不能一時完竣則酌分緩急今年先修其急者明歲續修其緩者務期通省堤工俱成鞏固足資捍禦人事既盡於下庶幾仰邀
上天慈佑使江漢安瀾則此邦之人可享樂利於無窮矣除工程錢糧俟勘明另奏外所有臣親往查勘之處理合先行奏明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繳呈原稿疏

奏爲繳呈原稿事臣因襄陽地方拾獲逆示二紙當將密行查拿不致聲張緣由具摺奏
聞奉
硃批所見頗是不聲張而密辦以靖根株則可若忽視之或致釀成事端則不可俟緝獲之日卽行
奏聞又奉
硃批卽將原稿繳來欽此臣隨差員向襄陽府提取
原稿封呈
御覽伏查原稿字跡潦草紙張薄小並無體製不成文理自非大奸巨憝所爲或有一二無知匪類因李梅係苗疆首事之犯仍欲假此名目煽動苗人亦未可知臣是以一面奏
聞一面卽差人往苗疆地方留心偵探現今各處苗人俱各寧謐不惟並無此事亦且不知此言至襄陽一帶地方民人俱各安堵並無逆黨縱跡但逆示既在襄陽拾獲則此造言生事之人非在襄陽土著卽由襄陽路過住址行踪必有可

查臣現嚴飭該地方文武官弁併差標員前往嚴查密訪務究根株緝獲之日卽行具奏所有地方寧靜並無奸匪萌動情形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明白回奏疏

奏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准内閣字寄乾隆七年九月二十四

日奉

上諭前孫嘉淦奏稱荆襄等處隄工必須臣親身前往相度通盤計算方爲有益旋報於八月二十一日起行前赴襄陽今聞孫嘉淦行至安陸地方卽便回省朕再四思維不解其故近日襄陽府城有匿名逆示一事若孫嘉淦先知此事欲

前往襄陽料理固屬不可今因查勘堤工而往地方適有此事孫嘉淦何以行至半途而返豈不起人疑議總督管轄兩省封疆一舉一動關係觀瞻不應輕率若此致駭聽聞昔祖逖擊楫中流慷慨滅賊今襄陽之無賴非若江北之衆也孫嘉淦何畏葸至此豈不有站封疆可寄信詢問令其明白回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跪讀之下慚懼交集深悔前摺未將不到襄陽之故詳悉聲明以致

諭旨詢問伏查臣此次出巡原爲查勘堤工水利之故襄陽堤工較少於武漢安荆等處所以欲至襄陽者盖因襄陽樊城乃係南北孔道形勢最爲扼要無應修關隘未經目覩且墩臺營房卑陋傾圮不及直隸河南之雄壯欲因勘堤之便併查閱關隘兼查墩臺營房以便於今冬明春

奏明興修此臣欲往襄陽之本意也至逆示一事乃係一時拾獲從前並無端倪臣亦實不預知於八月二十一日自武昌起程乘船北上於

二十六日至潛江地方始接襄陽府知府孟炤等禀帖兼有通禀各衙門字樣臣詳度情形不過一二奸徒希以煽惑人心決無聚衆謀逆之事是以一面奏

聞一面卽扎諭各衙門令其鎮静不許聲張驚擾發付已畢臣仍泛舟北上不惟無因此而不去之心亦並無因此而必去之念二十八日至荆門州境乃係沙洋潰口地方臣泊舟親行勘度適値襄河水漲驟高八尺有餘灘急水溜挽舟逆

行甚爲煩難因細詢之僚屬自沙洋至襄陽水路不過四百餘里而當此水漲灘急之時非十餘日不能至再襄陽至荊州別無水路仍須返回安陸雖回舟順水較快亦得四五日計其往回之期必須半月以外自安陸以上兩岸多山向未築堤並無可勘工程惟至襄陽城外乃有石堤現在水漲未經退出根址難以勘視兼詢襄陽地方並無舊有關隘臣因思堤工關隘既無可勘則墩臺營房不過委員可估不必須臣

親往且今年

軍政

大計皆在十月內舉行九月望後即須辦理若往襄陽則恐九月以內不能回省既無要緊工程可勘不便逍遥道途延誤

大典是以決意自沙洋返棹與遥示之事初無干涉臣受

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地方奸宄乃係臣之專責無可旁諉襄陽若果有事臣自當星夜親往撲滅若畏避而速回武昌豈遂能寬其責而逃其罪乎臣於上年春間巡查口北直走開平朔漠之境今年春間遠涉湖南親至城綏叛苗之家中心坦然曾無疑懼況襄陽內地設有重兵遥示詭言並無實事本無可疑有何可畏

皇上以此度之亦可以諒臣之心矣至安陸以北並無堤工地形現在豈可揑飾臣實因漢江堤塍至沙洋而已完襄陽舟行甚難且無可勘之工不便徒往曠日需時商之各府僚屬衆議僉同

而後回並非尚有未完事件遽廢然而返也謹遵

諭旨將行至安陸地方即便回省緣由詳悉陳明伏祈

睿鑒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謹

奏

酌修堤塍疏

奏爲酌修堤塍以衛民生事臣因湖北地方連年多有被水之處擬將各處堤工親行查勘分別緩急大加修築等因具奏奉

硃批卿所見甚是而於水利情形實未悉若以直隸治河之術施之湖廣則不可之大者欽此仰見

我

皇上聖明遠燭洞悉機宜臣今親歷武漢安荆四郡將堤工水勢詳愼相度湖廣情形誠如

聖諭與直隸迥不相同直隸河道多有淤塞利在宣通湖廣則江漢爲經沱潛爲緯湖渚旁滙不可紀極當江水盛漲之時湖田之水渟蓄不出若妄有開浚或反致倒灌故凡支河舊港其現有者必不可塞其已塞者不敢復開疏瀹排決總難輕議惟有築堤以自衛而已臣此次查勘川江自荆州至武昌兩岸之堤多踞高而遠水故工程穩固偶有殘蝕應行培補民力可勝俱令照例承修漢水自安陸至武昌堤皆臨水故險工甚多自潛江以下至沔陽漢川交界二百里內處處單薄應修之工不可勝紀若不普加培築則今年現在被水恐將來又蹈覆轍若欲大加興修則百姓現在被災計民力實有不勝若欲擇其要者動帑修理則

惠澤不能遍及恐其轉起爭端若欲酌給口糧以工代賑不惟目前所需浩繁且恐百姓之心易生覬覦將來應修工程轉致觀望遲延臣因事在兩難再三籌畫查現在堤工皆係百姓照近

堤田畝分認丈尺有田多而堤少亦有田少而堤多其垸內之田有並未被水亦有被水而輕重不等應令地方官分別確查其未經被水與被水而輕以及田多堤少之處俱令照舊派夫加築務期堅固其田少堤多而又現被水稍重者量其夫工數目酌動公項銀兩分別借給使其暫免枵腹之苦以便趨事赴工所借之數於明秋徵追還項如此則民力暫寬而夫役易起堤工皆固而帑項無虧且定爲借給使百姓知

堤爲本分應修之工借乃一時權宜之則無論
借多借少皆感
皇上格外之恩而將來應修工程亦不致生觀望覬
覦之念矣其動支之項查藩司庫内有雍正七
八等年漢商公捐銀三萬兩爲地方公事之需
因漢陽育嬰普濟二堂動給生息銀八千兩尚
存銀二萬二千兩卽於此項内動給儘足數用
除借給數目俟核明題報外所有現在辦理情
形理合據實奏明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重修沙洋疏

奏爲重修沙洋古堤以增保障事查楚省漢江襄
河所有堤工多係民堤民修惟荊門州之關廟
鄭家潭等處長二十餘里名曰沙洋堤據荊安
二郡之上游偶有疏虞則江監潛沔皆受其害
與修保固最宜詳愼是以順治十三年康熙六
十一年雍正四年俱經動帑加修乾隆二年又
動司庫公項銀一千兩交荊門州知州張鎭大
加修築詎張鎭修理草率本年六月間鄭家潭

潰決下游州縣多致成災除將張鎭另疏叅革
責令賠修外查漢水自關廟以下多大溜頂冲
之所隄根甚爲危險卽將新潰之口加意堵塞
而以一線之堤與大溜抗衡終非萬全無患之
道查沙洋大堤迤東一二里外尚有古堤一道
相傳起自宋代綿長二十里適當大堤險工之
後今年鄭家潭潰因古堤殘缺連冲九口水逾
古堤建瓴而下觸處冲淹若使古堤堅固未嘗
不可以資捍禦也臣親行相度古堤上十里嘗

關廟之後堤身尚皆高厚可以緩修其下十里適當鄭家潭潰口之後本來堤身多有殘薄又大堤新潰更宜保護必當大加修築一律高厚使大堤卓立於外以禦沖刷古堤屹峙於内以防潰溢如此重層保障以資捍禦庶可無意外之虞臣現委安陸府知府劉士銘併安陸同知杜薰佑計興工務於明春完竣此實安荆兩郡民命所關不得不慎重也再查古堤原不在民修之内必宜動項興築現今各處民堤既經奏

明動支商捐銀二萬二千兩借給帮修計此項借給之外尚有餘剩即以所剩之銀修理此堤如再不足查武昌關口岸銀兩每年亦有餘剩可以動支合此兩項庶可敷用除土方丈尺銀兩數目俟佑明題報外所有古堤應修緣由以及動支款項理合先行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修理關隘疏

奏爲遵

旨查奏事乾隆五年三月十四日内閣奉

上諭各省舊有關隘或以屏蔽一方或以控扼數省皆屬形勝衝要之地雖建置沿革今昔異宜而其最關險要者保境防奸實爲封疆所繫因係年久多有傾圮所當以時修備可令各省督撫將所屬境内舊有關隘因便查勘講求孰爲一省之藩籬孰爲數省之要害將應行修葺防守

并緩急先後事宜詳悉具摺奏聞候朕酌量降

旨爾等遇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將朕此旨抄録封寄令該督撫等從容查辦欽此欽遵歷經前任督臣班第那蘇圖飭查先後咨准湖南巡撫臣許容查覆湖南地方並無應行修葺之關隘臣抵任後續准湖北撫臣范璨咨覆湖北各關隘情形前來臣因兩湖界連八省幅幀遼濶關隘傾圮必須整葺而形勢輕重尤當講求以仰

副

皇上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之至意隨於本年三四月
間勘辦城綏苗疆往返數千里凡兩湖山川險
易及邊境谿峒情形據其所見參以所聞詳加
討論務期得實查湖北各關向稱阨塞之地今
承平日久悉成坦途如荆州宜昌爲巴蜀咽喉
乃係水路踞岸稽查與陸路險塞不同鄖襄等
處爲晉秦孔道但昔人所據之關今皆基趾無
存現設總兵副將重兵彈壓無庸創修關隘其
他安陸施南等府或地居偏僻或汛防周密俱

已足資守禦無庸置議惟黃州府屬麻城縣之
虎頭關南通兩江地勢阨要向設巡檢駐劄而
關座年久傾圮所宜修整又德安府屬應山縣
之平靖武勝兩關崇山峻嶺重重擁護界連豫
省乃中州之籓籬實三楚之門户今關座垣墻
尚然屹峙而門樓垛口墩脚等項間有傾欹剥
落急宜補修查虎頭一關乃係緩工已據該地
方官報明陸續捐修無庸動項其平靖武勝兩
關現據該縣冊報估銀亦屬無多應於司庫公

項内動支修葺工竣據實造冊報部核銷至湖
南一省與蜀黔兩粤爲隣疊嶂重谿多成天險
其險阨之區半屬苗境原設營汛棊布星羅其
尤關緊要毗接黔苗如鎭筸永綏皆有重兵大
員長安五寨等處現於城綏善後事宜案内
題請添兵築城各已捍禦嚴密此外並無舊有關
隘應行修葺之處所有遵
旨查勘情形及修葺事宜臣謹會同湖北撫臣范璨
湖南撫臣許容合詞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報明審案疏

奏爲報明審案及起程日期事查湖南巡撫許容
特參謝濟世踰閑蕩檢一案奉
旨命臣會同審理臣於本年二月内已經審明於二
月二十四日繕摺具
奏併繕本具
題臣卽於是日起身於二十九日在路接准部咨
因湖南署糧道倉德揭報布政使張燦等囑托
換詳經都察院轉奏奉

旨這所奏情節著交與孫嘉淦秉公據實一併審理
具奏原扎詳冊併發欽此臣於三月初五日再
至長沙提布政使張爕長沙府知府張琳等訊
問於三月初八日復准部咨因御史胡定條奏
奉
旨命阿里衮前來會審臣因旣有
欽差來審故將所訊張爕等口供情節未經具奏阿
里衮於四月初三日至長沙臣於四月初七日
接到前與許容會奏之摺奉

硃批因胡定有條陳又命阿里衮前往會審矣欽此
旋閱邸抄見前與許容會題之本奉
旨此案俟阿里衮孫嘉淦會審具題到日再降諭旨
該部知道欽此臣正與阿里衮會審此案又因
倉德續揭臣不將換詳之事先行糾參經都察
院轉奏奉
旨都察院摺奏岳常道倉德通揭上司抑勒換詳一
事曾申詳總督孫嘉淦孫嘉淦批令該道婉曲
善處且云審時不問此款等語孫嘉淦身爲總

督又承旨審辦此案接到倉德揭帖時卽應奏
聞將揭内情節審理乃故寢其事不行陳奏而
審案内並無一語及倉德所揭情由扶同許容
草率完結甚屬徇庇有失封疆之體俟此案結
後著該部嚴察議奏其都察院原摺交與阿里
衮將此案前後情節逐一查審具奏欽此臣聞
命之下惶愧無地悚懼難名謹查前後案件其謝濟
世原參續參之案臣已遵
旨會同阿里衮覆行審訊取齊各犯口供則是謝濟

世參案已經審完其都察院前後所奏已經奉
旨交與阿里衮查審具奏臣應聽議處不便會審已
將所發原扎詳冊併臣所取許容張燦張琳等
口供俱交與阿里衮聽其查審至胡定條陳一
案臣應否會審未經續奉
諭旨但查其摺內事件有張燦等換詳情由是卽臣
所狥庇之事其衡陽縣知縣李澎善化縣知縣
樊德貽等卽係臣從前未行參奏之人與都察
院所奏一案情事互相牽連臣若行會審則各

犯避忌不吐實供轉於公事無益查案內所審
事件若與問官有干涉者問官卽應自行廻避
今此案事件皆與臣有干涉例應自行檢舉
奏明廻避臣與阿里衮面商意見相同實不敢冒
昧會審有違定例既不會審公事則臣閑住湖
南實有不便伏思閩省海徼巖疆實屬要地臣
旣奉
恩命署理福建巡撫又
命俟謝濟世一案審理完竣卽由湖南前赴閩省已
經數月未能視事寢食不安今既不便閑住湖
南自應前去赴任臣謹遵
諭旨於四月二十六日自湖南長沙府起程取道江
西前赴閩省其前後各案有已經審完及不便
會審之處暨臣起程日期理合據實奏
聞伏祈
聖鑒臣不勝惶悚慚愧之至謹
奏

謝署閩撫疏

奏爲恭謝

天恩敬請

聖訓事乾隆八年三月初八日臣在長沙接湖廣總督阿爾賽抄咨准吏部咨稱乾隆八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張楷著補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山西巡撫員缺著劉於義調補福建巡撫員缺著孫嘉淦署理孫嘉淦俟謝濟世一案審擬完竣卽由湖

南前赴閩省不必來京請訓劉於義奉到諭旨之日卽赴山西之任不必俟孫嘉淦交代欽此

臣聞

命之下感激難名伏念臣性本拘迂加以踈畧前在畿輔報稱無能近涖兩湖愆尤日集撫躬省疚慚懼良深叨蒙

皇上隆恩宥臣咎戾不加責譴復沛

温綸俾署閩撫遠昭

聖鑒不遺葵藿之忱叠荷

天慈屢膺封疆之寄

恩逾格外銘刻心中臣惟有矢愼矢勤益自砥礪勉圖後效以贖前愆但嶺表海嶠民情不一撫綏化誨設施尤難而臣年過六旬精力日减當兹繁劇之任實切隕越之憂惟望

皇上憫臣庸愚詳加

訓示俾獲有所遵守庶幾黽勉奉行則此生所有之餘年益沐

生成於無旣矣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敬請

聖訓再臣奉

諭旨之後因在湖南審理案件未能起程赴任是以

謝

恩請

訓稽遲時日合併聲明謹

奏

卷十一司成課程

制義目錄

嫡孫孫 鑄敬刊

其爲人也孝弟 章

爲人謀而不忠乎 三句

六十而耳順 二節

由誨女知之乎 節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章

林放問禮之本 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節

夫子之文章 節

莫春者春服既成 點也

百姓足 四句

宗族稱孝焉 二句

子擊磬於衛 章

如切如磋者 忘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章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二句

君子之道費而隱 章

道不遠人 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 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 章

鬼神之爲德 章

舜其大孝也與 章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章

武王周公 章

哀公問政 章

滄浪之水清兮 四句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章

其爲人也孝弟　全章

大賢推孝弟之道而得爲仁之本焉。蓋孝弟則不仁之事遠而仁道生矣。故爲仁以孝弟爲本也。學者可不知所務哉。有子曰。君子之學莫先求仁。顧仁道甚大。而其爲之則有本焉。約而指之。則孝弟而已矣。何言之。君子之爲仁於天下者。將使天下有治而無亂也。天下之亂必有作之之人。其人而好作亂者。必自犯上始。其人而好犯上者。必自犯其父犯其兄始。如其爲人也而孝弟矣。孝主於愛。弟主於敬。自鮮犯上之心。愛不惡人。敬不慢人。焉有作亂之事。然則天下之亂。孝弟可以已之。有明徵也。是故經世有道。道極於能生。君子之所爲者甚多。而行道有本。本期於能立。君子之所務者甚少。今夫爲人也孝。務愛親已耳。乃推之而不犯。又推之而不亂。則其愛漸博矣。夫博愛者爲仁之道也。而皆分愛親之餘以給之。則是立愛惟親。而愛道自此而生也。爲人也弟。務敬長已耳。乃推之而不犯。又推之而不亂。則其敬漸廣矣。夫廣敬者亦爲仁之道也。而皆由敬兄之意以達之。則是立敬惟長。而敬道自此而生也。由是言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君子知其然也。故當其務本之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祇盡爲人之本。及乎本立之後。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遂致大道之行。積而至於人人親親。人人長長。則天下之亂果無由生矣。此君子之所以仁天下也。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爲人謀而不忠乎　三句

歷叙省身之要歸於誠而已夫以忠信爲本而習其傳則誠全矣此曾子所以聞一貫也若曰爲學之道莫要於誠身誠易漓而難久故欲不怠其所易也又欲不息其所難也吾之三省者何哉葢以盡己之謂忠乃吾身所以立體以實之謂信乃吾身所以致用而吾夫子之所傳則皆當以身習之者也吾日省吾忠而切己之事或能盡心若爲人謀則智慮易踈矣故於此尤

加謹焉曰得毋尚有不忠乎吾日省吾信而天合之親或能率眞若與朋友交則緣飾易起矣故於此尤加惕焉曰得毋尚有不信乎至於傳則子之誨而不倦者吾自當學而不厭而特恐道之難幾也又恐力之難繼也故於此尤加勵焉曰得毋偶有不習乎忠原於无妄信極於不欺此實心之具於己者必以身體之使及於人則倫類之往來無所敢忽也吾故日省其所接耳傳不止於忠信究不外於忠信此實理之聞於師者必以身體之使得於己則百年之官骸無時敢怠也吾故日省其所具耳忠信爲主而所習益以無僞不貳者之所以純也習其所傳而忠信益以無間不息者之所以久也此立誠之道也吾以此終日吾以此終身矣

六十而耳順　二節

聖人言其知行之漸熟。所以示爲學之方也。蓋耳順者知之熟也。心不踰矩者行之熟也。非學之不已何以至此哉。若曰爲學之進境自驗其心與理而已。理入而心不受是知之功未熟也。心出而理不隨是行之功未熟也。吾至五十以後何如哉。天者道之原。天呈則覺萬物之皆理。而形聲各挾天則以俱來。命者性之體。性見則覺吾心之皆理。而意念亦觸天機而後動。則嘗

憶吾六十時矣。知之漸熟則不知之以心也。而知之以耳。夫耳有所逆於聲與心有所逆於耳。皆理有未習也。理習於心則乍聞皆其所素悉。聲與理合。耳與聲合。心與耳合。嘿驗其迎距之幾。但覺有順而無逆矣。今而七十矣。行之漸熟則不但行之以心也。而兼行之以欲。夫從矩而非其所欲。與從欲而有踰於矩。皆心有未習也。心習於理。則情動不離於性靜。心如其理。欲如其心。矩如其欲。密驗其離合之數。似覺從欲而

不踰矣。無心者以音傳。有言者以言宣。耳之取數至多而皆莫逆於心。庶所知可以無遺。至於窮神知化。則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無欲可以觀復。有欲可以觀通。欲之爲境至變而皆不越於理。庶所行可以寡過。若夫大而化之則幾非在我。有志而未逮也。計自今以往或天假之年。則所進未可預知。要其學而不厭者則無時已矣。

由誨女知之乎　一節

聖人誨賢者以知之欲其知性也蓋知不知非知而知知知不知者是知也此乃吾性之智乎且夫人心之内有不可名而可指者是所性之有覺人心之知所由生也顧知生於心而人乃以知知物不復以知知心於是乎外之所知愈多而心内之眞知轉無以知之矣由乎吾今誨女以知之乎夫所謂知之者非天下之物無所不知而後謂之知也亦非天下之物有所不知

而遂不謂知也女自思之不有知之者乎遇物而知之物不知女之知也人亦無由知女之知也然則誰謂之知者此必女心中有以爲知之者也不有不知者乎遇物而不知物不知女之不知也人亦無由知女之不知也然則誰謂之不知者此必女心中有以爲不知者也明昧之迹在物而所以明昧者非物有明其明者而後謂之眞明有明其昧者而後謂之不昧知不知之途常分而知知知不知者不分此合一者是知之原也女宜自知之也迷悟之數在心有所以迷悟者非心有覺其悟者而悟乃不迷有覺其迷者而迷亦爲悟知不知之境遞變而知知知不知者不變此有恒者是知之眞也女宜常知之也苟不知之無論不知者非知即知者亦非知也如其知之無論知之者是知即不知者亦是知也由乎女其知之乎

子張問十世　一章

聖人之前知以知禮者知之也。蓋禮者世之綱也。因往推來百世可知。豈僅十世哉。且古今來世道之變亦多矣。有不得變者。有不得不變者。能深悉其不得不變之故。則不變者可知。而變者亦未始不可知也。昔子張學於夫子有年矣。一旦而問曰十世可知也。蓋自異其所見也。子曰是何足異哉。今夫世之所以爲世者禮而已矣。禮有其當因百世不變者也。禮有其當損益

世世遞變者也。唐虞以前尚已。夏殷之禮吾能言之。所因者何事。與所損益者何事。可考而知也。周禮吾嘗學之。所因者如是。而所損益者如是。可考而知也。吾之所以知往者如此。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已往者將來之例也。其或繼周者不可知。吾卽以周知之。吾卽以周之監夏殷者知之。窮而必變者勢也。前世之所益久而積重。必爲後世之所損。前世之所損久而積輕。必爲後世之所益。此於所因之中已寓所損益之勢者可以豫卜也。變而必返者理也。後世損前之所益。久而質勝。必復益其所損。後世益前之所損。久而文勝。必復損其所益。此於所損益之中仍不失所因之理者。可以前定也。以此推之雖百世可知也。十世云乎哉。蓋天下無禮外之世。亦無因損益以外之禮。禹湯文武之聖。旣已制所因之禮。而夏后殷周之迹亦已備損益之變。因往推來百不失一。此聖人之所以前知也。豈一切術數之所能及哉

林放問禮之本　一章

聖人欲以儉返本因示以喪之亦不貴奢焉蓋儉非禮之本所由以返於本也喪不貴儉而亦不可奢故兼及之且夫禮之本質而已矣質不足而文文有餘而奢有志之士亦欲以儉示之而或者又執喪不可儉之說以相難於是儉有所難通而禮日趨於奢喪亦日趨於易聖人方憂之也而林放乃問禮之本故慨然曰大矣哉此問乎夫以禮之敝也而欲溯之緣情緣性之

初其意豈不甚善然以俗之敝也而欲反之無體無文之始其事有所甚難無已試言其近本者言其可以返於本者夫禮與俗之交敝奢害之也奢則費廣費廣則民貧民貧則詐僞起無寧儉焉而即其費廣者省之猶庶幾敦龐之遺也此其近本者也奢則欲肆欲肆則僭上僭上則篡弒生無寧儉焉而即其肆欲者約之猶不失敬謹之意也此其可以返於本者也即謂五禮之中喪不可儉然君子誠不以天下儉其親亦不以其親奢天下今有喪者於此哀不足而文有餘也將以是爲善居喪者乎又有喪者於此文不足而哀有餘也將以是爲不善居喪者乎然則與爲其易寧爲其戚喪且不貴奢也而禮之貴儉不益信哉盍物力原民生所愛惜特狃於奢而勉以相效若予以名之美而又適其力之便則天下始不苦禮之難故不言本而言儉明禮之本之可復也愼終誠人子之大事又恐泥於儉而不勉以自致今去其文之奢而務

盡其心之誠則後世將益善其喪之道故言禮而又言喪明儉之說之無弊也而聖人維禮之意深矣其救世之心益切矣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一節

聖人憫人之不仁而望其以知求仁焉夫人而不仁則約樂皆不可處矣而求仁必自知始故深思仁者知者也且夫人有中心所處而安者仁是也心處於仁而天下之境乃無不可處此夫人終身之利而愚者不知可嘆也矣吾故深憂夫人之不知以至於不仁也夫不仁者豈復有可處之境哉失其心之所有而後以貧賤爲約若久處之必至於濫矣不可也忘其心之所

適而後以富貴爲樂若長處之必至於淫矣不可也夫天下之境即之而後難窮而無所入乃悔而思返原不仁者之心必惡約而好處樂而皆不可處則其途窮矣吾故望其悔而返也悔其不仁當思仁者矣返而求仁當思知者矣仁者能得其心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而敦仁亦如其安土仁無往而不存必約與樂皆可安也而何不可也知者能知其心者也眞知之則好之篤而求仁亦如其嗜利仁隨遇而可求則約與樂皆有利也而何不可也蓋内境與外境原分輕重誠吾身所皆備則富貴貧賤處之一而化齊仁者之安是處約樂之極則也能知與能得原有後先明吾性所固有則富貴貧賤無所入而不得知者之利是求仁之要道也不仁者誠知仁而求之則將由利而得安不然則吾不知其何境以自處也

夫子之文章　一節

賢者有悟於聖言而嘆其聞之難焉葢文章易知而性道難明故有雖言之而不可得聞者矣賜若曰授受之際大約教者言之而學者聞之也夫以耳聽爲聞言之斯聞之矣必欲聲入而心通則有覿面告語而仍如未聞者焉賜今者追憶夫子之言矣道渾淪而難窺自夫子言之而條理分晰燦然其有文焉道散殊而難紀自夫子言之而典禮會通斐然其成章焉是夫子

之言皆夫子之文章也夫文章皆道而道率於性則文章即性之所著也道率於性而性命於天則文章一天道之所昭也顧道通上下聖人原無言與不言之分而詣有淺深學者則有聞與不聞之異文章莫大於五倫親義序別信夫子言之吾人聞而篤行之可也夫五倫之與五常豈有殊旨乎乃返求其繼善所成之體則見仁見智終疑似而未眞乃知淺人固不可與言深也文章莫切於五事肅乂哲謀聖夫子言之吾人聞而敬用之可也夫五事之與五行豈有異理乎乃上溯之於穆不已之精則無聲無臭極擬議而不似乃知中人固不可以語上也洒掃應對之場具有精義入神之故夫子未嘗不多方指示以冀人之得聞而學者自有所不可盡性至命之原即在孝弟忠信之內賜亦未嘗不竭力殫思以冀其可聞而於今終有所未得賜用是自愧矣抑用是自勉矣

莫春者　點也

大賢因時之學與聖心有合焉葢道隨乎時也即莫春而志在不與聖心有默契乎昔吾夫子聖之時者也舉世莫知而與二三子優游於杏壇泗水之間似無意於世不知目前之所居即異日之所以故黃農虞夏日陳几席而不謂點能窺此意也不觀其以莫春言志乎點非有擇於莫春偶值莫春則安此莫春矣亦不敢有負於莫春既值莫春則行乎莫春矣春服既成備

其具也冠者童子偕其人也風浴詠歸爲其事也由此觀之異耶非耶遇合難必而有所待以爲期我所期者未必遇與我遇者又若不相期是我虛其所遇而非我之不遇也畢生總無可出之位當與斯人日勤所有事而不必有所待焉推此志也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因應無方而有所挾以致用我所挾者未必用世之所用我又未嘗挾是我不能用世而非世之不用我也古今總無可擾之時當與斯人共安於無事而

亦不必有所挾焉推此志也有天下而不與可也昔吾夫子與於蜡遊於觀上喟然而嘆謂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有志而未逮焉今觀莫春數語三代之英其庶幾乎宜夫子與之也然志愈大世愈莫知則又以悲大道之不行而斯人終不被黃虞之澤也喟然一嘆有在春風瑟聲之外者葢點也誠異而夫子深遠矣

百姓足　四句

大賢言君民之相通而得足國之道焉。蓋君與百姓共國者也。故其足與不足當以百姓爲斷耳。有若曰。人君之患莫大乎私已而外其民。外其民而苦之。君與樂者誰耶。是故天子不言有無。其有無與民通也。諸侯不言多寡。其多寡與民共也。二猶不足。公憂君不足耳。臣以爲君者與百姓共處此國者也。是故君之足。非自足也。有與君共足者百姓也。君之不足。非自不足也

有與君共不足者亦百姓也。如從臣之說而行徹。則所留於民者多。而百姓足矣。百姓足則室盈婦寧。君與共此恬熙。丘牛甸馬。君與共此強盛。凡國中之與君處者。無不足也。而君孰與不足乎。如從君之法而用二。則所取於民者多而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發粟蠲租。君與共此匱乏。撤懸減膳。君與共此艱難。凡國中之與君處者。無一足也。而君孰與足乎。蓋自履畝加稅以來。既取其公。復取其私。百姓與君日有睽隔之勢。而溯徹田爲糧之初。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君與百姓原無彼此之分。見以爲分。則剝民奉君。而百姓貧而君不獨富。是常不足之道也。見以爲合。則以君養民。而百姓富而君不獨貧。是常足之道也。故徹者通也。君民合也。文武之制。所以聯上下之情。而裕邦國之計者。此道得也。公何爲而不徹也哉

宗族稱孝焉　二句

聖人重士之孝弟。而有以分驗之焉。夫孝弟原一人之事也。而分宗族鄉黨以稱之者。蓋務得其實也。意謂敦實行者。初不必其名之著也。即使著焉。亦不能擇人而分著其事。然而至性之感孚。原各從其類焉。則亦未嘗不可分驗之也。吾今知士之次矣。夫廷獻原於家修。百行始於門內。孝弟也者。非爲士之本哉。孝以愛親。其親知之而已。有所以得其實者。將於宗族之稱驗之。弟以敬兄。其兄知之而已。有所以核其眞者。將於鄉黨之稱驗之。宗族非不知其弟。而獨稱孝者。爲其身受之也。宗族尚睦。主於相愛。人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亦未有愛其親而不愛親所愛之人者。宗族者。親所愛也。吾愛吾親。因以及吾親之所愛。宗族身受其愛。而知其自愛親來也。則所以稱其孝者偏詳矣。鄉黨非不知其孝。而獨稱弟者。亦爲其身受之也。鄉黨尚讓。主於相敬。人未有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亦

未有敬其兄而不敬兄所敬之人者。鄉黨者。兄所敬也。吾敬吾兄。因以及吾兄之所敬。鄉黨身受其敬。而知其自敬兄來也。則所以稱其弟者獨至矣。爲子爲弟之職。非有奇能。然而孝所以行吾仁。弟所以行吾義。是即行己之大端也。宗族鄉黨之稱。未達四方。然而孝可以移於君。弟可以移於長。是亦將命之先資也。以此爲士。可謂次矣。

子擊磬於衛　全章

隱士聞磬聲而譏不果。不知聖心之難也。蓋聖人不能忘世故欲已而猶難之。荷蕢譏其不果。惡知其心之難哉。昔夫子轍環至衛將反魯。欲已而不果其心有難焉。因擊磬以傳之。當是時有過門而嘆息者。誌其人則荷蕢者也。噫荷蕢乃知音哉。聞之告以憂者擊磬。又曰磬以立辨。然則聞磬聲而辨憂。學士大夫猶難之。顧何以得之荷蕢也。誰爲君相而使斯人荷蕢者。觀其

嘆曰有心。似知夫子者耶。又曰鄙哉。似不知夫子者耶。昔衛之詩人。慨世莫已知而賦厲揭之章。夫子刪詩而存苦葉。非美其去之果。毋亦謂印須我友有不忘斯世之心焉。而荷蕢乃賦此以諷孔子誤矣。且夫世莫已知。夫子知之矣。斯已而已。夫子亦知之矣。明知莫已知者之當已。而其心有不得已者焉。明知不得已者之終已。而其心有不容已者焉。不欲已而已難矣。已而終不果於已更難矣。硜硜乎難之也。而乃以爲鄙耶。夫子嘆其果。亦知已之不果也。然而不能果也。嘆其不難。亦悲已之難也。然而不能不難也。抑吾夫子自衛反魯。轍環息矣。豈不終已哉。果與不果。同歸於已。獨留此心之難。與磬聲共千古焉。此則夫子之已而不已也。荷蕢其知之耶。其終不知之耶。

如切如磋者　忘也

傳者繹衛詩而得止善之功焉。夫明德止於至善其功不易竟也。而詩言適有合焉。故詳繹之。傳者意謂吾今而知止善之道矣。先之以知焉。繼之以行焉。貫之以敬焉。功專於己。而效及於民。是道也。繹淇澳之詩而得之。如切如磋者何也。切分之也。分不善以擇善者似之。磋研之也。研善以求至善者似之。知之屬也。益言學也。如琢如磨者何也。琢去之也。去不善以留善者似之。磨瑩之也。瑩其善以底於至善者似之。行之屬也。言自修也。至於瑟僴赫喧則言敬也。守其善而至於密。執其善而至於毅。則戒慎恐懼日毖矣。故瑟僴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善之積而至於著。善之著而至於大。則動容周旋皆中矣。故赫喧者威儀也。敬昭於外也。吾因是而更繹之。學以知之。致知也。自修以行之。誠意也。恂慄威儀以敬之。正心修身也。由格致以誠之正之修之。明德之盛也。學以知之。知止也。自修以行

之。得止也。恂慄威儀以敬之。敬止也。本敬止以知之得之。是明德之盛而止於至善也。然而其民已新矣。何也。盛德至善者。民之所不能忘也。以德感德而德同。以善感善而善同。故不忘者新機也。夫明德止善而兼能新民。學之全也。而不外乎學以知之。自修以行之。恂慄威儀以敬之。故致知力行主敬者。千古不易之道也。

所謂平天下　全章

傳者詳言絜矩之道。而申戒其專利焉。葢平天下本於絜矩。絜矩本於善與忠信。而利則亂之原也。故申戒之。意謂平天下者治已之心以通人之心而已。通人之心。必公利而用賢。治已之心。務去私而戒偽。所以致治者在此。而防亂者亦在此矣。夫所謂人心之通者。其性見於孝弟慈。而其情發於好惡。君子觀孝弟慈之皆同。而得矩焉。以其所惡推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間。而

得絜矩焉。其道在於同民好惡而已矣。民有所好。以吾之心好之。民有所惡。以吾之心惡之。是則推一人之心以得千萬人之心。而得其心則得民。得其民則得國。若好惡一辟。則俱失之矣。君子深觀得失之故。而矩可不絜乎哉。乃所謂絜矩亦不易言矣。民之所好者財也。德人財用本末昭然。而以君心未慎。遂内末而聚財。以至民散而悖出。必慎德以至於善。庶以心之無私者得之。不然必失之矣。民之所好者賢也。所惡者不賢也。有容娼嫉。利害懸殊。而以君心未仁。遂舉退之不力。以至好惡之拂性。必求仁而本於忠信。庶以心之無偽者得之。不然必失之矣。夫辨内外本末之分。而歸於善。是察之惟精。而知止之實境也。定好惡用舍之極。而歸於忠信。是守之惟一。而誠意之純功也。以此絜矩。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其道莫有大焉者矣。顧或者疑之。以爲財不可散也。不知財卽欲足。亦必生之有道。而不可以不仁發之。財卽欲守。亦必上

之好仁。而不可以不義斂之。若棄義而務利。則小人用而菑害生。并其利而亦失之矣。故致治在於絜好惡之同。而防亂在於嚴義利之辨。平天下者愼之哉。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　二句

敬以存心。君子不離道之功也。蓋引心以離道者耳目也。由睹聞以至不睹聞。而皆敬焉。則心存而道不離矣。且心率性而爲道。本不離也。而有時離者。則以耳目之官。引物而使入也。視聽之才。引心而使出也。入之者久則無觸而念動。出之者頻則官止而神馳。其迹著於睹聞之際。而其機伏於不睹不聞之中。是故君子畏道之離於視也。而以覩存心不當睹者。戒之使不睹。

所當睹者。愼之使善於睹。而又非徒戒愼所睹已也。夫目不造形。心能造形。故有目尚未睹。而心先欲睹。又有目已不睹。而心尚如睹。是睹之離道。物爲之。不睹之離道。心爲之也。則戒愼何時已矣。畏道之離於聽也。而以聞存心。目閉而耳不閉。則難戒而常恐其聞。形隔而聲不隔。則難愼而常懼其不善於聞。而又非徒恐懼所聞已也。夫聲有去來。聞無止息。故有耳、雖不聞。而心仍有聞。抑或耳偶不聞。而心遂無聞。是聞之

離道心知之。不聞之離道。心不知之也。則恐懼當更甚矣。蓋形聲有而道在。於有形聲無而道在於無。其合有無而爲一者。原無睹與不睹聞與不聞之畛域。故視聽動而心本無動。視聽靜而心本無靜。其合動靜而爲一者。常有不睹亦睹。不聞亦聞之精神。如此則耳目之官有主。而物雖感而不入。心之存於道者。乃無須臾之離也。聰明之才善返。而心雖應而不出。道之存於心者。乃無須臾之間也。此君子不離道之功也。

學者其知之哉。

君子之道費而隱　全章

觀道於費隱而得體道之功焉葢道之費無所不至而隱卽在於費中故體道之功必由庸行以及其至也且君子依乎中庸則中庸之道卽君子之道也彼索之隱怪而廢於半途者必視道有可止之境且謂隱在中庸之外也而豈其然哉今夫君子之道顯微一致而隱見同原未嘗不隱乃費而隱者也奚以明其費也以夫婦之愚而中庸亦可知焉乃充其日用飲食之類

有軒皇之所未製炎帝之所未嘗者矣以夫婦之不肖而中庸亦能行焉乃滿其相生相養之量有安懷徒存其願施濟猶病其難者矣豈惟聖人哉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陰陽之慭人猶怨咨則道之費倂非天地所能窮也庸德庸言之共由卽至聖至神所不盡雖欲廢於半途而惡能已哉奚以明其費而隱也聖人之所不知能可以語大焉乃大之至而天下莫載則費至於無外隱卽在於無外矣夫婦之與知能可以語小焉乃小之至而天下莫破則費至於無內隱卽在於無內矣不觀之詩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皆無極之眞察乎上下則道之隱又非天地所能祕也有形有象之發育卽無聲無臭所昭垂而欲索隱於費外果何爲哉君子知其然也故不敢索隱而求道之端託始於與知與能之內不敢半途而求道之至推極於明天察地之全其造端夫婦也是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功也其察乎天地也是卽孝可得天禮可治

國之效也而由庸行之常推之以及其至者其事可遞詳矣

道不遠人　全章

詳君子脩道之功皆不遠於人也。蓋人心有性情也。以此自治而推於人則盡道矣。夫何遠之有。今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以夫婦皆人。故卽人以爲道也。夫子嘗言之矣。曰吾曠觀夫人而皆遠於道也。吾深觀夫道而不遠於人也。人之爲人而遠道不可以爲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何言之道也者本於性情而統於人心者也。故以柯伐柯則猶在柯外以人治

人則卽在人中以其心約其情復其性。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道豈遠乎哉。且夫所謂以人治人者蓋言以己治己也。一己而外天下之人衆矣。倘修己之則在内而施人之則又在外則道猶遠也。而正不然。夫己有心人亦有心也。以心復性忠也。率性爲情恕也。忠存而道存乎己。恕行而道行於人。試觀對己之人自夫婦而外。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是也。而以己處乎其間必事其君父兄友事之者施之也。必求乎子臣弟友求之者有所不願卽有所願也。施而不願人己所同則以勿施者爲忠恕求而有願亦人己所同則以能施者爲忠恕道卽忠恕忠恕卽心則其不遠於人益信矣。是道也行之爲庸德言之爲庸言庸之云者不遠人之謂也。不足而不敢不勉有餘而不敢盡不敢云者不遠人以爲道之謂也。言顧己之行行顧己之言仍是以己治己也。是卽以人治人也。乃知獨爲道則己亦人也。而道在一人共爲道則人盡人也。道

在衆人而仍本於一人。是以君子治其性情發爲忠恕施於人倫而謹其言行慥慥乎不遠人以爲道者誠以遠人則不可以爲道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道之造端者不益明且詳哉

君子素其位而行　全章

詳素位之學皆庸行也葢位者身之所居也行而自得失而反求非所謂庸行哉且言道而至於子臣弟友其事猶多端也此其中又有位焉則身之所居者是顧人之於位也不患其身之不居而患心之不安於所居於是有所求於人無所得於已葢虛願多而實行少也若君子之於位則素焉而已位雖偶値而若固有之在位之中者不敢不行也位雖暫處而若將終身在

位之外者不敢或願也富貴貧賤位常而行其經夷狄患難位變而行其權夫人有心而不自得斯境爲累焉今旣盡其分而無歉則天時窮而心自得其通人事逆而心自得其順也其素位而行也如此居上行上不願以上而陵下居下行下不願以下而援上夫人有求而不能得斯怨尤生焉今旣正乎已而無求則心自通而不知天之窮心自順而不知人之逆也其不願乎外也如此夫道庸則平故素而行者皆易也

匪是則險也行庸則不遠故位以外者皆命也匪是則倖也居其易俟其命君子所以常得也求位內者也行其險徼其倖小人所以常失也求位外者也然必謂常得而乃不願外又豈足以盡君子哉夫君子之所得者已之正也若夫命則不能無失也然失諸外者反求諸身而已矣是故天時之窮不但不怨而已且謂已無以格之則修身立命以回天也人事之逆不但不尤而已且謂已有以致之則修道立教以覺人

也借觀於射不益信君子之心哉是知行而自得者依乎中庸之功失而反求者遯世不悔之境其造端也始終君子之爲已及其至也則爲聖人之時中故素位者不離道之極功也

君子之道譬如　一章

爲道有自故庸行可以及其至也夫庸行者卑邇也乃觀於妻子兄弟之順父母則卑邇可高遠矣故爲道貴知所自也今夫索隐行怪者皆好爲高遠者也責以庸行而素位將疑其邇而不能遠也卑而不能高也無已則請譬之不見行遠者乎行期於遠而當其行之必自邇始又不見登高者乎登期於高而方其登之必自卑始故天下無高遠也原其登行之自莫遠匪邇

莫高匪卑也天下亦無卑邇也得其登行之自無邇不遠無卑不高也君子之於道亦若是則已矣今夫君子之道固造端乎夫婦者也詩不云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言夫婦之有子也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妻子好則兄弟和也又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兄弟和則妻子樂也此未及父母也而子曰是已及父母也言妻子好兄弟和則父母順也由是言之父母者一家之高遠也而順由於兄弟和和由於妻子好所謂原其所自高遠皆卑邇也妻子者一家之卑邇也而好可以和兄弟和可以順父母所謂得其所自卑邇皆高遠也至於父母既順則大孝可以得天達孝可以治國天下之高遠皆至矣所謂察於天地者乎然則好高遠者可以返矣然則務卑邇者可以無疑矣

制義　卷十一　三十八　敦和堂

鬼神之爲德　一章

中庸詳言鬼神見誠之足以盡道也。蓋鬼神者道之行也而皆誠爲之。然則行道者顧可不誠乎哉。且夫邇之可遠卑之可高者非意之也。此其間形聲不接之區皆有默相貫注之精。益誠之至而鬼神通焉。夫子嘗言之矣。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德列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德行焉。視之不見其形也。而凡有形者孰鼓動之是無形所以體形也。

聽之不聞其聲也。而凡有聲者孰吹噓之。是無聲所以體聲也。且夫幽有鬼神而明有禮樂。其道一也。洋洋美典乎。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天下之人之心皆以爲神之在不可測格不可度。故不可斁也。是孰使之者豈非鬼神之體之耶。夫不見不聞可謂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顯矣。如此乎其微之顯也。是遵何德哉。蓋盈天地間皆氣也。氣之靈者鬼神也。其氣之中皆理也。理之實者鬼神之德也。理宰氣以成能。故天地之鬼體乎人心。氣載理以成性。故人心之鬼神通乎天地。天下無實有而可掩之理。其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皆無極之眞自幽而之明也。天下無實有而可掩之心。其經綸萬端感孚庶類者皆幽獨之精自隱而之見也。試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無形而相通者何物乎。是誠也。即鬼神也。是故誠者鬼神所以體人也。天之道也。誠之者人心所以體鬼神也。人之道也。盡人合天一誠足矣。而何疑於邇之可遠卑之

可高乎哉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大孝可以得天。由庸行以極其至也。蓋爲聖人而受天命。不可必得也。而皆自大孝得之。豈非遠邇高卑之一致者乎。且夫以順父母爲高遠者。非無徵之言也。昔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治天下。而享天心。其理莫大於孝。其事莫備於舜。蓋舜之所以爲聖人者。卽以孝之德爲之也。蒸乂克諧。其德可以協帝。齋慄底豫。其德可以動天。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德爲聖人。其德大矣。由大

德而爲天子。得其位也。由天子而有四海。饗宗廟。保子孫。得其祿也。且天下皆稱爲聖人。則得其名矣。聖人常保其祿位。則得其壽矣。大哉德乎。其位祿名壽之皆得。豈非天命哉。而要非無因而致也。今夫天之生物。有培之者。必因其栽也。有覆之者。必因其傾也。因材而篤。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則其命可知矣。天生天下之人民。必命一人爲天子。非天子不足治人民也。一天下之人民。必命聖人爲天子。非聖人而爲

子。不能宜人民也。今旣以孝而爲聖人矣。則必有以宜天所生之人與民。是天爲大父。而聖人其肖子也。有不保佑申命。使祿位名壽之皆得哉。嘉樂之詩其信然矣。是故皇矣上帝。求民之莫。此必至之理也。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必有之事也。誰非人子。誰無父母。盡子職。卽可爲聖人。順父母。卽可受天命。得親得天。其道一也。豈非遠邇高卑之一致者乎。爲道者庸德之行可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一章

詳言有周之孝。所以立庸行之極也。蓋文武周公聖人。而治天下者也。而皆所以盡孝非庸行之極則乎。今夫舜之孝至於受命可謂大矣。然而舜有憂焉。夫舜以瞽瞍爲父。而商均爲子。則於作述之間有歉矣。求其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嘗讀文王世子知其孝與舜同。然而不同者。則以王季爲父而作於前者聖人也。以武王爲子。而述於後者亦聖人也。父能教孝。已能孝。父子

又能繼已孝。父而孝之量乃無歉。道無歉。故無憂也。且夫文王以王季爲父。而王季之父則太王也。以武王爲子。而其少子則周公也。昔舜之有天下也以讓。武王之有天下也以戎。似不同矣。而有同者。以其皆出於孝也。夫武王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者也。以纘父纘祖之德。爲得天受命之符。而伐暴救民。皆歸孝思矣。故其顯名不失。與舜同得名也。尊爲天子。與舜同得位也。有四海。饗宗廟。保子孫。與舜同得祿也。此武

王之所以爲子乎。武王能述。而文王乃無憂矣。昔舜之治天下也以樂。而周公之治天下也以禮。似不同矣。而有同者。以其亦出於孝也。夫周公蓋成文武之德。以追王太王王季。併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也。本其追王上祀之心。制祭葬喪服之禮。而家國天下皆行孝道矣。故其葬從死。祭從生。士大夫同其孝也。達大夫。達天子。天子諸侯同其孝也。父母之喪。貴賤一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其孝也。此周公之所以爲子

乎。周公佐武王能述。而文王愈無憂矣。夫已爲聖人。父爲聖人。祖爲聖人。宗子爲聖人。衆子亦爲聖人。古今無有也。已能治天下。而不爲天子。子爲天子而能治天下。其少子又能佐天子以治天下。古今亦無有也。而原其實。皆以孝得之。然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於高遠者。此其極則矣。

武王周公　一章

孝達爲禮畀通皆高遠矣葢禮以孝制而國以禮治故畀通卽高遠也且孝道之大也久矣至武王周公以孝而制禮於是乎禮無所不達孝亦無所不達試言之夫孝者於父母生存之時先意以承志竭力以終事及其歿而繼之述之亦如是已矣是故父母之所尊者祖也則爲之修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時食而敬其所尊焉父母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則爲序昭穆序爵

序事逮賤序齒而愛其所親焉由是觀之孝子曾孫克紹厥位以行禮而奏樂者別無他故皆所以繼其尊之親之之志述其敬之愛之之事與事生存者無以異也吾於是而知其孝之達矣夫王者父天母地而子萬民爰制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上帝至尊無所尊矣敷天之下皆其所親也故備陰陽百物以報本以爲有一物之不得其所非所以事上帝也猶之合子孫臣庶以假廟以爲有一人之不得其所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是郊社之禮由禘嘗之義而達之皆所以愛所親也能明乎此則合萬國懷百神亦所以序昭穆也而親親達於國矣右序有周式序在位亦所以序爵也而貴貴達於國矣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亦所以辨賢也而賢賢達於國矣聚衆而誓之亦所以逮賤祈穀永命亦所以尚齒而幼幼長長達於國矣如視諸掌豈虛言哉夫上帝至高也而禮可事之萬國至遠也而禮可治之禮之達皆孝之達也行遠自邇登高

自畀不益信乎而道之達於天下可次第言矣

哀公問政　全章

道德歸於誠明而貴能之以勇焉蓋身爲政道修身行以誠而先以明勇以求能可矣嘗思中庸之言智仁勇也是達德也言子臣弟友夫婦也是達道也而道必本於誠誠又由於明夫子嘗以此告哀公矣以爲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者也而政以人舉人以身取身以道修行之以仁而先之以智曷爲先以智也仁者人也人有仁必有義仁親親義尊賢其等殺則爲禮是人

之性也卽天之命也人與天不可以不知故貴智也是故修身之道五五倫是也修道之德三知仁而繼以勇是也皆人也若夫天則一而已矣曷爲繼以勇也非勇則困而知者不能與生知學知一勉強而行者不能與安行利行一故貴勇也顧人有生而愚柔倂不能勇者矣則貴乎近學之近智也以好行之近仁也以力不能好與力知恥可也以恥近勇則德立身修人存政舉於致治何難哉且夫天下國家之治固不外修身親親尊賢也敬大臣體羣臣尊賢之等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親親之殺也將實收其效必實致其功皆歸於實則九經亦一而已一者天也天者誠也而所以誠之者則又有明焉是故誠不可不立明不可不豫不誠乎身則道窮不明乎善則誠廢誠者天也生知安行由誠而出仁之上也誠之者人也學知利行由明而入智之次也若夫不能誠之者則惟有勇而已矣學問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弗

能弗措可也百倍其功可也如此則雖愚必明矣所謂困而知之也雖柔必強矣所謂勉強而成功也約而言之經有九道有五德有三而皆歸於誠明則所以誠之也仁近誠智近明而要歸於勇勇則所以能誠之也至於能誠則達德立達道備九經行而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一以貫之矣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滄浪之水清兮　四句

隨清濁而有濯焉當其可而已夫以清濯纓以濁濯足孺子非有擇也以爲如是乃可耳想其歌之意曰人心本無物也乃物之來也而偶有當於心則心之往也亦適有當於物如我於滄浪之水是已我與滄浪處有日矣水無心我亦無心相忘而各自適也我於滄浪時有事矣水可濯因而濯之互用而共爲適也乃忽焉而所濯異矣濯我纓矣何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清也

忽焉而所濯又異矣濯我足矣何以濯我足滄浪之水濁也滄浪之清滄浪之常也長此清且漣猗長此清且淪猗與我素相得也解吾纓而濯之清能潔纓而纓亦無累於其清兩有便也則以爲可矣滄浪之濁非滄浪之常也俄而揚其波焉俄而汩其泥焉與我偶相觸也舉吾足而濯之濁不汙足而足亦無加於其濁兩無憾也則以爲亦可矣清不與纓期濁不與足期然使以濁濯纓而水有負於纓以清濯足而足有負於水其可以濯者具於水而不可易也滄浪有定吾亦與爲有定焉纓若與清期足若與濁期然使清轉爲濁則將以足易纓濁轉爲清又將以纓易足其可以濯者因乎水而不可執也滄浪無定吾亦與爲無定焉孺子之歌如此宜夫子聞而有取也哉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全章

以史繼詩者以義維王迹也葢詩述王者之迹而春秋則明其義故史亦可爲經也孟子若曰幾希之統存於孔子孔子之志在於春秋人亦知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葢昔王者之興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禮樂征伐其迹也而自天子出則義也慨自王者之不作有迹雖存而義不行者矣然猶幸其迹之存也故賢人君子得作詩以陳王業及其變也猶繫念王室雖怨悱

而不亂一時諸侯大夫尊王者美之僭王者刺之故王迹未熄詩卽史也所以明其義也自齊桓晉文之興而禮樂征伐不復出於天子故王者之迹熄歌謡美剌不復及於王朝而詩亦亡迹熄則義不行詩亡則義不明上之聖人往矣明其義以教後世下之聖人之責也且夫史之與詩原相表裏者也美刺之言詩述之善惡之蹟史備之顧史之爲文紀事易而見義難義之不明則雖魯之春秋亦與晉乘楚檮杌等爾於王者之迹何與焉孔子不得已也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也然而伐楚書遂乃知僭王之罪河陽書狩乃知召王之非類而推之事止於紀覇功義所以尊王室也其文則史也然而歸賵歸襚見王之失禮於魯求賻求車見魯之失禮於王推而廣之文止於紀魯事義所以明王道也孔子曰其義則竊取之竊取云者自傷卑賤不得爲王者之事然而貶諸侯抑大夫使禮樂征伐之權復歸於天子則王者之迹可以

不熄也故人知春秋之作所以修史而不知乃所以繼詩人知春秋之義所以尊魯而不知乃所以存王斯義也卽幾希之統所以不亡乎故孔子曰邱之志在春秋也

卷十二目録

行述

墓表

嫡孫孫　鑄重刊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illegible]

書協辦大學士賜謚文定顯考懿齋府[illegible]

嗚呼府君遽棄不孝孝愉等而長逝耶府君雖

年踰七旬精神矍鑠去年春夏間因足疾艱於

步履蒙

皇上深加憐恤每奏對必

賜坐并免帶領人員引

見五月內

命騎馬入

紫禁城

恩遇等倫入歲來足疾漸愈貌加腴舉家慶幸府君

亦自喜謂不孝曰吾荷

聖恩寬假老病得痊自茲以往以

天賜餘年益得爲

國家效用詎意十一月朔日瘡忽發於背至初七

日寒熱交作不得已上

聞奉

旨賞假一月隨遣御醫胗治

賜人參二觔攻補兼施瘡勢已就平減忽於二十六
日神氣昏沉寖至不起十二月初二日
皇上特命
三阿哥臨視府君已不能言
三阿哥復
命後復稍甦以手指心復指口命不孝孝愉至
乾清門謝
恩奏
旨速回看侍初五日夜半稍復能言泫然曰吾不能

復覲
天顏矣乃口授不孝孝愉遺本稿不孝問再有示否
搖首云無可言者至初六日酉時竟溘然長逝
矣不孝孝愉奉遺本
奏上得
旨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嘉淦老成端謹學問淵
醇宣力有年勤勞懋著前因患病即遣太醫調
治並命皇子往視尚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
悼著派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

給銀一千兩辦理喪務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
例具奏欽此隨經禮部覆
奏蒙
賜祭葬并
賜謚文定府君受
三朝厚恩服官四十餘年敭歷中外至叅政府方期竭
力致身勉圖報効忽爾長辭
聖世
天心震悼寮采欷歔下至販豎臺輿靡不咨嗟嘆息

所有府君一生植躬行已立
朝服政之實蹟海內無不共知而條紀歲月則責
在不孝無如不孝愚幼昏蒙多不能記憶且府
君疊受
聖訓刻意以市直沽名爲戒故數十年來奏稿文稿所
存無幾自己巳冬再
召以來得朝夕出入
禁廷府君謂不孝等曰吾向以奏摺言事特緣踈
逖不能日近

天顏耳今地益清切又蒙
皇上推心置腹不啻家人父子凡有獻納皆可
面請可否自今後吾不復以筆墨從事矣府君既恪
謹自矢又恐不孝年幼不能慎密益務寡言故
凡謀贊機務於
密勿之地者不孝實不能悉所可悉者特粗迹數
端耳加以呼搶之餘荒迷益甚掛漏滋多謹就
追憶所及和淚次列以俟
大君子采擇焉

府君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別號靜軒故爲太
原孫氏遠祖自代遷興遂世居邑之臨河里先
高祖諱守意公未仕曾祖丹臺公諱世蓋
國初以貢生歷任江西崇仁縣知縣縣有劇盜羅
漢七聚數千人於境之西山莅是邑者率隱蔽
無敢睨視先曾祖至喟然曰食君祿而不死君
事非夫也設計誘禽殺之境賴以安先祖雲章
公諱天繡以義烈聞嘗以事爲文吏所持甚急
時府君年十八與先二伯父奔走呼籲常一日

夜步行三百餘里事卒得解府君兄弟四人長
伯父諱正淦次諱鴻淦四叔父名揚淦府君行
三生而端穎九歲能屬文十九補弟子員每試
輒冠庠衆家貧至不能給衣食乃入山躬自耕
作嘗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崖雪間府君緣跡手
探之自巔至麓十指幾墮然未嘗以貧自累竟
日讀書不輟以癸巳
萬壽恩科領鄉薦是秋成進士改庶吉士乙未授翰林
院檢討戊戌春聞先祖母原太夫人在籍遘病

遽乞假時未及理府君曰吾豈以微職緩視吾
母耶即日就道抵家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五
閱月而先祖母卒逾年先母又卒府君遂閉門
謝客益潛心經史服闋補原職壬寅冬恭遇
世宗憲皇帝即位
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府君以言事見知雍正元年癸卯
恩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秋分校禮闈二年甲辰
命典江西鄉試是年四月陞國子監司業八月復充會
試同考官府君數言事并不時

召對
憲皇帝嘗召九卿指府君諭之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
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
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三年
命視安徽學政每按郡必進諸生爲講明身心性命之
道纂近思録輯要一書凡生童有造者皆授之
曰此聖學階梯也四年七月卽學政任遷國子
監祭酒五年調直隷學政奏革一切供應成例
因衆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差竣莅
祭酒任先是府君爲司業時以人才出于學校
而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用宜令天下學政選
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
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疏上
上以西事未平姑令自試時國學屋宇多圮敝府君乃
修葺西廂居之四方學者聞之卽稍稍來乃就
六堂分間爲紙閣居宿諸生朝夕講課不半載

且百餘人洎擢祭酒與滿祭酒故大司農鄂公
爾奇同心舉職乃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
可得但入學者多必別置學舍支帑金爲膏火
資教成分等敘用以示勸得
旨戶部歲給銀六千兩
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浩蕩之
恩逾府君望府君於是益感激悉心經理分堂撥住月
給以內外爲差嚴立課程設考驗簿令各助教
宿其中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於是人心蒸蒸

日奮至今國學居有舍食有廩學有規條教有
課程考校有等差錄用有班次者皆府君與鄂
公創始規畫之也六年以祭酒署順天府府尹
時米價騰踴
上令八旗設官局減糶而價仍未平以
問府君府君乃奏官局之價所減去市無幾又奸儈多
市官米居奇致小民不得實惠
上命順天府日以市價版揭諸米局依版遞減買米者
人毋得過二斗令下月餘而米價平夏四月丁

先祖艱蒙
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府君扶柩旋里曰吾以小臣
受
殊恩宜思長留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事以所
賜銀建宗祠依家禮設四龕祭高曾以下立宗子法置
祭田酌祭四時生忌禮衷古今爲之府君既家
居同邑及四方來學者衆乃設館祠側讀禮之
暇即科舉業講明聖賢之學使之因文體道而

歸諸實用七年九月以順天府尹內
召至京師晉工部侍郎時工部核銷工程無定則吏得
上下爲奸每案奏駁至數年或數十年不得結
府君乃與同部鄂公議奏工程所以難核者以
物料價值多寡貴賤不同按價值生於物料物
料定於工程宜令工部將各工酌定法式頒示
天下至物料各有出聚遠近必加運費其令直
省督撫飭州縣折中定價報部此後工程定以
工部之法式物料定以各省之價值則內外皆

有成憲而積案可銷奏上奉
旨允行八年庚戌充會試總裁九年正月
上發恤養孤貧銀四千兩府君奏德勝門外舊有僧圓
章所造養濟堂一區南城有育嬰堂并彰義門
外之普濟堂宜將
恩賜均給應用又五城散發孤貧銀米歲餘各千數并
飭宛平縣撥入三堂歲以爲常至今賴之十年
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官如
故是冬因帶領引

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
旨逮獄擬罪奏上蒙
憲皇帝特恩寬宥
謂大學士等曰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可著在銀
庫行走府君既到庫凡所收兌皆别置一所時　果
親王總庫務意府君或怨望不視事突至庫查
察府君方抱持彈兌傴僂奔走與吏卒同勞苦
王意解適有謂府君收銀輕兌邀譽者　王
復至庫府君曰吾所以别置兌銀正爲此也即

取所收銀逐封彈兌照定議輕重式無纖毫差
王乃大喜以是轉重府君十二年冬河東鹽
政有積弊
上命府君往與撫臣會理既宜
旨府君不遽拜
命而因中堂代奏曰運城去晉千有餘里臣以隻身到
彼無吏役印信事何由辦尋得
旨令署河東鹽政至則奏辭養廉之半剔除陋規不數
月報政稱

旨
世宗憲皇帝升遐
今皇上即位以侍郎內
召至授吏部右侍郎旋晉都察院左都御史府君乃
上三習一弊之書嘗
皇上嘉納宣示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典江南鄉試十月遷刑部尚書二年三月奉
旨國學乃教育人才之地必董率者有方斯俊秀之
輩出刑部尚書孫嘉淦尚識正學之宗人品亦

甚端方着總理國子監事時承江陰楊文定公
之後執經者已數千人府君既莅事來日益衆
乃奏倣胡安定經義治事之法分條教授學者
無不刮磨砥礪求進於實學成均人才之盛未
有過於是時者河南鄭州有姦盜獄繫者十餘
人皆擬死臬臣與撫臣意齟齬具以
聞
上命侍郎吳公應棻往覆審奏實其半
朝議不能決乃

命府君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理府君至親詣相度
反覆推勘皆虛無証實前所具獄率以刑戍府
君即盡脫之既復
命部臣以未獲眞兇遽釋前犯爲疑
上以問府君府君奏曰所爲監候待質爲尚有疑耳
今諸人之非眞犯已毫無可疑而徒以久羈致
死與枉殺何異
上以爲然卒從府君奏三年戊午轉吏部尚書秋
命主順天鄉試冬十月以尚書總督直隸是歲直隸

因被水賑饑而廪穀不充府君即奏請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接賑費省而民速濟直隸多雄州劇縣旗民錯處素稱難治府君至廉得豪強名劾治之凡有訟雖王公不少假以故上下帖然蒙

賜風紀句宣匾額四年春

賜朝衣御馬弓矢各一保河以東地卑下夏積雨野瀦爲澤水涸則魚種化蝻故直隸災無虛歲府君念致災之故皆由水道不通乃擇吏分行相

度凡田間道旁皆穿溝洫河之湮者濬之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互注遞洩無有停滯所開河五百八十餘所立捕蝗令蹂其稼者予之值并許民以蝻易米准予題銷故在直四年無水蝗之災先是有邪教一案株連數百人多擬重辟府君鞫問無實跡皆奏省之晉州有小兒爲人所殺適同村紀懷讓食料豆染衣偵者以爲血色執訊誣服具獄繫十餘年貴州陳君浩來守眞定廉得冤狀方叩院請雪而

朝審勾決之

旨下府君曰

皇上如天好生豈有明知其冤而以

成命枉殺者即奏請緩決覆審而讓冤以白其他讞獄無輕重必反覆體察毫無疑隙而後定所平反不可勝計時酒禁甚嚴府君在

朝時已力言民間飲食細故不可以法齊利之所在不可以厲禁至是查觸禁未結之案凡五百

七十有奇府君乃上言所以禁酒爲利民生也今民未得利而犯禁已如是之多計每案正犯及村牌鄉保株連不下五六人五百餘案爲犯已三千餘人此特報院未結者耳其餘已結與未報院而州縣自理者尚十倍於此至鄉保吏胥之所賄放又復不知幾何是直隸一省以酒罹法已不啻數萬人一省如此他省亦然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之所宜也疏上而酒禁弛直隸環京五百里皆旗圈地旗

人居京師而以田佃漢人漢人治田稍熟奸民
即益租奪佃故佃户治田多鹵莽而旗人不得
厚實府君爲酌定租值官爲徵給而奪佃之風
遂息又以旗人聚處京師不知稼穡故生計日
蹙因奏請願屯居者予田二頃房屋牛種官給
之且以近畿不足容多人口外閑曠之地可以
闢墾乃奏請廵邊五年冬十月由張家口出入
古北口又出山海關廵視開平興和等處見開
平平衍廣濶土厚水深可駐數萬家歸即具奏

上命富公德往勘德等以其地苦寒難居爲言乃改
營令井田等所案具農部六年扈
駕謁
景陵
上見夾道禾黍暢茂穀穗有至二尺者
聖心欣悦
賜府君詩曰霜落平原秋已深鳴騶不爲散幽襟如
京徐泰村村景慰我君臣望歲心九月移制湖
廣楚人苦食鹽昂貴府君詢由淮商稽延之故

乃盡除商陋規咨鹽政以船發日用文關白計
程定限而鹽價遂平横嶺三峝爲前撫馮公光
裕所開至是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請捐棄府
君曰此不可以意懸度也乃奏請廵視苗疆自
城步入口路皆奇險越山嶺數十重乃至長安
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府君曰此區
區者我
朝誠無所須但雲貴川廣烏蒙八排古州諸苗皆
入版圖而中獨留此方千里之巢穴則不逞之

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鎮箄而寶靖城綏之民
無安枕日矣乃奏設參將一員益兵數千守之
時各營安其故處頗憚徙鎮府君乃令現駐之
兵毋即代招募城綏附近鄉勇充易各營路但
移餉就之不一年兵無移動而額已足八年冬
調福建廵撫未抵任以湖南撫臣許公容劾驛
鹽道謝濟世案爲臺臣所彈
上以府君承審扶同褫職九年冬復蒙
聖恩補授宗人府府丞十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十二年自陳請退蒙
恩予休致遂歸里十四年冬復蒙
皇上以副都御史內
召
命在
上書房行走府君喜曰此吾盡心之地也凡
書房規條有未慊者卽
面奏奉
聖意改定十五年春遷兵部侍郎七月晉工部尚書

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是年
特恩賜不孝孝愉蔭授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十六年
辛未充會試總裁夏
命敎習庶吉士五月
賜第於城之東偏府君蒙
聖恩優渥撤
賜品物幾無虛日十七年壬申二月十七日府君七
十初度
御書清班耆碩扁額以
賜幷
賜紅絨結頂帽緞衣一襲朝珠一串如意一枚宴一
筵是年
特開
萬壽恩科
命主順天鄉試九月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原
銜充
經筵講官
賜元狐服於時不孝孝愉例調奉天治中

上以府君年老需侍養
特恩留部今年春府君因
召對跪奏曰臣受
三朝聖恩豢養四十餘年今年踰七旬非敢偷安引退
惟恐識力憒耗過誤頻仍有辜
恩遇乞免臣所管衙門惟在
上書房効力庶以犬馬餘年盡心於
諸皇子懇切陳請蒙
聖恩優答不許秋典順天鄉試府君之八

上書房也嘗謂不孝曰吾受
聖恩得周旋於細旃廣厦若猶摭拾細故以圖塞責
吾實恥之聖人之道在六經書既殘缺戴記駁
而不純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
皇上聰明天縱亘古未有
萬幾之暇或可稟受
聖裁講明要領仰窺
聖德之淵深以垂教來世此千載一時也於是乘間
進說

上命曰進講義一章皆
面加裁定十八年詩義折中告成復
命從事易傳彖爻甫畢而府君病矣府君和平樂易
從無疾言遽色性至孝先祖遇府君嚴雖服官
後猶時加扑楚而孺慕愈至居喪哀毀骨立與
兄弟翕聚無間言自先大伯父之變與先二伯
父及叔父益加篤愛叔父好直言每論辯或至
人不能受府君怡然未嘗有忤色性疎達不治
生産歷官後稍有盈餘即裒益叔氏待諸子如

已出族中有貧窶者周之爲邑人任難解紛惟
力是視而不令人知以尚書家居出入皆徒行
雖傭豎必禮待曰父母之邦豈可以貴居加也
與親友歲時相過從約食器毋過五簋曰吾鄉
素儉樸今稍稍奢靡皆吾輩仕宦家倡之吾當
與親友共挽此風歸里及內
召之日所經晉境無少長男女傾村堡出候道旁環
輿瞻望顏色擁遏至不得行爲鄉里仰慕如此
自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

傳註務返諸身心以求實信年二十餘爲督學
高文良公所識拔即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
之書及入官遊高安朱文端公之門又請業於
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與故少宰沈公端恪
少宗伯蔡公聞之及今海寧陳相國相砥錯常
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
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益克己乃聖學主腦
功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即據禮追己從
生究已終極即是窮理已克而禮自復即是主

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即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

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無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有彈駁者必自反曰吾實有以致之否則曰彼爲公事後或以事隸府君其人惶懼不安府君坦然應之無容心焉樂聞規諍言雖童豎有所中無不立受至道義所在毅然內斷固確乎不可拔也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

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時讀春秋每患四傳互異曰聖人作經豈必待傳而後明者因盡去傳註録經文反覆沉思者數年恍然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但將經文屬比思維則情事之端委禮制之沿革與夫天經地義聖人所筆削垂教者燎然明白又何有時日名號之紛紜也因闢除名例標經旨著春秋義一書已刊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後翻然悔曰吾學於聖人無真得而

妄測聖經是誣往而欺來也隨將刊板并所著詩刪南華通等書盡削燬嗣後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忽有逆徒假府君名作僞稿播遠近事

聞下直省窮治越年餘罪人斯得府君謂不孝等曰此事賴

皇上聖明灼知於老臣無與然吾比來食不甘寢不寐者

世宗憲皇帝與

皇上屢戒我好名如謂事縱不由己何不假他人名
則我罪眞無可辭而我
皇上坦然委信
寵遇益厚此何異天之覆日之照因感激泣下府君
樸直無私黨
列聖深知故雖偶獲罪譴旋即進用且以府君學有本
原凡文衡多所倚任先後總裁會試者二典鄉
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
與督學皆再府君門下士無慮數千人卓卓知

名與致身通顯者指不可勝屈癸酉順天鄉試
撤闈後府君以
畿輔文風丕振將錄所取百名以前文悉呈
御覽未及上因河決銅山
聖心焦勞府君建議由張秋入大清河復河故道踰
月而府君疾作既沈劇夢中獨語猶河事也府
君生於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巳時卒於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酉時享年七十有
一先高祖先曾祖先祖皆以府君貴累

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高祖妣任氏曾祖妣康氏祖
妣原氏皆
贈一品夫人元配顯妣原太君
贈一品夫人繼配張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男二人長不孝孝愉調補刑部浙江
司員外郎張太夫人出次不孝孝則庶母李氏
出孫男四人鑄孝愉出鑾鏞鎬孝則出不孝苫
塊餘生語無倫次伏乞
大人先生賜之誌銘不孝孝愉等感且不朽

孤哀子孫孝愉 則 泣血稽顙
鏞
孫 鑾
孫 鑄 抆涙稽顙謹述
鎬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户部兵部尚
書年家眷姻侍生陳悳華頓首拜塡諱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墓表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
文定公薨於位
上震悼賞白金千兩治喪務
賜謚
諭祭
諭葬
御製碑文卹典有加子孝愉等馳驛扶柩歸里葬有

日矣以狀來乞余言以表於墓余與公先後同
館訂交四十餘年今復同列
綸扉參機務者一載公嘗以朱子窮理主敬之言相
勗謂克巳乃聖學主腦功夫凡動念據理追巳
從生究巳終極即是窮理巳克而禮自復即是
主敬余心儀其言益爲學必明誠並進以主敬
要其始終聖賢修巳治人之道具在是矣是知
公之深者莫若余則表公墓者余又敢以不文
辭乎按狀公諱嘉淦其先自代遷與曾祖諱守

意祖諱世藎江西崇仁縣知縣著循聲父諱天
繡以義烈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年十八
父以事爲文吏所持急奔走呼籲得釋十九補
弟子員家貧甚讀書不輟癸巳連舉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聞母病乞假抵家侍奉湯藥衣不
解帶者五月丁內艱惟潛心程朱二子之書於
主一之謂敬居敬而後存誠之旨信之益篤行
之愈堅服闋補原官恭遇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命臣工皆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二年陞國子監司業
時承
召對
憲皇帝有直言極諫之
諭三年視學安嶶時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
學纂近思録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
四年遷國子監祭酒調直隸學政差竣涖祭酒
任先是公爲司業時曾以人才出於學校而科
目僅取文藝無俾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

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
正學録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至
是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金爲膏火資學成第
其等叙用示勸得
旨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公於是
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
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諸生
奮興蒸蒸向學而公居敬存誠之學修諸已者
有以推諸人矣六年署順天府尹丁外艱旋里

守制從遊日衆讀書之暇講明聖學如丁內艱
時七年
召至京以府尹署工部侍郎酌定物價以核銷工程
吏胥無緣上下爲奸九年建修養濟育嬰普濟
等堂俾鰥寡孤獨之有養十年遷刑部侍郎冬
帶領國子監教習引
見不稱
旨逮獄擬罪
憲皇帝特恩寬宥奉
旨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著在銀庫上行走公自
念由小臣擢任卿貳又蒙
恩格外宥其過愆感悚交至爰抱持彈兌傴僂行走與
吏卒同勞苦是皆其誠敬之功隨事可驗者十
二年署河東鹽政辭養廉除積弊十三年
世宗憲皇帝升遐
今皇帝卽位授公吏部侍郎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上
三習一弊之書特蒙嘉納乾隆元年遷刑部尚
書二年總理國子監事時承楊文定公後執經

者數千人公奏做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
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論者謂自元大
儒許文定公吳草廬先生後明惟南陳北李有
之於今爲再見奉
命審河南疑獄盡開釋前犯無辜者以報三年轉吏
部尚書授直隸總督直隸旗民錯處事務繁劇
素號難治公以大儒涖任察吏以嚴撫民以寬
待士以禮斷獄以平凡賑饑通運開河捕蝗諸
政次第興舉其尤著者晉州小兒被殺村民紀

愼讓諡服獄既具朝審已入勾決公奏請緩決
覆審寃得以白環京皆旗圈地漢人佃之田稍
熟奸民益租奪佃以故佃户治田多鹵莽而旗
人亦不得厚實公酌定租值奪佃之風遂息蓋
公之明敏果毅擬之前督固與于清端公媲美
而李敏達公讓其寛厚者也嗚呼儒者出任封
疆重任如雎陽湯文正公治蘇三載幾於移風
易俗今觀公之政績卓卓若此誰謂存誠居敬
之學隣於迂踈而寡效哉五年調制湖廣平鹽

價靖苗疆八年調撫福建以湖撫劾鹽道案罷
官九年以宗人府府丞
召十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乞休歸里閉
户講學如初十四年復授副都御史
命在上書房行走十五年遷兵部侍郎七月晋工部
尚書署翰林掌院學士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七年晋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經筵講官十八年秋典順天鄉試益公充鄉試同考
者一會試同考者三會試總裁者二至是則鄉

試主考凡五桃李盡出公門吾師熊文端公後
一人而已適有逆徒假公名作僞稿播遠近直
省窮治罪人斯得而公賴
皇上聖明灼知於老臣無與委任益專寵遇益厚此
我
皇上之聖明同於日月而内外臣工莫不爲之感激
而欷歔也公生於康熙癸亥薨於乾隆癸酉享
年七十有一原配原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張氏
封一品夫人男二孝愉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嫡

出孝則業儒庶出余聞元成先生以盡心行已
之要可以終身行者問溫公公曰其誠乎朱子
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昔聖賢爲
學未有不本於誠敬者昔蘇文忠公之表司馬
文正公也以二言蔽之曰誠曰一余於公亦請
以二言蔽之曰誠曰敬公之生平以誠居心以
敬力學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
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
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删其無用

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終身持之
未嘗須臾離以是上結
主知一德一心終始無間雖頻遭顛蹶而旋即進用
生享高位歿膺美謚植行與司馬公同而遭遇
有司馬公所不及者若其覃精理學研究六經
所著有春秋義已成書矣旋自削毀晚年乃著
詩經補註每進一篇
皇上輙霽顏稱善既成復命公著易傳補義象文甫
畢而公疾革

命翰林學士梁君等續成之此公之原本經術發爲
文章而有功後學者也余自愧迂疎忝陋於立
身行己事上接下之道不能逮公萬一而數十
年來與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以邀
列聖之知遇與
列聖之所以眷顧公者皆公生平誠敬之學有以致之
也以故公之立朝大業彪炳天壤人人共知者
余不具述而特舉公之立心爲學之要揭之於
阡以告來者俾知聖學宗傳於茲勿墜云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
書兼管禮部事務加二級海寧陳世倌頓首拜
撰

〔清〕平漢英輯

國朝名世宏文八卷

清康熙刻本

名世宏文

當代諸先生鑒定

國朝名臣奏議

此係初集隨到隨梓不及詳考容俟集成另叙先後再刊目次伏惟 原亮

錫山後學

名世宏文序

士君子未出草茅即以天下爲已任讀書之暇當北走上郡察邊塞之安危南浮江淮審河工之緩急下覘風俗周知奢儉貞淫上閱星辰洞悉乘除剝復賢人之進退若何軍士之勇怯若何賦稅之盈絀若何國計民生無不通曉安攘至計早有定謀然後奏對承明隨問隨荅無不可以坐言起行方爲讀書有用之士誠以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經生家以文章經濟視爲兩途沾沾舉業謂當求合聖賢不必預籌君國故能知千古之興亡不能知一時之利弊即或

知之曰非其位不敢言也及登其位曰非其時不可言也迨時可言位可言又曰言而弗納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是天下終無可言之日終無敢言之人矣或謂漢武雄才難容汲黯唐宗英敏幾殺魏徵敢諫之臣固不易得納諫之主尤不易遇誠欲得其才而求其言必先優其禮以作其氣即令虛懷聽受較之側席懸鞀已有閒矣況震之以雷霆之威危之以不測之禍而欲廣言路集衆思不亦難乎願時勢容有難言之事臣子宜存進諫之心古人不拘大小輕重隨事進規全無避諱其有援引他人進諷者如東坡在

翰苑時以陸宣公奏議進呈劄子魏弱翁爲相多採賈長沙董江都諸議以佐治道可見公忠愛國凡可致君澤民有裨時事正不必言自我出功自我居也況際可言之時居可言之地乎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凡民生疾苦諸法利弊無一不在

離照之中臣子所欲言者皆爲

聖慮之所先及而又好問好察虛巳開誠徵隱逸於山林起老成於散地總欲廣言路集衆思鼓舞其敢言之氣也上旣開求言之路下亦廣論思之忠在廷師濟皆名公鉅卿抱經天緯地之才展內聖外王之學且

精誠體國罔不竭慮效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洵乎明良泰交之盛千載一時兼聽並觀固已合天下之耳目爲耳目集天下之才知爲才知矣 漢英 束髮受書不能振拔伏迹草莽孤陋寡聞向見開國之日綏定九州及近日殲除三逆雖皆

宸筭如神天威遐布方畧出自

上方儒生無由窺測意必有老成碩畫參贊樞機足爲後人效法者及癸酉秋僦居燕市遍爲訪求始得諸先生奏稿而讀之心竊喜曰此眞天下之名世宏文也借爲編輯而梓之夫有志之士所見畧同前議人之

不能言不敢言今觀是集而知人所欲言而未言者諸先生皆已先言之矣人所欲言而不能言即可言而終不敢言者諸先生皆已能言敢言且暢然而極言之矣倘世有以天下爲已任者不必廣搜博覽奉此爲楷模折衷而取裁焉周詳縝密法其精確之謀慷慨激昂鼓其果敢之氣不欲讓諸先生專美於前俾天下後世知

本朝有納言之美賢士有建言之才四海受昌言之福於以致雍熙臻上理皆於此編卜之後有推此見之施行如魏弱翁者乎則其相業必傳於後世有以劄子

進呈如東坡者乎則其文章品行亦必有可觀總之有身任天下之志不以文章經濟視爲兩途斯能以宇內事引爲分內事方爲讀書有用之士也若問之刑名曰不知問之錢穀曰不知上以爕理參贊爲餙辭下以非位非時爲委托則國計民生安攘至計漠不相關矣 國家何賴焉是編傳則諸先生之文章傳經濟亦傳而我

國朝聽言納諫之美亦千古爲昭矣英得仰附諸先生筆墨之末光以表見於天下不尤厚幸乎

錫山後學平漢英雙河書

例言

一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明成祖頒行婁江張天如先生復爲編緝煌煌巨觀洵足與通鑑通紀相表裏矣

本朝五十年來名篇迭出惜無裒集成書者因僭爲廣徵成集庶不致散失可備有志文獻者採擇耳

一諫諍之文全倚言辭激切故賈太傅痛哭流涕文帝優容至今美之集內情詞激烈讀之不忍釋手或言恐犯忌諱不宜盡登竊謂批鱗扳檻

正見忠

君愛國之心足爲後人師法況

聖天子從諫如環一槩章奏盡令發抄與臣民共見原欲鼓勵臣工廣開言路也讀是編者可見諸先生骨鯁忠言不殊古昔而

聖主納言美德更爲度越百王矣

一奏疏之佳全在立議精確可以坐言起行而文采次之是編崇論卓識原委洞然而詞章益爲煥發且情辭剴切氣度溫和尤足爲啟沃先資故盡收之至於糾劾彈章槩不錄入則以事關

清議非草野之所敢聞也

一是編選錄多由刻本或係邸抄或經手授或爲親友轉送方敢登梓若傳述不明見聞不確者槩不濫收

一先達名言即爲後人炯鑑是編言言碩畫事事公忠洵經濟之宏謨亦靖共之盛軌固已達於政府頒之令甲行之天下藏於史館但恐草野跡遜之士留心經世阻於荒僻不能盡知或初登仕籍效法無由自有此集展卷之下皆可一目了然則未必無小補也

一是編隨到隨梓故世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遑詳攷非敢寓抑揚軒輊於其間也高明諒之

一奏議俱經進呈御覽故不敢擅加圈點評隲即有一二跋識亦少誌私淑之懷耳

一禮樂兵刑工虞水火向有分司此集依類分門亦仍其舊而講論經筵玉成聖學箴規慎重保護聖躬集爲內編綏輯邊疆經營險阻集爲外編亦欲便於翻閱可以做式遵循非敢擅分也知罪兩案一聽月旦之評

一凡盡心經國者老成練達多係高年欲借此爲龜鑑以定損益從違必當嘗閱故不敢惜費細書而出格提頭欵式俱照原本以便取裁

一縉紳先生舊稿秘藏殊難蒐致幸得介庵周先生留心世務抄集成帙以供採擇方得成書百朋之錫良不誣矣

一邸本抄謄類多譌字況僦居校閱獨力尤難幸有同學諸君子互襄校讐方爲有濟豕魚之誚庶其免夫

一是編始於楚之竟陵趙公瑾刻於安東官署浙之吳爾玫刻於武陵皆未卒業及癸酉秋訪其遺編則散失殆盡矣然折衷攷論多借資焉

一諸先生名作如林美不勝採此初集止登二百八十餘篇掛漏之愆自知難逭亦因蒐羅未廣且刻資艱於南省也嗣有不棄而賜教者即當備登續刻借光捐集以成大觀

一各衙門申覆詳文各地方公呈條議類多名論或已見施行或草成未達或已達而未行當此

不諱之

朝芻蕘之言俱蒙採納不必疑忌深藏私為枕秘倘得見投亦當附入次集以效表章

錫山平漢英雙河識

國朝名世宏文第一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評選

內集

進呈大學衍義 熊賜履

聖學宜先讀史 田六善

遵 諭陳言 馮 溥

應 詔萬言 熊賜履

請慎起居 楊雍建

彙進講義 熊賜履

闢邪說以正人心 楊雍建

除積習銷隱憂 熊賜履

起居宜慎 蔣 伊

請重言路 龔鼎孳

恭請建儲 何元英

實心修政 楊雍建

亢旱已極 徐 鉞

恤灾 王日高

星變修省 楊雍建

請停遊獵 張貞生

請修經史　王士禎
治道備於經史　田大益
再進講義　熊賜履
三進講義　熊賜履
請止北巡　熊賜履
條陳日講十款　熊賜履
敬陳末議六事　熊賜履
靜持國是　郝浴
真開言路　郝浴
收藏紅本　趙吉士

至孝原非服限　趙吉士
一德泰交　姜希轍
睿意圖治方新　魏象樞
聖德勤修日懋　魏象樞
教化首戒淫巧　魏象樞
詳陳治平大綱　魏象樞
教化係國家根本　魏象樞
俯陳愚見　魏象樞
五城應行事宜　任弘嘉
聖武既揚於海外　張集

聖諭爲教民要務　龔應霖
請分啓奏之班　趙時揖
循例陳言　范承謨
請行召對之典　甯爾講
請省章奏之煩　艾芳曾
太平非文具可致　楊素蘊
恭請親政　張惟赤
聖政方新　趙之符
聖躬修省　趙之符
天道亢陽　趙之符

國朝名世宏文第二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外集

恭陵地方情形　曹國柄
蘇松額賦偏重　吳正治
酌時宜以甦民困　柯聳
安民惟在休息　楊雍建
邊防事宜　佟延年
民生大害　成性
巡方事宜　李廷松
粵東大害　楊雍建
安邊十議　萬泰
整頓黔疆　袁懋功
邊郡條陳　王龑
秦蜀餉道　劉如漢
閩陝督府　王曰溫
請復查盤　成性
遷移番旅　張冲翼
議歸至當　何元英

寬免殘黎　圖海
救荒良圖　江蘩
請剔廢混之弊　江蘩
積貯宜在邊郡　譚瑄
籌秦第六疏　佛倫
免協黔夫　王新命
請置宜府郡縣　郭世隆
財賦糜於兵餉　田六善
買米必期至當　田六善
請下採銅之令　田六善
籌餉足兵　郝浴
川民萬苦　郝浴
百蠻土情　郝浴
地被水淹　于成龍
請嚴督撫責成　陳廷敬
永禁科派鋪設　秦世禎
水災異常　秦世禎
稟報旱災　秦世禎
申明憲綱　魏象樞
廣皇仁甦民困　任弘嘉

恭陳四款　魏象樞
百姓待命甚急　魏象樞
制祿爲養廉之具　魏象樞
安輯黔省苗人　馬士芳
久大之圖十事　任弘嘉
禁止申號三事　劉鴻儒
調繁飭豫積儲　姜希轍
立法期爲可久　姜希轍
早安兵民宜恤　姜希轍
粵東海疆重地　張集

礦洞必不可開　宮夢仁
屯米變通折征　龔佳育
通察上下朦朧　劉鴻儒
請更印信　熊一瀟
督臣駐劄要地　熊一瀟
江南守令宜選　熊一瀟
安撫全秦　孟喬芳
請汰冗差　孟喬芳
經制餉額　孟喬芳
巡歷漢中　孟喬芳

再懇准復　孟喬芳
亟陳地方情形　孟喬芳
要地必資彈壓　孟喬芳
巖疆急需總鎮　孟喬芳
廓清之大烈　楊素蘊
畿南受累情形　楊素蘊
天雄浙閩總督　楊素蘊
民地之不圖　張惟赤
請寬江南奏銷并癸卯　張惟赤
科場兩案　張惟赤

灾黎賴蠲賑　趙之符
近畿小民之苦　趙之符
近畿剝船之累　趙之符
滇省征糧過重　趙之符
國家額賦宜清　趙之符

國朝名世宏文第三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吏集

保舉積弊 錢三錫
巡撫責成 魏裔介
錄用遺材 龔鼎孳
封疆責在樞臣 楊雍建
用人宜寬小過 趙延臣
參罰繁苛太甚 李之芳

商議守令 趙延臣
銓政剔蠹 任克溥
修職率屬 張問政
保舉 魏象樞
請調繁簡 麻勒吉
撫卹下吏 朱昌祚
優恤有司 孫必振
藩吏清弊 黃敬璣
請錄直言以定公是 李振宜
請停京缺代掣補授 趙廷珪
薦舉人才 熊賜履
優叙能員 圖海
州縣署官 江蘩
卓異歷俸 江蘩
用人貴在持平 江蘩
八法請寬微員 譚瑄
咨取宜去繁文 譚瑄
州縣考成之法 田六善
卓異宜首清廉 田六善
條例太繁 田六善

功過相抵 田六善
縣令去官日久 于成龍
亟正用人之權 郝浴
先端言官之品 郝浴
請汰衙役 秦世禎
銓法事宜 姜希轍
駐劄形勢 姜希轍
請裁無益應員 任弘嘉
用人第一大政 魏象樞
薦舉博學鴻儒 魏象樞

討吏大典當嚴　劉鴻儒
考成之法　劉鴻儒
銓選之法　任弘嘉
儲材當有其漸　姜希轍
盛世貴舉旌廉　魏象樞
薦舉各官格式　魏象樞
嚴考績之大典　魏象樞
明計典清吏治　魏象樞
請嚴保題之員　張　集
餘法疏通未盡　張　集

正印不宜久虛　張　集
中書銓補宜清　龔應霖
酌題補題畱之例　宮夢仁
酌銓選開復之例　宮夢仁
封疆大臣任事　劉鴻儒
疏通進士　李旭升
選用貢士　李旭升
督撫加級太優　熊一瀟
督撫功過抵銷之例　熊一瀟
郎中不宜差遣　熊一瀟

銓政未盡之規　熊一瀟
慎選授嚴薦舉　甯爾講
謹陳用人之道　甯爾講
酌議俸餘　孟喬芳
酌議考成之法　孟喬芳
請用專官　孟喬芳
直陳官政　孟喬芳
請革銷筭陋規　楊素蘊
藩臣擬用朝官　楊素蘊
申明會推之義　趙之銓

大選壅滯之由　趙之符
軍務之統轄　趙之符
請禁保留　趙之符
用人必核實效　趙之符

國朝名世宏文第四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戶集

請免漁課 秦世禎
延屬困苦已極 楊素蘊
請緩征輸 周有德
緩征 李宗孔
會計總數 史彪古
蠲災踏勘 王 垓

編審役法 柯 聳
丈量振要 梁清標
統籌國用全局 郝 浴
宦戶加增量豁 丁 泰
鼓鑄 何岐鳳
禁遊雜販人 丁 泰
鹽政條陳 李贊元
鹽課撥引 顧豹文
關稅則例 史彪古
緩征良法 王曰高

備荒議 萬 泰
蘆政利弊 王曰高
蠹役侵欺 白尙登
請免窮民租稅 祝鍾靈
請減征房稅 慕天顏
關稅要政 失 名
寛征荒糧 韓世琦
州縣考成 田六善
倉糧積弊 田六善
本色改折利害 于可托

鹽引偏困 江 蘩
鹽法積弊四議 江 蘩
請免江右荒糧 王新命
被災帶徵 陸隴其
編審人丁 陸隴其
軫恤四議 郝 浴
便商足課 于成龍
條陳賦役末議 秦世禎
民辦馬草困累 秦世禎
本色僉解累民 秦世禎

錢糧免入府庫　秦世禎
漕弊四禁　秦世禎
農事根本所關　魏象樞
錢糧國家大務　魏象樞
秦地窮苦堪恤　魏象樞
籌餉之三　魏象樞
錢局責成　姜希轍
查覈完欠　姜希轍
直窮私販之源　姜希轍
釐東行鹽之法　劉鴻儒

速頒賦制　劉鴻儒
請寬積逋　劉鴻儒
請察財賦確數　劉鴻儒
漕田與蘆洲有別　張集
蘆洲免丈腹地　龔佳育
請免沔陽積欠　年遐齡
遵旨覆奏　劉鴻儒
海稅就近征收　龔祥麟
南郡浮糧遺累　熊一瀟
地畝清查　熊一瀟

秦民荒糧之累　孟喬芳
秦省有主荒糧　孟喬芳
秦省召買　孟喬芳
灾荒亟宜拯恤　趙之符
請豁積逋　趙之符
旗地被灾應恤　趙之符
請定緩征之法　失名
甘民被逆蹂躪　孟喬芳

國朝名世宏文第五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禮集

請廣入學之額　王騭
請正從祀先賢位次　李振裕
禁革五聖祠　湯斌
請表理學儒臣　柯聳
藩臬入覲　馬大士
星變占測　顧如華

請崇節儉　孫必振
請表忠臣　王日高
嚴飭學政　任克溥
星占應驗　成其範
磨勘原屬虛文　田六善
請慎一時舉動　孔衍樾
請定試差往返之期　陸祖修
武職丁憂　陳世凱
諫止封禪　任辰旦
清理學田　周清原
請准終養　王澤弘
請定祀典　王士禎
諸賢位號　王士禎
增祀理學真儒　王士禎
恭謝郵典　熊賜履
辭免內閣　熊賜履
國學用人教士　江蘩
中額直省咸同　江蘩
請建述聖專廟　孔尚任
崇禮周公　孔尚任

請郵忠臣　郝浴
請祀雙忠　郝浴
生員捐納　田六善
買牛大累　田六善
科場五欵　姜希轍
督學考用　姜希轍
請闢異端　盧崇峻
請酌學差變通　任弘嘉
游僧干求書文　魏象樞
讓職　周昌

科場事宜　姜希轍
請祭歷代帝王　姜希轍
請修先賢祠宇　江旹徵
增設黔學　田　雯
朝儀祀典　魏象樞
聖朝大禮　魏象樞
科場獎賓　魏象樞
請頒禮制之書　魏象樞
殿試已暫改期　張　集
學道文運攸關　張　集

請除學政弊端　龔應霖
印信關係　趙之符
鄉闈取用同考　熊一瀟
選監儲材　熊一瀟
小民服色既定　甯爾講
夫婦人之大倫　甯爾講
奪情留任之例　甯爾講
彙報忠義　孟喬芳
城多空虛　孟喬芳

國朝名世宏文第六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兵集

請免餘丁編甲　黃　龍
請寬海禁　朱　裴
五府兵制　劉兆麒
密陳靖海　嚴　沆
蜀省水師　楊　熙
精選裁兵　趙之符

請勦滇黔二疏　周　昌
招撫平凉五議　周　昌
簡練水師　焦　榮
矜憐縴夫　張鳳起
兵餉虛冒　徐旭齡
撫寇有法　鄭　明
掣補軍器　趙廷臣
漕船盤詰　失　名
馬政便宜　姚延啟
海禁已行　靳　輔

川省恢復四款	魏象樞
覆用鳥鎗	王新命
酌畫功加人員	王新命
請免八旗子弟披甲	郝浴
全秦要策	郝浴
戎務四策	郝浴
急策西南	郝浴
緩策西南	郝浴
逆賊必誅五策	田六善
裁兵宜選	田六善
禁馬之議	田六善
請勅滇黔第一疏	周昌
請勅滇黔第三疏	周昌
請勅滇黔第四疏	周昌
敷言兵曹三事	姜希轍
酌定閩省營制	王新命
分散投誠效用	王新命
請銷軍需積案	王新命
請開海禁	王新命
安插裁兵	王新命

簡推名將	劉鴻儒
速發大兵	劉鴻儒
武備尤宜整飭	張集
文武鄉試事例	張集
查裁月米	張集
籌滇十疏	嵇永福
請飭冗差	龔祥麟
擬定武職官制	黃龍
海寇爲患旨大	劉鴻儒
武職改文之弊	熊一瀟
九江專鎮駐防	熊一瀟
武職廕文之例	甯爾講
恭抒一得	孟喬芳
再陳愚悃	孟喬芳
漢興要地	孟喬芳
固原要地	孟喬芳
省兵節餉	孟喬芳
轉運川糧	孟喬芳
請給大兵	孟喬芳
亟定戰守之計	孟喬芳

斟酌衝緩衰益 孟喬芳

灼見地方情形 孟喬芳

酌議收川兵數 孟喬芳

酌議選留兵將 孟喬芳

旗兵之甘苦 趙之符

軍需務期實濟 趙之符

請設水師 張景蔚

國朝名世宏文第七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刑集

請嚴酷吏保舉 陸祖修

永禁滿洲株連之法 田六善

請寬回籍之令 鄭旦

請寬言路處分 范承勳

請嚴限內禁饕 明珠

請恤株累 龔鼎孳

慎刑讞獄 嚴沆

禁門防範 田六善

請禁盟社 楊雍建

請禁砌欵粘單 龔如錫

慎刑答天 粘本盛

請寬短辮 孫光祀

逃人五不便議 任克溥

買人本籍存案 孫必振

請寬逃人議 吳正治

省刑恤民 甯爾講

分別起火處分 江蘩
請嚴窩藏黨棍 江蘩
請嚴逆奴投伍 江蘩
纂修律例五議 譚瑄
請停報盜之令 田六善
酌議緝盜之法 田六善
請杜捏契賣身 于成龍
刑獄關民生之命 于可托
執法欽恤 姜希轍
盜賊會勘 姜希轍

畿輔盜賊 魏象樞
律例有宜更之條 于可托
恩赦大典宜均 劉鴻儒
盜賊撲滅宜早 姜希轍
重律例之典 姜希轍
熱審減刑之期 趙蒼璧
聖德眞同覆載 范承勳
請合修律例 盛符升
律法原有明條 熊一瀟
請嚴遇赦濫禁 熊一瀟
請差恤刑敬體欽恤之隆 熊一瀟
恩赦無不均沾 熊一瀟
盜賊勒贖可駭 楊素蘊
駐防原有專責 趙之符

國朝名世宏文第八卷目次

錫山後學　平漢英　謹編

工集

河堤有備無患　于可託
黃淮全局情形　慕天顏
請議植柳　朱裴
河差久任　朱之錫
運河要着　朱軾
運道亟宜　史彪古

再陳運道機宜　史彪古
河防石堤　徐惺
河工利弊　宮夢仁
河工情勢　張維赤
謹陳河工　慕天顏
治河全局　靳輔
第一疏　靳輔
第二疏　靳輔
第三疏　靳輔
第四疏　靳輔
第五疏　靳輔
第六疏　靳輔
第七疏　靳輔
第八疏　靳輔
河工屯田　陸祖修
請停協運灰車　于成龍
請停川木　王騭
請開古河　王新命

錫山後學平漢英譔

進呈大學衍義疏　　熊賜履

題為進呈大學衍義以弘
聖學以光
聖治事蓋致治惟在力行而修身必先窮理我
皇上邁志典學畢心基命與商宗周成後先一揆矣
臣等濫竽禁籞備員勸講猥獻芹藿之忱少效
涓埃之補竊惟大學衍義全體大用之書也宋
儒真德秀書成進表辭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

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
豈驩兜能逃於禹鼎又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
知大學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臣而不知大學無
以盡正君之法至哉斯言聖人弗易矣明太祖
允其臣宋濂請命大書於廡壁朝夕觀覽嗣是
列辟俱真之講筵奉為龜鑑誠以是書洪纖包
舉法戒具備千聖授受之真百王化理之要莫
有能外焉者矣茲臣等仰遵
前旨翻譯繕寫恭呈
乙覽伏乞
皇上邃宮之中清燕之暇
注意存省
留神翫閱務期洞厥微奧措諸施為則內聖外王之
道修己治人之術寧俟他求焉仍請
敕下臣衙門虔付剞劂廣行頒布俾八旗子弟誦習
講求明體達務備
國家異日之用則正學表章人才蔚盛
君德日進於高明而
盛治丕臻於光大矣

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合體用兼遠
近悉備於右經先生此疏言簡而意深詞和
而理暢不煩不畧不漏不支特冠此編以為
進言之法　平漢英

聖學宜先讀史　許大善

竊照臣于康熙元年內具有治道備于經史一
疏內有經言理也理積久而後通史言事也一
覽而可曉等語命見我
皇上聖德日新
聖功時敏經筵日講無不舉行四書五經無不備覽
臣謂史者古帝王行事得失之林也今天下誦
我
皇上之寬仁古有行之者唐太宗是也太宗以英武
定天下天資仁恕魏徵言王政本于仁恩太宗

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四年天下斷死罪
僅二十九人今天下誦我
皇上之明斷古有行之者漢昭帝是也燕王旦上書
言霍光擅調幕府校尉疑有非常昭帝曰是書
詐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由得知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今我
皇上崇尚節儉矣古亦有之漢文帝是也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何以臺為而天下遂以富饒我
皇上樂聞諫諍矣古亦有之漢明帝是也帝觀覽城

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
還宮史臣至今誦美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大約
寬仁明斷之君崇儉納諫之主當時其民必安
其事必治其世必興而隆史皆備言之不寬仁
而苛察不明斷而因循惡聞其過樂逞其欲當
時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且亂史
亦無不備言之古今之世雖殊人情則一古今
之時雖異事理則同歷年既多沿革無所不備
定論既久是非無所不該伏乞我
皇上諭令日講諸臣通鑑同經書并進其文易明其

効易覩其於治道裨益非淺也抑臣更有請者
鑑者鏡也以古之人鏡今之人以古之事鏡今
之事也觀其治可慕觀其亂更可懼觀其事可
法觀其非更可戒更祈
諭令講官不許忌諱將使千載仰
聖學之大萬國覩王道之成又非漢唐諸賢君之所
得比美矣

遵諭陳言　　　　　　　　　　　　　　　馮溥

皇上軫念民生窮困令臣等各陳所見以備採用此
雖堯舜孜孜圖治之心不是過矣臣有一得敢
不爲
皇上陳之臣思
朝廷賦稅無一不取之百姓百姓力穡以供稅必
使其寬然有餘而後得飽煖其妻子而後人知
禮義不陷于刑辟此古今之定理也即古之聖
賢數陳王道亦必曰省刑罰薄稅歛誠以舍此
二者則無愛斯民之術今

皇上欲民安居樂業其一在于省刑省刑云者非謂
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
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身犯大罪也不過
牽連證佐耳事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苦盤
費之勞遂多有本犯尚未完結而被牽累致死
者不可勝計矣甚至督撫有司之貪婪者柔懦
者又不肯即爲之審結竟有遲至二三年或七
八年者雖有部限屢請寬期此等人皆力穡供
賦稅之人終日候審拋家失業田廬荒廢妻子
飢寒甚可憫惻乞

皇上勅部嚴禁以後諸凡案件除叛逆外不得牽累
多人其有無益証佐槩免提究更不許任意遷
延屢求寬限違者治該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
不得以紀錄加級抵責庶督撫知警而民困稍
蘇矣此省刑之一道也其一在于薄稅薄稅云
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人云二月買新
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欲比之急也百姓之財
不過收之田畝拮据終歲不得一飽間有稍有
餘者卒歲之時亦必祭其祖先享其婦子以圖
享此數日之樂今則正月即開征矣閭閻方慶

拜酬追呼已如星火舊歲之債甫償新歲之田
未種此等銀錢從何辦納甚而有司之貪酷者
不能設法勸諭多用重刑以懲之不爲溝中之
餓殍即爲杖下之冤鬼典妻鬻子離散他鄉真
有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者臣前有緩征一疏部
覆未准乞
皇上勅部再行酌議以後征收夏稅定于六月秋收
定于十月緩之以待農事上原無虧于
國課下寔有益于民生更嚴禁有司不得以比較
錢粮輕殘民命違者治以重罪庶有司知警而

民生得遂矣此薄稅之一道也如此則百姓充
裕盜賊稀少旣室家之獲寧自禮讓之將作

應　詔萬言　熊賜履

臣荆楚鄙儒謭劣無能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
禁林
兩朝知遇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
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
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
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于
黼座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
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芻蕘此正
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
勸講不敢摭拾浮談瑣舉細故以泥
宸聽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芻蕘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
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

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
若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
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滿
目逋欠侵多近而
畿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然未恐備
述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朘剝徭賦之科征有
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盖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

以贍給其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
谷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況
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刻刻剝膚及
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于捶
撻敲扑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
之膏液有盡而猾胥之貪囊無底愚氓之皮骨
僅存而有司之慾壑難厭哀此小民百孔千瘡
無從療治正使年穀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
命一旦水旱頻仍飢饉告見其不轉徙流亡塡
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獨徵則吏收其寔而

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强者
斬木揭竿弱者拆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至者
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
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
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寔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
日之守令誠有難爲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
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
貪表有影源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

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
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
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民
之權竊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
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
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
一利未之行一害未之去也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
官之激勸懲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者果小
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

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
可知也以督奏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
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
問其才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
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効尤交蟠互
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
道而此輩與金餞玉簪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
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
加喜戚于其心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
已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

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爲膽狥務相容隱
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跡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
其意曾未嘗有直暴其汚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奸横虐殃民之寔狀
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
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莫告者正未
知何日而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今將甄别貢賢而能者加銜久任以督撫之職
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

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
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勅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兹任其考課也以民
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
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
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
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
此之計而日敉敉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
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耳而毫無補于
吏治民生之寔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

其意雖周官周禮祗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
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
論也此乃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
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
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圍之觀
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于立綱陳紀用人
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
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
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

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臣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尤爲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于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不失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弊而難行者頗無不承訛襲漏苟且因仍不聞畧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于其間但知

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于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廷聚訟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庶編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格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廢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偏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諉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寔心任事之人葢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奸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

換手眼此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法尤甚磊磊落落相率而習爲軟美圓熟之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辯皂白爲得計外託老成愼重之名而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群焉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詆斥排擯勢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謂深憂永嘆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

、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胆轉推諉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正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牽執任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患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底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

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唯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攫富貴之具而絕不知所爲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于百家沉淪于二氏甚者習爲一流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聖人中正平寔之理指禪偈爲宗傳尊牟尼爲至聖倡狂恠誕不可方物其于吾聖人之所爲下學而上達者盖不啻鄙爲芻狗而漫焉不知綱常名教之爲何物也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講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一人郡學二人貢之

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又于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亞教導日進諸

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致于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奏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勅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寔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增盛其有補于國家也寧淺鮮哉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

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于不墜也小民蚩蠢無
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勿至不可禦
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于橫潰四出
遂一往而不回者乃上有禮教以持之于先而
又法制以繩之于後也今觀風俗其奢侈陵越
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
糜終歲之粮輿隸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
飾習爲固然爭相效長無有起而議其非者彼
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而天叙之不可紊乎夫
禮教之不行自貴近犯之也朝廷崇儉約誰敢

有好侈靡者朝廷重朴遬誰敢有誇美麗者風
行草偃理有固然耳蓋奢則必貪而廉恥喪矣
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蕩而
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源而盗
賊獄訟水旱灾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以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朴儉約爲尚自王公以及
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
規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爲遵守不
許少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佚之漸久之儉德
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其以幾于淳
龐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于根本
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
之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
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諄諄焉蓋雖
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力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
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早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端在此時矣伏乞
皇上慎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左右優以
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
文貌使之出入
禁闥時親
便座從容閒讌講論道理啟沃宸衷涵養聖德又
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開陳
善道切劘治體以備顧問廣聽聞毋徒事講讌

之慮文毋徒應
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于
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
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
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
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
微奧妙之理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
代之跡旁體諸躬嘿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
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
人壬人佞倖不置于前艷色娃聲不御于側非
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
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
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
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君志淸明君身强固舉夫
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
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
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
項背也又何吏治之不淸民生之不遂哉易傳

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
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
非妄爲臆說以自干于罔上之誅昔宋儒朱熹
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
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嘿以欺吾君臣之心
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之衷恕其狂妄之罪俯賜包涵留神
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請愼起居疏　　　　楊雍建

臣惟人君一身
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百官萬民之所待命遐方異域之所式
瞻也其關係甚重則所以保惜愛護之者自不
容暫輕
皇上親政以來躬理萬幾如耕籍田行釋奠御經筵
動必以正求言若渴樂善不倦雖虞舜之好問
好察大禹之無怠無荒何以加焉而微臣惓惓
之意有不能自已者本月初二日臣辦事坦中

奉閣臣傳
諭孟春初五日當躬享
太廟因
上體一時違和或未親祀先傳與爾等共知臣惟
皇上敷政好學宵旰靡寧勤勞太過正宜深宮靜攝
以養安寧之祉且聖賢對越之理無時不在則
遣官致祭祼之孝享之德未嘗有違也及臣於
初五日早
朝覲天仗之森列瞻庭燎之有煇方夜未央而
鑾輿即詣
廟中矣一時臣下以爲
聖體悅康中心共慶且祀事孔將必誠必親無不云
皇上之敬
天地也如此
皇上之敬
祖宗也如此然而戴星履霜以修祀典
皇躬雖曰已豫尤宜自愛爲重乃回宮未幾復有幸
南海子之行寒威方烈晨曦未開涉歷郊原非
所以保惜而愛護之道也臣聞左史以記言也
右史以記動也春秋君舉必書誠愼之矣古之

王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誦御之諫居寢有贄御之箴所以昭德塞違
凝神定志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遊豫
雖聖王不廢但貴乎撙節而愼重焉耳且夫安
不忘危古之訓也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猶各
有其時則非輕出可知我
皇上神武天縱計深慮遠原非于畋于遊者可比然
而蹶起于前馬逸於後驚屬車之清塵者不能
無萬有一危之慮犬馬愚忠實有寢所不寧者
伏願

皇上爲

天地

祖宗臣工億兆而愛此身起居必謹出入以時則淸明

强固寳奠

宗社億萬世無疆之祉臣草茅新進謬肆狂瞽伏惟

裁納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矣

彙進講義疏　　熊賜履

題爲歲終彙進講義謹陳愚悃仰助

高深事竊惟體乾行健斯盛德無疆溫故知新雖寸

陰必惜臣等執經

講幄載筆石渠竊見我

皇上懋敬性成聰明天亶覲圖訪範固已遠軼前王

矣然念典必貴乎有終聖功恒貞於不息茲臣

等將年來講過講義繕寫裝潢彙呈

御覽伏乞

九重深閣萬幾服暑覆加

乙省時

賜丙覲務時敎以修來崇日新之大業宵勤旰恙得

一以貞審厲風行奉三而治闢門詢岳勿貳所

以勿疑錫福凝庥至明乃能至斷則

宗社無窮之慶亦臣子百世之榮矣

闢邪說以正人心　　楊雍建

臣惟六經之道炳若日星用以窮理盡性闢邪存誠其來尚矣學庸語孟四子之書所以發明六經而宋儒朱熹集註又以發明四書者也詞確而道該使習其解者涵泳於義理之域而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爲功最鉅自古迄今莫之能易未有逞一巳之臆見毀先哲之格言而可刊布其說自鳴得意者臣從坊刻中見有張自烈四書諸家辯不勝駭異何其致於駁朱註而伸狂辯也書中所云大抵言章句之誤集註之

泥止善不遷之解詆其膠固不通三綱八目之稱謂非經文本旨格物致知議補傳之泼贅率性修道詆人物之難兼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總之尋章摘句無非捕影之詞累牘盈篇盡是畔道之語臣辦事禮垣見各省解到試卷多有文體浮靡若山東陝西等處其字句舛謬不一皆因理學未明學臣訓廸無術所致此書遍布好事者從而附會之是教天下士子以新奇可喜之論而顯悖章註則程朱之說棄矣程朱之說棄而孔孟之理不明正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者也又有四書大全辨開端則援引交遊稱述著札不過借明末陋習欺世盜名其非端人正士巳可槩見以至譏訕先賢崇尚異說止以快一時之辨而不知其獲罪於名教者不小也

我

皇上隆重聖學廣厲澤宮取士必遵傳註是以經學粲然正如日月經天何可使曲學之徒逞私辯以亂指歸也伏乞

勅下該部火其書劃其板闡明聖賢之道以示天下併飭各省學臣嚴查坊間如有此等私刻永行

禁止庶先賢傳註不爲異說所奪而學術大醇人心可正矣

請除積習銷隱憂疏　　熊賜履
臣章句鄙人戇迂特甚昨年五月內仰遵
聖詔敷陳狂言舉夫民生之疾苦官吏之貪庸政事
之紛更職業之隳壞學校之廢弛風俗之僭濫
一一爲
皇上直陳之者蓋君身爲天下人本聖學係當今重
務臣疏其言其要而悉陳其槩矣猥荷俞旨不
加譴訶乃靜俟期年卒未蒙採擇者固知狂譾
鄙說無一可備工瞽之末也肰竊念臣雖駑劣
志學有年獻替愚忱時切夢寐捫衷靜念終有

難于嘿嘿者是用不避斧鑕冒昧瀆陳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帝王制治貴力行不在多言人主
格天鶩于文寧修其實苟誠意不足以感孚寔
行不足以昭格徒斤斤于鋪張儀具補綴罅漏
之末而冀其丕應係志申命用休也不亦難乎
我
皇上聰明天亶乾綱獨握謂宜百度振興咸登上理
而蒞政以來設施措注猶未足以大饜服斯民
之望豈積習之難除與抑力行之未至也如祀
郊壇秉琮璧敬天矣而時幾勅命果無間于明

旦否也修
實錄率舊章法祖矣而覲揚光烈果無斁于顯承否
也早臨午御勤政矣而章程之叢錯猶煩也蠲
荒賑乏恤民矣而井閭之瘡痍猶劇也
詔修太學矣而辟雍之鐘鼓不聞疏請
經筵矣而文華之几案未設清銓敘而吏道益褻
肅官箴而婞窳茲甚綱紀日以弛風俗日以偷
人才日以壞民生日以促
皇上日孜孜焉惟乂安致治之是務而曾無一如
聖志之所期此臣之所爲太息也年來灾異屢聞

風霾星變地裂河徙水旱雹蝗種種譴告嗚呼
此誠
皇上宵旰憂勤撤懸減膳之日也夫天下易亂而難
治民情易動而難靜補救于事後何如謹惕于幾
先竭蹶于臨期奚若整頓于閑暇昔之告舜曰
儆戒無虞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古聖人
所以防微杜漸慎滿持盈兢兢焉無之敢忽者
誠有見于小人之難保而皇天之不假易也伏
乞
皇上思祖宗付托之重念朝野望治之殷恪謹天戒

顧畏民巖以誠爲奉若之本以敬爲綏猷之要秉乾行健自强不息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不牽流俗因循之論不移晩近駁雜之說所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朕非曰一人垂拱于上百執事承奉于下而初無藉于啟沃開導之力也宋儒程頤曰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是講學勤政二者不可偏廢而在今日尤爲最切要者也伏願

皇上臨蒞之暇間御便殿接見儒臣諮諏講論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界道術是非之辨政事

得失之由古今治亂安危之關國運隆替盛衰之故以及人才消長民生休戚天命去留生靈向背一一明晰而討究之或引證經史或指切時務必明表裏精粗洞徹融貫凡措諸事爲徵諸政教無一不本之以誠持之以敬凜凜乎涉水馭朽之是懼無或有纖悉瞬息之間怠則一貞永固五氣咸和沴戾潛消庥徵協應卜年卜

世

帝德廣運于無疆矣所以朕者蓋立政必本于修身修身必先于明理體用一原微顯無間聖經賢傳歷有明徵自古迄今未之有易臣即欲別求所謂至德要道以入告我

后而不可得也傳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又曰創業難守成不易

皇上不以爲老生常談而採擇之則宗社之慶而民生之福也至聖學規模次第俟

經筵舉行日從容詳陳以盡臣學道致君之夙願

惟

皇上究其妄言之罪鑒其不二之衷臣幸甚天下幸甚

起居宜慎

蔣伊

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入心惶懼訛言繁興燕之谷價日增窮盜間作星變于上民困于下臣鰓鰓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

天之實敬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皇上一身

天地所福饗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邇年以來臣每閱邸抄見時屆秋冬

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于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爲此後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臣工曠職將士久露于邊外而兵氣未消災荒疊見于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宜日御便殿召對群臣咨諏治道俾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

皇上憂勤惕厲原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預爲陳請昔漢光武帝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隴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切有懷報

國迂疎寡識然愛

君之念實出一片朴誠伏乞

睿鑒涵宥

請重言路　　龔鼎孳

臣伏讀

上諭惓惓以人民失所爲念令諸臣陳奏應行應革

事仰見

皇上勤民至意即古帝王如傷若保不是過矣除臣

一得之愚另具密疏條上併臣衙門事宜現與

滿漢諸臣商酌陳奏外竊思民生安危繫乎六

曹之政事在外繫乎督撫之賢否使皆能實心

任事孜孜惟講求民隱宜

上德意亦何患民生之不安而言路諸臣又以稽察

六曹糾叅督撫爲其專職凡官吏貪酷法制未

便皆得直達于

朝廷故昔人有言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

者諫官也從古太平之世率皆優容臺諫謇諤

成風可以周知民瘼成一代之盛治至今書之

史册以爲美談年來裁減科員雖稍稍復設而

尚未盡還其舊額臣愚以爲當此懸鞀設鐸之

日正宜廣開耳目盡復滿漢科員有之額數慎

擇才品素著之人使之任職于以稽核內外條

例民情所裨益必多多也至近年科道諸臣如

果公忠爲國偶因一言一事處分者並宜

勅下部院詳察本末開例上請

世祖皇帝屢行事例豈與召用庶敢言之氣益奮而生

民利病無不上聞矣

恭請建儲　何允英

古來帝王繼天立極必先冊立
皇儲誠以國有元子則上承天祖之庥而下答臣民
之望爲典禮之最重者也是以考之前代舉凡
冠婚就傅皆以年歲爲斷而惟冊立大典不拘
幼齡良以國本攸關而嘉命鴻儀有不容於少
緩耳伏惟
仁孝皇后秉坤貞之至性懋淑順之芳型孝事
兩宮惠流邦國開雎麟趾之化已深洽于人心自遘
鸞上升海內如失慈母推之

兩宮慈愛之意
皇上伉儷之情皆不能一日去懷也茲幸昭教開祥
踐育
皇儲是
天地
祖宗實加我
皇上之德而錫之祚胤以衍慶於無窮也況岐嶷之
質已週二齡如大禮既成薦馨
九廟布告萬方我
皇上川令保姆懷抱在側樂備庭幃慶流海宇不惟
可慰
仁孝皇后在天之靈而中外臣民思慕
皇后之心亦因是而大慰矣且士庶之家猶必尊隆
嫡子以重承祧況乎煌煌
宗社而元子儲位可以或緩乎臣請
皇上早頒
綸命擇吉具禮仰測
太皇太后暨
皇太后聖慈亦必大加懽悅將見
國本既定協氣自通時和年豐河清海晏實皆兆
於此矣

實心修職　楊雍建

伏見
皇上因星變求言旋頒寛大之
詔凛畏
天變念切生民此古帝王允自抑畏之盛心也竊念
皇上所與共理生民者惟是大小臣工凡治化之未
登由于臣職之不盡今
皇上儆心戒懼修省更新在位諸臣豈得晏然尸素
不凛失職之咎伏讀
上諭有內外大小文武各官應洗心滌慮更改前非

之語在群臣自宜恪恭寅畏以圖允副內而政
府九卿外而督撫尤總持綱紀之司也比者部
臣惟以推諉爲卸責而曾無任事之定心督撫
惟以朦蔽爲養安而非有澄清之定政部臣之
推諉者明明本部應議之事或請咨別部或請
勅督撫不肯直詞決斷以及一案之處分因一人口
供之未到而更待另議一事之行止因一時文
卷之小錯而重復咨查展轉遷延若有俟于彌
縫打點之至者至于地方利病生民疾苦所關
憚于釐正輒云已經臣部
題參在案無庸再議曾未肯虛公酌議利害得失
之大而建白施行如此則一二吏胥執定例以
駁之足矣臣不知滿漢堂司所司爲何事乎督
撫之朦蔽者民苦于差役額外之私征所在多
有而未聞建長策以除積困吏横于貪婪有司
之拮充比比皆然而不過摘小罪以引輕條向
日行考滿之法則
題報者皆一二等稱職而曾無三等以下之官乎
時上參劾之章則特糾者止州縣一二有司而
不及藩臬道府之吏臣恐徇情容隱在所不免

惟以關通黨庇爲事而民生之至計漠不經心
國家承平數十年于茲而小民貧困盜賊未息不
可謂政事之舉得也政事之不得則皆臣下失
職之咎也請乞
嚴勑內外大小臣工自行引咎疏請處分戴罪辦事
力圖稱職如有仍前推諉朦蔽持祿苟容者立
賜罷斥以儆闒冗卑庸之習政事更新民生獲安而
天心自順矣

亢旱已極祈急沛　皇仁　　徐　鉞
天之不雨自二月至今日矣
皇上日加焦勞特頒
上諭儆戒修省勑官虔禱切思
皇上之心上應天心而甘霖未沛得無有當沛之
皇仁有未即沛者乎臣因得舉時政之當亟行者爲
我
皇上陳之夫維正之供
皇上尚議蠲議賑至如緩征一事于正賦毫無所損
而于民生大有所益此寔久當議行蓋屢經諸

臣陳請而部議有待而行者也天下正賦于正
月開征青黄不接之時借貸亦苦無門徒受有
司敲朴而賣男鬻女愁苦哀號適足以上干天
和究竟追比徒嚴不能盡納何如于四月開征
新穀登場不煩笞撻而應輸者立辦是一轉移
間而幸土窮民均沐無窮之聖澤我
皇上亦久已洞鑒緩徵之法有利于民況天下之錢
粮原有定額上年撥餉亦係七年災荒捐免之
後所有存留之銀也聞各省預撥兒餉除將足
乙季後而存剩者尚有其餘此時不爲充足更

別有何充足之法乎更何年爲充足之日乎總
之窮黎之待澤甚殷惟望一朝
乾斷而及時應行之美政毋容遲疑查前此
四川開征亦曾行之一二年而錢粮未見有悮
或者曰征既緩而完亦緩矣今以一年額賦而
論自正月開征與自四月開征總歸之六月內
完一半七月開征與自九月開征總歸之年終
全完是征雖緩而完未嘗緩也或者曰征既緩
而解亦緩矣查各省錢粮奏銷之後陸續起解
毋次多不過十萬兩盖以兵馬護送扛鞘夫役

原不能一時解完與其閉貯庫中何如暫時預
撥即可以四月開征是征雖緩而解未嘗緩也
或者曰征雖可緩而各省春季兵餉不可緩查
八年計部撥九年兵餉所撥九年兵餉兒銀量
增無多即可足一季之額則兵餉已無不足之
慮矣或者曰既預撥一年之餉則毋年必少此
一季之銀不知毋年之餉確有定數上年預撥
若干則來年必扣存若干更于國計分毫無損
明白易見矣倘荷我
皇上特頒

上諭自康熙十年起上半年之賦四月開征限至六
月征完下半年之賦九月開征限在年終征完
良法美意似無踰于此也是緩征之
皇仁雖逭被尚在來歲而普天之下聞命相慶一時
歡呼忭舞于以召致天和有可以理而決者

恤災疏　　王曰高

題爲恤災乃修省之實推恩爲致和之本請猝
務諭仰體
廣懷以廣
皇仁事臣伏見部覆直隸撫臣甘文焜題報真定保
定府屬水災等疏
旨爾部照例具議固是但今年水災比往年不同於
例外應另作何蠲免著再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如子懷保如傷之至意也被災窮黎莫不
歡呼咸沐
浩蕩之宏恩矣推此一念即足以感召
天和而敬荅

天心也微臣竊有請者真保等屬被災困苦情形皆
聖駕所親歷固在
主離照臨之下矣其各省被災地方困苦最甚爲
皇上所未及親見者如江南淮揚等屬之水災山東
青兗等屬之地震濟青等屬之水災河南彰德
之水災浙江溫台之颶風福建漳郡之水災饑
寒陷溺顛連困苦之狀安能盡繪於
至尊之前也同是

朝廷赤子同在
宸衷惻隱之中合無仰邀
皇恩一視同仁
勅部於該督撫親勘被災分數題報到日即酌量輕
重速爲蠲免不必反覆駁詰延時日以孤窮
黎之望庶於
經部覆奉
皇上加意軫恤之念暢然其有合也且被災地方已
旨停其催徵目今將屆歲終錢糧奏銷有司考成所
係正在此時若將來不在應蠲之數勢必倍加

催比嚴行敲扑與免參罰反不若未經停徵者
猶得陸續辦納然孰殘黎其何以堪伏請並
勅部議令被災地方錢糧凡經停徵者作何分別
考成其被災最甚者自在
睿慮照徵之下恩出
上裁非臣下所敢預覬也

星變修省　楊雍建

伏見本年十月初間彗星見于翼軫分野迄今
未消日漸西行直抵婁宿現今五十餘日歷有
一十三宿誠非恒見竊念從來
上天仁愛人君垂象示警欲其恐懼修省力行德政
加惠民生故商湯之時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
以六事自責而甘雨隨降周宣王時旱既太甚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德故終爲一代令王漢
文帝二年日食文帝詔求直言命群臣悉思朕
之過失啟告無隱故能恭儉化民海内富庶號

稱至治是以有道之世雖有異不爲災非不爲
災也遇災異而勤修省則可以化災而致福也
即以彗星考之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見于營
室明憲宗成化四年九月彗星見掃三台七年
十一月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
或廷臣疏請修省上皆嘉納由此言之存乾惕
之誠心勵憂勤之寔政古之賢君所以囘
天心而弭變異未有不出乎此也今
國家永清大定邊陲已靜内地悉已寧正當全盛
之日我

皇上以英明睿智之資恭己守成德政無缺固宜祥
徵瑞見永臍隆平而星象之異日久未消此正
上天仁愛
皇上之心至深至厚欲
皇上已治益求其治已安益求其安寅畏祇承用臻
唐虞三代之化也請乞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
德音下
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以惠百姓者立
賜舉行茲
飭內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將見
昊蒼可格無難轉災為福天下不勝幸甚

請停遊獵疏　張貞生

奏為修文乃經國之大猷訓武非臨民之要道
俯效愚誠仰祈
睿鑒以罷無益之遊以臻無為之化事竊惟人君一身所以承天地之寵托繼祖宗之詒謀而億兆生靈之藉以為性命者也夫為天地之所寵托則當思何以承天地之心為祖宗之所詒謀則當思何以嗣祖宗之業為億兆生靈之所繫命則當思何以慰億兆生靈之願望古之帝王曆數攸歸深恐莅民有缺敷政多愆勤求學問儆惕箴銘猶謂百念之勤不勝一念之怠百事之善不勝一事之違於是紀言有史紀動有官細行必書小節必謹選正人親君子其有導我於非者則遠之其有引我於道者則近之至於蠱物喪志之端屏而弗問溺耳悅目之念杜而弗萌若此者亦非不知居天子之尊極四海之奉無不可以惟我欲為娛樂心思而終兢兢然業業然惟視聽言動是謹惟往聖前哲是程惟經史圖書是攷惟賢人君子是親而幸不敢稍有逸樂之事稍生晏安之心誠有見於天地寵托

之隆祖宗詒謀之艱億萬生靈之所繫命非如
此謹諸隱微勉諸踐履則無以措天下國家於
久安長治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誠非無所鑒而
然矣我
皇上本天縱之資膺大統之寄自
親政來勤於視事謹於用人祀典必親眚災必赦於
地方災傷屢蠲賦以恤民於內外臣工屢
告戒以愛民天下之民無不共相慶幸以爲唐虞三
代之治可以復見臣亦惟有與諸臣工謳歌於
光天化日之盛夫何敢有言而乃以涓滴微誠

獻之高深者則近聞
皇上復有遊畋之舉稽諸古今揣諸事理有十大不
可者所關於
皇上之一身固重所關於
天地 祖宗億兆之命脈尤重敢爲
皇上一一陳焉一念敬肆主德攸分盤於遊畋昔王
有規控縱雖長僅稱技擊之巧殪獲雖盛何益
治安之資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謂走馬射
獵非天子事業亦非所以儀型後世今所望於
皇上德同堯舜治躋雍熙誠意正心慎修思永庶幾

媲美往聖作則後王若乃不急先務有事慢遊
馳逐郊原博擊鷹兔何以光史冊垂典章臣恐
萬世而下有以議 聖明之德矣此臣之所謂
不可者一也一日之間章奏不知其幾也遠而
直省章奏之達於 京師不知其幾千里也凡
其章奏非係封疆重務即屬民生大計部院各
衙門非奉 旨不敢擅之直省直省各督撫非
奉 旨不敢行之郡縣其在部院各衙門無論
已若督撫責任每一地方之事拜疏之後既引
領望部覆又引領望 允行今一言遊獵、駐

蹕處所非數十里之遙即百里外之遠一切章
奏經閣臣票擬方得賚呈即馬上飛遞何能立
奉 御覽而內外衙門旦夕俟 旨亦何能保
無稽遲事之關於小民啼號者固不能稍需事
之關於封疆綢繆者更何可稍緩萬一遲延有
悞緊急督撫何以告無罪乎此臣之所謂不可
者二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庶民之家亦以爲
戒文王事王季朝於王季者日三有不安則內
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乃亦復
初

皇上孝治天下身事　兩宮百代瞻仰
太皇太后康寧萬壽慈愛至意惓切在懷値茲天道漸
寒惟應晨昏定省竭其愛日之誠色笑承懽殫
其孺依之忱若　聖躬在外　天顏稍隔則夙
夜起居嚮明風雨
太皇太后之念
皇上猶
皇上之念
太皇太后以一無益之遊而縈　慈闈之思牽　高年
之憂

皇上其能安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三也督撫受一
省之寄則有一省之事郡縣受一郡一邑之寄
則有一郡一邑之事凡所管理終日皇皇猶恐
下情難達積案難清倘逢
皇上遊獵則所經歷之處所憩息之處地方有司勢
必不能免於迎送勢必不能免於撥俟一言採
候迎送竭精耗神惟恐獲罪勢必暫置本等之
職掌而候　聖駕之光臨供應不能無辦將日
豈得預期將保其不廢所事不悞所司乎此臣
之所謂不可者四也漢文帝臨霸陵欲馳下袁
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元帝往祀廟欲
乘樓船張猛曰乘船則危渡橋則安乃從橋禮
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凡所以愛身無非欲履
蹈歸于安起居若于時兒
天子首出尊居　九重祗宜恭默垂拱迓福保和倘
從事蒐獮逞涉道途經飛走不測之地入叢林
可畏之區時値嚴寒風霜凜烈何以調適何以
捫持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五也國依於民民依
於食食者民之天魏祖出畋獲麋鹿詔發牛車
送之古弼曰麻菽布野恐有所耗乞賜矜緩使

得收載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苦耕左右
叱之老父曰一日不種民失其食柰何以從禽
驅斥老農義季賢之賜之食辭曰能不妨民業
境內之民皆飽王之食吾何敢獨受王賜夫民
間有春夏之耕亦有秋冬之種今夏旱虐收獲
無幾百姓之家矻矻終年嗷嗷待哺不能得之
秋歛猶或望之冬收否則肩挑小販另計營生
傭工地方暫求糊口倘　鑾輿一經其地則騎
從紛紜人夫雜遝雖申飭有法縱擾有禁而田
畝所餘保無踐踏芻蕘所採保無攘求甚則疲

於斧命不遑寧處即欲求所以爲資生能得乘
農隙之暇而用其餘力乎且　車駕所至辟除
關雜買賣途窮清掃沙塵往來路塞民務有妨
物用愈窮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六也天下久安
雖無不虞之跡人情叵測寧乏匪類之萌此古
之哲王所以出警入蹕清塵戒道環衛惟嚴徼
行有戒也晉武以宮中火遷樓望之皇太孫韋
裕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明宣宗造楊士奇私
宅士奇俯伏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如
是自輕萬一事出意外何以爲備後果有諜不

道者宣宗始歎士奇之言不虛夫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雖我
皇上萬靈呵護可無過憂而患生於所忽慮伏於無
形不可不深爲之防況奸民縱橫夜禁更急柵
欄添設巡夜必嚴宿衛之下豈宜有此此本年
夏月內奉　上諭申飭城內外稽查者寧遠忽
之耶且與其出舍荒郊而使人得以覘其動靜
何如　端居深拱聲色不動　聽政暇上怡神
宮中之爲安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七也　法
駕一出扈從必多然一發扈從則隸僕之隨行

騾馬之乘負車帳器用之辦飲食芻糗之資一
一皆不能闕一一皆必自備道里遙遠則運負
維艱時日遷延則糜費難料大小官員俸祿祗
足自給勢必多方經營是
皇上一出而扈從諸臣便添一奔走之需便多一經
營之費而
皇上知之乎
皇上方以廉絜望臣下而臣下清儉自持者點金無
術何從措辦操守或因以損職掌亦隨以荒況
當此歲寒風猛諸臣有諳馳突者有不諳馳突

者一日使之踰峻坂格猛獸履冰蹈雪能保無
斃於驚騎顛蹶斃於東仆氣絕者乎縱
皇上欲施其不忍之心及其既斃而加之恤亦何裨
於既傷之體既逝之魂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八
也人臣職在奉公亦視君爲勤怠君克艱厥后
昔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曰德懋懋官懋懋
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皆言百官職業在大君
一人率之所謂正身以正朝廷也今部院等衙
門銓衡兵政錢穀刑名事無巨細俱需勤敏方
免怠延茲或令之從　駕固有妨於所用即不

令之從　駕而辦事大小衙門未免因而寬弛
視幾務爲可從容以因循止求補過堂司推諉
獘竇由之日滋章奏稽遲蠹役敢於舞法此臣
之所謂不可者九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
易敬肆之分天人應焉當未治未安固須憂勤
惕厲卽已治已安亦戒般樂佚遊方今水旱頻
仍災荒屢告　上天仁愛不無示儆所賴
皇上清宮齋夜以率羣臣勉勵脩省共回　天意庶
幾堯水亦奏時雍湯旱仍安允殖近奉
皇上因謁　孝陵禮成復欲詣

太祖
太宗山陵以展孝思議政王等臣猶以北苦旱南苦潦
請行寬期蒙　允所請朝野歡呼今乃遠被塵
埃娛情較獵恐非所以遇災修省昭格蒼旻况
如淮揚一帶數萬生命俱付波臣間有孑遺無
非露宿野處鵠面鳩形　飯不飽一枝無棲西
北漕儲仰給東南迄今河渠修築募夫派夫萬
苦千辛百姓疲於道路斃於饑寒不知凡幾卽
漕河諸臣往來河干手口拮据寢食弗寧
皇上於遊畋之時倘一念及又能晏然於獲獸之樂
從禽之適乎此臣之所謂不可者十也而且不
特此也
皇上以不世出之主爲可得已之遊豫揣　聖意亦
曰以行古禮訓戎事耳而要古者田獵以除稼
害以奉蒸嘗乘隙訓戎特其一端然德用不擾
虞人所箴徒御不驚詩人所美未聞有浹旬不
返者未聞有一年數衆動至累日者未聞有越
百里外者未聞有以至尊自馳鏃控弦雜于介
胄士者帝王從獵自有其地自有其時自有其
儀而

皇上講武何無一定之地一定之時一定之儀乎此
臣之所不敢不直言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良以國用所需儲
積宜裕民力所出節省乃豐今者公賦雖似有
餘帑藏實尚不足卽如修河築堤需費數十萬
金司農仰屋無計成均開例上輸以英才教育
之地爲銅錢出身之途良亦有萬不得已而出
此者况例外之　賞賚有費大內修理有費
皇上宜念艱難加節省倘一言遊獵師行糧隨輓輸
絡繹人夫疲敝較之　端居宮禁所損過半所

費實多何如少一遊行即省一番額外之供奉
即濟一項正用之急需零筭雖若錙銖積計不
啻巨萬乃不此之籌而以爲無損　上供無妨
國用此臣之所不敢不直言也開刱之時與守
成之時異當其開刱版圖未一氛祲未靖雖以
帝王不能不從事疆埸親犯霜露當其守成四
方大定萬國咸賓武備雖不可廢文德尤所宜
修漸民以仁摩民以義附民以禮讓庶幾化行
俗美一道同風若以林麓合圍爲訓以弧矢習
熟爲能不避阻險不辭風霜精神勞瘁非所以

飭身心脊力角馳何可以示風化且也數年來
羣臣有以開經筵請者矣有以舉　日講請者
矣有以設　起居注請者矣有以近奉纂修
世祖實錄當擇其有關　祖訓翻譯先呈請者矣有以
張居正所編綱鑑直解四書直解有益　聖學
請者矣允其所請亦俱奉有知道了之　旨矣
夫知之非艱行之實艱知而不行猶不知請臣
所請一本　旨後中外臣工無不佩[illegible]行從
此　聖學日弘　聖德日懋然歲月倏忽衆行
無[illegible]之餘閒虛本　命旨究何裨於躬修

羣臣之章奏視等彌文亦何補于政治而乃以
弓馬之務不憚親操田獵之場不難身試非所
緩而緩非所急而急此又臣之所不敢不直言
也臣以西江一介豎儒順治十五年荷蒙
世祖簡拔歷陞今職康熙三年臣丁父憂回籍繼丁母
憂居鄉多載抱痾餘生本年六月蒙　恩獲補
自維數年前濫竽京官猶老親在堂倚閭在念
今則永感之下徒悲風木無以命薄病多難久
入世祇宜退居山林所勉力供職者惟思報親
之期雖未可得報　君之日猶克自圖前補知

引　見獲覩　天顏威儀儼肅私切懽忭茲聞
遠獵臣亦何敢獨犯　嚴威自干罪戾良有見
於
皇上之舉動爲下土殊域觀瞻
皇上之遊行爲　聖子神孫之模範況十之以今歲
之災荒又見於此時之嚴寒且又値三年大計
之期萬國來同之會而知職日遠鑾誠有人非
所宜者遂不禁其慮之篤而言之諄臣[illegible]敢布
自非敢沽名賣陳之假竊嘗奏熟思之實皆切
論權顧

皇上鑒茲悃忱採此不言敬　天勤民特停荒郊之
轍法　祖恭已承懷朽馭之心　皇極克端
宸居以肅雨暘時若川嶽呈祥則
大地　祖宗之休亦億兆生靈之慶雖謂臣無言責
輕行冒奏而加　臣以妄陳之咎　賜之鈇鉞之
誅臣所甘心臣謹席藁待罪矣

請修經史

奏爲請修經史刻板以裨　王士禛
文教事竊惟列聖道法之傳莫備於經歷代治亂
之績莫詳於史古帝王內聖外王之學不外經
史而畢具矣我
皇上聰明天縱宵旰不遑猶日
御講筵研精經史又以刊刻經書講義
頒賜內外諸臣典學之勤雖二帝三王蔑以尚矣查
明代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
板今南監板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國學所藏

原板庋置御書樓但此板一修於前朝萬曆二
十三年再修於崇禎十二年自
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餘載漫漶殘缺間亦有之所宜
及時修補庶幾事省功倍伏祈
勅下部議查其急宜修補者量爲鳩工所費無幾而
刓缺悉爲完書亦仰裨
聖朝文教之一端也至於南監經史書板併請
勅江南督撫查明如未經散軼即行該省學臣收貯
儒學尊經閣中儲爲副本於以嘉惠來學未必
無補也

治道備於經史　田六善

題爲治道備於經史伏祈時勤
省覽以益
睿智事臣查
經筵舊例每月擇吉二日至期具儀衛集文武講
官預擬經書一篇進講雖稱大典尚多繁文臣
愚謂
聖學不必專待經筵也臣請
皇上聽政之暇日讀經史反覆思繹期至明徹經言
理也理積久而後通史言事也事一覽而可曉

三代以上民淳事少五代之際國小政雜臣請
皇上止取漢唐宋元四代行事日
覽數條如一用人也某代如何用人而異才出某代
如何用人而貪墨進如一理財也某代如何理
財而國用饒某代如何理財而財用絀計莫大
於宗社某代行何事而世遂治某代行何事而
世遂亂事莫先於百姓某代出何政而民遂安
某代出何政而民遂苦一一討論古之所是何
以行之於今前之所非何以戒之於後將見
盛德日新

大智益廣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再進講義

奏爲歲終彙進講義謹瀝愚悃仰塵　熊賜履

睿鑒事竊惟聖學必徹始終王道原合外內乾行不息渾微顯於同原日進無疆歸本末於一致此大易著自强之文而尚書嚴無逸之訓也我

皇上典學懋德日新又新寒暑罔肯畧無間倦雖隆古莭辟蔑以有加臣等備員

經幄未效涓滴謹將年來講過講義繕寫裝潢彙

呈

御覽伏乞

九重邃閤萬幾暇晷覆加

親閱時賜

省覽志定心純允懷遜敏理融道洽立見措施不雜於荒唐偏駁之說則正而罔慾不牽於流俗因循之見斯大而有本庶幾一二日

兢業之心即爲億萬載綿長之慶矣

三進講義

奏爲歲終彙進講義猥陳愚悃仰祈　熊賜履

睿鑒事竊惟君德貴剛中無私所以無息聖學貴格物有覺是以有孚蓋道揆其要表裏本一原而理會其通張弛無畸術也我

皇上狥齊天縱懋敬乾行雖邇者逆氛煽蠢上厪

旰宵而

經幄時開講讀弗間求之往古哲辟實未之覯也

臣等日侍

帷席莫效纖絲謹將年來講過講義繕寫裝潢彙

呈

乙覽伏乞

機務清暇常

賜省繹

睿思存發務日就高明

法乘起居必時加悉慎風行雷厲外靖本於內修秋肅春溫邇安自爾遠格惟

聖神文武允期廣運於無疆斯偏陂反側咸用會歸於有極矣

諫止北巡　熊賜履

奏爲

聖駕不宜遠幸遊畋不宜非時恭請收回

成命以慰臣民事臣聞古之人主出入必謹起居必愼懲無名之動誡非事之遊故設衛而後出幄張幄而後登輿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誠恐以一時輕忽之行致貽意外莫測之悔不得不如是之愼且重焉若夫盤遊田獵尤從古

聖帝明王之所深誡載在史册班班可考也伏覩前月

皇上駐蹕南苑旬餘始回宮茲道路傳云

車駕將幸關外恭惟

皇上一身上則

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

祖宗創垂之艱後有子孫久遠之計一舉一動當何如其愼重而乃忽有邊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萬萬不可也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况萬乘之主乎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旅之辱卽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况乎冒霜露蒙塵埃跨塹陵險射猛逐逸萬一鳥飛兎起猝犯淸塵不無可慮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此則臣之所大懼也且目今水旱頻仍流亡遍野而

乘輿一出扈從千官騎乘糗芻供億匪易是亦不可不爲之念也伏乞

皇上俯採芻言收回

成命以馳騁郊原之功裁決幾務以捺縱苑囿之日講究道理明堂淸廟之中廣厦細旃之上丞弼賡颺於前師儒拜稽於後優游泮渙喜起一堂

以視櫛風沐雨驟馳銜橜疲精勞力於寒烟沙漠之間其愉快果奚勝也如不得已而從事講武則請如古蒐苗獮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出仍祈倣前代起居注例遴方正儒臣二員朝夕簪筆左右

皇上一言一動皆書之簡册宜付史館以垂永久則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其以

成就君德保護

皇躬所關非淺鮮也

收藏紅本　　趙吉士

題爲請定紅本收藏之所並陳會典編纂之宜以重憲章以嚴職掌事伏查六科舊例每年將內外各衙門章奏抄謄名曰錄疏而以紅本交內閣典籍廳收貯及檢查臣科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今紅本尚存科房其餘各科則有自康熙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等年俱未送內閣前月各科彙交典籍廳因向年收貯紅本之所歲久堆積漸無隙地未收仍貯科房臣思每年章疏藏之策府以備異日國史稽考之資其典守最宜愼

密至於事關
國計底案文冊片紙不容遺失臣在兩館纂修每向部科移取文冊就臣科而論如龍邊全書
世祖章皇帝特旨命戶部右侍郎王弘祚編撰費累歲之功始克告成以順治十四年發刊科房宜有底本今全書館移取臣科業已無存由是推之則文書堆積歲久闕失者不少我
國家億萬斯年無疆之基以歲月積之章疏之多何能數計目前收貯之所已無餘地可儲將來章疏日繁六科僅有連楹勢難堆貯庋閣之地不可不預計也考明宣德十年九月置六科庋閣文書之所於承天門外臣愚以爲宜倣故事營度嚴密之地爲庋閣之所每歲各科錄疏畢將紅本編定字號登記簿冊扃鑰收藏輪管接代庶可免闕失之虞矣至若會典乃當代憲章與律令相表裏向來各衙門檔案有止載滿文而未譯漢文者有事過並不紀載者臣等編輯補綴甚難我
皇上聖政日新大經大法靡歲不有請自康熙二十六年以後凡奉

諭旨及題奏議覆並綠頭牌啓奏事宜
勅各衙門遴委司屬將檔案逐一登記滿漢對譯毋致遺漏每歲造冊彙送內閣或十年或二十年再開局續修入今書之內則目前成書既可頒行天下而此後纂修較易矣

至孝原非服限
題爲至孝原非服制可限　　　趙吉士
聖心宜從典禮所安伏懇
俯允諸臣哀籲之情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事
大行太皇太后慈馭賓天普天同痛臣與衆泣之列知
皇上晨夕悲號寢苦枕塊至今未入水漿臣卽呼天
搶地思有以稍解我
皇上之心而不可得而
王言旋下必欲行三年之制雖經親王諸臣題

請以日易月而
聖衷已定斷不可移跪讀
聖諭哀泣嗚咽竊歎
大孝超軼千古臣雖愚昧敢不仰體
皇上至情親王諸臣引經術古曲爲陳請一則以
天地祖宗不便素服而進、
郊廟之蒸嘗一則以歲時伏臘不能罷樂而停臣民之
嫁娶又况易月之
遺詔準古酌今因時制宜更當永爲遵守親王諸臣懇
切詳言者臣不敢復襲其說臣竊謂帝王之與

臣庶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天子
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如必
斤斤焉拘臣庶之節哀傷迫於中機務勞於外
一切服食起居又皆謹於禮而過於薄雖
皇上罔極之痛本乎心之誠然而哀毀骨立、
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有愀然不安者今旣爲
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則父爲憔悴父過戚
則子爲憂傷君持服而臣民不服於心安乎書
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
臣顛殞震懼率土危惶悚慄非所以愛天下是

當以
列祖之心爲心也
太皇太后佐
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啓
世祖章皇帝混一區夏親見
皇上二十六載神功已無毫髮遺恨今
慈馭一旦崩逝在天之靈惟冀早繁曾孫以衍億萬載
弘圖則
皇太子婚禮更不容緩伏念
青宮今十四齡若待

皇上三年服除而後行禮則爲期太遠益斯則百之
慶未免有待我
皇上奉侍三十餘年色養之隆愼終之典皆前古史
冊所未有是又當以
太皇太后之心爲心也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
史稱諒闇之文未聞久服之典伏乞
皇上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
俯允諸臣哀籲之請則上承
金冊遺訓下稱億兆歡心矣

聖諭爲敎民要務　龔應霖

題爲
聖諭爲敎民之要務請
勅令敎官分任講讀以昭萬年之法守事臣愚當
茲海宇清晏禮明樂備之日惟於敎民之道加
之意而已伏惟
上諭一十六條製出
聖衷洋洋鉅訓與帝典王謨後先並垂洵化民之至
德而轉移風俗之要道也自康熙二十四年左
都御史陳廷敬於請嚴督撫之責成等事疏內

條奏凡督撫保薦州縣官員必實心奉行講解
上諭著爲定例天下州縣印官無有不奉行恐後者
矣然臣竊計城邑之內聚衆[redacted]解鄉村離城窵
遠無官董率止責之鄉約無論其講讀與否卽
使各鄉約俱講讀不過粗識其文未能曉暢其
義臣愚以爲敎職一官身無地方之責無簿書
之繁課士之暇未嘗不可以敎民臣請以講讀
之任分責敎官凡州縣鄉村令敎官躬親前往
督同鄉約講解以輔有司之不逮凡州縣官敎
官講解畢必宣布我

皇上連年以來免賦蠲漕恤灾賑荒不惜
國家數千萬金錢此皆由
皇上幾許焦勞幾許撙節方有此殊恩曠典凡沐
皇恩者必須鼓舞向化以竭勤勞以崇節儉俾致家
有益藏豐歉無虞庶爲善有資益廣我
皇上敎思無窮容保無疆之至意而熙熙皞皞永垂
於萬世矣

請分啓奏之班　趙聘揖

題爲請分啓奏之班寬齊集之例以期實效以體
羣臣事竊惟逆氛殄滅海甸昇平我
皇上安不忘危愈勤宵旰
命部院全班奏事羣工日集午門兢業咨儆
神謨遠慮費盡綢繆臣下享自然之福即夙夜在公
竭蹶盡瘁義何敢辭乃臣竊有請者誠欲用臣
下之精神心力於有用之地更足以襄盛治也
聖諭啓奏齊集俱在黎明凡臣下黎明上朝恐有遲
誤寢興待漏皆在半夜部院諸臣位以漸尊則

年必加長三更早起夜夜不休其精力有不繼
者朝氣耗傷未免日間理事反難細密案牘繁
多周詳匪易不若分班啓奏俾其精力適相節
養用之辦事其勤爲有用之勤也至閒散少事
之衙門齊集者僅列班趨坐而已即多壯年三
鼓夙興積久不無疲乏與其徒習奔走不若令
其乘時方學講求經濟磨礪以待用其勤爲有
用之勤也諸臣京薄之委萬萬難及
皇上天行之健
皇上猶日也一日一周天而不見其勞二公大臣猶

月也一月一周天而行遲矣羣臣則微星列宿
也其行度愈遲矣禀賦懸絕
皇上日日早起精神倍強羣臣僅三月有餘神色減
阻親身經歷而益信
宸宮問夜之辛勞莫不蹶蹐而愧悔但其中有住居
僻遠拾陸柒里而遙者有拮据輿馬者有徒行
策蹇者有抱病勉行者有禀質不能犯風露者
情多隱曲亦願
皇上之體之也寒冬冷雪漸次將來窮官或衣裘不
過怯寒艱苦僕役數千餘人雨雪之期難逃僵

凍
聖心惻隱應倍矜憐且臣聞夜爲陰道宜靜而不宜
動今滿城內外三鼓後即燈燭熒煌絡繹喧沸
夜夜不休似失養陰之和伏願
皇上酌理原情或令滿漢啓奏正佐畧爲輪流或以
舊日朝期太疎諒爲增益不疾不徐立萬世不
刊之典則實效可臻而良法可久也更念
皇上任付託之重日日辛勤亦宜稍加節養平常本
章但須封進其有緊要事宜必須面奏者分別
啓奏暇晝從容得與部院大臣講求治道去煩

實而行切實心不逸而身不勞其勤更爲超堯
邁禹之勤矣臣草茅微賤得日叩金門爲幸敢
貪怠惰而導宴安耶實以職分雖卑忠君愛國
之心則一今日大臣方同心惕勵亹亹亡倦所
不肯言科道方奉職糾參勤勤稽察所不當言
臣恃
皇上懸鞀設鐸之心職官本章通政司得許封進是
以不避斧越而爲此言惟冀
皇上憐而宥之也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二外集

錫山平漢英雙河編
澄江陳　鼎定九
古閩黃起元體仁　同校

恭陳地方情形　曹國柄

題爲恭陳地方情形事臣庸菲謭劣蒙
皇上命以山右致祭之役不敢旁與他事但經過地方目擊情形有關封疆大計若緘默不言恐溺職雖謹分二疏爲
皇上瀆陳臣惟京師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而居庸

一關最稱險阨誠屛翰重地也在昔邊垣堅整烟火輻輳屹然號雄關焉今雉堞傾圮閭井蕭條矣雖中外一統不必綿亘築塞以勞民費財而設險守固簡任能臣以嚴北門之鎖鑰扼其要害庶幾一夫當關萬世永奠之勢也由此過懷來北連宣鎮南拱居庸當往來子午之衝向設一道臣已經奉裁又設一叅將令駐劄他處雖有通判常委在外城內止有守備官不足彈壓或移口北道臣或令本路叅將坐守要地聯絡上谷扞蔽居庸藩籬密而堂奥安矣再過宣

撫至左衛懷安堡凋殘尤甚野草接天行路之人終日少見其汛防官兵或三四名或四五名率多步卒即有綠林馬上飽掠傳報而且艱之而欲其接踵窮追不過紙上空言耳且處各汛大抵皆然然則邊鄙之地惜成曠土經制之兵難議加增與其屯種爲不易之良法汛防兵丁棲處即是荒田數千百頃畢足可耕不同零星窵遠若令在汛之兵即屯在汛附近之田盡力開墾守望之餘不妨耒耕久之阡陌立而倉箱足廬室葺於斯婦子處於斯村落成於斯生息

日蕃備禦更固而往往格而不能行者始以牛具子種之用措繼以急於起科之爲累也夫今之兵丁要皆土著非四方召募者比土著之人多有所賴不盡恃乎糧餉如使按兵授餉預支週歲之數而貸賞給之再加以原有餘力則牛具子種可以無慮矣獨是田甫成而租即起利未得而害已隨且邊地沙石瘠薄或水旱無收又責賠補終至逃亡拋荒故兵丁視屯田爲畏途也昔朝世宗曾有空閒地土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於興種之議臣思

國家歲富於此。但使多開一畝荒地。使多成一畝
熟田。田多則穫廣。穫廣則穀賤。穀賤則家給人足。
而太平立致。然後徐議起科。塞下有蓄儲之實。
朝廷省度支之費。天下共處於不匱不涸矣。推而廣
之。官府一鎮及晉雲沿邊各鎮之兵皆可屯田。
古之興邊屯難。今之興邊屯易。古之邊屯乘塞
列燧。未收耕田之利。先受耕田之害。今我
國家神武赫濯。統一華夏。無擾田之害。而有耕田
之利。則務農力本。以開久安長治之休。是在各
該督撫提鎮實心任事。詳加區畫。勿得推委。有

治人而後有治法耳。
奉差致祭。原無封疆官守之責。而先生未雨
綢繆。籌畫詳盡。曾不以越俎為嫌。可見曲突
徙薪之論。非先見之明不能辯。非忠悃肫切
亦不敢言也。平雙河

此應錄之

蘇松額賦偏重議　　吳正治

臣伏念江南財賦之區。我
皇上因累年積欠至二三百萬之多。
特命廷臣會議應否差大臣往查。分晰在官在民。應
追應蠲。仰見
皇上軫念官民至意。臣思錢糧之所以積欠者。固有
其由。不于民生困苦之原。從長酌議。則清理雖
在于一時。而拖欠仍貽于後日。夫所謂積欠之
由。曰蘇松浮糧而已。及今清查善後之策。亦曰
減蘇松之浮糧而已。蓋江南賦重甲于天下。而

蘇松兩府尤甚。明洪武初以張士誠竊踞姑蘇。
怒地方之附寇。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姑
蘇額糧不唯與他省輕重懸殊。即以接壤之常
州一府較之。亦加倍不止。查常州府每畝科平
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浮糧
在故明雖已屢減。猶每畝科至三斗二升二斗
五升不等。下則田亦科一斗九升。夫田畝之所
收非有異于別壤。而輸課之逾額獨數倍于他
方。民力幾何。其能堪此。在故明雖以私憾定重
額。原未嘗歲歲征完。今

國家任土作貢取民有制何沿襲弊政而重困此
一方民耶況查他省錢糧積欠併未有如江南
之多者是浮增之糧原非可完之數而必欠之
數也今以紙上之成數責有司之催科經征則
無年不欠帶征則累案莫完豈真民不急公吏
不勤比也蓋賦重力竭寔難輸也前此屢經
諸臣條奏未蒙
允行在部臣不過以
國計為重不肯輕議減豁耳抑思賦絀由于民窮
民窮由于額重以每畝科至二三斗有餘之糧

又有幫貼有條銀有丁銀有襍項差徭小民一
歲收獲不足供一歲之征輸一值追比嚴急則
多方假貸剜肉醫瘡冀免敲朴日復一日則富
者漸貧貧者益困而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萬一
戶絕土荒為累更大是浮糧病民而害且及國
也在部臣又以蘇松積逋內有官役透冒非全
屬民欠故未便議蠲耳抑思有浮額是以有民
欠有民欠是以有挪移歷年挪移借解款項紛
繁帶征之官度不免于參罰因與蠹役任意侵
漁以為官吏更易頭緒淆亂侵欠難清何妨彼
此分肥其中透冒之弊不盡民欠未嘗不因民
欠所致前此有司廹于考成以欠作完惟有捏
報迯水落不出而官徒號帑餉竟空懸是浮糧
病民亦以病官而究無益于國也目今奉
諭清察侵欠自當難掩朕一一而窮之能一一而追
之乎東南民力竭矣臣有以知其不能也故欲
杜侵欠之弊根必除故明之重斂而後江南之
民庶有起色從此年征年足無民欠自無挪移
無挪移自無透冒減浮雖因正所以足額豁儲
利民利國其道固相因也漢初田租三十稅一

故文景治致殷富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我
皇上視民如傷當茲旱暵之時寔圖修省四海之內
無不引領待澤請祈
廑斷立沛
德音將蘇松二府浮糧酌量議減照常州府一例起
科輸納從此民力稍寬國課自裕
降恩出自
皇上億萬歲被　德無疆矣

以白挽楊傳作下

敵將宜以蘇民困疏　何鐸

臣殘邑外吏奉職六年有餘先以
甘肅寧夏道奉　調吏部　覲試
特授清河道恭臣遭逢
皇上之殊恩敢不備竭愚忱以圖報稱於萬一乎茲
以我
皇上勵精圖治百度修舉實非空言可以冒陳但臣
久在外任親民最深惟有以民隱上達
宸聽臣之職也臣思圖治之道杜絕營私可以澄清
官守軫恤民困先在嚴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

最確者約舉五條敬爲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
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以養尊屬吏非云曲
謹恭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守必
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明末凡
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門生原以
旣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乃流弊日甚凡
州縣之與府廳之與司道司道之與督撫按往
往師弟相稱執禮惟謹借門生爲獻媚之階梯

假執贄爲行賄之捷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逢
迎餽節賀壽自討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
爲徇庇安望有强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
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各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咨訪
得實特疏參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鑽
營自必盡心職守簡省結納并可勉厲公廉是
亦清官守而肅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竇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旣有糾參胥

吏亦有考察至於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然
臣見近日察訪衙蠹止行於小而不行於大不
知官府之衙門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
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爲數繁多
通省之事在其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
刑獄大小賦役高下那移脫換線索由己故一
入衙門無不乘堅策肥棟宇連雲疆畝如繡不
知得自何來如江淛之間司道掌案吏書每名
頂首銀兩多者二千金少者不下千金即刑廳
書役亦必千金此輩挾此重貲鑽謀督役推其

本心方思取償於一二事難倍收於一二年小
民之脊血幾何能堪假虎吮吸也至於州縣職
分既卑力難容庇年來州縣之積蠹無不改名
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申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隙洞按臣稍有瞻
狥便多投鼠忌器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贓贖
充數塞責乞
皇上嚴勅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下至府廳州縣
務須虛公察訪苟有罪蹟昭著一體拿究如果
能訪拿眞正巨憝考核之日當以風力加獎如

仍前僅以州縣下役充數者竟以罷軟不職論
處庶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禁訪行以清弊藪省會衙門附近有等積惡
巨棍號爲訪行身不充役公庭而聲氣最廣結
納其衆凡督撫按各衙門掌案經承無不是其
至交又分布腹心充當大小各衙門胥役每日
就各官所行事件列成單款或趙甲錢乙總屬
鬼名或將直作曲瞞埋股戸俟督撫按凡有參
劾檄催道府推官道府推官必轉寄耳目於胥
吏胥吏密通線索於訪行遂乘機臚列贓款盈

千纍萬經手年月鑿鑿有據隨揀腹黨挺身作
証道府推官據此上申督撫按據此又
告及至承問所開贓贖十不得一訪行復從中嚇
詐官府魚肉小民得錢則立見冰消不得錢則
枉證黑獄又其甚者奸胥猾吏積惡貫盈明知
身不能免計串訪行捏造贓款隱匿親行過惡
反將素封良善之人列名被害彼鄉愚生不至
省會目未睹衙門懼禍已極又因本蠹素不相
識兩造之下百口代爲力辯不惜出橐中金求
情囑托爲之昭雪叠經審結巨憝之誅已逭而

千金之家立破矣李代桃僵生民隱痛又或故
扳事外之人隔省關提坐經旬月欽件久遠不
結承問衙門每因違限參罰比比皆然江浙爲
甚伏祈
皇上勅行各省督撫按諸臣嚴究訪行弊棍以甦民
困以實官評者也
一急停徵以恤災荒
皇上年來軫恤災荒痌瘝時切近畿地方每年
特發帑金遣大臣親行賑濟各省報災分別輕
重恩賜蠲免如有奏報踰期題參處分

如傷之仁固已天下共見矣臣思水旱告災秋成
無望內而糊口無資外而追呼踵至斯時速需
皇仁庶可稍延殘喘乃州縣申報督撫題請再候部
覆即立限甚嚴近者勢必三月遠者動輙踰年
有司恐礙考成不得不仍行督徵及蠲免之
詔下頒而粮額完納幾盡臣前任楚中每見本年災
荒題
免部覆必經數月當年正賦已完所蠲分數不得不
流抵次年大流抵次年無論官吏侵漁銷算勒
指捕種滋弊況小民竭髓以完凶年之賦反展

轉以寬樂歲之徵則遠汲無救於燃眉
有立而待斃耳自今以後乞
皇上專責撫臣先據州縣申報災荒委勘得實一面
題請一面酌量分數先不停徵重則十分之五
輕則十分之三除經奉
旨應免若干外或停徵之數尚有浮額應追者即於
次年帶徵經徵州縣本年奏銷免其參罰則寬
一分實受一分之惠早一日即收一日之生豈
至蠲免之
隆恩竟同畫餠之故事乎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
無論崇卑俱宜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
自古廉吏有懸魚塵鹿之操酌水投錢之節方
能屬有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污接踵大者婪
論俾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除在上
司則發價銀發飾平心未嘗不謂發價平買其
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縣下吏陰輸
其急或私派於里民或取辦於行戶物數既完
原銀並繳百姓累賠而不敢明言州縣奉行而

付之無奈故地方有一土產則百姓受一大害
更或差役執票橫索除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
食餽送路費數倍之苦乞
皇上嚴勅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鎮市去處
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現任官府硃票差人指稱官價勒買物件違
者即以違
旨論并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買者
罪亦如之如此則
國法既嚴人心知儆廉隅必飭而民得安生矣以

上五條因臣身親目擊有激於　不敢不臚列

上

聞實非撫拾以圖塞責矣

安民惟在休息　　楊雍建

恭讀

赦詔內開星變地震意者所行政事未盡合宜吏治不清民生弗遂以及刑獄繫多人有冤抑是用肆

赦嘉與海內維新欽此蓮近捧誦莫不歡忻感激以為天下窮黎自此有安靜之日矣復

允銓臣所請裁併督撫着諸臣會同確議即具我

皇上洞鑒致災之由良以官多滋擾無非與百姓休息之意甚

盛德也昨見都察院疏請差察官員奉有具保推奏之

旨臣愚竊有議焉差察者察吏治之未清與民生之弗遂也今蒙

皇上肆赦之後正與天下更始之初從前官吏人等犯罪俱已赦除矣錢糧拖欠及有侵盜者又已赦除矣刑獄中大小疑案淹滯拖累者又已赦除矣更何所用其差察者乎此後治安之道惟省官即以省事省事即以寧人而臣今裁併之議所裁者總督十員而差察之官反增二十餘員以視裁併督撫之意得毋相左乎即使保用

名論不刊大臣深識

各員盡是賢能公廉第不知差察名色事當剔
奸此官一出用書辦衙役乎不用書辦衙役乎
且官吏一切諸弊非如災荒河道有形可見若
察訪之督撫督撫未開報
皇上者肯開報於差察之官乎若察訪之司道等官
從前未經開報者今日又肯開報乎若寄耳目
於衙役開告訐于地方則其生弊害人誠如
詔旨所載奸棍刁訟借端啓釁等弊有不可勝言者
矣况此時
詔書甫到從前之事俱經赦免將來之弊尚未見端
察無可察則差亦不必差矣現今屢奉
上諭事理言言治安要策但願
勅現在督撫事事欽遵力行倘日久玩愒違背
上諭者一經糾參嚴加處分俟三年後恐有積弊難
清再行請
旨差察庶不負
皇上與民休息之盛意矣

邊防事宜　　佟延年

甘肅孤懸天末番彝交襍素號衝險之區又經
兩罹兵燹凋敝至極臣自蒞任以來誠勉文武
各官撫恤士卒愛養殘黎募兵製器鎮防邊隘
以及鋤奸剔弊諸務凡臣職所當行與勢所能
行者靡不力圖修舉期盡安輯之寔効也前已
備陳防邊六欵業經密疏陳
請外今准部咨令臣將地方應興應革有關
國計民生者會同司道籌畫入
告但藩臬二司遠居陝省相隔三千餘里况河西地
方情形該司向未身歷難籌謹就目前防邊最
要事宜臚列四欵爲
皇上陳之一互市之當禁也查前朝舊制洪水從無
市廠惟是西寧設立市口諸土司番僧互相控
制兼之各彝久欽
王法不敢窺伺邊境自順治十五年該前任鎮臣張
呈祥前督臣孟　具
題議于洪水開市互相貿易至期雖撥官兵防範
終多擾攘不靖所在沿邊諸番借互市之名擁
衆內地或踐民田爲芻場或掠民畜作嬉遊恣

意橫行漸成跋扈如由丹峽口洪水一帶出沒
靡常公行切奪前經塘報在案今雖時加申飭
戒嚴各彝往來狡肆扞網莫顧
國法雖加當日欲行柔遠羈縻之術在今時竟爲
乘機蹂躪之端恐將來貽患非淺鮮也今無將
洪水市廠嚴禁罷革庶免防獲之擾則內外有
分而地方之患可息矣一疆圉之界限宜分也
查沿邊地方舊有內外境界我民不得輕出彼
彝不得擅入防閑最嚴內地安妥今則動稱中
外一家諸彝任意遊牧甚且持弓躍馬遇客刼

奪隨地擄掠及至官兵馳堵未免格鬬或有傷
觸彼反執以人命索償百般刁賴前經兵部侍
郎臣石圖查議
題奉
諭旨內外各分界限如有彝竊取添巴報明該地
方官止從正口由走不許私越攔入今雖嚴加
偵防但南山一帶從無邊垣又兼各彝驕悍無
忌當官撓阻背之不理官兵將士莫敢誰何倘
窺探虛寔識獲地方萬一叵測大可寒心俗無
請
旨將各彝驅回原巢分守疆界不許私越如有不遵
法度入犯內境搶掠者聲罪致討庶
國威克振而邊疆寧謐矣一燒荒之政宜舉也查
前朝于每年十月之初勅沿海內各邊鎮舉火燒
荒以絕伏莽今燒荒之令久廢甘肅沿山沿邊
內外一帶荒草茂盛各屬部落夏秋駐牧山後
春冬移帳境內名曰趂藉水草中外不分誰
得攔阻每每暗拖刀鎗釀禍起釁寔由于此合
無請復燒荒之
勅仍令河西鎮將等官每于十月初查照舊制督率

兵丁各將沿邊內外荒草湖灘舉火焚毀使彼
不得藉口芻牧擁入內地庶疆圉可免騷擾之
虞矣一守邊之兵馬宜增也甘肅一鎮處在邊
末遐荒乃爲秦西衝險要區察前朝設馬步兵
丁九萬一千五百有奇凡境裏境外各墩臺俱
有把守燎望之兵量其地分設守防者名數多
寡不一遇有邊警明烽挨報遠近應援緩急足
倚自我
朝定鼎之後制設營兵一萬九千三百餘名較昔減
少過半有偵探而無把守有瞭望而乏捍禦墩

臨繁多分布難周毋懷顧此失彼之虞幸年來
仰賴
皇上威靈地方獲以稍康萬一狡番跳梁何所恃以
禦侮乎不得已而暫爲地衝兵單防禦無資不
得已而暫爲移緩就急
題將鎮標後營官兵移駐黑城此不過爲目前權
宜之一着也但今兵馬單虛西夏寔繁狡性難
料合無俯念邊方重地將甘鎮外增兵馬一二
千名容臣于險要營堡酌量分布一則營伍充
寔一則遠探有人設有邊情蠢動戰守可賴臣

非不知軍興浩繁增兵必須增餉是歲費之錢
糧小而地方之安全者大也如是則河西一方
之士可保金湯之固矣

謹陳民生十害　　　成性

竊惟圖治莫先于安民安民莫急于除害此聖
帝明王時廑一夫之不獲而痌瘝乃身者也嘗
讀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
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于
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乃知帝王
仁民愛物之心與天地發生長養之德若有感
觸而動者我
皇上愛民如子賑濟則不惜帑金蠲逋則無問額賦
緩徵而夏稅秋糧之在議恤災而本色折色之

隨時宜四海之內無不登之衽席矣而民間疾
苦尚未盡絕者則以害民之事非一端貪庸之
吏習焉而不能革即有良吏亦革之而未能盡
也臣請爲
皇上陳之一爲衙蠹之害凡州縣衙役多係復用積
蠹或市井無賴始以小勤結本官之知繼以小
利穿本官之鼻于是內外勾通陷害愚民嚇詐
窮戶分差所至雞犬不寧而民之受害一也一
爲抽豐之害有司各官多有私交舊識朝去暮
來菴觀寺院任居徧滿每遇百姓訟事即簽押

閧說必饜其慾而後止因而民間曲直顛倒含
冤莫訴而民之受害二也一為歇家之害凡錢
糧詞訟人人必投歇家此皆地方積惡之輩一
投其家錢糧則擅收擅費詞訟則可減可與投
者不保身家歇家坐收漁利而民之受害三也
一為奸豪之害地方多有强横或虎踞一方或
武斷鄉曲凌弱暴寡兼併强吞小民敢怒而不
敢言而民之受害四也一為上衙門胥役之害
州縣之民有充督按司道各衙門吏胥者每與
州縣官分庭抗禮往往閧說民事欺騙鄉愚不

肖有司甘心媚灶言聽計從而民之受害五也
一為佐貳之害地方一切詞訟既有正印官管
理乃每每佐貳等官非奉批省而濫准呈詞非
係公務而嚇詐鄉村動行拘提詐銀銷號而民
之受害六也一為越訴之害凡人命强盜婚姻
田土本官身在地方耳聞目擊自可立判乃有
一種刁猾之徒捏欵架虛隱籍换名或控司道
或控督按株連拖累飽慾即休而民之受害七
也一為雜派之害民間地丁條銀即有由單可
據而顏料本色以臨時值價不齊未能預定往

往不載由單州縣得以任意僉派無從稽考而
民之受害八也一為遊棍放債之害百姓十室
九空朝不謀夕有等遊棍或假充營伍或冒旗
下乘小民一時之急違禁取利動輒加七加八
甚至准妻筭子倍罰之放印子錢而民之受害
九也一為縴夫之害各省凡近大路人家官差
來往絡繹不絕每每强捉人夫背繩拉轎逐村
更换甚至衰老童幼亦僕僕道途而民之受害
十也

陳十款俱切中時弊惜發揮尚未十分透

凡有民社之責者宜各書一通置之座右

[illegible]

巡方事宜　　李廷松

臣惟巡按一官責任甚重以臣管見所及列為
四欵伏冀
睿鑒採察焉一訪拿平民宜禁也訪拿之獘最為民
害巡方耳目寄于推官推官轉寄于衙役凡各
衙門積蠹并作奸犯科罪大惡極者常與刑官
衙役牓相結納線索潛通往往大奸漏網僅以
賣菜傭充數猶曰衙役犯法雖小勿遺懲一可
以儆百乃有樸寔小民足未履乎公庭亦在訪
拿之列或在尾犯之條擇人而食名曰扳富愚

民何知一觸憲綱破家蕩產後雖昭雪無端之
苦累已不堪問矣請
勅巡按御史凡巡歷地方止許飭拿衙蠹不得借上
豪名色訪拿平民果有真正土豪必須事跡告
發按律治罪重則
題參者叙察訪之庇聲為嚇詐之蠹計督撫即行
糾參徇別有發覺督撫一并連坐庶小民有安
枕之日矣一濫追贓罰宜禁也
朝廷遣官巡方原使戢暴除奸與民休息至贓罰銀
兩但將問過人犯據寔開報見急公忘私之義

初非有一定額數責令取盈近巡按御史追解
贓罰動輙數萬甚至十餘萬年復一年有增無
損堂官以此為考核御史以此博聲稱贓罰起
解者若干而民間之扳累株連賣妻鬻子者不
知其幾矣請
勅巡按御史凡贓罰銀兩止據問過人犯從寔開報
追解不得隱漏肥私若生事擾民嚴刑峻罰濫
及無辜者督撫密察糾參都察院考核亦不必
以贓罰多少定賢否庶攬轡有澄清之概矣一
衙門大蠹宜除也督撫按互相糾察屢奉嚴飭

而臣下之遵行者不能一二見臣愚謂糾察之
方當先自督撫衙役始近各衙門積蠹害衆成
家富過素封輙責充督撫書辦名曰躲雨項缺
之費自二三千兩至六七千不等一入其中下
司莫敢誰何巡按訪察總未常及之以至膽大
手滑騙詐如神督撫陰墮其術中傍觀無從指
摘令狠問羊巡方之風力于此亦少損矣請
勅巡按御史凡訪拿衙蠹督撫衙門尤當加意搜剔
有奸必除不容少貸督撫有狥庇者即行糾參
若隱忍不舉別有發覺巡按一并連坐庶群奸

無藏身之窟矣一查荒責成宜專也近因山東
河南荒蕪不清業
皇上特遣御史清查臣切謂天下荒蕪田地隱漏多
端不獨二省爲然其弊在各縣之糧總書手某
荒某蕪尺寸瞭然影射私科不可究詰縣官慮
則爲朦蔽縣官不肖且因而染指以致豪紳猾
衿地棍蠹胥轉相挾制遂成牢不可破之局臣
同官姚延啟疏稱清丈責在有司誠有然者大
驗威所至山岳動搖若夫定在清丈有司之禀
惕奉行當更倍于他官振裘挈領固不必履畝
而問焉請
勅巡按御史入境之日所過行所屬州縣查原額田
地若干荒蕪若干坐落某都某啚某區各造簡
明文册務與原額總數相符凡巡歷一郡委廉
能府吏閒一抽勘有以蕪作荒者立行糾察糧
總書手治以重典司道考核即以查荒之多寡
爲稱職第一事責成既當奉行自力庶田賦足
惟正之供矣

亟陳粤東大害　楊雍建
臣海隅豎儒嶺外下吏荷
皇上特簡陞恩丙試南苑拔置兵垣雖捐頂踵無以
圖報萬一夫盡忠者人臣之至性况居得言之
地而不竭其悃誠非所以仰荅
高厚也臣爲吏粤東目擊今日之粤民顛連困苦爲
已極矣其獘甫定元氣未復供輸之艱賣男鬻
女而不足誅求之擾敲骨吸髓而難充富者無
樂乎有產貧者不如其無生及今不有以休息
之則流亡日盡漸至土滿夫孰非
皇上之赤子其棄之也然休息之法必先去其害政
就臣所聞所見據實直陳大抵委署太濫也雜
派太繁也里役無定例也用夫無限數也鹽埠
日橫也私稅日盈也砍柴之肆虐也採木之流
毒也何謂委署太濫印官缺員當擇見任佐貳
首領之廉能者攝之業本
功令而粤東則不然有等市井無賴不知來歷出身
蜂聚廣城網邏缺出重賄鑽營務求必得或數
人奏本一人居官或一委未已復圖再委遇事
風生取償本利忘却身命真如扨賊雖事露而

掛彈章地方已受其荼毒矣又況有遊手冒名
飽而颺去王者曲護前非并不敢形之章奏者
則爲害益不可問今與其摘之於後不若慎之
於先請
嚴飭督撫按訪查若輩盡行驅出境外倘遇缺員必
於見任中擇委陞即
題請部選毋至循延如仍前濫委者治以私通賄
賂之罪則鑽營杜而吏治得清矣何謂雜派太
繁如粵東額外之派幾倍於正賦有夫役匠役之
派有河船馬船哨船之派有砲車鉛藥器具之

派俱在正項之外猶曰軍需耳突有持藩令之
（因初藩鎮派專請此可見）
至州縣者採買稻子名曰王穀採買鹽包名曰
王帶如某處出產某物即採辦是物非無發價
之名巧肆攫取之計民受其價每三四倍以納
之更且勒索供應謂胥州縣鞭撻小民額外之
額耗外之耗膏血幾何其能堪此自今請
勅督撫按凡軍興所需取諸地方者雖纖毫必造冊
達部稽查至如兩藩有取辦於民間者不得徑
行道府州縣必由該撫酌其所買者作何應用
果係軍務攸關亦必悉照時價給發則横歛絕

而民命稍甦矣何謂里役無定例有產當差固
其分也今不立民法而乃使里長輪流值月上
司之什物於是取之軍旅之供應於是辦之衙
遞絡繹專無公私大小悉以同之值月甚而官
索贄儀吏勒陋規幾以里長爲利穴奇貨恣意
噬嚼也或愚民畏事倩人代當其中刁惡之輩
自相魚肉指一派十因公科歛民奈何不窮且
盗也宜
令該撫轉行各州縣從長酌議革除值月之例量徵
雜項若干以備支應但須每季核算以杜加派

使漁則徭役定而胥濫可免矣何謂用夫無限
數夫役雖雜派之一而用之無度民無餘力彼
紛紛索夫者非盡勘合火牌之可據也大抵藩
鎮之牌上司之票耳或云差遣公幹挑送行李
或云往來投文指引路途或興土木之工或運
貿易之物或喂養馬匹或割辦芻草咆哮逼廹
有司莫可誰何究且不以夫爲力而以夫爲利
每夫一名指折銀伍陸錢不等而止此處既折
而至彼處仍復取夫所過地方在在受累民既
勞其筋骨又遭其鞭撻良可憫也合請

天語嚴行申飭於各州縣驛路立木榜刊示除勘合
火牌外不得妄役民夫如仍前故違依律治罪
則民力寬而農工無妨矣何謂鹽埠曰備鹽埠
之害廣西按臣田昇龍已言之而廣東尤甚奸
商借納餉之名私立各埠高擡時價挿沙和土
延村計口坐派多鹽不問貧富不分老幼既論
口而控派復限期而逼價帶刀挾矢突入民室
奸淫暴戾無所不至甚或藉口藏匿私鹽鎖拏
嚇詐究竟未嘗納餉餉額弘致累各官考成厲民
病

國蠹莫大焉莫若痛革私埠平其價直則官鹽行
而私販自消矣何謂私稅曰盈關稅之設原以
助 國用而粵東每多私稅即以潮州一處而
論自潮州至石上路不及二百里而抽稅者數
處始石上次大浦次三河次蔡家圍次廣濟橋
惟廣濟橋載之經制其餘悉皆私設私稅增則
商困商困則物貴物貴則民困專利孔而虐
王章罪莫甚焉宜
勅下撫按嚴行禁革倘有本處土官及鎮防諸弁不
遵

功令者道府即行揭報指名
題參則商賈通而物價亦平矣何謂砍柴之肆虐
粵民自田產而外皆以菓木為生息有强横兵
丁結隊聯舟以砍取柴火為名擾掠鄉村伐人
墳木截人菓樹小民無奈多金求免至於汚辱
婦女劫奪財物道路因而斷絕雞犬為之不寧
種種殘害在肇慶府治更多督臣王國光雖屢
行驅逐而旋散旋聚倏彼倏此終無寧宇臣不
知鎮防將領之紀律何在也請
旨嚴禁如遇此等兵丁以軍法從事倘鎮將徇縱督

撫按立刻
題參則軍紀肅而地方安枕矣何謂採木之流毒
凡各縣開山已無民商盡屬營頭踞占終年刊
運常累民夫及王有採買反在民間問之而民
不得不賄諸王商以廉價脫卸解運復苦此
皆流棍私乞王牌便赴州縣立限嚴催急若風
火凡此遺黎敢怨而不敢言請
飭督撫按嚴查營頭所設立驛清出並不許開民間
採木滋擾則刊運罷而勒索弭施矣以上諸款
皆雖未盡於此而此尤其較著者為今日之最

民去其疾苦卽爲今日之粵民謀其生聚一方
安而天下安是在
皇上之大奮乾斷而行之耳臣近閱邸報見靖南王
備陳粵地拮据艱難一疏內稱官兵家口衆多
難以自給夫以疲困之粵民而支兩藩之公務
爲力誠難然措處固宜悉計原本不可過傷見
今川貴底定彈壓貴乎有人令無移一王坐鎭
其地則兩粵省拮据之繁而川貴併收屏翰之
效敢因粵民之疾苦而并及之小臣新進不知
忌諱止知從

國計民生起見字多溢格瀆瀆所
鑒宥批俯施行

安邊十議

萬　泰

臣惟自古帝王開創守成皆以邊防爲重務當
天下大定之日深謀遠慮爲久安長治之法故
雖時有小警而不足爲慮以安邊早有成筭也
臣謬抒管見條爲安邊十議爲我
皇上陳之前山陝總督莫洛疏請馬營墩大馬營等
處添設官兵諸臣會議陝西尚存兵七萬七百
有餘不便新添應將甘凉等處官兵酌量改設
該督隨將甘凉靈州等處官兵調改諸臣雖爲
朝廷節餉起見然邊地額兵。不宜懸議調改。此增

彼減誠恐減之處兵力單薄矣今後邊督有請
添兵與內地不相同應准酌添不宜調減一也
又寧州賦重民貧先經士民控奏督撫屢請蠲
豁部議不准州民求生無策數月之內逃亡二
千餘丁除原荒外又荒地一千餘頃該撫疏稱
人情洶洶竟無固志再爲題請部臣猶持兩議
幸蒙
皇恩准豁部臣雖爲
朝廷愼惜錢糧起見然安邊在固人心。似此邊民
疾苦今後如有奏

閘卽應准豁不宜堅執成例有悮邊計二也各邊
形勢不同有城堡據險有河山阻隔有地勢平
漫一望無際其閘城堡稀疎者應否增添邊墻
墩堡應否仍照會典每年四月八月修葺坐談
不如親見今應請
勅該督撫地方官將各邊山川道里某處緩急某處
設兵若干幷行事宜繪圖進呈
御覽
皇上深居九重之上凡各邊險要一目了然必能因
時籌度出成筭以永固金湯三也定例遴補武

官兵部必先考驗弓馬惟在劄委題補武官部
臣無從考驗無從考驗則劣員無從汰斥今後
邊防劄委題授之官應責成該督會同巡撫提
督總兵照部例考驗弓馬分別等第按季題報
則邊材皆技勇之選四也邊地員缺原有人地
相宜該督題請陞補之例今見銜缺不符不便
越陞部覆不准則此例誠爲虛設臣愚以爲邊
地用人正宜破格該督果爲地擇人確見相宜
之處保舉前來似應以舊任之銜管新任之事
俟其立功三年題請實授新任之職則邊防收

得人之效五也邊儲最患空虛古制商人納粟
于邊給引行鹽原爲邊計今鹽引納銀解部定
例旣難驟改邊儲尚未充實臣請勅諭官民捐
輸米豆不准納銀照河工城工捐賑事例准其
加級紀錄入監地方官能設法多糴米荳貯倉
以爲邊備者作何優敘則蓄積多而邊防有賴
六也邊民勁若善用之可資防禦日沿邊曠遠
官兵分布難周應令沿邊州縣衛所練習土著
鄉兵不妨農務力行訓練則無養兵之餉而有
可用之兵邊方有賴七也邊塞荒凉土瘠民貧

如該管官撫綏無術兵民易於逃亡夫逃於內
地且不可若逃於邊外漸不可長矣今應責成
地方官平日加意撫綏有招集流亡兵民安堵
生聚可觀者督撫據實薦揚從優議敘若戶口
逃亡題參照內地加等處治則招集多而逃亡
自少八也邊關原有禁例近聞滇邊小警康東
蒙古於金江渡口隔岸用鎗炮欲圖竄渡我兵
亦用鎗炮堵禦（疑有脫句）則內地鉄器硝黃等物自應永
禁不許出邊臣請
勅部查照會典從前禁不出邊者之物申飭沿邊人

等不許私販出邊幷茶馬互市外國進貢貿易之人不許夾帶出邊嚴議永禁則可銷日後無窮之慮九也邊方事宜應責成督撫文武地方官實心任事實力舉行然須鼓舞激勸且沿邊將士戍守苦寒之地與內地不同尤宜加恩優恤今後不拘三五年內應行賞邊

皇上遣使閱視邊景果務脩舉將文武各官量加

恩賜并

恩賞守邊兵丁則人人感奮邊備永不至廢弛矣十也

整頓黔疆　袁懋功

臣聞治初闢之土者必先定其規模規模定而後可次第求治焉今黔疆初定百廢因所當興獨其中有關係地方最急六事臣不敢不及時爲我

皇上陳之如城垣者一方防衛之所關非高堅無以禦外侮今黔省城垣率多傾塌崩圮或權樹木柵以備籓籬或竟可步趨而通道路倉厫者三軍儲備之所係故昔人以積儲爲天下之大命也今黔省倉厫大概拆燬殆盡寄料穀于露囤

貯米粟于古剎收藏各失其所營房者兵士藉以棲身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易云安其身而後動今黔省營房槩未修建戍守之兵霜被露宿疲憊不堪衙署者諸司藉以出政也盖其冊籍有所貯卷牘有所藏今黔省衙署悉被焚燬片瓦寸椽盡歸烏有至于橋梁爲兵馬行旅之梯航今黔省橋梁有被水冲者有被火燒者市壥爲商賈人烟之輳集今黔省市壥有僅存基址者有遍生蓬蒿者使臣以城垣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切恐易叛難服之地狂逞莫測臣

憂心及此補葺修砌日夕靡遑使臣以倉廒爲
可緩而不急爲之計切恐野貯露積之下風雨
飄搖臣憂心及此不敢惜費停止將三軍之命
脉百姓之膏血置諸膜外使臣以營房爲可緩
而不急爲之計無論甲冑弓矢爲陰雨弊壞且
恐遠征之兵沾染瘴露疾痛因之以生臣憂心
及此有不敢不結草搆屋以爲兵士諸安全者
使臣以衙署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官居
古廟瞻觀不宜又無論有紙筆而繕寫無地有
冊籍而收藏無所且恐印信條記携帶于殘簷

破壁之內關係匪小臣憂心及此自不敢不行
令有司編竹以爲墻壁剪茅以爲關防者使臣
以橋梁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溪澗難越
飛渡無謀即如鐵索一橋板破被賊燒斷僅存
鐵索五根目今差使往來不日
王師凱旋莫不經由臣憂心及此不敢不急爲修整
使臣以市廛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百貨
不來商賈不至即如一茶菜蔬醬無不倍價增
長地方蕭條無色官兵有銀無市成何景況臣
憂心及此不敢不借貸招徠以上六事在腹裏

省界猶覩緩圖在巖疆要地寔爲急務臣身任
地方之責日夜焦思欲取之官〻貧庫空欲取
之民〻窮財竭欲設法求之屯利而屯政可行
于廣衍平原之區而不可行于山多田少之地
欲設法求之鼓鑄而錢法可行于內地幸化之
宇而不可行于鳥語頑梗之民展轉徬徨于無
可如何之中當急難餧乏之時惟有就黔求黔
一策耳臣恭沐
欽頒黔省印信內有貴陽鎮遠普安鎮寧四稅大使
各條記一顆因訪明季原有四項額稅雖目前

商賈未通將來額稅必復使稅課所入隨多寡
以爲數若以順治十六年以後應收之稅課擇
其最急者次第修舉雖所收不及所費再當設
法料理庶幾以本地之財留爲本地之用民沾
惠而
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至所收稅銀動支公費
事竣之日容臣備造逐項細冊一一奏報核銷
可也

邊郡條陳

臣奉　　　　王

詔寧鎮見邊地軍兵困厄更甚謹就聞見所及敷陳

酌劑之宜臚列三欵爲我

皇上陳之一抽調之勞逸宜均也夫蜀土蕩平人稀

地廣勢難召募不得不就近抽調秦兵以資彈

壓今俟將抽調兵丁家口悉調移蜀省使之完

聚誠所以繫士卒之心而圖久安之畧非不甚

善但邊鄙窮兵所藉資生者月餉而外兼資地

畝以養贍家口今家屬悉爲移調將盡棄其室

廬田畝扶老携幼棲此初闢巖疆草萊未墾之

地其爲流離饑窮之慘有不知何情狀者且一

家之中必有老有幼棄之則哺養無賴併從則

溝壑堪憐揆其初意原所以固士卒之心而反

以滋其凄楚困愁之患臣愚以爲今邊境晏寧

士卒暇豫莫若定爲三年更戍之法俾于役疆

場者冀休息有期雖遠征冗瘁益堅成城之志

而居處士宇者亦得踴躍戎行共效同仇之愾

則永戍不慮偏勞而土處無致過逸不必有移

調家口之煩而自可收士卒效用之費矣一收

軍之困苦宜甦也陝西平涼府設有苑馬寺卿

董率各監羣牧軍各有其地寬其租徭俾孳生

馬匹在

國家得騰驤之資而牧軍原無賠累之苦日久相

仍凡各省鎮戰馬胥取給于茶馬而各州縣驛

遞馬匹又皆動支驛站銀兩自爲買補即閒有

調撥營馬不過偶一舉行故數年以來牧馬孳

生日盛壅積愈多夫地不加廣而馬益日繁在

牧軍餵養賠累其力已殫而資生無自且

國家以有益之地畜無用之馬徒老斃于荒野櫪

櫪之間甚非設立苑馬之意也臣愚以爲或將

苑牧孳生之馬宜與茶馬照數多寡均派調撥

充各營鎮戰馬之用或令附近驛遞倒斃者赴

苑馬領給准作驛站銀兩不惟窮軍牧豎可以

稍甦疲困而當軍興匱乏之際亦足以仰佐

國用于萬一事在轉移之間立可化無用爲有用

庶幾上可益

國而下不病軍未必無小補也一領餉之勞費宜

酌也夫藩司總一省之會計向來各州縣錢糧

彙解藩司各鎮軍需俱赴藩司守領但秦地遼

濶各邊鎮去省不下數千里每赴領一次藩司或以頭緒繁紛移緩就急或以各府外解一時不前每有坐守二三月不得領給者且領餉數萬兵丁馬匹動將百計往還道路守候使用爲費不貲荒寒窮兵待哺嗷嗷窮迫殊甚莫若倣計部撥餉之法各鎮軍餉每歲于附近州縣或一郡或數縣照額撥補餘者仍籖解藩司其派撥餉銀令各州縣徑解各鎮司餉衙門按數取具實收彙冊報司以憑查核其有延挨不完者聽司餉衙門揭報藩司彙詳參處夫部臣總天

下錢穀尚可照額派撥豈藩司近在一省獨難按籍抵銷如此不惟州縣就近起解可免添搭使用之費而各鎮軍餉亦得按冊催解獲免守候勞費之苦矣

秦蜀餉運情形

劉如漢

臣生長蜀中見順治初年大兵底定全川粮餉皆仰給于秦轉運十有餘年兵無庚癸之呼民無力役之瘁非前此之時勢與今日殊也誠以隨地制宜規畫有方耳臣查西安鳳翔至漢中千餘里中有雲棧七百里故西鳳之粮止得協濟漢中之兵馬而入川之粮則召買于華昌一帶凡米價之低昂人夫之盤費以至口袋脚價莫不因時定值其陸續至漢屬之畧陽而止乃于畧陽立各屬倉廒以一副將董其事隨自畧

陽水運而入陽平設一參將廣元設一屯田副將昭化設一屯田遊擊又于朝天峽口委一營將重兵鎮守凡所以綢繆水運彈壓河道也維時督臣孟喬芳經營數年籌畫頗備以故艅艎相接轉輸無阻秦民不累而蜀餉不竭以馴至于全川底定未嘗至嘆粮餉之艱此其明效大驗者矣凡蜀粮原從事水運防有竊刼遂改從陸路臣辦事垣中見督臣周

題報逆賊至二郎關截刼粮餉被我護送甲兵殺敗賊衆等情是知陸路亦有窺伺之狡而所由

無恙全資護衛防送之得人查漢中至保寧八百餘里內止三百里平坦而已入蜀境則舉步非嵯峨山嶺即廻曲澗谿跋涉維艱用力多而致米少若水運則用力所省不止十倍是日夜講求防護之事宜而未可置水運于不問也倘謂水運有阻截之患則陸路亦有窺伺矣倘謂陸路護運有人可以保全無患則水運亦如陸運之防護自可無虞矣蓋馱負不如舟載之滿人力不如水勢之利而防護兵士便于陸者不尤便于水乎合無請

勅經畧重臣查昔年孟喬芳經理蜀餉之策仍行水運而斟酌盡宜專兵護送更于其地置防某地立戍及時舉行則水運一通兵食自裕兵食既裕則士馬飽騰蜀糧無艱匱之憂而秦民無轉輸之苦矣

開陝督府

王曰溫

臣考會典凡建置督撫衙門大約因地設官名居要害而尤重者在總督蓋制府事權專以封疆爲重一切調度兵馬驅除偽叛非扼兩省之交不可以策應非據形勢之便不可以奏功非密邇盤踞之巢不可以制勝非若撫臣之建牙省會專蒞一方已也今各省總督衙門斟酌重輕各居要地制誠善矣獨于陝川福建兩督臣駐扎之地臣不能無議焉陝西幅員遼濶邊近番彝則部落控馭處處宜周也且四川新隸版

圖巨寇雖已勦撫而川東逋孽未盡芟除蠻洞遊魂尚多竄伏則未雨綢繆尤恃督臣之料理若仍開府西安秦蜀遠隔數千里崇山峻嶺棧道迂廻無論鞭長莫及征士疲勞倘一旦寇起倉猝其能刻期策應乎近雖督兵重慶不過移鎮一時臣以爲陝川總督宜令駐屯漢中蓋漢中乃西川之門戶也北控三秦南據巴蜀左通襄沔出而協勦可以控長江之上游入而運籌可以固秦川之鎖鑰所謂扼兩省之亢者此也福建地連滇海海逆飄忽無常而漳州則廹隣

巢穴今督臣秉鉞會城去漳泉數百里卽使聞
警長驅而逆艘已揚帆宵遁矣邇者治兵泉州
事畢還省彼逸我勞殊爲非計臣以福建總督
宜令駐扎漳州○蓋漳州乃八閩之藩籬也咫尺
逆巢襟滯江浙其秉風鼓棹且與惠潮聲勢相
聯倘搗穴則一葦可航固壘則飛艅難渡所謂
據全閩之勝者此也誠使閩蜀之制府既定進
可與提鎮諸臣立犄角之形退可與撫臣成輔
車之勢一以省士卒之遠涉一以杜狡寇之旁
竄一以免軍機之遲誤其于封疆大計必非小

補矣

請復查盤議　　成性

竊惟
國家理財之道莫重於錢糧而官役壞法之奸莫
過於侵混臣閱邸報每見各省題報侵欺冒混
者不一而足而江南一省爲尤甚從此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濫觴漏卮將何底止臣愚以爲查
盤之責宜重也舊例巡按御史出巡之日先期
必委推官於各州縣查盤其倉之積穀幾何其
錢糧之起運者幾何其存留於州縣以爲支銷
者幾何倉穀自可臨視盤其有無多寡之數錢

糧之起運者必須驗其批迴存留者必須驗其
印信支領通盤打算徹底清查卽欲欺朦從何
隱遁今按察久停推官已裁查盤之任自當責
之該道與府同知官名雖異而職任未嘗不同
也查各省之侵欺混冒者層見疊出及閱各該
撫參奏未見有經何官查出揭報之文則查盤
之事久廢可知卽間或舉行亦偶應故事而未
甞實有專責更可知也所
敕下該撫於所屬道臣及府同知每年務簡嚴正廉
幹官一員行州縣查盤一次減其騶從執事且

不用地方供應不與州縣宴飲并絕餽送惟以
清查錢糧爲事批迴支領一一驗明日收流水
簿件件過目如有侵隱那混情弊卽時揭報該
撫以憑叅治如錢糧清楚無弊者該查盤之官
隨具一實有無侵月那移印結存案倘日後情
弊發覺則查盤之具結者治以通同徇隱之罪
如是則利害與共誰敢不破情面而代他人受
過乎此固今日清查錢糧之第一關鍵也

遷移藩旅

張沖翼

伏覩
皇上俯允三藩之請撤回安插
特遣滿漢大臣調度支給體恤勲勞軫念軍旅可
謂慮詳而澤渥矣然臣竊有見思有以便商
恤民者爲我
皇上陳之如三藩軍旅遷移前來奉有沿途所需人
夫船隻喂馬草料等項及支給俸餉口糧之
旨其遷移藩旅者固得矣而其所以便商者似未之
及也蓋江南江西湖廣浙江諸省天下商賈往
來財貨輻輳之區也三藩自閩自滇自粤分途
前進必由各省出長江入閘口然後達山東抵
直隸部議于水路將本地通省船隻聚積給發
若有不敷將別省船隻盡數催覔協送法誠善
也第恐有司有催覔之名而無催覔之寔民船
一聞催覔而驚恐逃矣催覔不敷勢不得不出
于提拏民船一經捉拏而商民之苦難言矣但
思三藩軍旅家口甚衆一一擁而來沿途萬難支
應各省有司恐悞公務自顧不暇豈能顧及商
民之苦哉其勢使然也彼商賈攘攘爲利全賴

舟楫載渡今奉各省催覔船隻原無預定額數有司不分何船一概捉備付托各藩衆兵填江塞河舳艫相望絡繹不絕安能有商船遊行乎竊恐商船不行則貨財不通貨財不通則各關有商稅課萬分不能足額臣請仍
勅下差去部臣會同該地督撫預行嚴飭有司毋强勒民船毋阻滯商貨則便商即所以裕
國賦也至各藩安插地方奉有着部臣前往會同
盛京侍郎府尹將安插三藩地方一併察看具
奏之

旨部臣奉
命區畫之日自當相度詳晰俾令一一得所其安插藩旅者則得矣而其所以恤民者似亦未之及也蓋山海關外一帶地畝多係招徠流移與累年充發八戶漸次開墾小民從荒蕪之餘萬苦千辛稍有樂業三藩官兵家口一到星布雲屯間不容髮欲不盡將民地歸併無由也嗟爾瘡痍甫起一旦轉徙失業孰非赤子恐令煢煢無依乎臣請仍
勅下部臣會同府尹預爲別選善地撥給窮民或多免其科則或量貸以牛種以濟窮民所以廣
皇仁也

此說甚是妙

議歸至當　何元英

朝廷兵刑錢穀重務分設六部衙門各司一事原以專責成司剖斷決可否定狐疑也凡有內外章奏事件奉
旨必下該部議覆各該部職有專司慮之精詳議之切確行止可否自有一定不易之方即或堂司滿漢諸臣意見稍有不同亦何難虛心一體仔細講求議歸至當乃臣竊見近來各部議覆本章多有前後兩議仰候
皇上睿裁者雖部臣不敢專擅執一不失為慎重協

恭之心但臣思一事必無兩是同官豈可參差一議也而彼此兩有未免各有意見偏執之迹一事也而可否莫斷豈不更開游移推諉之門以慎重而列兩議將來必借兩議而卸責成以協恭而存兩議將來必因兩議而成矛盾此例一開恐必至凡事依違草率具覆不肯定心任事而畏避裁決種種之弊必自此起請乞
皇上天語申飭各部嗣後議覆本章如果係真正軍國重大事情諸臣各抒所見不敢擅專仍許定為兩議仰候
睿裁或另候
勑下九卿大臣會議外其餘尋常事件務集堂司諸臣講求精確毋令參差即有意見稍或不同亦必彼此大公為懷互相參酌務歸畫一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不得動循兩議之例用成推卸之風

寬免殘黎　　劉　海

題爲請
賜寬免以恤殘黎事臣等遵
旨統領大兵進勦來至秦省敢不盡心撫綏仰副我
皇上愛民至意到秦之後見百姓窮苦非特陷賊城
池不得耕種即我之百姓亦因轉運大兵米糧
草料困苦之極且兩年以來屢遭兵火民生失
業飢寒逼迫紛紛來告臣等目擊流民滿野號
哭之聲不忍聞見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特加優恤凡拖欠錢糧之民併解運

漢中脚價一槩免追其被陷地方不得耕種者
錢糧亦暫征比仰祈
勅部酌議盡行蠲免招回原籍復業安生以甦殘喘
俟少有起色之後再議征收庶人人歡悅盡與
黎生之心再造昇平之福矣
兵興多年正當倥傯之時乃先爲殘黎請命
蠲豁荒糧免追解數何等存心何等作用此
眞王者之師也我　朝天威遠布皆由諸大
臣奉揚德意感人深切乎閻圖公全賴周介
庵先生畫策其陰德亦非淺鮮矣　高涵三

救荒良圖　　江　蘩

題爲捐納誠救荒之良圖京師較秦省爲更便仰
請
睿裁以速急公事我
皇上聖德如天愛民如子近因陝西西鳳二府之荒
既令本省賑濟矣又運鄰省之米以繼之又發
內帑之銀以助之其饑民之在他省者又皆令
設法以賑之近恐米價維艱復開例以善後會
議諸臣自一一酌請
聖裁矣獨是西方道路遠近不一秦省地廣民稀以

急公之人挾重資而往保無途次不虞之慮乎
又紛投各州縣彼貿貿而來無所適從勢必轉
托假手保無刁徒奸胥耽延侵蝕之慮乎雖就
秦捐輸賑濟爲速然急公者既慮挾資之苦復
患上納之難保無有逡巡不前者乎且議價與
時價懸殊在捐納者自銀易於米在秦民復米
貴於銀必待捐銀而始糴得無勢愈急而事愈
緩乎以臣愚見莫若將捐納米石竟作銀兩俱
令在戸部交納彼見在來甚易上納無難將四
方之急公者不逾月而輻輳京師况

內帑頒發沿途護解計日星馳令該督撫查照州
縣應賑之多寡分給更爲捷便如此則已發之
內帑可以補還而待賑之窮黎均沾速惠矣

請剔朦混之弊　　江蔡

題爲請剔朦混之弊兼定畫一之條以崇責成以
嚴稽覈事臣奉
命掌理京畿道事務總刷二十九年在內各衙門錢
糧臣同同官臣禪拜一一清核除册卷不符已
經具疏
題參外中有事涉朦混例未畫一者臣得爲
皇上陳之一製造庫册交節愼庫銷化金銀一千七
百餘兩今查節愼庫尚少收金一百四十餘兩
銀四十六兩零金銀器皿六件臣再三詰問據

云於三十一年交查一事也在製造不宜有交
有不交在節愼不宜有收有不收矣一戸刑各
司各庫有支領必有開發舊例俱年終刷卷光
祿寺與本寺銀庫亦然而工部四司經費動至
五六十萬未經造送一事也各部之開除易清
工部四司之開除尚懸矣至崇文門每年收稅
數萬旣無解部舊例亦應聲明支銷東城兵馬
司追解贓銀若干兩據册已經交送刑部而湖
廣貴州福建三司獨無註造則此項又歸何有
乎此等事件於事例爲不一於職守爲不清小

之爲疎忽漏造之弊大之即朦混侵蝕之由臣故不得不仰請清剔者也他如左右兩翼以閏月另行扣除相沿日久各衙門俱算二十九年經費而兩翼尚算二十八年錢糧理藩院漢官書役俱設而造册僅送清字則事例又屬參差亦不得不仰請更正者也臣因事關錢糧職司綜覈不敢緘默伏祈

勅部逐加釐定庶弊竇剔而職守專矣

積貯宜在邊郡　　譚瑄

題爲積貯宜在邊郡請酌定現行之例以鼓捐輸事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常平者古今之良法然地勢有不同轉輸有難易所當斟酌時宜以爲鼓舞之方也伏查康熙二十一年科臣姚締虞重農積粟一疏請

勅下直隸各省督撫飭令州縣整理常平倉每歲秋收之時勸諭官紳士民捐輸米穀照舊例議叙等因部臣以毋容議具覆我

皇上獨行乾斷以積穀關係緊要令該督撫確察具

奏又因廣西巡撫郝浴之疏復奉

恩旨令部臣確議定有捐輸議叙之例今各省奏稱實在米穀多者六七萬石少者二三萬石不等將見數年之後日積月累倉庾豐盈雖有一方之水旱可以朝發夕賑此皆我

皇上乾斷之實效而億兆無疆之恩澤也但日今所報積穀大約多在內地若沿邊諸郡百姓既無米可捐而歲需軍米又仰給於內地一遇水旱賑濟難施是以古來積貯之法必先於邊郡而後及於腹地如漢文帝令民輸粟於邊然後入

粟郡縣其後取壽昌亦於邊郡築倉名爲常平至今行之査康熙二十四二十六年間於獨石喜峰殺虎等口建造倉房仰見
睿慮周詳總爲邊儲起見臣愚以爲當推廣此意勸諭官民輸米于古北口居庸山海等關及大同宣府甘肅寧夏諸邊郡爲軍民交足之計但邊郡皆係陸運車載驢駝肩挑背負盤剝之費往往數倍于米價有輸米百石即値三四百金者若必欲捐米至千至萬而後可邀議叙則官民皆裹足而不前矣臣請除有米通水地方仍照

定例勸輸外其寧大等處有能遠輸米粟者自一百石以上官民得邀議叙之榮則人情未有不鼓舞爭先者也臣又查大同一鎮歲軍需米二萬六百五十餘石宣府一鎮歲需軍米二萬三千二百六十餘石其餘邊鎮軍需大率類此將來勸輸得法則數年之後捐米必多即可以軍需中寓推陳易新之法以常平之米粟支給軍需隨以協濟之軍需補還常平彼此通融軍民既有交足之利隨時散歛米粟永無浥爛之虞所關于國計民生似非渺小也

籌秦第六疏　佛倫

題爲籌秦第六疏再請通豁雜項錢糧以廣
皇仁事竊惟西鳳地方災荒致屢
皇上軫念將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併從前未完積欠錢糧通行豁蠲從此被災殘黎得以安業者皆我
皇上生全之矣臣冡
特簡畀以川陝重寄凡有關於災黎休戚事宜敢不據實入告以圖仰副
皇上惠愛元元至意臣查西延鳳漢四府并興安州

康熙三十二年尚有課程銀一千八百六十三兩令匠價銀二千九百一十八兩零學租糧一千二百三十七石九斗零租銀一百五十四兩零棉花六十觔以及無額牲畜地稅等銀以上皆係雜項不在蠲豁之內但課程匠價銀兩皆出於商賈匠役至於學租牲畜地稅等銀皆征輸於民不惟商賈寥寥且匠役即係災黎今我
皇上浩蕩洪恩將積年積欠并三十二年正賦俱已蠲豁若又征此雜稅等項不肖官員即照應征正賦追比不無借端混征累民之弊前項雜稅

等銀為數無多合無再邀
皇恩概行蠲豁庶被灾州縣得以均沾實惠而官役
混征之弊亦可杜絕矣

請裁宜府廳衛　郭世隆

題為請裁宜府廳衛改設郡縣事竊查宜府向設
鎮道復設十衛十廳并各營弁分理錢糧驛務
然廳員限於佐貳營衛皆屬武弁即當日議併
衛所不過因無附近州縣改行暫留夫以武弁
而膺民社之寄徵糧之責似與官判終有未協
宜裁六廳十衛改設一府八縣應設知府一員
同知一員通判一員知縣八員教官九員縣丞
二員典史八員驛丞七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
巡檢一員原設同知二員通判四員衛守備教

授六員均應裁去尚有管糧驛營守備把總四
十一員容臣咨商鎮臣量為去留再行題請可
也

征誅賊寇武弁為先撫輯人民文職為要宣
府久屬內地自宜改設郡縣曾與孝超許公
力言之不意當事毅然請行竟邀　俞允遍
覓原疏不可復得選垂竣始得題稿入集雖
非全豎而經國才畧已足不朽矣　平雙河

請嚴督撫之責成　陳廷敬
題爲請嚴督撫之責成以信
朝廷之法令審貪廉以清吏治重教養以利民生事
令天下之事係於督撫督撫之職在察吏安民
若民犯法者多刑辟不止惡在其能安民也察
吏之意欲其安民若民犯法者多刑辟不止惡
在其能察吏也臣見直省各督撫所上刑獄章
奏繁多夫督撫之職在安民者非謂民旣犯法
而明於擊斷之爲能盡其職也謂民未犯法而
嚴禁令謹科條使民遷善遠罪至於刑清政簡

之爲能盡其職也故督撫之能與不能視其所
治之民而已矣民之安與不安視其刑之清與
不清政之簡與不簡而已矣直省之刑清而
朝廷之刑清矣直省之政簡而
朝廷之政簡矣政簡刑清王道之大端也或曰民自
犯法耳於督撫何尤焉孔子不云乎上教之不
行罪不在民也故欲使民不犯法而刑辟衰止
莫先於行上之教欲行上之教繄惟督撫是問
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廉能勿敢有加派
勿敢有火耗勿敢黷貨於詞訟勿敢朘削夫富

民然後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于刑今吏或
不能然吏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人苟少
知詩書識道理一行作吏誰忍自棄而今或不
能然者非盡吏之私肥其家蓋由於上官耳上
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不廉則吏雖欲爲
廉而不可得夫旣不得廉則凡所謂加派火耗
黷貨朘削之事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
有於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使吏勉強行
之而民習見吏之所爲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
誰其聽之是教之不行刑之不止吏爲之也吏

之爲之者督撫使之然也方今要務在於督撫
得人爲督撫者旣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后能正
身以董吏吏旣不復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后能
加意於民向之所爲加派火耗黷貨朘削之事
舉皆無之夫然后民可以徐得其養養立而
教可行也至於教民之法三代盛矣古今異宜
所貴得其意而神明之者其大要莫重於讀法
之令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正月之吉受教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
各以教其所治歷代以來有講讀律令之法皆

后禮之遺意也爲教民之要務焉夫欲教民以
道必先信上之令以實致乎民管子曰國之重
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賈山曰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弱羸疾扶杖而往
聽之思見德化之成是以人臣敬君之命令尊
之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人君之所以爲國鼓
舞羣下者恃其命令而已臣伏讀
皇上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彼時雖一經張掛曉諭
而鄉村山谷之民至今尚有未知者臣近日惟
見山東巡撫張鵬有

上諭十六則講義及臣鄉山西寧鄉縣知縣龔應霖
講約書其實心奉行與否當俟之事久論定之
時至於一經曉諭而旋視爲具文者比比皆然
臣所謂信
上之令以實致乎民者責在有司而督撫爲要矣臣
欲祈
皇上特降嚴綸通飭督撫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
洗濯舊染專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教民爲事
其督撫保舉薦舉府州縣官也須要第一條實
塡一本官無加派無火耗無贖貨詞訟無朘削

富民十九字第二條實塡一本官實心奉行
上諭每月吉聚衆講解鄉村鄉約講解二十二字如
保薦不實者請
勅部將保薦之督撫具揭之司道併所保薦之員嚴
議處分定例不得仍用舊例處分餘條仍照舊
例開具實跡凡若此者所貴督撫知功令之重
在此顧名思義觸目警心以董羣吏也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教民爲
稱職否者罷黜治罪
聖主在上坐照如神自有洞鑒臣之愚心惟所

朝廷切責督撫以幾刑清政簡之風臣遭逢殊遇昔
侍講帷伏覩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有內聖外王之學每聆
天語謂二帝三王之治必可復王道必可行又嘗謂
純主之治無取雜霸洋洋
聖謨非臣下所及臣躐竭其駑劣撮取一二事之利
獎仰瀆
宸聰懼不足以稱
皇上惓惓求治之
聖心故敢獻其鄙言助成王道之治也

安輯黔省苗人　馬士芳

題爲黔省苗漢雜處宜立懲奸杜害之法肅官守以安民生事竊見貴州高峒逆苗一案蒙
皇上洞悉情弊
特命大臣審處立結　恩威並著苗漢歡感臣復何言但良法須圖善後美政首在鋤奸臣任黔數載得知苗漢情形不敢緘默敬爲我
皇上陳之黔省形勢控接滇楚蜀粵萬山重疊中通一線生苗居外漢人梏內納糧之熟苗界其中以土官世領其職所以捍外障內使各安生業法甚善也往往生端起衅者皆由漢奸之出入無忌流土之責成未分耳何爲漢奸漢人之桀黠者借貿易往來與熟苗之奸猾相構結或挾帶硝黃以入或畧買生苗子女以出得手則坐收其利失手則興詞構訟借官法以報私讐其故智也臣愚以爲欲治苗衆須懲漢奸一則嚴飭官弁凡苗漢交易止許在內地市集一切緊要關隘論守把兵丁無得寬縱一人出境違則從重治罪一則嚴戒土官凡有漢奸入生苗境都許即拏解府縣申報督撫計其多寡酌加獎

賞所獲漢奸亦作何從重治罪庶出入不得恣肆矣至於頑苗之劫殺抗糧挖墳燒屋諸弊查係漢人勾引者責在流官審處係苗人肆害者責在土官搜捕其有潛逃菁峝土官不即拏解者照定例治罪庶責成不敢他委矣若一種有苗無土司地方應責流官營弁協心緩緝一種無苗可轄沿世職而統漢人者應着督撫詳議其川湖雲廣有苗處所應否一體通行統聽部議如此則流土同心文武盡職苗漢咸安矣

屯米變通折征　　龔佳育

奏爲屯米遠解維艱謹請變通折徵以甦軍民積
困事竊照江寧省倉每歲徵收江寧廬州鳳陽
滁和州等處屯米共計十萬餘石專供駐防滿
漢旗營織造匠役口糧量入爲出雖循行已久
無悞軍供而起解各屬道里有遠近之分轉輸
有難易之別不得不斟酌變通也謹按江廬和
三屬皆附近水次一葦可航共應徵米六萬餘
石不難轉運毋庸置議外惟鳳屬定遠縣越在
江寧西北隅陸運南下經歷磨盤諸山東遶至

六合縣出口以達大江又天長縣境在東北隅
肩挑驢負陸運出口輸輓維艱至於滁州全椒
來安三屬環滁皆山不通舟楫車驢輓運數十
里至烏衣等處僱覓小艇由一綫溪河盤灘涉
淺轉出瓜埠均自長江逆流抵省俱有數百里
之遙乃共以四萬餘石之兵糧並無分毫脚價
而責其跋涉轉輸無惑乎軍困日深也當衛弁
經理時丁逃賦欠
題案可稽自裁歸州縣之後非不加意撫綏而積
困未甦[illegible]額殆無虛日臣目擊情形艱轉籌維
固不敢輕議編給水脚致滋糜帑計惟有軍兵
兩便改折解支之法伏查定滁來三州縣屯豆
向徵本色解省併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咨明戸部折徵又江寧各旗草豆向給
本色亦於欽奉
恩詔事案內
題准分別全折半折支放循行稱便今省倉屯米
亦係軍供通盤核算除江廬和三屬本色米六
萬餘石足支十分之六其過往行糧需用無幾
應於此内通融支給本色外其定天滁全來五

州縣應解米四萬餘石應請
勅部確議循照康熙十八年九卿會議酌中之價每
米一石折銀八錢該州縣徵解司庫按月本六
折四搭配支放著爲定例在衆兵匠役領給六
分本色可無枵腹之虞其四分折銀於省城聚
米之區不難自行購買一轉移間而窮軍得免
遠解本色之累積困獲甦莫不均沾
滞澤歌頌歡騰矣

因地制宜理應如此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三吏集

錫山平漢英雙河編
同學 陳鼎定九
高大酉函三 同較

保舉積弊 錢三錫

題爲保舉積弊宜嚴異途冒進宜愼請
勅酌議公平之法以勵官方以淸流品事臣聞聖王
之用人也雖日無方而始進尤必以正
國家定例正途出身者授以正印捐納異途必由
保舉方得一體陞轉誠愼重名器之深意也臣

思正途未必皆可用之材異途亦不乏自好之
士然以常理而論捐納得官者既以入貲進身
未必皆讀書明理不得不嚴爲立法以杜冒濫
近臣某某以保舉法久弊生漸多奔競賄囑請
行停止現在奉
旨會議臣謂保舉固未必皆公然因保舉之不公而
遂欲併保舉而廢之此又因噎廢食之見也臣
聞從來有治人無治法又聞一法立一弊生然
廢法之弊必有更倍於用法者故保舉定例不
可輕廢也如謂督撫之保舉不足憑將督撫舉
劾大計亦俱不足憑乎如謂保舉之法行而開
鑽營奔競之階將保舉之法廢不更滋薰蕕襍
進之弊乎且異途之中玉石攸分良頑迥別亦
自有倍蓰什伯之不同即如三考之吏員海上
之投誠爲途最襍若槩與正途一體陞轉不惟
無以服正途之心即異途中之讀書自好者其
心亦豈能皆服乎恐非澄流品勵官方之意也
臣見近日督撫保舉之疏薦揚太過未免稍濫
請乞
勅下廷議將現在保舉定例炤舊舉行更當申飭督

撫寧嚴無濫倘無眞正廉能寧聽缺額不舉如
此則奔競賄囑之弊自淸而異途亦不至襍進
以玷官箴臣本應靜聽會議但恐廷議之時意
見參差不一敢從
國家用人大體起見少効芻蕘伏乞
乾斷施行

薦剡一事原爲激揚大典一狥私情則弊不
可勝言矣委曲敷陳力爲救正洵爲銓舉讜
言 平雙河

巡撫責成疏　　魏裔介

切照巡按已經停止地方各項事務盡付撫臣料理朕事務多端有按臣可行而撫臣亦可行有按臣可行而撫臣不便于行宜稍加變通者若不乎爲

題明遂至䟦延廢事臣謹將大畧具列于左一如考察賢否向者按臣巡方有司當面考察今若命有司離職守而赴見則必以地方之事宜令撫臣責成各道府官嚴前賢否免其面見考察也一如綜核錢糧向者按臣巡方親自稽查今撫臣不便巡方宜專責之布政司稽查拖欠滕混私征濫派等獘直隸則專責之各道其司道稽查無法不能勝任者該撫糾叅弗貸勿使久誤地方也一如察點兵馬向者按臣親自察點今撫標有兵總鎮有兵撫鎮有地方分防之兵在撫鎮標兵固應自行察點操練其分防各地方者宜令撫臣行該道察點其將領有不守軍法生事害民者閗報撫臣糾叅境內衙監多殺賊有功及武藝超群韜畧諳習者于薦舉文職時一體薦舉庶衆効明當而武事充振也一如各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建古帝王陵墓尤宜修潔祭祀孝子順孫忠臣節婦理應旌表諸彰是具奏作養學校例有觀風以考較之貧士之不能糊口者稽核學田之所入以賙之此皆係風俗教化之事亦責成各道府而撫臣可總其大綱也一如刑名向者按臣巡方例有審錄凡重罪必當親審今撫臣若一一親審則道路䟦涉恐罪人之死者必多似宜責成按察司及各道有親審者則撫臣自審其秋審如在京

朝審之例撫臣可照舊舉行也一如衙蠹害人寔繁有徒若不嚴拿治罪必至飛而食人所宜例舉行應報部者報部應彙

題者彙

題庶奸蠹畏慎吏治可以澄清也

錄用遺材　龔鼎孳

臣聞致治之道莫急于用人而求材之方恒兼乎使過即以臣負咎之身本無寸長可採

皇上既洗濯而拔用之矣天下之人材其遠勝于臣者不知凡幾如向來滿漢諸臣或因事降革或斥罷外僚其處分本末雖各有不同中間豈無小過可原奇材足錄一經懲創動忍必深正宜資其磨錬之能開以功名之路伏思十二年正月內

上諭將建言得罪及因公詿誤等官令各衙門開列

具奏錄用數人一時人心無不感奮今

皇上圖治維新之會尤群工磨勵之時合無

勑下各該衙門通查歷來處分新舊諸臣開列當日得罪緣由果可原宥者

奏請

上裁如罪狀著聞公論共棄即不得市恩濫列以干糾治將見用舍咸出

上恩人情予知鼓舞矣至于老成耆舊引病投閑者如其精力尚强亦宜

勑部開列以弘任使下至山林隱逸甯不乏懷才抱德通達國體之人古來聖帝明王毋不廢徵辟之典亦宜查炤從前屢頒

詔款事例

勑各督撫從公訪求請

旨酌核召用以光

盛治而贊大猷亦搜羅眞材之一道也

封疆責在樞臣議　　楊雍建

稽古大司馬之職掌九伐以正邦國制軍詰禁是故寇賊奸宄責在中樞由來尚矣我
皇上神武天縱一切樞畧悉出
廟筭洞如指掌然身膺樞務者亦當留意封疆悉心參酌綢繆調度慮周未雨仰副
皇上簡任至意乃邇來海氛告警突犯江南目今
禁旅星馳定當殲此朝食立
奏蕩平但不知樞臣平日之運籌者何在且一應
咨
奏奉
旨者樞部議覆諸臣所不得聞者及其聞之熟矣豈有職掌軍機於凡地形之要害防兵之多寡勦撫之得失鎭將之優劣戰守之緩急功罪之是非不發一謀不建一策而僅以隨事具覆依樣葫蘆遂爲無忝斯任者不亦負
君恩而誤
國事耶臣屢聞該部覆疏不曰今應再行申飭則曰臣部難以懸議叙功則不察其虛實紀錄則不審其高下唯諾有凡套習相沿若非
綸音駁正竟且視爲故常而不知改矣當此小醜未靖凡爲臣子無不發憤以圖報効在樞臣尤宜痛自刻責引罪不遑乃自警報以來因循如故旣不能盡心經畫預定策於幾先又不能反躬認咎冀收效於事後夏卿何官中樞何地而泄泄至此臣恐
皇上宵旰於上而樞臣優游於下殊非所以重樞務而鼓六師也揣其意不過謂地方多事該督撫之責於我何與獨不思督撫分任於外樞臣決勝於內督撫之失職總由樞臣參贊無能一味推諉所致伏乞
皇上嚴飭樞臣痛改積習凡軍務重大實意擔當一切機宜不時密疏
奏請定奪毋循覆議成套便謂了事其在目前亦當引罪以昭大體庶
朝廷設立中樞之意不致虛靡而封疆得所專責矣

用人宜寬小過　　趙廷臣

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至愛惜者人品在聖世不忘使過之典而歷朝尤多求舊之恩

目今

皇上銳意治安期與真才與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幅輳選授紓遲當此人浮于官之時臣何敢復持寬于用人之論但思事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求居官之實效于寸長未試之人則敷奏爲難昇前官以重任于一蹶再張之日則收功最易目今官方之內豈少精明

廉幹之材而或因公詿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抑欝而老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于撫字而現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參革忽及薄于論功而嚴于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甘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獲罪畧其大案而繩以小誤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捜緝而詰捕之成功未嘗紀功一盜之疎失先已革職沒其成功而計其小疵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幹精明者而爲地方受過爲偶誤去官不能悉數惟是一才一能皆上天所賦畀爲國家輔治即郎官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困阨抑欝猶淺而揆之天心愛惜人才之意寔不知有幾經不忍舍置也外吏如此更進推之

皇上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寧無因公詿誤小過罷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産木棟梁幹不之委弃以風霜摧折而成其用盖求真才于棄才之內其報王愛國之心尤倍于尋常萬萬也臣愚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詿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録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可採之恩而淸才不致抱淪落之感矣

參罰繁寄太甚

李之芳

臣竊觀吏治之弊在于文法太密而尤密者在于方面有司等官故常有在任三兩年而罰俸至二三十年或十餘年不等者非所以恤臣工而勵廉隅也蓋官之俸所以養廉也漢宣帝時下詔曰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于策書夫俸薄尚恐不足以養廉況積罰至數年無俸又安能責其潔已愛民奉

朝廷之法乎伏見我

皇上因江南各官參罰甚多特頒

上諭寬限又飭省督撫部議罰俸者毋奉有寬免是地方官參罰繁寄久蒙

皇上洞鑒但事務繁劇之地不止江南一省品卑祿薄之官較之督撫倍難與其蹔寬蹔免爲一時之權宜何如去參去罰定經久之良法即如見行事例升員未完錢粮盜案每案罰俸一年夫升員若果有侵欺錢粮那移不明及諱盜誣良等事該督撫題參到部自應照例議處罪不止于罰俸至見徵未完錢粮任內續起盜案皆因交代限緊日不暇給若使本官身在地方豈不能料理完結況見任之官錢粮議處尚須待限滿奏銷之時盜案罰俸亦必在一年不獲之後今乃使陞任之官取併于一時不惟時日無及勢必催比累民且議罪定例官員縱犯貪酷不法等事其罪相等者亦不過從一科斷獨陞員未完事件一疏之中有五案罰俸五年有十案罰俸十年此皆過當之法而

世祖皇帝所無也又如內官造報各項文冊遺漏舛錯止罰俸一個月同是干係錢粮同是遺漏舛錯而外官之處分乃十倍于京官不止由此觀之則外官罰俸之多可類推矣切思京官外官總是

朝廷臣子京官有俸而外官常無俸乃外官未嘗以無俸告苦者豈皆吸露餐風無非科取百姓以作常得之俸耳豈不大負我

皇上重吏治以安民生之意哉臣乞

敕部酌議陞員錢粮盜案應否仍照

世祖皇帝時定例有任外官冊籍失錯事件應否照京官一體處分至尋常議[illegible]官員該部查其原無

情弊定例涉于煩苛者令無煩
大清律內所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其明白條陳
之例令隨事題請改正務其處分得當易于遵
行祛虛文所以課實效除苛法所以厚民生

酌議守令　　趙廷臣

切惟
國用出于民賦方今軍需浩繁經征責知縣督征
責知府是知府知縣催徵錢糧爲今日第一考
成全完擢升者有階征收不及參罰不免凡奮
志功名之吏與黽勉精神之官誰不爭自濯磨
獨是所歷之府縣稍有不同有地方富庶丁口
全額不缺田地全熟前官清釐有序後官接征
若易者亦有地方凋殘丁口額數不全田地荒
熟不一加以前官之那借歷年未楚胥役之侵
欺產盡人亡即有能幹之吏拮据催辦苦心征

輸或因督催刻不容緩以見征之錢糧奏吃緊
之協餉或因兵餉立追難待以見征之條銀給
拖欠之兵食俾前官之欠者反完後官之完者
反欠往往不少浙省素稱財賦之區部選守令
名官豈盡不以功名自愛豈盡不以考成上緊
甘受參罰好此屖辜哉此其中有難有易有推
心民瘼民方戴之爲父母甚者漸歸荒者漸闢
錢糧方有頭緒地方方有起色忽被參罰不得
久任以竟其設施者有隔心錢穀吏方畏之如

神明見利必與悶害必除催徵方有法則剔釐
方有能聲忽被叅罰不得久任以終其奏效者
如金華府知府孔遊同知傅鎮邦將有名無人
逵年難追之漕欠一係任事七月一係署事兩
月以承追十年未完革職萬不得已願將自已
家產田園盤行變賣照數賠補本色米一萬一
千五百二十三石三斗二升今雖叅後代墊而
部選新官已有人矣又如溫州府永嘉縣知縣
王世顯未完康熙元年分棄運鹽課銀四十四
兩八錢四分以十分未完革職今雖叅後墊完

而部選新官已有人矣又如寧波府知府徐化
民詳稱將人亡骨朽十五年前之舊逋十五萬
餘之漕欠責之徒追難完之知府以承追十分
未完革職有難嘿嘿以處此者今雖曉曉分辨
而部選新官已有人矣以上府縣各官皆浙省
一時精明強幹之吏百姓扳留士民遮道臣雖
明知賢能徒爲扼腕除已批行糧儲道確查各
官被叅始末情由另疏具
題外顙而推之各府州縣一時革職者不可枚舉
切思舊官自聞革職之報精神頓減以爲官既

革職一切協餉兵餉部餉各項未完之錢糧呼
應不靈里長花戶中有奸頑者皆知革職之官
不久離任應納不納應交不交以爲五日京兆
推延以候新官吏書皂快相與玩愒因緣爲奸
視革職之官不日必去從中舞文從中弄法皆
難臆料復探新官入省分差迎接送舊接新僕
僕道路及新官蒞任非得數月半載未易周知
百姓之利病洞察錢糧之獘藪開有方知民風
土俗方諳錢穀刑名遇有必不能完之分數忽
不及覺察之叅罰坐席未煖又被降革轉瞬未

幾是今日之新官又爲將來之舊官甚至錢糧
交盤未明前日之舊官未去今日之新官又來
官視官爲傳舍民視官爲行臺既不久任又安
望其能底績也不惟人才可惜則凡錢糧之牽
混不淸催徵之完欠不明俱由此起且舊官將
去新官方來吏胥以乘隙而作獘頑戶得以借
口而拖延臣所謂叅罰愈嚴催徵愈悞者此也
但考成原有定例臣何敢冒昧妄陳臣若懼罪
不陳日見官吏數易官不留心于民民不急公
于官錢糧混淆地方疲獘必無有已時臣愚以

爲今後浙省遇有考成奉
旨降革之官合無叩懇
𠫊裁勅部從長酌議或將降革原官照舊帶罪督催
其有稟遵
功令以身名爲倈傷者准限叅後三個月催完果能
隨叅隨完叅後續完請
旨准與開復如叅後不完雖完逾限再請
勅部另銓庶新舊無往返更易之煩地方收久任底
績之效矣

銓曹剔蠹　任克溥

伏讀
上諭各衙門胥役作奸犯科者寔繁有徒煌煌
天語稟朕破狐鼠之膽矣從來壞法害民莫甚于衙
蠹在外各衙門方期窮搜嚴剔務盡根株况
輦轂之下可容此輩盤踞而作奸乎但積年老猾伎
倆慣熟蹤跡詭秘勢不能驟爲發覺間有發覺
而一奸方除一奸復起利之所在不惜性命以
殉之六部皆然而銓曹之選司功司爲最臣愚
以爲懲之于作獘之後不若杜之于作獘之先
惟有立法畫一使無弊可作而已矣如選法當
堂掣籤庶乎公道就選者無所施其營謀胥役
無所行其欺騙法甚善也獨是選司推升之間
雖有定序然有挨次而升者人懷急于求升之
心而莊朕不知停升越升之故見人速我遲則
必以爲我拙人巧部中胥役乘機煽惑云打點
云調停人之功名念切遂致墮其術中而不覺
也臣請
勅下吏部以後應升各官順序列其姓名方面或二
三十名州縣或五六十名下至襍職懸榜本部

門首將各官貪俸薦紀參罰一一詳開各下推升已完接續懸推務與天下共見共聞亦用人與衆共之之合人與衆棄之之遺意也在應升者安心于自肰之序不復營求且功名當垂成之時益加鼓勵而停升者了肰知所缺陷何事亟爲催督以商開復盡將覬覦之精神用修本等之職業義命自安妄念悉化養廉耻正人心端風俗盡在此矣又不徒禁部胥之作奸也且此法一行而部胥即有障日之膽如簧之舌亦計窮而無所售矣至于功司議處各官犯某事應降職幾級犯某事應罰俸幾月大小輕重參酌詳考著爲定例頒布天下使不憑意爲輕重借端增減如恩赦例款凡各衙門奏明寬宥之官下部議覆亦不得故爲參差如是胥役從何上下其手而奔競之風自此永息矣抑臣衙門亦有可議之一端者向來督撫院題參各官應革職提問者俱下刑科正抄後發吏科外抄臣思大小官員均係朝廷名器國體攸關寧有不先革職而徑行提問者且正抄

俱係當日即發外抄移送抄謄之間任意緩急美缺則利在速發醜缺則壓至下選胥役那移遂多弊端臣愚以爲革職提問者宜徑下兵科也如此則凡革職之官吏兵二科皆發正抄書役無所容其操縱矣迨至法定則弊自去弊去則竊自清豈待摘發以爲明嚴懲以示儆哉

修職幸觸　張問政

臣惟敬

天之道莫要于勤民民生之休戚全在吏治之得失而吏治之澄清又在督撫之得人則今日思所以回

天意而消灾異者惟有責成督撫正身率屬以安民生爲第一要着而已蓋督撫爲

朝廷封疆大吏督撫貪則吏無苞苴者矣督撫慈惠則吏無酷虐者矣督撫素絲則吏無紈綺者矣督撫方正則吏無奔競者矣夫一方大小之吏多至數百而督撫二人耳擇一二人以風數百人此之爲提綱挈要操術約而收功博計莫便爲請

勑部詳議將督撫地方行過事宜定期造册進呈

御覽要見一歲之内所爲興利者某事所爲除弊者某事方面之中論劾不職者某人貪酷有司不時糾參者某人訪拿過衙蠹若干開墾過荒蕪若干督緝過盜案若干查解逃人若干招撫過流移若干有無賑濟饑民果否刑獄無冤

皇上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其中有克盡乃職者方不愧久任如有稱厥職功少過多者即另選賢能之員不可以督撫重職一概姑容之令其數年久任貽悞地方如此則督撫皆賢而有司不敢爲不肖于下督撫亦決不容不肖有司在下地方皆良有司所謂官清民自安民生安于下則

天心自和于上將見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國家億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保舉　　　　魏象樞

郗浴北直隸定州人由進士原任御史今流徙
盛京地方前巡按四川時值劉文秀乘勢猖獗卷三桂
逗遛不進曾有封疆大計等疏桂參其悖詞罔
上會議奏
旨流徙夫以書生而言戰功誠爲有罪倘以按臣而
失城池豈盡無罪乎浴原疏內有一晝夜七次
移會廵之以不死于賊必死于法之語雖彼時
過于激切亦職分之當然耳迨賊滅民安以後
浴不能退讓桂所以深恨必欲殺浴而甘心也

今浴之孤忠耿耿祇有悔過于遐陬無由圖報
于
朝廷如浴之才之守之學之識臣皆愧不及臣即讓
職亦所心願臣攷古來人才拔之罪廢之中發
其鬱憤之氣者用之無不效況浴之骨鯁血性
尤爲過人
國家用才必用此等乃有濟使其早在西蜀操
尺寸之權豈肯如共藋之俛首從逆而竟不知
忠義爲何物也哉臣既惜蜀之陷于賊而轉惜
浴之銅于遐也近見吏部覆科臣劉　人才棄

置可惜一疏內稱郗浴並無冤枉議固有據似
止就處浴之案議之尚未就參浴之人而議之
也夫臣子立
朝各有本末即得罪亦各有本末當日參浴者桂也
使桂終于我
朝始終恭順方在托以腹心盟茲帶礪浴不過一書
生耳若非
特恩賜環浴即老死徙所誰復過而問之今桂叛逆
不道天下無一人不恨桂自無一人不憐浴按
臣也當桂身若王爵手握兵柄之時因從封疆
起見不附其勢不畏其威致桂成不共戴天之

仇桂之所仇正爲
國家今日之所取何恐終棄之即浴果奪桂之功
爲己功將浴流徙二十年亦足以蔽其辜矣且
浴服罪以來頂戴
君恩甘貧讀古想其英年盛氣消磨殆盡如此小用
小效大用大效臣敢以身爲保浴必不負臣豈
敢負
皇上臣仰見我
皇上廣如天之度卯使過之仁惟才是求不拘資格

臣愚敢因吏部已經議覆知而不言失此真才

伏乞

皇上電覽郝浴再報封疆大計三報封疆大計綏策

西南一議急策西南一議並大兵廓地無期徵

臣濫貨非分諸疏以觀其經濟請

敕部暫取郝浴引見以察其才品如果堪以効用然

後用之可也

請調繁調簡　　馬勒吉

竊惟

朝廷以舉劾之任委之督撫為督撫者當使所屬皆愛民勤事之官方爲不負其職惟是地方繁簡不同人才短長亦異或才具有餘諳達吏事而適當簡僻其精神力量無所施展久之而量移一官

朝廷實不得才吏之用或操守不渝輿論允協而才具稍短適應繁劇拮据不逮詿悞日集卒至罷斥

朝廷又不得循吏之用臣查調繁調簡之法俾人地相宜以盡器使之道不獨愛惜人才蓋以英敏有爲者調繁則理棼救敝可以從容肆應以廉飭自守者調簡則殫心竭力亦能安群黎倘蒙

皇上俯賜採納准行調繁調簡之法則人才雖有高下咸得效循良之績其於吏治民生裨益非淺也

撫䘏下吏　　朱昌祚

切惟

朝廷辨才而授官因官而制祿是祿者大君所以勸士而臣子恃以養廉也故盡職者委蛇在公退食之安曠官者尸位貽素餐之誚凡有詿誤則罰俸任俸吏議森然必俟其補過而始與開復以稽勤惰明勸懲關係非小從未聞有有官而無祿無罪而罰俸如楚中官吏之偏枯者湖南以十餘年荒亂之區民之死于兵死于饑死于疫者不可勝數其有迯三死而得一生者又或流

離轉徙失其故業所以丁戶寡乏雖有沃壤多成石田今楚中額賦皆除荒徵熟使小民無包賠之累

皇上卹下之仁可謂周且摯矣司會計者因除荒之故將存留項下概爲扣減而官吏俸薪遂多有名無寔如岳衡等府屬吏俸薪有每年不過數兩甚未嘗有溺職之名而先居罰俸之寔矣各州縣紛紛詳

請情寔可矜近于十月十八日據鄢縣知縣王永昌具詳內稱戶內凋殘田荒無主遺黎數種俱鵠面鳩形泣訴慘告又稱官守以俸薪養廉今乃半菽不飽居官食祿而無俸臨政親民而無民山盡水窮傷心已極臣聞之不勝惻然乃不數日而該令遂報故矣嗟哉既叨一命之榮竟以窮愁鬱鬱而死且死而無以具殮者于鄢令僅見之臣若不爲各吏陳情恐將來爲鄢令之續者尚不少也爲臣子者遠近安危一惟

君命但履任巖險者艱危勞苦皆什倍于內地及令慇憂屢告舉火無資同爲

朝廷臣子而不能邀一視之仁當亦

皇上所不忍也伏乞

勑部議覆將邊吏應得俸薪照經制全給或令各州縣儘額全徵其應除荒數寧于别項扣減或令藩司于通省存留項下有節裁銀兩通融補給養廉有資人皆自愛而

朝廷頒祿之典斯盡一而均平矣抑更有

請者今湖南經制各役工食亦多因荒扣減所領十無二三甚有每役每年支給止于數錢者內如額設排夫應付差使永徭鋪兵往來傳遞風雨晦明無敢息足此役最爲勞苦其額定工食

原是無多而亦以扣減之故藜藿不充而奔走
道路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幾何伏乞
皇上勅部查照經制工食題議補給使勞勞苦役得
以果腹而趨事此又
皇上浩蕩之恩不遺微賤者也

優恤有司　孫必

切思人臣學古入官一命之榮咸戴
皇恩之高厚朕或以偉踸而沉于下僚長材而[illegible]
短馭所恃陞遷擢用之典爲之鼓舞庶不至終
棄置耳乃考成之例太密叅罰之法踵至致使
懷奇負異之才與庸碌者同委非所以酧前功
而收後效也謹就臣所見臚列數欵爲我
皇上陳之一州縣之久任宜恤也江浙諸省財賦甲
天下欵項頭緒不一故拖欠難以遽清有司官
有歷任九年十年而不得調者在撫按以無劣
迹可糾姑聽其濡滯一方而錢粮稍有詿誤又
不能離脫此地若非丁艱病故終無息肩之日
勞吏亦可念也請
勅該部查議久任各官除錢粮未完分數最多降職
任俸不便寬宥外其止議罰俸在一年半年之
間者量加轉移或亦分别勸懲之道也伏候
上裁一盜案之叅罰宜清也查本部考成則例常以
前官未結者後官接管一起未獲屢年受叅但
思賊至刧掠之後或病死于他方或擒獲于别
案或招安于外省者俱不可知而此處尚按趕

名嚴緝是終無開復之日也請
勑銓部酌議如新舊盜案果能拿獲過一半者准其
開復不停陞轉庶有以鼓向進之心矣伏候
上裁一序俸之則例宜平也夫序俸爲議功議過之
典查吏部序俸則例係十二年選臣董國祥所
題其不准序俸者如遇
恩詔赦免一項是有過可議非赦則不能免其不准
宜也若因他事詿誤後經昭雪補任者原與援
恩赦免者不同亦不准序前俸豈法之平耶況降調
各官所餘薦紀准註新任是有罪降調者且不

忍泯其可紀之績而無非還職者反盡沒其久
任之勞似爲未當請
勑該部分別稽查如解任復補之官果係無過還職
似宜通論俸薦無隳其任事之心伏候
上裁

藩吏清獘

黃敬璣

切惟藩司爲錢粮之總會其間徵收有完欠而
奏銷有虛寔新舊之欵項支存之數目總撒欲
其相符絲毫務在必晰稍不清楚奸獘叢生各
省皆肰而江南尤甚江南財賦最多頭緒最紛
在州縣各管一境尚且淆混難稽况藩司以一
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欲令其逐州逐縣逐年
逐欵親爲磨筭毫無假借此卽以極精明極幹
練之官亦必日不暇給若以素未牧民之官驟
膺重任一見文移冊籍積案盈箱鮮有不目眩

神搖者臣見江南藩司某到任甫逾一載罰俸
已數十年在本官初尚恐其參處久且習爲固
肰試問其某日因何罰俸或彼亦茫無記憶也
試問以如何而可以免罰或彼亦若罔聞知也
則雖參罰無虛日究何足以示懲乎臣思總持
于上者藩司之官也分管于下者藩司之吏也
藩司之吏大半皆府州縣積年經管錢粮之人
獘端既多則鑽入藩司爲彌縫之地故錢粮之
頭緒其胸中原自了了且或一人經管某州某
縣一人經管某年某項假令小心無獘則分頭

料理何難立清乃本役視錢粮爲奇貨壞法徇
私故爲淆混及至部臣駁叅督撫糾參不過曰
該司雖辭舛錯之咎難辭朦混之咎難辭遲悮
之咎難辭疎忽之咎殊不知該司之舛錯皆該
吏之欺孔也該司之朦混皆該吏之欺蔽也該
司之遲悮疎忽皆該吏之玩弄耽延也在本官
若離此輩並不知錢粮頭緒所以事事假手而
不加譴責此輩遂坐享豪富任其官之叅罰而
優游于法網之外臣請
勑下江南督撫凡藩司一切錢粮文冊皆寫經手書（此法最善在京承辦）

吏真姓名于上遇有舛錯朦混等項一面將官
題叅一面提該吏嚴究情弊輕則責懲革役仍將
姓名報部存案重則解部加等治罪行之既久
而錢粮未有不清楚者

請録直言以定公是　　季振宜

康熙伍年八月初二日邸報見刑科掌印給事
中張　　恭請
皇上親政一疏其疏曰臣叨在班行伏見
皇上躬詣　南郊　太廟　親祭行禮因得仰瞻
天表巍巍儀度智與年長
睿質聰明生知英敏伏念
世祖章皇帝于順治八年親政年登一十四歲今至康
熙六年
皇上年齒正相符合請乞
勑下禮部預擇吉期

親政斷決萬幾稔知政務即所以廣令德也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云奉
太皇太后旨昨年六月輔政臣曽具奏將內務請皇帝
料理續請親政因年尚幼冲仍令輔政臣料理
已經有旨張惟赤預爲陳奏殊屬不合着嚴飭
行該部知道臣時抱犬馬之疾呻吟江畔讀惟
赤疏兆之如惟赤者真不媿諫官矣八月初六
接邸報見吏科臣遵

旨通例一疏奏
旨張惟赤着外轉按惟赤上疏之日距外轉之日纔
四日耳張惟赤乙未進士初授戸部主事僅數
月
世祖皇帝親加遴選改授給事中惟赤當忌諱之際吐
謇諤之辭誠
世祖皇帝在天之靈寔若有憑而惟赤殆亦受
世祖皇帝之知遇欲報之而不能而特報之于我
皇上也臣子盡職何分內外肰內陞外轉卽言官之
賞罰惟赤宜賞者也乃翻外轉及補分守上荊

道未幾道缺奉裁挨補之期大約尚在十年之
後惟赤年垂五十擯落憔悴內不得盡補拾之
思外不能效旬宣之力雖外轉不同夫降黜而
究抑則甚于處分自我
皇上親政賞罰既已大明是非既已大定如惟赤者
塊肰閒處誠不當置之無所短長祈
皇上鑒此孤忠特加優叙或仍收之言路盡其蘊抱
庶幾言官之正氣可伸天下之公是乃定

薦舉人才　熊賜履

奏爲仰奉
綸音謹行舉薦事竊惟求才爲聖主之遠圖薦賢實
人臣之先務我
皇上眷念邊陲旁求良俊
特勅京官三品以上各舉所知以備任使煌煌
聖謨將千古侈爲美談矣但臣識知寡昧聞見短淺
本無衡鑒又鮮交遊愧無以廣行推轂稱塞
詔旨祗廉得原任直隸內黃縣知縣張沐原任江南
江都縣知縣軒轅某政聲循卓膾炙人口曾坐

過誤謫黜遂並閒廢丘園臣久耳其名曾未謀
面然詢之輿論迄今多惋惜其人伏乞
敕部破格甄收酌量錄用念此邊疆孑遺罹塗炭
纔餘殘喘必無完骨則撫摩瘵痏實惟良牧是
賴如二臣者誠使之綰符叱馭綏理瘡痍哀鴻
嗷嗷庶幾有所托命夫民邦本也本固則邦寧
牧民天也牧良斯民樂苟司牧得人元元康乂
卽盜賊何自而興漢治循良近古端在於兹
國家根本久大之計固莫切要於此矣

優敘能員　圖海

題爲仰請優敘以鼓能員事看得差去平凉招撫之周昌乃內閣謄寫實錄之官因年久事竣有勞洛部以七品職銜錄用隨振武將軍吳丹來至潼關臣知此人向有才畧故帶至平凉軍前欲加任用五月十九日於后山擊敗賊兵之後臣等仰體皇上好生至意不恃兵威於五月二十一日與參贊軍務諸臣會議欲遣周昌前去招撫而周昌欣然應命並無難色臣等尊重

國體遂給以參議道員之劄臨行之際再三懇云伊母孫氏性烈曾剜目破面盡節而死事雖載入府縣誌書未蒙旌表今情愿爲國捐軀效力請求表揚母氏語畢遂冒矢石挺身入城雖劍戟如林毫不動色將皇上浩蕩之恩與招撫之意盡行宣布往來數次實賴成功若周昌者眞不可多得者也伏乞皇上俯念周昌爲母舍身之孝爲國效命之忠勅諭該部旌表周昌之母以勵風俗併祈優加恩䘏以酬周昌之功則人知鼓勵而遠近咸服矣臣等爲才能起見伏乞

俯賜施行

介庵先生才識素著故能見信於圖公全忠全孝實爲無愧不獨一席話賢於十萬師也若圖公縷述入告推心置腹不使遠臣有不達之情備見相臣弘度以視妒賢病國者奚啻天壤　平雙河

州縣署官　江蘩

題爲請嚴州縣署官之例以清吏治以恤民生事
臣惟
朝廷設官分職雖有內外大小之不同其與百姓最
親切者無如州縣一官我
皇上勵精圖治切意生民於守令特重其選故三年
有大計之典二載有舉劾之條法至善也臣竊
思州縣各官其身任地方者利害切已非大不
肖之人類皆能守法奉公求免參處至於署印
官員時日無幾事如傳舍非眞能潔己自好之

士未有不枉法殃民恣爲貪暴者也伏讀
條例州縣有應委署者司道府於所屬廳官首領
佐貳內選擇正途出身廉能之吏申詳督撫法
至備矣但臣思廳官佐貳如同知通判州同縣
丞等員其職守皆係民事其素行易於稽查至
於三司首領不過收文委捕供上司之使令而
已其中賢者不乏而不肖者滋多或前任曾經
降調或年齒已屬衰殘進無陞遷之時退有室
家之累驟得署篆視爲奇貨借催科以營美餘
假詞訟以售奸貪雖

條例所載處分甚明然待其既覺而後罪之不如
嚴之於其始也且此輩耳目於上官最近其始
易於營求其終易於彌縫此臣以爲斷斷不可
者也伏祈
勅部定議嗣後三司首領不許署理州縣印務違
者作何處分抑臣更有請者每州縣各官值替
代之時該督撫務宜酌其事之繁簡事簡者不
妨令鄰近州縣暫時攝理事繁者始於本府同
知通判等官內選擇如此則鑽營息而弊端杜
其於吏治民生均有攸賴矣

卓異歷俸

江蘩

題爲請定卓異歷俸之例以求眞材以收實效事
臣竊見我
皇上愛養黎元澄清吏治典廉儆貪簡善絀惡各直
省督撫諸臣無不仰體我
皇上察吏安民之至意尤且懸異格以待異才每見
大計時令各督撫於廉能稱職各員中拔其尤
者特舉卓異准其卽陞此卓異之員或數十人
中而一見或百餘人中而一見求之甚艱得之
甚貴所以鼓舞振作使天下出類拔萃之士翹

翹然自奮於功名者其意至重且厚也但待之
旣厚則舉之不可以不嚴擇之旣重則信之不
可以太速臣查往年兩次大計如某等或舉之
一年之中或舉之兩載之內皆未待其歷俸三
年卽已推舉卓異固皆奉職無過克當其選然
循良原不多得知人尤非易事使不要諸遲久
詳其眞僞而概於歷練未久之時驟膺循卓其
中豈無行清而心濁或初是而終非刻意厲行
飾巧掩拙震驚一時之耳目以僥倖非常之榮
遇者乎臣前有請將卓異准令考選一疏仰蒙
皇上於行取之年准以卓異與選在案今當計典在
卽正各省卓異官員
題報之時使不嚴其考課定以資格恐始之不愼
終無以杜沽名倖進之門故與其舉之於期年
數月之間不如要之於三載考績之後也臣請
勅部著爲定例凡督撫舉行大計必待歷任三年
或合俸三年果係材猷邁衆日久論定並無纖
毫汚累者始准卓異否則不得槩與超擢庶
國家收眞材之效而官常無冐濫之虞矣

用人貴在持平　　　江　蘩

題爲用人貴在持平陞遷期於各當請

勅部再加詳酌以昭畫一以垂永久事我

皇上慎簡賢良澄清吏治總期疏通而絕壅滯之虞均平而杜偏重之累蓋已同仁一視中外仰沾矣然銓選各項尚有斟酌未盡者臣愚敬陳一得以備

皇上採擇焉一內外道府之陞轉宜均也前因知府陞轉壅滯臣同官陶式玉條奏題奉有內外各輪一次之

旨則內外自應均平矣祗因部中向有部郎道府兼掣之例每遇部郎陞補時府缺較多於道除道府兼掣外仍將所餘之府缺用外官陞轉是在內僅得每次分數之二三而在外除應輪次外又得在內所餘之分數名雖均而實未均也既奉各輪一次之

旨則道府兼掣之例應行停止嗣後遇在內班次即以見在道府之多寡以在內之部郎一同掣簽陞轉遇在外班次即以見在道府之多寡陞在外之府道則內外永無偏枯矣一士者之陞

轉本籍宜避也從來本地之官不選本省城邑舊例較然今查五城正副兵馬等官半出直隸即宛大兩縣亦間出本籍陞授非所以別嫌疑而絕私恩也如謂兵馬等項俱屬京官則今之部郎員外主事本省尚不得補本省之司分豈兵馬等官本省可以臨本省之人民乎臣請自今更定陞轉不得仍授本地或將見任之人員對品酌調或俟其陞後再行更定則官便而民亦安矣一知縣教官之陞轉宜公也知縣俸滿例陞主事同知知州通判等官以一日之俸

多而陞主事或以一日之俸少而陞通判及陞通判後復另行算俸始陞知州同知則通判多一紆迴矣教授教諭俸滿例陞知縣乃以一日之俸多而陞知縣或以一日之俸少而陞教授及陞教授後復另行算俸始陞知縣則教授多一紆迴矣夫同一知縣同一教官而陞遷先後不宜如此太懸臣請自今陞任之知縣教授或與初任之知縣教授分缺陞轉則用人永無參差之弊矣一卓異之知縣應留以備考選也夫循良多不槩見士子身膺民社既以卓異

八法請寬微員　　　譚瑄

題爲八法本以計吏不應苛及微員再陳末議以除積習事竊惟大計黜陟所重在方面牧民之官而不當以微員教職充數近見各省所開八法大半多係微員而微員之中大半多係教職至于年老一條開塡教職最多臣思教職有舉貢二項舉人歷科不第方得就教又需次多年而後得選至于歳貢則自補廩之後歷試二十餘年而後出貢出貢之後又候選二十餘年而後授職當授職之初業已年老矣古之儒臣如伏勝轅固杜子春等多以年老傳經教官職在課士無錢穀刑名之權故不必專用少壯而學貴明經有講論討習之任不妨錄用耆儒今但以年老而即去之非

朝廷所以設此官之意抑且上負我

皇上崇儒養老之盛心矣夫課士不勤經學不明師範不端及贓蹟有疾者自難姑容于庠序若年老一條不得以乏員開列之故而多開教職以充數也仰祈

天語嚴飭庶積習除而計典光矣

礪刃稱戈固需少壯窮經博史原尚老成先生此疏實爲探本之論非特救計吏一時之失爲教職曲全也至言養老崇儒盛典啓廸

聖聰存心復古尤爲卓識　聖明洞照即

賜施行詎非明良盛世哉　平雙河

咨取宜去繁文　　譚瑄

題爲卓異之考選已奉
俞旨直省之咨取宜去繁文敬陳末議以勵人才事竊惟三年計吏擇循長之尤者薦舉卓異此古報最之典也凡膺是選必任內纖毫無過并政績超越尋常者方與其列誠重之也臣伏查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間臺臣江蘩用人貴在持平一疏內有卓異知縣應留以備考選其卓異不合行取者方准即陞等語經九卿科道會議以卓異係通省官員之極優者俟用科道之人

完日遇行文咨取時將卓異知縣暫停陞轉奉
旨依議在案目今科道懸鈌甚多現在行取則已准卓異知縣自當仰遵
俞旨在咨取之列矣但卓異之官咨取考選必俟吏部行之督撫督撫行之司道府官而司道府官復通詳于督撫然後督撫列名咨部又必俟吏部咨行咨取而後督撫起送文移往返動稽累月既易滋需索請托之獘而起送延緩則懸鈌愈多矣伏查吏部鈌員本部有坐名咨取之例臣愚以爲已准卓異人員除異途不合列者久有定例不准行取外其果係正途出身本任既無錢糧盜案前任亦無降調開復銓臣按冊稽查燎如指掌不妨坐名咨取使得與各省行取人員一同考選省滋獘之繁文以收人才之實效非小補也

請勸清吏　田六善

題爲請勸清吏以養百姓勸督撫以養清吏用收
循良之效事臣惟清濁者人品之分進勸懲者
朝廷之大法今日貪風日甚處極重難返之勢不得
不嚴懲以儆然懲之雖嚴其弊益密益巧廉恥
將至於漸不可問惟懲與勸並行則行之既久
人將見清吏之可爲黽勉自持可不懲而自勸
今州縣未嘗無勸矣緝拿逃人則有勸輸銀輸
粟以及開荒完糧則有勸夫民之安危原係乎
吏之清與不清而所以勸清吏之法未嘗議及

也督撫亦未嘗無勸矣州縣能拿逃人則彼有
勸州縣能開荒以及完糧等事則彼有勸夫吏
之清與不清原視乎督撫之公與不公而所以
勸督撫之法未嘗議及也且緝逃開荒等勸是
賞能也輸銀輸粟等勸是賞富也何如得一清
吏之爲有益乎且州縣有功督撫皆積累以爲
巳功爲其能督率也何如能督率之使吏無不
清之爲有益乎夫督撫之不得舉爲不過謂其
有虛文無實用然叅易而薦難此後督撫將分
歲叅數人以塞責至於吏之清不清則亦漠然

視之而已矣伏祈
勅下督撫不得效平常薦舉等套止查地方歷年所
養清吏共有幾人一二開報祈
皇上記名存案以憑優擢並祈
勅下該部或一年或二年類查各督撫地方有清吏
五人者如何褒嘉有清吏十人者如何優異無
清吏一人者如何處分庶人人自奮治道可興
然行此有五便議此有三難不可不講也何謂
五便清吏勸則飲氷茹蘖之人謂人雖榮華已
雖冷落然公道尚存聲名尚美則持守之志益

堅一便也清吏勸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巳即
有緝逃輸賑等功操守尚未見信自簡可畏矣
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則
皇上爰吏治之日壞求其人而不得者今後可以知
某省尚有清吏幾人以驗吏治之修廢三便也
清吏勸使天下曉然知
國家之勸有能者如彼勸有德者如此風俗可以
丕變四便也至勸清吏兼勸督撫則督撫向日
謂清吏之無益於巳摧殘怒罵令廉介之士隳
心者今見清吏之萬不可無則必卵而翼之親

而愛之矣五便也何謂三難議者必謂一勸清吏則其餘之不清可知矣無以處乎不在清吏之數者一難也天下果皆清吏乎與其不勸而溷淆不分何若勸之而使有清名者知勉無清名者知戒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督撫依售受賄狥私也二難也夫不有巡方之互察乎巡方之在地方雖不如督撫之久然察督撫所薦之虛實則甚易不公不明爲法已嚴督撫亦何肯以自己之身名爲他人之地步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錢糧等事未必無詿誤也三難也

夫開官六計弊吏總貫之以廉則清爲官之要務明矣乎常加級紀錄皆可抵算罰降豈一塵不染之吏爲
皇上愛養斯民獨不可加級紀錄並受
殊恩乎苟行者並致其五便議者不惑於三難將見廉恥可明名節可振循良之風不讓前古矣

條例太繁　田六善

題爲銓部之條例太繁祈定畫一之規以便遵守事臣竊惟例者必斟酌乎不易之道請
旨依准奉而行之然後可以服人之心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者或有實係過誤者得幸奉
旨率皆循之爲例是意見可以再行過誤可以再舉也如官員地方失事情重者革職戴罪督緝此定例也臣見吏部册擋同一盜賊入城之官陞騰駁則議免議則是免議爲一例王嗣佺則議戴罪督緝則是戴罪督緝爲一例陳大均則議

革職離任儻非
皇上洞鑒則革職離任又爲一例矣且大均於吏部辯呈內復有旁引四例是一例已衍至數條他例可以槩見例既無所不有弊故無不可爲可重可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即有此例意欲如彼即有彼例哉且頭緒紛紜册擋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由而知日見處分究

竟弊不可滕徙頻章奏臣請
勅下吏部查從前請例何件係請
旨欽定者何件係部院科道條陳
准行者彙集一冊其餘吏部日行之事不得槩引
爲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自清臣更請
此後
皇上或見事重例輕事輕例重出自
睿裁改正者奉有着爲例之
旨則該部入冊遵行未奉着爲例之
旨該部仍照舊例行庶規模畫一可便遵守矣

請裁無益廳員　任弘嘉

題爲請裁無益之廳員以省官民之擾害事竊通
判一官歷來雖多然其所司者不過水利糧捕
之各一事而此一事者上有知府下有州縣儘
足以辦設通判以挾上司之勢行朘削之實
一詞到案賄賂連不已一案入手則搜駁多端
水利止索常規而罔知疏濬督糧僅勒陋費而
弗束運軍總捕徒多枉陷而不能緝盜且侈然
每季責州縣之餽遺每事竭民間之需索誠官
職之贅疣而地方之大蠹也臣請
乾斷裁併而歸其事於府州縣則責有專成而事無
偏廢矣抑臣更有請者道臣統轄數郡知府管
屬數州縣生靈所寄關係匪淺嗣后每選宜令
部院諸臣詳察其年力才品平日辦事之勤惰
各保所知貪汚事發舉者連坐則吏治清肅矣

全楚幅員甚廣　阮爾詢

題爲全楚幅員甚廣統轄文武需人仰請
睿裁勅復總督舊制以一事權以資彈壓事我
皇上軫念楚省向經吳逆兵燹之餘恐官多滋擾將
總督一員着令裁去誠休養黎元之至意但臣
芻蕘末見參酌於古今形勢覺因他度宜又似
有不必裁者請得爲
皇上陳之蓋楚地方數千里南極湘潭北控關洛蘄
黃爲兩江之門戶荆襄乃西蜀之咽喉其中多
崇山廣川幅員至爲寥廓而且上通滇黔苗蠻

雜處洞庭險阻遠隔波濤古所稱四塞之國西
南一大保障也歷代相沿視爲重地由來舊矣
所以他省止設巡撫一員惟湖廣與江南陜西
設兩巡撫以分治之由其地廣而勢懸也夫地
廣勢懸名雖一省其實視他省較倍原不可同
日而語今兩巡撫各率其屬分疆劃界漠不相
關即荆州設有將軍常德設有提督文武職掌
亦屬殊途查總督一官爲聯絡文武調劑兵民
而設無總督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彈壓無
人故臣愚謂因地度宜不如不裁之更便也況
鄖襄地連秦豫夙爲盜賊之藪向設鄖陽撫治
以安輯之今撫治已裁則總督尤不可已
皇上睿謀獨斷至精至詳每立一法務期盡善如裁
併官制有已奉
成命而隨時規畫旋復更定者頗多書生管窺敢冒
昧上陳以備
聖明採擇若叛卒自取誅殛
廟謨如神巨憝應時授首藐尔克頑無關輕重臣愚
祇爲
國家因地設官謀其久遠初非因此起見也

中書銓補宜清　　龔應霖

題爲中書銓補宜清請

旨酌復舊例以重職掌事竊惟內閣中書一官從前例有舉人考取自康熙六年改用進士不分揀文辦事遇缺即補此我

皇上愼選科目鄭重

絲綸之意也自開事例以來捐納之人雖多而銓補現行之例凡出三缺考取進士補授二人捐納者補授一人考取倍於捐納者仍重中書之選也吏部近因無考定進士將捐納者借補多人去年行文直省催取進士赴考本年咨部者十八人臨時應考者止有四人部取三人爲數無幾旋可補完皆由進士現增縣缺銓除甚速將來勢必應考乏人而揀文辦事均非科目矣夫內閣中書出入

密勿之地繕寫

勅書宜示中外關係重大豈可不酌行愼選以司

綸綍大典乎臣愚以爲次於進士者惟有舉人一途伏首窮經時親筆墨以之揀文辦事自與進士不甚懸殊況我

皇上加意科目進士業蒙疏通惟舉人五科揀選三科就教選授無期雖有才華多已衰邁自久在

皇上洞鑒中矣合無將願考舉人仍照順治八年之例考取中書如蒙

皇上俞允不特上合疏通科目之

聖心而於

國家用人之典亦未必無小補也

疏通進士　李旭升

題爲仰體

聖主惜才之盛心敬陳疏通之末議祈

勅採擇事臣隨九卿班末恭聞

聖諭以正途壅滯爲念眞足垂萬世典謨一時諸臣跪聽之下罔不額手嵩呼爲社稷蒼生慶幸伏念我

皇上加意右文於春秋兩闈愼簡公明種種典禮至隆至備制科一途不知費幾許金錢勞幾經

睿慮而始得連茹彙征儲材待用則此輩正宜及時

効力上報

國恩乃挨年需次遲至十餘年始得選授知縣。志氣既已頽靡。雖竭蹶辦事。筋力就衰易至貽悞地方。所關匪淺鮮也。伏查舊例雙月大選知縣十缺之中進士分選二人舉貢三人推陞捐納五人近曾招民例一人十一缺之中進士僅選二人分缺太少益致壅滯臣愚以爲旣可增捐納者一人於十一人中分項選用獨不可增進士一二名於十二三人中分項選用乎再查單月初選俱係捐納及起復之員進士急選從未得與合無於單月缺內亦量增進士一二名似亦疏通之一法也至於近省舉人五科始得揀選。揀選之後又須守候十餘年。則三十歲中式之舉人。至是已年近六旬。服官之日。幾符古人致仕之期卽令精力康強。而案牘簿書。竊然疲役。未有不致覆餗者。是其壅滯之苦更有難言也臣愚以爲揀選舉人亦宜併議作何疏通俾向之需次久待者可以早選數年則進士舉人不致有壅滯之患而均得以有用之身上圖報効且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選用貢士　李旭升

題爲敎職關係士風文敎請酌均平選授之法以
勵人才以弘造就事竊惟
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覃敷聲敎四訖雖山陬海澨之
鄉亦莫不詣辟雍而就學爭自濯磨以奮興於
聖世我
皇上夙夜宥密無在不以崇儒重道爲務故於
簡畀學臣之際往往其難其愼誠以所關甚鉅也
伏念敎職之設雖屬微員實關風化方今士習
浮囂奔競日甚膺斯任者必得經明行修老成

耆宿之彥庶足坊表人倫興行文敎則凡恩拔
歲副皆係正途貢生自宜一體選授俾其鼓舞
思奮樂赴觀光而於
皇上敎育人才之至意方周浹而無遺也查定例內
敎官一途惟歲貢由廩生積年挨次始授訓導
此固其應得之職而恩拔副貢除敎習[illegible]授知
縣外悉與捐納監生一體考職今捐納之歲貢
借此捷途皆得選授敎職而恩拔副貢竟不得
與夫以拔副貢生素習詩書寒窗燈火之苦久
已身歷備嘗以之明倫講業課士校文正所優

爲乃兀兀窮年其一敎職而不可得反不能與
捐納歲貢相頡頏良可憫也臣請嗣後凡係拔
副貢生不論已未考職其有情願就敎者亦准
與歲貢一體分缺選授庶司鐸多老成而寒儒
不致淪落上可以副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典而亦綱維士風文敎之一端
也

部屬到任之期

題爲請立部屬到任之期嚴違限處分之例以肅　阮爾詢

官箴以重職守事竊惟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贊襄庶績共佐昇平我

皇上宵旰維勤萬幾統御固已邁古軼今曠代罕覯凡爲臣子幸逢熙皥之世疇不思殫忠竭力仰

報　高深獨是部屬各司事務殷煩責任綦重誠不可一日缺員致滋叢脞者也伏查各部設立郎中員外主事分別職掌各省考成惟是員外由京職升者便可卽日到任辦事而由知州

陞者俱係地方守土之官或托交盤稽遲或假中途抱病遇年隔歲查無赴任之期在吏部已經銓選有人在本職仍屬空懸未補縱使原任地方遠近不同必無曠日持久經年不到之理且此一年之中專司之人則官爲虛設職掌久曠則事益紛煩　國家又安用此閑散之員外爲也如二十六年六月大選尋甸州知州某陞工部屯田司員外雲龍州知州某陞刑部江西司員外一則年餘猶未到任一則遲至本年二月方到部赴任雖有告病病痊之撫文但爲時太久保無情弊況二十七年六月由知州陞員外者又有七員倘仍歷久不到是在原任地方無官而實有官在各衙門有官而實無官亦甚負我

皇上設官分職之至意矣陋習相沿視爲故套臣查定例內京官赴任違限者中途取一印結便可至一年半載亦無從重處分之條保無不肖之徒見定例處分旣輕或逗留原任生事擾民或沿途干謁羈遲不前以致違限太久隔歲不赴任者亦未可定臣請嗣後凡由知州陞員外及

知縣陞京職者除交盤定限外照地方遠近勒定水陸限期如有違限一月及兩月者請更從前罰俸之例嚴加處分則在外陞任之官皆知凜限到任自不敢托故遲延致有懸缺曠職之弊庶各衙門辦事有人而官箴以肅此亦淸釐職守之一法也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四戶集
錫山平漢英雙河編次
同學 侯 晰燦辰
孫鳳徵儀聖 同較
請免漁課疏 秦世禎
題爲漁課銀非正欵窮民疾苦堪憐乞
勅獨除以廣
皇仁事江南素稱澤國力田之民有限無田里樹畜
者强半以水爲居以漁爲業寄命於烟波資生
於魚鱉嚴寒赤體酷暑焦膚四民之中此爲最

苦臣入境渡江一路見鶉衣鵠面操舟舉網有
如丐流心竊憫之然當此凶荒之歲使無田之
饑民盡能以此餬口待斃者亦可苟延乃蘇州
府屬徑有課銀一項舊額不過七十兩今忽加
至一千一百二十餘兩十倍於前一月六限五
日一比而差役索擾又無筭耳不知人無立錐
之地課非解京之銀終年敲朴安忍以極貧之
瘦骨受此極痛之刑創據漁戶某等公呈已批
蘇州府詳報鎮江府屬舊額稅銀一百十七兩
亦加出一倍卽古之善言利者何嘗問諸水濱

況取盡錙銖濫供本地不明不白之開銷臣仰
遵我
皇上安民之論蒿目時艱卽正項錢糧尚且望
蠲恐後思賑無策似此不公之私稅豈得仍困浮家
泛宅之窮黎雖洪水肆虐無田可滌而米價高
騰升合不繼其續加者臣已嚴批禁止矣若舊
額查數不多暫寬一年在公家所損者少在蘇
鎮二府三千五百六十之漁船夫妻子女咸慶
有生至松常淮揚徐四府一州臣一面行查雖
未報到應與蘇鎮二府同仁一視並行免徵是

又堪活數萬蒼赤蓋近來盜氛日熾惟湖海出
入巨浸漁人之在湖蕩者皆當議而不征正恐
將來因事起端援引舊例非額濫徵或指公濟
私具疏陳
請奏行者貽害窮民更烈不無意外之虞也合無請
旨將私加之銀永行禁革原征之額亦
賜蠲除雖事屬滄海之涓滴不啻肉溝中之白骨矣
漁課一項官征有限而胥役蠶食者重疊科
派不啻什百千萬皆以爲利藪而不知其釀
禍無窮也瑞宸先生洞悉弊源力請蠲豁雖

爲窮民請命實爲地方弭患洵是大臣公忠
經濟之言曾讀其疏稿全集具見卓識宏才
適因篇小不能盡登深爲遺憾云 平雙河

請緩征輸　周有德

臣備員東省仰體
皇上愛民至意時時訪民疾苦凡利害所關臣分內
應行者無不殫心興革惟是錢糧一事臣極知
小民苦于催科之急廹而軍需孔亟又刻不容
緩故不得已勉爲督催今幸山海之盜俱已蕩
平各省軍需非若前日之急似宜少爲更張以
甦民困者也蓋農民東作西成必待秋成始有
收穫之利臣查故明萬曆以前則例俱係本年
十月開征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例停催
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俾一年所積足完納

國課不必稱貸于人不至變産賠補是以下無逼
廹之苦而上有贏餘之積至明末兵興糧餉漸
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爲常我
朝定鼎以來因兵革未息餉不可緩故因未改尾
本年錢糧正月開征至三四月限完三分之二
八月全完夫以麥禾登場即令完納過半小民
本無蓄積安得如許銀錢而有司上畏
功令不惜民困棰楚之下廹切難堪勢必重息完納
暫緩一時之比以致變産者有之賣兒鬻女者

有之衆産逃亡者有之因而荒地甫報開墾則熟地又報拋荒長此以往何所底止臣竊鰓鰓過慮縷欲瀝血披陳而拘于成例不敢輕議今

奉

上諭許臣等各抒所見臣敢不敷奏以備

採擇臣愚以爲今日之催科當俟本年麥熟之後七月開征以十分爲率至本年終完三分之二次年四月報完七月奏銷則上不虧課下不病民久遠之計莫善于此蓋急征則民必變産變産則民必逃亡逃亡則地必荒蕪逃亡日甚則

國課必虧如緩征則民有餘力有餘力則荒地熟地熟則蓄積必饒民有蓄積則取之不盡古人所謂藏富于民者也此臣訪之閭閻參之往事審時度勢最爲明確伏乞

皇上察臣迂闊之言從臣緩征之請于以養盛世和平之福立萬年不拔之基未必無小補也

緩徵

題爲暫緩災民之開徵止流遺以昭　李宗孔 工科

皇仁安耕耨以全

國賦事竊從來人君所與共此天下者之百姓也蓋國稅原取办于民而民艱尤待命於君古之所謂痌瘝爲懷飢溺由已者職是故也數年以來軍需浩繁而江北數省歲足民安宴然享太平之樂者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仁愛感召之所致也邇歲豫東兩省以雨澤

愆期麥菽減薄業經兩撫臣具疏入

告其間賑濟事宜在地方諸臣諒無不設法勸賑多方全活以仰副我

皇上軫恤之盛心者乃臣於此尤有未盡之慮焉近聞東省沂莒一帶接連江南地方被災窮民多掘草種以資生甚之刮樹皮而充腹冬間巳然春將焉度而且流亡載塗顛連萬狀撫臣具疏時尚未至此也臣思此等東奔西竄之人迫于飢餒就食者固多而慮及新征躲避者量亦不少是逃一有征有地之人即少一辦糧辦差之

戶不然本處雖苦艱食他境豈伊樂土何一旦流遺至此乎若不蚤爲之所則人戶既以而農業必廢春耕無主必絕望秋收不惟本年之額賦難完即且將來之招集費力此豫撫臣所以有西平等縣兩年帶徵之請也若就山東一省言之災重者不過充青等屬二三十處而一縣之中除紳士以及殷實之家外其貧落下戶艱難自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東省如此豫省可料而知就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在良有司皆可行之而非經

天語之渙布則奉行無從而膏澤難遇當茲春和布令之始正值青宮履慶之會薄海內外方其忻

新詔之歡騰一隅被荒必蹙

宸衷之惻怛臣請

勅下各撫臣確查被災極重之處令該州縣將真窮貧民之有糧徭者當春間開征時暫緩三兩月以待麥熟催比既于窮民之流亡可免亦於本年之額賦無虧較之兩年帶徵爲計尤甚便也倘以麥後催征恐致拖欠爲慮不思此等逃徙之人即日事敲朴点金何術與其迫之而死處

處成消煙斷爨之鄉何如緩之而猶人人皆耕田办賦之戶所遲無幾所全甚鉅也臣非不知兵餉火急銖兩皆國計然臣言緩非言蠲臣言緩窮民非言緩大戶也伏祈

皇上沛恩綸以甦殘黎將見現在者不逃現逃者可歸深山窮谷咸知我

皇上浩蕩弘恩軫恤周至則鵠面鳩形之民依然有擊壤歌風之樂迓

天庥而昭景福誠海隅無疆之慶矣

名臣奏議 卷四 緩徵二

會計總數

臣備員戶垣每于　史彪古

國家之經徵經費細心核訪以爲古來理財用者量入爲出然必使入之數常浮于出不特以充

定

公帑將以備意外之賞賚征伐以及天時水旱不齊賑貸蠲除其事不可預測然其用不可以不預備也臣聞戶部每歲舊例原有進呈冊籍約畧天下經徵經費一歲之中入之總數若干出之總數若干或盈或絀燎如指掌開列進

呈以供

皇上周知天下出入之數且以知天下各歲出入不齊之數或出浮于入或入浮于出斟酌籌畫得以預施也臣近聞本部以各省清察未完兵餉撥發無定不造總冊數年矣臣思各年ㄑ分劃然如本年之正餉若干雜稅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筭撮一總數爲一冊又如本年內

內府

御用以及官俸役食給賜兵餉等項已支若干未支

若干存剩若干不敷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筭撮一總數爲一冊盖未來之數難預知而已經之數可直指也且聚各項之總以爲大總至簡至易伏乞

勅部綜核繕寫早完進

呈以供

皇上時常披閱朝夕籌畫開節之道預備之術務使入浮于出

國用恒足此會計總冊關切緊要最不可少者也

蠲災踏勘　王　垓
切照民爲邦本民足則君足雖水旱災傷聖世
不免而
聖王恩澤寔被下土全在臣工奉行之盡善耳即如
今日報災一事夏災不出六月秋災不出九月
遇有被災地方撫臣一面具題一面委勘部臣
復令該撫勘明被災情形田地輕重分數造冊
再行題報部臣然後請
勑該撫遵照定例蠲免在
皇上嘉惠元元與部臣推廣

皇恩不可爲不盡善而盡美也然其中有不無可議
者臣請爲
皇上陳之夏禾收成約在夏至前後即將夏禾已收
之田于小暑前後再種秋苗相去旬餘過期則
秋苗廢矣秋禾收成約在秋分前後即將秋禾
已收之田于寒露前後再種春苗相去旬餘過
期則春苗廢矣故被災地方從來多有不報非
小民之不願報不敢報也何以言之地方遇有
災傷田主報里長里長報有司有司查驗方申
報道府一報一申之間動稽時日且既經報災

之田田主欲邀
朝廷蠲免之恩必緩停播種之期以待撫臣委勘
明白部臣覆允准蠲近或數旬遠或數月然後
另耕另種而農時亦已違矣以故不報者雖被
夏災尚冀有秋雖被秋災庶幾有春已報者夏
災既被秋成早已絕望秋災既被春苗已化烏
有報反不如不報之爲愈也即部臣之一覆再
覆不過憑撫臣之一題再題撫臣之一題再題
不過憑委官之一冊一結且所委者非有司習
見之府佐即密邇鄰封之州縣有何釐剔有何

良法究竟委官之一冊一結不過仍照被災之
原重原輕徒費虛文無濟寔事莫此爲甚在部
臣以錢糧關係
國計切恐有司之揑報臣則以
國計全賴民生深痛有司之所報以虛
皇上浩蕩之洪恩也臣請
皇上勑下該部酌議此後凡遇災傷請
勑各該撫備查州縣之去省會計程近遠嚴立限期
以被災之日爲始有司親帶魚鱗地冊躬行驗
看不煩丈量刻期可淸即造輕重分數冊結兼

日申報道府。幾日申報撫臣。該撫一面具題。一面令民耕種。不誤春苗之期。以候部臣之題覆。如有違誤限期。以及有災不報。無災揑報者。或被道府揭報。或被撫臣訪聞。該撫立行糾參。從重議處。如該撫不行糾參。別有發覺。即治該撫以狥庇之咎。庶百姓得以寔沾

皇恩于無旣矣

編審役法

柯聳

竊惟任土作賦。因地起差。此古今不易之常規亦各省通行之大例也。但恐人戶之消長不同。田畝之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則役隨田轉。冊因時定。富者無免脫之獘。貧者無虛貣之憂。勞逸適均。輸將恐後。法至善也。臣三年里居。每見考課雖嚴。而各省之報完甚少

恩詔屢赦。而錢糧之拖欠仍多。細思其故。官役之侵漁。差役之繁重。固非一端。然其根源總由于僉點之不公。積獘之未剔。則今年前冊已滿。目下編審屆期。即先經戶部

題覆。請定無益之黃冊。一疏亦云以十四年爲始。五年編審一次。此小民身家利害之關。亦胥役張牙吮血之會也。若不徹底更張。痛除夙獘。何以拯民困而垂永久。以臣鄙見所及。約畧五端爲我

皇上陳之。一里甲田畝之額數宜均也。查一縣田額若干。應審里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該田若干。田多者獨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戶。此定例也。所以各項差

役俱係逐甲挨甲充當故力不勞而事易辦獨
蘇松兩府旨爲僉報殷實充不稽查田畝雖云
十年定役又役分年小審前冊里長輪至後冊
者有田已賣盡貧無立錐而仍報充役者遂有
田連阡陌坐享膏腴而全不應差者不特十年
之中偏枯殊甚七至年七小審行賄求情那移
脫換叢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以
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虧
朝廷之正課荒成缺之腴田務祈
嚴勅撫臣通行兩府及今大造之時必期田盡落甲

役必炤田務將本區之田均入本區之十甲倘
本區田多則派入下區按田起役至公至當不
得憑愙僉報以滋賣富差貧之弊庶幾役均而
民便未有不急公而輸納者矣一花分子戶之
積弊宜清也夫里田十年一定田多者僉里長
田少者爲花戶向來浙省各屬有等奸頑富民
串通本里冊書每於編審之年捏立鬼名飛洒
田數少者四五畝五六畝不等多不及十畝而
山田數既已無多重役更易脫漏及至臨審缺
額反將貧民搭派亦復串入應充是田多者以

作乙漏富差貧即前花分詭寄諸弊皆由其變
更有臣鄉秀水縣積棍包頭名曰歇家即係區
書一人買定數甲每年包納錢糧額分私派俱
屬積歇掌握甚至收愚民之額課而臨比不完
包富戶之差役而敢派各戶況各縣并無此役
獨秀水一縣盤踞難革積蠹萬端更聞杭州各
縣有等生員包充冊書官法既所不加舞文抑
更何忌此番大造急請
勅行新撫臣即將歇家并生員應充者嚴檄革除各
縣冊書止許本里公報誠寔無過精于書算者

專管推收書算等事是革蠹除奸之本也計今
編審屆期必須預行禁約祈
勅兩省撫臣通行各縣盡法除革并立限冊報部科
以便稽查庶役法均平而黎民樂業徵收有法
而
國課無虧矣餘外各省雖編審之期不同不能保
無各弊應乞
天語申飭一體遵行者也

丈量扼要　　梁清標

臣辦事垣中見戶部覆

國課延質一疏奉

旨着慎選廉幹御史二員前往河南山東清丈荒廢

地畝是

皇上體國經野之深心亦曠古未見之盛舉也臣切

先就山東大勢言之山東僻處海濱地瘠民貧數年以來西三府患兵荒東三府患饑荒今方稍稍豐稔矣不耕之土甚多而抗粮之人亦不多見向以錢粮不清逋欠日多者所患有司無懲奸之法即有釐剔之意而才不足以勝奸役之朦蔽究之害終在民而欺隱之利終歸于奸役即以上歲丈地言之未丈之先奸役與奸民數千人做成一局共欺一官之耳目官有查地之虛名不過抽量幾段以觀大概而又弓尺比古制甚小每地十畝成十一畝即已多出十之一矣其餘盡如此額造冊寔未嘗履畝而通丈之也是以丈地之冊絕不見欺隱之地而臨時持弓之人皆里老公直之輩其孰肯為發弊者究竟民自受累而弊終不清以此故也且夏秋苗禾盈野多虞踐踏計一年之內止有冬季春初四五月可行野耳君必一一清丈即此四五月之內除在路之日僅可量三四縣山東百餘州縣非數年不能遍也此非有扼要之法不可

御史未出之先

皇上先勑下戶部準古弓尺頒銅弓昭示民間悉以是為式不許任意大小御史到省先行曉諭各州縣預造魚鱗清冊以為丈綱令鄉里有地之家自將原額地畝幾段幾畝每段自原濶長尺寸左右四隣明立牌撅開送御史與魚鱗冊對查其有尺寸不合及四至不合者然後從而丈之查出私弊重治嚴刑仍追欺隱之粮至于以前欺隱地畝能自出首者悉與免罪仍給印照以杜挾詐之端小民甚愚孰敢以僥倖萬一之事嘗試難逭之法令乎其縣書里書平日為人隱地隱粮能自出首者亦免其罪仍聽百姓知弊者互相攻發審寔嚴為懲處如是則弊端不究而自清矣抑臣猶有慮者

皇上所恃者法令也御史自不敢不寔心奉行御史所恃者

朝廷之法令也州縣官自不敢不寬心奉行但恐畏
法之心太勝則以增地爲能以盖藏爲重或至
寬于豪強而苛于小民或畧其連阡而苛于尺
寸大非
皇上特簡委任之至意也仍乞
皇上天語申飭各御史毋憚勞怨毋避寒暑毋傷禾
稻毋妨農業務使積弊一清不留遺鉄御史以
清出多弊者爲上考各州縣亦以查出弊多者
寬其平日不能覺察之非將見一省清而天下
無一不清矣

統籌國用　　郝浴
兩年來添兵添餉紛紛條議隨奏隨行然二逆
至今迯誅萬方依然待命臣以爲天下雖動宜
靜以治之天下雖煩宜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聰至明之聖心洞然見此賊之終爲我破而
後羣臣始不肯因討賊之急以先病我國因討
賊之久以先病吾民然後以正誅邪以聖紬愚
之良策以出試姑言受病之由如戶部因錢糧
入不敷出預議生節一疏下諸王大臣九卿科
道會議因見戶部出所籌數款約可增二三百

萬然鈌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本謂羣下應各抒所見非但於該部所籌出數
語平章遂足盡籌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在計
臣爲軍需破例則銓臣必以爲病選而妨賢在
銓臣爲
朝廷持衡則計臣必以爲泥格而失便即該部委
曲從權在羣臣又喜爲局外之高談以切劘兩
部而不適於用此在內之所以難設法而易見
絀也近日法司熱審臣奉到刑部會勘曾見陝
西督臣咨撫臣杭

題問蒲城知縣姜與齊乙案因知縣以十三年兵
餉尚欠一萬有餘盡在貧民恐誤軍需押借富
民代納以待補獨令豐里民畏輸閉堡該令遂
怒以民叛請兵而該督恐一時激變乃先拘該
令提參將謂民叛不過力不能輸畏刑而抗官
將謂官貪不過貪無可比簽富以急餉官與民
遂交受其病如此今總有紙上之條陳令官何
以必辦令民何以力支此在外之所以難任事
而易見病也臣又閱邸報見江西巡撫佟爲地
方偏殘已極新例遵納實難等事一疏求豁吏

民內言有死移逃亡僅一二新役有家遭焚毀
壞而仍拘應役者俱刀俎餘生等語夫既拘應
役則非賊可知何爲家遭焚殺既遭焚殺則爲
賊可知何爲尚拘應役巡撫身在地方何爲不
爭救於焚殺之前又如安徽巡撫靳爲裁省驛
遞錢糧等事一疏內稱勒索騷擾之害至引驛
官以爲証而不敢揭參其爲誰則以知在外之
督撫亦難於行法而易於見病也既中外皆難
如此 還終當一舉
朝廷之功令折衷於國計民生以討賊不可但取

快于徵兵措餉之爲得而一切不顧也今錢糧
盡裁存爲起所條萬事復一時取辦於民我
皇上爲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着而已乃捐納題
補盡爲民牧計典軍政一槪不行有司以課叛
誣人而傾民家武弁以兵權驕人而戕民命大
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多廢格不能
行在內科道總不敢風聞言事即有實據下督
撫一勘即變是非又何暇爲國何肯爲民如都
下土棍橫行街民漸無等威至有衙門而不能
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爲政大綱爲四方羣醜之

所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后爲討賊
之人陷陣衝鋒而后爲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
武大小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
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盤打算以收
萬全之效哉臣爲議政終當伸明舊章舉事終
當推察公論督撫終應大別功罪有司終應大
行激勸近賊州縣終應察文武官激變民情致
賊益多之故如見議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科
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終應各據已見直
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言生可

生銀幾千幾萬滿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當專
言節可節銀幾千幾百止用清字奏
聞生一分則餉足一分節一分則餉亦足一分各
衙門蠲剔一分亦足以寬
皇上一分之憂甦蒼生一時之困以上勒成條欵如
前議督捕條例之法務令爲二五年確可遵行
之規使上下信而可守俾見治之地方不抵於
亂見亂之地方漸歸於治即諸逆刻下授首亦
何 遠慮之過乎此實
社稷至計惟

皇上神明高遠以堯舜爲心深察中外情理故臣敢
以迂濶之言進不但討賊所以圖治而圖治即
所以討賊也

官戶加增量豁 丁泰

項者我
皇上因旱徬示警引咎虔禱乃求言之
詔甫頒而甘霖之應立沛仰見我
皇上至德動
天歆騰朝野薄海之內當无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
矣顧有事至微而於人情有未便即於
宸衷有未忍者臣敢承
清問之下不俾瑣聒直陳於
皇上之前焉官地加征一事

皇上以軍興浩煩民力維艱俯從下議暫爲量加即
在凡係官籍者平時差徭之免既優异於百姓
而今日同仇之念當倍切於齊民計畝量增以
助軍需此固人所樂從而討之最便者也但人
力之貧富不一有新置即不能无轉售人事之
消長不齊有新進即不能無論亡彼時亦以事
出權宜廷議未暇及此乃三年以來不惟官地
求售士民不肯承買即本官亡故子孫貧落而
有司祗遵成例亦不敢申報開除保無有以急
公倡義之舉致累此窮獨孤苦之人我

皇上念切民依無微不炤將必有惻然不忍聞者矣
況此等本身亡故而子孫不係官籍大率貧老
明經之輩居多名雖官地而廖廖生産實同寒
儒在本人固奏辨艱窘而在國家則何當有無
且地畝已非官戶而錢糧係舊加征此最足上
軫
皇衷者耳臣請
勅部詳議凡現在仕宦新置地畝及新舉人貢監併
各項捐納應入官戶地本名下地畝俱炤冊加
征以爲增添至本官其實亡故及官地中有其

實貧乏勢必轉賣者州縣官即查實申報以憑
開除倘有扶同容隱事發一併嚴加致罪如此
則應增者增應豁者豁我
皇上爲民用其不得已而加征之意天下萬世曉然
共見矣

詳陳鼓鑄議　何岐鳳

竊臣草野豎儒十年外吏六載閒曹叨蒙
聖恩拔置言路此臣正捐糜圖報之日也臣思目今
急務莫如兵餉而因天地自然之利能轉輸流
通無虧
國體不病民生者莫如鼓鑄錢法一事查在京寶
泉寶源二局外各省皆有爐座至康熙九年停
止連年各關銅斤缺額僉云採買之難臣今以
設處銅斤併行使制錢管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禁銅查律載錢法一條軍民之家私

蓄銅器除鏡子各器庵觀寺院鐘磬鐃鈸不禁
其餘廢銅听赴官賣若私相買賣及收匿在家
不赴官者笞四十是原未嘗無禁也相沿既久
法令漸弛民間任意鑄造銅器此銅之所以日
耗採買之所以日難爐座之所以日虛也伏請
敕部通行禁止在內責令五城兵馬在外責令州縣
由示收銅有以銅器交官者炤見今部定銅價
每觔給以銀六分五厘如不自行交官被傷人
告發得實者依律治罪則銅歸公家而用之不
竭矣一曰捐銅查見行定例捐馬捐米者加級

紀錄追捐硃磺亦准優敘切謂倣行此例在外文武各官捐銅若干者作何議敘所捐銅斤交貯藩司將已交清數冊報督撫轉咨錢法侍郎查核捐銅若干應鑄錢若干除工價外足充兵餉若干皆可按冊而稽此外有好義急公紳衿庶民能倡首樂輸者即加獎勵則銅斤日積取之不窮矣一曰關銅各關額完銅斤節年拖欠非盡由採買之難皆因奸書蠹役領銀入手恣意花費不行辦納以致缺額今已嚴定處分自不得借比書役以圖卸責其已採之銅例應運交京局或交就近省分取藩司實收繳部查核亦可資在外之鼓鑄也一曰贖銅民間罪贖有罰穀一項自後以銅贖罪應罰穀一石者准照時值穀價赴官交銅亦依有力稍有力之律亦民之易從者此臣所謂設取銅斤也至於輸納錢糧原有銀七錢三之制無奈各省奉行不力若督撫嚴檄所屬自後里甲納糧銀錢各半每錢一千作銀一兩納銀給銀票納錢給錢票以便稽對則錢可通行於民矣各省官兵一切用度非錢不辦所領俸餉無不以銀換錢若發俸

餉之時給發制錢一半每千作銀一兩其民間貿易價值俱照此行如有攙和私錢致短少價者地方官查拘申治則在兵不苦於虧餉在民不苦於抑價而錢又可通行于兵矣至直省官俸役食驛站河工凡可用錢者不妨照銀數給發前部覆臣同官徐旭齡疏云此等全錢支給則錢不足切思停鼓鑄則錢不足開鼓鑄則錢有餘不但通行于兵民併可通行于官役矣以銅鑄錢以錢足餉有一千萬貫之錢行於世即可助一千萬兩之餉有二千萬貫之錢行于世即可助二千萬兩之餉臣所謂因自然之利實係生財大道非補苴小術也

請禁遏糴敗人　丁泰 工科

題為請嚴遏糴之禁以安地方并嚴敗人之禁以保戶口事竊從來救荒之政不一而莫急於保民之命拯災之法多端而莫切於保民之家

臣前跡之所未盡者敢再為

皇上陳之夫天年之荒歉不時而鄰境郡邑必有一二豐稔之處或有素封積粟之家所恃流通糴糶互通有無不獨有力者可以轉移金粟即赤貧之人亦得肩挑背負覓升斗以自活所以遏糴有戒載之古訓是在昔之分土分民者且然

况今日四海一家同是

朝廷之赤子而可有此疆彼界之分以視同秦越乎

近聞各處有司有執遏糴之見推其意固在于平粟價而有粟者勒價不糶其勢必至於困民生况巡查之胥役因之長奸防汎之兵丁藉以生事欲糴者難糶欲糴者難糴飢民嗷嗷坐困愈甚昔宋臣趙抃知越州浙西荒歉諸州皆禁增米價民隨聚足不前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重價任糶自是諸州米商輻輳請越米價頓減民賴以生此非不禁糴而價自平為救荒已效之善政乎臣請

勅下各督撫諭令所屬地方官一切鄰境糴糶聽從民便倘有遏止糴糶者許災民控告督撫立時查參如有前項多事擾民者仍從重治罪則豐稔積粟之處可以漸次轉移而米價騰貴之地亦可以漸次平減此今日之最宜急行者也至興販人口之例久載

令甲在平日猶易發覺在荒年更當防閑肯闡明季內年多有土豪光棍將貧者之女畧買成群帶至江淮等處重價發賣名曰販稍絡繹沿

途慘人心目在今日偶遇災祲仰賴我

皇上洪慈拯濟春澤一布豐裕可期此段景象固萬萬為盛世之所無但閭歲前被災地方已有賣子鬻女之事誠恐無藉奸棍勾引外來之人設法畧買而小民為飢寒所迫止圖目前苟活何計日後離散然在我

國家數十年休養之生齒一旦坐視其仳離而不為之計亦大非我

皇上軫念民生之盛心已昔富弼守青州全活流民數十萬不使有蕩從離散之苦亦賑恤之得其

道也臣請
勅下各督撫速行各地方官將災民多方賑濟務期保全仍着落鄉保稽查如有將本地良民子女被勢豪土棍畧買畧賣者許控告到官照依定例嚴行治罪卽以流離之有無定撫綏之賢否如有能多方保全不使民失所者在地方旣爲賢父母在
朝廷卽爲良有司許督撫卽據寔特荐以旌賢良將見目前之逃亡既免而後來之戶口得全所關亦非淺小也

鹽政條陳

李贊元

切惟天下之大用在鹽課天下之大弊亦在鹽課然其弊有三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甚詳密也今天下之戶口食官鹽者無多而食私鹽者十之六七能盡絕私鹽之途而歸于官則賦用不加而自足矣夫私鹽之弊始于灶戶極于商人兩者有官鹽爲之外護而私鹽遂不可稽由是場司等官朋比作奸而四境之販賣私鹽者又卽捕巡私鹽之官役計惟有嚴查灶戶一日所燒之鹽幾引所賣于商之鹽幾引所羸餘又幾引其餘者官爲收買盛貯卽抵場蕩糧銀至于引多鹽少官府卽行給賣商人計引領鹽打包之時責在場官如掣驗盤包不與引合卽係夾帶并查場官灶戶與捕巡私鹽官役而重治之私鹽法嚴官引自銷其府州縣有不依限銷引者立爲叅罰則地方官巡察私鹽之法自嚴而弊去矣禁嚴弊去商人又當優禮寬恤也四境有窮商九賦將何賴上之巡鹽御史以至轉運分司諸官必盡得清廉精敏之士而後可聞今一引正課外所費

幾浮于課當令該管御史嚴爲察核如有借公
費常例掣鹽名色科歛于正額外者即行叅治
而各衙門書皂等役悉照經制多一名盡行革
去去官鹽之一蠹即少官鹽之一害其恤商之
大又當嚴禁窩訪造訪之門然商人不能無不
肖但此端一開人人自危裹足不前非公家之
利也今浙直長蘆等處已稍稍釐剔矣而繼猛
者必濟之以寬招來優恤去獘興利是在巡鹽
諸臣耳若夫兩淮鹽獘種類甚繁非可一端盡
也臣請言其大者莫如經畧軍前之食鹽雖奉

有令牌與戶部批照然其獘不在軍前之食鹽
而在差官之夾帶連檣巨艘蔽江而下御史不
敢問關津不敢詰湖南諸處所食之鹽大率皆
軍中夾帶之鹽私鹽多而引鹽不少則正餉遂
缺懇乞
勅下兩淮巡鹽御史行咨經畧軍前寔計滿漢兵將
若干每月食鹽若干和盤打筭造一清冊移會
巡鹽或以歲解或以季筭丁撥濟軍餉內扣除
辦買巡鹽御史酌差官役照引打包載送軍前
或令商船搭派帶此亦恤商恤兵之一大政

也三獘既去而臣更有請爲今之議鹽政者但
言考成言增加不得已言叅罰夫增加未易言
也考成之法又爲故事宜
勅巡鹽御史于役
命日造一銷引冊
奏繳明開其州縣戶口若干歲額引目若干已未
銷若干不及額者必詳註不及之故或由某人
興販某人窩頓某官船某粮船夾帶若干或某
商稽延時日壅滯幾引其商撓和沙土民不堪
用或已經

題叅與否明白聲說有自不敢寬假狥情則額引
易銷引不必加而自加課不必增而自增
國用之足莫足于此何必再議生財也

鹽課撥引　顧豹文

切惟鹽課爲國家財賦之原凡行鹽地方前朝
盛時以戶口之衆寡定引目之多少故疏銷足
額而掛欠無聞及明季寇興所在侵擾豫土汝
甯一帶被禍尤烈劉李諸土寇焚燒刼殺盤踞
十載以人爲粮千里之內老幼婦女皆飽盜腹
類
皇朝削除群寇加意撫綏近時稍稍安輯肰瘡痍始
復生聚需時戶口十存二三
皇上軫恤遺黎正供錢粮除荒征撥亦止及十之二

三休養小民之德意可謂厚矣獨是疏銷鹽引
則悉照前朝原額以凋敝僅存之民供盛時全
額之課故各州縣派民食鹽壯丁一人有每歲
派食百斤者老婦穉子有每歲派食八九十斤
者衰此窮民朝夕饔飱之不給豈能食鹽如此
之多乎况即此州縣即此人民何論粮則見其
少而食鹽復見其多是以此中長吏惟以比較
鹽票爲職每遇三六九日鄉民候比畢集公庭
失業廢時鞭笞交下而物力有限黙金無方敲
朴雖嚴究難及額如汝寧一府僅十四州縣十
三年以鹽課不足叅罰者十一二員十四年以
鹽課不足叅罰者十二三員豈盡不愛功名而
催科廢弛哉誠以戶少引多疏銷無術刑威所
不能强勸諭所不能施非惟以此累民寔亦無
民可累而長吏不得不受其咎也撫按諸臣亦
曾代爲
題請而鹽臣以事關
國課憚議更張不過行文州縣責成有司試問州
縣果能禁私販恤官商則自能及額否乎亦未
悉于彼處之情形耳夫私販者必走緐庶之地

鹽到即銷以射重利今汝南官鹽尚苦連年困
守買食寥寥若私販者干犯重典跋踄荒村而
又累歲積月鬻賣無路彼雖至愚豈肯爲此至
于官商名曰爲國生財寔則爲巳覓利如此荒
殘地向一運不售次運自停縣官雖欲商人之
流通以免在任之叅罰雖延之上座握手交歡
亦所不惜而若輩自計無利可謀有斷斷裹足
不前耳臣思
國用不可或闕民困又不可不舒計惟有裒多益
寡之一法矣此食鹽引目前人既巳酌量戶口

而定其額後人亦當隨時變通以救其窮請乞
皇上勅部咨行鹽臣將汝南戶口通盤打算量撥二
三萬引增入他處全熟無荒之地則上不虧
國課而下不累小民小民比較得以稍寬農業可
以不廢俟生聚漸蕃之後再議仍照舊額此亦
軫恤荒殘之寔政也

為民請命遍似陸宣公奏議

關稅則例

史彪古

切惟
朝廷設關分稅原爲裕
國通商但各省之關差遠近不一而各關之稅額
多寡亦不一但如某項貨物此關報稅若干貫
而抵彼關似覺稍輕如某項貨物彼關報稅若
干貫而至此關覺稍重是以往來貿易之商賈
從無頭緒而奸商積蠹謬得恣意橫征或正稅
止應若干兩加以照票寫單掛號零星各項使
費幾兩相倍稍不如式因循就閣夫民膴有限
之貲本不憚風波跋涉冒險經商無非貪利錙
銖爲恒產計安能勝此無端之勒索故或賄通
積蠹以多爲少以精指粗者有之或甘心玩法
掩飾私越假公附帶者有之種匕隱弊似難枚
舉不惟財賦有虧抑且商民交病甚非所以裕
上而全下也是以臣再四思維合無將戶部所差各
關請
勅該部照依舊制定則例再加磨勘頒發各關令每
關悉勒石于大門首使商人一望而知并
勅嚴禁各項使費私越者除將貨物入官外仍加等

議處則爲商者固樂輸稅之輕而畏法之重隱
漏之獘不杜自絶則
國課永盈斷無缺額之虞矣

緩征良法　　王曰高

切惟今日百姓困苦已極仰蒙
皇上愛民最切而民窮猶未已者良由穀賤傷農也
蓋穀雖賣已空新春耕種未動正月即行預徵
借銀貸米呼號無門賣女鬻兒剜肉有限即使
春初開征毎日追呼敲朴亦必待四月麥熟之
時方能艴納則麥未熟之前徒費比較窮民究
無濟于兵餉也今日救時急着斷乎必以緩
征爲請矣康熙八年七月内戶部覆遵
旨陳言諸疏奏有錢粮夏秋征稅本當允行但國用

尚在不敷俟錢粮充足時戶部奏請舉行之
旨俞允我
皇上洞悉民隱確然以緩征之必宜舉行矣近見戶
部酌撥九年兵餉一疏雖不遽請緩征而緩征
之大局已定于九年撥餉之中矣何以言之緩
征之所以難行者凡在首年春季兵餉無從出
耳臣查部疏内康熙九年兵餉歲需銀粮一千
六百餘萬春季約需銀四百萬餘兩今酌撥九
年兵餉疏内見撥八年以前存剩銀三百二十
餘萬兩則是九年春季全餉所少者不過八十

餘萬兩耳而八年錢粮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
尚存剩六七百萬九年錢粮除撥過九年兵餉
外約尚存剩八九百萬而淮浙鹽課等項尚在
則及是時而行緩征之仁政以大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豈非萬世一時哉或慮行緩征
之法則存剩錢粮留在外省者既多解入內部
者必少恐致乏用臣通盤打筭而知其無容慮
也譬如一省之中額賦一百萬兩每歲本地需
兵餉四十萬兩而康熙八年有存剩銀四十萬
兩假若不行緩征之法不過康熙八年多早解

部銀四十餘萬兩耳至康熙九年必須除去本
年本地兵餉四十萬兩此後每年解部銀不過
六十萬兩而已今行緩征之法則以康熙八年
存剩四十萬兩流充九年兵餉以九年剩銀挨
年流去則自九年以後每年解部銀亦是六十
萬兩何嘗有絲毫缺額哉故緩征法行無虧于
國用明矣且緩征之法不必分別夏稅秋粮名
色蓋各省賦役全書有分兩項名色者亦有不
分者即一項之中有銀數多者亦有少者難以
畫一不若總以一年錢粮拾分爲率以五分四

月開征以五分九月開征約筭次年春季應撥
之餉預撥本年冬季見存之銀其餘應解部者
仍行起解如此則民緩徵一年之銀兵又早得
一年之餉兵民胥悅國計無虧行之此其時矣
至于在內各項額用計每年在外存剩解部銀
兩尚多及鹽課關稅襍項解部銀兩除足用之
外猶有餘剩我
皇上以恭儉之聖德持之自然日見豊盈也夫善政
不能以驟施良法必需于預定敢請
皇上特發

上諭佈告天下使緩徵之仁政自
皇上康熙九年始則深仁洽于四海敍聲著于萬年
矣

敬陳備荒議　萬泰

伏見
皇上念切民艱遇有災荒多方蠲賑如六七年來山東山西陝西江南淮揚等處所費銀米何止數百萬計全活生民甚衆然地方官平日不講備荒之政一遇災荒全望蠲賑尚不免于流亡今若不議預備之法嚴飭力行切恐
國計民生未得兩全之道也查昨年浙省被災該
撫范疏請量發司庫存留銀兩前往江楚買米一照買價平糶與民俟數還庫請

勅鈔關毋得苛稅阻撓等語戶部議稱有益饑民錢粮亦不缺額應如該撫所請此即古平糴之法該撫能行于浙省故遇災而不至于離散別省尚未通行臣請推而廣之
勅部議行直省督撫轉行府州縣官平日先將地方豐歉之狀不時申報如有將荒之形米價將貴即照例量發庫銀于米賤處買米運至荒處平糶仍照數還庫凡運米車船隨地支應關津不許苛稅永著為例責成力行則雖有荒而米價不至湧貴此備之于將荒之一法也又自古有義倉勸民于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出粟與麥于當社立倉備賑今州縣雖有常平倉舊制每年積谷報部有數而出陳易新或借支公用有名無寔緩急不可恃也臣請師古義倉之意而行里賑除常平捐賑仍照見行例外應責成州縣于各里中公舉忠誠有品行者一二三人專司里賑每年于米麥成熟時齎義助之簿勸本里有收之家隨其多寡量力樂輸令其親塡簿內積少成多擇里中公所謹貯之里中如力能置倉聽從其便司賑者每年收積勿令損壞遇災則

以本里所蓄之米濟本里之人果寔心任事勸諭有方樂輸衆而蓄積多官為給匾旌獎司賑之人免其差役有司但稽核出入之數併治里中之侵擾及賑給不公者至于所積賑米公家雖有急需不許擅動升合并顆粒不經胥役之手推之城市里民無田而有生計者亦照例責成司賑隨時量力勸諭使天下州縣里自為賑則雖有荒而里民不必就食于遠地不費公帑全活甚衆此備之于未荒之時以治活人惠而不費之道在得其人然非良有司寔力舉行無

治人而有治法終無寔効也臣請寓勸懲于舉劾之內以舉薦有司必先察其戶口有無增減田地有無荒熟平日留心備荒蓄貯多而境內無逃亡之戶者方准薦拔以備超擢若不卹民隱境內虛冒視備荒爲故事以致地荒民逃者炤有欠粮盜案之例槩不准薦仍註劣考該督撫不時糾參推之府廳司道以至督撫均應以民事之修廢爲官評之優劣夫督撫地方官皆爲

皇上愛養斯民者也使人人自愛功名盡心以行愛

民之政必能家給人足雖有水旱之災可免流亡之患此後蠲賑自不至如前所費之多

蘆政利獘

王曰高

臣辦事垣中切見江南蘆政一差歲額征銀十四萬兩有奇共以裕

國課佐軍需而不爲小補年來積弊日甚拖欠日多所當亟爲嚴核者臣約數端爲我

皇上陳之一嚴催徵以懲積欠錢粮拖欠屢奉

嚴旨近將抗拒不完者拿解來

京可謂極剔獘之法矣至蘆政一項上關

國需若止嚴核部司州縣不將拖欠抗拒者炤新例從重處分則各地或視正項爲重蘆課爲

輕將十餘萬之金錢獨非

朝廷國課乎臣愚以爲蘆課完欠應炤抗粮則例各州縣衛清造一册即將拖欠姓名歲終報部炤新例處分解以前積年未完者亦逐年分晰造册報部庶錢粮有畫一之規而蘆政不致逋欠矣一清踏勘以核寔數蘆地影射積獘甚多有新漲洲地豪强佔併者有坍塌已久包賠負累者彼此朦混甘苦不均臣閱

邸報三月內工部覆江南督臣郎廷佐地方凋殘一疏又五月內工部覆江南按臣何可化恭陳

蘆課一疏俱奉
俞旨仰見我
皇上洞悉蘆政之積弊矣但行文清查去後至今數月尚未　奏覆在各撫臣有兵馬封疆重務不能親身踏驗不過以文移委之州縣誠恐豪强甚衆不無瞻徇情面終難清理請
勅各該撫遴選廉能司道官一員專委巡視産蘆地方逐處清查坍塌者若干新漲者若干或係田地或係蘆葦每年納課若干勒定限期彙造清册報部庶窮民不致貽累而豪强不致佔侵所

益于
國課不小矣一按地形以清課額産蘆地方上自荆岳下抵崇明上下數千餘里所屬州縣將以百計江水東流則西岸塌西流而東岸塌消長之數原不在一州一縣也若止令州縣報塌若干即報長若干以補本地原額恐有偏豊偏嗇之處請
勅清查丈量之官不必拘定成格務要大破情面確查某處坍塌某處新漲即當以此處新漲之地補他處坍塌之額通融計筭則蘆地不得隱匿而課額自無逋負矣一酌久任以專責成蘆課拖欠之由皆因部差不能久任限期甚迫難于催征即如各州縣凡有錢粮之責者必令其久任地方以便催比若十四萬之蘆課較之各州縣之錢粮不爲不多矣今部差司官止一年爲率而所轄地方有湖廣江西江南三省之遠地方遼濶時日無幾雖極力催比往返動經數月各州縣尚未起解而部差之覆
命即在矣各州縣知部差將滿或致觀望不解者有之即已經解出而吏役知部差將滿不及再行

催促遂任意侵漁者有之雖有嚴參新例未必一一足額合無請
勅諮部酌議將蘆政一差或照河道則例限以三年每年終即將完欠數目依限造册報部查核三年報滿仍將完欠分數併照
迴定則例嚴加處分在部差既無所推諉而有司經承皆不敢有觀望侵漁之弊如是而蘆課不完者未之有也

蠹役侵欺

白尚登

切惟衙役犯贓業有新法矣獨是各省錢粮雖曰吏收官解胅必差役起解而奸頑積蠹覬若囊橐之物有領出串通經承瓜分延挨支吾者有將官銀置買貨物妄冀獲息者有恣情花費嫖賭蕩盡者甚有洗改批迴以欠作完及至催提熘箓斯乃水落石出卽追比全完則已貽誤急需况滲水之勢何能全收而分用者未必能全補貿易者未必能得利花費洗改者萬難望其賠償或重價告人售產或扳扯戚族代庖貽

累里民重納而州縣各官畏懼考成無所不至又且自爲顧忌恐蹈失于覺察之愆朦朧苟且寬宥含容彼遂以爲得計愈相效而尤之究竟侵用者何人而包償者又何人乎嗟此惟正之供業已歸之公帑久爲若輩侵肥誤

國帑民莫此爲甚與其嚴追于旣侵之後孰若防之于未然之先斷

勅各省撫按嚴檄所屬凡起解銀兩必委佐貳捕巡閑散官輪次押解限定日期掣批過期者卽行嚴拿究處而衙役侵欺之端或可杜也臣更有

請者非重法嚴刑不能祛其積弊如有敢于侵欺者限以三月追完依律發落倘有延挨支飾過限不完先將本犯正法後隨籍其人口家產以抵所侵不足者本官賠補不得株連無干之人各官容隱不舉該撫按察叅一體治罪庶蠹役知警

國賦無侵蝕之虞小民無包賠之累矣

應免窮租梲　祝鍾
切惟
皇上愛民如子恩德如
天四方多事軍需孔亟而錢糧不加毫厘于民間而
又念民間之飢荒困苦特
命大臣賑濟蠲免正項錢糧此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小民無不額手頂戴者也但蠲
錢糧一事其間積弊甚多臣特為我
皇上陳之凡民間田地者百無一二而鄉紳富室之
田地俱賃與窮民耕種有田者為業主耕種者

為佃戶夏割其麥秋收其米而
國賦錢糧則在鄉紳富戶而窮民實無錢糧也況窮
民耕種田地無限辛苦業主收租巨斗大斛有
淋尖踢斛之惡弊雖逢大有之年償還業主外
所存不過斗米束草倘值水旱災傷不惟籽粒
無收抑且徒勞汗血而鄉紳富戶安肯饒其升
合少則罄其產業多則折其子女即使一二小
民有田地者彼所應納錢糧有司官星催火迫
豈肯容其拖欠且各省錢粮定例四季征收而
收成之荒熟在乎秋冬吏是年果係荒歉雖

皇上已准督撫
題請蠲免然春夏二季已征庫之錢粮不無貪吏
奸胥朋比侵蝕豈肯給還民間哉
皇上蠲免錢粮原以軫恤窮民起見是紳衿富戶反
邀蠲免之惠而耕種窮民實未沾毫髮之恩也
且紳衿富室既蒙蠲免彼亦應免窮民租稅有
田業主不思荒歉不顧民命乃復索逼如故窮
民無力贍償致使賣男鬻女慘毒萬千臣晝夜
思維窮民如此困苦豈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伏乞

皇上嚴敕各直省督撫有司共體
天心痛除貪吏侵蝕已征之弊酌免窮佃現年未滿
之租倘有不肖官吏上下朦朧朋侵私蝕者或
經發覺或被科參應即行嚴加處分如此則蠲
免不致虛縻民生得避困苦仍通行曉諭務使
僻巷窮鄉均沾
浩蕩之恩庶不負
皇上軫恤窮民至意亦挽回
天和之一德也

請減征房說　　慕天顏
題爲請　旨事康熙二十年正月初九日准戶部
咨前事移咨到臣准此該臣看得經　國持籌
自必資生節之道而因時設法尤當兼愛養之
方我
皇上加惠元元盡期登諸袵席故自軍興以來諸餉
浩繁凡　廟謨所加止于開事例酌捐省裁冗
濫增稅課擇其有益于　國無損于民者愼重
行之而斷不忍加賦于民遇有凶荒則蠲賑頻
頒不佚終日所以薄海內外罔不傾心杆格之

徒不旋踵而即覆滅救民戡亂皆我
皇上睿慮周詳培萬年百世之本也今部臣以貴州
旣平掃當雲南在即糧餉不敷　請照康熙十
五年臨街房屋收銀之例再行一次酌量加增
臨街房屋每間收銀三錢樓房每間收銀六錢
止徵一次等因伏念自吳逆叛變上厪
君父宵旰之憂下勞官兵征調之苦小民慘遭塗炭
凡屬臣民靡不痛心疾首期欲滅此朝食今幸
逆村已服大刑遺孽皆逝眞同釜底遊魂　王
師四路進剿指日授首倘可仰佐萬一即捐靡

府州屬先後查報共得臨街房屋一百二萬三
千八百餘間斯時秦楚閩廣在在用兵餉需孔
急亦止平房徵銀二錢樓房徵銀四錢今
皇上天威丕震各省藩平殲此遺孽在指顧間耳所
需糧餉自可較省于曩將計十五年查報房屋
之數大約鄉紳殷戶及商賈有業可以徵收者
十之七八其實在貧苦無力之民不渦十之二
三臣再四思維欲卹民艱而吝　國用不得不
斯術爲酌量　請將民間房屋凡在城內外市
廛居住開鋪營業及紳宦殷實人戶門面不論

間數多少悉遵部行徵收房稅外其在居僻靜
街巷有門面五六間以上及內屋二三進不等
者亦照部議臨街平屋每間徵銀三錢樓房每
間徵銀六錢如所居內外止三四間者　請照
康熙十五年定例將臨街平屋徵銀二錢樓房
徵銀四錢如止有門面二間而無旁屋內屋者
止徵門面一間收銀二錢至于所居僻巷止屋
一間鰥寡孤獨極貧之民敬　請特賜免徵其
吝報徵收之處臣當悉心經理不容有隱匿冒
免之弊如此則輸將可以無誤而窮簷蔀屋之

民庶得休息倘蒙
俞允則斯民之受福靡涯將見邦本日固而國計益
充矣

關稅要政　　失名

臣聞各鈔關向來弊孔頗多皆由鋪戶蠹役積年盤踞巧立名色借端勒詐以致商民困苦該地方益滋騷擾即有紅單稅簿率皆視爲具文近奉
旨裁撤關差歸併地方官管理此誠我
皇上軫恤至意但歸併之初若不求其至當何以行之永久而無弊今部差雖停而鋪役如故則蠹弊仍存害將益甚是各關之舊人宜盡行革除也督撫之于所屬耳目最近非若部堂之于分

司聞見難周其有貪黷而蔽不上聞者外將安辭是猶庇之上司宜定議處分也舊制船料貨物各有一定則例今紅單內只註納銀數目故各商不知應納之數惟蠹役加派多收少報至于鹽船經過其弊尤甚是宜照州縣易知由單例將應稅各項料則詳列于前併徵收船物銀數備開于後付本商存執聽別關查驗以杜奸商漏稅之弊其一切私增名目及各蠹苛索陋規槪行嚴革務俾衆耳衆目曉然共見仍依單入簿月報督撫季報戶部以憑稽核

其有仍前捐充者商民執單赴撫首告即與中
理庶開政淸而夙弊除矣

寬征荒糧　韓世琦

竊惟任土作貢有不易之成制因時損益乃敷治之權衡今天下賦稅之重莫甚于三吳而國用外而軍需强半取給于斯爲在有司之例敢不竭蹶征輸以佐司農之仰屋況民之所藉以辦糧者必資田疇之生植也是故有土而後有財未嘗有不問田之所在而惟以賦是求之理茲蘇郡各邑乃獨有無田而征賦者如高區不通灌漑滄桑變遷有斥鹵不毛之坂荒枕河傍海風水衝激有日消月削之坍荒又有坐落沿

塘往來兵馬踐踏無可耕種之公占皆係從前踏勘確寔均非人力所能施工而可開墾復熟之比也第以向來相沿舊額不敢刪除而總名之曰緩征荒糧臣按其細數長洲縣有積荒公占坍沒等項共該平米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七石五斗三升三合七勺計科折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二兩七分二毫八絲五微六織吳江縣有無處荒糧共該平米七千二百六十石一斗一升七勺計科折銀三千六百三兩五分五釐三毫五絲常熟縣有坍江板荒飛沙等項共該平

米一萬七千一百一十石八斗三升八勺計科折銀八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一分五釐肆毫崑山縣有無處滅則荒粮該平米八千四百二十五石三斗六升一合五勺計科折銀四千二百三十二兩六錢八分七毫五絲嘉定縣有荒米一千三百三十九石七斗九合六勺計科折銀六百六十九兩八錢五分四釐八毫此皆有額無征之虛數刋載賦役全書鑿鑿可據非始自今日也在昔原以吳地賦額繁多自故明以來三百餘年從未盡責全完是以存之緩征之

名今則

功令嚴追一例筭入考成非奉撥餉卽催解部絲毫不容虧欠向者之緩征乃竟視同寔額矣有司無術以點金徒患東那而西缺百姓無田而包賦寔難剜肉以醫瘡此誠困苦之中更加困苦敲朴頻速之狀吝嗟愁嘆之聲是亦

天聽之所惻然者也伏懇

皇上俯鑒

勅部查照全書刋載蘇屬緩征荒粮寔係無田之虛額准

賜蠲除則萬民有再生之慶矣

先生三任撫軍奏章宜富再四披訪止得此篇不勝遺佚之感然為民請命忠惠昭然雖片羽吉光已足不朽矣 平雙河

鹽引之積獘　　江　蘩

題爲鹽引之積獘宜清小民之偏困可憫請
勅鹽臣酌量均平以裕國課以除民累事我
皇上至仁如天凡係民生無不曲加軫恤所以惠商
裕民者至詳且悉矣獨是鹽引一項額數尚有
未均者臣請爲
皇上陳之從來田賦之廣狹由於戸口之多寡而戸
口之多寡即關鹽引之疏滯大抵然也臣見各
官以未完鹽引查受叅罰在州縣官身任地方
之責關係考成豈不力加徵催而疏銷無術積

困難紓則以均平之法有未善也即以豫省之
河南一府言之洛陽縣地糧五萬四千三百七
十兩零銷引則四千六百六十張零靈寶縣糧
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兩零銷引則五千四百八
十張零一則糧多而引少一則糧少而引多也
偃師縣人丁一萬六百有零銷引則二千六百
三十張零登封縣人丁一萬三千八百零銷引
則三千五十張零靈寶縣人丁一萬三千八百
六十零銷引則五千四百八十張零一則丁多
而引少一則丁少而引多也州縣以額定之引

張刻期報完以副考成在丁糧多者人烟稠密
買銷亦易引繳而小民不累唯丁糧俱少之州
縣村落丘墟銷引無計一歲之考成立至上官
之差提頻加追之商而商困追之民而民貧時
窮勢迫不得已或按戸銷食計口派銀究之壓
欠難清民受敲扑而官終罹叅罰矣雖鹽引未
完叅後有鄰近州縣通融帶銷之
例然既叅之後州縣降革猶小未叅之前小民比
累實深與其叅後而議通融不如均平而免
題叅也夫一府如此則他府可知一省如此則他

省可知以臣愚見莫若取州縣受累之引張加
之引張不累之州縣量行增減其不累民者不
得妄議更張仍以各府原定之引額歸之各府
屬在他府者不得妄行越派如此則獘竇清而
官民均無苦累矣往者行鹽州縣目擊民艱據
實詳請而鹽臣以差期無幾往返駁查遂至因
循今河東鹽臣新受
簡命合無
勅令查訪精詳秉公均派數月之內酌奪
題請永爲定額無負

皇上簡任至意則一轉移通變間而下無累於商民
上有裨於
國賦即有司亦可告無罪於考成矣推之而鹽差
諸臣州縣有受偏苦之累者皆得據實入
告如州縣有指稱增減引張科累小民者許鹽臣
即指名
題參否則兼治鹽臣以失察之罪則敷天共戴
皇仁矣

鹽法積弊款四

江蘩

題爲敬陳鹽法積弊仰祈
睿鑒以裕課額以甦商困事臣荷
皇上殊恩謬司鹽政今就見聞所及爲
皇上陳之一則引票之宜歸畫一也長蘆所屬俱行引鹽山東則有引與票之分引鹽每道納銀貳錢肆分零其鹽築包車運票鹽每張納銀柒分至貳錢不等其鹽零星駝載故各屬或以引行或以票行而濟南之臨邑德平陵縣兗州之鄒城縣則又有引票兼行之例夫例歸畫一庶足杜影射重運之弊今兩相間雜保無築包引鹽之外私帶散鹽者則公稱票鹽散鹽之中私行築包者又冒稱引鹽展轉影射巧計支吾棍徒藉以牟利奸商得以行私經過州縣難辨其果票果引不能逐一盤查因之莫可窮究臣請
勅下部議或以引歸引或以票歸票計引額之多寡以行票計票額之多寡以行引則影射可絶而重運之弊無自而生矣一則代銷之宜示變通也從來食鹽在民繳引在商而疏鹽銷引者責在各省之州縣定例然也臣查長蘆各商有

以一人而行數縣之鹽行之此縣而鹽銷行之彼縣而鹽難一人而行兩省之引行之直隸而引銷行之河南而引難并行鹽銷引之商人有赴運而食鹽銷引之人民各在多寡難故往往民衆引少者戶口鱗次恒苦於無鹽之可買民少引多者官店塵封又苦於買食之無人及考成一至州縣按地勒銷商民交困官受參罰總因疏通之法未行惟恐跖那撥之愆耳 臣 思鹽引未完次年有代銷之例何如鹽引方行本年

立通變之方請

勅行部議不必均州縣之引以滋紛更但當順商民之便以權盈縮莫若於領引時許各商自爲通融發引時令運司總爲會計有地方苦累情愿代銷者先報該管衙門存案以杜奸商影射之私各取印甘互結稽查以防州縣推諉之弊奏銷時仍完欠確然則一轉移間而民情已便商困已蘇即州縣各官亦可勉副考成矣一則竈丁之宜行編審也直省州縣衛所五年編審人丁一次開除新增者有成例惟竈戶鹽丁向未編審或因竈丁無多恐以編審滋累耳但歷

年既久致有頂充故名莫可究詰者有丁絕戶倒包賠受累者更有族丁蕃衍竟未承役者在州縣一丁納銀不過一二錢有奇而竈丁邊布京山各項有徵每名納銀二錢至八九錢不等老死者不行開除難免賠累之苦少壯者不行增報徒滋隱漏之奸甚有逋課逃丁賣身旗下數年之後豐衣足食又稱係某場竈丁告歸原籍旗主既受處分而彼反晏然事外如年來某以仗旗累課控告某以在旗逃走行查某以逃差投旗部駁候審若照例五年一行編審以詭

即眞以逃易存不必求多止期足額吏役之需索既絕鹽丁之苦樂亦均竈戶無缺額投旗之虞而旗人亦無混買混收之累誠一舉而兩便者也一則綱鹽之宜杜冒濫也長蘆額引九十一萬有奇而辦課商綱不過百人山東額設引票共四十四萬有奇而商人多至三百餘名間因乏商無力辦課遂致無籍棍徒逆奴革蠹往往厠入其中或租佃或賤買每名二三百引不等甚至百餘引三五十引者亦稱商人夫商必資本充裕始肯顧惜身家如此奸惡舞文之輩

本小利微無鼎可受臊粗手滑故智猶存有不
獘實叢生販壞鹽法者乎除臣一面訪實嚴加
驅逐外仍請
勅下部議責令運司歸併各綱令其互相保結如
有僕丁蔭役濫冒作奸者作何定例處分則商
籍清而獘端息矣

請免江右荒糧　王新命

題爲遵
諭陳言仰祈
睿鑒採擇事惟賦稅産于田疇而耕墾資乎民力有
人然後有土由來尚矣江右接壤楚粤閩浙自
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
狀蕩析仳㒋之慘什倍他省久在
皇上睿鑒之中仰荷
皇恩特沛浩蕩將十六年以前積欠錢糧盡行蠲免
窮阪僻壤踴躍歡呼大小臣工靡不盡力招徠

加意開墾以供
國課以備兵食又何敢輕議開除荒缺但自十三
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七十餘萬口拋荒
田地一十七萬餘頃迨康熙十七八年冬春之
間雖已招徠人丁二十萬餘口開墾田地八萬
餘頃然而丁田實荒實缺者尚居過半原額之
田固猶然在野而死亡之人丁實難期復于旦
夕若令照額徵解歲歲取盈勢必將此無徵之
虛賦重科見在之丁田卽將小民日事敲撲究
無補于

國用切恐逃者畏而不歸歸者復畏而思逃是欲
取盈
國賦而反致虧
國賦矣臣愚以爲一應荒缺無徵暫請開除祇就
見在招墾者徵收其未墾之田缺額之下容臣
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墾隨徵將見小民聞
風樂歸爭先復業賦稅可計日而增舊額可按
籍而復是除荒實所以益賦寬民正所以裕
國雖暫緩目前之徵輸卽收永遠之利益此誠安
民致和之要務也

蘆洲免丈腹地　龔佳育

奏爲敬請免丈腹地蘆畝永爲民便事欽惟我
皇上聖德如天孜孜圖治自用兵以來
神謨廣運悉由天授一切練師籌餉從不加賦於民
閭閻安堵若不知有用兵之事及治定功成
皇仁遠沛凡休養生息之方興除因革之政無不上
廑
宸懷次第修舉四海共慶昇平而猶
軫念民瘼俾述職諸臣條奏地方事宜仰見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敢不就臣職守所及謬抒一得

敬爲我
皇上陳之臣轄安慶池州太平廬州四府屬及和州
蘆課洲田歲納課銀四萬餘兩每屆五年委官
清丈一次造冊具
題此現行之例也謹按易知由單所載一州縣之
中分晰蘆田蘆地等名色雖同一辦課而有濱
江腹地之別焉濱江者波潮衝激五年之久坍
漲不齊小民不能照土輸將則坍者課宜減而
漲者課宜增是以五年一清丈正爲小民豁無
地有課之累爲

朝廷增有地未報之課自應遵例舉行至於腹內洲
地隔越大江近則數里遠則數十里不等或錯
雜鄉村或界連畝畝既非接界波潮永無衝激
坍漲之事是地無變遷而課有定額小民任土
作貢與民屯田畝無異祇因原編蘆額之內不
分濱江腹地槩行五年一丈每遇丈時繪圖造
冊既有所費而委丈之官役到鄉小民伺候奔
趨未免廢時失業迨丈勘既畢腹內之洲地依
然四至如故頃畝既無增減額稅從何絀盈於
公家無纖毫之益而徒滋奸胥地棍局串那移

或隱匿洲地欺官免稅或冒詭民畝以強凌弱
丈前牽撥紛爭丈後盈庭聚訟比比而然前届
康熙十九年清丈時雖經撫臣特委道員躬詣
釐剔弊累得甦然繼此清丈保無胥役樂於生
事終貽小民之累者乎此沿江數省之百姓久
望變通恐不獨臣轄安池等五屬爲然矣合無
恭請
皇上敕部酌議將濱江腹地蘆畝逐一分註由單嗣
遂槩丈之年止及濱江處所免勘腹內區地著
爲定例則經界一定之蘆畝不在坍漲之內者
永除丈量之累而
國計民生均有攸賴矣

海稅就近征收　龔翔麟

題爲海關口岸寥濶巡攔紛擾難稽請
勅地方官就近征收以恤商培課事欽惟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如子凡休養生息之方悉出
宸衷籌畫已無一夫之不獲至於商賈往來更沐
皇仁軫念惟恐奉差官員不能勤恤民隱苛歛橫征
屢屢申之
諭誡臣管窺蠡測何庸復置末議但臣所親歷之地
熟知之事覺有一得之愚尚可畧爲變通者不
敢緘嘿不言臣於康熙三十年間奉

命榷關粵海駐劄廣東省城一年額稅共七萬二百
兩有奇省城出入商船及壆門發洋舶船俱係
監督躬親料理征收其餘沿海各府口岸寥濶
路途遥遠如惠州府屬之甲子所距省七百四
十里高州府屬之梅菉距省一千三百餘里以
及雷廉潮瓊等處各距省一千八九百里至二
千里不等其最近者則肇慶府屬之陽江口亦
在二百里之外各有商船出入舊例設立稅口
差役稽查收稅臣彼時既恐奸商漏稅致虧
國課又慮巡攔生事擾累商民日事嚴查時行董
戒并移行各該地方官互相察究雖兢兢終事
課額未虧但臣輾轉思維監督身在省城各稅
口遠隔千百里之外耳目難周防範不易倘巡
攔差役未必盡皆奉公守法以致借端苛索朘
削民膏賣放私徵圖肥己槖者亦未可定查粵
關各稅口歷年徵稅約計二萬餘兩若責令地
方官就近征收則稽察便易不必假手胥役商
民既免無藝之需索稅課自無中飽之侵漁或
於舊徵之額尚可充盈臣請嗣後除省城壆門
之稅仍令監督照舊徵收外其各府稅口合無

勅下該督撫會同海關監督酌定額數交與地方官
遵照部頒則例徵解藩司充餉一變通間無損
於課有便於商似亦宜布
皇仁之一端也

請定緩徵之期　李　棠

臣辦事垣中見各省直紛紛以夏災疏聞猶以爲秋成有望小民自獲更生乃九十月以來旱荒叠告乘墾爲祟各省督撫有以改折請者有以添價請者有以更定限期爲請者處處求蠲處處待賑部臣業已曲體
皇仁允蠲允賑矣然臣且思之議蠲則兵餉出于何處士卒之枵腹更爲可慮議賑則倉粮寧有幾何溝壑之輾轉又恐難遍計莫若緩徵之一法猶爲休養之長策自今各省州縣自正月起至十二月終止無日不追呼無時不敲朴即如一皇之中僉報里書者有人僉報里長者有人僉報鄉約甲催者又有人人人應比日日赴限求寛一奏辦之期而亦不可得而又何暇耕耨之淚且易乎田地愈加荒薄錢粮愈甚艱難此必至之勢也况當啼饑號寒之時而猶加之以敲骨擊髓蓋定有不忍聞見者臣聞江南被賑災民竟有須去銀米以完舊逋求緩須史者矣是何如寛爲緩徵之爲愈乎臣請酌定夏冬以爲徵收之期一可使盡力于農畝一可使休息于閭閻猶得自爲謀生之計故諸臣條議緩徵者不一大率以兵餉不敷未常允行然臣查酌撥康熙十年兵餉一案歲需銀一千八百餘萬內止動本年地丁銀八百七十餘萬是十年之存剩尚千有餘萬兩而九年以前且勿論矣臣請將康熙十一年春夏兵餉儘支十年以前存剩銀兩夏春所入即可爲秋冬之用不過稍通融而
皇上如天之洪施溥被無疆矜恤殘黎計未有逾于此矣而臣因有請者
皇上明春舉行
耕籍大典以爲天下先宜布告中外飭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州縣于三春之始禁止詞訟省減刑罰必親行畝畝勸課農桑仍于開徵之日給散由单填註銀數戶籍令納戶自封投櫃親填赤曆一切里甲催押等項盡革不用庶小民不擾于催科而愚夫得安于耕鑿于以培元氣不淺矣

免協黔夫　王新命

題爲速派運夫輓運以濟軍需事項准總理糧餉學士臣佛倫等以大兵駐牧貴陽暫不前進移咨臣于湖北地方派撥人夫七千名限二月內務抵鎮遠輓運兵糧臣接准咨揭以事關軍需當即檄行該管司道酌議速行派雇起解去後茲據布政使臣徐惺詳稱楚北殘黎從前供辦荆岳鄖襄歸巴等處雜項軍需之苦累罄竹難書今又派人夫七千名遠役于黔南數千里之外且又廹其期于二月內必到此萬萬不能催

辦詳臣具

題爲民請命免派黔夫俾得竭蹷辦運萬緊川糧等因前來臣再四思維征川平滇均關萬緊軍需俱難緩視但湖北止此民力前此派協辰沅等處運糧夫船尚未停止現又僱運至險至遠之川糧臣屢准郎中臣范承勳咨催正在早夜嚴檄應運各府州縣速僱人夫星赴襄陵領運而各屬之陳籲艱苦者日無虛告今若再加派七千人夫遠役黔南誠恐疲憊之民不堪重困難免逃亡之患將使計日僱運之川糧併致貽悞臣即日執違悞各官連章叅處亦無裨于軍國矣臣一介微賤仰沐

皇上特達之恩重膺撫寄催夫轉餉等事靡不殫心料理豈惲于督催協解黔南之運夫無如楚民之元氣盡喪於七載軍供見今征川兵糧一日不可中斷催夫僱運尚在艱辛萬難分應且查向來貴陽兵米供應未聞缺乏兼之大兵原不久駐貴陽旦晚相機前進亦不可定即學士臣等疏內亦云大兵自貴陽前進之時即行停運將夫撤回茲若以萬難之人夫遠役于數千里

之外行路多需月日誠恐夫到兵行無庸輓運將使疲民徒往返奔命于長途之間又屬可憫相應籲懇

皇上免其派解以蘇民困而培邦本者也

曲全節義　阮爾詢

題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看得李殿机即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抚甫三歲隨母撫養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復將身賣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爲奴據王氏供稱吾父原受李家之聘今年三十四歲有叔與兄逼嫁立志不從聞夫尚存不忍即死匍匐至京誓圖完聚是女子守從一之義眞有丈夫風烈者也據厄爾庫供價買李殿机因隻身不便使喚復

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其身價願聽出旗亦不忍拆其已配之婦令蕭氏同歸是厄爾庫輕財好義眞有義士之風者也查范一魁以異姓同女子遠行雖年逾六十迹涉嫌疑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眞實處女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護持完節亦人情之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淡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于尋常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

奏但王氏矢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實可矜況厄爾庫情愿斷出聽其完聚又非現行之例臣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

皇上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之至意故備述其情事始末合詞

上聞若格外之仁均候

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

范一魁不避嫌疑不辭辛苦千里護持厄爾

庫不責身價願令出旗更选一婦皆王氏守貞而感化之也先生違例奏聞卒邀

聖恩破格依議君仁臣直之風直超千古　平雙河

請行三聯印票　阮爾詢

題爲請行三聯印票之法以杜錢糧私征雜派之弊以便民生事我
皇上御極以來二十餘載無日不孜孜民瘼錢糧火耗屢經
天語申飭加派私徵嚴行禁止而今日蠲租明日寬賦又歲歲特行曠典已見民歌鼓腹治登熙皞共遊於太平之世矣臣思錢糧雖有全書定額而輸納總憑完庫印單今各省州縣錢糧革去里長之名令花戶自行投櫃法至善也但州縣

催徵在夏秋二熟之候雖分十限完納而小民所納之數一則多寡不等隨數塡入印票其票只行一樣二紙一票存官一票付民應比及應比之時又將完票送官查對然後給發間有不肖有司與奸胥蠹吏通同作弊借磨對稽查爲名收入花戶所納之票掯勒不肯全給其後遂有已完仍作未完多征竟作少征種種弊生無從究詰且印票不發之後花戶完欠無據而官吏反得假拖欠錢糧之名征比愚氓加征私派悉由於此臣請行用印三聯串票之法使小民每次輸納自塡寫銀數於完票中一樣三紙名曰三聯印票一票存州縣官署一票付花戶應比一票付花戶自執其應比之票令州縣官收入查對原數不必給發至自執之票聽民輸納時卽自持去在花戶有自執之票其每畝已納銀數不難完欠瞭然而州縣官吏始知民有完票可據斷不敢復以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矣而臣更有請者正編之外凡一切雜稅之銀數豆米之升合皆可以三聯印票之法行之隨數塡寫完票付執并寫入某項之稅某項之

銀如票中勒令不許塡數及無票付執者許小民告發卽重治官吏以侵欺錢糧之罪則私征雜派之弊何難不禁而自止乎且我
皇上屢歲蠲免錢糧不下數百萬恩隆澤渥或有蠲在民而完在官者或有有司奉行未善者自三聯印票之法行民得執此以爲據其後或有奉
詔蠲免而先完在官者卽可持票以抵他項應征之課而民得霑實惠吏胥不致中飽矣

各省藩庫侵欺　阮爾詢

題爲欲淸各省藩庫侵欺之弊請停藩司陞授巡撫之例以杜奔兢以實公帑事切惟藩司一官專掌　國家帑藏凡全省之金錢歲計之出入總憑一人之手苟非秉性廉潔之人則庫帑在握得以恣其那用常見有涖任既久利慾薰蒸擅用錢糧以致公帑虧欠其心以爲藩司一官轉陞卽爲巡撫統轄全省便可剜削地方取償從前虧欠之庫帑不難也我

皇上澄淸吏治撫恤民瘼往往於巡撫陞授詳愼至

再乃從前由藩司陞授之人多有不克稱職者如原任巡撫某某等虧庫帑於此則補償於彼前後那移行査未結比時既陞巡撫則與原任管轄巡撫勢位相埒狥情護庇俱未可定

皇上至聖至明察其奸邪業經

宸斷各賜處分但此數臣者皆由外任藩司陞授巡撫其品行才能從未親効職於

皇上之前不過憑一二保舉之人驟陞特用一朝敗露生平立見又如布政某身死之后始行査出虧欠庫銀一案假使在時卽以俸滿例陞巡撫因而取償於他省以補原任庫欠則前省藩庫虧欠之銀何由知乎査本省藩司不得陞本省巡撫向經奉有

俞旨臣請自今藩司陞巡撫之例槩行停止如有俸滿稱職者當於未離任之先勒令督撫驗核庫中銀數果無虧欠侵那之弊優之以內陞彼既不得陞授巡撫則取償無地自不敢擅用庫銀而所管轄之督撫亦知藩司陞后無從塡補自無狥情護庇之私且內陞之后辦事二三年

皇上得親見其奉職之勤敏居心之淸正才技之優

長然後或內或外量能授職以供

皇上之器使則必無不稱職之人亦無貽誤地方之事而奔競之風永息侵欺之弊全消矣

錫山平漢英雙河甫纂

澄江陳　鼎定九

玉田黃起豊華公　同閱

請廣入學之額　　王　鵬

爲欽奉　上諭事臣看得浙省自古多才代有名碩迨鼎建以來

世祖章皇帝誕敷文命於前我

皇上追琢作人於後自是兩浙人文尤稱濟濟起家於策書尙論之途著效於贊襄吏治之列者亦

旣蔚興接踵矣臣自閩來杭水陸經由雖僻壤山村誦讀之聲所在盈耳誠哉盛也今恭遇

聖駕南巡崇歷禹蹟輻輳繁衍

聖目洞見沛施洪恩浩蕩難名復念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

命臣等詳議祇奏

明綸聿昭峻德敢不集思竭慮以期仰副

皇仁欽惟順治五年

世祖章皇帝準歷朝之損益鑑明季之濫觴於浙江一省入學名數定爲府學六十名州縣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至順治十五年裁定今數者蓋因時因地適可制宜也自

皇上御極削平以來生聚教養普天仰

聖學之高深率土戴崇儒之隆典文章箕同雲漢髦士何啻烝徒浙江人文實倍曩昔茲欲多寡得中不浮不濫無事遠追往古泛論前朝萬萬宜遵順治五年所定府州縣各學額數畫一區分著爲定例永昭弘奬庶真才無遺珠之嘆連茹有彙征之榮不特博古通今乘清時而霞舉行見希賢學聖應昌運以天開

上諭政治所先在崇文教誠萬世炳耀之典謨而造就有德培植俊英將四海振興於化育矣

養育賢才全重學校一闢廣額莫不踴躍歡呼先生此疏不特加惠南省四海聞風皆振興自勵矣其功豈淺鮮哉平雙河

請正從祀先賢疏位次　李振裕

題爲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頒行并載入
會典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典
無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地尤加崇重於是
聖駕幸闕里勑撰志書
特頒宸翰遍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
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昌隆

洵爲萬世一時臣以庸材猥膺異數簡用督學
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
聖化振勵文風報稱之思每懷莫及凡至按試地方
展謁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畫一
退而考之
會典舊本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禮之時多
草率而未加詳訂及至議定通行又因循而憚
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議及但因未
遇其時未得條陳改正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覩
皇上重道崇儒又逢
勑修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臣敢爲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丘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
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則反加東廡之三
十一位先賢秦非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
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二則反加東廡
之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棖顏噲之上矣
西位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東位周儒穀梁赤之
前西位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
而列東位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
上且西位程顥先於東序程頤則以弟先兄西

序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序陸九淵許衡則以明
而先宋元不特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
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北宋之司馬光即
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
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舛錯甚明衆所共曉也
因從前西廡從祀先賢中經有議改議黜之人
如東廡則黜顏何改曾點孔鯉共三十位西廡
則黜公伯寮秦冉申党改蘧伯玉林放顏無繇
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二位而西廡

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叙兩廡東西遞遷而上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躐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惟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旣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

大典也此外尙有宋儒羅從彥李侗者受學楊時承先啓後實爲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旣成之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

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爲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西廡對叙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世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具題伏乞

勅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有從祀位次錯悞不符者皆令遵炤改正仍令載入

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矣

人同論代代同論年爲不刊之議此疏出則序次秩然昭穆有定位矣　平漢英

奏毀五聖神祠　　湯　斌

題爲淫祠敗壞風俗已極請嚴綸申禁以正人心以維世道事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閭閻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靚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相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自以爲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費輒數百金刻造馬吊紙牌編作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

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敎習拳勇身穿文綉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上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屏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返樸還淳且浮費減則賦稅足禮教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俞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荒誕不稽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債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傷民志莫此爲最更

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染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泊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民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臣因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遇此類盡數查毀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而民始

而黠既而鬚以爲從前有官長厭其妖妄亦欲
除革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日之後見
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
俱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論箕斂民財
更議興復舉國猖狂終不可禁遏請賜
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
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弗
使邪說誣惑民聽
天威所震迷夢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祈
勅部通行各屬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補益
於世道非渺小矣
謟媚邪神捐糜踵頂舉國若狂潛庵先生力
行禁止潔爲通快自有此疏狄梁公不得專
美矣乎漢英

請表章理學儒臣　　　　柯聳
竊惟學校之設首在明倫聖賢之訓必先忠孝
伏遇
皇上崇儒重道修葺　文廟
親臨釋奠誠曠古盛典也臣于
文廟之從祀者竊有請焉伏考故明建文時有方孝
孺者蚤以聖賢自期讀書窮理自名其齋曰遜
志明太祖時以薦聘至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
待以賓師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天下稱爲正
學先生建文即位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承
樂靖難兵至金陵不屈死之家族坐誅者八百
餘人其所著有周易枚詞周禮考次目錄等書
皆因禁燬不傳僅存遜志齋文集四十卷格言
至論足以扶經翼傳至其父克勤被誣下獄願
充軍以贖父罪其師宋濂謫官從蜀爲文顧天
願減壽以延師年百行俱全在三彌謹所以當
時朝野之間或稱之曰莊士或呼之爲小韓子
或敬之爲讀書種子臣以爲若孝孺者希聖希
賢成仁取義眞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者也以之從祀可謂無愧乃故明三百年來止

毋一邀善之路以自附於幾諫之義而其實無
有他意也臣初所最慮者恐天下訕
皇上容保萬物至不能容一妻後世責臣子英俊滿
朝至不能匡一毋所以於輸臣既奉
嚴綸之後冒死陳奏臣今日可以對
皇上異日可以對臣祖要亦惟此一念惟此數言耳
今
聖諭內有云從古廢
皇后遺議後世是
皇上曉然於古今之大倫有云諸臣規諫固意在愛

君是
皇上又洞白諸臣之苦志
聖王在上臣復何言惟有席藁待罪靜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臣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藩臬入覲　馬大士

臣前因
大計伊邇具有代
覲之例宜議變更一疏繼經部覆奉
旨布政司按察司係一省大吏諳曉地方事務應令
入京朝
覲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深遠欲周知各地方之吏治民生此堯舜
詢岳諮牧明目達聰之盛事也從此各省藩臬
共覲

天顏共聞
天語有不感激鼓舞勉力職業者乎但
皇上以藩臬諳曉地方事務則必特加
召對以廣諮詢恐疎遠外吏未嘗習見
天顏威嚴之下敷奏之念不勝其敬畏之念言不
能盡意地方利弊兵民疾苦難以備悉反無以
仰副
皇上求言務盡之意敢請
勅下部院藩臬引
見面奏外各具簡明本章或係本衙門職掌或係

地方當與當革事務切寔條奏不許浮泛塞責如江南錢糧拖欠牽混作何釐剔清楚四川地荒丁少作何招徠開墾再如雲南廣東福建等省何處扼要何處衝險作何防禦鎮守兵馬錢糧何處宜增何處可減舉數省以例其餘不特各地方事務可以周知而藩臬之才猷經濟及留心政事時務與不留心政事時務者俱難逃

皇上之睿照是于述職之事兼可寓甄別大吏之法

矣至未

覲之先作何嚴行申飭使不至有夤緣請托營私

奔競以傷盛世之風既

覲之後作何勒令速旋使不至有逗遛京師道途

道路以貽曠職之獘統祈

勑部確爲定議庶述職之事不徒修其名而輯瑞

之典亦克盡其實矣

星變占測

顧如華

今彗星再見朝野惶惶莫知所謂臣請推明其故謹按司馬遷天官書所紀彗星與天培天攙天搶四星俱爲歲星所變之妖彗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灾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朕也爾雅曰彗星爲攙搶石氏曰攙搶掊彗異狀其殃一也又曰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野星色赤白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而赤灰所居野有憂又考彗孛二星孛之言悖彗言除舊而更新春秋書彗出東北齊侯以爲憂其臣晏嬰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此言之孛甚于彗也又彗見齊分齊侯欲禳之晏嬰曰無益也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公悅而止臣今即天官一書而詳之謹視其所見之國不盡關

于天下也辯其色爲驗亦有凶有吉如國昌大禨非盡由于不祥也即晏嬰一對而詳之君無穢德不用禳免後亦未見大戾未嘗不信而有徵也後世因時政多乖而見者如秦時西漢元成間固多星變即仁明之主如漢文時天搶夕出西南爲外國內入雲中之兆景帝時彗星長數丈爲吳楚七國之變旋亦平定非其星之必爲妖而不可挽回也漢光武爲中興有道之主初踐祚時灾星屢見諸不遑之徒倡爲浮言以爲一姓不再興獨扶風蘇竟云是皆于其分野占之其論與天官書合漢中郎應奉奏封事內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日月星氣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變則欠伸動于形也明于斯義則灾戾所由來與消弭之法皆燎

如指掌矣今即

諭古有與革事宜不憚斟量改正

天語即是除舊布新定既我

皇上謹身肅志與大小臣工力圖修省以回天變外

更請察掌天文各官內有精于占測者着令審其星色分野與天官書相符者何色何分野所指何地不近太微帝座房心之舍其爲慮自淺便可早圖下手用力之方如治病者之用藥必投其症司馬遷世掌星官其言必有據而可信非虛誕不經之詞也

請崇節儉

孫必振

臣聞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于天災臣是以惕然于奢侈之不可爲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財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待胼胝而後成百貨産自山澤必待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謀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女紅機匠風雨寒暑中一絲一縷之苦心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餚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曾念漁人牧豎寒江蔓草中餐風宿露之辛苦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賤亦曾念竹頭木屑皆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者也一屋壁也極其精美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曾念破廟荒簷有臥濕眠霜而風雨莫蔽者也以至婚必稱貸而求勝嫁必罄囊而粧奩奔竭中人之産傾上農之貲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是以庶民尚此居

鄉必盍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民習之所以日壞官方之所以日貧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早爲之挽回拯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樽節晚矣敢請

皇上嚴勅內外大小文武臣工省身約已一切物力人事去奢尚簡以節儉爲愚民先并

諭天下百姓力敦朴素之風不得絲毫越分奢侈凡器用服色悉照原頒等制違者按律治罪誠如此行之則人人有爲天地愛財之心而財益足將見家殷戶給休徵畢集而民風國本培養萬年矣

請表忠疏　　　王曰高

題爲敬陳表忠之典當議贈謚建祠以鼓人心而伸正氣事臣伏讀

上諭諭吏戶兵三部自吳逆煽亂以來各用兵地方文武官員或矢志固守勢窮莫支盡節封疆或身陷賊中堅志不屈橫被慘害或從容就義全家殉難視死如歸此皆爲國捐軀克全忠節深爲可憫其有骸骨不能歸家妻子尚寄遠方孤苦無倚更堪軫惻宜加恩䘏以慰忠魂著各該督撫察明凡殉難文武大小官員骸骨妻子俱

准動正項錢糧資送歸里以昭朕優䘏忠節至意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意疆埸悉憐忠節厚加軫恤更欲善全其身後也此眞

聖主如天之恩盛世勸忠之典凡爲臣子者一聞此言孰不感極涕零奮不顧身思報

國恩而立芳名於後世乎迺臣見部議䘏忠之典雖已極渥而猶有所未盡者則以與謚建祠之典猶未議及也竊今現行事例文武大臣歿後例有祭葬蔭請贈謚固歷來酬庸之常典亦

聖朝體恤之大義也至於死節諸臣似不必以品級拘定凡有損軀殉難以死報國者此其人卽與古之忠烈等雖史冊所稱何以加焉應查照死節緣由酌其時勢之難易輕重擇其忠節之尤著者

賜以特謚乃所以慰貞魂而昭示於後世也夫人生而習書長而服官孰不欲以忠良自矢乃不幸適逢其難其在全軀保妻子之人可無論已卽素以名節自負較然不惑而變起倉猝或臨時二三其心者有之若能利害不顧從容就義慷

慨捐生此固

聖君願得以爲臣後人樂取以爲法者也卽予之以易名之典夫何媿焉是諸臣報

皇上以赤心而

皇上卽予之以令名一字之褒榮於華袞庶人心有所激勸而死者亦含笑於地下矣似不必以官之大小品級之尊卑論也至於封疆大臣節烈顯赫者更宜

勅所在地方建祠褒揚以傳示千古而郡縣長吏亦得入其本地之名宦鄉賢祠從祀學宮是亦

聖朝褒忠之令典也臣又有請者自變亂以來節婦
烈女死於兵革者亦復不少應請
勅下各省督撫體訪其死節最烈者予以旌表以爲
風化之勸則凡有血氣之倫習聞婦人女子尚
且貞知大義不肯偷生而況堂堂男子之軀食
祿受爵乃或甘心從逆桀犬吠堯真禽獸之不
如矣縱
皇上天心至仁憐而赦之待以不死彼亦何顏面立
於人世乎此表揚節烈尤大有關於教化人心
者也

嚴飭學政　任克溥

臣惟士子爲四民之首習尚之邪正攸關學臣
係多士之型風化之綱維最大從來求治必先
造士造士必先擇官未有官得其人而士不就
繩治不奏績者我
皇上剗制顯庸戛越千古投戈講藝文治聿昭茲者
伏
命臣同官之請學臣一差特加
御試其愼其難
皇上之視學臣何等鄭重則諸臣之預斯選者自當
矢志潔清簡拔真才以仰副
九重求賢至意倘因仍夙習罔上行私必非臣誼朕
亦有上臺勢挾列送累累日惟饕乎見金文安
問其曳白將順則褒嘉洊至執持則震怒橫加
學臣縱或澹于希榮能不急于免罪更可異者
督撫爪牙假威權以迴協斯防爵弁恃赫奕以
强邀甚至往來遊客借州縣爲郵傳要路兩封
假公文以寄遞在此輩藉包苴以博富厚而不
肖緣奔競以得功名草莽孤寒覩黌宮且不啻
千仞之上豈可不重爲之惻念哉臣愚以爲望

學臣不能潔已然後上司得以摘其短傍觀得
以伺其私誠使掺凛冰霜誓心天日本源既淨
吹索自窮何勢要之可加情面之難破也臣請
天語嚴飭載入
勅書凡有請託私書許學臣揭送部科據定參處如
學臣不行揭送臣等衙門別有訪聞即行指參
加等治罪學臣果能力絶情面揭報私書則其
操守之狷介可知異日差滿考核即當以此定
上考如此則營求既杜而公道自彰學臣顧畏
之嫌而多士自鮮遺珠之嘆矣抑臣更有

請者語云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未有家居不能
竭愛養之誠而服官能矢靖共之誼者
皇上欽遵
慈訓至孝格
天海隅幸俾咸共欣載矧茲髫髦可忝所生伏乞
特旨申明嗣後學臣校試之餘務令時訪膠庠果有
孝行者間獎舉一二以示風勵至于錢粮上關
國課錙銖悉屬正供士子讀書明理豈可狥私忘
公若爲士而敢于抗粮何以責齊民之輸征他
日婪贓壞法即此可知亦應

特飭學臣嚴行誡諭凡學嚴德行當以孝行爲第一
懲劣行當以抗粮爲第一着寔舉行力圖澄清
總之士心正而士習自修培養公輔之才贊襄
樸棫之化或未必無小補也

星占應驗　　　　戒其範

臣謹按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猶速。此司馬迁所以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其舍

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星退度其在郴土者無可明驗也惟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二十一度起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畱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在十二月十八日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地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有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内必消滅無余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火星退在西水宿則不應益水能尅火之故不能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亦不能厲也至于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斷然也臣不知彼地之情形則不知其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勅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剪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

磨勘原屬虛文　田六善

臣竊思太平有象惟士農工商各得其所而已矣而士更爲四民之首近因生員之額數太減士子之上進維艱聰明之人多爲遊手好學之士半自灰心文教衰微人材沮落臣竊惜之而各省學道又復貪墨成風以考爲市數年于此矣處處痛心人人切齒科道既不敢以風聞入告督撫又不肯以寔請題參積獘日深爲害不小臣思學道之不法有三一曰貪婪之自肥一曰勢宦之請託一曰督撫之勒索臣又思天之生人不同人之賦性亦異學道一官豈盡無潔清自守之心獨立不懼之志其不得不歸于三不法者皆磨勘爲之端也磨勘者勘其文也無論生童之文未必盡皆純粹今即取古人之文議之則古人當不得有全文矣以爲無疵則無疵以爲有謬則有謬學道即有最高之行磨勘皆無自主之柄欲營解卷之脊豈有至清之守于是不肖之督撫布按因而勒索不敢不竭蹶以應無行之官宦親舊因而請託不能不勉強以從既爲人矣豈不爲己既爲名矣豈不爲利臣故

曰學道之歸于三不法者皆磨勘爲之端也臣謂學道所解之卷原與鄉試不同鄉試皆係原卷道卷盡屬改謄文既不得其真論將從何而定伏祈

皇上勅部定議學道止應三年總解卷一次以觀各省文章風氣磨勘虛文斷應停罷督撫既在地方賢否必須詳察學道賢者題薦不肖者糾參巡撫徇隱者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繁費可省獘源可清矣更祈

皇上勅下各該督撫將各學道嚴爲防範細行體察勿曰此好事無虧天理當思富豪之子倖進則孤寒之屈抑可悲矣勿曰此隱事何懼人言當思

朝廷之法令雖迸則子孫之報應終及矣徹底澄清大破情面將見絃歌之聲復聞于里巷棫樸之化復見于

聖朝

請愼一時舉動　孔衍樾

臣于本月二十六日辦事署中偶聞

上傳廢

后一事不覺悚然傍徨閱京報見輔臣馮銓等奏

讀至故廢無能之人更爲駭絶切思

皇上舉動萬世共仰況我

皇后正位以來二載于玆未聞顯有失德特以無能

二字以定廢謫之案何以服

皇后之心何以服通國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後世之

心臣考往古如漢之馬后唐之長孫后敦朴儉

素皆能養天下和平之福至于呂后武后非不

聰明穎利然傾危社稷均作亂階常語云男子

有德卽爲才婦人無才卽是德今

皇后無能自是天性篤厚亦何害乎

中宮而遽議變易耶設

皇后必不諧

聖意亦可倣舊制選立東西二宮共襄內治若夫廢

后一節乃千古典禮所在一時風化攸關實有驚

人耳目者且

皇上臨治以來善政屢頒天下以爲堯舜復生今忽

有非常之舉傳之聖子神孫豈興國之主所宜

有哉臣再思

皇上天下之父

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訓爲人子者卽心知母

過尙不免呼天搶地涕泣以諫況不知母過之

何事又安忍緘口

嚴父之側而不爲母一請

命乎臣忝係聖人之後兼任秉禮之官衆

皇上寵遇臣家較諸臣最隆臣之受

恩亦最深値此職掌所在何敢存畏

鈇鉞顧身之心一念孤忠仰瀆

聖鑒順治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着一併議奏該部知道

禮部儀制淸吏司員外郎臣孔衍樾謹

題爲遵

旨回奏臣于本月初三日晚讀京報見

和碩叔鄭親王臣濟兒哈郎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

聖旨朕納后以來緣志意不協另居側宮已經三載

從古廢后遺議後世朕所悉知但勢難容忍故

有此舉着議事諸王貝勒大臣及會議各官再
議具奏漢官諸臣規諫固在愛君必須直聞確
見事果可行朕自聽從今全無開見以必不可
從之事揣摩進奏欲朕必從冀免溺職之道豈
在於此孔衍樾內云未聞顯有失德不知毋過
何事等語如果知無過之處指實奏來該部知
道欽此臣捧讀
明綸驚悚無地切念小臣雖在
輦轂之下一歲之中除足
郊祀朝見等期得以仰覲

天顏餘亦無由覲
聖況
皇后居深宮之中其有過無過非惟人臣不及知亦
人臣不敢知但臣守有祖訓惟知事
君如事父痛念
父母偶有不諧已屬人倫之變爲人子者若再順言
母過以重
父之怒此不待問而知爲逆子矣臣前疏一則曰未
聞失德再則曰不知毋過亦不過仰冀
君父動悔悟之機開

諫止封禪　任辰旦

題爲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當論世敬陳愚悃伏
望
聖裁事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并具奏此
我
皇上睿哲文明好問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
荷
特恩捐糜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
竊以爲封禪之說僅見之司馬相如而三代以

後惟秦創始漢武宋眞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
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考
之堯湯文武其事未嘗槪見亦應有虞以攝位
舉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則後世相傳史冊紀
焉蓋古者行封建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
而畿外則皆諸侯分治之各君其土各子其民
慮不無議禮制度相紊瀆者故覲后之日即取
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戶版之典衰民情
之向背而正之别之同之協之以齊其畫一與
否此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

一家車書一統自日出之鄉以至日入之區皆
畏懷遵路梯山航海來王來享莫不修我職貢
又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周知並無有捐瘠
扞格煩我綜核者此時勢誠然不必待於巡狩
者也況我
皇上功德巍煥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
聖天子以爲治以臣觀於今日過於前代遠矣即欲
與神禹齊蹤固無關於巡狩之行與不行也且
典禮重大久廢之後實同創始簡則難於觀瞻
備則難於繁費皆不可不爲熟籌而遠慮也竊

見我
皇上至聖配天允恭克讓東蕩西除大告武成開闢
以來莫此爲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則我
皇上聰明天稟中道中禮超越萬世諒此二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爲令典特臣以區區之
誠思備採擇冒昧賣陳伏乞
睿鑒施行

請定祀典

王士禛

奏爲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以光
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事竊惟聖莫盛於
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奉以爲
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
而隆之不拘乎其位也自漢高帝始以太牢祀
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弘治間尊
以八佾十二籩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要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有隆而無替其
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靖九年張孚敬之議也
臣等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
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絕於見聞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彝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
來誠未有盛焉者乎敬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
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
不得舞八佾並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
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
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訣斥異端作君
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
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
勅下禮臣及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籩豆樂舞酌采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
百五十餘年闕畧之禮煌然復昭於
聖世尊師重道之盛典將垂範於無窮矣

諸賢位號　王士禛

奏為請正從祀諸賢位號以重大典事竊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
傳功在萬世也臣等詳閱會典諸書竊見從祀
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有未當有宜一併釐正
者如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
靖間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
殊難辨識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不稱
子視十哲太為懸殊似宜將神位俱稱先賢先
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至

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
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
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竊以躬及聖門者
槩稱先賢私淑者槩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
造詣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在漢
唐諸儒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又諸賢諸儒位
次會典闕里志諸書所載與今太學神位互有
不同并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者之
本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

增祀理學眞儒

王士禛

奏爲請增從祀理學眞儒以光大典事竊惟

至聖之道萬古爲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羽

翼衛正者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

臣查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

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巳從祀而易獨無之似爲闕典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爲聖門商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成博稽六藝所注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改

祀於鄉未愜公議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弟子首推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朱子之後推何基爲正傳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要於大學中庸太極通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至於明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力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爲有明理學之冠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易退天下仰之國子監祭酒蔡清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爲嫡傳所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道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羅洪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眞傳安貧樂道有簞瓢陋巷之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爲經濟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鑿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値明末力以正學爲己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無

勅下該地方官徵其遺書以備

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

請建述聖專廟代衍聖公孔毓埏　孔尚任

奏爲述聖未有專廟懇
勅鼎建以隆祀典事伏念臣祖述聖子思子乃至聖之嫡孫家學淵源授受最真且從學於曾子傳道於孟子晚年作中庸一書極天人性命之精微與大學論孟並垂學宮其功最著至宋大觀二年始從祀孔廟端平二年陞入十哲咸淳三年又陞入四配在顏曾孟三賢之列葢其道德相同故其食報不容少異也今顏曾孟三賢自
孔廟配享之外又各有

勅建專廟錄其子孫世爲五經博士主奉祀事雖臣
亦蒙
聖恩備員博士而臣祖子思子獨未有專廟每至春秋丁期俎豆闕如備查顏曾孟三廟之制皆前有殿而後有寢旁列及門之賢於廊廡又別立祠宇并祀其父若母今子思既無專廟而其父伯魚以大聖爲父以大賢爲子乃不得如顏路曾點孟孫氏享一日堂上之尊其母與夫人亦不得各備寢位之榮即門人如孟子亦不得侍坐於師側猶爲曠古缺典也幸遇我
皇上重道崇儒研精經傳以治術而闡心法以君道而行師教凡前代未舉之典靡不燦然明備其於周公廟孟子廟及先儒書院等處皆修葺一新並
賜勅撰碑文及
御書匾額近又蒙特發帑金庀材儲料重修臣始祖先師孔子廟伏考歷代帝王加意聖門隆恩厚賚如我
皇上今日者實所罕覯今臣祖子思子未有專廟數千年之闕略留以待今日伏乞

皇上垂念子思傳道之功准照顏曾孟三賢祀典許其一體設立專廟其廟基即在闕里孔廟西北隅臣衙署之左與顏廟相爲輔翼永爲臣奉祀獻爵之地更望
皇上恩比周公孟子兩廟及先儒書院之例亦
賜勅撰碑文
御書匾額以照耀四海垂示來茲則述聖之道德彌光而萬世之祀典攸賴矣

請黜異端

盧崇峻

題爲遵

諭陳言第七疏仰祈

睿鑒採擇事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農工商各習其業父母妻子各安其居假使人人自食其力而冗費無聞亦何欠糧逋賦者日見告而啼飢號寒者踵相接也獨有一種異端僧道隱入寺院羣聚叢林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在冊之丁糧官府不得而問建羅天之勝會婦女擁擠而觀始焉一唱而羣和遂至累百而盈千無君

臣父子之倫爲惑世誣民之事小民無知爲其所愚借名接衆修造百計巧取小民皆駭于聽聞而毫不之悟故寧廿

國課之追呼寧忍飢寒之困苦而决不肯省道場齋醮布施之費也夫此輩既不力業以生財而又爲邪教以耗民之財則誠世界之一大蠹矣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狄仁傑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有零祠毁則此輩自無所容矣夫世之佞佛而求神仙者爲求益耳試觀古帝王之久安長治者豈修齋建醮之功乎是無益於

朝廷也古大臣之輔世者豈翻經造像之報乎是無益於臣工也即閭閻之間家給而戶足利用而厚生皆君相六府之孔修豈此輩有益於水火金木土穀也哉伏乞

皇上大彰乾斷按天下僧道冊籍而稽之可得百萬勒令還俗或命各有司放之田間使其開墾新荒既可以增

朝廷粟米之供且有戶口繁多之慶更因之而有家室則二十年生聚之後皆屬

朝廷之赤子且去此蠱惑小民之僧道則金錢不致耗散而家有餘羸

國課自輸將恐後矣是則興利除害財用恒足之一端也

請酌學差變通　任弘嘉

題為請酌學差之變通以清弊源以培士氣事通來翰林其平時多比匪之招搖遂臨事有夤緣之徑竇而叢怨於科場學政者獨甚是既無以大服人心矣乃若學道一官向猶受制於上司今且受制於知府夫受制上司勢必枉己以狥人至知府借提調之名居然監守學道之門始則少取府名以限學道之入彀繼又多方撓阻以快己私之必行總由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既無以資彈壓而部郎之聲望不甚重又無從達

封章故上司得而藐襍之知府亦得而牽制之所由掣肘顛躓以入於不公不明之途也况循資序俸具應得學道之員盡人共知故未經掣簽而請囑殆遍又安望其掄才得士哉此學道之差所當亟為變通者也臣請

皇上大破成例神明其法或簡在

聖心而量能授任或不拘衙門而通列

欽點則無所執定人人難以揣摹且不兼道銜而原官督學則無所瞻狥人人得以盡職前此之弊源既絕而文教於以大光士氣於以得伸矣

游僧干求書文　魏象樞

題為游僧干求書文有犯法紀乞

勅禮部查逐事臣切惟

輦轂之下天下所任僧道星卜何所不有近有一僧遍持語錄詩扇沿門送人講道談禪募化衣食此亦闍黎之常事無足深怪但可異者持書向臣等干求書札序文又欲於語錄之內刊列臣等銜名臣等言官也書札固不敢作若銜名附於方外之書更無此理萬一私付梓人下壞臣等之官體上關

朝廷之功令何物風魔妄誕至此臣等職在糾察豈可止於拒絕而不以入

告乎况臣等嚴肅衙門尚敢干擾無忌則其干擾諸紳可知矣設係高僧自當入山清修今乃紛賣官長妄犯清規

京師法紀之地豈宜容留此輩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驗明度牒查問來歷如止無籍游僧速行驅逐境外併通飭僧官以後各寺廟嚴加查禁再不許妄欵此輩犯清規而干法紀也

學政積弊　龔應霖

題爲請除學政之弊端以肅文教以收真才事竊
覩邇年學臣悉蒙
特簡其難其愼再三遴選各學臣有不感激思奮拔
取真才以副
皇上作人之至意者非人臣也臣等有所見聞知其
積弊而不以入
告者亦非人臣也臣切惟
國家之楨幹在人才人才之造就在學校惟學臣
之弊端永除斯學校之真才自出我

朝學政條例久有成規其間有行久弊生宜加嚴
飭者臣謹據所見聞爲我
皇上陳之

一生童坐號宜印於浮簽之上也查生童卷面有浮簽塡註姓名而坐號印在卷面原爲生童照號尋坐也而提學多造坐號私册一本暗齎署中如欲徇私去取查某坐號便知是某生童是弊端之最當亟除者也嗣後生童坐號着印於浮簽之上令本生童交卷時自行揭去則提學按册搜卷之弊永除矣

一生童之卷宜稽查也提學廉明者考試生童自從公閱其有不肖者一受賄囑遇生童文理悖謬者曲加圈點文不完篇者代爲續完甚而且有爲生童代作全寫白卷者嗣後生童交卷之時凡有白卷及不完篇者着令收卷官於卷面上用白卷及不完篇印記然後交閱則受賄代作之弊可除矣

一提調官宜遴委也提學考試某府卽用某府之官提調則收卷巡捕俱係提調官之屬員分屬親臨每有威挾執事人員且與提學勢位相等易於通同作弊嗣后宜行遴委如考此府則委

彼府之官爲提調則提調威挾通同之弊可除矣

一試卷宜解部磨勘也查生童前列試卷向俱解部磨勘自停止解部之後各學臣遂得任意去取嗣後宜將生員考取優等及童生入學試卷仍照舊解部磨勘如有弊端查出指叅則濫取之弊可除矣以上數條皆仰體我
皇上振興文教樂育人才之意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六兵集

錫山千漢英雙河甫輯
澄江陳　鼎定九
雲間張天翼瑤敬　同較

請免餘丁編甲疏　　黄　龍

爲申明舊旨以慰遠征將士之心事竊照舊年
經畧輔臣出都之時曾經
題明凡隨征將士家下壯丁盡帶軍前所留在京者無非老弱之人看家種地而已至於八旗六部差遣盡行豁除所以免其內顧之憂已奉

俞旨欽遵在案今新定壯丁四名披甲一副舊甲壯丁五名所除壯丁一名抽出另編新甲而經畧軍前現在諸人家又照新例出人披甲買馬貼差臣思出征官兵爲前奉有
明旨遂不慮及家下別項差遣已將堪用壯丁盡帶從軍矣一旦旗下將佐奉行部令照丁編甲家下妻子有無丁可出者亦有老弱勉强報出而田地致之荒蕪者亦有連年水澇無力買馬貼人者一聞新令多致號呼愁苦斯亦
皇上不忍聽聞者也夫晝一宜遵者固
皇上新舉之功令而家下盡免差使者亦
皇上俞允遵行之舊旨臣愚以爲合無
勑部將經畧軍前現在官兵壯丁數目總計若干除四人一甲而外應添新甲若干移咨經畧就彼編出以備征討之用不特可免將士家下之憂而仍不失新甲之數矣

此臥庵先生順治十二年所上疏也時編甲之法奉行既久一旦更張各旗驚擾先生方在樞部毅然起而爭之遂邀
俞允其回天之力有古大臣風烈焉迄今讀之猶覺激昂

氣槩忠義凛然　千雙河

請弛海禁疏

朱裴

題爲請寛海禁以佐軍需以利民生事切惟經國
阜民宜圖天地自然之利官山府海貴酌張弛
之方自古沿海居民皆藉漁樵以資生計
故得佐給賦稅財備災荒而利用通商又設立
市舶之制互易有無卽明臣丘濬所云不擾內
地之民兼得外藩之助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本朝以海氛未靖立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島
寇貽患邊疆耳臣愚以爲逆孽竊據閩粵三十
載以來出入海中者必恣行無忌率未聞有賊

踪結聚大洋窺犯內地之事益知海居下流逆
孽甯匿不足深慮明矣況瀕海要衝設立防兵
星羅棊布不爲不密自奉行片板不許下海之
令民困日甚我
皇上軫念蒼黎疾苦許令竹木筏沿海捕魚窮民仰
藉謀生稍蘇涸轍而舟行仍禁漁佃無多海物
蕃滋棄置可惜近者
天威遐布閩粵業已底定四方日就蕩平宜及此時
招携懷遠撫恤流移稍弛內地沿海之禁查訪
海防舊制原設有漁稅商稅名色今民人內原
以捕魚爲業者許其自造漁船報官給票核明
人口數目嚴稽夾帶計船桅之大小定稅課之
輕重此漁稅之可議行者也至于沿海數省各
島蕃邦所資日用半由海道往來向雖設有嚴
禁而趨利之徒私通逆出終不能免不若因其
利而立諸法就各直省商人內有願出資徑販
者先將姓名及隣佑的當保結報明地方官府
許其自造船艘限期勒報收貯其貨及徑行其
處查核無得量船納稅給發照票准其放行及
回帆日差官封檢十分中抽稅一二方許進行

此商稅之可議行者也伏乞
勅下各直省督撫確查沿海形勢詳酌開禁規條務
須担荷力行勿復因循瞻顧則解網于竭澤之
餘防奸于弛禁之內小起民生之凋瘵兼資濟
軍需之殷繁從時濟用莫急于此

五府兵制

劉兆麒

竊惟我
朝八旗兵制統以固山分隸牛彔有事抽調無事歸
旗兵無定籍將無專統法善而詳攷諸前代即
唐府兵制也明初自山海以及邊腹建設衛所
分省設都司各邊設行都司統轄衛所內則總
隸五軍都督府五府有掌印有僉書咸以勳舊
重臣各鎮總兵官皆帶府銜五府左右僉書或
奉
勑出鎮各鎮總兵官征勦有功則內陞五府以示優

異至于
京城設十二團營以侯伯及戎政尚書領之居重
馭輕內外維繫幾三百年無尾大不掉之患我
朝定鼎止設八旗而五府之制遂廢夫今日八旗之
兵即當日十二團營也團營之提督協理即今
日之固山梅勒也故
京營所領與八旗之兵俱爲
朝廷禁旅而五府之設寔
國家優禮武臣內外互用之權今各鎮勤勞于外
披堅執銳爲
本朝除暴靖亂夙夜不遑非所以慰勞臣之心而兵
柄太隆亦非所以成措施之勢莫如倣明舊制
復設五府或以內臣出鎮或以外臣內陞使各
鎮總兵官咸有優陞五府之望勢必自愛其功
名體統隆而權漸消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
意也我
皇上文武並重五府之制曾于十一年九月內
勑部確議而諸臣以糧餉缺乏必俟年豐舉行夫
時有緩急事貴達權今諸鎮功在天下而使之
久處嚴疆萬一有如江海諸逆權重而勢偪中

外廣樹私人無端狂逞者勞兵費餉可勝言哉
況首領各官俸薪衙役工銀等項見有中後二
府其餘所添無多即至修葺衙署費亦有限且
以滿洲勳臣掌印總蒞府事其左右僉書由外
內陞各有本俸非盡添官添俸也所費者少而
所利者多伏乞
皇上宻勑大臣會議或仍照五軍都督府舊制或以
八旗更立八府令各固山統之而左右僉書則
慮以待外臣之內陞者因時制宜法莫善此

寄練靖海　嚴沆

伏見海氛不定自閩浙江南至于東省處處扼
防養兵設將費餉不貲顧沿海數千里要地不
一彼揚帆往返何處不可到何時不可到兵分
備多殊非善策日糜金錢修造戰船而迄今未
備舊者將壞新者需拖採取無期罷用不利年
復一年新者又若壞矣夫舍水戰而議防海無
施而可乃者
禁旅數出供億爲煩而水陸相隔人地不宜調數千
里之師而憑城坐視師既易老民亦日疲爲今

之計惟有精戰艦練水師爲最急且要耳今之
舟山崇明定海諸處雖號爲水軍猶是依城設
守未能與波出入一入大洋風水蕩擊士卒眩
暈嘔吐手足無措是多一兵徒糜一兵之廩食
造一船亦費一船之工料也昔伯顏下江南練
兵襄鄧漢武平滇池習戰昆明兵以練而始熟
自古爲然宜乘各鎮重兵星羅海上賊徒不敢
猖逞之日急
諭沿海等省整備戰艦擇海口港汊挑選勁卒寢處
舟中先使坐臥循習久則站立漸定又久則學

巧試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于在陸將
見飛帆直指巢島可搜游魂易奪矣惟是閉蓬
駕舵必須素習海性之舟人臣聞溫台定海通
泰等處魚鹽爲業者使船極便今海禁森嚴原
以防出入杜勾連誠爲善策但與其禁之入海
以通賊或致潛逃不如收之習戰以禦賊反資
駕馭宜令道府有司通行沿海地方招徠鼓勸
擇其諳習水性操舟便捷者送該督撫軍前與
士卒互相教習共講乘風破浪之技此雖廩給
不無小費然練習成而迅掃奏可永息徵調駐

防之擾所謂暫勞而久逸者也臣又聞賊衆猜
疑絕無統紀饑而擇食各自爲謀故欲判其腹
心必先離其黨羽寬渠魁之誅懸歸正之賞其
衆可漸撫也且我之悍帥驕兵一時畏罪救死
竄入彼中西北習俗既于水鄉不安賊師傲恣
猜嫌衆心又易携貳倘得忠信慈惠之帥開布
皇上恩信許以宥罪圖功寬其自新之路則賊之腹
心已離而瓜分瓦解可立見也水師既練脅從
來歸海上鯨鯢其有授首之日乎

[illegible]省布[illegible]　楊熙

臣看得蜀省長江控荆楚之上游年來夔巫一
帶爲巨寇所盤踞其巢穴距江不遠各有舟楫
故我防禦之官兵陸路固宜備其窺伺而江道
亦當杜其狡啟此臣所以有議設水師專鎮之
請也我
皇上允臣末議以某請充四川水師鎮總兵官在鎮
新簡
簡拔自當殫力綢繆以報
高厚其駐扎汛地方及管轄事宜臣領遵核議之
旨敢不悉心籌畫查巫夔昌寧等處爲諸寇竊據出

沒之所而濱江之雲陽縣首當其衝該鎮應扎
雲陽控制上下江干而分屯一旅于白帝城使
恢復夔門之後與重夔鎮互爲聲援犄角其汛
守地方該鎮係四川水師凡各蜀中水道所通
皆應歸其汛防但川江道路遙遠而且支派繁
多該鎮駐扎下東未免鞭長不及夫川北重夔
鎮及提督俱在上游合無俯照藩司之設上自
黔彭下抵巫山定其汛守至統轄事宜查凡鎮
臣所駐地方境內土司俱應屬其總轄今川東

土司如石柱酉陽俱在附近但舟楫不通且已
隸重遵二鎮矣若再統以水師一鎮十羊九牧
似非政體惟是石柱地近濱江而酉陽錯壤黔
彭當楚逆上光興入犯之路或併聽該鎮節制
以便偵探聲息事亦可行咸俟部議請
旨定奪者也

精選裁兵　　　　　　　趙之符

臣竊惟兵者皆習干勇而不事本業者也棄弓馬無別爲之事舍錢粮無可食之資前

皇上念兵餉匱乏令山陝河南等處督提兵馬不論彊弱三營各裁一營臣自田間來聞其初裁之時聚不肯散既裁之後窮無所歸饑寒相廹多爲鼠竊如山西督臣自　前所報大同緝獲之刼盜洪洞擒斬之賊盜皆是類矣臣思此輩寔非耕田之民況復無田可耕寔非爲商之民況復無資爲本挾其久練之技處此坐困之時故

無隙可乘則爲小盜以自活目今旱災疊告倘肆猖獗爲慮不小雖以

皇上之威靈不難撲滅迨至撲滅之時則所蹂躪者皆

朝廷之赤子所荒棄者皆

朝廷之土田是欲節國用翻恐傷國用所自出之本臣以爲莫若再行酌選如前所裁兵丁內果有弓馬嫺熟膂力精强者

諭令督提等臣仍收入伍給與錢粮嗣後老弱者必斥逃亡者不補省其不必糜之餉養此不可去之兵行之既久有裁兵之寔無裁兵之名且所漸去者疲卒不慮其爲非所招回者勁旅可收其寔用一舉而各得計似無善于此

請勦滇黔第二疏　周昌

奏為用鄖房就撫之衆以下夔陵合夔陵取勝之兵以攻荊岳事用兵貴在神速議攻之與議守有未可同日而語者蓋議守則晝郊圻謹斥堠保隘汛即曠日持久積歲淹年以待之而有餘若議攻必先審振裘挈領之一道而後可收建瓴破竹之奇功就三楚之全勢而論以湖計之荊州固屬湖北岳州固屬湖南以長江計之荊屬岳城俱在江南夔陵現在江北賊之竊據湖南諸郡設險自固殆無遺策敢以孤軍渡

江而跳梁數載者窺死賊不遑之念殆將以湖南為堂奧而以夔陵作藩籬次出入為縱橫江北之孔道與鄖房漢中相通聲氣正未可以其僅僅一州而泄泄視之也今賊受挫於兩粵湖南賊徒悉索以去夔陵假支局面鄖房照顧不及以我之實擊彼之虛驅鄖房就撫之衆斬其關奪其門平夔陵之壘操夔陵之舟利涉中流而荊州之松滋石首岳州之安鄉華容皆入無人之境矣謹次第以進鄖房之逆將得人以行撫張兵以保護詳於前疏惟緩責其薙髮姑仍

其旗幟優厚其將士急令前驅撥鄖房地勢上連漢興下接夔陵誠使楊謝洪既附屬於我不惟漢興之歸路可斷而夔陵之纍卵自危必當檄均州之駐防合就近提鎮之兵以楊謝洪為先鋒將其將士其士使夔陵之賊聲氣相孚猜嫌不生不以為調赴入廣則以為窮而相依衝鋒格鬬出其不意張皇莫措掩殺殆盡是固不以我攻賊而以賊攻賊之一計也夔陵後濵大江逆之芻茭糗糧器械火炮之屬悉取之於舟楫前踞洗菜壩岸高為險以我攻之防備周密

以賊攻之彼直以為一家之人同氣之輩初陽示之以不疑實陰藏其不可測心腹腎腸之潰作而洗菜壩遂不復保急宜沿江岸搜賊舟無煩造船運載之勞而坐享揚帆鼓楫之功合夔陵鄖房之兵順流而下取宜都松滋荊江之上流為我有矣俟荊江截流橫渡之時諸路會合而澧州而常德而岳陽直可計日俟之荊江左腋接壤夔陵右腋下流石首黨與實繁踪跡詭秘借非王師彈壓督臣經營盈盈江水一葦可航也彼處南岸我處北岸縱令練水師排戰艦

旌旗蔽空炮矢星馳無如水面濶水性急放舟橫渡必從北岸牽挽數十里一目瞭然逆賊可望而知知船數則知人數察船勢順流之必抵某處則當備某處且沿江南岸因隄爲城削爲峭壁更加梅花樁橛層層擺釘可望而不可近即奮勇先登人馬無所施其力故持久而不能速效者蓋以逆賊全身保命之計甚堅且密也邇來賊力疲於奔命賊心因之渙散兼以水落江窄之時查不通城郭之處有不堅而瑕不密而疎者逆流或自上百里洲松滋而上順流或

自太平街公安石首張心口以下賊情中虛即備不能盡備於以奪虎渡搗常屬會彝陵之師以奏華容岳陽之績也無難岳州前距洞庭天險後擁衡陽地軸荊州長沙相爲夾界陸路由監利至城林磯七里山水路由三江口線湖港以望岳樓逆賊內恃濠壘外恃巨津以抗我水陸之師方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洞庭之水雖渺無涯際而洲渚嶼汊每多凭依灣泊之所非若河道江流之有邊岸爲逆賊哨船之所迫近火炮之所驚怖也今岳州專營既已造戰船募水手練水兵識水性巨舸星流飛鶻電掣而合荊營所練之舟師彝陵所得之賊船破浪以往合彝陵荊州之陸師斬關而入水陸之師愈進而愈銳愈合而愈多豈惟岳陽之勝概氛祲立掃而星沙之死賊聞風凛慄矣伏祈

睿裁酌奪施行

纘述地利逆情宛如聚米此眞才識眞經濟也豈經生家紙上談兵者所可及哉　千雙河

招撫平凉五議　　周昌

一曰恢復之道當以恤民爲先夫百姓之陷於賊不得已也蚩蚩小民何敢與死賊爭鋒城陷之後百姓雖欲不順從而不可得矣是地方之陷罪在守將小民無辜理宜矜憫在

皇上尚當嘉與維新豈容玉石不分誅殺無忌二曰兵行之地宜秋毫無犯今官兵經過姦淫搶掠無所不至且帶其妻女勒其金帛乃放贖者滅理傷心莫此爲甚或分扎養馬或駐營防禦不思攻戰何方惟以晏安爲事偶窺一地富饒即

肆多方荼毒非誣良民以爲賊即假匿逃以逞貪究呼徹天怨聲震地如此行之人心安有不潰者乎自後不遵紀律妄行搶擄者請按軍法處治三曰士卒給散錢糧宜加確覈今四方多事之日議餉練兵尤爲急務虛糜濫冒法所當嚴若精銳之士賴以開疆闢土即一兵而兼數兵之餉亦不爲多若乳臭嬰兒殘疾老叟居然身充隊伍甚至一人冒數人之糧一馬開數馬之料此不惟糜餉以誑

朝廷且恐混雜以悞軍務矣自後宜責令將領嚴加核實庶勇怯有辨賞罰攸分四曰小民供輸糧料宜禁苛求秦民飛輓上納奔走疲敝其苦已不忍言乃收受之官不念民間脊血勒索使費解到之日不爲交兌故令雨濕朽壞而肆其刁勒者或交納草豆加耗五六分而需索無厭者以致民不聊生士馬枵腹今瘡痍未起亟宜加

恩凡解運糧料隨到隨收不許停留勒耗如正數之外再肆苛勒者許解官喊稟即以軍法究治五曰解運之脚價宜正項開銷今日三秦之民苦於賊者半苦於兵者半州縣追比錢糧日

加鞭朴血肉交流以至鬻子賣妻而不能償者皆由正項之外雜費多端也其解運糧草脚價路費尚可概責之民間乎若不設法體卹非惟民力不支必致顛連道路且糧餉不繼士卒啼飢又安可枵腹而驅血戰耶自今解運糧料本處官酌量領解多寡道途遠近當時給發脚價即於正餉銷筭倘不肖官員及當管衙門扣勒不行如數給發及地方包攬歇戶兜侵肥私延緩屢騙者俱以違悞軍需之律嚴治庶解役不苦於轉輸兵馬不致於飢餒矣

此倉庵先生奉命招撫臨行時與圖公定議
而圖公代爲啓奏者當倥傯之時借箸前陳
俱端本之論即此五議已足奪逆臣之心矣
能不令人望風懾服陳定九

簡練水師協贊戰守　焦榮

臣稽古訓首重聲討誠以謀出萬全制勝之上
策有備無患安邊之良圖伏覩
皇上智勇天錫奄有九土坐致太平之福三十年于
玆矣不期背恩逆賊先後倡亂致煩禁旅肆出
蕩掃妖氛指日可期伏念江楚吳越之間陸戰
遞奏膚功使曠日持久牽制重兵猝難擣覆巢
穴誠恐偏處洞庭左蠡之寇乘間竊窺震驚人
心又兵法所宜思患而預防也莫若相度可屯
水師要地仍舊添設總兵官各一員虎船各百

隻銃卒各一千扼險守要以備緩急策應查湖
廣武昌府水陸交衝上則控制川湖下則抵通
江安使將得其人士奮其勇則進戰退守計莫
先此其次江西南昌密邇鄱湖江南安慶襟帶
長江俱屬要地合無
勅諭督撫及時密練精銳水師一以嚴防江寇利通
商賈一以護解銀粮充供兵餉一以應援大兵
充壯軍聲一舉三善具備至若打造虎船毋煩
動支
朝廷錢粮止檄傳本省布按司道郡縣就本地士庶

板木釘蘇捐造船隻約計多寡准叙紀錄則費
省功倍其募兵止就本省善操舟楫慣習水性
朝夕指授火炮盾矛往來擊刺之法禦防險阻
便可以逸待勞或倚進勦亦足應變出奇在昔
明太祖鄱湖鏖戰陳友諒坐擒僞漢正德時贛
撫王守仁環攻宸濠于黄家渡遂執逆藩此皆
舟師用命往有成效目今用兵之日宜增水師
踞上游之勢操必勝之謀俟事平之日另行撤
滅是乃水陸互授制勝萬全之大畧也

矜憐縴夫　　張鳳起

竊惟大兵經過縴夫勢所不免近奉
諭旨准動正項錢糧僱覔不許私派里甲仰見我
皇上恤民之德意至周以涯衝途戍黎從此立有起
色矣但兵丁之横暴不制則僱覔之良法空懸
而小民仍不得沐
浩蕩之弘恩也今臣巡歷常屬有士民白葵赤等連
名控訴謂大兵北上縴夫死者歷七可陳當即
檄府州縣確查姓名今據册開中途毆死者則
有某某若而人被毆重裝者則有某七若而人

聞之不禁淚下哀此窮黎何不幸而生于極衝
之土也又何不幸而誤應縴夫之募也向者捧
讀監候重犯概從減等之
上諭是罪干大辟者皆得邀我
皇上如天之仁至此沿途赤籍之民不常犯不赦之
條皆我
皇上之良赤子也祇以貧身無策應夫糊口孰知三
錢之官價到手兵未至而拘禁冷宇兵既至而
鎖押赴岍惡兵梟將水手助虐索鏹無應掠食
剝衣借名趕縴刀棍亂加以供役

王事之人竟作溝渠莫恤之鬼鼓力而出棺尸而還
父母之呼號驚天妻子之冤聲震地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臣知我
皇上視民如傷之懷當必有惻然不忍聞者矣臣反
覆籌思大兵之需縴夫也事關軍機誠有難于
議裁者無已則于用夫之中而寓不盡用夫之
意並設稽察之法以束兵定僱覔之規以甦困
可乎何謂寓不盡用夫之意臣請自今以後南
下大兵量兵行之緩急定縴夫之多寡勘合火
牌填註數目不許分外過索任意折乾至回

京兵馬自有原船水手拽送不得仍索縴夫即至
帥船大勢必需夫此須計大船若干隻每船約
用夫若干名其餘小船不得一概索夫兵部仍
設立循環二簿分撥撫按該撫按另立循環簿
分發各州縣某月某日某人統兵需夫若干逐
一填寫按季申報撫按該撫按將數填寫按季
彙報兵部如有違例橫索者參處此所謂用夫
之中而寓不盡用夫之意者也何謂設稽查之
法以束兵向來兵丁之敢于慘毒者緣係往來
客兵無人識認縱斃人命驟然長往屍親控告
則無人各官府捉拿則無地彼爲
王法所不能加之人無怪其肆志逞兇也臣請
勅下兵部確議勒石沿河處所以後大兵經過州縣
其王帥先將該管各將領姓名檄發印官每將
領該管船若干用夫若干印官發夫之時發記
號簿填註姓名某夫發某將領逐一照數交明
該將領分發各隊長該隊長登記姓名分發某
船如有毆斃縴夫者查係某將領管轄船隻指
名申報撫按據實糾參責令該管將領挨查某
夫曾僱某船的係何兵打死立送抵償仍治該

將領以鈐束不嚴之罪則各兵自愛其生不敢
草菅人命而全縴夫之術莫善于此矣何謂定
僱覔之規以甦困縴夫一役人皆視爲畏途一
經應募生還無期誰甘以性命爲嘗試乎況大
兵用夫動輒盈千累百而應募者寥寥無人有
司恐誤軍機仍不得不于里甲中募之者亦勢
也乃吏胥因而作奸盡覔近河居民是小民甫
免派夫之擾又滋僱夫之累矣臣請嗣後大兵
經臨除驛夫外該印官先期傳諭每船各僱二
名若用數無多截船應付挨以僱值每僱一名

隨給一執照置籍稽查其僱價仍于僱夫日按
數給發無許短少庶多寡不至朦混而河濱之
民可無勞逸偏枯之嘆矣

兵餉如何不令虛冒　徐旭齡

臣愚以營伍積習扣尅之意易見虛冒之弊難
除蓋尅一兵餉即歛一兵之怨誹肰許告而難
于作弊虛一兵名册即可蝕一兵廪給猶鼠同
眠而易于藏奸天下事立法愈嚴則人情愈巧
國家養兵五十八萬有餘約費二千一百七十餘
萬而營伍空虛給餉則苦兵多禦寇又苦兵少
弊寔坐此伏察
世祖章皇帝各省兵馬巡撫巡道皆得親點提督一年
兩次察核三年又
特遣大臣閱視營伍整肅者薦舉擢用老弱充數虛
糜錢粮者參拿治罪其設官寄其立法嚴故軍
伍常寔也今諸法停止垂及十年原部議停止
不過謂點視太寄足滋兵丁之擾孰知點視太
畧遂養成將弁之貪夫矯枉者過正停一年兩
次之察點則可並停三年一次之閱視則不可
停撫道親察以防文武之掣肘則可並停內臣
特遣以重
朝廷之耳目則不可此法廢而虛冒之弊也肰細揆
今日將弁之情法寬則貪而法嚴亦貪官疏圓

冒而官寄亦冒武臣之苦累孝去而祿入不足以養廉也其一爲罰俸之累武臣不比地方官有存留可以支給一應仰事俯育皆取給于俸今盜案文武一體叅罰有一案即罰一次有十案即罰十次盜案愈多則將弁愈窮勢不得不虛名冒糧以償叅罰此其一其一爲賠椿之累營伍馬羸直隸等五省皆五年賠椿閩廣等十省皆三年賠椿計一年者兵賠銀七兩合隊二兩本管官一兩二年者兵賠銀六兩合隊一兩七錢本管官八錢三年者本兵六兩合隊一兩四錢本管官六錢四年者兵賠五兩合隊一兩本管官五錢五年者兵賠三兩合隊七錢本管官三錢在各官衣甲軍裝已屬苦累而所給俸餉又扣賠椿勢必借合隊賠椿名色爲虛冒剔銷詭計者此其一其一爲上官之累自順治十[redacted]年各省督提既有五年軍政又有二年舉劾[redacted]管轄逢迎幾與文官相等衙門多則費用多舉劾寄則彌縫亦寄往者如京口餽遺馬匹等案紛紛見告苞苴成習則支應無法勢必不與士卒同其甘苦而反與上官分肥潤者此其一

夫武臣窮困如此即盡復點視成法督提耳目有限將弁虛冒無窮其獘牢不可破即嚴行點視勢必僱倩掩飾名存寔虛爲害最甚故今日不酌復

世祖點視之法則法廢復法而不酌除武官之累則官窮合無

勑部酌議改罰俸爲紀過而不必追銀究賠椿年分而不必扣餉行軍政即省舉劾以杜餽遺則官不苦累而易于奉法然後通長計處或間行三年

特遣之令內外互制以防壅蔽或酌令撫道親點使文武互糾以防扶同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去侵尅之害天下事莘獘務窮其根抵而

國法必近乎人情先除將累而後釐兵獘法無逾此矣

撫寇有法

鄭明

惟我
皇上德威震播近悅遠懷滇黔盡入版啚遐荒莫不
來王成一統之盛古帝王莫及者也即某寇遠
遁其逆浮海不過釜底游魂指日可滅至于腹
裏幺麽時或竊發緝捕復何難哉無如職司勦
賊者不勦滅是圖專以招安爲事招之而又不
思所以安插之深可駭異果不逞之徒成師成
旅征撻無術桀驁可慮萬不得已而撫之撫之
誠是也抑或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軫念無知不忍加誅撫後安插有法
不使復害地方撫之亦未嘗不是也若夫鼠竊
狗偷之輩妖氛不難立剪亦一夫莫遺由爲招
撫又安插不得其法不幾誘民爲盜乎大抵撫
弊有二一則將官偷安營兵好閑姑假招安以
幸無事一則營將希禦門之貨竊兵圖買命之
金而又借招撫之名以邀功賞所以不論賊勢
之大小征勦之難易獨以撫爲事遂至賊首優
加禮貌甚而委之以駐防以資彈壓可憐被害
之家飲殺父殺兄之恨吞姦妻淫女之辱而莫
敢控訴即同鄉良儒猶如羊伴虎眠欲不擇肥
而食不可得也是未撫猶爲藏頭露尾之民盜
既撫則爲明目張胆之官賊不知是誠何心而
必欲撫之以圖已便罔顧民艱也如臣所聞替
皐縣前被賊首牛義糾衆入城劫官掠民他颺
而去縣官典史已經
題參革職矣至于盜賊應將何如以處之乎今乃
居然爲撫標千總則是職居民牧者無官越人
取貨者爲官然而愍不畏死之徒不第致富而
且得官人亦何憚而不爲盜哉抑當日撫牛義

也果彼成師旅難攻乎果好生不忍加誅乎不
然何以撫之名爲撫之寔則縱之損
國家之威武啟萑苻之恣肆莫此爲甚且小醜原
非大盜凡近地不容養奸猶然如此姑縱遠如
蜀粵滇黔等處則其所撫盜害民貽誤地方者
又不知其凡幾也爲今日計不撫無以廣解網
之仁專撫又無以懾伏莽之志必賊衆據險久
攻難克者方許議撫然又不分首從遷之遠鎮
以充管伍彼既受鈐束于汛地斯不得肆害于
鄉黨即如賊徒不多攻勦稍易者委曲招安以

省殺戮亦必遷置他方散爲兵卒則剽賊者既
不姑息養奸庚無辜者不復受害不軌者亦知
警悔而地方民生大有攸賴矣

擊補冗濫　趙廷臣

切以雲貴邊方一日不可無兵然設一兵必費
一兵之餉養一兵必期一兵之用禁虛冒汰老
弱嚴步伐勤修練封疆之臣所得而力行之獨
有兵不可緊罷如綠旗官兵初入滇黔器械非
不整齊盔甲非不鮮明年深日久風雨淋漓血
汗浸漬壞者去其半日涉夜渡人困馬疲棄者
去其半泰矢燕函南北異工屑銹而不能毀腐
爛而不能新若多寒少燥濕異宜筋散而不能
聚膠裂而不能收問之滇將則相對攢眉問之
兵丁則環泣告若至降衆新募強半爲執挺持
竿之輩大都皆赤身露項之人
朝廷日費金錢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安在其盈千
盈萬也臣有兵戎之責聽其營伍有人身手無
異按籍季報徒爲紙上之勁旅循月放餉止供
有名之素餐一日地方有事驅之赴敵空拳搏
虎是臣負
朝廷而誤封疆也若責兵丁自製則月領餉銀當此
諸物騰貴茶鹽薪蔬布縷衣鞋尚且不足又安
能令其輕饑寒而重鎧杖耶嚴之則逃寬之則

弛營伍雖設似非擺塘護餉之外無餘事兵額
雖足豈僅唱名點閱之故套而已查兩省鎮將
雖有捐賫急公勉力收拾壯旌旗之色攺干盾
之觀臣巡方所至傳檄所諭亦以此別殿最狀
終不能一兵足一兵之盔甲一營足一營之罷
械臣以爲上卒雖勇防患禦侮必不可使身無
盔甲手無罷械致豺豕輕覤而生心所謂兵不
貴多而貴精者此也除雲南製造盔甲炮械已
經某臣于兩院錄兩具
題動支外惟是貴州經制官兵盔甲罷械勢所必

需今錢粮艱難不敢
上請公帑窮兵困若不敢過爲苛求即鎮將之有加
量者從戎萬里幇貧養勇助馬犒丁亦漸瓶罄
裴竭矣伏思貴州有川鹽之稅雖爲數不多請
旨量加分毫積少成多每季查各營之缺乏軍罷者
給以製造計食鹽之家不過八口歲終需用無
幾增之分毫未必厲民或以貴州地隘川鹽之
稅有限查舊有鐵廠爲
天地自然之利請
旨開採亦可少資又或本地之稅零星不足臣閱

咨報各省提督總兵有捐修助賑自數百兩至數
十兩皆得紀錄獎賞偏蒙
勅行各鎮自總兵以及副叅遊守有能于本營捐賫
製造罷械若干盔甲若干照季點驗准依捐助
之例予以紀錄則奮志功名之輩既可收拾營
伍又可邀優典必有砥勉而樂趨者如是則
邊方有堅甲利兵緩則養銳急則觸鋒威聲遠
播內可以固金湯外可以消邊釁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漕船盤詰　失名

切照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
天庾關係軍
國第一大事凡在漕儲司道計空船早回抵次修
艌冬兌前畢督押開幇節節催儧處處鞭驅循
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
十一月結氷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從無不凍之
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之中止得八個月工夫往
返六七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不能挽拽耽擱
時日尚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千餘隻少有
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
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艌必遲修艌遲則赴次
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兌遲則開幇必遲
即使晝夜不停責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間盡
數過淮萬萬不能也若遇凍阻沿河敲氷費盡
官民之力終無濟于漕限蓋拘于有數之日月
也是以沿河督撫文武關司俱有儧重儧空之
責而無拘留之文無乘時速運期于不悞
朝廷根本重務耳項撥部文內開請
勑總漕沿河督撫併各關監督凡糧船經由地方各
關口嚴查如有夾帶即行
題參如無夾帶即速放行毋遲悞漕運可也奉
旨依議欽遵通飭在案煌煌
明旨誰敢不行嚴查違犯
功令以蹈疎忽之罪但湖廣江西浙江至于河西務
設有十數員監督關口不過一二十處船隻行
走不能盤查勢必令其停泊勢必船船搜艙艙
搜始稱嚴查之令一幇如此幇幇如此通漕六
千餘號恐一船遲一日則通幇遲一月一幇遲
一日則通漕壅阻不止一日矣是以耽延勿論
多日止算三日其有一二十處關口悞去一兩
個月工夫矣節節稽留層層阻滯雖欲毋悞漕
運烏可得乎臣查漕運議單開載一欵凡運軍
士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遇淺盤剝責令旂
丁自備脚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
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
途稽查經過儀真聽儧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
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
官經盤官員狥情賣法一併參治其餘衙門俱
免盤詰是舊例有三處盤詰其餘衙門俱免盤

詰者恐其悞運良有深意存焉今部復令各監督各關口俱行盤查立法誠嚴但恐遲漕悞運尚須籌畫一番也伏乞

皇上俯念漕粮根本要務非他事可比

勑下該部循照舊例再加酌議或于儀真瓜州責令漕儲道盤詰一次于淮安責令臣衙門同淮海道官盤詰一次于濟寧責令總河臣同濟寧道盤詰一次于天津責令倉場差通倉每年在津催船滿州分司盤詰一次或別有良法或立抽盤之法其餘衙門俱照議單定例仍舊免其盤

詰凡粮船一到關口放關者放關啟閘者啟閘即刻催行不許概同民船一切拘留候關庶乎長行無阻挽遲爲速重運早得抵通回空不致失期大例一定歲歲無遲悞矣朕欲清夾帶之獘尚有端本澄源之所當議者四臣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水次所載之獘軍船一到水次即當星夜兊粮乃有一種積年牙儈專等漕船關說旗軍引裝客貨只圖牙用不畏法度以後于交兊之初專責粮道大張告示曉諭牙行禁約旂丁不許夾帶私貨輕上粮船漕粮兊畢隨于未開之先專責監兊推官逐船搜撿如有犯者即將商丁併牙儈拏解粮道呈報臣衙門飛章

題叅按以大法事畢粮道仍取推官已經查過並無夾帶賣法認罪甘結分送臣衙門總河倉場三處以備稽考後經盤詰衙門查出私貨粮道推官一併叅論治以禁約不嚴搜查不力之罪一曰沿途包買之獘水次既經禁緝無所容其奸巧沿途不無包攬攬買凡于城市鎮店貨物輻輳之所希圖逗遛攬載買貨以後專責押運通判極力催儹不許停泊疾速長行通幫前後

不時稽察如有犯者立刻申報

題叅如稽察不嚴催儹不力任其逍遙市鎮者通判叅論後仍有容狥隱之罪一曰運官通同之獘一各軍包攬客貨希圖謀利未有不禀知運官幇官即敢載貨上船者皆因運官闒茸無爲或貪汚不法利其賂賄受其餽獻猶鼠同眠以致旂丁無所顧忌粮船帶貨多此之由以後專責運官幇官嚴行鈐束遇有奸頑旂丁不服管轄敢攬客貨者許于隨在司漕衙門據寔出首免其罪過如隱匿不報定係受贓賣法一經查

出運官幇官俱以違背
上諭革職加倍究擬
新例治罪一日奸商搭船之獘爲民納粮爲商納稅
千古通義乃有一等奸商專思漏課覦
朝廷粮船爲庇奸罔利之藪旂丁水手小人無知只
顧目前之利不顧後日之害入其籠絡固爲可
恨獨爲商者擁厚貲權大利不交關課敢上粮
船希圖詭脫爲下供
上之誚何罪大惡極負固化外之民爲可以常法論
也以後奸商竄入粮船漏

國課者拏獲請
旨將本身正法家産全行入官大法一施奸人知儆
不敢復上粮船旂軍即欲夾帶無可夾帶矣以
上原查議單遺意參以時宜無非速漕起見合
聽部議者也至于運軍土宜分船許帶六十石
自有漕以來開載議單盖以屯丁領運漕粮冬
出冬歸過湖過江過河擔驚受怕行于波濤洶
湧之中酷暑炎蒸之下冒雨衝風飡霜飲露備
極艱苦
朝廷洪恩念其爲

國出力許帶土宜六十石此優卹之
盛典也其利亦有三焉夫以南貨載北填定
京師百物不致騰貴公私充裕其利一也屯丁借
此充利沿途起撥脚價有資不動官粮少助交
納全無掛欠其利二也甚至外水皆是赤貧窮
漢一年每名止得身銀六兩撑駕挽拽泥中水
中風中雨中使盡筋力只圖攢凑工錢買此土
宜轉售營生少資往返長途一年費用苟全衣
食不致喫及正粮其利三也誠恐
新例普頒南北關司不查議單之例將土宜概作私

貨一例筭數兼恐盤查入役需索擾害全漕震
動致生事端將來旂丁不帶土宜起撥無資必
盜官粮外水不帶土宜養生不匀必致星散稽
遲運務掛欠漕粮揆情度理可以逆料伏懇
皇上大沛恩綸
勅部速議查照議單舊例六十石之外方以私貨夾
帶論南北關司知有成例則通漕旗丁水手十
萬家皆在
皇上雨露之中矣抑臣更有請者歲漕東南以定
京師所駕者

皇上之船所運者
皇上之米天下大事無有過于此者復查議單開載
一欵
京儲重事今運河水淺又被往來馬快座船人員
挾勢越幫強開閘座走泄水利誠恐阻滯粮道
你部裡便申明舊例行都察院出榜禁約今後
再有這等的重治不饒臣查先朝馬快座船俱
係進解
上供緊急差船猶不許人員挾勢越漕船之幫強開
閘座走泄水利今官座船隻盈滿河路不知真

假不辯大小前列旗鎗後豎坐纛鳴鑼掌號鼓
吹喧天喝罵粮船丟篙讓路甚至敲板鬨閘橫
行無忌少拂其意率衆群毆官丁身駕重船
朝廷錢粮干係豈肯甘心往々拚命相拒此河路之
所以多事也殊不知粮船有萬不能丟篙讓路
者一幫不足一船少則三四十隻多則七八十
隻一聯不足一幫少則十數幫多則一二十幫
或在打閘之際或在提溜之中或遇灘淺之處
啣尾而進隄防有失若一船讓路必一幫俱當
讓路一幫讓路必幫々俱當讓路夫以有限歲

時披星戴月晝夜飛挽猶恐違限猶恐後時禁
得幾處讓路禁得幾遭丟篙况河路座船之多
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前船不違後船續至且當
過閘提溜之中幾十萬斤重船正在呼吸危急
之際性命關係漕船關係
皇粮關係誰敢鬆手丟篙讓路乎此議單所以開載
馬快座船人員不許越漕船之幫也近來臣親
見
欽差多矣未見有用本旗坐纛者不知滿河官船
何以擅用至此絡繹不絕濫極矣伏乞

皇上勅部酌議以後
欽差或係緊急分務或係重大事情出 京回
京給何號令使通漕粮船遵奉讓路其餘一切赴
任回籍告假間行家眷僕從乘座官船買賣大
船俱不許豎立八旂坐纛擅用皷樂恐嚇運軍
爭奪河路庶真假分明緩急別白不致阻滯粮
艘鬨開閘座走泄水利河道肅清重船底通不
得違限每年四百萬石早登
天倉其裨益運務良非淺鮮矣

馬政便宜

姚延啟

臣辦事垣中切見刑部遵
諭欽陳內一欵禁民養馬以塞盜源據陳馬乃兵家急需販馬者射利于盜賊肆行任騁爲害匪輕今禁民乘馬則良惡自分行城司并禁乃詰奸銷萌之苦心也但恐因噎廢食矯枉過中將以弭盜而盜愈張欲以靖民而民愈困耳臣請詳晰爲
皇上陳之夫北方之需馬猶南方之賴舟楫也民間往來道路跋涉險阻非馬不便若慮盜賊乘馬

并禁民間則南方之盜乘風駕帆者何嘗不用舟楫亦當并民間之舟楫而禁之矣此非但絕其往來并絕其命也民有坐而待斃矣且云除官員兵丁及應捕人役照常乘馬民間一槩禁止凡有馬者刻期行賣夫民間既不許用馬雖欲售賣誰爲交易將必賣之于官員兵丁及應捕人役乎近來盜賊之黠每假冒官員兵丁捕人色爲可辯別乘機巧計善價收買切恐民間之馬必盡歸盜賊從此盜賊生發刼掠鄉堡則民尚無馬不能抵當刼掠行旅則民皆徒步不能追逐盜賊益無忌憚而百姓束手無措此所謂藉寇兵而傅虎翼也不但此也民間輸將糧草負重致遠全以騾頭爲命今禁不畜馬則騾無孳生止憑車牛民力有限餽運愈艱又不但此也蒙古西番販馬入市雲錦成群所下無不爭先貿易其騙馬可以壯將士征戰之威其騾馬可以資民間蕃息之利不患耗財折閱今若禁民乘馬則驊騮騄駬者寥寥將來公私俱病官民交詘更有大不便者矣夫來牝三千見
國家豐豫之象若馬種既少則氣象亦覺蕭肰此

所關在大體非止并閭凋敝已也伏憶
皇上親政以前曾有建議禁民畜養馬匹并持弓挾矢以清盜源者其後行之未久盜賊反多壯馬器械而良民空拳窮步一無所恃大爲民害遂將前禁停罷卽此亦可推類也我
皇上神明達見必有斟酌

海禁已行疏　　　　　　靳輔

准兵部咨該臣看得順治初年布帛麻絲粟米魚肉等物價值倍貴于今而彼時之民常有餘而不至于困厄邇來衣食器具悉皆賤而易購而民反惶惶岌岌每多不安其生其故何耶海禁未開沿邊之民取天地自然之利以遂其休養生息之圖而內地之民又獲以有易無各得其所是以物價雖昂而謀生頗易迨至順治六年海逆突犯江南由是徙沿邊之民數十百萬皆棄田土毀室廬以就食于內地內地之民既

絕貿易之途而反增多人之食是以生計日促樂歲不免拮据而凶年立見流離也今康熙十年旱魃爲祟江南東豫之間被災尤甚我
皇上軫念民生蠲賑叠施業已起數千里溝壑餓莩而登之衽席更欲爲斯民計久遠之生全念非立開海禁不能速效是以允諸臣之條奏又因臣見任淮濱或知情勢不棄臣之庸劣
命臣將可否准行已蒙
廷議臣考之事情揆之地勢而
廷臣謹覆廟灣雲臺山一帶裝載一二百石小艇撈邊出入慮有奸宄潛藏致生叵測不知此等小舟原非過海之舟不過捕魚爲業耳豈有他慮哉誠能開禁使大船出海貿易小船照舊樵漁將見貨物日通魚鹽日盛富者益富窮者不窮樂歲有豐豫之休凶年免流離之苦矣

覆用鳥鎗　王新命

題爲軍器有應禁之律伏

請申嚴鳥鎗之用以杜奸萌事看得兵部等衙門會

覆原任湖撫丁思孔請禁鳥鎗一疏奉

旨這禁止鳥鎗有無裨益民生果否必能禁止着各

該督撫各抒所見具題到日再議具奏欽此仰

見我

皇上至聖至神無事不軫念民生無事不洞悉深遠

是鳥鎗之有益民生未必即能禁止已在

聖明睿照之中臣下豈能蠡測萬一乃我

皇上聖不自聖復令督撫各抒所見臣以愚昧庸碌

遭逢

聖明備數河督謹就臣愚所見冒昧陳之臣愚以爲

鳥鎗習用已久營伍固用以制勝小民亦藉以資生如山埜居民用以格猛獸捕飛禽道路村莊用以禦強暴防不虞其有裨益於民生者不一而足所以律無禁止之條向無禁止之事今議令禁止在小民罔敢不遵但一交一收保無官吏捐勒滋弊乎況小民愚頑不等又保無有吝惜私藏以致奸棍猾胥得以借端詐害乎是所謂禁者未必果能禁止反以民間歷來常用之器滋一擾累民生之端似不若仍令照舊留用不禁之爲便也

酌畫功加之衆　王新命

題爲敬陳酌畫功加之衆以廣
皇仁以靖海疆事竊惟閩省爲山海交錯之區情形迥異功加人員在在皆是其中冒濫者固不可謂無而蹈險衝鋒捐軀効命者亦不乏人如川提臣吳英宜鎮臣藍理奏
請錄用張龍等皆邸抄歷歷可據者此輩荷蒙
皇恩幸邀議叙自以爲身列仕籍華膴立致一旦停其錄用既無官職可以榮身復無財產可以資生未免室人交謫度日維艱臣抵任後向臣籲

呈者殆無虛日臣惟宣布
皇上聖明
皇恩浩蕩曉以奉文停其錄用者原因不肖冒濫之故爾實力用命者
皇上自有特恩各宜靜聽日爲安慰開諭但若輩俱係無賴亡命好勇鬬狠之徒聽其閒居群聚不若權宜區處臣愚仰請
皇上特沛殊恩將閩省功加人員令其照舊咨部分別錄用即在內部挨次推補亦未必一時盡皆補用其得用者莫不感激
皇恩益加策勵其不得用者亦俱叨一命之榮與圖報稱抑且散其黨類離其故穴似亦永靖邊徼之一端也臣從邊海地方起見謹冒陳一得爲此具本奏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裁兵選留　　田六善

題爲裁兵宜再選留以實軍伍以杜盜萌事臣竊惟兵者皆習於勇而不事本業者也棄弓馬無可爲之事舍錢糧無可食之資前皇上念兵餉匱乏令山陝河南等處督提兵馬不論強弱叁營各裁一營聞其初裁之時聚不肯散旣裁之後窮無所歸饑寒相迫多爲鼠竊如山西督臣所報大同緝獲之刦盜洪洞擒斬之羣盜皆是類也臣思此輩實非耕田之民況復無田可耕實非爲商之民況復無資爲本挾其久

練之技處此坐困之時故無隙可乘則爲小盜以自活且今旱災疊告儻肆煽惑爲害不小雖以

皇上之威靈不難撲滅夫至於撲滅則所蹂躪者皆

朝廷之赤子所荒棄者皆

朝廷之土田是欲節

國用翻恐傷

國用所自出之本臣愚以爲莫若再行酌選如前所裁兵丁內果有弓馬嫻熟膂力精強者

諭令督提等臣仍收入伍給與錢糧嗣後老弱者必斥逃亡者不補省其不必糜之餉養此不可去之兵行之旣久有裁兵之實無裁兵之名且所漸去者疲卒不慮其爲非所招回者勁旅可收其實用一舉而各得矣

禁馬之議

田六善

題爲禁馬之議已行敬陳未盡之義以廣
皇仁以善新令事切惟禁馬一欵臣思百姓之馬皆百姓之財也或爲騎坐或爲耕田或爲行車騎坐者或富民出其財之有餘也至於耕田行車皆窮民萬不得已不知幾費籌躇幾費心力而後能積此財以有此馬也今禁馬之令一下天下孰敢不遵不知前此有馬者當納諸官乎棄諸野乎抑責諸見任官員與兵丁乎納諸官臣知

國用匱乏斷不能償其價値是納諸官不可也棄諸野百姓以積累之財而後有此萬不得已之馬何肯一旦委棄是棄諸野不忍也責諸見任官員與兵丁則官員之騎坐有限兵丁之錢糧有限百姓以必不可存之馬賣之未必肯買之人雖欲少得些微之價不能也今天下甚大合天下良鈍之馬不啻數萬也合天下之馬而計百姓所費之財又不啻數百萬也一旦令其納諸官不可棄諸野不忍責諸見任官員與兵丁不能不亦惜乎且推禁馬之深意或者爲盜賊自此無馬矣夫盜賊不畏殺人之令豈畏禁馬之令或有借兵丁旗下牌印而騎乘者如何禁緝或謂戰馬從此易購矣夫馬之良駑不一未必皆可騰驤或有不可以戰止可以耕者如何發落且査馬諸國素沐
皇恩之寛大今馬一禁從馬當盡積於邊外矣如何疏通且南服未靖船有餘而馬不足今馬一禁奸人或乘間以圖利矣如何防範統祈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務使
朝廷獲禁馬之利天下無禁馬之害而部臣條議庶

幾有濟如或利少害多伏祈
皇上睿斷再酌施行

請節冗差　龔翔麟

題爲請節冗差以肅郵政事臣前任車駕司主事職司郵政査定例一應馳驛公務官給勘合役給火牌沿途遵照應付其廩糧飯食不准兼支以杜錢糧之糜費多索越站嚴加處分以蘇驛遞之擾累立法已極周詳而猶時廑
睿懷曲垂軫恤凡直省慶
賀表章停其差官止令督撫彙齊恭
進提鎮坐名
勅書俱交該省提塘傳送不復專差本年正月內又

奉有驛站勞苦嚴行曉諭之
上諭
聖謨洋洋允矣無微不燭乃臣於
奏繳郵符之時詳加査對覺其事不必馳驛其人不應乘傳尚有可以裁節者如各關差所徵稅課俱塡給勘合差役解部用馬四五六匹不等夫監督赴任尚不給與驛站今渉焉一役儼然執持勘合倖於職官勞驛馬之奔馳煩地方之應付揆諸政體殊覺非宜卽曰錢糧關係宜從愼重祗須呈移督撫沿途撥兵護送自無疎虞正不必紛擾驛站爲也臣請
勅部酌議嗣後各關起解稅課停其給驛以節冗差至於各直省解部錢糧及協濟隣省兵餉自應照例差員塡給勘合但所騎馬數各省不齊最多如山東省竟用至馬十一匹驢十一頭而湖廣省則僅用馬一匹驢三頭相去懸殊並無畫一定數臣請并
勅部議嗣後解官內同知通判應用馬若干匹州縣佐貳雜職應用馬若干匹從減酌定永著爲例通飭各省遵行不許違例塡註一轉移間在公

務既無貽悮而郵政愈覺肅淸矣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七刑集

錫山平漢英雙河編次

陳　鼎定九

同學　蔡　鋐振生　同較

請嚴酷吏保舉　陸祖脩

題爲請嚴酷吏保舉之條以除積玩而副舊章事

臣惟爲吏之道在乎教養斯民爲師帥父母教養之意務使樂生遂性刑措不用其有不率厲之於法大者膏斧鑕小者傷肢體古之人以是爲至痛極慘也雖情之既得罪之難原而猶有三刺三宥之法哀矜勿喜之心則夫平時臨民莅衆不爲殘虐草菅人命尤可知矣我

皇上聖仁在御寬大之詔屢頒宥赦之恩頻下固已致治雍熙登世仁壽茲因亢旱大浸

綸音蕩滌瑕疵恩周法外雖古帝王如天好生何以踰此竊謂仁化涵濡自此永致刑措而外吏重刑積習不可不務絕根株歷查督撫揭參其某等皆以貪酷並濟現掛彈章自此而外贓私未露淫刑以逞者正未必無人也按法司條例一切决責刑杖輕重大小俱有定式乃屢有違禁

重刑致斃多命者臣深思其故蓋由督撫列參必兼貪酷其指劾酷員者十無一二至於保舉賢能定例止開清廉字樣而有無酷刑之處並未議及所以外吏但知避貪之名而不顧居酷之實不知墨吏竭人脂膏酷吏戕人性命二者罪均惡敵今劾止參貪則嚴酷者漏網矣舉若遺酷則仁恕者終折矣軒輊稍分趨避頓異蒼鷹屠伯將何憚而不爲也

殘虐以逞流毒無窮自此激揚而民可安枕席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平雙河

永禁滿洲株連　田六善

題爲請永禁滿洲株連之法以隆
國體以重
國本事臣竊惟施仁之政莫大於省刑立國之謀必先於重本臣里居候補借閱抄報讀
上諭蘓克薩哈雖係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誅滅子孫後嗣此皆鰲拜等與蘓克薩哈挾仇不和滅其子孫後嗣深爲可憫其白爾黑圖原無罪犯因係族人連坐誅戮殊爲冤枉大哉
王言眞合王者罪人不孥之意臣思律者天下公共也況滿洲皆勞苦功高之人
國家元氣所係每有大案牽累甚多若不永禁恐百世之後諸臣中或有意見相左怨仇相尋借端推刃關係非輕臣思自古歷年長久莫過於周忠厚開國莫過於宋繼統賢君莫過漢文攷周禮有八議之條議貴議親議功議能議故議勤議賢議賓謂凡有此八者之一遇罪大者可減小者可赦也宋三百二十年始終不顯戮大臣即罪惡重大者止於流竄漢文承漢高定鼎之後其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今我
皇上仁明過漢文續承弘緒正値漢文之時創制立法當自今始臣請我
皇上制爲訓誥昭示子孫以後滿洲犯罪除謀反謀叛有實跡者罪及父母妻子收及財產其餘即有重罪一準於律不得妄議株連此制一定萬代遵行弘仁厚之風鼓忠讜之氣儲人林之用固根本之圖皆於是乎在且使天下誦我
皇上浩蕩之恩追成周而軼漢宋光垂史冊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

請寬言路處分　范承勳

題爲遵　諭直陳請寬言路處分并賜諸臣不時
召對以收言路之實效事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諭吏部等衙門茲者地震示警着部院三品以
上官科道明白條奏直言無隱欽此切惟
朝廷愼選臺垣以資諫諍欲其有言不欲其無言也
恭査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
上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規諫如實允行如虛
不加爾等之罪亦不令爾等質對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
隱一切啓廸
皇躬匡弼國政者所言果是即爲採用未當不必加
罪煌煌
祖訓已垂法萬世矣近來吏風愈壞賄賂日彰
聖心業已洞曉諸臣豈皆聾聵總以夤緣行賄事最
曖昧明知而無確據不敢妄賣且與受同罪定
以發覺者爲憑據雖公然行私實無可如何者
皆因臣等不肯顧忌畏縮目覩縱橫而不能冒
死糾劾緘默之愆抑又何辭茲當

聖主自已求言之日亦諸臣實心悔過之時合無寬
其處分之定例俾得率意直諫發奸剔弊其有
骨鯁無私者褒勵一二過于戇直者亦曲示優
容爾班諸臣日侍
御前秉公挾私何難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黜陟時自有甄別臣聞古帝有鞀鐸
之求漢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眞切尚有不
肯盡言者豈于納諫之官而可拘以處分之例
乎至各衙門三品以上官或即係科道內升或
歷事中外最久此皆諳諫之員豈無識見但定

例開載非係言官條陳降調等語遂爾忠君愛
國之念不勝其愛功名之念者有之今凡遇災
異修省便許直言事過即止有聞必告臣謂當
然豈得分變異于平時爲二致乎合無以後俱
聽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廣而人心愈勵矣若夫
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憂勤莅政每日
御便殿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以次進前
奏事原于
宵衣旰食之中而寓鑒別人才之法也但進趋唯喏

不過片時一二語即立既徹覽亦或不能盡悉
隱情切覩歷來督撫提鎮諸臣皆得特
命陛見面諮訪畧口陳利弊豈在京近臣獨不可瞻
對
天顏盡抒胸臆乎伏乞
皇上于萬幾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所稍知者皆得不時召對詢以政事關夫民情
疾苦并令各舉所知又在源源引進不倦夫獨
聽則私合聽則公進見者少則被召之人或有
公中之私或有意見之偏惟

聖聽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不敢存私心以待
皇上矣語云蒭蕘之言聖人擇焉况此皆股肱耳目
之臣寧無一得自献大凡條奏或有虛實可否
至于口陳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
才具之長短心術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
皇上所素稔會推用人之際
淵衷默識立斷無疑不但通達下情而且周知舉朝
之賢否矣但有便給納言之各異容貌詞氣之
不同
天威咫尺所臨盡失平時之故武惟望假以温顏誘

之納誨以壯敢言之胆此又在我
皇上如天之涵覆非微臣所敢知也更有請者明良
示微乃盛世吁咈之風今諸臣奏疏每多浮冶
譽辭反不以堯舜期望吾
君無怪乎
皇上之厭薄也后有關切
聖躬一遵祖制許令規諫其須美浮詞相應飭禁臣
言官也惟知以言効忠而會見有限恭願
皇上集思廣益兼收並採則忠告日聞太平立致何
災變之不彌乎

請嚴限內禁斃　　明珠

臣恭讀

上諭諭刑部近覽章奏罪犯監禁踰限不行速審以致斃獄者甚多夫各犯自有應得之罪未死於法先死於獄殊非慎刑折獄之意爾部將踰限不結幾人監斃幾人以上者作何嚴加處分俾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雖堯舜不過是矣乃部議於踰限監斃者各有處分定例而限內禁斃幾人者則槩題明不議竊以爲踰限之處分固不可不嚴而限內之多命尤不容不恤也夫小民之罹於法者未必皆係正犯其間株連詿誤者甚多今止以踰限監斃幾人始加處分則限內斃獄之人似屬可憫舊例無辜監死幾人者尚且處分今踰限禁斃始行議處是處分之例較昔反輕倘承問各官或稱干証遠方拘提未到或稱原被兇脫質審無由限滿而復請展限是竟以踰限監斃之案仍爲限內監斃之案雖有處分之例究無處分之實也伏乞

皇上俯念民命至重

勑下該部並將限內監斃幾人以上者作何處分庶承官問各以功名爲重自不敢輕視民命而速爲完結矣

請恤株累　　龔鼎孳

臣查向來叛逆親屬妻妾子女等應緣坐入官者若女姊妹許嫁已定歸其夫此定律也近奉
上諭許聘未嫁之女及許聘未嫁之姊妹一併入官
朝廷懲創奸頑立法自有深意臣竊思許聘之女與姊妹其身既已許人即屬有夫之身乃夫家本無罪犯而一旦人財置之兩空情已可憫且未嫁待年必皆幼弱無知豈能曉悉父母之行事至于姊妹之于兄弟更有分居各爨及同父異母之別若盡令沒官則愚稚牽陷于法網尤堪

惻然合無
勅下法司酌議仍炤律例免其入官庶不失罪人不孥之遺意而于情法亦得其中矣

慎刑讞決　　嚴沆

皇上恐地方官聽斷不齊問訊不確聽斷刑獄或多枉狥故事關重大慨
命三法司核擬及滿漢大臣公同鞫審誠慎之也臣詳閱招冊懸定重罪者不一而足即如死罪解部何件不經地方官再四取供竊見屢年
朝審中有抵死不認者果皆招承于地方官之前而抵賴于會審之日乎抑當時定罪之初或有朦朧斷決而未得真情者夫招承未服則情有可疑推先王罪疑惟輕之意當不忍遽加重典

今之看語每曰雖不招承但在地方官處已經問定某某犯罪是寔是仍憑原案處分而更無矜疑之路矜事皆依文決罪足矣曷用滿漢大臣之會審爲耶嗟乎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而刑曹決事徒懸人身家性命于一雖字但字之中本似疑情竟成鐵案有同文致莫雪沉冤每一讀之眞可謂痛心流涕者也且決獄要在聽辭前後招稿本末詳明一一尋繹則眞情可得今節畧數言擬定看語已皆一定不可易之案其間臨時駁訊存疑者業恐無多而又不憑

而供以究情罪之當否倘有冤抑何由得伸現
今
朝審在卽請乞
天語申飭力更往轍除罪狀昭著無可置辯外其或
情有可原者應以矜疑存案仍備錄口供請
旨定奪庶折獄之片語不致將毋可同而
朝廷之卯仁不爲虛文依樣矣

禁門防範宜嚴　　田六善

臣辦事衙門見王與章進西華門列
闕一案不勝駭異細閱
紅本內有與章身藏小刀意欲抹頸之語夫禁門何
地與章何人藏刀徑入法紀安在及經刑部問
審與章所告之事卽前江國柱在督捕衙門揑
騙之事部案炤然彼亦無辯臣思逆人之法我
皇上不得已而行之之法也誣騙良民自爲我
皇上之所深惡似此江國柱揑騙于前與章復欲行
騙于後目中尚有三尺乎已經議罪無容置喙

臣思我
皇上廑慮周詳誠恐下有冤抑不得上達故問有狀
收發問之
旨無非愛民無已之意臣亦不敢謂天下無冤民也
朕民之所以被冤者非殷寔之民人利其財卽
忠厚之民人乘其懦耳有民如此將出里門而
驚惶見官府而戰慄况敢遠至長安見
至尊哉故喊冤遞揭之徒皆機巧奸頑之類非欲興
大獄以快私心卽欲騙多財以滿貪志者也臣
前爲御史時見王式告湖州鄉紳一案牽連多

入役雖正法而湖州一府今已蕭然窮困矣又見朱允告滓州宗産一案部議差查價雖少增而滓州一府今已十室九空矣諸如此類未可勝數夫一地方也

朝廷百計撫養之而不足奸民一狀敗壞之而有餘事雖已往臣竊痛心今與章之狀幸有部案可查否則一行提審轉相牽引將不窮百姓良善不止矣伏祈

皇上嚴諭作何禁止永杜刁謀古云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並祈

我

皇上選賢任能出警入蹕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事可不勞而自治矣

嚴禁社盟

楊雍建

臣聞朋黨之害每始於草野而漸中於朝宁蓋在野既多類聚之私而服官必有黨援之弊如明季仕途分門立戶意見横生其時社事孔熾士子若狂如復社之類凡一盟會動輒數千人標榜爲高無不通名當事而縉紳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廣樹聲援朝野之間人皆自爲於是排擠報復之端起而國事遂不可問矣我

皇上鑒前之弊

特諭臣子當砥礪品行奉法盡職不可因沿舊習致開黨與之漸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

大哉

王言所以擴公忠之益塞比私之路大小臣工孰敢不洗滌肺腸恪修職業以仰副

睿懷者臣竊以爲拔本塞源之道在於嚴禁社盟苟社盟之陋習未除則黨與未可得而化也臣聞社盟之習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爲尤甚其念始於好名而其實因之植黨於是家稱社長人號盟翁質鬼神以定交假詩文而要譽刻姓氏則盈千累百訂宴會則浹

日連旬大抵泼筆成文便爭誇乎壇坫其或庀
言未合思搆纍於戈矛彼此之見既分朋比之
念愈切相習成風漸不可長又有不肖之徒飾
其虛聲結交有司把持衙門關說公事此士風
所以日壞而人心所以不正也更見福按李時
茂惡棍結黨立社地方受害難堪一疏內稱福
州會城有社黨各分門戶如王德北林西藍等
社其社首陳子佳笄結衆歛金橫行城市尋非
啓釁攘臂爭雄列欵特參奉
旨着該撫行提嚴究追擬凡此惡習皆始於儒生而

流及市井小人尤而效之者也臣伏讀
欽飭學政全書有云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
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
違者聽提調官治罪煌煌
功令非不明肅但恐學臣視爲故套士子積習難更
若不力行嚴禁何以杜漸防微請
勅該部再爲申嚴行該學道實心奉行約束士子不
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來亦不許仍用社盟字
樣違者治罪倘學臣奉行不力聽科道糾參一
併處治則陋習除而朋黨之根立破矣

請禁砌款粘单

龔如錫

竊惟國家之治亂不一端莫大于以下犯上而
紀綱之倒置生民之利害不一事莫切于以惡
欺良而獄訟之繁興究其積弊奸謀皆伏于砌
款粘單之內請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蓋百姓有中人之產者耕而食織而衣供
賦納租皆足自贍一遇官司之拘攝牽累則生
計荒而家業不可保矣貪吏之害民或加耗或
橫徵猶畏上司之稽查里甲之舉發惟借詞訟
爲漁獵之計一人而可死可生一事而可輕可

重良懦懼非刑之考訊官吏保必得之金錢即
日後事發亦畏事內之牽連吞聲而不敢承認
矣此豪猾棍徒所以捕風捉影捏砌事款或羅
列富民之名以媚貪吏一狀而裝演十數事或
牽連無辜之輩以報私怨一事而拖累數十人
貪吏利其肰也于是陽借鋤暴懲奸之名陰縱
浮肥魚肉之計迨志滿慾飽從而假棍徒以威
勢分豪猾以脂膏貪猾相濟上下相蒙良民之
生計幾何豈能堪此吞噬耶是砌款粘單之獘
寔官貪之源而民貧之大端也至于上下不辨

壞法亂紀有革汰逃兵砌勉餉之欸以告其將
領者有出外遊棍砌橫徵之欸以告其州縣者
夫將之勉餉必非一伍一兵果有其事自應合
營連隊公同陳告豈可以犯法責革之兵挾私
怨而訐告本將州縣官之徵派必在閤州閤縣
果有其事自應里民戶衆公同控理豈可以無
藉奸刁之徒行詐騙而挾制有司臣以爲水旱
灾荒盛世時有而上下之分不明凌犯之風日
熾是誠害治之大者也臣查砌欵粘單雖有嚴
禁但日久廢弛奉行不力請
勅內外大小衙門一切收准詞訟告人止告眞寔肆
害之人不許砌欵濫及無辜告事止告利害切
巳之事不許砌欵牽涉事外若夫將有勉餉官
有橫斂許着伍之兵納粮之民公同陳告兵必
明註某營某伍有無罪革民必註明某里某甲
有無粮差寔填狀內不許犯革之卒無藉之棍
砌欵粘單以下脇上如有犯者除所告不准受
理外仍治其違例之罪載例永禁昭布中外庶
貪源絕而民困可甦挾制杜而上下有定分矣

愼刑答天　　粘本盛

竊惟國家大事首重明刑刑得其平則下無寃
民天爲發其和氣以應之否則以沴氣示警如
古有寡婦含寃三年不雨一夫抱怨六月飛霜
豈非民命關天感應不爽哉日者星象示異至
再皆係內外大小臣工不能修職愼刑有負
朝廷德意乃蒙
皇上恪體
天心諄諭諸臣以力圖修省痛改前非煌煌
天語昭格
昊蒼臣請就明刑一事言之夫刑獄之律例即
朝廷之悉書人命生死之所關也自臯陶弼教以
來歷代相承其中之輕重出入律有明條即代
有因革損益亦不爽毫髮原未有出一時之懸
斷而可以失大獄者也臣近見內外問刑衙門
具招詳內有本人雖不曾供但據伊等所供議
罪者又有云或有情弊亦未可知者皆以懸揣
之虛辭遂以定人生死之罪案殊失
朝廷愼刑至意伏乞
皇上勅下刑部誠諭內外問刑等衙門以後一切刑

名務得真情率由律例而以辦但亦未可知等字定罪違者即以朦混議處如是則修慎刑之政以承眷祐之心將見下無冤民天爲發和氣以應之矣

名臣奏議　卷七

請寬短辮議

明　楊永寧　孫光祀

該臣等議得江西巡撫臣白色純疏稱臣自入境以來隨地密詢逆寇情形惟逆賊割辮狡謀最爲脇從負固張本蓋以賊兵有限一竊踞我地方遂將我百姓割去髮辮意謂
王師所到必以無辮加誅因而鼓惑人心互相負嵎死守此愚民貪生畏咎之心非本意黨寇堅壁之計若寬究短辮之令一行則人無恐懼民自爲民賊自爲賊無可施其迫脅之謀亟寬短辮寔爲靖亂之一端再則人情顧身之外莫重于愛妻子今聞狡逆肆謀每處屯扎多在城池村庄之外脇爲百姓作外護陰借百姓作幇手望之盔賊甚多其寔强半皆我蒼生赤子我兵見人在對壘之間難分玉石勦殺之例得收其家口況見廹脇之徒究竟俱非真寇臣愚以爲亟寬脇從免收家口俾百姓無所驚怖亦不爲賊守禦立見賊勢困窮不難盡膏斧鉞且將來克復之後免有土無民之嘆除宄善後莫踰于此乞
勑部議免究民人短辮免收脇從家口特發

名臣奏議　卷七

上諭通示用兵地方仰體
皇上天地之恩
社稷生民即受無疆之福等因查陷賊地方百姓
原皆
朝廷赤子一時被脅剃去髮辮此乃愚民貪生怕
死暫免須臾之恒情今勤勞師旅征勦賊寇特
以為民若大兵所至以無辮為賊概行誅戮不
惟深負
皇上救民水火之至意且百姓自新末由徒賊反得
藉以煽誘嗣後凡大兵所到之處如有剃辮之
人持械拒敵及竊踞城池山寨不即迎降者仍
行誅戮其餘剃辮之人槩行寬免不得妄行誅

戮多方安輯以付
皇上好生之至意至殺賊之後例應收賊之家口但
真正賊寇未必攜帶妻子而行營中所有大率
非係擄掠民人子女即係為彼脅從嗣後如殺
賊之餘賊寇所遺難民子女許令民間認領不
得妄行搶掠以昭
皇上愛養元元之意伏候
命下之日通行出征地方曉諭滿漢官兵遵行再

多刊告示曉諭百姓可也

逃人五不便議　任克溥

臣惟王公將軍緝拿逃人咨敘即陞在內經憲臣條奏在外經撫臣條奏內外皆深知其未當而部覆未允者何也

世祖章皇帝時從未見奉行

皇帝親政以後又未嘗奉

旨允行而部覆仍執現行之例又何也臣以為王公將軍緝逃其大不便者有五臣請為

皇上詳悉陳之邊疆之地歸命以來不啻出湯火而登袵席王公將軍行此緝拿之令縱由至公而在下奉行之人或借此妄生事端騷擾地方亦未可知

皇上得無軫念乎此其不便者一邊俸有司陞遷艱難令開此咨敘捷徑有司皆奔趨如鶩

京師之地尚恐有鑽營之輩況外省無所稽察之事人有不鑽營恐後者乎此其不便者二有司為一方牧民之官王公將軍可以操即陞之權有司便畏敬之不暇倘遇兵民相持之事有司尚能從中決斷乎此其不便者三在內八旗諸王家下逃人不過遞逃牌一聽各處州縣緝拿

安見王公將軍俱該親行緝拿

國法既未畫一

國治亦未免褻越此其不便者四且

朝廷之法端自首善在外俱許緝拿逃人咨敘即陞是天下幾處督捕衙門矣此其不便者五臣愚以為後王家下逃人何嘗不許緝拿照順治十八年以前舊例按季遞牌統候督捕緝拿審問題敘又何必借督捕之條例以為已權借敘功之大權以奔走天下有司也哉況

皇上聖明在上王公將軍亦當自行其疏請停又何必因自己之奴隸擾

公家之赤子揆之臣子之分未為允宜揆之臣子之心亦實難自安也

買人移文本籍　孫必振

臣伏見旗下買人必於本籍查明來歷原欲共官民知覺以紀將來牽累此例遵行已久至若有力者往返庶可無力者買人殊難今伏讀新綸許隨地買人認保印檔使旗下蒙就近之便流移沾望外之恩踴躍餘生歡呼載道此皆皇上好生　聖德軫卹窮民至意誠美善兩盡之法也臣愚更有慮者恐伊等背鄉就食日久思鄉譬若養鷹饑附飽颺逃回故土既無入旗情節

在地方官已莫知從前又安問其既往親隣人等因伊生長于斯亦莫申究行踪加以逃人私與多係共居村落同鄉比廬一經事露官舍失覺之寃民受窩藏之屈無辜受累莫此爲甚合無請

勅該部確議凡旗下買人隨地用印之後或該有司自行移文或令申報該撫移咨轉行賣身原籍使該令得以查明有案賣身者知本地案存不便逃回親族人等知人在旗下不敢容留人無去路逃念自消如此部臣省逃檔之紛紜官民免逃人之波累國法民生兩攸賴矣

請寬逆人議　吳正治

切念惟孝與慈爲古帝王治天下之首務事有涉于不孝不慈者必爲之嚴禁曲防則其本于孝慈之心不得已有于法令者亦應矜憐而曲宥之使天下之人知
朝廷政治重天性而敦人倫自然鼓舞嚮風俗歸厖厚上治之成必由于此覆查緝逃事例首嚴窩隱一有容留雖親如父子但經隔宿照例治罪臣辦事督捕時見有父首其子及子首其父母者未嘗不心惡其忍然而非子之忍于不孝父

母之忍于不慈也法驅之使然耳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德意欲使天下爲子者無不孝爲父母者無不慈乃以一逃人之故使小民父子之間視爲仇讐一經投止立時拿解若係三次在逃之犯解到必當擬絞是甘心置之死地而不之恤也父子天性之親忍于甘心置之死地而不恤此豈
堯舜之世所宜有乎孔子有言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又查
大清律內有親屬互相容隱之條惟犯謀反叛逆者不用此律忍叛逆關係重大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情罪輕重懸殊在律原無父子不准容隱之語今縱不便從寬亦當稍爲分別請
敕部酌議如係父子初次窩隱該管官查實取有地鄰不扶甘結并具印結申部應照僱覓傭工及賃房與住二項上例過十日者治罪未過十日者免罪俾得暫時完聚以盡天性之情若十日之外窩主首報解部者逃犯免其鞭責仍刺字其二次拿獲者雖在十日之內亦照常治罪不准原免窩主首報解部者免逃犯鞭責仍刺字

其三次逃走窩主首報解部者免死減等枷號二個月鞭一百不係窩主解報者仍照常治罪若本非嫡親父子揑稱假冒窩家照例擬流逃犯于鞭刺外枷號二個月其扶同具結之人照保放逃人例治罪蓋于萬無可寬之中存一綫之分別庶幾
朝廷之法與天性之恩兩不相悖矣如謂此法一寬恐逃人難獲臣竊以爲不然臣見父子窩隱之事未能全無亦不經多見于緝逃無大得失但以父慈子孝德化所先而立法垂訓期于久遠

若此例不稍爲變通非所以光史册爲萬世法
也

省刑恤民　甯爾講

竊覩上古之言政者無不以省刑爲首務故文
王發政施仁必曰罪人不孥臣于二月內接讀
上諭有流徙人犯除反叛重案內應連坐者及干連
人犯仍照前
行定例遵行外其餘凡犯贓等罪應流流徙人犯如
本犯已死其妻子俱免流徙之
天語欽此仰見我
皇上于懲創之中仍存寬大之意與古泣罪解網之
仁不啻過焉再稽

上諭又有妻子一併發遣原欲令其夫妻不致拆離
一同完聚其妻子原係無罪之
天語是我
皇上之洞燭更無遺照矣臣愚以爲此等輕罪流犯
妻子原係無罪死者既已蒙其釋免而其見遣
者亦可均沾
浩蕩其間或以老病而艱于步履或以孩稚而失
其乳哺道路遼遠寒若不時衣食莫給其中之
死亡不知其凡幾矣合無請乞我
皇上垂念此等流犯妻子原係無罪但其中有至情

懇切願隨遠去者仍令同往若老弱艱難饑寒困苦不能相隨者槩予開釋聽其自便如此則
國法昭然私情亦遂而我
皇上浩蕩之恩覆被無窮矣

分別起火處分

江蘩

題爲請定分別起火處分之例清本源以弭後患事京師之地五方雜處居人稠密最爲民害者失火盜賊二事然盜賊竊發人易隄防即偶有疎虞所失者不過財物受害者不過一家若火災勃發延燒鄰居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甚至趨避不及燒傷人命慘目傷心爲害最大我
皇上愛民若子視民如傷每當失火之期歎息咨嗟憂形於色思患預防委曲周至旣嚴五城文武之責成又添八旗協力之撲救以故邇來火災

即時救護不至燎原此皆
聖澤浹於窮簷災黎登於衽席古聖王求寧求莫之心已饑已溺之意未足比隆萬一也竊以火災雖出於倉猝而起發自有其根源似於處分之例尚有宜爲分別輕重者敢爲
皇上陳之葢小民雖愚其自爲身家計即貧富不同未有不知趨吉避凶者其或偶失檢點發不及覺然亦僅十之一二而失於雇工下走者十之七八即如近日鮮魚口失火起於食店猪市口失火起於戲館米市口起於掛鑪熟食店將軍

教場復起於酒館此皆貿易之家借本營運其主店者不過一二人其他奔走趨事者大抵皆四方無籍之徒雇倩營生視人之事情同秦越而且利害不切於已刑罰不及其身或嬾惰高臥或酒後朦朧薪火燭燼無心警覺及至事起不測隻身跳出痌瘝無關飄然自得甚或與主人有隙借端報復抑或利其所有乘機搶奪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查定例起火之家原有責治此以本人不自小心畧行懲戒理固然也然有禍非已出孽由人作若不並定處分揆之情

法似未允協 臣 請
勑部定爲三等果係自已疎防者照舊例責治如係雇倩之人漫不經心致害其主累及衆姓者治以杖徒等罪至於懷嫌報復圖利搶奪審有實據比之盜寇律以重條庶各有應得之罪使人人自爲儆惕則曲突徙薪防於未然不無小補也

請嚴窩藏黨棍之禁　江　蘩

題爲請嚴窩藏黨棍之禁以息刁風以清
輦轂事據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捕役趙一學稟稱
欽犯張得力等抗工嘯民業蒙河東鹽院題參
奉有嚴提究擬之
旨乃畏罪逃匿
京師縣主給票着身等五人躡緝今訪入內城霹遇各犯糾黨數十將身等並緝票搶去鎖拉
皇城杜太監家內欽犯阮建等將身吊打身逃出虎穴幸留殘喘同伴四人現被鎖禁 臣 聞之不

勝驚駭當卽行令司官添差協拿追究各犯而杜太監亦挺身到案供係見應官帽四執事愿將各犯到官隨將正犯陸續送城而捕役亦陸續送出惟首犯張得力捕役劉俊英二人未經到案 臣 當經訊明除將案內人[redacted]發司看守案外人犯仍行名保送部外但 臣 思
京師爲輦轂重地我
皇上威德感孚紀綱嚴肅臣民罔不遵守而張得力等身係重犯輒敢悖
旨潛逃太監杜新民輒敢隱匿不首其中內外之合

諜官民之訐訟在部臣撫臣自有題請臣亦無
容置喙第
禁城非窩藏重犯之地太監非護庇黨棍之人若
不重行懲究必致刁風愈熾臣謹據實題參伏
祈
勅部嚴加究治庶幾甸肅清而奸棍斂跡矣

熱審減刑

趙蒼壁

題為請酌定熱審之限以順天時以廣
皇仁事竊惟聖王行政貴法天時仁主制刑惟矜民
命故已行之例可稍更不世之恩可特沛也我
皇上留心民瘼事無鉅細咸廑
宵旰而於刑獄一事尤加詳慎或
頒詔肆赦或改重從輕或矜疑減等渥仁厚澤浹髓
淪肌雖夏禹泣罪成湯解網曷以加茲臣於熱
審一條欲請稍為更定者查定例熱審以小滿
後十日為始至六月終止凡有罪犯俱得寬減

按熱審以小滿後十日為始原從節氣扣算若
扣至大暑之終立秋之前則每年熱審日期自
能畫一如止以六月終為限則每年節氣有遲
早遂致熱審之期往往多寡不一查上年小滿
後十日起至六月終止計六十六日本年小滿
後十日起至六月終止僅五十五日是本年熱
審之日較上年少十一日矣臣思刑賞莫善於
法天請以每年小滿十日後扣至立秋前一日
止則為日均平普天共邀寬典蓋立秋之前正
係夏令中伏之候炎威若焚原未稍減人當其

時頻滌鬱蒸多成疾疫肌肉綻脫易於糜爛
獄不得邀恩情實可矜伏乞
皇上頒諭內外用刑衙門將熱審限期改至立秋前
一日止并載入新定律例內垂為令典則
皇上好生之大德實與天壤同昭矣抑臣更有請者
軍流人犯每歲十月至正月終奉有
恩例停其起解而罪應枷號者六月十二月仍行
枷號通衢則是酷暑薰蒸炎威四逼嚴冬冷凓
風雪侵肌因之受暑受凍而斃者不可勝數仰
祈

皇上勅諭用刑衙門酌量情罪輕重暫令分別監候
俟立秋立春後枷號示衆則恩愈溥而法不廢
矣至於八旗枷犯原置放本旗門上前因偶有
脫枷散放改令轉放別旗但枷號之犯半屬窮
丁互相轉放遠隔數里单妻幼子送飯維艱設
有疾病無人照看情殊可憫臣愚以為既有城
門尉城門校千總撥什庫披甲人等詳驗枷封
收管又有滿漢官巡查併定處分之例立法森
嚴誰敢故縱以蹈法網并祈原照舊例仍着枷
號本旗門上俾獲生全此亦

盛世恤民恤兵之祥刑也

敬體欽恤之隆　熊一瀟

題爲敬體

宸衷欽恤之隆請

敕推恩直省以共戴

皇仁事伏見我

皇上因天時亢旱軫念刑部罪犯

特命滿漢大臣詳加清理其會審減等諸案現在一

一具題使瀕死餘生復得再覩天日下重民命

於以上格

天心雖古帝王泣罪解網之仁不是過矣臣惟我

皇上祥刑一念即

上天仁愛無已之心也

天心靡所不愛故生成長育原無一物之或遺帝德

無所不周則惻怛慈祥又寧有一民之不被但

地方或有遠近之殊

恩施不無後先之漸臣伏察直隸各省刑獄諸務原

係該督撫奏讞三法司核議近復有熱審減等

之例是

朝廷明罰飭法之中已寓尚德緩刑之意諸臣奉行

問擬當無不再三詳愼矣第其中亦豈無倚或

堪矜而法難姑縱獄雖已具而事尚可疑以至

讐扳之波累中証之牽連在督撫恐蹈失出之

衍未敢竟行請免而愚民身淹時日之久或至

瘐斃囹圄當此曠典奉行之時皆在

睿慈惻惘之內察往例曾有恤刑一差今恤差久停

自難議復是必

特沛綸音庶可

恩周中外伏祈

皇上俯炤刑部清理獄囚之例

勅下直省各督撫速將一切監禁輕重罪犯已結未

結之案逐一詳加清理其中有情可矜疑及無

辜被累者小者竟行釋放大者據實具題請

旨定奪則

皇仁普天共戴而和氣益以致祥億萬年無疆之庥

當軼于唐虞三代矣

盜賊勒贖可駭　楊素蘊

題爲盜賊之勒贖可駭防將之玩縱特甚謹據聞
見數陳仰祈
勑部確查嚴懲積習以安民生事近閱邸報見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土寇竊發刼寨殺人時時見告
臣每留心體訪聞浙江一帶盜賊以富室爲奇
貨防兵又以盜賊爲居閒交相迫勒以博廣利
而獲厚賫而士民之飲恨受害遂有慘不忍言
者矣葢彼處凶橫之徒往往結黨成羣散則爲
民聚則爲盜擇殷實大家不時刼掠并將各家

人口擄歸巢穴縛禁凌逼名曰餉戶又復潛通
線索於各人之親知族屬俾携重貲而來贖名
曰助餉心滿意足則得全首領若稍有抗延則
立登鬼籙嗟乎此何一非
朝廷豢養之赤子何一非
國家供稅之丁男而乃令其伐骨吸髓日飽虎狼
之腹也如今夏四月內落瓜地方子衿徐仁振
被盜成擒勒贖千餘金又五月內王店失事擄
去百餘人并舉人史過各勒贖千餘金數百金
不等俱係杭嘉所轄斯非其明驗確據歟夫旣
已擇人而食公然爲獸比勒贖之行則住址姓
名自昭然難掩且千百爲羣又非零星一二倏
往倏來可以飽颺而去也地方道府有司何難
旦夕撲滅盡絕根株而顧任其橫行無忌莫可
如何者何哉推求其故則以防兵暗與賊通賊
得利則防兵瓜分之賊有事則防兵縱逸之百
姓一有聲言則兵賊交恨未能報賊之仇而性
命已先懸於早夜不可知之天矣故寧忍死而
不肯報官且州縣懼於督勦樂不報聞督撫絕
不留心從無稽察致使流毒蔓延長此安窮伏

祈
皇上勅下該部確查前項失事地方係何將分汛
日有無塘報有無緝獲防兵何以不佐賊而反
縱賊何以使百姓畏賊而兼畏兵以上情弊務
期根究明白治以應得之罪則懲一儆百封疆
民生兩有攸賴矣

國朝名世宏文卷之八工集

錫山平漢英雙河輯

同里　朱　鎬岐載

王　資甫田　同校

河堤有備無患　于可託

題爲河堤有備無患謹陳得失情形伏祈
睿鑒採擇事竊惟河運歲輓漕糧數百萬上以供祿
養之繁多下以給軍需之浩蕩淤淺則挑濬宜
急潰決則補塞宜周夫挑濬隨水之淺深不可
預計獨是補塞一事有以逸待勞以暇禦卒之

法大約其失有三其得亦有三惟聽
皇上鑒照採擇焉夫河水泛漲河岸不時冲決待其
冲決而後補之非什倍百倍之功不能塞其罅
漏非什倍百倍之費不足供其支應語云江海
之水不足以實漏巵以
朝廷有盡之金錢而供河漕不盡之用度未獲漕之
利先竭漕之費一失也其河水泛漲多在每歲
仲春農事方興之日朝取幾夫焉驅之畚鍤夕
增幾夫焉驅之修築東作既輟安望秋成夫漕
糧出於民民無倉箱之畜國家欲收豐廪之積
未之前闕二失也且臨期補塞正當波濤洶湧
之際投之以石其孔方多投之以沙土木樁椰
稍等項竭不資之費僅以救目前之急不移時
而土漂椰散又成一大竅穴矣無惑乎河工錢
兩前支尙未銷筭後支又告請發年復一年止
以河決爲營金之計三失也臣思天下事治於
未然則易爲力救之於已敗則難爲功特患無
實心任事之臣耳請自今
[illegible]頒德音申飭總河及河道所屬諸臣每遇霜降後
於九十十一月間率役鳩工沿河親勘形勢相

其某處土薄而易決費工幾何某處舊決而新
潰費工幾何令小民深下木樁厚培沙土用力
少而成功多約其所費較之臨期當十省四五
也其得一農隙閒暇做古除道成梁之期不妨
業不病民其得二且其秋高水涸趨工者得盡
力於修築度其勢不堅久不止一勞可以永逸
其得三至於夏秋霪霖潰溢間有不過隨時補
苴以謹蟻穴者也抑臣更有進河工募夫雖有
額設恐奉行不善民間不沾實惠或以充猾吏
之囊或以飽奸胥之腹每遇修築仍派里社斯

尢小民之疾苦無由
上聞者仰祈一并
申禁如有此弊一經舉發即從重治罪將見衆事趨工百姓無橐鼓之歎而堤堰鞏固河漕慶安流之休矣

二失三得情弊瞭然洵爲碩畫　平雙河

黃淮全局情形議　慕天顏

竊運道堤堰惟賴淮水與黃河交會刷沙歸海淸口無病則湖水足以敵黃黃沙不致倒灌海口無病則黃水自無淤墊奔流不致肆決此用水治水不易之法也臣考河防一覽言之鑿鑿今累年堤工告決淮揚苦災止因擅開周橋決翟壩以致淮水湍下漕堤大壞淸口遂堙黃淮相背淤沙囘溯下流便咽上流四潰臣謂受患本源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臣至淸水潭見築堤就淺施工得宜但周橋翟壩未閉

新工雖堅舊堤危岌又至淸口㳟撥測湖水不能射出天妃閘莫若築壩使全淮入海臣愚以爲閉壩而疏淸口并修翟壩實治淮之上策即可治黃治漕矣黃淮既交應從海口潮雲梯關而
上逐節審視而疏治之至於各決口通盤估計修築一勞永逸機有當乘工難偏廢與其歲歲請告孰若併於一歲動工臣愚以爲開海口而築諸決同時并舉實治河之上策即以利漕利民矣臣請歸水故道惟在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洩臣因民災起見漕運爲憂敢瀆

天聽

勅下部議實力施行

請議植柳以息民力　朱斐

竊惟河之爲患亘古爲然漢賈讓論治河上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此今之不忍行者也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此今之不可行者也無已惟有漕運一法上關

國家之命脈下係軍民之安危此誠今日第一喫緊事也但河口年年有決河工歲歲有脩止計補苴于目前全不綢繆于未雨民力幾何而可不爲之早計耶此豫撫佟　疏稱每年民間賠累四五十萬無怪乎其百計圖維也臣於去年典試湖廣道經河南一帶見兩岸堤柳殘伐殆盡問之土人云往年尚堪支用本年因協濟江南大工將柳株盡爲採取矣臣竊慮之夫柳埽爲河工必需之物即云發價購買萬一柳盡株絕河患劇發一時堵築無資將若之何前見清水潭興工竟無盃土河臣請於客船內帶土以濟急用不大可危乎臣請懸一賞格

敕下江南河南山東三省臨河官員但能植柳幾萬

株者作何議敘植柳幾千株者作何題敘不必於三年之後必俟柳大株成而後論功則從事者衆矣可於運柳州縣設法官造運柳小船各若干隻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以省民間僱船運柳之苦有能造柳船入官者與前一併議敘此皆趣息民力綢繆河患之先着也再有請者捐助河工事例原議今年四月停止但大工未盡報竣又奉

上諭添設遙堤此誠萬世隄防之至計錢糧浩費不貲將捐助事例俟有成効另議停罷

河差久任　　朱之錫

准工部咨該臣查河防一覽書內故明河臣潘季馴題爲申修事宜以圖永頼事部覆欵開一久任部臣以精練習前件看得河工最巨治河最難其司道各官非久于其任精于其業鮮克有成者今河臣潘馴知其故申議久任之法特以中南兩河郎中爲請而又舉見任郎中羅用敬沈修賢能令歷任九年方行優擢蓋兩中河之地甚要則倚辦甚殷且見任郎中卽稱得人是誠不可數易者合無悉如所議今後二河郎中卽于工部主事查有曾經分司河工遴選推補查果職業克修咨令歷俸九年破格遷擢如有異績卽于京堂缺內推補此又法之相須者也又查故明給事尹瑾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內開一重久任以專責成照得事理必閱歷而後熟施爲必諳練而後精況河道之職關係最重中間地形之險要水勢之緩急工程之難易經費之盈縮使非久于其任者當之則雖聰明者涉穿鑿開大較者昧設施先年屢經題准久任然非定立章程甄別淑

愿則賢且勞者反淹滯而不才者反苟安合無今後管河諸臣俱令久任如累歲賢勞著有成效者准與加升職銜令其照舊管事其為河道裨益非淺鮮也至于才志庸劣不敢負荷者聽總理憲臣不時奏請更焉庶幾人思任事而規避不生卽我

朝定鼎之後前河臣楊

題為請覆河差三年舊例以為定效事一旣部覆河差舊例三年一換後因河道而兼稅務者滿漢並差不便互異題改一年令總河臣疏稱滿

司旣裁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覩其成非三年鮮濟誠從河政起見相應仍復三年等因具

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又于 順治十六年正月該臣

題為愼重河上職守一疏部復內開看得總河臣朱 疏稱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若一年一換誰肯為經久之圖合無仍照各河差例改為三年等因查各處河差俱係三年其通惠河于前順治十二年因滿漢官同差不便久任故照關差一年之例嗣後新差官員應照舊例三年更換可也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該臣看得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而民生安危亦于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略異致節序之流轉相催卽使明敏之官亦必身親歷練然後當勢應變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河臣潘季馴科臣尹瑾皆有久任之議卽前河臣楊 復具有愼重河工之疏俱經部復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升轉又兼滿漢

并差議將管河命司亦改為一年敢不欽遵

成命第河工關係旣重水性變遷爭在呼吸若一年一換初則生于未諳及至稍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悞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兩河國計其管河分司漢官仍照前

旨三年一換為以差停遷轉俟其回部考核之後任與叙升旣于新例無碍

國計民生于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所裨河政非淺鮮也

運河要着　　李瀚

切惟漕事莫多于東南。來南數千漕艘。俾取道于淮之運河。凡三百餘里。此受黃河之水。而南洩于江。其為河也。兩岸相距。至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橫一册而已。其北為河口。有天妃閘一座。黃河之水。從此灌入。夫黃河之水一石。其沙可得五斗。特以湍急。溜沙走。不淤。朕于河。身。常。遷徙者。尚以沙淤之故也。至于灌入運河之狹。而水緩矣。水緩。而沙淤。矣。帶水如灘。而為全漕命脈。豈容日淤一日乎。故明制此河。單行漕

艘。天妃一閘。啟閉有時。漕艘盛來則開。過完則閉。運水暫入。清流常通。一切官舫民船。至此盤壩。裡河外河。各分舟楫。接濟所以淮安鈔關納裡料外料。至今仍舊用水之利。而免沙淤之害。此法此制。在當日鑿河之始。業已通盤打算。不可易也。不意

皇清初定甲申乙酉之年。四藩往來江河劉某據淮竟弛閘禁以漕艘為貿易之舟以運道為可潭之水遂至十餘年來閘禁不復夾河橫流常時洩入致歲河身增高數丈秋冬水涸近閘一帶高于外河丈餘而不受水矣必候南旺大作挑入內河消勺為一應趕帮回空之用若少旱之年勢必改陂渡官船挑濟所費不貲倘值水澇害更難言見今河底較高于淮城根丈餘兩岸皆係薄土擁掩不但潰決為虐全淮覆溺數縣其魚而瀰漫之際牽挽難施漕艘何恃無恐夫自此閘戶弛禁

大清十數年來未行議復而運事尚能支持不壞者會有天幸如以大事論之及今不講年復一年淤日益淤撈淺幇堤總屬無益運官大可憂也

朕近當事諸臣不即議禁即偶一詳議而旋中止不能奏請者一。阻于地。梃之。說。許設。游嫌。疑一。阻于勢船。之撓。亂法。難畫一。也。天妃閘地名清江浦向來載船過壩原有各行生理人等久成廢散一旦議復未免有地方豪棍指稱打點議券攢除非借口某衙門使費即捏造某官宦說情風聞汙穢而

功令凜朕故官紳人等寧抱隱憂以聽其受害莫肯冒不白而先商曲突矣其尤不得行者向來文武各衙門皆有貿易船隻隨有奸商假冒夾帶

犯禁私貨闖關漏稅恐一盤剝情弊難掩近奉
明禁尚恐不能盡除且也從來官客攜帶家口甚
有不肖包藏商貨不樂換船直行莫阻當事者
又恐法行于賤而不能行于貴是謂無法不敢
不行不知天下之害不救于將然而因循顧盻
積至難挽將如國家漕事何耶伏乞
皇上勅部行令督撫按漕河諸臣詳查當日禁口事
例酌以目前事宜權利害之大小持商賈之兩
便不當以嫌怨二字橫于胸中虛公商確務在
力行倘有借端科詐棍徒訪拿渓究仍嚴究各

衙門並武弁紳衿借勢開行陋習更請
大誥中飭勒石閘口漕船之外不許一應往來仕宦
及文武大小衙門貿易私船違例由閘者即行
指參至如大兵往來除換船之外南北直達之
船爲數無多若河工由閘銀兩不妨取給于壩
口五大行之內此外則如艨艟巨艦從來屬在
外河淮揚漕道惟議小舟浪座官划于江共利
豈可從舟于小人狃南北直達之利而生令
國家大事一線難通哉此中詳悉變通在當事者
多方酌議立禁之後尤須河臣將節省歲批之

餘渓濬舊隄積久使河身得復原應從此漕運
咽喉有疏無梗而次之則近淮數縣城郭土田
免墊溺之患再次之則南北往來客載
國課無匿漏之虞矣

運道宜亟變通

史彪古

臣一介草茅蒙
皇上擢居中秘歷有年所又蒙拔置言路
聖恩優渥刻刻圖報稍竊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基命宥密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
凡臣子所欲言皆
睿慮所先及復有何事可仰佐
高深于萬一臣惟今中外又安四方和會正與民休
息之日賡颺太平之時而
皇上宵旰憂勞歲費金錢數百萬以投漏巵者惟黃

河大小河臣所爲拮据奔走朝夕兢兢罪戾是
懼者惟黃河是億萬生靈日夜憂心漂溺而輸
薪納稍竭膏血以從事者惟黃河是河之爲害
綦大矣而究其所以爲害者則以漕米仰給東
南運道之所必由旋之于海既有斷續之虞嵩
之爲阻逆潰泄決之患即黃家嘴乙工河臣非
不殫力經營而上流迅急此築彼開積日累年
何所底止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惟有別求運道
聽其入海以不治治之庶幾猶得中策耳臣嘗
蒿目時艱于役途赴京之日徧近地之士人訪

漕規舊制沿河額設淺夫唯令濬河使深幫堤
潤厚不許堤上加高所以使漕河日深漕堤日
厚河湖水發勢足承當至明季止知增堤並不
濬河致令堤雖日高河身日淺易于沖潰目今
工築方興所宜申明濬深幫闊之規務期久遠
者此其一也臣又聞從來河工之弊戶面以下
多爲層級看之似深其寔上寬下窄挑深一丈
止可筭五尺耳水發停受不多又怒濤搏擊日
面寬處易于坍決今番修堤勢必濬築并施務
須計工開方如口面十丈到底須七八丈爲率

不得仍前虛應故事此其一也臣又聞漕堤一
線每患諸水浸嚙向來興鹽等縣鹽場去處皆
有港口若使一一清理設閘以備開泄則高寶
等屬水有可消漕堤可免浸潰是又在河臣之
親歷確勘果否便利無害以爲行止以圖經久
者此其一也又聞沿河額夫每以積蠹包攬專
以有事爲利不肯寔心用力以圖堅固又河上
柳枝不足兼用蘆葦作埽塡岸性既鬆脆豈能
久長遂有此處方築彼處已漏上圖加土下圖
通流之弊尤宜申飭管河官屬躬親督辦入夫

物力務有定用不得苟且塞責此其一也至丁協濟人夫每府不下四五千名皆經該地方津貼而來聞皆按月計筭每名給銀四五兩不等是每府每月定費津貼銀二萬餘兩此皆出之里戶當此各府水旱之災正項尚且議蠲額外豈堪重累前部臣王募夫之議原定每名給工食銀六分今河臣雖已改用派夫豈有募則給工食而派遂不給工食之理但據河臣止稱續派之夫動支現銀召募至協派到工之夫止請准免本身丁粮以爲鼓勸未見議及此外給銀

似非撫恤之意所宜一體議給工食應將原派地方按月津貼之銀行令停止或將應給工食銀兩即發原派地方給償里戶以示撫恤此其一也又河上水決泥窪人煙斷絕將來天氣嚴寒冰凍風雪此輩夫役僵手赤足日既服勞夜無棲庇必致連牽倒斃人命徒傷大工難竣亦宜申飭管押官吏必須定心仰體

皇上撫恤至意就近酌覓公所設法安頓俾臨寒之中尚得苟延殘喘此其一也總之河工重大聚役多人既不可不經畫久遠尤不可不極意撫綏于萬分難已之中愼重得一分即收一分定用撫恤得一分即有一分救濟耳

再陳運道機宜　　史彪古

臣忝列言官有聞必
告於前月十七日有河工底績難期運道變通宜
亟等事一疏昨經部覆復奉
特旨着差部院大臣會同總河總漕江南江西總督
詳看確議具奏應差大臣職名開列具奏欽此
仰見我
皇上留心國計採及芻蕘誠千載一時之隆遇也臣
不勝踴躍感奮再竭愚忠備列改運機宜六事
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因地利從來體國經野必貴因時制
宜臣前所奏河形原係訪聞大畧至其中逶迤
曲折或高下之間而險易頓殊或尋丈之隔而
迂直逈別以臣旁採傳述之愚誠自不若差臣
目擊身親之詳盡惟在不拘成轍虛心確訪相
視遠近量度先後擇其便利次第興工庶費不
虛糜而功可易奏矣一曰通民情凡事易于樂
成難于慮始臣固已言之矣民情不可過狥亦
不可過違今內河一帶水潦不至之處小民或
多佃種其間一旦驟加開濬恐致失業必須計
畝給價毋令向隅其閒坟墓室廬適當北道更
須酌爲迂避以全澤枯覆露之仁則民不怨咨
而樂爲從事矣一曰均勞逸夫南宿州一方黃
河之所不由今若起當地之夫開當地之河則
民少工多恐有偏枯之嘆若移用黃河舊夫則
窵遠難應又多逋亡之慮是宜酌量公派或召
募淮揚饑民給以工價尅日計工並以治漕之
方寓救荒之法有不子來恐後者哉一曰擇任
使蓋人之才分各有短長故老馬可借識途耕
織不當移問況治河一事非關民務不尚文章

只貴習見習聞吏在慣勞慣苦地方若有確知
河道之者民心計精强之吏士或公同薦舉或
自願條陳皆可量假虛銜以責實效而以信賞
必罰隨其後有功者定授爰冑者重懲必能拮
据鳩工中協獄會亦大畀于循資受職優游坐
嘯者之所爲矣一曰計久遠大凡非常創舉既
在規模素定又須變動不居此趙充國屯田湟
中而便宜日上也矧河路紛糾犬牙相錯今于
改作之中其淤流婉轉或于彼有數十年之患
而或于此有數百年之寧謐或于彼歲課工役

而不足或于此月程期會而有餘斷當廣思秉
謙擇善而從終期避黄家嘴一路之險阻而務
成一勞永逸之濟規所謂神而明之有治法而
尤貴有治人也一日消意見人臣國爾忘家公
爾忘私故功不必自已成名不必自已立惟期
共勷
朝廷之事以舒
君父之憂言者不得讓之于前行者不得諉之于後
且言者不必恤行者之勞瘁行者不必避言者
之嫌疑此臣所夙夜自矢尤冀諸臣之夙夜共
矢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仰祈
特勅奉差大臣備悉機宜斟酌盡善于臣所已及而
籌其緩急之方更于臣言所未及而廣其變通
之畧務令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效庶不負
皇上憂勤至意而萬世永賴其利矣

河防石堤　徐惺

竊惟隄防河決每年積夫辦料浮土築堤歷來
治河諸臣相沿已久何容臣贅但臣一得之愚
倘收尺寸之效敢不爲
皇上陳之臣惟採柳作埽者因順水而利用集石壘
堤者亦因地以制宜倘或地有高下之不同水
有緩急之互異堤所應築石所宜用與其經年
經歲所費不貲採柳傭夫易于朽壞何如增修
石堤之爲一勞永逸也議者必謂石堤之說難
于採辦鳩工爲難不知夫柳一項每歲費

朝廷幾十萬金錢不能堅固以保無虞今若以河防
現在之夫力爲石堤萬年之永利何難告厥成
功惟在治河諸臣之定心任事加意節省耳查
山東河南江南三省河道接連咫尺若山有石
可採者亦復不少向如韓莊之石堤徐州之城
堤以至下洪不費公帑已有成功今如山陽上
自新溝下至馬邏中歷淤工蘇嘴等五大險工
關係淮揚二府高寶興泰鹽城山陽等州縣城
郭田廬每歲估計不下二萬餘金以及徐州之
大壩郭家嘴等處議築石堤皆不容緩又如高

家堰一線石堤內列通運洪澤高郵兩湖伏水泛漲堤石衝壞查白駒亭河臣潘繼馴修舉迄今賴以為利今數十年來水與堤平危于一綫若不亟為增修有甚不可言者伏乞
勅部行總河臣盧公祭酌前慶地勢凡河干水性無碍處所有石可採有港可通舟楫者就山取石就石燒灰壘石成堤其計用匠役即于州縣僱募額夫內頂補工食刻期完工倘行之一處即可省一處夫柳之資行之一年即可省百年歲修之費紓
國計而奠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河工利獘 宮夢仁

切惟水衙金錢耗于河工者最多河工之獘惟折夫採柳為甚採柳之獘病民折夫之獘病民而併以蠧
國總督河臣止總其綱沿河數千里同知知縣以及佐貳等官仍因陋習恬不知非勢不能家至而日見其為害可勝道哉河工需柳俱用見價于買不許騷擾里遞屢經嚴飭乃不肖有司因而為利積年蠧役朦混作奸借望青採柳之名其寔分派村里絡繹追呼雞犬不寧如用柳百束則科派千束應給價一錢則僅二三分近地可採故遠派千里之外以致鄉愚畏難聽憑胥役折乾此處既折轉派他處輪流苛索究無了事及運柳到官工又復收受不時刁勒使費官之採柳者一而民之耗竭者已數十倍矣臣謂買柳既有官價何必復派百姓司河各官各自地方出柳之所身履其地用價採買責令衙役運至工所不過數日可辦何重困百姓至此極也若折夫之獘流害更甚沿河緊要工程額有歲修夫役果寔有督課先事綢繆自無沖決之

患及淤淺之虞乃沿河各官猾鼠同衆聽令奸
棍營謀委官如額夫百名者止用三四十名餘
盡折乾肥橐及河官點查但僱就近村民充數
即在工夫役委官又派索供給私折曠工按畝
有入工無定課迨至洪水泛橫或亢旱淺涸勢
必差派里夫重擾百姓後事而圖之用力倍而
成功難萬一潰決阻塞又費
朝廷無數金錢誠可惜誠可恨也伏乞
勅諭河臣寔心釐剔摉㭊必責成河官足價平買不
得苛派里下重爲若累夫必寔亡到工督河各

官親身時至工所凡應築者應挑濬者計工派
夫計夫勒限不許濫委一官私折一名亦不得
擅派里夫并責成工部分司時加稽核以杜欺
隱有故違者立行申報糾參庶民困蘇而
朝廷得收工之寔效矣

河工重大情勢　張惟赤

臣向受
世祖章皇帝厚恩今又蒙我
皇上異數擢臣愚戇取臣備補科員此寔千載非常
恩遇竭臣頂踵不足報稱又何敢以瑣屑事情仰陳
塞責竊惟目今最急最重之時務莫如河工以
天下南北之咽喉動兩省十許萬人之工役費
國帑民膏百餘萬之金錢而又當此異常災荒之
時候人情地勢動須萬全若不務計久遠加意
撫綏豈不虛糜

國家一番不貲之物力仰負
皇上再三軫恤之深仁臣昨閱邸抄見河臣已將入
夫河工情勢具報奉有本內事情俱將羅多所
請行所派夫役着該督官務加撫恤之
旨益見
皇上加意勞苦之民至懇至切臣目擊情形又伏讀
明旨尚有一得愚衷或可佐河臣未議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竊惟河工有黃河裡河歸仁堤等處而保
民通運要以裡河之漕堤爲主今年州縣悉成
澤國運道盡作洪流皆係此堤冲坍所致向因

通漕之故跡有漕運不用黃河之一法焉請得畧陳其槪夫天妃閘之所以險阨難治者以黃水逆冲與淮流相鬬故也若不用黃河竟從閘傍築堤迤邐以通白洋河南之小河此河畧有壅積稍加疏引以達宿州之扶利橋轉入徐際口小河過徐州伍家山口舊河其間數十里須用挑濬原有河路可開即入徐州黃河而所用之河祗此十餘里順流而下即由琵琶山口入當年之舊運河仍歸今之泒莊閘出夏鎮矣舊運河見在民船往來不過少爲修理閘座便可

通行無阻至宿州南境以北之小河皆與諸湖之水相接但當沿湖量度遠近設立閘座水大則閉閘以扼之水小則開閘以引之可以垂之永久即或稍有淺阻而清河之水便于撈濬非若黃河之沙礫易汙黃土之鬆賦難堤也如此則黃河之水竟可任其所趨第歲加疏導使海口不塞則內地永無氾濫之憂矣至于輓漕上下既可免黃河數百里風濤之險又可省徐州以下每年佈訂之費及新捌開每年挑淺之工計似無便于此者但頃天下事易于樂成難于慮始今欲將清水內河隨處開築計里設閘不無仍有勞費然移治河之費以爲設閘之費移治河之工以爲開築之工即可以一二載之勞貽千百年之逸由是河銀漸可歲減河員併可量裁其得失懸殊瞭若指掌孰與以生民有限之膏脂填黃河無涯之巨壑年佈費而歲爲工竟不知稅駕何時者乎臣受

恩圖報有聞必陳仰祈

皇上特勅河臣虛心諏訪加意講求相高下之形勢定因革之機宜餉其確可變通便須着力擔當

刻期改作此寔當今第一喫緊之要務也

謹陳河工　慕天顏

竊惟今日急務莫如河工下關民生安危上係
國家漕運河臣寢食河干非不竭力圖功而黃淮終未安瀾運道日多淺阻今歲漕船六月後另挖引水小河且多方盤剝僅而得過此不過邀
天之倖取效一時豈可嘗試而不急爲之計哉
臣自去歲請假往返經過河下兩次目擊形勢更加訪之土人知今之河道處處與舊制相反爲今之計非復從前治河通運已成之效而欲別求通變之方竊恐曠日遲久爲害彌大請得以聞見爲

皇上陳之竊查南北運道全賴黃淮二河交滙于清口而始得通行猶恐黃河沙壅必束淮以敵黃使之東歸于海而不得南入天妃閘內河外河兩皆迅通而沙不得停此舊制也今自周家橋翟家垻堤岸崩潰淮水旁流不能全力敵黃于是黃水漲漫反決爛墩口而入洪澤湖矣又天妃閘啟閉無常黃水復分流南下直灌清江山寶內河矣因而海口水緩沙停如連義蘇嘴等伍大險工皆成荒埠而洪澤湖底與天妃閘內外河身向受河流漫入者又皆淤墊高起黃水不仍無所容勢不得不又決黃家嘴矣治河者不與之以去路但知堵塞決口此口雖塞彼口必開于是黃家嘴纔閉而七里溝又決矣今春七里溝報合龍門而新莊李家口顏家河一帶淹沒田舍汪洋無際又經撫臣報灾矣漕臣又報黃河倒灌閉垻塞駱馬湖口矣在河臣因時酌計不得不築垻塞口意在待七十二泉山水發時開口南下接挽糧船無奈山水之發有大有小或早或遲勢不可恃所以必致另挖引水小

河而後今歲漕運始得北來究之河流未順決灌不止今歲回空半將東阻本年運道能不驚心臣以爲不傚古人之舊制堵淮水之旁流合黃淮兩河爲一以復出海故道則雖日費
朝廷之金錢無益也臣所謂舊制者凡周家橋翟家垻高良澗高家堰長堤之傾潰處盡行修築直束淮水不得分流使竟全出清口敵黃水而同東出海此其一也復漕規舊制天妃閘以時啟閉無令黃水得時冲入內河以致積沙淤塞此其二也北自湖口南至寶應一帶運道凡被黃

河沙淤淺阻之處皆大加挑濬使水歸漢泓不致冲決口岸瀰漫田野此其三也安東海州一帶舊時下海水口甚多凡經沙淤之處皆令相視疏濬使水有所歸而後決口可塞一塞無再決之患而湖口不必塞堤黃水自不倒灌矣此其四也此四工者又必合其形勢而通度之合其物力而通計之分官善任一時並舉衆工易成此呼彼應血脉貫注而後事半功倍若使一工不興則三工盡棄即或先後不齊亦歸徒勞無益至其間採辦物料督察夫工是又在河臣

之寔心照料至于清水潭一工經數年工築費不貲金錢而萬難底績爲今日所最難奏功之處臣以爲前四工既成則清水潭可不勞而塞何也潭口之決決于周橋翟壩旁溢之淮水爲害耳上流既塞下流自平得尋源治本之方庶用力少而成功多又可省

朝廷無限之河帑臣一得之愚皆係古人已成之效不但目前可濟大工即永遠可成安奠矣

治河全局

靳輔

爲河道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容遲臣謹先陳於

奏之原并將因勢利導之策分疏具題仰祈

皇上睿鑒速賜久行以通運道以足額賦以拯昏墊之民生以保見在之田土事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于其他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

係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中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于岐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爲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銀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

沙停水澁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
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
海而無滯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冲潰之後
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
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
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
漲黃漲而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冲潰矣
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冲潰矣王家營二鋪
口邢家口等處冲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
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家壩

等處冲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
河冲決清水瀉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
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
分洩不復併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
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
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
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
水大黃淮又復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
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
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冲九處之外又將高

良澗板工冲決口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
冲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
加冲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
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冲決于
家崗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冲
開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麻河歷楊家廟會合
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
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
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
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

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
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
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
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
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道亦淤今淮安城堞
卑於河堤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
澤湖底漸成平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
之河身既已墊高若此而黃河裹沙之水則自
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
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

無日不加高者此時不及貲人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不免昏墊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刻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

第一號　靳輔

今日河之最宜先者無過于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寛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堤堵決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舊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濬也今自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用水刷沙卽曰不必挑濬而東水歸漕則又必須築堤既築堤矣與其取土于他處何如取土于河身寓濬于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于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十丈舊有之河左

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土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冲洗。不待多時。卽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虞。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濬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卽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堤底濶七丈。面濶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

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関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堤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鈌窪須增塡者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土高三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增土五

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于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筭總之離堤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筭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

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関外以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遥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固原大水驟至不能承當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関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

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
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堤束
水用帑萬金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
也惟是近海之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
于高厚堤底止須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
須六尺亦一体照取河心之土築之兩岸共堤
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百丈每丈用土
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百方用夫
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銀四
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需

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其需用
人夫共計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
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名按工
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
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更有缺霪須填者有
存舊堤之土多寡不等者并堤段長短丈尺之
數逐一書明標計之上仍立簿一本一体登記
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
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式挑築
可也

第二疏　靳輔

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
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
也然下流雖治而上有淤墊之處不行及早疏
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
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
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
會黃之所自淮流東决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
帶湖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
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

一道矣查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口
一帶沙淤之處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面
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
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
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
堅硬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
故雖離河深二十丈之遠而易于冲刷不久便
可合而爲一也惟是此除淤沙既易冲刷而臣
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
恐一時冲刷不開又于他處生變亦未可定其

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于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冲闢淤沙。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

第三疏　靳

臣惟淮河之下流。既已疏治。則水可由[illegible]黃刷沙矣。但歸湖一帶。除見在原冲各決[illegible]其餘堤岸無不殘缺單薄。危險堪虞。若竟堵決口而不先修殘堤。俾極堅固。則水將尋隙他潰。勢必堵者方堵。而決者又決。豈非徒費錢糧。徒勞民力耶。故幇修堤岸。又斷不容緩者也。查工部尚書臣冀如錫等條奏疏內。原有石工定要加高三尺。殘薄之堤。一律修葺高良澗一帶土堤。必照修築高堰之法。一律寬濶等語。蓋石工

之費。數倍于板。若將高良澗五千二百餘丈板工。盡改爲石。費實浩繁。即或石仍石而板仍板。然兒據山盱同知多弘安估計加高幇濶工料冊內。開自七里墩至周橋閘。共長一萬一千五百餘丈。應用石埽板工。并修一帶殘缺段。曰共需銀三十九萬五千五百餘兩。板工一項。皆係以樁擱板。以板束土。用之平日。尚有不能耐久之虞。若遇大水乘風。一擊而土鬆。再冲而土卸矣。今欲求費省工堅。惟有幇修坦坡之法。可爲久遠禦堤之策也。其法於堤外近湖之處。挑土

幫築坦坡每堤高一尺應築坦坡五尺若高一丈之堤則坦坡應寬五丈即有舊存樁木亦聽其埋于土內以爲堤骨一律夯杵務期堅實密布草根草子于其上俟其茂長則土益堅堤土既堅而又有草護再行設兵看守之法禁止民人之樵採驅逐牛畜之踐踏則坦坡自可永久無虞坦坡無虞則本堤更屬萬全矣至于高家堰一帶石工亦宜照此幫築坦坡將石工倂埋土內更爲至堅至穩之着也查自運河西岸歷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澗至周橋閘北至

其長一萬二千八百餘丈內有三千八百餘丈可以竟逐坦坡其餘約九千丈堤根見被水占必須先於離堤一丈之處密下排樁多用板纜以蒲包包土填出水面然後用蘆柴綑一尺高小埽廂邊內加散土用力夯杵築成坦坡一丈俟全淮下注則堤外之水自即退去水退之後再行挑土幫修到底并將排樁盡埋土內至此一帶堤身向來原窄面不過二丈有奇底不過三丈有奇自上年冲塌淋卸之後處處单殘石工堤面猶有寬二丈者板工堤面寬者不過丈

餘窄者僅有二三尺今查高家堰高良澗一帶板石諸工原高約有七尺應如議再加三尺共高一丈堤底外寬五丈內寬一丈連本堤二丈五尺共寬八丈五尺堤面寬二丈五尺每堤一丈用土五十五方今可以竟築坦坡之三千八百餘丈見存堤底約牵寬三丈五尺堤面約牵寬一丈五尺高仍有七尺計每堤一丈約存舊土十七方五分應增土三十七方五分通共約用土十四萬二千五百方近者取于半里之外遠者取于一里之外用夫四工挑土一方共用

夫五十七萬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二萬二千八百两其餘九千丈俱應先築坦坡一丈計每堤一丈暫省土十六方實用土三十九方然堤身頽卸单殘已稱至極每丈堤底約牵寬三丈面約牵寬六尺高止約牵五尺每堤一丈約存土九方應增土三十方共堤九千丈應增土二十七萬方近者取于七八里之外遠者取于二十里之外往返艱難不便計夫挑築必須照清水潭計羅買土之例每方五十羅共計土一千三百五十萬羅每羅給銀六厘共需銀

八萬一千兩又樁木板纜蒲包蔴繩邊埽匠工
等項每丈約需銀十兩共需銀九萬兩三廿六實
需銀十九萬三千八百兩較之見估用板用石
用埽之工可節省銀二十萬一千七百餘兩且
可免板工沖擊頽卸之患也

第四疏　靳輔

查自周橋閘歴古溝唐埂等處以至翟家壩南共計三十二里攔山圩河務同知多弘安估計冊開築此三十二里之堤并堵此內原冲成之九河及高良澗高家堰武家墩等大小决口三十四處共需銀七十萬五千八百餘兩盖冊內堵決皆係循例用埽而埽盡薪也遠運于數百里之外大縄捲束而投之水中其物料人工之費每填堤一丈水淺者費銀三四十金至七八十金不等水深者費銀一二百金至六七百金不等臣歴騐各處埽工凡柳枝多者尚可多延數年其蘆草多而柳枝少者不過一二年悉皆朽壞頽塌殊非經久之道于是再四思維知水者土也當束土以禦水之法斟酌變通以爲節省永固之計可不必循例而槩用埽工也臣虛心酌畫除有鑲邊裹頭必須用埽者有急欲閉合龍門之時包土稍緩應速捲大埽立時填塞斷流者有修建滾水石閘等項應先築攔水小壩而此壩至閘工告成之日原應廢棄俾水通流今若不樁包土恐日後難于毀壞且仍用埽者

俱照舊用埽外其餘一切工程俱宜密下排樁
多加板纜用蒲包裹土蔴繩綑紮而填之較之
用埽既可省一半之費而堅固耐久比埽又迥
乎不同今擬將前項工程改下埽爲包土仍築
坦坡制水不過費銀三十萬兩較之原估之數
可節省銀四十萬餘兩也大抵俟秋冬水落之
際或應用埽或無用包不過再費銀八萬兩可
以盡行堵塞使兩河之水悉由故道入海矣通
計此疏內築堤堵決共需銀三十八萬兩

第五疏　　　靳輔

竊惟築防塞決疏引黃淮使復故道合流入海
事宜如果一一舉行則閉通濟閘埧深挑運河
盡堵清水潭等各決口以通漕艘誠爲今日至
要之務所當次第修舉者也查運河自清口至
清水潭共約長二百三十里通計四萬一千四
百丈因黃水內灌將河底於墊甚高居民日患
沉溺運艘每苦阻梗今必須將河身大爲挑濬
決口盡行堵塞庶幾運道可得通行民生可免
昏墊也康熙十七年三月內勒令粮船盡數過
淮俟粮船過完容臣將通濟閘埧即日封閉一
切商民船隻并該年回空漕艘俱令暫由周橋
閘迤出高郵州而行淮關部司亦令暫往周橋
閘收稅臣一面督集人夫將運河大爲挑濬面
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二尺每河一丈挑
土八十四方通計四萬一千四百丈共挑土三
百四十七萬七千六百方挑起之土俱令佰于
東西兩堤之外更加夯杵將西堤築成坦坡東
堤加培堅厚以圖永久毋許將濬土亂堆堤上
以致雨淋仍落河中每土一方用夫三工計共

用夫一千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工限三百日完工每日用夫三萬四千七百七十六名查挑浚運河向有每工給銀四分之例亦有撥派坊里人夫量給銀米之例但淮揚二府節被水災里民困苦已極無之此番工程浩大需夫衆多萬難派撥況坊里人夫率皆老弱不堪之輩而又每每逃逸大抵坊里夫十名不敵募夫三四名之用則即使派撥亦屬有名無實若一體召募則無告饑民又得藉以活命相應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兩

至于堵塞高江二州縣之清水潭大潭灣等決口六處雖據南河分司估計册開應用椰束人夫俱于各州縣協濟而不估錢糧尚需物料等費銀六十餘萬兩等語然此數處工程只須俟翟家壩至武家墩一帶決口盡行堵塞黃淮合流從故道入海之後下椿包土相機填塞幷一帶西堤之外照築坦坡凡有水占堤根之處量用短椿笆蓆等項攔土築堤不過約費十五萬金便可足用蓋清水潭一工自目今視之誠爲最難若俟各工告竣之後留此工于結末則流止水消取土亦易故可省費如許也計此項內挑河堵決共需銀五十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兩

第六疏　　　　靳　輔

念河之爲害自康熙六年至今十載之間歲歲興工費過錢糧三百餘萬且更有歷年蠲免之正賦節次賑恤之帑金不可勝計而河患之深日甚一日臣因再四圖維不敢稍避勞怨委曲詳酌謬擬設處錢糧之計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其一則議令淮揚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也竊計淮揚二郡被淹田畝何止十餘萬頃祇因節被水占而耕鑿難施若黃淮與運河俱治則田土盡出可以施春插而望收成免其中

量納修河之費豈特理之所宜諒亦情之所願也然田畝有高低之不同其價值因有貴賤之各殊臣細加體訪知此等田畝至水退可耕之時其在黃淮之東南者每畝值銀一兩至二三四兩不等其在黃淮之西北者每畝值銀一二錢至六七錢不等臣請俟大工告成田土可種之日容臣會同江蘇撫臣將凡被淹東南上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三錢中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二錢下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一錢被淹西北上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六分

中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四分下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二分其銀准爲兩年完納若係無主之田但有人納修河之費者即便給與執業至于本田正賦照例三年之後陞科其每畝俱照二百四十弓之制科算毋許以多爲少欺隱不知如此約而計之二郡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約可得銀一百六七十萬但議者或謂災民田畝不能優恤而反重賦之似屬病民殊不知撫民之道有經有權發帑救民而復寬其力者經也先憂民之憂設法拯救後樂民之樂

多取不虐者權也且臣採訪輿論皆稱田被水淹之後及河治水退則田皆沃土必有二三年加倍收成之美言人人同似爲確論顧此昏墊之民設兩河一日不治則民田一日不耕將凍餒流離伊于胡底是必河治而後民始得所也明矣夫以斯民得所之時坐享沃土倍收之利于是分粒米狼戾之餘以補河工萬艱之費此經費互用有不得不然者臣所爲不敢避怨而斷然以爲可行者也一則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剩淺之資也查運河內往來一切船隻

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專令浚堤外至海口一帶之淤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濬船七十六隻。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二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箒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

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于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掃箒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五兵住于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箒繫繩以三丈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河

自清口西南至翟家墹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於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茭荷蒲葦菱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南。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于西堤令十兵在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家墹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

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兵而無庸設馬。內以一分爲百總管隊。准支步戰兵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其應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各臣移會江南督臣。于江蘇所屬額兵內抽調步戰兵五百八十六名。步守兵一千四百十四名。其餘尚缺步兵三千八百六十名。各臣遴選召募。每兵每月支銀一兩。米三斗。每歲共需銀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兩。共需米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石。連守備千把總等官之俸薪馬乾等項。每歲約需銀四萬九

千餘兩應將淮揚徐三府州屬并靈璧一縣額設之堰募堤浚等夫查明全裁即以夫工充兵餉其不敷者容臣于河庫錢糧內通融撥給歲需木石亦于河庫內動銀買給一併容臣于年終報銷臣于一例之河道而臣議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既通則上流可無意外之滯是以外河獨重于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底之事日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浚船不能即疏則又當立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汛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

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運河亦可無恙其翟坝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坝一帶當淮河之衝為上流最要之地也

第七疏　　靳輔

查河道項下興修守護等事既有專管分管各官駐宿河干朝夕料理其司道等官原以兼總大綱承上接下產督率屬員指揮提調之任只須一官而兼轄數府不必一府而兼設數官者也今淮揚兩府既設淮揚淮徐兩道又設南河中河兩分司其間實多冗贅茲臣于司道之中權衡攸當竊見分司三年一換自以一官為傳舍而他人亦以客官目之未免呼應不靈且分司無地方錢穀刑名之任其于民情之休戚風俗之奸良不能一一熟察道臣係久任之官則凡所舉行必圖久遠而又兼管錢穀刑名之事于地方情形自能周知一切調撥協濟事宜庶易得當而官民之奉行尤稱惟謹臣愚以為宜將南河中河兩分司裁去其該管各務量其地形事勢分歸淮揚淮徐兩道兼理淮郡之山陽清河安東鹽城海州沭陽贛榆并揚州府屬河道俱責成淮揚道兼理令該道仍駐淮安淮郡之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并鳳陽府之靈璧縣以及徐州所屬河道俱責成淮徐道兼理令該道

務駐邳州至北河通惠兩分司亦應并裁將北
河分司事務照省歸併分交濟寧天津二道管
理通惠分司事務交給通永道管理又東兖道
遠駐沂州而兼轄滕嶧兩縣河務亦屬未當應
併歸濟寧道兼理庶爲妥協也又淮安一府共
有同知十員而管河者居其八皆係節次添設
者也殊不知河工事務全在則人之當而不在
設官之多列治河之法疏浚防塞各有攸宜同
知爲專管官與分管防守之佐雜微員不同乃
畫河爲兩岸而分管之是竟置河身于不問矣

且其間有彼此意見不同而推諉觀望者有屬
員奉行不一而奔命不遑者事权之雜出誠爲
未便也臣愚以爲同知八員之内今宜裁去三
員將山清同知原管運河事務歸併山盱同知
多弘安管理駐劄淮安府山清同知原管外河
并安海同知河務俱交宿桃南岸同知董安國
管理改爲山清安海同知駐劄安東縣俱令淮
揚道兼轄宿桃兩縣河務併歸仁一堤俱歸併
歸仁堤同知佟國聘管理改爲宿桃歸仁同知
駐劄白洋河邳宿靈璧三州縣河務仍令邳宿

同知蘇居管理改爲邳睢靈璧同知仍駐邳州
徐屬同知事務仍令祖文明管理仍駐徐州俱
令淮徐道兼轄又宿桃兩縣既有主簿四員理
應每縣各設二員不宜彼此牽混臣請將宿遷
縣主簿王振先改爲宿遷北岸主簿宿桃南岸
主簿改爲宿遷南岸主簿桃源縣主簿王金改
爲桃源南岸主簿宿桃北岸主簿夏文象改爲
桃源北岸主簿庶職掌俱各畫一而無紛雜混
淆之虞此臣所爲事可兼攝者凡員應裁權宜
歸一者職守應併者是也嗣今以後凡遇河防

冲決之事不論
欽工民工俱倣照盜案之例將該管之道府廳州縣
佐雜等官一併照例
題參議處仍勒限半年修復完固亦照盜案定承
修督修催修之例而責成之如有諱決者照諱
盜例處分至于薦舉
大計等典凡有河之地方司府州縣正印并道廳佐
雜等官俱將河工之治否一併考成以分殿最
必任内無河道冲潰之事并遇決旋修不致殃
民損課者方准保舉卓異如此庶各各知警而

河道之冲決自少即有冲決亦自速爲修治不致蔓延滋害如今日之甚此臣所爲大工告竣之後保護尤資群力者是也若夫給發一切銀兩如協募見募等夫俱了例紋銀四分一工椿埽水手五分一工木色等匠三分一工俱遞照往例給與仍着落各監理官公同各分管官五日一發當官給散其餘一應料物等銀俱着從公速給毋許遲延如有劣員更換銀色短少分兩扣尅回頭等弊并或有奸徒陰謀取利冒領錢糧揑造訛言倡邪惑衆阻撓大工暗壞工程者俱容臣立刻嚴拿究明情罪遵照
勑書内事宜按軍法
題請正法警衆如此則各知警惧止有奮勉之人而無壞事之輩庶大工可以告成矣

第八疏　靳輔

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于堤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一在偹員闒茸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用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塡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蕩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於近堤之人有警而盜決以淤之或因己田乾旱而盜渡以溉之至於周橋翟塡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候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擊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一帶殘壞賬樁之地悉皆卸塌樁木無土擁護易於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淤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臣目擊鋸痕深爲痛惡雖出示嚴禁密訪查拿然犯者已逃從何究詰又聞

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之
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揪頭繩以致所下之埽
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欲保全河道者不過一二
人而謀壞之者遍地皆是以殘壞至此臣再
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
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
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爲不易之策也
臣愚以爲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須按里
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並將頹壞修葺
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

口爲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
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
草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
建一墩令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濬船一隻
各繫鐵埽箒二個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
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墩兵一齊各乘
濬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拖下鐵埽箒於水底
淤泥衝沙化來上下用五丈之繫繩不能到底
懸鐵埽箒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
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

向因河身淤墊阻滯盤剝艱苦萬端若黃淮俱
歸故道清口以內一律浚深則此後各船俱可
暢行無阻省費甚多因令量輸所省之資以佐
治河之用亦屬理之所宜情之所願也臣請俟
還河浚深船艘通行之日容臣印發日記號簿
二本交給淮揚兩關分司凡過往船隻裝載豆
麥米粮等項者每石着納剝淺銀二分引鹽油
燭等項者每百斤着納剝淺銀四分其餘一切
雜貨細貨每百斤俱着納剝淺銀六分兩關止
納一次不令重納兩關之中此關已經收過該

船剝淺銀兩者即給印照爲憑該船賫此印照
前赴彼關立時驗放如此收至一年即行停止
約可得銀一二十萬兩夫加納似乎病商然臣
細察商人遇河道淺阻則剝淺車脚之費視加
納之數不啻數倍今治河以利之責其出餘利
以助河工亦情理之最當者夫貿遷有無商惟
視本計利于賣地權貴賤耳今助工于運河而
取贏于賣地則子母仍無虧也一則開廣武生
納監之事例也臣訪得武生之中亦有願納監
生入文場鄉試而格于文武兩途不敢擅自請

納者今若准令武生亦照文生之例許其加納
准入文場應試則願納者必多查文生加納銀
一百二十兩俊秀納銀二百兩俱准爲監生今
武生比之文生爲不及較之俊秀爲有基臣請
許令武生加納銀一百六十兩准與文生一体
爲監生入文場應試通行各直省督撫凡有武
生納監者俱照例交納藩庫解赴臣衙門濟用
大約一二十萬金似亦可得以上三款若蒙
俞允則治河之費已備即有不敷統容臣于河庫內
通融動用惟是此等銀兩俱在河工告成之後
方可責成輸納不能應目前緊急之需臣不得

巳乞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
直省州縣俱豫徵康熙二十年分一切起存正
雜錢粮十分之一約可得銀二百萬兩其中即
有不敷統容臣于河庫內通融動支至各直省
豫徵銀兩請
勅各省督撫諸臣嚴督該省藩司即日先將見存藩
庫銀兩內照應豫征二十年分十分之一之數
限部文行到該省十日之內火速墊解臣衙門
濟用俟河工告成之後容臣會同江蘇撫臣督

令淮揚二郡府州縣官照議按畝徵收修河之
費并督淮揚兩關收取各船剥淺之費抵還豫
徵各直省康熙二十年分錢粮十分之一之數
并移會各直省于該年應徵項下少徵十分之
一扣還民間如此一轉移間不費公帑而大工
可刻期與舉矣

請免川木　　王騭

奏爲
殿工之需材甚殷採運之民力實寡謹陳見聞仰祈
睿鑒以免貽悞以安殘蜀事工部議覆四川巡撫韓
世琦題報採運楠杉一疏奉
旨四川人民稀少且屢經兵火困苦已極採辦楠杉
等木甚屬艱難起運又派別省民夫絡繹解送
必致大累小民今各省所報起解木植數目曾
否足用着查明確議具奏見報之日全蜀臣民
莫不感泣嵩呼咸頌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蜀省鋒鏑殘黎瘡痍未復慶更
生有路也後經部議止令運送楠木二千六百
六十三根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四川應運楠杉二木邀
恩已免十分之七矣建造
太和殿近係萬國之觀光遠係
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業採運木料臣下職分豈
敢置喙但事遇艱難有勉強竭力而終不能爲
者此臣一介書生忝任分巡道員在蜀五載畧
有見聞今當代覲如避斧鑕不以入告則上負

皇上視民如傷之念下負臣子事君盡忠之義敢以
蜀土山川險易之勢蜀民轉運艱苦之情爲
聖明陳之蓋四川環山嶮巖惟成都府境左右稍稱
平衍並無大楠臣曾出勘如沙坪灌口賈家山
何家山等處俱屬峻嶺懸崖運路自山抵江或
百餘里或七八十里所經由地俱屬深淵幽壑
一溪之行紆折幾盤必費多力而始轉一石之
塞橫亘長川必待暴水而始過較他崗阜迥逾
千倍此臣之所見也至若遵義馬湖等府俱產
高山窮谷老箐密林之中非獨人跡不到鳥道

亦稀邏至一木必須牽挽始至其地足胼履穿
扳藤骨戰側身一難立足斫伐何以施功至於
運道崎嶇罄竹莫盡其尤甚者如遵義屬內之
落水孔猪闆孔細鱗崗塵子峽曲折拐彎天生
橋三箇崗葫蘆崗水從崗中流出又下魚崗濱
塔天橋長三百六十餘丈等語馬湖屬內則有
高崗赤岩黑岩鬼溪偏脚板猪閙岩弔藤岩九
溪三度水等處峭壁乾溝亂石壅塞雖山水高
過十丈旋長旋凋非神術不能挤運等語此臣
之所聞也即欲黍考古法搭架挽運墊低就高

轉輾上下木在溪澗利於泛漲木在山陸又以
泛漲爲累故陸運必於春冬水運必於夏秋忽
水忽陸非可一直而行計日而至如民力稍可
足用竭力自當勉圖顧四川幅幀極廣禍變極
慘滿目祇有荒烟百里竟無牛窩當進兵運糧
時疲病死亡鄭圖難繪臣伏讀四川人民稀少
且屢經兵火困苦已極之
旨固已早悉
聖聰矣幸托天威蕩平數年以來老弱安生瘡痍漸
起但以通省計之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戶是

合全蜀致千里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衆就
中抽發五千入山採辦其供送衣糧器具者又
將盈千纍百且一遣發民夫星散耕作必致全
廢國賦悉誰辦納且盤山度嶺有墜岩墜谷之
危露處風食有虎豹豺狼之恐種種情狀不能
殫述況風鶴之後民情慣聽訛傳前當察木時
工猶未動聞風思逃攜妻挈子拋棄家室若實
在動工豈不遠而他徙近而走險乎其採運之
艱難如此人民之稀少如此而民情之搖惑又
如此則此大木斷不能如他省之解運可以按
數按期者殷工不容久稽迨運遲致悞官吏之
罪者無辭殘黎之疾苦何堪恐於
皇上保赤之心有未符也臣愚令無請
勅撫臣姚締虞親詣產楠處所察勘可以破運者其
若干株有設法竭力必不能斫運者其若干株
其必不能斫運者請
旨定奪其可以斫運者酌量採取趲運俾百姓曉然
共知惟力是視而非強以力之所難爲踴躍從
事不致竄匿庶殘黎子遺頂戴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同覆載以無疆而工料亦見實

效矣
蓋先生從 觀進京是時巳調口北道缺矣自
他人視之鮮不以催辦川木爲可委者乃毅
然覆請不以趨狙爲嫌不避 恩准先生之
敢言固爲盛節 聖朝之樂於嘉納尤爲旦
絕千古是自不朽之文 陳[illegible]

請開古河疏　王新命

題為謹陳淮水入江古河仰祈
睿裁以奏平成事按淮水發源於桐栢挾汝潁淝濠等七十二溪之水迤邐數千里至盱泗而北出清口合黃入海每遇黃水泛漲清口一線之淮不能敵黃俱聚而滙于洪澤泛濫奔騰以致泗州靈璧睢寧虹縣臨淮五河盱眙泗州之民歲以為患復茲浚高寶諸湖直灌運河澎湃東趨因而高寶與鹽七邑又皆受其淹沒此宋臣歐陽修所以有水莫暴于淮之說也詳稽往帙

博考舊跡向有睢水來自河南睢州經永城蕭縣宿州靈璧睢寧虹縣宿遷入歸仁湖由白洋河以入黃嗣築歸仁堤橫亘堵截不令南射入淮殺其浩浩之勢以為安民便漕之計近來歸仁一堤頹廢睢水合睢寧靈璧諸湖之水匯入洪澤伏秋激浪排空狂瀾搏擊高堰與清水潭一帶堤岸雖歲歲修防不能長恃以無恐粵稽夏書禹貢有曰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孟子又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大賢去大禹僅千有餘年必不為此無據之言況其舊跡至今猶有可考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為大禹治水導淮入江之故道臣上年抵任曾委員踏勘再四至十月臣至高堰即就便親往相度由盱眙以達六合約二百餘里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等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齊者若因跡開浚自盱眙之古河口由冒沐橋經謝家鍾家曾家等岡歷天長之桐城楊村鎮至胡家渡繞縣城直過分水嶺出六合之八百橋下瓜埠以入江可以

分淮水伏秋洶湧之勢又可以洩天長直瀉高郵諸湖汊澗之水則濱淮上下得免歲歲淪胥天長諸水不得入高郵諸湖沮洳可成沃壤洪澤之水無所肆其狂暴高堰可免沖決之虞江淮交通帆檣絡繹商賈靡不利涉農夫無憂旱澇似于淮運兩河之堤岸各州縣之民生大有裨益計其所費大役不過與高堰重堤相等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睿裁施行